云海争奇记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



全集第20卷

還珠樓主小說全集







云海争奇记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下卷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录

第一六回 闲窥秘隐 无意得仙兵 假作痴呆 有心擒巨寇 …………………… 821

第一七回 石洞获藏珍 夜月荒村寻侠女 酒楼逢刺客 平林古渡戮神奸 ………… 856

第一八回 啸侣命俦 众佳侠山中赴会 奇能绝技 诸异丐台上施威 ……………… 888

第一九回 会花村 群英打擂 诛恶党 异丐施威 ……………………………… 955

第二〇回 正胜邪消 天外来佳侠 虹飞电舞 场中见异人 …………………… 1012

第二一回 明月照禅关 千尺高林腾蛇影 遥空驰雪羽 一声长啸落胎仙 ……… 1073

第二二回 绝壑耀奇辉 氛雾若云迷海色 腥香收毒物 兽虫如织赴鲸吞 ……… 1139



第一六回

闲窥秘隐　无意得仙兵
假作痴呆　有心擒巨寇

且说黑摩勒伏身暗处窥伺，见祖存周已被马玄子喊走，敌人退去，也栽了跟斗回来。知道花家来了能手，查洪与来客相识，尚须陪侍，此时不宜往见。正欲择一隐秘之地稍歇一会，候到查洪回屋再往相见。忽听苗氏弟兄命人传知，近崖守望速传信号，吩咐沿途卡子防守人等，如见敌人走过，只用号灯报信，不可拦阻，由他自去；并说敌人已然全走，今晚大约无事。除前后庭各处仍照前例轮值外，另派两拨巡逻已定。所有新派出的埋伏人等一齐撤退，各归安歇。

黑摩勒暗忖：敌人只当来人已然走尽，正好窥探他的虚实。因对方能手甚众，好些俱精剑术，花家正门出入人多，不敢大意。乘人不觉，重又溜入后园。见各客舍中静悄悄的，好些俱已入睡。妖道未回，竹林楼厅正忙着装殓男女死尸。料定新来这三个上客必在隔壁正宅内款待。艺高人胆大，仗着旧游之地，便由房顶越过。

查、苗诸人宴客之处，乃是花家里进的一个大偏院，一排五大间。院落甚是宽大，栽着一些梧桐芭蕉，还有一座假山，地甚幽静。本是花四姑燕居和自己人聚谈之所。查洪原因当晚三客虽

也是道教门下，人却正派；后园住的全是一班盗党丐头和吕、郭二妖道，男女混杂，品行不端，难于合流。特意告知苗氏弟兄，把三客安置在此，和后园只有一墙之隔。

黑摩勒才过墙便撞上，一点不曾费事。恰巧邻墙有株大梧桐树。天正刮风，月被云遮，大有欲雨之势。里面明灯辉煌，院中漆黑，南中地暖，梧桐渐黄，犹未凋落，树上枝叶又极浓密，隐身其间，室中人言动全可闻见，外面纵有声息，也为风声所乱，真是绝好藏伏之所，便由墙上悄悄援上树去，择枝干密处坐下，偏头往里窥伺。刚刚藏好，吕、郭二妖道便自回转。幸在前面降落，否则剑光映照，就难免不被看破了。挨到夜分，觉出敌人所谈无关重要。正觉不耐，忽见吕、郭二妖道和新来三人作别回园，查洪尚无行意。心想妖道今晚丢人失宝，决不能就此甘休，行前又互使眼色，也许还有别的诡谋。这里的事已然知道，何不随往一探？

主意打定，略停了停，估量妖道已回到楼内，然后起身。这时天已夜深，花家主客人等十九安歇。风势渐住，下起小雨，到处静悄悄的，偶有值夜巡逻人在暗中走动。黑摩勒仗着一双神目能在黑暗中观物，老远看见。因对方高明，巡逻人不敲锣梆不点灯火，四人一队，相隔丈许，一个接一个遥为呼应，身旁俱带有火扇子、旗花信号，本领也都不弱。前人有警，后面的立即放起旗花告急，敌党立即四方蜂拥而来，不似寻常巡逻可以随便伤害擒问，便不去招惹。一路闪躲，掩向竹林楼厅，潜伏窗外，往里窥探。

妖道当晚连遭失利，最心爱的一个女贼已然惨死。回去看见厅上又列着几具棺木，益发愧愤。欲念未消，虽然还有两女淫贼在旁献媚，仍鼓不起兴致。到后连卧室也未回，一同聚集在左偏间内。先把追敌经过愤愤说了，最后郭云璞道："你看今晚来那三

个么？未曾和敌人交手，便先说了许多泄气扫兴的话。表面和我们敷衍，口口声声却说：‘敌人不必再约能手，眼前知道的就够受的，明早去往江船探过虚实，便须另请高人相助，否则万无获胜之望。’那口气明是看我弟兄不起。照今晚情势，敌人实也狡猾。只管我们法术法宝未及使上，后日正经动手，敌人不能随便逃走，但内中有好几个俱未对过，还有先前救火回来在峡谷上空所遇两人，飞剑不弱，也须留意。我们隐遁多年，近才出世。昆仑派颇有几个出色的，虽然同是为了朋友，今晚已然受了暗算。再要被人比下去，威名扫地，颜面无光。莫如乘这两日闲空，我去把翁家弟兄请来打个后场。你看如何？”

吕宪明道：“我先前也有这个意思。虽然我们失盗，除那旗门有用外，法宝囊内只两件寻常法宝，无关紧要。敌人如此张狂，又有昆仑派这三个后辈在此，不可不早作打算。能把二翁请来，自是好极。”

正商量间，忽报“蔡当家到”，随即走进一人。蔡乌龟原随查、苗诸人陪客，因觉吕、郭二人为己吃了人亏，心中不安，随后赶来赔话。双方原是至交，无话不说，便将前事说了。蔡乌龟知道二人性傲，这次约人实出不已，为讨喜欢，故意巴结道：“今晚敌人全是出我不意，鬼鬼祟祟。二位真人法力尚未施展。看他为救老贼，先命人放火调虎离山，可见情虚。依我想，有二位真人，万无不胜之理，何必多此一举呢？”

郭云璞微笑道：“话虽如此，翁家两老弟兄魔光厉害。多两人来助助声威吓吓敌人也是好的。就此去吧。”蔡乌龟早看出形势不妙，巴不得多约能手，也就不再深说。郭云璞随向众作别，驾剑光飞去。

黑摩勒暗忖：前听司空叔说：“丹徒金山后岩有一伏泉洞，外观洞口极为狭小污湿，向无人迹。由洞底石夹缝进去，曲折下降

五六里，便到一所极华美的洞府。内里隐藏着两个左道中的异人，一名翁持，一名翁果。本是滇西蛮僧屠盘伽的门下，因犯教规，弟兄合谋，弑师还俗，逃往江南。为避同门师兄弟复仇，又是生俱茶癖，知道伏泉洞内有一股灵泉，乃江心第一泉的分支。泉量不大，比起郭璞墓下面江泉还要醇甘芳洌。长年隐居在内，将洞中十七间石室布置得和皇宫一样。除每年春秋两季，弟兄二人轮流往武夷、龙井、洞庭等产茶名区采购佳茶，并制办别的食用诸物外，行踪诡秘异常。洞中设有法术禁制，轻易无人能见他面。精于飞刀吐火之术，能用魔咒，咒人立死，厉害非常。异日如游金、焦等处，如见身材格外瘦小、目闪黄光的中年人，务要小心。任是什事，不可招惹。”自己因是好奇，本想几时往金山暗中探看，未得其便。二翁与外人绝少往来。近年因新取艳妻，不耐洞中枯寂，常时迫令同出，也只偶然在镇江、南京一带城市中出现，为时甚暂，向不理人。不知郭、吕二妖道，怎会与他兄弟结识。此事关系不小，今晚见查洪已不是时候。司空叔和师父、丐仙等人想必已在江船上聚集，正好趁此时机赶回去，先送上一信，看看邢飞鼠约来的都是一些什么人物。明早返回来，见过查洪，做了客，再找地方安歇。于是便离了花园，往回路赶。

出了园门一看，各地防守比前更紧，只表面上看去静悄悄的。仗着天阴下雨，人又瘦小轻灵，武艺高强，又有极好目力，一路闪躲纵避前行，居然把头层出口闯过。到了谷中祝三立所居崖石之下，心想来时曾见洞中卧着一个少年，是祖存周的同伴。这里正在敌人卧榻之侧，花家又不是不知三立居此，如何能容？不知被寇、马诸人迁走了未？何不顺便上去探看一下？想到这里，也不顾身上污湿，便援崖上爬。

快要援到崖左边上，忽听洞内有人叹息说话之声。黑摩勒先当少年伤势沉重，不能行动，还有自己人在内守候，方欲翻身纵

上，洞中人似已觉察。忽然悄道一声："鱼儿来了！"语声随住。跟着便有一道黄光自上射下。总算黑摩勒心灵机智，一听口音甚生，立即警觉，忙往石台右下一翻，施展轻功，足尖抵着崖石，双手指紧抓石角儿，屏息凌空，贴石孤悬，没被来人看出。那雨忽然大了起来，耳听一人说道："敌人已然得手走去，就有事也在明天。今夜天都快亮，这大风雨，哪还会有人来？定是风吹树枝，倒淋了一身雨水。还是回洞喝酒去吧。"底下便不听声息。

黑摩勒也真胆大，因那洞穴是祝三立的住处，又有人在内养伤，明知对方俱有飞剑，仍想探个水落石出。略待一会，不听动静，轻悄悄翻上去，卷向老松后面。先相准地势藏好身子，探头往里一看，见少年所卧竹榻已然拆毁。却另换了一些坐具，对面坐着二人。一个缺了一只耳朵，一个面赤如火。当中小凳上放着许多熟菜，正在对饮。

缺耳道："师父也忒大意，那么关系重要的法宝竟会失去。自不小心，却说花家防守太松，致被敌人混进。好好待承不能享受，却被派到这小山窟里受活罪。"

红脸道："适才师父师叔追敌回来，都是苗老三说起这里以前住过一个姓祝的老狗，本领煞是了得。起初双方路道虽然不对，因无什事发生，只看着有点惹厌，没去睬他。日前想起现在正紧急，肘腋之下难容外人，何况老狗又专喜做那惹厌的事，他常年留此不走，就许含有深心。花四姑本疑他是仇人派来的奸细，知道迟早是害，想就便除去，连派三起人来此查看，他俱未在，可是东西还留在此。第二次来，炉中炭火犹温，料定老狗平日狂傲，仍要回来，只遇不上。这里又上下艰难，没有真功夫的人不能上下，遇上老狗，反白吃亏，其势不便请人常日在此守候。今晚师父师叔救火回来，恰又在这一带遇见两个对头，斗了一回飞剑，未分胜负。越疑老狗勾通敌人。尤其这内外防守谨严，他又是个熟脸，

竟会来去自如，行踪诡秘，无人觉察，实是一个隐患。如此请师父派两个精通飞剑的门人来此，一半蹲窝待兔，一半防守，做两头要口的策应。明早便有人换班，又非永守此地。一会天就亮了，你还等不及么？”

缺耳答道：“不是不能耐，是想一个寻常老狗也值费这大的事，知他什时前来？实是闷人。我想睡了。”红脸道：“我知你是惦着那个姓施的小浪货，这时人家早陪师父师叔们睡了。就回去，也轮不到你，息了心吧！休听苗老三说敌人不会剑术，今晚师父所遇飞剑哪里来的？就不是他，也是他的党羽。就老狗那身武功，也不是好对付的。如今我们反在明处，第一留神暗算。惟其不知何时到来，才不可大意。你酒后照例想睡，你如困时，你自睡去，有事我再唤你便了。”

缺耳的随打了一个哈欠，往旁边榻上一倒，晃眼便打起呼来。只剩红脸一人对灯独酌。黑摩勒暗骂：“这类蠢猪狗，也配修道炼飞剑！”适才只见一道黄光，这醉猪不像是个高明人物，许是红脸所放飞剑，有心骤出不意，用连珠暗器将他打死，又恐对方邪法高强，一个打不进身，立即送命。方自踌躇进退，忽听前面崖下有极轻微的呼哨之声。

红脸耳也真灵，立即警觉，用手推了缺耳一下，没推醒随即飞出。黑摩勒知道此时一逃，反被发现，敌人顺着发声之处追寻，必不注意近处。仗着人小，又是一身黑衣，紧抱树后，往侧略闪，便和树成了一体。那株老松虽然蟠屈横伸，夭矫如龙，但是又矮又短，枝干更是繁密，大人万容不下，又是当洞而生，红脸万想不到树干后面斜盘着一个小人，近在眼前，竟致忽略过去。

黑摩勒胆也真大，强敌就在身侧，还敢回头往那发声之处探看。只见相隔二十余丈对崖腰上，接连发现了两溜绿火。雨中看去光并不亮。敌人立飞起一道黄光，跟踪追去。猛想起洞中还有

一个醉猪，此时下手，岂非天与其便？念头一转，立即纵身入洞，取出身藏小钢镖，双手各持一只，照准敌人命门、咽喉两处要害打去。那缺耳乃郭云璞新纳爱妾之兄，只有一身好功夫，仗着裙带关系，学了点邪法和剑术，因是入门不足三年，只能将郭云璞给的一口好剑，用邪法随意收发飞出伤人，便即倚势骄狂。人又粗鲁，好酒如命，一醉即睡不醒。黑摩勒不知他的深浅，惟恐一击不能致命，反起厉害，竟用了十成力，一镖深陷入脑，直打到胸腹中去。另一镖也由头颈当中连榻透穿，落于榻下。当时手足微一伸动，声息未出，便即毙命。

黑摩勒这时赶即退出，红脸敌人未回，原可无事。因那小钢镖乃大师叔司空晓星五十年前故物，百炼精钢所制，共只十余只，失去可惜，一只打向敌人腹内，急切间自难取出。想把榻下这只拾起，又见死人身畔有口宝剑，腰间悬有革囊，想就势一起取走，稍微呆了一呆。红脸敌人已追到发光之处，看出石隙里插着三个竹筒，俱有火药引线，两筒燃去，一筒为雨飘湿，尚还完好，料是诱敌之计，只测不透是何用意。一见雨大，连各望楼号灯都为水雾所掩，看不出来意，欲飞回唤醒同伴，商议下手，免得风雨深宵，徒自张皇，一无所获，招人轻笑，忙即飞回。

黑摩勒刚把东西取到手内，忽听洞外崖石上有人降落，知道敌人回转，出去已来不及，急中生智，决计一拼，忙往榻侧一躲。红脸已是走近，还不知同伴已死，进门急唤："师弟快醒！有敌人来。"随说人已到了榻前。

黑摩勒心有成见，原意洞穴窄小，敌人生得高大，洞口出路已被挡住，除用暗器冷不防一下将他打死，否则要想逃走，直是万难。恰巧刚拾起的一只钢镖正拿手内，猛一长身，扬手便照来人面门打去。这时红脸已然瞥见缺耳颈间血迹。穴小无处容人，黑摩勒占了身材瘦小的便宜，敌人匆迫中决想不到榻侧伏得有人，必

当刺客已然走远，追将出去。黑摩勒走固可以脱身，下手若是稍迟，以他功力准头，相距这近，对面发镖，也万无不中之理。这一稍微心急，几误性命。

红脸刚觉同伴被刺，又惊又怒，猛瞥见榻侧冒起一条小黑影。黑摩勒人既瘦小，穿着一身黑衣，又戴着一个人皮面具，残灯影里，简直不类生人。红脸乍见，疑是鬼物，吃了一惊，不知不觉口里大喝一声："打鬼！"人早往侧闪避，同时黑摩勒手中镖也是发出，竟吃无意之中躲开，擦脸而过，只把右边颧骨擦碎了些。铮的一声，石火星飞，钉向壁上，人却没有倒地。当时暴怒，扬手正要放出飞剑。就在这情势万分急迫之际，黑摩勒手快，双手俱能发镖，头只镖发出，囊中镖已取到手内，见状知道不妙，一时情急，扬手便打，跟着身随镖起，准备和敌人拼死，同归于尽。猛听敌人身后有人发话。敌人双手一舞，往后便倒。那镖未听坠落，也不知打中与否。定睛一看，乃是一个瘦小老头，已由后面用重手法，将敌人头颈紧紧扼住，一同倒向桌旁。初倒时，红脸的还想挣扎，吃老头哽的一声，双手一使劲，黑摩勒也怕他挣起，又朝太阳穴一镖，就此了账。小老头随松手纵起，因地势太窄，将红脸死尸由桌旁提起，搁在先死的缺耳敌人身上。

黑摩勒虽知祝三立，却只听司空晓星等说起，从未见过，料定是他，忙即行礼，笑问："你老人家是祝三叔么？"祝三立笑道："你这小孩倒真不错。那缺耳朵的，先同红脸出外看你时，因恐当时点倒，启那红脸疑心，只在暗中点了一下睡穴。即使不醉，心里明白，也不能起身为敌，还不怎样。那红脸的一个，不但飞剑、内外功俱都甚好，如非你先发镖伤他，分了心神，正不知鹿死谁手呢！再如不好，吃他放出飞剑，我这里路熟，又值风雨深夜，或能躲脱，你却没有命了。我早不愿居此，无如这时一走，显我怕他似的。上次他们来寻，曾见我留的字条，上写：'这里是我的家，

如有外人来此侵扰，遇我回来，休想活命！’老花婆明知我难惹，以为有了几个略通剑术的，便又想杀我除害。且叫她看个榜样，我说的话是否虚假？现时一班朋友俱在江边大船之上聚会，已然席散，差不多都睡了。我因嫌人多太挤，冒雨回来，倒做了一快心之事。令师叔说你要见查洪，此去明早还须再来。雨大路远，去了也不一定能见他们，何苦雨中奔驰，多此一番跋涉？现有敌人留下的好酒好菜，那边提盒内好些食物也还未动，乐得享受。随我在此同住一夜，天亮再往花家去寻查洪，岂不是好？”

黑摩勒便把敌人要寻二翁，自己意欲回去送信之事说了。祝三立道：“这个无妨。我听说丐仙因昆仑派有人来，早已防到。预拟敌人所约能手比二翁还要厉害，马玄子回去便有准备。即便匆匆不能再约多人，就眼前诸位也足能应付，怕他何来！何况天一亮我便回船，自会通知。你不必多此一行吧！”

黑摩勒一想也好，随将前发的镖寻到，又想将缺耳腹中镖取出。三立道：“来人须在天明以后，此时不会有人来。你不要忙，我少时会代你取。快些吃完，你自睡吧。这崖顶上还有一条道路。我不唤醒你，就是天明也无庸起。乘这雨天，许能多睡一会，养足精神，后日好和人打去。”

黑摩勒本也饥疲交加，见桌上好些美食，便即依言吃喝起来。吃完向榻上睡倒。醒来一看，业已雨住天明，祝三立不知去向。对面小榻叠置的尸首已然不在。地上干干净净，不见血迹。小桌上吃残肴酒连那提盒也被人取走，却放着一只小钢镖，料自尸腹取出。不知怎会收拾得这么清楚，好生佩服。忙即起身，把镖揣好，走出洞去。见朝阳正照崖上，山谷清洁如洗，那一带多是石崖，不留宿雨，只崖隙生着小松藤蔓之处犹有水点飘坠，余者多已干涸。下望谷底，却添了两三道急溜，由村口那面，银蛇也似随着地势蜿蜒奔驰而来，与沿途积潦相会，往谷口流去，水光闪闪，迅疾

异常。路上已有人涉水行走。都是花家佃工之类。暗忖：昨晚敌人曾说天明便有人来此接替。日色已是辰刻，怎还不见人来？祝三立说崖上还有一条道路，昨晚忘了问。此时往见查洪，也无什事。何不寻将出来，万一事急，也是一条退路。

想到这里，回望身后，只是危崖高耸，通体削立，向外倾斜，又滑又陡，不比下半截，中途还有着手之处，便是猿猴也攀援不上。正寻思间，忽听谷口人声嘈杂，偏头一看，一个手持器械的少年领着一伙人，用木板抬了两具死尸，由谷口如飞跑来，一会到达。认出那少年乃是苗秀，所抬死尸正是昨晚和三立杀死的两个敌人，头面上血迹似被雨水冲净，衣服却是湿透。记得昨晚睡时已离天明不远。由当地直达山外，有十多处望楼，各要口均有人把守，尤其谷口防守人多，最为难过。不知祝三立用什么方法，把这两具死尸运向谷口外去？事前竟无人觉察，直到了清早才行发现。端的神出鬼没，令人难测了。觉着崖上已无可留连，遥望苗秀押了死尸已然转过崖去。谷中正无人迹，便把外罩的夜行衣脱下，卷成一个小卷夹向胁下，轻轻纵落。猛觉被人一把抓住，心中一惊，方欲还手，忽听身后低喝："莫动！是我。"语音甚熟。回头一看，正是祝三立。笑问："你老人家真个本领高强，神出鬼没。哪里来的？小侄自信耳目甚灵，竟一点也不知道，倒被吓了一跳。"

三立道："你也不往谷口那一面细看，就往下跳。这两人虽还无妨，吕、郭二妖道同了人就在后面。下去岂不撞上？弄巧还许到这来，快随我走吧。"

黑摩勒闻言，才想起崖势曲折，紧前面突出一块，看不到底。知来人正被山崖挡住，上面无路，只这一点地方，离地两丈许，虽生着一斜条老藤，只三四丈长一片，相隔崖顶不下二十多丈。至多也只纵到藤上，贴壁隐悬一会，再上势决不能。方自寻思如何走法，三立已用轻身功夫平地拔起，一手抓住藤根，一手将藤蔓

往起一翻，身子一闪便到了藤盘之下，略微颤动，藤盘仍还原状。

黑摩勒暗笑这藏身之处果然妙绝，再上却难，许在下面暂避一时，等敌人过后再行逃走，遂也跟踪纵上。手刚抓藤，便听三立低喝："快钻进来！妖道来了。"语声发闷，相隔似在十丈以外，大是惊奇。如法掀藤钻进一看，原来藤下面竟隐着一条尺多宽的山夹缝，藤根便在缝口，三立人已不见。料定上有通路，刚把藤蔓还原，便听破空之声由远而近，晃眼光华电掣，自空下坠。适才立处落下二人，一个是吕宪明，还有一人似是初来，不曾见过，一落地便连声咒骂，走入洞内。转了一转走出，同往村中飞去。再一回顾，那山缝既深且窄。纵到缝底再往前进，便是一条极狭小的洞径，大只通人，大人尚须蛇行始能穿过。前行两丈，洞径忽改向上，时窄时宽，势颇陡斜。常人便到里面，也无法上去。又进约十数丈，才得一两丈方圆平坦之处。内中也有一具竹床和些零星食物用具。

三立已点灯相候，笑道："你看这里好么？由左角小窟里钻出便到崖顶。我昨晚已弄得好好，本想花家不会有人来，由你睡醒去找老查。因听前面望楼人说今早尸首发现，妖道亲往查看，并在搜寻敌人。恐你被他寻见，又赶回来。到时遥望谷口，已有两人往里跑。你还不知，正往下纵，这才将你抓住。稍晚一步便遇上了。这里原是我避寒之处，洞虽不大，到了冬天却是温暖异常。由此往右一拐，脚底有一极深的洞，眼大才尺许，深有十数丈，石滑如油，连我这身子都不易下去。又怕滑下去嵌住，上下不来，生生在里憋死。虽断定洞底必藏有什么奇怪东西，还没去过。越过洞眼，便和你来路一样的洞径，只是宽些，越往上越仄，再前行十多丈，由一尺许长半尺多宽的穴口钻出，便是崖顶，外面长着乱草矮松。全崖只谷口附近有花家用云梯接成的半截山路，外人是无法上去。后崖壁立百丈，四无攀附，下去便是乱山绝壑，荆

棘丛生，比人还高，毒蛇又多，除我以外，自来无人上下。即便有人发现，那么窄小的穴口，只似你这小身子出入都难，大人非精内家锁骨功夫无法进入，所以我在里面甚是安静，自来无人惊扰。尤妙在是，到了雨天，崖上积雨顺着地势往穴口倒灌，顺流而下，俱吃拐角洞眼接住，落将下去，水一点也淹不到这里，水声却是好听已极。就是春夏天，我每月初一十五总要来此住上两夜。我听说今早老刺猬因是口直，差点没和妖道反脸，多亏主人他们劝住。此人权势现已大差，如愿现在进村，还是由崖后下去，绕到前面谷口，照客礼求见均妥。如俟无人之际，不经谷口，由前崖纵落，遇上老刺猬还好，一个不巧，中途遇上妖道徒党或是苗氏弟兄，他们未接信号，定必疑忌，说话不中听，你一计较，立即吃亏。你看如何？”

黑摩勒道：“谁耐烦再绕谷口去和小贼们打交代？只请老前辈把崖上通路指示，留一退步，仍由前崖入村好了。”祝三立笑道：“你年纪轻轻，胆真不小。我正要到江船上去会他们。既是这样，趁时候还早，你在此歇上些时，吃点东西，中午入村好了。”黑摩勒一想也好，三立随将现成酒食取出。老少二人吃完，三立随领黑摩勒去看崖上出路。先顺洞径往上行走，往右一拐，便到洞眼上面。黑摩勒见洞和井一样，也是长方形，洞旁好些缺裂，洞口以下却甚整齐。旁边石壁上有一大铁钉，悬住一条极长绳索，心中一动，也未言语，径随三立上走，又是十余丈方见天光。到了出口，三立首先用锁骨法将身子缩小，钻了上去。

黑摩勒随同钻出一看，那穴口也和里面洞眼相似，俱是方形，只稍微大些，隐于乱草之中，不近前决难看出。由上下望，黑洞洞的，相隔丈许便是实地。外人到此，万想不到里面尚有洞径可以藏人，端的隐秘已极。再看崖后，绝壁百丈，下临深渊，杂树稠密，草莽怒生，黑压压一片，对崖又是连嶂排云，无可攀援。料

是向无人迹，方欲问讯。

三立指道："崖左俱是藤蔓，你如想由此走，由那藤蔓倒援，先向右攀援到无藤之处，将身倒悬下去，便看见底下崖窝，那里崖势缩进，隐藏着一条道路。顺路再往左走出十来丈，用轻身功夫由荆棘之上飞行不远，便见两旁草树交掩之下，隐藏着一条山泉冲刷的干沟。沟中无草，俱是沙石，蜿蜒行至尽头，有一个三尺大山窟，乃是昔年山泉故道。由此钻出去，深才两丈，到一涧岸之下，外有藤草掩蔽。沿涧北行，到了狭处越过，又是一片乱山。虽仍崎岖峻险，我们走起来却不吃力。越过两个山坡、一座危崖，循着樵径出去，便到山口外了。这路只前段走起来艰难，但比正路差不多要近两倍。你也许用它不着，姑且备个缓急吧。我要走了。"说罢，轻轻往下一纵便到藤上，手足并用，捷逾猿猱，晃眼到底，回身向黑摩勒一扬手，嘱咐"看准"，便照所说途径，施展"渡水登萍"的轻功，由草树荆榛之上飞越过去，几个出没，便即不见。

黑摩勒望不见人影，才行回转洞内，暗忖：此老成名多年，生平所经名山胜景何计其数？这所崖洞，景物既不出奇，洞又狭小，为何恋恋于此，数年不去？就说为了一娘母女复仇之事，要潜伺花家踪迹，以他本领，来去飘忽，随时均可入庄探看。这等暗做的事，怎反把自己踪迹落在仇敌眼里？近居咫尺，对方又是能手，肘腋之间决不容人盘踞，迟早寻事，一个不巧，立受挫辱，丧失多年英名。无论谁也不肯如此做法，此中必还另有深意。那洞眼他说深不可测，壁间却挂着长索，内洞深居山腹，又小又气闷，出入又极艰难，他却说每月必要住上两天。那洞眼和后洞出口虽说略有大小之分，形式差不多是一样，好似以前有人故意开通，但不应那么窄小。祝三叔何以每次来住，均在朔望两日？这些无心露出的话，均多可疑。反正时候还早，那洞眼估量自己身子还下

得去。现有长索，他走时又未禁止，何不缒到底下探看一回？许真藏得有什么宝物或是有什么奇景也未可知。

主意打定，先回到中心石室之内，细一寻视，又发现了一件形制奇特的火筒，中有机簧和引火之物，比夜行人所用火扇子灵便得多。用时只一甩，便将筒口油芯引燃发光。柄上还有一条极细的铜链钩，匠心独运，甚是精巧。内功好的人都能于暗中视物，目力极强。祝三叔又不做贼，何须此物？那条链子更是奇怪。心疑此物和壁间长索均与那洞眼有关，随手取来揣向怀里，重又走到洞眼上面。先把火筒系在长索之上缒将下去，那索乃精麻结成，细而坚韧，长约二十丈，已然放完，还未到底。抖燃火筒一照，底下似和上口一般窄小。通体直立如井，黑洞洞的，只见火光荧荧，望不见底。又去取了两块石头打将下去一试，仿佛再深也没有多少，半晌不听动静，估量下面并无蛇兽潜伏，索长只此。想必祝三叔早下去过，为防万一，便将钢镖取出插向领间，手里再握上一只，又寻了两块石头揣向身上。

顺着洞眼援索下去一试，仗着身材瘦小，那扁狭的洞眼恰差不多大，无须再用锁骨缩身之法，便可穿将下去。只身子不能转侧，手脚不能随便抬起施展，身不能俯，要看足底，必须吸气凹腹将头略低，始能向下微觑，甚是吃力。初意下面一段总该有宽大的地方，哪知直桶般上下如一，偶然遇到一些四壁碎裂之处，可用手足攀抵歇息，地均不大。一会长索只剩了三两丈，心想：这么又深又窄又滑又溜的洞眼，下面还不知有多深？一不小心失手滑落，果真一直到底都和上面一样，也可施展轻功，脱去鞋袜，手足并用，援着井壁而上；最怕是洞底突然宽大，离洞眼过高，纵跃不上，这一下去休想上来。祝三叔回来发觉还好，否则不闷死也饿死在内。再说，下面有无大蟒毒蛇之类潜伏，也不能十分拿定；要是睡熟在内，适才石块没有惊动，等人快到才行警觉，蹿

将上来伤人，洞眼逼仄，就有钢镖在手，也是施展不开，岂非太糟之事？

想到这里，不禁有些胆怯。便把势子放缓，提气缩身，一手援索徐徐下坠，一手握了钢镖，将头微低觑定下面，加意戒备：一见索头火筒微有异状，便即往下发镖，加紧上援。这等地方如有蛇怪之类，必定厉害，不是常物。正寻思横手往下发镖不能施展全力，如何始能脱险？长索已快援到尽头，火筒的光就在脚底晃动，不敢再降，意欲脚底壁间石裂之处稍微歇息，探出下面深浅、有水无水再行下去。随把火筒扯上一照，四壁俱是滑油油的青石，无可着脚，只头上滑过之处似有缝隙颇大，洞窄尽能容身。恐火烧衣，便把火筒熄灭，往上略援便到。

那石隙就在迎面，也是一个洞眼，大小形势俱和上面所见一般无二。下时正看脚底火光，不曾留意，这时觉着身后也宽。晃燃火筒四下一看，从上到下，只这一处，四壁裂缺累累，身后也有一处同样洞眼，只是一斜向上，一斜向下，洞口正好斜对火光照处，身后这洞深只数尺，面前的洞眼却深不可测。细看之后，不禁心中一动，恍若有悟。便把双足分踏壁石裂处，仗着四外俱有空隙，先将怀中石块取出朝下打去。遥听叭的一声，相去上面并不甚深，也无别的回应。再取一石朝壁间斜口打去，再听咕噜噜顺着壁滑下，也没多深，铮的一声，好似打在钟磬上面，声甚清越，好听已极。空洞传音，余韵悠然，半晌不绝，益发触动灵机。双手挽索一试，甚是坚韧，只不存心断它，足可寄身其上。便把索头取上，系在腰间，以防不测。镖和火筒一一插向襟间备用，又把壁间未碎落的裂石扳折了两块，顺前面洞眼打去。头一下滚到尽头便住，第二下又似撞在钟磬一类的乐器之上，铮的一声立起回应，晃漾不息。估量洞底必要大些，那有金铁之声的必是一件宝物，也许如己所料，不禁心神一振。先把气息匀住，手援长索，

悬着身子，双足往起一提插向穴口，身子往下一顺，缓缓滑将下去。沿途留心查看，那洞眼势极陡斜，石滑如油，相隔穴口才只数丈，也是上下笔直，大小如一，毫无弯曲。索已放尽，还未到底，因是仰面朝天，头不能低，勉强取出火筒，也照不见下面。寻思无计，只得援绳上来。

到了外面，足踏穴口略微歇息，暗忖：这条长索已然结长了好几段。祝三叔又说上面到下只十八九丈，看神气已用此索来此探过，用心不止朝夕，怎的两处洞眼俱都不能到底？洞径虽滑，凭自己这身功夫，如将双手附石，倒退向上，也能爬出。仔细寻思之后，决计再试一回。这次改用双手先进，头上脚下顺着洞径滑入，身子仍由长索系住。滑到索尽头处，回手取出火筒，晃燃往下一照，相隔洞底仅止丈许，满地碎石堆积，深穴空空，并无一物。只是四面洞眼甚多，有七八处。有的比原下两处大出两三倍，深浅不一。适才明听金铁之音，怎会不见？便用火筒一一照看。见那些洞眼横三斜四，虽有大小之分，俱是长方扁狭，与来路两处一般形式。中有两个大的，乃两三个洞眼并在一起，直似一片新堆的泥墙，未干以前，用铁条在上面捌了一些窟窿，越看越怪。见底下四壁崩裂之处甚多，比较上面宽大，可以将身掉转。猛地心胆一壮，回手解开腰间索扣，一手持火，一手附石，缓缓往下滑去。快要到底，见下面果要宽些，身子一挺，翻将下去。拔出镖来，四下乱敲一阵，并无前闻金铁之音。再取火筒照见地上大小碎石，竟是有新有旧，有好些直似刚崩裂的一样。暗忖：这个洞眼甚是狭小，莫要石壁松脆，突然崩裂，将自己埋葬在此，死得就太冤枉了！瞥见右侧壁间斜立着一个洞眼，用镖头一敲，石质竟是坚硬异常。遍视全壁，都是通体浑成，不用强力坚铁，休想击碎分毫。这么坚厚石质，怎会有这许多洞眼？尤其壁间凹缺之处，都似有人用极坚利的铁器撞碎情景，断定有异，决非无故崩

裂，适才发声之物也许藏在别的洞眼之内，不在底下，决计查看个水落石出。一数壁间洞眼，连大带小共是六处，都与立处洞底相近，口都斜行向上，便挨个查看过去。洞眼俱不甚深，最深的不过丈许，一一纵身入内用火照看。洞底只有些碎石，并无别物。快要找到第四个上，因是较高，纵势稍猛，脚底一滑，忽听咯咯连响石块落水之声，仿佛甚深。

低头细查，原来洞底靠前一面有尺许宽的裂缝，下面通着一个暗潭，因有碎石堆没，将口堵住，看不出来。人在石堆上用力一踏，将近缝口的石块挤滑下落。忙将石堆扒开，又丢两块下去。一听甚深，别无他异，知是天生石窍，便即舍去。还剩两处洞眼，并列一起，高低相差只有尺许，离地才只六七尺之间。黑摩勒人矮，站在地上，手够不着。恰巧左近石壁有一缺凹，势又倾斜，为图省事便纵上去，双足一踏壁凹，一踏左穴口边，意欲先看右穴，再看左穴。正用火筒往右穴中照看，猛觉左脚冷气袭人，如近寒冰。急将左脚缩回，手攀左边洞口，悬身过去。待用右手火筒往左洞照看。头还没有探进，忽觉左手凉气侵肌，筒上火光一闪即灭，不禁心惊。惟恐内中藏有蛇蟒突然暴起，洞中逼窄施展不开，就此舍去心又不甘。心想洞眼斜上，如有蛇怪之类潜伏，一有警觉，出时必先向上冲起。反正是福就不是祸，何不先用石块投入将它惊动，等到冲起，探头出穴，再用兵器、飞镖除它？主意打定，且喜下面地势较宽，虽不能任性施展，如若守在穴旁伺出一击，足可有为。便把火筒晃燃插向壁上，腰间围的兵器取上抖直，连珠镖取在手里，再拾起两枚石块，故作由上下掷之势，往上一抛，径朝穴口落下。石块出手，赶即伏身戒备。只听铮铮两声，与前闻一样甚是清越，心中大喜。

等了一会不见动静，重又纵上。手攀穴口刚往里一探，猛觉冷气森人毛发。目光到处，瞥见青莹莹一道光华在下面跃跃欲动。

知是神物，恐其突起受伤，忙把头缩回，纵落地上。正打主意，忽听穴中金铁振动之声甚激，实忍不住，第三次纵上去，想看清是否心中所拟之物。因刚才冷气逼人，青光似有欲动之势，又想起上下许多洞眼可疑，未敢大意。只将双手分附穴外，将头微微凑近，用眼往下偷视。目光才到，猛觉青光倏地大盛，暗道“不好”，赶即缩头退回。说时迟，那时快！身子还未纵落，一声龙吟，眼前倏地奇亮，穴底青光已是迎面擦过，向上飞起，其疾如电。幸是这次早存戒心，否则正好撞上，休想活命！不禁大惊。脚才落地，青光所及之处，上面山石又被洞穿，顺着原下斜径纷纷滑落下来。

黑摩勒连忙避向一旁，双脚不住纵起，避开那些碎落石块，一面抬头仰观。那青光竟与连日所见飞剑相似，芒尾甚长，通体约有丈许，尾尖朝上，已然在来路洞径上另刺穿了一处洞眼，深深嵌入石内。青光犹自洞眼中下映，照得全洞径皆成碧色。初起时势绝猛恶，芒尾所到，碎石粉裂，落到当中洞径之上，潮水一般往下溜来。晃眼地面碎石又积高了丈许，因是石质坚硬，好些整块崩落，大几径尺。尚幸下面地势较宽，青光出口略偏，正对来路洞径中间，深没石中之后，余势渐衰，坠石渐止，人又纵跃轻灵，长于闪避，否则纵不埋葬压死在下，任是多好功夫，多少也必受伤无疑。黑摩勒好容易发现宝物，下手晚了一步，又被飞走。最难是起初宝物在下，看去长只数尺，事后想起，只稍微胆大便可得到。这一谨细胆小，吃它飞嵌洞顶，上无通路，如何钻进去取？此宝如是刀剑之类神物，非把刀剑柄握住，不特不能制服，一个不巧，轻则受伤，重则送命！这时它嵌在顶上石洞眼里，不上不下，摇摇欲坠。休说取到手内，连上去都有奇险。万一上时自空下坠，如何能挡，岂不白白送死？守在底下也不甚妥，如再似前惊起，就是不向人飞来，吃它上下击刺飞舞，壁间大小碎石雨

雹一般当头打下，人禁当不起。越想顾虑越多，仰视洞顶，不知如何才好。忽见洞眼中青光好似缩灭了些，下面光景渐暗，以为陷入洞顶越深，光被遮住，不能下射。照此情形，更无法取它。只有上去和祝三叔商量好了再来，较为稳妥。

想到这里，晃亮火筒往上一照，适才所援长索，已被碎石砸断了半截。洞径倾狭逼窄，上还不难。正想纵上，猛见洞顶青光摇曳，荦荦欲堕。心疑神物活动，又似先前一样，发威乱撞乱刺。方自失惊，一道青光已如流星荦荦，到了斜径之上，往地滑落，火星四溅，沙石惊飞。赶即闪避过去，觉着光并不甚长大，赶急定睛注视，正是一口宝剑，横搁在脚底乱石堆中。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赶急俯身拾起，果是一口极好的宝剑，连柄只二尺七八寸长短，宽约二寸，只有铜钱厚薄，晶莹明澈，宛如一泓秋水，若可透视，寒光耀目，冷气逼人。最奇怪是剑尖上放射出三寸长的虚影，芒尾奇亮。剑柄长约七寸，上刻蟠螭古篆，稍一抬动，剑尖芒尾便往外伸长好些，只不知剑匣所在。知是一件神物利器，至宝已到恐有他变，不敢稍停。仗着洞径斜仄，便用右手持剑，左掌附石，足登两边石壁，蛇行而上。到了长索断处，将索头捆在手上，走到口外。因上去洞眼笔直，石滑如油，难于踏壁而上。宝剑光芒森利，吹毛可断，如用手援，一手持有宝剑，一不小心，剑芒挨到长索之上，立即折断，连身堕落，再想上来更难。想了想，只得把鞋袜脱去塞向腰间，仍用前法足登旁壁上行，并将长索一头系向腰间，以防万一滑坠。一手握剑，一手紧握长索，运用轻功，提着气，借着手劲，往上一纵数尺，足踏双壁，放过一段，再照前法上升。似这样小心在意，手足并用，单手上援，费了不少气力才到顶上出口。

大功告成，喜得乱蹦，心想：此剑不知何名，祝三叔为它长年居此，费了无限心思，并未得到，却被自己半日之内无心获得。

他是长辈，想必不好意思要了回去。只是这等神物，如用凡铁铸一剑匣，一插入便即粉裂。剑匣没有终是缺点。锋芒太利，任多坚韧之物挨上便折。身边不能插放，稍时还去花家寻找查洪，拿在手内也不是事。算计剑匣也许在正面洞眼之下，有心再下寻找。想起适才此剑自行长大飞腾情景，恐一失手又被化去。如持手中带了同下，一则手被占去一只，行动累赘，更须防得变生不测。剑匣寻找不出，反送性命。再四盘算之后，祝三叔既为此剑费了无数时日心机，许能知道他的来历底细。花家现有好些精通飞剑的敌人，就此持剑前往，难免不被抢夺。不去虽与师叔之命有违，但是自己久欲学习剑术，苦无好剑，便师叔精通剑术之人，也为昔年飞剑被敌人所断，虽然练成剑器，遇见强敌行家便觉吃亏。此剑关系自己太大，中道折回，想也不致见怪。再者此行只为践约，师叔和诸老命己前来，并无深意。查洪只为人尚好，初无渊源。如说是作内应，邢飞鼠这面能人甚多，并且虚实已得，也用不着。江船上师叔丐仙和连日所来诸老，俱是成名剑侠。与其持在手内时刻担心，防它化去，何如仍由祝三叔所指崖后路径赶回江船，向诸老请教一番，至少也将制剑和用法学会，免得变生手底，得而复失。

念头一转，立即起身，由后洞穴穿出。照着途径攀援纵落，到了崖下施展轻身功夫，急驰前行，由丛莽矮树中飞赶过去。辗转绕行，到了祝三叔所指水洞一看，那洞穴在涸溪尽头，侧面岭崖之下，甚是狭窄。最奇怪是洞口形势也和三立所居后洞出口、藏剑的几处洞眼一般无二，只是稍微大了一些，不致挤身而进罢了。暗忖：祝三叔还在数千里外来此住了数年，对于宝剑，还可说是由于望见剑气宝光，或是预先有人指点来此，他以前住在崖洞中，出入自如，无用避人。这条隐藏山溪的出路怎会寻到？心中又是一动。及至钻将进去一看，初进去也是惊心：前行约有半里，洞

忽大出好几倍，遍地碎石堆积，上下四外满是扁狭洞穴，因有剑光映照，到了暗处越发光明，又分明是神物变化，纵横击刺所留剑痕，才知手中宝剑竟是由此飞出，不由便留了神。正在用心查看前进，猛觉手中宝剑自行振动，剑光虽未变化增长，却似要脱手飞出之状。大吃一惊，赶紧用力紧握，才渐宁息。又前行了十多丈，并无异状，方幸发觉尚早，未被挣脱化去，忽见迎面有一危壁，出路便在危壁之下。方欲俯身钻进，无意中一抬头，发现左壁角钉住一根石条，好似原来有洞，后叫人用石条将口塞住，露在外面约有二尺，粗约半尺，石质纯白，坚滑如玉，与洞壁青石不类，剑光照处甚是触目。纵身上去，用力一拔，右手持剑，又在高处，身子凌空，单手难于用力，连拔二次没有拔下。

黑摩勒本来童心未退，要做什事，非做彻不肯甘休，心想：手中宝剑，一举动便有芒尾伸长，只顾赶路，还未试过，不知用时到底能有多长光芒？此石离地丈余，正好一试。人在下面，看能撩中不能？念头一转，随手往上撩去。剑尖上芒尾电一般倏地伸长，恰好撩个正着，石条应手而折，迎头坠落下来。黑摩勒忙往侧一闪，方喜宝剑神妙，竟有如此威力！待要再舞一下试试，猛又觉手中一震，一道光华已脱手而起，径向那钉有半截石条之处飞去，嚓嚓连响之后，跟着一声琤玱，壁上石块纷纷坠落如雨，剑已深没石内，无影无踪。这次因避上面坠石，心中狂喜，微一疏神，剑脱手内，力又较前为大，虎口震得生疼，竟不及紧握，被它挣脱化去。方知道此剑穿石如腐，不知遁向何方？上面所现洞口又小，只能容手，无法钻进搜寻。不禁痛惜悔恨，急得在下面顿足乱跳，心想：看祝三叔洞中情形，分明筹备停当，只等时机到来下手。适才如取不出，或是自己到手，都有可说，如今闹了个得而复失，空喜欢一场，还不如不得呢！自己得不成，反误了别人的事，如何有脸见人？越想越烦。知道剑光甚亮，穿石之声

不长，若入石不深，也许还有法想。

及至晃燃火筒，援上石壁一看，剑穿之处只有剑柄握手大小，连原塞洞眼的石条均未全裂，望去黑洞洞，哪有光亮！使火一照，也看不出一点形影，也无冷气透出。剑芒不见，剑定已入石不知多少寻丈，也许将此山壁穿透飞向别处都说不定。惶急失望之余，忍不住伸手入内探查。手臂还未伸完，隐闻玱的一声，有物撞指。洞长手短，伸出手指一探，似是剑柄，不禁惊喜交集。忙用手指夹紧，往外一拖，觉出甚松，再用力紧握，一扯便出。快要出口，心说：怎会无光，莫非不是原剑？正自忧疑，那东西已随手而出，目光到处，当时喜出望外，竟忘了附身壁上，微一疏神，手脚一松，跌落下来。总算有一身轻功，见势不佳，凌空一个“鲤鱼打挺”，身子轻悄悄落在地上，没有跌伤，可是还不十分拿稳。及至把手中所得抽出一看，谁说不是适才所失的神物利器？原来壁间石条所塞小洞里面，正藏着那口宝剑的剑囊。想是剑有灵性，自欲还鞘，故脱手飞去。洞并不深，原伸手可即，只为宝剑还匣以后，剑上光芒已掩，全洞本就黑暗，又是壁间小洞，火筒外照，光射不进，心更有剑上发光的成见，只当化去，不料一伸手便将剑柄摸到，连匣一起带出！

黑摩勒的师父本是有名剑仙。只为收他恰值兵解在即，又见他煞气太重，性过疾恶，年纪更轻，一任央求，不肯传授。后随司空晓星奔走江湖，见了不少异人，学剑之心愈坚。晓星说：“你资质心地都够，只短了一口好剑。如习剑器，不仅多费心力年岁，并还有好些弊害。此时你正在外历练，与其旷日持久在山中苦修，何如在外留心物色？等将好剑寻到，或由我亲自传授，或另给你物色名师引进，均无不可。”所以朝夕梦想，时刻留心。满拟师叔失剑之后，物色多年尚无遇合，自己更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碰上，忽然无意而得；先愁有剑无匣，想不到机缘如此凑巧，定是命中早

注，该做剑侠一流人物无疑，怎不惊喜欲狂，喜出望外？初得时还恐那剑又生花样，将匣佩好以后，老是手握剑柄不敢松开。后渐觉出宝剑归匣，仿佛物各有制，顽徒遇见严师，有了管束，由此安静下去，更不再有变动。

剑已有匣，想起该往花家去赴查洪之约才对，但是心终不放，老想等一会，看看此剑到底有无变动再定行止。似这样踌躇不决，延了不少时候。也不知外面天色早晚，肚皮倒饿了起来。心想：日期只剩了一天，老挨在这里也不是事。还是先寻老查，就便扰他一顿。花家有事便罢，如无什事可做，再赶回向诸位老前辈请教好了。想到这里，拔剑一看，除一舞动仍是光芒异长，山石扫中一点芒尾立即粉裂外，别的并无异状。将剑还匣以后，故意将手试探着松开，虚拢剑把，又用左手连摇剑匣，均未见有变动。连试多次，不觉又挨了好一会，才行钻退出洞，回到三立所居洞穴。由原路走到崖腰洞口，微微揭开藤蔓，探头出去一看，日色已自偏西，两头谷口均无人走动，侧耳静听也无声息，忙钻出去，手援山藤，一手握剑，觑准下面崖石，贴壁纵落。脚才点地，忽听右侧有人“噫”了一声，疑是花家派来守伺三立的党羽，赶急纵过，那人已由洞内探头，低唤：“黑兄快来！”

定睛一看，正是昨晚所遇的祖存周。随同入洞，问：“你怎会在此？”才知祖存周自从昨晚随马玄子出村以后，回到江船上面，见了诸位长者，互说完了经历，便自安歇。存周道：“今日一早，先是昨晚后来三人中的赤铁剑夏云翔前来拜望，才一落座，便吃司空老人、马玄子二人连讥嘲带规劝说了一顿。夏云翔人颇深沉，支吾了几句便即辞去。不多一会，我们这面又来了几个闻风赶到的前辈高人，说起在路上曾遇一人御剑飞行，斜对面驶过，互一询问，正似适才走去的夏云翔。断定他必是看出我们势盛，往别处另约能手相助去了。随后祝三叔命人来告，说你探出的事也与

诸老前辈来时所见相符。我们已有意想不到的能手相助，就不去理他了。司空老人先没想到事情会闹这大，又想保全查洪，故此命你赶来赴约，就便探询虚实。现因来了一人等你相见，命我前来唤你回去。我以为你还在花家作客，由午前起，费了好些事才得混进。到后遍查，并无你的踪迹，后擒一人问询，也是没有，好生奇怪。后又想起祝三叔曾说他行时你还未走，也许尚在这里，又费了好些心力来此试探，仍然不见。算计你决不会落在敌手，遍寻不到，打算二次入村，谷中敌人老是往来不断，中间还有两个能手，为了早间妖徒被杀之事，上来查探了一回才行走去。如非来人粗心，我隐闪得快，几被发觉。适才谷中刚有强敌走过，你便在崖腰上探头出现，出来稍早一会便遇上了。你怎会藏在上面？难道藤底下还有洞么？你佩这口宝剑似非凡品，哪里来的？给我看看。”

黑摩勒才知崖腰通路三立未对存周说起，尚还不知，可知此老对于此事甚是机密，看得自己独重。因恐祖存周看剑时，不留神又被飞去，一面紧握剑把，笑道：“祖兄先不要忙，等我说完了得剑经过再看，免我闹个空喜欢。”存周见他从一见面便全神贯注在这剑上，甚是矜持，好生不解，笑问：“何故？”黑摩勒把得剑经过一说，存周失声笑道：“你太多虑了。照你所说，此剑实是神物，能够飞腾变化，但你要知物各有主，祝三叔用心多年不曾到手，你却半日之内无心而得，明明该为你有。看那情势，明是祝三叔听人指点，或是发现剑气上腾，根寻到此。眼看得到，不知怎的被它化去，只得到一个剑匣。本欲收剑，不料定数不该为他所有，竟制不住，被它刺破崖上山石飞入腹地。祝三叔又跟踪追寻，查见藏处，偏奈何它不得。那剑到了一定时候便思还匣。无如祝三叔也深知这一层，又知那剑厉害，还匣时，如持手内，必受其害，将剑匣藏起，准备想好方法再用以收剑。那剑还匣不得，

到时便自飞跃。无如深陷山腹，故道难寻，枉在洞中上下飞腾，穿击刺穿了许多洞眼，过了火性依旧落下，终飞不出，时日一过，重又坠落。祝三叔每月朔望来此，定是此剑发挥威力飞腾的时日。现既还匣，又为你所有，经你把持之后已认主人，焉有变化飞逃之事?”

黑摩勒恍然大悟，才把患得患失之心收起，将剑摘下递过，便问：“老查我还没有见面，是去是不去呢?”存周一边看剑，答道：“按理是应该去，不过那位老前辈业已等久。此剑如此神异，便眼前各位老前辈所用飞剑的本质，我想也未必有胜似它的。家师那口寒金剑比它便有逊色。有了它，简直无须炼到身剑合一，只略传剑诀即可施用。村中会剑术的敌人颇多，你带此剑进去，被他们看见定必生心劫夺，去了也是可虑。还是回到江船，见了诸位老前辈，问明它的来历，将剑诀传授，使剑能依主，不为他人所夺，较为重要。”黑摩勒本想先去村中见过查洪，践完前约再返江船，闻言便将前念打消。一同起身出洞，伏身崖松之后，觑准下面无人经过，由黑摩勒前导，纵身下去，手援藤蔓，由藤底钻入。存周依样施为。到了洞内，黑摩勒因值腹饥，又将祝三立遗留的食物取出，和祖存周匆匆吃了些，再由后洞穿出，顺前行途径出山。

路上黑摩勒和存周商量：“祝三叔为了此剑。曾费许多时日心力，却守了个空。有心还他，无如自己想学飞剑，珍视如命，万分不舍。少时见了他如何说法?”存周笑道：“这有何难?剑已为你得到，他是成名老辈，又和令师叔至交，怎好意思索还?他虽成名大侠，只是武功绝顶，不擅飞剑，年纪已老，也难再下那等苦功。前守此剑不去，必也是无心发现，觉着神物难得，恐落外人之手。就他得到之后，也是拿来送给和他有交情的后辈，未必留为己用。你见他时，可说你无心中发现洞底放光，缒绳下去，那

剑正在洞中飞跃，竟会自来就你。后来寻匣不遇，寻路回船，走过涧壁水洞，剑忽脱手飞去，斩断壁间石条，冲入石内。上去一看，连剑带匣俱在，随手而得。说完随将剑献出。他知定数归你，必以转赐，决无话说。”黑摩勒又问：“新来高人，是什路道？”存周道：“那都是一娘母子引来的，到后就知道了。”黑摩勒知来人必也是剑仙一流。司空叔明知敌人防守紧密，出入不易，仍命祖存周涉险入村寻找回去，十有八九必为引进拜师，不禁喜出望外。

二人且谈且行，不觉由泉眼故道山腹中穿出。到了外面，又越过两处峰崖，便到了出山路径的中间一段。按照祝三立所说途径，当地来去两路均有敌人所设望楼，走不多远便被发现。如图省事，不由正路出口，往横里走，只再越过一山一涧，到了对面危崖之上，便是阿婷上回雨夜接引陈业出山的山僻捷径。黑摩勒前在蔡一娘家，陈业、阿婷也都说过。偏生二人都是年轻，好胜喜事，又听存周说，把守山口的只是几个心粗无用的废物。金华北山，名胜之区，春秋佳日，游人不绝于路，虽然花村峡谷是全山最幽僻难行之路，不时仍有足健好奇的游人走进。现当秋末冬初，满山丹枫照眼，正是启人游兴之时。女铁丐花四姑近年已算是退隐，难得出去做一水好买卖，本乡本土，绝不肯露出形迹。这次如广帮恶丐帮场，只管江湖上传说宣扬，绿林云集，由山口起直到花村，单望楼就设了二十多处，势派浩大，但终不肯现形明做，使风声传到官府耳里。那近山一带望楼，只给她做眼线。真要发现敌人，不过传递信息、通报出入，或是借故寻隙，诱向无人之处才行合围下手。除了夜间游人绝迹时另以能手增防外，日里即便被他们看出，轻易也不致动手。就动手，凭这类庸流也不在二人心上，况在黄昏以前，尽可装着游客入山走迷了路，忘却寻常游山的归途，误绕小道，从容走出，加以由山腹通行，跋涉峰崖颇为吃力，俱懒得再去绕越攀援。略微商量，径由来路走去。

二人脚程极快，忙着回去，又都想试脚程快慢，一到路上便施展轻身功夫，飞也似往前驰去。全山出入口，除游山正路以外，连同上下山道樵径有七八处。只走花家这条路僻在山的东北，近山口一带的山民农村，十有八九是花家的党羽耳目。这时炊烟初起，斜照黄昏，口内两边山坡上，人家三五，梯田上下，还有人在。二人还未走近，连望楼带这些与花家通气的山民全都警觉。二人急行向山口人字望楼，未走近，便见了望楼首点号灯分向左近望楼通知："乘来人未出山口，上前拦截！"那些村民也各抄器械，纷纷聚集，等候动手。先还有点疑心是自己人，及见连用号灯打暗号不曾回答，走得这等快法，断定敌人，便前后夹攻，迎赶上去。

存周正走之间，一抬头，瞥见望楼号灯连晃，前面聚集多人，猛想起只顾和黑摩勒比较脚程，一时轻敌大意，忘了闪避望楼上的耳目，方笑自己疏忽，嘱咐黑摩勒说："敌人看见我们了！"忽听飕的一声，由前面拐角岩腰上，灯光闪闪，飞投下一枝镖枪，一下插在草地之上，跟着便听崖上有人大喝："来人是什路道？快快停住！答明白了话再走！"说时，声随人到，又纵落下两人。一个人手持长矛，一个人手持厚背钢刀，拦住二人去路，势甚凶恶。

黑摩勒方要上前，吃祖存周用手拉住，故装不解，怒喝道："你们是山贼，还是打猎的？拦路作什么？我们游山走错了路，也碍你事么？要是山中猎户，快领我们出山，我赏你一个小银锞做酒钱。要是山贼，你们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这名胜之区拦路打抢，我必将你送官严办，休得后悔！快说！"那持刀的一个，是苗秀的族兄金刀苗旺，起初凭高遥望，来人身法绝快，料是敌人脱出，及一对面，竟是两个小孩。一个貌相英秀，年纪稍长，装束整洁，活似一个会武的贵家公子。一个装束虽较可疑，但是年纪更轻，生相又瘦又干。苗旺新从外路赶回，虽听说昨晚村中来了

几个敌人，年纪有老有小，本领俱都不弱。万没想到这等小法，以为真是官绅子弟游山迷路。想起花四姑再三叮嘱，不遇真正敌人不可上前拦阻交手，致招声气。闻言方一怔神，还未及答，四外乡民和前后守望的人也自追拥上来，都是见人以后觉着不像，恐犯村中规令，不敢妄动。存周见对方迟疑，假作有气道：“你两人耳聋么？问你的话怎不答应？我问他们也是一样，有什么希奇！”

苗旺见他气派谈吐像是官绅人家子弟，一面用暗号收风转口，不令众人招惹，一面赔笑道：“少爷不要动气。我两个俱是本山猎户，只为前面村里昨晚被人掘了壁洞，偷去好些铜钱，又把一条黄狗弄死。我们看出，贼已逃进山里，找了半天没找出来。适才我二人正在前面崖上打山猫野兔，看见少爷们跑得太快，只当是昨晚来的小贼，在山里待不住要逃出去，故此下来拦阻，不想看错了人。顺这条山径往右一拐就是出山的路，到了口外往西南一绕，见有山口再走进去，自会绕到你们来的出山正路，走回城去。北山只这一带地方偏僻，人也粗野些，无什景致好看。山里还有青狼山猫，当心撞上。下次不要再到这里来了！”存周道：“你这一说，我才明白。我们带了好些人来，不过喜欢爬山，走迷了路，没在一起。如把你们认作强盗歹人，回去喊了人来，你们就要被衙门里捉去吃冤枉苦头了。既是这样，我们走吧。”随说，随和黑摩勒坦然由人丛中走出。众人俱未敢再拦阻。

二人已然走过，微闻身后有人说道：“这两小官出来游山，怎会一人佩着一口好宝剑？又都带有镖囊，如不是年纪太轻，真像那话儿哩！”存周闻言，故意对黑摩勒道：“只说今日游山还可打猎，不想白费气力。翻了好几处山头，除去野兔，连只大一点的野物事都没遇上，真正扫兴！那两猎户甚是强壮，他说这里有狼，还叫我们当心，恐怕来了撞上，却不知道我们找的就是这类物事。可惜天晚，怕家中大人惦记，要不和他们一起打猎，定能打到。多

么有趣！只好明日再来了。”黑摩勒闻得身后脚步之声甚轻，知道对方尽管放过，不能无疑，派人在后尾随偷听，心中好笑，暗忖：这类废物俱都不值一打。便知我二人来历，有什么用处？存周不令动手，必有用意。闻言乘机答道：“谁说不是回去太晚？阿叔又要说话了。他们这些乡下人以为我们年小，怕让狼咬了，劝不要来。我们明早偏来，打些花兔花狼给他们看。”说时已到山口，回顾身后尾随的壮汉，已往右侧梯田上走去，知他信以为真。山口大树底下虽有几个假装乡民围坐闲谈的敌党，因已得了口内暗号通知，连问也无人问，便自走出。

黑摩勒还想便道去往一娘家中探望，存周说：“无须。附近俱是敌人耳目。一娘母女虽已来了能手相助，事前还是隐秘些好。”黑摩勒回顾无人，悄声说：“那些废物怎能拦住我们？祖兄不肯动手，是何心意？”存周笑道：“这些人虽不值我们一打，但是，敌人信号传递迅速。此时花家颇有能者，俱精剑术，飞行迅速，如被闻警追来，我们到底势孤。尤可虑是黑兄所得那口宝剑。好在明早便是双方交手正日，也不争此一晚。真被识透，那是无法。能不动手，终以暂时隐忍为是。”

且谈且行，不觉到了前面小村，村后便是蔡家。二人已不想往访，正待将脚步放快。忽见村侧小径上飞也似跑来一个壮汉，相隔约有十丈左近，手握一柄厚背阔锋的金刀，右臂似已受有重伤，神色甚是张皇。二人俱不认识，因自蔡家一面跑来，料有原故。黑摩勒首先迎纵上去，未及喝问，跟着前面拐角上又追来两个少年男女。女的一个正是阿婷，男的却不认识，俱都手持兵刃暗器。断定前跑壮汉必是蔡家仇敌，刚往起一纵，那壮汉正跑之间，瞥见身前纵落一个小孩，拦住去路。因是先前吃了小孩的亏，又见轻功如此好法，并未轻视，一声不发，左手放了右臂，扬刀就斫。黑摩勒喊声：“来得好！”身子往侧一闪，右手登镖，左脚往起一踢，

猛觉一阵风过，一条人影落向壮汉身后，只听叭哨两声，壮汉翻身跌倒，同时手中刀已被自己踢飞，脱手坠地。一看那人影正是存周。壮汉一倒地，阿婷和那少年也同赶到。少年就地上将刀拾起，插向腰间，双手铁爪也似抓住壮汉一腿一臂，高举过顶，如飞往来路上跑去。阿婷随向黑、祖二人低说："二位大哥快到我家，一会人就来了。"

二人依言，刚跑过转角，便听有人向阿婷询问："适才是什么声音？阿妹看见没有?"阿婷笑答："一只黄鼠狼偷了民家的老母鸡。我和阿娘两头追拦，阿娘用厨刀斫了一下，可惜没有斫中。"随和那人互说了两句闲话，便道"再会"回转。黑、祖二人见她走来，正要询问。阿婷把手一摇，催促快走。到了一娘门前，二人走进。阿婷急匆匆取了一把糠谷，出外唤鸡，嘴里念叨，直骂："黄鼠狼可恶！养得这肥的一只下蛋老母鸡，被它咬走了。"神情甚是自然。存周暗佩阿婷心细，料定后面尚有人追蹑，忙拉黑摩勒同往堂屋走进。内中并无一人，前见少年忽由左间卧室内探头出来，打手势请进。二人入内一看，靠墙的床绷先已挪去，所擒大汉不见。一娘正往床架上安放床绷，回首看见黑摩勒，问："阿婷可曾露出马脚?"黑摩勒答说："阿姊现在门外唤鸡，刚才所擒那贼现在何处?"一娘悄答："小声!"随指少年道："这是我家世侄蒲红。陈业也在这里。大约愚母女踪迹已露，不过，要走还有时候。如何应付，已然告知红侄和阿婷。二位贤侄不要出去，我去做些吃的，大家吃了，好准备一同走吧。"说罢，随即走出，转向后面去讫。

祖存周见阿婷还未进来，便走向外屋，隔着壁缝往门外偷觑。阿婷已将鸡收笼，只剩一只，在篱外广场上乱飞乱跑。阿婷只管在草地里追逐，兀自捉它不到，一不小心，吃树根绊了一跤，气得阿婷娇声怒骂："该死的鸡！刚才让黄鼠狼吃了倒好。今天捉到

手，就把你杀来吃了！省得讨人厌，每日都是这样费事。”又喊：“阿娘做啥去了？也不来帮我一帮。”边骂边追，气得没法，拾起砖头土块乱打，也未打中，一会儿便见人影由身侧闪过，定睛一看，正是一娘，腰系粗布围裙，一手持着条帚，身法甚快，出了堂屋才改了寻常步法，极似在内扫地闻声赶出之状，人还未到篱外，先唤：“阿囡，什么事这样发急？”阿婷手指逃鸡，娇嗔道：“我家十几只鸡，就这只断命公鸡讨厌！天都什么辰光了，还要死在外头不肯归笼。几次要杀它，娘总不肯，黄狼偏又咬它不死。为了捉它，跌这一跤，差点没把一条新上身的裤子跌破，外人看见，怎么好意思呢？娘也不来帮我捉捉。”一娘笑道：“阿囡总是心急。天一黑它会回来。捉不到拉倒，为它生气多不值得！”阿婷道：“我偏要捉到它给吃点苦才罢。”一娘笑道：“阿囡又发戆气了！那么你替我到灶间烧火，我捉它去。”阿婷才气忿忿往里走，来到了堂屋。蒲红迎出，悄问：“有事么？”阿婷道：“大约先前因听刀声，起了疑心。只盼那贼是孤身到此，没有党羽，就无事了。”一娘随将逃鸡捉回笼内，又在院内取了两束柴草，才行走进。

存周暗赞一娘母女机智心细，做作绝像，忽听床底作响，地板起处，移向一旁。阿婷由地底探头，悄问：“阿娘，王家那两小贼走了么？适才纵向前邻屋顶，隔着房脊探看，前街和房左右俱都无什动静，想必可以无事了。地窖那贼只不开口，女儿气他不过，踢了两脚。这断平日想必造孽不少，我们把他做掉了吧！”一娘道：“胡说！冤有头，债有主，好歹也须盘问出个来历。看今日神气，弄巧还许不是花家派出的人都说不定，哪能这样做法？王家两子，自从上半年来吃馄饨看见蒲世兄起，便起了疑心，常来窥探。本想给点苦吃，因念他爷洗手多年，近年因和苗氏小贼山中打猎相识，才做了仇人党羽。他爷在此装脸多年，知老花婆手没洗净，常时偷偷摸摸到外省打飞食，闻说老大不悦，屡次告诫。

多年乡邻，由他去吧。”阿婷微嗔道：“阿娘真是心好。这两小狗，比今日来贼还要可恶！适才又和女儿嘻皮笑脸，后又悄悄跟来，累女儿假装跌上一跤，衣服也弄脏。如非顾全大局，早开销了。等事一明，定要给他一点厉害，管什近林远树呢！”一娘道：“我偏不许你这样！灶屋点心现成，已然上笼，你还不快去，老在地底作什？”

黑摩勒笑道：“江船上有的是酒席，伯母何必费事？”一娘道：“我也是近来才知道，这小南村里竟也有好几家是老花婆的眼线。亏我母女自来韬晦，不露丝毫痕迹，才未被看破。其实明日便和仇人对面，何必这样怕人？一则我母女在此多年，众邻舍相处颇好，不愿在此伤人，使受牵累。二则恐怕仇人警觉，存下逃意，连明日对面，尚须骤出不意，多请好友相助防范，以防滑脱，如何可在事前露出马脚？好在村里人都睡得早。村后只我一家，连日推病，未卖点心。除邻近王家二子偶来窥伺外，往往终日不见一个外人。我们吃完，天早黑透，正好暗中起身。明早已改装，同去山里，便有人知道前往报信，说我母女弃家出走，也没工夫考查了。倒是适才所擒那贼大是可疑。那人颇像个汉子。地窖不大，原为藏东西的，既不忍杀他，暂在这里，等人来救，也是不便。阿婷替我在蒸点心，待我问明底细再定主意吧。”随将床绷揭向一边，揭起地板，纵将下去。

黑摩勒好奇，拉了存周随同纵落。见那壮汉，吃存周所点哑穴已被人解去，另用分筋错骨之法将他制住，不能行动，呆立当地，见人纵落，怒目而视。黑摩勒笑嘻嘻问道：“朋友，你脊背酸麻，不大好受吧？何不把姓名来意说出来，多好呢！”壮汉只是怒视，一言不发。一娘道：“我母女隐居此间，向不与人争执，自问生平只有一人难说，此外并无仇家。你如实话实说，即便是仇人所差，我也放你，否则莫怪我手狠。”那人闻声，半晌答道：“我

名邱义，本来与你无仇无恨，只为前在黄冈欠了一个不相干朋友的情。日前往金华北山花四姑家送信，路过兰溪，遇见那朋友，说起你母女诡秘，他又在此吃过一个小老头的亏。我疑心你母女和那小老头是我的仇人，今日正赶路过，借买馄饨为由，来此窥探。你家生意停歇未做，我看不出个道路，小老头又不在此，刚打算要往山里去，不料小狗已早识破我的行藏，转疑心我是你们对头遣来，和小丫头拿话套拢，将我稳住，等河边洗衣服的人走开，两打一将我打伤。逃到小巷，又遇见你们同党，合力将我擒住。我从小起，为了父仇半生奔走，未得遂愿，日夜悲愤。现在既落你们手里，死活任便。只是你们真实姓名来历，连那小老头一起，是否仇人党羽，我尚不知，未免死得太冤。不论死活，务要明说，免我不得瞑目，做鬼也不和你们甘休！”

一娘闻言，笑道：“你弄差了。那小老头便是祝三立，你那仇人我们虽也相识，但你父之死却与我们无关。我母女姓名来历暂难相告，你的来历和在黄冈所闹把戏，我也闻知。当年你父之死实属咎由自取，怪人不得。莫老以直报怨，不特将你释放并还再三代向车三爷请求，你才留得一命，如再不知自量，就难说了。我母女与你无怨无仇，决不杀你，但须委屈在此暂留一日夜，一则免误我事，二则……”

话未说完，邱义急道：“老太太，我此来原是自己冒失，死而无怨。你们既非仇人，又肯大量放我，便请人情到底。你们行藏我也决不泄露。否则，我受人之托去往北山，就应在明早。如若留此一日，不特误事，将来何颜见人？”一娘笑道：“我留你在此实非恶意。一半固是为我机密，一半也是为你。留此一日，可以免得明早前往送死。因车三爷也在那里，上次黄冈，你在他老例日限之内，能够逃脱，今年也许得免。无如心里已有成见，你又在他对头方面助拳。不出场，你去则甚？一出手，立有性命之忧。

平白送死，这是何苦？此时放你可以，只还是不要往山里去吧。”说时手指一点，邱义便自解开，想了想，苦笑道：“多蒙老太太良言相劝，但我生平不肯失信于人，就不助拳，也须把话带到。不相信我，那是无法。你就放了我，不过这一日夜，我也不逃。如蒙见信，我去送完了口信，再回转来如何？”

一娘先微笑了笑，突然正色说道：“世上哪有此理！我不放你，原为保我一夜机密，既然放你，要你回来再住一日，是什意思？我此时已将你筋骨解开，去留任便，不过你平日虽有不善之处，尚非寻常绿林中人行径。看你性情，却是心直口快一流，有心泄露自是未必。此去这一日，无论所遇何人，须不能提我母女只字。否则不论你是有心是无心，只因你走嘴，误了我的事机，任是跑到天边海外，我一样能将你请来，那时却休怪我事前没打招呼！你刀在上面桌上，言尽于此，你自去吧。”邱义见一娘只手一指便解了分筋错骨法，除时久筋骨有些酸麻外，别无所苦。言谈行事那等明爽痛快，落落大方，极合过节，料定他是昔年江湖上成名女杰。因一娘有“此时暂难相告”之言，知道问决不说，心想：这是何人？有此本领气魄？她这一日夜的机密，明对花家，但花四姑除近日为广帮中人张目，结怨江浙帮中人外，并未听说有什么仇家。昨遇马琨，又说他母女隐此多年，如若报仇，已早下手，何待今日？尤奇是她与黄冈仇人莫家老鬼和神丐车卫二人又是旧交，却隐居在这等隐僻小山村内，带了绝色女儿，做那卖馄饨的小本营生。实是令人不解。闻言方自寻思迟疑，忽听暗影里娇叱道：“这厮放他不得！要放，也等明日午后。阿娘今天怎如此大意？”跟着烛影摇摇中，阿婷由后面入口纵落。

一娘道：“你年纪轻轻知道什么？他便是你陈世哥黄冈莫家所遇刺客，并非对头派来。莫老尚还不肯杀他，我们如何不容？我看此人不忘父仇，定明恩怨，能守信义。事已讲明，由他去吧。”

阿婷朝邱义嗔道："今天真个便宜了你！"邱义不便还言，只得向一娘举手作别道："我知老前辈必非常人，只是想不起来。既承宽容，后辈决不食言背信。诸位后会有期，我自去了。"一娘道："你此去可由房左来路绕向正街，途中如遇人询问，可说你是花家至友，因在途中闻人说起我家馄饨，寻了来的，便足感盛情了。"随使眼色止住众人，不要上去，只令阿婷送去，不许多口。阿婷笑道："我如早知他是洪家子弟，也不会伤他了。"邱义闻言心又一动，当时不便追问，径与阿婷同上，取了行囊，作别自去不提。阿婷直送到转角，看他转入正路，无人出问，才行回转。

第一七回

石洞获藏珍　夜月荒村寻侠女
酒楼逢刺客　平林古渡戮神奸

一娘已将阿婷蒸好的点心家肴取到房中，唤上黑摩勒、祖存周、蒲红三人同吃，床铺收拾还原，见阿婷回来，便命陪客，自去收拾应带衣物，一会停当，取了两大包袱细软出来，还有两个剑匣、一个锏套。阿婷正拿了黑摩勒那口宝剑，和蒲红相互传观，听他说那得剑经过来历。一娘见状大惊，忙令还匣道："二位贤侄来时，我已觉出此剑不是常物，不料如此好法。这类希世奇珍，所在之地保不有金精之气上腾，内行眼里，一望而知。仇敌那里不少能手，黑贤侄新得此剑，尚无传授，易被夺去，隐蔽尚且不暇，如何可以随便拔出？万一吃那会剑术的仇敌发见，立被追踪寻来，岂非讨厌？阿婷速去换了衣服，我到近邻招呼一声，回来就起身吧。"说罢，母女二人，分头去讫。祖、黑、蒲三人本互知道各人来历，惺惺相惜，谈得极为投机。没有多时，阿婷先自结束停当走来，跟着一娘回转，把屋灯熄灭，出外将门锁好。由黑摩勒等三小弟兄分别提了包袱，同往金华江边赶去。

这时天已三鼓，山村之中人早睡熟，众人又是绕道而行，未经正路，一点没有惊动。侠丐邢飞鼠和诸英杰侠士，俱扮作杭州

来的商客，共乘三只大船，停泊在上游野岸无人之处。绕过江边镇街，穿行野地，仰望星月在天，清明如昼，到处阡陌纵横，水光片片，夜景清幽已极。正走之间，遥闻前路犬吠。一娘侧耳一听，低喝：“前面有人！快快藏过一旁，看是什么来路。”蒲红笑道：“这条路上想必没有外人，许是我们船上下来的。”一娘忙答：“这事难说。后面还有追的，许有敌人来此窥探，被我们的人赶来也未可知。乘他未来，把人分开藏起的好。存周和红侄可到前面树后埋伏，如是敌人，可打一暗号，以便两下夹攻，免使脱逃。”祖存周、蒲红应声纵向前面，两下分别藏向路侧大树之后。

存周在前，悄问蒲红：“这位老人家耳音还灵，我们一点没听出什么，她就知道人来，后面还有追的。”蒲红道：“你还不算深知。我家和她家交情最厚，知得详情。她全家老少上下就无一个软的。休看女流年老，当年着实有好些成名英雄败在她的手里哩！本领不说，她那机智深沉，尤其高人一等。她因当年老花婆手刃主人，恨之刺骨，立誓亲手报仇。这些年来，功夫不但没有荒废，反倒练得比前厉害，尤其是那独门暗器‘指上开花’，听说仇人遇上，休想活命！”说时，前面先闻狗吠之声忽止，仅别处稀落落略有几声，因先起处没有回应，已然停歇。人却不见跑来，细听远方，并无脚步奔驰之声，有这一会，人早跑来，方疑一娘听错。忽见一娘率领阿婷、黑摩勒如飞驰至，悄道：“适吠的狗已被人制住，被追的人已然反身迎斗。前面非但敌我正在相持，据我猜想，敌人方面恐又添了能手相助，我们快赶去吧。”说完，一同前驰。存周算计程途，适才犬吠之处，离大船约有十多里，暗忖：本船上人颇多剑侠道术之士，何人有此大胆，敢捋虎须？必是花家来的远客经此，无心相遇。正寻思间，里把路的途程晃眼驰至。还未赶到当地，便听前侧面树林之内，兵刃交触之声隐隐传来。

五人忙把脚步放缓，轻悄悄由树后绕将进去，探头往里一看，

林中乃是人家坟地，有四个人打得正在热闹头上。内中一个正是蒲红之兄蒲青，同一青衣少年，和两不相识的敌人相持，双方本领俱都不弱。蒲红方要出去，一娘忙即拉住，悄声说道："那旁树后还伏得有人，不知是否敌党？人数多少也不知道。在场敌人已有一个受伤，那一个虽然不弱，青侄这面足能应付。且不要忙，只留神敌党对青侄他们暗算。你们先等一等，看清了敌人虚实人数再说。"

众人闻言，再往前面细一观察，果然左侧树后还有两人藏伏，往外探看。同时又发现对面树枝上，影绰绰坐着一人，也断不定哪是敌友。尤其树上坐的那人，看着奇怪。树枝甚细，不能容人，坐在上面却不弯折，也不避人。方估量此人轻功必有根底，猛一眼瞥见接连两串寒光由左侧树后发出，一串直射场中对敌的少年，一串径往树枝上那人打去。众人虽听一娘嘱咐，只顾分辨敌友，竟未想到敌人突然发动。这类连珠暗器本极厉害，蒲青和少年又与敌人打得难解难分之际，照说极难闪躲。不禁又惊又怒，因此一来，已辨出树后藏伏的两个是敌人。同声暴喝，刚刚飞身纵出，忽听哈哈一笑，一片铮铮连响暗器坠地之声。同时呼的一声，一股又劲又疾的寒风，扶着一条人影飞落当场，哈哈笑道："不要脸的忘八羔子，想两打一么？三太爷今天叫你尝尝滋味！"说时迟，那时快！声到人到，竟落在众人前面，也没见怎么动手，那和蒲青对敌的两人首先倒地。树后两人见那人用劈空掌法将两串连珠铁梭一齐击落，人如飞鸟下坠，才一照面，场上两同党先自倒地，知道不妙，吓得回头就跑。那人只说了句："忘八羔子，你跑不了！"人影一晃，便拔地纵起，飞越而过，落向左侧树后，如飞追去。

众人见那人正是树上坐的一个。因敌人诡诈，不做一路，分向东西两面逃去，俱想相助追赶。一娘挡道："无庸。那两人无论如何逃法，均无幸免。此人古怪脾气，最好由他。可在此稍候一

会，将这两具死尸安置，免累乡人。事完他也回来了。”黑摩勒过去一看，倒地两人已然断气，笑问：“此公何人？如此手狠。”一娘悄道：“贤侄说话留意。这便是江湖上称为‘三太爷’的神乞车卫。他近年已不肯无故取人的命。这两人必有取死之道。”蒲青随领少年拜见，才知那是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曜的门人申林，因陶元曜自从化名萧隐君隐居黄山以来，一意清修，轻易不肯人前露面。西天竺侠丐邢飞鼠的师父莫敏，原是陶元曜的至友，邢飞鼠自在西湖激于一时义愤，将广帮两名极恶穷凶的丐党按照规例处治，钉封回去，虽知乱子惹下，蔡乌龟决不输这口恶气，先还自信本领高强，朋友中能手颇多，足能应付，及至接到对方通知，约在金华北山女铁丐花四姑家中借地讲理，方得知对方不仅有花四姑和金眼神猾查洪等能手相助，并还约了几名精通剑术的能手。恰巧丐仙吕瑄刚离西湖，眼前一些预拟的朋友均非对方之敌，不禁着起忙来。一面命人寻访丐仙下落，一面信使四出，辗转约请高人。这时会飞剑的有力助手一个未到，正自忧虑，无意中听人说起，黄山萧隐君便是当年名震江湖的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曜，喜出望外，当时赶往黄山，遍寻文笔、始信二峰，均未寻到。嗣在文笔峰顶遇到那只守山灵猿在那里舞剑，看出是陶元曜的家数，便上前去恭恭敬敬告知来意。灵猿本通人言，用手势问答，告知陶元曜师徒已离山他往，不知何时回转，如回定必转告。

邢飞鼠无法，只得和灵猿要过纸笔，写了一封求救的信托令转交，作别回去。人未请到，败兴而返，方自悬虚。不料到了天竺，见着门人一问，所期大出意料。丐仙吕瑄首着门人送来一封信，说女铁丐花四姑，近年号称洗手，隐居北山，颇能敛迹。虽然每隔一二年，仍要率领子侄徒党出外作那无本生涯，但行事极为谨慎，长于趋避，行踪尤为诡秘，被害的人又都是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之流，所以一直无人寻她。这次竟敢明张旗鼓为广帮恶丐

张目，必是恶贯满盈无疑。不但我们放她不过，她生平两个大仇家到时也必前去。人已代约了好些能手，对方虽有妖道剑术之士，无足为虑，叫邢飞鼠只管放心大胆，到时前往赴约等语。邢飞鼠看完，喜出望外，但他为人持重，知对方约人甚多，依旧见人就约。这日往西天目访友，无意中遇到申林，两下一见心倾，谈得甚是投机。后问出是陶元曜的弟子，便请相助。

申林为人孝义任侠，加以师门渊源，立即锐身自任，说师父近已回山，当代前往搬请。别了邢飞鼠，便往黄山赶去，到了一看，师父还未回来。一问灵猿，用手势比说，又将陶元曜留与邢飞鼠的信取出，才知师父因门人功夫与日俱进，本应该出山历练，自上半年起，带江明出去走了一趟回来，又连着出山两次。日前永康归来，便将几个新旧门人叫到黄山，指明途向，示以机宜，令其各走一路。因申林母丧期中，正在庐墓，为要成全他的孝道，不曾通知。又以江明是他最末收的一个爱徒，上辈渊源更深，看得最重，期许尤切。这次本嫌他年轻，没打算就令下山。恰巧上次带了江明至永康见母，遇见两位知己之交，力说江明聪明浑厚，虽是年轻，却智勇双全，如令出外历练，必不玷辱师门。江明又再三苦求，加以江母爱子，江姊爱弟，骨肉重逢，意欲长时相聚。陶元曜知他尚有大仇强敌在世，比别的同门不同。天性厚烈，万一被他发觉杀父仇人踪迹，定要舍命犯险，前往报复。尽管得有师门真传，一则功候尚差得远，一去无异自投罗网，终不放心。只准以后分居永康、黄山两处，奉母随师，除这一条道路，别的地方仍不许去。邢飞鼠和广帮恶丐结仇之事早已知道，自己已然决意避世清修，除有时暗助门人作些义举外，不愿再在人前露面。但是北山之会，双方均约有不少能手到场，正是门人历练机会。这一面更有好些知交旧友在内，并还关系着一娘母女复仇之事。邢飞鼠又曾亲来黄山求助，语气恳挚。除令江明就近随同司空晓星

加入外，已代约了两位会剑术的同道。前日走时，算定邢飞鼠必另托人来请，留下此信，令来人看完，转告邢飞鼠放心，他这面颇有几位意想不到的有名人物仗义相助，万无败理，不必忧疑等语。

申林为友心实，看完心中大喜。一算日期还有七八天，立即赶回杭州，想给邢飞鼠先报一个喜信。不料途中遇到一件不平的事，既以侠义自居，不容袖手。当时激于义愤，心想事已定局，不过先使邢飞鼠得信喜欢，无关重要，还是救人要紧。那事偏又有些纠葛，耽延了四五天才得办完，北山会期仅剩两天了。连夜赶到杭州，问知邢飞鼠为防招摇，订雇了两只大船，陪同各方前辈、好友扮作商客，去往金华，人住在便船上，静等到日往北山赴约，已早起身。于是又往金华赶去。到时天已入夜，见江边埠头上停的商船甚多，俱都不似。正值腹中饥饿，算计那两只船必泊上游无人之地。见镇上酒楼有好几家，还未到打烊时候。心想：明日方是会期，人已赶到地头，不至于误。那泊船之处不知相隔多远，现在饥疲交加，莫如先找地方吃上一饱，就便稍微歇息，再寻邢飞鼠等人下落不迟。瞥见临江一家酒楼，出进人多，堂倌呼来唤去，甚是热闹，便信步走了进去。申林平日自奉俭约，见那酒楼势派甚大，进门未入雅座，走过穿堂，在后厅内择了一个临窗的座位坐下，把堂倌唤来，要了一壶陈绍，一碟排南、一碟凉拌四季豆下酒，另外再要一个雪笋炒肉丝、一碗清汤，吩咐连饭齐上。

彼时南方生活便宜，本地名产金华火腿才卖三十六文一斤，一碟排南才二十四文。申林所要各物，连酒菜带饭，不过钱许银子。这家恰又是金华最著名的“万福楼”，食客都是上等官绅。堂倌眼孔大，见他所点俱是贱价，连汤菜都舍不得点，自没看在眼里，又值客多，正忙的时候，问完走去，隔了好一会才摆上杯筷，送来凉碟，饭和菜便没了音信。申林人最和厚，看出堂倌太忙，也没

去催他。独个儿侧望窗外大江，正在倚栏独酌，忽听身侧不远，有两人用江湖上暗语说话，语声甚低。这两人原和申林前后脚走进，起初申林当他寻常食客，后见两人要了不少酒菜，堂倌甚是趋奉，不由多看了两眼。觉出内中一个生相威武，身旁椅上还放着一副行囊，颇有分量。看神气不官不商，颇似两个走长路的镖客。看过也就放开，没怎在意。这时一听对说黑话，竟提到北山讲理的事。知道自己衣著简洁，神态文气，像个读书人，对方不曾看在眼里，此时如若回顾，反致生疑，仍装不解，静心偷听下去。

那二人先只议论广帮与浙帮结仇经过。听到后来，忽又多了一人，似与前二人约好，新由外走进。三人略叙寒温，唤堂倌添要了些酒菜，接说前事。大意是说：本来同应苗氏弟兄之约，去往北山助威，中途遇见寨主生平大仇人，还有蒲家一个小狗种，同往上流头野岸邢飞鼠大船上去。二人尾随在后，并未觉察。寨主为了此人，怀恨十年，一提到便咬牙切齿，顿足咒骂，并当众声言：无论是谁，如能将仇人首级盗来，必有重谢；要是小一辈没有娶妻的，除重赏外，并还将他两个爱女许配为妻；即便遇上时，自问本领不能下手，只寻到那人真实踪迹，前往报信，因而报仇，也有千金重赏。不料在此无心发现。寨主两个女儿生得美如天仙，想做他女婿的人不知多少。二人私愿也非一日，难得有此机缘。明知不是老怪物的对手，但是此人本领虽高，爱酒如命，更有怪脾气，饮时不喜正经筵宴，专爱半夜里跑到荒村野地或人家坟堆里，弄些酒来，呼号痛饮，哭笑无常，尤其一醉便和死人一样，往往经日不醒。今既相遇，大有可为。好在还有一夜工夫，为此暂时不去花家，意欲在此吃个酒足饭饱，俟夜将深，同往江边埋伏，等老怪物半夜里上岸，饮酒醉时一同下手。

后来那人听完，说："邢飞鼠船上能手甚多。老怪物何等厉害！他那独饮荒郊，一醉如泥，人事不知，只恐传言，未必是真，否

则他生平那多仇家，无一弱者，照此行径，焉有命在?”前二人力说无妨，那是他运气太好。邢飞鼠能手虽多，老怪物犯酒瘾时，照例不要人作陪，并且走时人也不知。今晚之事，十九可以成功。后来那人是个北方口音，便说:“洪二哥脾气特别，前在黄冈，如非莫老鬼假仁假义，想给子孙留点余路，买点好名声，差一点没死在老怪物手里。据说，当时受了老怪物不少恶气，虽听莫老鬼的话，没有伤他，依然被他追上，奚落了个够。洪二哥为了大仇未报，明知决非对手，不敢惹他，只好捏着鼻子忍受。事后一谈起便咬牙切齿，立誓要寻异人为师，到那一天，必把老怪物碎尸万段，才能解恨，直看得和杀父之仇一般重。可惜他以前不知老怪物酒后无德这件短处。否则，我想他也早用心机向老怪物下手了。昨日我二人本走一路，偏遇见一个姓马的。洪二哥说：以前曾累人家为他吃苦丢脸，须得和他聚谈些时，叫我先走。定在今日，花家见面。我看那厮鬼头鬼脑，就料他不是玩意。今早到了花家，和人一打听，才知是钱应泰的徒弟，果然是个鼠辈。洪二哥莫家行刺，便用他做的桥，简直不要脸到家了！要是我，决不会再理他了。”

一人答道:“你不知道我们洪二哥最讲究大丈夫恩怨分明么?他花家去了么?”北方口音的答道:“我不为他，还不出来呢！我在花家等了一天，他也没去。路上遇见张五，才知你们在此。明天就是正日子，他就有什么耽搁，也应把老头子信传到，办完正事再去，怎不见人影呢?那姓马的，和莫老鬼他们多少有点渊源，莫要中了他的道儿吧?”一人道:“这你又把洪二哥看扁了。他虽胆大，从来精细，毛头小子决吃他不了。那厮如在他身上想主意，分明自寻死路。我看他和这厮亲近，不光是欠了人家情想要补报，也许因这厮为他在莫家受辱，心中自然不免怀恨，打算由这厮身上找敌人一点便宜呢！你离花家是什么时候?就许你出来时他也

赶到，途中相左，没有遇上。他又不是废物，这也值得担心？倒是今晚收拾老怪物，他不得在场解恨，是个缺点。否则他出了气，我们也壮点胆，省点事，多好！”

另一个道：“这倒实话。为防老怪物万一在被擒时警觉回醒，谁也制他不住，说不得，只好一上去先用迷药将他七窍闭住。虽然冤有头，债有主，为了报仇，是法子都可以使，到底我们三个人服侍一个醉泥鳅，还要用这下三滥的东西，就成了功也不大光鲜。如有洪二弟在，凭他那双手，上去先把对头上下四条软筋错开，成了残废，天大本事也使不开，那时再把人弄醒，和他明说，照样挖苦上一顿出气，末了再把人头切下，给老头子带回去，免得中途出事。这有多好！”北方口音的答道：“你真老实。咱们背人行事，由嘴说，不许不和人说用迷药么？倒是咱们自从跟了头子，照他规条，是只准他玩娘们娶小老婆，不许部下采花。早就无人带这玩意了，难为你们这多年来还能留着。别是平日没安什么好心吧？”前二人急道：“你莫瞎猜！传说出来让老头子知道，还当我们真犯他规条走私道呢！这还是昨日路上，听一朋友说起老怪物习性短处，想这主意。恰巧以前有一黑道老朋友配有这玩意，还是比谁都得用。他当初倒不为采花，专为偷盗人家，永不肯伤害事主，特意用秘方配制而成。因多少年从没犯案，老来置有不少田业，洗手已近十年了。今早寻去，费了不少唇舌，我两人还发下重誓，答应他决不采花、伤害事主，只用一次，才取了点来。你当是旧有的么？”

申林在侧闻言，心中一动，暗忖：江湖上用迷药，最有名的便是昔年杀兄仇人偷天燕王云虎。自己为报兄仇，才弃文习武。近年学成本领正要寻他，忽然匿迹销声，无人知他下落。听这口气，莫非便是此贼？正寻思间，堂倌已将菜饭送齐，便一面吃，一面仍作不解，用心静听。

果然北方口音的问道：“你们所说的，莫非是老偷天燕么？几时隐居在此的？”前二人闻言埋怨道：“人家不要人知他行藏，你怎随便乱喊？幸亏时候不早，只有一个不相干的饭座，要吃外人听去，传到他对头耳里，岂不是给好朋友找了麻烦？”北方口音的又问道：“凭他老先生也怕事？对头想必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了？何妨说出来我听一听，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将来遇上也好打个主意。”那人答道：“他原不怕事，一则当年自己有点理亏，二则仇人的师父便是黄山隐居的异人萧隐君。此人不仅精通飞剑道法，近来并还有好些人传说，姓萧的竟似昔年在江湖上突然隐迹不见的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曜！这怎能不加点小心呢？至于他那仇人，只知姓申，大约初出茅庐，还无人与他见过真章。王老英雄杀死的是他哥哥申天爵，这人生得又黑又丑，只是举动文雅，性情温和，又使得一双奇怪兵器六阳戟，故此有黑温侯的外号。他兄弟想必也漂亮不了。”说时，天已不早。酒楼准备打幌，不好催客，便各收掇桌凳，洗涤器具。

申林已得虚实，料定三贼要往上流头埋伏，暗算自己这面一位成名老辈。再听下去恐起疑心，恰好吃完，便唤堂倌打来面汤水，洗漱会钞，从容走出。那三人原没把他看在眼里，只顾谈得高兴，毫未觉察。申林走到街上，见沿街铺户已然关了大半，剩下不多几家也在纷纷打幌上板。本打算寻一僻处，伏伺到敌人走出，尾随下去。继一想，敌人口气，暗算那人本领甚是高强，竟敢在虎口附近合谋下手，想必也非弱者。敌人三名，自己孤身无助，彼众我寡，深浅难知。看三人饭刚盛上来，与其尾随犯险，还不如赶在前头去与大船诸老辈送信，将机就计一网打尽来得稳妥。念头一转，便往前赶去。走完镇街，回顾身后无人，脚步一紧，加速飞驰。又走出三四里，望见前面一河前横，有一小桥却在侧面，路径往右弯折，必须绕出两丈始能由桥上走过。赶路心急，那河

是金华江的支流，河面宽只两丈，为图近便，打算飞渡过去。跑到河边，将身一纵，便自越过。对岸本是一片草地，过前业经看好，空无一物，等落地时，脚上忽吃东西绊了一下，因势太猛，几乎绊倒，仗着得有师传，身法灵巧，忙用“风飐残花”之势，直窜出两丈远近，才将身子站稳。以为绊脚的必是树根之类，方笑自己粗心，不曾看出。忽听身后有人骂道：“哪里来的懒骨头，放着现成桥不会走，要跳河！又没生着眼睛，差点没把我老人家踩死，也没个交代，就赶丧去吗？”

申林闻声回顾，月光之下，一个形容枯瘦的中年化子正由河边颤巍巍爬起，好似负痛神气。无故伤人，心颇不安，忙喊：“对不住！”一面回身，正待安慰几句给点钱了事，猛一转念：自己曾炼多年目力，黑夜之中尚能视物，何况这好月色，河边只是一些浅草，如说树根石块，也许一时粗心，没有看到。这大一个活人睡在那里，哪有不见之理？还有一节，纵时心急求快，势子极猛，适才绊这一脚，力量不小。休说是人，便是石和树根，也须踢飞断折，怎会一点没动，自己反被硬绊了一下，窜出老远，脚也撞得生疼？这人不论敌友，决不是个好说话的。暗中留神，走将过去一看，那化子生得瘦小枯干，好似揣着一个葫芦，看去一点也不起眼。如换旁人，早已忽略过去。申林一则性情谦和，心思谨细，又在高人门下多年，本领知识俱是高人一等。适才一绊，便有先入之见，知道对方如先开口，必无好话，不犯白受。见化子正斜着白眼相看，还没走到，相隔丈许远近，先自躬身施礼，口称：“老先生不要动气，在下身有急事，赶路心切，图着近便，见隔河无人，慌慌张张纵将过来。不料老先生正由旁边走过，以致冒犯尊颜。无心之过，还望宽恕。”

那化子本以盛气相向，就待发作，闻言白了两眼，笑问道：“你这小玩意倒挺有意思。我适才喝醉了酒，在右边河岸上正睡得

香。梦见几个小贼要剥我的人皮，我又醉得和死人一样，正着急呢。多亏你这一脚将我踢醒，才没被人将皮剥去。本来我应当感激你，但你不该说鬼话，明明自己眼力不济踢了人，还说是我走过撞上的。如不罚你，以后你再撞了别人，人家没我好说话，又没有梦中解围的情分，必不甘休。要你赔钱，你这小气鬼必不舍得，打又打人家不过，不是我这一次宽容就害了你么？你如受罚，便好商量；要不听好话，我老人家一生气，你再想认罚就来不及了！”申林见他说话虽疯疯颠颠，二目睁合之间隐隐精芒四射，断定不是庸流，益发不敢怠慢，忙躬身答道：“在下情甘认罚，请老先生吩咐吧。”

化子又道：“我说出口，你却不许不算。不过我向例不强人所难，你办不到的事，我也不会出口。”申林初意对方形同乞丐，也许想要点钱，但真高人又决不会有此行径，心想：他既表明不强人所难，决无什么作不了的事。脱口应道：“哪有说了不算之理？”化子突把双目一翻，笑嘻嘻道：“我没别的，生平有个小脾气，爱喝点酒。我身上带了一葫芦高粱酒，刚喝了一半就睡着了，兴还没尽。如在往常，我一个人喝倒没什么，因为我穷，人世上的富贵功名永远没我这一号。我也想得开，拿它倒过来看，照倒拿梦当真事。适才那梦太怕人，准知道我一睡着，贼羔子准定还是把我人皮给剥下来。我喝醉酒，就为的是想睡熟了来做梦。这梦一定还连着来，并且来得还快。我想叫你在旁守着，等到梦里小贼羔子要害我时，再将我一脚踢醒，你再走你的。我知你花两钱打发我化子倒行，这样耽误你时候必不愿意。但你已然答应，如是反悔，我不等梦里小贼剥皮，我先醒着把你剐了，好永远做我梦里的帮手。你干不干呢？”

申林虽看出对方是一高人，听他如此说法，也不禁心里暗笑，暗忖：欲速不达，真是不错。只图求快，反遇上这类纠缠。已然

应允，不容改口，此是去往前途要道，敌人走过，还能看见。既不愿得罪此人，估量那三贼也许能够应付，且敷衍完了这人再说。如能赶在三贼前头固好，否则只好等他过时，再尾随下去相机行事也是一样，便问道："老先生尊姓大名？酒是在这里吃，还是另换地方？"化子答道："我向来没有名字，你不必问。适才睡在河边挨了一脚，再要有几个和你一样心急的人走来。不用剥皮，先把我踢死了，那如何行？下流不远，松林内有片坟地，那里最好，再往前，还泊有三只大船。酒不够时，可和他们讨去。既然答应，快跟我走。不然这梦要做不成，留到改日，还不把人急死！"申林一听，邢飞鼠船就在前面，自合心意，立即应诺。为想试试对方脚程，笑说一声："老先生请！"暗中提劲，往前驰去。化子急喊道："我跟不上！你到那坟地里等我去吧。先到先等。谁要说了不算，谁是杂种！"

申林一边应诺，仍自加急前驰，耳听后面无什声息，回顾人迹已杳，心想：看这人神情，好似内外功都有根底，就赶不上，也不至于如此落后。他说的本是疯话，也许真醉，中途闪腿，或是岔个别路，没有追来。已然答应人家，管他是真是假，不可失信。反正顺路，且寻到那松林，等他不来再走。心虽想着，脚步并未放缓。前去不足二里之遥，申林脚底本快，一晃便到。正跑得快，瞥见前面道侧松林在望，以为路是直的，沿途俱是野地田岸，仅起步不久，有十余株杂树当路，余者纵有田舍园圃，均与江边一带隔远，没法抄走近路。化子不是根本没有追来，便是后到，及至纵身入林一看，内中果是一片大坟地，正暗笑化子疯言疯语，不知是什用意，略等片刻不来，再去大船上送信，忽听当中正坟后面有人念道："年轻人靠不住，这时还不见来。酒也吃醉了，非睡不可，这一做梦，非让贼羔子把我剥了皮不可。不睡又不行，这却怎了？谁要吵醒我的好梦，休怪我和他拼命！"

申林侧耳一听，正是那化子的口音，知遇异人，不禁大惊，且喜不曾造次，忙喊："有劳老前辈受等，后辈来了！"说完，没听应声。绕到坟后一看，哪有人影？地上却放着一个大葫芦。连喊两声，不听答应，细一寻思，猛想起化子自称"一醉必睡"，颇似酒楼三个人所说的老怪物。如果料得不差，照此行径，分明早已知道有人暗算，只不知将自己引到这里作什？敌人将到，不便再喊，满松林找了个遍，也无化子踪迹。因已认定化子便是三贼所说的老怪物，并又有了准备，三贼决非对手，心中也就坦然，打算看个水落石出，不再作往大船送信之想。独自在坟前等了一会，还无动静，估量三贼此时离酒楼赶来，寻人行刺。化子也许迎上前去。在此呆等，有什意思？边想边往外走，刚离到江边路上，瞥见一条人影顺着沿途树林，掩掩藏藏往下流头去路走去。定睛一看，颇似酒楼所遇三贼之一，忙掩在那人身后，尾随下去。

这一带江岸多是坟地，虽然荒僻，相隔村落较远，沿途也有些零星人家散置其间。前行人正走之间，忽然汪汪两声，由附近林内窜出一条野狗，扑向前去，张嘴就咬。那人一闪避过，那狗仍是追扑不休，远处的狗已随声应和，连吠起来。那人连闪两次，似恐被人警觉，末次狗扑上前，吃他一手抓住狗颈皮按在地下，抬腿一脚，踏了个肚肠崩断，顺口喷血，死于就地，跟手抓起，往江心掷去。申林已然跟近，相隔不过丈许，见那人下手残忍，正待上前。那人也自警觉，认出申林是酒楼所遇之人，知道机密已泄，拔出背上钢刀，一言不发，迎面砍来。申林早就将身旁软鞭摘下，刚迎上前去，猛听忽的一声，当是敌党来了暗器，赶急纵过一旁看时，紧接着叮当两响，那暗器乃是一只钢镖，竟朝敌人发来，吃敌人横刀一挡，落在地下，并未打中。跟着由侧面树林内纵出一个少年，手持宝剑，照准敌人分心就刺，双方便打在一起。

申林留神那少年，身手矫捷，功夫颇深，确是名家传授。敌人本领也自不弱，棋逢对手，一时正难定他高下。估量少年突如其来和那身法家数，必是自己人无疑，未曾动手，先问道："这位兄台尊姓大名？怎知此贼鬼祟行为？"少年答道："我名蒲青，此贼名叫勾云，还有一个贼弟勾霆。前在敝居附近盘踞，屡次扰闹，新近又引一老贼入村行刺，未成逃走。适才我由船上走出，见他鬼头鬼脑，知又要出花样，便留了神。先还疑心尊兄也是他同党哩！后见拔刀斫人，才知不是。这厮弟兄二人，素来胆大，伤人甚多，万万容他不得！"边动手边说，又问申林名姓来历。申林家世书香，又以奉母山居，虽在陶元曜门下，因随侍时少，多是领了传授独自练习，江湖上有名人物见闻不多，蒲氏祖孙又是隐退多年，所以不知底细。初见蒲青独斗勾云，一则师门规矩，无故不许两打一，以强凌弱。又况少年好胜，不欲争功，并且敌人还有两同党在后，意欲暂作旁观，看事作事。及见蒲青急切间不能取胜，又似恨极敌人神气，一面答说："小弟申林，家师萧隐君。"一面纵身上前，手伸处，那条软鞭便笔也似直朝勾云点去。

蒲青原知萧隐君是谁化名，闻言大喜，方要答话，哪知勾云一听也发了毛：一个蒲青已应付不了，何况加上一个！申林又自称是化名萧隐君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曜的弟子，偷天燕王云虎所说仇人正是姓申，陶元曜的弟子，与这厮所说正对。偷天燕那样成名人物尚且怯阵，自己如何能行？适在酒楼眼力太差，没有看出，话不留神全被听去，机密定已泄露。就老怪物此时真个醉倒野地，也万难下手。这厮适才先走，再要被他先寻到老怪物一献殷勤，今晚不特自己，同来三人一个也休想活！并且再前数里便是敌人的船，什么样的能人都有，微一惊动，便难幸免。但盼老怪物在别处野地醉卧，这厮不曾寻到，方是运气。知道再斗下去，时候越久越是危险。越想心越寒，一纵身闪过申林鞭头，蒲青的

剑又向肩胛刺到。

勾云身手也真不弱，初动手时早把地势看好，料定敌人两下夹攻，下手又辣又快。一见剑到，故作手忙脚乱，卖个破绽，将左背交与敌人，略往侧一闪，一面避过剑尖，一面右手用足平生之力，横刀往外一挡，同时，提气用力，脚底一垫劲，拔地而起。乘着宝剑往外一荡之势，径往对面路侧一株老枯树的秃干之上纵去。

这里蒲青见申林头一鞭只是虚势，敌人一让，便流水般掣回去，改向中路扫来。自己这一剑也是以虚为实，估量敌人必也虚实兼用。照此形势，两下夹攻，无论哪一面，敌人均来不及应付，势非重伤倒地不可，万没防到会用这死中求活的险招，这一闪反是虚势，竟连身后这一鞭全未顾及，专注自己这一面，来势绝速，刀沉力猛，虎口被震得作痛，如非家传真实本领，剑都几被震脱出手。心方一惊，敌人已纵出两三丈，到了侧面树上。忙和申林飞身追纵过去时，勾云到了树上更不停留，飞燕掠水般，脚登秃干，只一点，又纵起五六丈之远，往丛树中飞去。二人只得穿林追赶。遥望前面人影出没林树之中，蒲青连打了两镖也未打中。晃眼追到来路大坟地内，申林在前，忽听金刃劈风之声由侧飞到，刚使鞭挡过来人钢刀，便听蒲青喝道："这贼放走勾云，比勾云还要可恶！不可放他逃走！"二人这次有了经历，各自留神，将敌人困住，正要下手。

说时迟，那时快！双方动手不过几个照面，忽听前面有人哈哈笑道："小勾，我向来不喜人两打一，你听我有什么用处？你兄弟被人围困，你却一个人先溜，太不义气了。趁早给我滚回去！莫惹我老怪物生气。你两弟兄只把那两人打败，我便放你逃走。要不，人家把你宰了也行，只你们不做缩头乌龟，临阵脱逃，决不伸手。这事再也公平没有，你看如何？"申、蒲二人一听正是化子

声音，料知勾云逃走不了，方自心喜。勾云原非舍了兄弟不顾，因见申、蒲二人本领高强，自知占不得便宜，又恐大对头和邢飞鼠等强敌警觉，初意想到林内招呼同党一同逃走，不料勾霆正在林内搜寻醉人，瞥见乃兄被人追下，想给敌人一个冷不防，也没和勾云对面，便冒失冲出。勾云回顾，兄弟已被敌人困住，心想：一对一也取不了胜！不如由他先支持一会，将那北方口音的同党寻到，再仗着林树掩蔽施展暗器，打伤一个便可逃走。主意打定，刚往前跑，猛觉眼前人影一晃，闪出一个化子。

勾氏弟兄对那化子虽未见过，形貌神情早有耳闻，不由大惊，心一发横，扬刀就砍。化子手一伸，便将刀连锋抓住，话说到半截才行松开，并不还手，只不令过去。勾云深知此人话出必行，他要将谁恨上，决不容人求饶，除了照他话办，或许还有一点生路，吓得连话都不敢答，便退回来。等四人动上手后，化子也不见踪影。勾氏弟兄本来不弱，又自知强敌在侧，死星照命，除照所说硬做，将申、蒲二人杀死，或者可以拿话僵他，逃得一命。这事虽也悬虚，老怪物决无如此好说话，申、蒲二人也不易对付，但是此外无法。即便仇敌别有诡谋，人总显得光棍，二则自己临到绝境，拼得一个总觉值些。这一情急拼命，益发奋勇，恨不得把吃奶的气力都使出来。申、蒲二人虽不致败，却也无奈他何，于是杀了一个难解难分。

那与勾氏弟兄一起的北方人，名叫赛花荣尹明。练就好几种毒药暗器，为人狠毒，手底极黑。他和勾氏弟兄从酒楼出来，事前因听人说，仇敌连日俱在江边一带出没，仍是当年酒性，一到夜间便独自携酒往野地坟树中痛饮醉卧，并还指出地点。三人找了两处未找见，便分头搜寻，约定一有发现，再行会合下手。勾氏弟兄走得最前，尹明将路走岔落后，寻到坟内，闻得兵刃交触之声，探头出去一看，勾氏弟兄正与二人对敌，双方都是一言不

发，打得甚急。心中纳闷，怎仇敌未见，却和这两生人打上？尹明奸狡，看出申、蒲二人确是名家传授，心想自己出去相助，也占不了胜算，不如用暗器助勾氏弟兄一臂。猛抬头一看，斜对面树上还坐着一人，先也不知那正是今晚打算行刺的对头，因觉那树干不粗，人在上面，枝稍并不下垂，估量轻功极好，是个劲敌，一个打人不中，反倒添了麻烦。

正自寻思，忽闻身后草树微响，回头一看，飞也似跑来一条人影，才到月光底下，将手一扬，看出同党相见暗号，恐冒失走来撞上，忙迎过去。果是同党天耗星神偷梁栋，本和勾氏弟兄一路。他听人说，对头近日常在江边野坟地里醉卧。一面又须去至花家挂号，事完急着赶来，正是时候。一半为勾氏弟兄接应，一半想分功劳，也不和人明说，假意和花四姑讨令，来探敌人虚实。花四姑还恐有失，再三拦阻。梁栋执意不听，硬告奋勇，飞驰赶来。他来得早，已然走过当地，见那邢飞鼠大船在望，并无动静，窥视了一阵，不敢前进，折了回来。也是死催的，归途已又走过了头，忽想起沿途树林均经探索，敌我俱无人影，右侧这片树林离江较远，好似尚未去过。刚一停步，微闻兵刃交触之声随风送到，赶忙入林探看，老远便看见前面树后隐着一人，恰巧回顾，一打手势见面，果是自己人，匆匆略说两句，便重赶到树后。各把暗器取出，一上一下往外便打。

二人所放钢镖、铁弩，俱是百发百中的连珠毒药暗器，敌人便是耳灵眼快，早有防备，也未必能躲得过，何况地下两人俱都聚精会神，应敌方酣，决防不到变起仓卒，来势又那么急骤。树上一个更似好整以暇，凭高观战，目不旁瞬的情景，按说断无虚发之理。就这样，尹明还不放心，料定树上坐的一个，比下面动手的两敌党还要难斗得多。因自己所用出风毒弩装有机簧，一筒十二支，只把簧一按，便又紧接发放，不似梁栋飞镖还要抬手费

事。打定“蛇打七寸，先取主脑”的心意，悄令梁栋去打下面二敌，自己去打树上坐的一个。初意以为共总三人，就不一举成功全数伤亡，至不济也去掉一两个。只把那不知深浅的一个先除了去，剩下两个，即便全被躲却，自己这面四人齐上，以多为胜，也无不胜之理，何况梁栋连珠镖又极其快，决不至于一个不伤。稳瓶端定，这还有什么说的？这里相隔敌船太近，赶急了事，不管大仇人寻到也未，先回花家，改日再计为是。一被敌人惊觉，再想脱身，那就难了。一边转急，一边互打手势，各人暗器已自离手。

树上那人本来背亮，相隔又在四丈以外。尹明只管炼就目力，隔着一片月亮地视人，衣着形貌也看不真切，不过自恃力强弩劲，平日十丈以内能打落香火，敌人双目隐隐有光，已然看出，又是连珠急发，十拿九稳，命中无疑。不料手才一扬，瞥见对面敌人倏地往起一长身，树影闪乱，月光照处，竟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化子，分明是今晚所寻的强敌大仇人神乞车卫。这一惊真非同小可！当时情势也真快极，他这里自知无幸，刚低唤得一声“风紧”，连身都未及回，那两支弩箭也没有看出去向。怪笑声中，仇人已疾如鹰隼飞坠当场，同时还有几条人影也自侧面纵出，勾氏弟兄首先跌倒，益发心寒胆裂，转身如飞逃窜。

尹明毕竟奸猾，百忙中瞥见梁栋照直往退路逃去，心想：久闻老怪物神出鬼没，遇上便是死数。但他追起人来，不问多少，向例不许人助。如和梁栋同逃，决无幸免。想到这里，不往前逃，反往侧一窜，闪向一株大树后面。刚待加急往斜刺里穿林逃走，一条黑影已自身侧不远飞过，定睛一看，正是那化子。暗中不住念佛，回顾敌党无人追来，脚底更不怠慢，径朝相反一面，轻悄悄穿绕林树落荒而逃。惊弓之鸟，知道脚程不如仇人远甚，只被查出方向，多远也能追上，转不如冒着奇险，就在乱树林中择地潜

伏，或者还能逃命。想到这里，回顾无人追赶，自觉机智胆大，不但不往前跑，反倒提心提气倒退回来。满拟只能绕回到原斗之处，择一隐秘之地藏起，人总忽略近处，决想不到追的人还会自己跑回。待到仇敌一离开，便可无事。

这时，一娘母子、蒲氏弟兄、申林、黑摩勒等俱知神乞车卫性情，同在当地等候，不曾追敌，居然被尹明绕了回来，好在就是车卫存身的大树后面，他既背亮，又出仇敌不意，自觉再好没有。藏定以后，往外偷觑，场上敌人甚多，男女老少都有，勾氏弟兄尸首已被敌人抛向江中，正在互谈前事，车卫追敌，尚未回转。暗忖：梁栋逃时，老怪物明明在后尾随，万无不被追上之理。这厮又是著名手黑，追上决不容活，怎这时还不见老怪物回来？心方狐疑，忽听脚步梯他梯他之声，定睛一看，正是今晚所刺的仇敌——老怪物神乞车卫！梁栋已被擒住，人似死去一般，也没有捆绑，只用一根山藤系在脚上，朝天躺着，直拖了来。在场诸人，只申林、黑摩勒尚是初见，也都闻名。先听一娘一一通名引见，各向车卫躬身施礼。车卫略微点首，便各叙述经过。

尹明一听一娘姓名来历和船上所有厉害敌人，不由吓了一大跳，料知明日花四姑胜负尚自难料，自己的头领更是凶多吉少，多亏自己机智，这一来不但逃了性命，还把敌人虚实得去，至少可使头领事前避开，花家也可作个准备，方在暗中欣幸，忽听一娘手指梁栋问道："这厮怎还活着？车三哥带他回来则甚？莫非还要放么？"

车卫笑道："我近来不知怎的，心肠软多了，轻易不打算弄死人。本来我想送他回老家，是他迎着我跪在地下苦求，又说他是展老四的外甥，名叫梁栋，只要放他，从此学好，回家种田，永不做贼。我被他哀告软了心，再说用暗器打我的又不是他，便问他学好有什么凭证，以前用毒镖伤过多少人？他再三说伤人不多，

用时不遇大敌轻易不使有毒的；便用，贼头也不许，只是暗中带作防身，以备万一之用。适才因见我们这面人多厉害才取用的。我知贼头专讲假仁假义，说得倒是不假。我想放了吧，替死的还没想到；弄死吧，又没人给贼头带信，大是为难。他见我怪他使用毒镖，又苦求愿将手断去，只求饶命。我想人活在世上，要没有手，还活他做什？就此放吧。我照例不受人欺，只惹上我，便要有个交代。这事不能破例，总算他命好，只是从犯，还有一个首恶。又看在他娘舅面上，可以通融办理，只是这样放了，不能警戒他的下次。中间他又不合听我话风不顺，明知逃不脱，会情急心疯妄想纵起逃走，吃我点了残穴，皮肉筋骨现时已吃点苦。放了也是残废，净剩张嘴，行动都要人扶，有什意思？只好成全到底，拖了前来。你们休要防他走口，泄露明早机密。这绝不会！我看人最准，休说他知道我的脾气决不容人捣鬼，只犯在我手里，便跟影子一样，粘在身上，便上天去也休想跑脱！他已吓破了胆，决计不敢。就心里有这不要命的打算，也施不出来，只管放心。有这一会工夫，他的罪已受够，我该如约放起，叫他代我把事办完，该回船去见耗子了。”

黑摩勒见他神情滑稽，出口大夸，心中好笑，忍不住问道：“老前辈，你追的小贼还有一个呢！”车卫瞪眼喝道：“小娃儿晓得什么！我凭什么放他？一半看他娘舅分上，一半还不是为了今晚多灌了两壶，懒得动，责成他去把那小贼捉回来，做替死鬼么？”说时人已俯下身去，伸手一捏，梁栋脚上山藤便断，跟着手朝身上一拍，再向双腿一理。梁栋便狂叫一声“哎呀”，纵起身来，扑地跪倒，叩头称谢。车卫道：“你不要谢我，你的事情还没去办，那用毒弩打人的小贼，一会如不给我捉回，还不能算完呢！”梁栋好似为难又不敢不应的神气，吞吞吐吐答道：“小侄遵命就是。”人却只往后退。那身后便是尹明藏伏的大树前面。梁栋吃车卫系着

脚倒拖了这一段，路虽不远，又是土地，仍短不了石子树根之类磨擦。先被点了死穴，非此一来便难解救，救转也是残废，只得咬牙忍受。

这时，众人见他背上两层衣服全碎，皮破肉裂，血泥模糊，受伤不轻，又值点穴法刚刚解去，行动都似不甚活便，加以所擒同党早已逃远，手无寸铁，就追上也难战胜，何况不能，如何可以当时追擒回来？除一娘外，均觉车卫行事刻毒，将人欺侮凌践个够，还要强他所难，明明办不到的事，偏要这等作恶，不知是什心理？黑摩勒先吃碰了两句，存心看他如何收局，心中不满，却不发话。蒲红年轻气盛，申林心地更是和善，忍不住同声劝说："先逃那贼想已逃远，这厮怎追得上？老前辈既看朋友分上，索性成全到底，放了他吧。"车卫瞪眼喝道："你们这些小娃儿随便胡说！就不知道三太爷永不无故放人么？这厮以前虽是作贼下流，还能悔过，这才许他捉个替死鬼来赎命。否则哪有如此便宜？手到擒来，现成的事。不过这厮还有天良，只管那贼以前曾和他作对，终是同党，不忍心就走罢了。你们一点看不出，还当是艰难么？"

尹明在树后闻言，想起梁栋因自己屡在头领前设词中伤，心中怀恨，貌合神离，平日还在自负人物，不料到了敌人手里如此脓包，这必是和仇人求告，放后寻到自己，不是设词诱骗，便是冷不防暗算，擒到以后献与仇敌，保他一命。万不料全落在自己眼里。这可活该！少时仇敌去后，先尾随他到了无人之处，故意出现，将机就计，使他身遭惨死，惊落骂名。又听仇敌说得越发容易，梁栋竟是手到擒来，心方一惊，又想必无此理，定是梁栋只图活命，和老鬼不知吹了什么大话，老鬼信以为真，才如此说法。一看梁栋背朝自己，已离身前大树只有三尺，方骂：不知死活不要脸的鼠辈！此时如非老鬼在此，惟恐打草惊蛇，只一举手，便先叫你送终！

念头刚转，面前人影一晃，瞥见梁栋往侧一偏，倏地转身到了面前，面带愧容地道：“尹兄果然在此。我并非报仇，也是被逼无奈。你已落在三太爷手里，还想活么?”底下话未说完，尹明骤出不意，知道行藏早露，无怪仇人说得如此容易，不禁惊了个魂飞天外。惊慌失措中猛一转念，想到梁栋可恶，本领虽和自己不相上下，但是身受重伤，手中没有家伙。自身难活，杀他泄忿总还可以。哪知梁栋早得了高人指教，尹明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当晚片刻之间学会点穴，加上在场仇敌全赶了来，心又发慌，手中刀刚扬起，梁栋手已先到。车卫的点穴法乃是内家最高手法，按照月令和天时早晚，与人身气血流行对照。全学虽是极难极繁，当时运用，只限一时，却极容易。学的人并不需要练习，只要自身会武，经他略一指点，告以当日当时气血度数，按图索骥，用手一点或是一拍一斫，对方便似中电麻木，不能行动。重的不出一日夜必死，轻的也只保得三两日活命，而所点之处随时变易，又与寻常武家均有一定的要害不同，极难防范。梁栋手到，尹明口中怒骂：“无耻鼠辈!”用手一挡，同时右手刀未及砍下，臂上早被点中，断了气脉，周身一麻便失去知觉，举着个刀，泥塑木雕般呆立当地，干自心急，动转不得。

车卫笑对众人道：“你们看是如何？这厮任怎狡猾，如何能逃得过去？这厮比梁栋先来，用毒镖暗算人也是他起的意，可是逃起来一点也不义气，故意闪开，让我去追梁栋，他却反回来藏在近处，以为我决想不到他会回来，心思倒鬼。却不知三太爷更鬼，什么都想得到。要把谁看上，除他会飞，在三百里方圆以内，连毛都跑不了一根！我把梁栋治倒以后早赶回来，容他藏好，知道我们不走远他不敢逃。这可活该梁栋有了替代。又反回去把梁栋教好，拉了回来。我照例说一句算一句，梁栋要让这厮把他宰了，自是认命。就不这样，他已负伤，要点这断不倒，只我一动手，他

仍是得陪这厮回回老家。可见他这条命得来也非容易呢。”

尹明闻言，知道仇人手黑，万难活命，心更刁毒，不比别人，可以破口大骂求一速死，一得罪更糟，不知要受多少活罪，照例连硬汉也都不容人做。还是自认晦气，口软一点，能免却死前活受便是幸事。想了又想，没奈何只得颤声哀告，先还作万一之想，苦求：“饶命！从此洗心革面，永脱绿林。”车卫只把腰间酒壶解下，咕嘟嘟一口接一口狂饮，也不答理。黑摩勒想往江船上去，见人已擒到，还不处治，心中不耐，又想开口，吃一娘止住。车卫等尹明把话说完，才笑道：“你主意想得倒好。可知我这老怪物已是年老成精，琉璃蛋一样。你稍微放个响屁，便知你是什么东西变的，素来软硬不吃，只看你说的是真是假。你如真个胆小怕死，和梁栋一样，也还有个商量。你分明知道我不能饶你，惟恐不给你好死，才假做脓包，求个痛快。这已是有心欺我，情理难容！再者你以前在山东道上，奸淫杀抢，无恶不作，适才暗放冷箭，尚可说是奉令行事，对于仇敌，本以能下手为强，不用客气，只不该用那下作毒药暗器而已。我先不知道你是谁，依我本心，略微儆戒拉倒。及向梁栋问明你的姓名来历，想不到五年前想寻的人，会在此相遇。漫说你自行投到，便今晚不来，我知道你在哪里，也非寻去不可！在你心想，至多把条命交我就完了，却没算出我这人最讲‘公平情理’四字，也不想想，没投到老贼门下以前，害死了多少人？今日只拿一命相抵，天底下哪有这便宜的事！反正你到阎王那里也饶松不了。与其你死后去受，我们看不见，老以为上天无眼，心里有气，不如叫你稍微受点罪，既可使阎王少着急，还可使你交个朋友，免我老怪物日后想起心烦。这不是现成人情么？哪怕你觉这样死法冤枉，做鬼再寻我呢！现在我们心先痛快，你留一个想头，不是好么？”

尹明性暴心刁，本是口中告饶，心里咬牙咒骂，闻言知道好

说仍是不行，老怪物必用毒手处置自己，反正难免，气往上撞，不由破口大骂起来。黑摩勒听他伤众，连一娘、阿婷也骂在其内，车卫仍不动手。心中愤怒，大喝："你这猪狗！自作自受！车三老太爷为世除害，与别人什么相干？我先把你这厮狗嘴封了！"说罢纵身过去，手向尹明口边一捏，下巴便掉了下来。尹明又疼又急，瞪着一双凶眼怒视众人，似要冒火，只说不出一句话来。车卫将余酒饮完才笑嘻嘻地走过来道："你这厮孽也造够了，今日你就多受一点。凭天理说，你也无什么不值之处。我本想当夜处置，无如他们都想到江船上会小耗子去，没有工夫看这新鲜玩意。想来想去，只有找你姓梁的伙伴把你送到老花婆那里住上些日，由她给你送终。你看如何？"

尹明一听，不知又出什么点子，心中着急，只苦于说不出话来，暗忖：反正是死，只能活到花家把下巴捏好，就中了老怪物黑手无法求生，梁栋卖友求生的仇想来总可报复。正在忍痛胡想，车卫已把梁栋唤至面前，说道："老花婆那里颇有两个会鬼画符的妖道。这厮虽吃你照我所教手法点倒，也许能够活命。今晚的事只他一人知道，你又须送他去，休说救活，一张嘴动手，你就成肉泥了。我哪能放了你，又令你往火坑里跳呢？人身五官四肢，各有一两条主持的经脉，送去以前，我先将他手、足、口、耳四处的主筋毁去，另外再给添点零碎，也够他受的了。"随说随走向尹明面前，二指往舌根底下一点，回手再向喉管捏了一下，往上一托。尹明任他做作，直恨不能咬他一口。先是口张不能合拢，干痛，后觉下巴已然合上，方欲开口咒骂，才知声音已失，用尽气力不吐只字。跟着车卫又向耳根和四肢各点了一两下，末了照背一拍，人便丢刀倒地，好似点穴法已解，只四肢绵软无力，不能转动。先还不知厉害，及至车卫教了梁栋一套说词，过来背他上路，这才觉出不动还不怎样，这一动，周身上下又酸又麻，随着

梁栋走动，奇痛奇痒刺骨攻心。这罪孽真比刀山油锅千刀万剐还要难挨！有心想到中途哀求梁栋抛向江中得个痛快，无如疼得泪汗交流，偏说不出话来，只得任人摆布，背往花家去讫。

蒲红终是年轻，笑问："三太爷，这厮还能活么？"车卫道："这厮全身主要经脉已断其六，休说背着走这一段，便是一张纸挨到身上也痛如刀割，连痛带痒，活受上三个对时，终于痛断心脉，口喷黑血而死。我生平照此处置恶人仅只两次，如非这厮罪恶太多，又曾害过我故人之子，也不会如此刻毒。此时便有仙丹服下去也活不成了。事情已完，你们自见小邢他们去，我酒葫芦尚在坟后，内中酒还不少。我要找地方一醉一倒了。"众人知他怪脾气，好在外贼也害不了他，一同恭礼作别，往邢飞鼠所居大船上赶去。

经此耽延，天已半夜。因有新来助拳的高人，邢飞鼠等正在设宴接风款待。那船一共三只，俱是上下三层的头号大江船，所有老一辈的英雄俱在头一只船上，邢飞鼠和一班同辈朋友分住二、三两船。因是夜里已过，各老辈剑侠习于清静，席设邢飞鼠所居第三船上。那新来的高人名唤湘江老渔袁檀，司空晓星、老少年神医马玄子，还有峨眉派剑仙李镇川等七八人已在来时见过，因嫌人多，没到第三船上去，正在头船闲谈。众人听有生客，便没见邢飞鼠，径上头船。晓星等老辈剑侠多半与一娘相识，黑摩勒随在后面，等双方互叙寒暄、行礼落座之后，正想上前呈剑求教，诸老剑侠已然发觉黑摩勒身畔宝剑是个神物，大为惊奇。晓星首问："此剑何来？"黑摩勒忙把剑摘下，连匣呈上，说了经过。

晓星笑道："此剑本名灵辰剑，是前古仙人所炼神物利器。日间三立还向在座诸位谈起，说他十年前闲游终南，发现深谷之中剑气上冲霄汉，跟踪发掘。彼时剑上有古仙人所留符偈，眼看到手，被它连匣化去。嗣照所飞方向寻找数年，不知下落，以为不是飞往海外或沉入水底，便是中途遇见行家乘机收去，已然断了

念头。又隔一年，忽在金华北山重又发现剑气，二次根寻，居然在一个崖腹水窍之内寻到。想是物各有主，已然拿在手内，又被脱手飞去，只抢得一个剑匣。剑却化成一道长虹，由那崖腹中穿洞飞出。当时持了剑匣，由所穿洞底石穴追出。三立尽管行家，无如此剑威力太大，神妙无方，不到停歇敛光之时人不能近，终于被它飞上崖顶穿透在地，深深钻了下去。三立明知危险异常，心终不舍，料定剑必自行归匣。先回到原发现处将剑匣插好，外用石柱堵塞，以待飞回。又去崖顶守听，下面击石之声已住，犯险入探，才知下面竟有天生石窟，还有泉眼，只无出口，吃那剑给开通一洞，足供出入。剑已穿入崖腹原有井穴之中，其深莫测，便把里面收拾干净，又向朋友要了一道禁符，将剑匣藏处封闭。费尽心思守了数年，渐渐悟出此剑每月朔望或子或午，必在井穴中飞腾击刺，虽然威力神妙，裂石如粉，无如井穴太深，又被它自穿了无数洞穴，错综曲折，陷在里面便觅不到出路，每月朔望犯了性子，在内纵横上下，扎穿锥刺，枉刺穿了不少洞眼，时辰一过，性子犯完，势子便衰，依然还原下落，终脱不出。三立为嫌洞中久居气闷，又在去花家的谷内辟一小洞居住，每月朔望往来守伺。近来又查出那剑误穿旁穴，以斜为直，山石坚厚，更难自拔，下手较易，便在洞眼上面设下长索，连探了两次，俱几乎遇险而出。本拟花家事完，约了我们同往收取，不料你竟无意而得。我为寻一口好剑，物色多年也未得到。三立任用了数年心力，结局却作成你，因是物各有主。但是这类神物持善择主，以后必须善自修持，努力从善，不傲不狂，始能永久保有呢。”

黑摩勒躬身答道：“弟子学力浅薄，怎配有此神物？并且祝三叔为了此剑已费多年心力，弟子无意巧得，怎可据为己有？意欲奉还与祝三叔呢。”马玄子笑道：“这类神物利器非可强求。日间三立已说此剑如此难得到手，恐非他应有之物，只为那里密迩贼

巢，恐为恶人得去为害，不得不守在那里。你是后辈，又有出息，现既为你所得，焉有再取之理？”晓星也道：“还他无须，全仗自己能否善用而已。你屡欲学剑，未遇机缘，我又不愿传授，适才娄长老来，我为你引进，一说便有允意。恰巧你得此剑，岂非命中注定，致有这样巧事么？娄长老现在三船晤一老友，少时便来。”正说之间，面前微风飒然，人影一晃，现出一个矮子，见面便哈哈笑道：“我在三船，听说黑娃来了。我看看，他配当我徒弟不配？”说完，一回首看见黑摩勒，过去一把将手抓住，上下端详了两眼，笑道：“晓星说的黑娃就是你么？”马玄子在旁笑道：“老娄，你偌大年纪，怎还是改不了这一身猴相？老是跳蹦，成什么样子？”

黑摩勒见那矮子身材只比自己高出半头，生得瘦小枯干，塌鼻凸口。一双圆火眼闪闪生光，两臂特长，身又太矮，下垂起来快要挨到地上，一双手掌又长又细，简直真似个活猴。听他进门语气，知道这便是隐居嵩山小天都的剑侠、昔年秦岭三公之一娄公明，不由喜出望外，不俟马玄子话完，赶即跪倒叩头道：“师父在上，弟子黑摩勒拜见。”娄公明也喜道：“黑娃果配做我徒弟。只是一节，我向不喜夺人所好。我适还听说，你新近拜了葛鹰为师。老偷儿虽和我们不是同道，但他为人也还本色，与我又是相识，他看得中才收你为徒，你还没随他几天便跟我走，于理不合。来时我已和他说好，我看你不上就拉倒；如若还可造就，先令你随他学点偷儿本事，三年之后再去嵩山寻我。”

黑摩勒刚得了一口宝剑，恨不能当时学成剑术才称心意，一听随师要在三年之后，心自不愿。但是葛师对己十分期爱，又无当时离去之理，方想三年之期太长，略一沉吟，瞥见晓星在使眼色，娄公明面上似有不快之容，灵机一动，忙答道：“弟子自然应该先随葛老师学习数年，再去嵩山拜求师父教诲。只是这口宝剑今日刚得到手，先以祝三叔曾费数年心力，弟子一旦无意得来，于

心不安。本意奉还，各位师伯叔又说三叔决不肯再要。弟子不会剑术，此剑如此灵异，带在身旁，定启外人觊觎。死活认命，如被左道旁门中得去，岂不可惜？弟子为此发愁，意欲奉与师父收存，等弟子到了嵩山，传授剑术，再行赐还，不知师父意下如何？”

娄公明闻言方转笑容道：“我以为你见异思迁，现在就想随我走呢！原来不是。我一见你，便看出身佩这口剑不是凡物。先以为你幼随令先师和令师叔，也许剑术有点根底，不料竟是祝老三和我说的那口灵辰剑。不错，他为此剑心力费去不少，但照他和我所说口气，因他年岁已长，出家静修，不再与人争斗，此剑要它无用，得到手后，也是留送英年有志之士，自己并不想要。为怕落在坏人手里，所以留守不去，屡收不得，心已渐冷。本和我们商定，花家事完，合力同往发掘，不问到手与否，俱要离此他去，不再守候了。他空守了数年，你却无意得到，可知物各有主，事由数定，还他倒显作假，自是不必。老葛对于剑术虽也略知门径，但是道路不对，不能从他学习。昔年为峨眉、青城两派所灭的各异派旁门余孽，近来又思蠢动。这等珍奇灵异之剑，一个不会剑术的人带在身旁，不特引起他们窃夺之心，弄巧性命难保，所虑不为无见。但是此剑似知择主，老葛和你均极机智。就这二三日内，我传你初步功夫和收剑口决，照此勤习，只要三月工夫，遇上事再多留神，不要骄狂自满，也就不致出错了。”

说时，晓星已把剑抽出匣来。娄公明接到手内一看，宛如一泓清水，冷气侵肌，寒光四射，可鉴毛发，最奇是剑尖上还拖着一段芒尾，长蛇吐信一般伸缩不定，连声夸赞道：“好剑！好剑！这类神物真须积德虔修，始能保持长久，否则此时便得了我的传授，身剑合一，照样也要被人夺去，甚或身败名裂。你这黑娃小小年纪，满脸俱是精灵，聪明过于外露，偏会得到这旷世奇珍。如若不自警惕，从宽厚处存心接物，将来是福是祸正难说呢！”

黑摩勒闻言，不禁凛然生了畏心，恭答："弟子谨遵师命，此后必定力改前非，不敢胡来。"晓星携带黑摩勒多年，从小便看他长大，也因嫌他年小心志大，行事任性，锋芒过于外露。自己既爱他禀赋才力，又受乃师坐化以前重托，偏是素常亲切太甚，形迹脱略已惯，如在自己门下，不羁之马定难约束就范，所以一任力请哀求，不肯传他剑术，一心为他另觅严师。先因葛鹰对他看中，知道此老平日看似随便，法规至严，徒弟最是难当。意欲借此磨练，就便也可学习此老独门气功，为异日学剑之基。刚迫令拜师不久，不想机缘凑巧，得此奇珍异宝，同时，娄公明近年已声言不出山的人，也被马玄子强约了来，一见便将他看上。初意还恐黑摩勒心急，如欲舍了葛鹰往随公明，一言不合，只说出口便致两误。及听答话得体，尤其可嘉。向来心狂气傲，从没向人认过错的，居然深知戒惧，自称前非，诚中形外，一点不似作伪讨好，故作谦辞。料是福至心灵，改了脾气，好生欢喜，便对公明道："如论此子，秉赋聪明无不高人一等。只为幼遭孤露，身世可怜，他师父格外爱怜，才致养成一身傲气，性情又带偏激，必须多加磨砺始得成材。我素来懒散，又常在外游荡，随我磨练还可，造就直谈不到。惟恐误他前途，对不起老朋友。现得老葛与娄兄为师，少却好些心事。尤难得是此子天性尚厚，明知随了你去，有此好剑，不消两年便可学成剑术，他却感激老葛恩义，并不见异思迁。有老葛扎下根基，娄兄再传以心法，何患无成呢？"娄公明道："我素重信义，如若忘本，多好资质我也不要了。"黑摩勒闻言方自惊幸，船头上又有人怪笑道："老娄，徒弟收成了么？这黑小鬼太坏！他不要时，我也不想要了。"

黑摩勒一听，正是师父七指神偷葛鹰。迎出一看，同来还有一个年约五十的老者，身材特别高大，竟比葛鹰还要高出两头，自己站在当地，只齐他的膝部，料是老辈中有名的长人湘江老渔袁

檀，连忙跪倒行礼。袁檀含笑拉起，问了问名姓。葛鹰连理也不理，便同往舱中走进。黑摩勒知道葛鹰脾气，等众相见落座，笑嘻嘻凑近身旁，叫了一声“师父”。葛鹰见他又和往时一样亲热，把怪眼一翻道：“小猴儿，人家不要你，又找我来了吧?”马玄子道：“这个不要冤屈了他，他还想跟你学上三年偷儿，才到嵩山去呢!”晓星随把前事一说，葛鹰便没有言语。

因天已不早，明日便去北山赴会，祖存周随引黑摩勒去至二、三两船拜见各位老前辈和各路人物。头船后舱原没有女客住处，一娘母女和诸老谈过一阵，邢飞鼠得信赶来拜见，便和晓星陪往后舱安置。一娘见后舱客室共有两间，女客只一十五岁的少女在内，见人起身为礼。晓星给双方引见，说是丐仙吕瑄十五年前收养的义女，原是人家弃婴，丐仙终年云游，不便携带，收留的地方恰在湖南桃源绿萝山畔，第二日便送去附近仙锐石渔仙寺隐居的女侠闻一声那里，托其代为抚养。令从己姓，取名吕不弃，十二三岁便在江湖上行道。因她和乃师一样行踪飘忽，来去如电，不可捉摸，穷凶极恶之徒只被她访查出了实迹，往往正在和人谈笑，趾高气扬，晃眼工夫便身首异处，刺客连个影子都见不到；人又生得长身玉立、美秀出尘，平日独往独行，难得与人亲近接谈，只管性情高洁，落落无俦，偏生着一副笑脸，面上常带喜容，人都称她为小龙女闪电儿，共只三两年工夫，便名满江湖。这次因随师父往湖北黄冈访看老侠莫全，闻说金华北山之会有丐仙在内，前来省亲，就便凑个热闹。因是素喜静坐，用功甚勤，不愿人前出面，自请住在头船后舱，除早晚两餐前出向诸老辈讨教外，不轻走出，连随丐仙同来的那些丐徒世兄弟，俱只到时匆匆见了一面，不曾再晤。

一娘见她生得秀外慧中、英芒内蕴，比起阿婷只有刚柔冷温之分，资质不在以下，好生欢喜，拉着手夸赞了几句。猛想起来

了半天还未见着丐仙，便问："令尊何往，为何未见？"吕不弃答道："家父同了一些世兄弟本另有住处，不在船上。本是常来头船与诸位老前辈聚谈，只为昨日司空叔引来江家世弟，索取家父昔年代人借去的一件前古异兽玄牦皮所制的衣服，此衣家父现寄存在另一好友所居山洞之中。本就算定此时归还原主，正欲往取，同时又算出敌人新近约到两个能手，而家师也恰在那友人家中，正是一举三得。本是独往，不知何人泄机，江世弟竟访问出自身来历姓名，行前向家师哭诉，必欲随往拜见。司空叔和诸老前辈因江世弟已知真情，自然多得些照应的好，也在旁劝说。家师无法，只得带他去了。"

一娘闻言，想起前事大为感叹，便问晓星："昨闻主公尚有一女，奉母江乡，就在近处居住，日内可能相见么？"晓星道："大妹不说我还要说呢。明日事完，大妹踪迹已泄，虽不似朱氏母子三人有强敌窥伺，隐伏危机，日后也难免于多事。现在她母女寄住在我一个好友家内。此友敬重世族，她母女又深居简出，外人决想不到。并还有一朋友，常年守在一旁，暗中照护。我和陶元曜兄也常来常往，定可无虑。大妹明日报仇之后，可对众声言投往云南云龙山去，暗中却由我接引，与她母女一起隐居，静俟时至，助她母子姊弟三人同寻老贼报仇，了却前人心愿，岂不是好？"一娘道："来时我早有此意，因此地人多，适才在座诸老虽非外人，终恐无心泄露，所以未说。既然这样，再好没有。"说罢，晓星、邢飞鼠相继辞出。阿婷和吕不弃惺惺相惜，自是一见倾心，甚为投机。当夜各自安歇。

第一八回

啸侣命俦　众佳侠山中赴会
奇能绝技　诸异丐台上施威

花家赴会原定次日午后。次早，众人分途起身，往金华北山进发。

邢飞鼠本名邢福，原是嘉兴富农，因自幼爱武，生性好施，最喜周济乞丐。到了十四岁上忽得奇疾，骨瘦如柴，不食不饮。邢家两房只此独子，自是愁急。百计求医，全查不出病源来，眼看快死。正在举室号哭，呼天求神之际，忽一老年化子登门自荐，说："小孩前生孽重，不合投到你们这等富家。幸他还有善根，才得遇我。命虽可以救活，但须随我云游，当上十年乞丐才可减消前孽。"邢家人先当化子胡说，嗣见人将断气，束手无策，化子又只在门外高声絮聒不去，心想：反正绝望，死马当作活马医，也许有个指望，便叫进去治。那化子先给小孩前心后背抚按了一阵，又取了些草药煎汤灌服下去，不到一个时辰便自救转，吐了些许浓痰，索要饮食。邢氏全家自把化子尊如上宾，立命人置办新衣，安排食宿。化子却一概不取，只说："我是为人不是为钱。钱财衣物这些东西一概不要，只你们说了的话要算数才好，否则于我无关，他再犯这病，我如不在就难活了。我事甚忙，本应现在带走，但此

时小孩刚好就随我走，照人情说你们必不放心，且留家静养，不要给他吃荤的，我隔三个月再来领他好了。”说罢便自走去。邢家人坚留不住，追出已无踪影，知是异人解救。

小孩身子数日便自复原，反倒较前强健。三月之期一晃便到，父母家人自是不舍，等老丐到来再四求说，并许了不少好处。老丐笑道：“我知你们不舍得，但这是他命中注定，没法挽回。我不勉强你们，只到时不要后悔。”说罢便要走去。邢父较有识见，看出老丐决非常人，见他要走不由着了急，强行跪求留住。和家人商议，又求老丐休将儿子带远，只在当地为丐，情愿多出钱财供养，施舍贫穷。老丐道：“那也无须。行善只可暗做。你虽富家，并无势力，名声闹出去反倒惹事。念你父子情重，我除带此子各地见识学点本事外，平日只叫他在杭州西湖为丐，每年三月必在当地，可使你父子常得相见。但要依我的话，去时不许给他衣食财物。”邢父无奈，只得应诺，强留老丐在家中住了数日。行时，老丐仍是分文不取，只带邢福走去。由此邢福随师隐迹风尘，学了一身惊人本领。与父母家人也常时相见。因他轻功特好，都称他为邢飞鼠。等十年为丐期满，奉师命回家终养，家中生活反倒不惯。但他为人甚孝，一步也不离开。这年父母相继逝世，理完丧葬，服满之后，将家财托妥人掌管，以备日后可以常时济人之用。自己仍去隐身乞丐当中，也不常向人乞讨，专在暗中济困扶危，用的多是家财，侠丐之名遍于江南。这次和广帮恶丐结仇，因平日交游众多，风声传出，纷纷前来相助。

邢飞鼠因敌党颇有能者，心中盼望能请来的几位老辈，差不多到齐，并还代约了几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前来。对于仇敌，已足可以应付。这些江湖朋友，虽也不乏武功高强之士，真好的少，只能略助声威，显得人多。像花家那等局面，真要出阵，多一半不是人家对手，一个不知轻重强行出头，自讨苦吃，还给主人丢脸

添烦。又当太平年间，容易招摇，许多不妥。无奈自己爱友如命，有的交情深厚，有的慕名想借此结交，十九盛意殷殷，真有从数千里外赶了前来，如何好意思谢绝？只得一面请托有交情名望的好友代作主人，优礼接待，将来人分成几起：有的当作过往游客，分住旅店；有的寄居在远近可靠朋友家中。并托人以婉言相告，说他在上天竺隐身乞丐多年，全省官民俱知名姓，形迹稍一不慎，便要惊骇世俗听闻。起初没想到各方友好如此厚爱，只备了三条大船供客下榻，不料朋友越来越多，如今三船均已住满，后来的朋友只好另找地方安置。这三船中来客，又有好几位远道赶来的老前辈，身为主人，又是后辈，不比平等朋友，每日必须陪侍。为避官方和世俗人耳目，不便常在外面出头行动，因此不能与诸位日常聚首盘桓，多有失礼，请加原谅。

邢飞鼠名头高大，虽然隐迹风尘，本是富家，仗着资产付托得人，商、农两方均年有进益，平日挥金如土，肝胆论交，无论亲疏，有求必应。这一打招呼，和他有交情的自不必说，便那慕名结纳、千里来投的，也多知道：三船上住的不是剑仙一流，也是成名人物和本领高强之士，不能不格外周旋。一面又恐招摇，实有许多难处。况另托有专人款待，不能怪他失礼，多无什么话说。邢飞鼠一面托人如言行事，终觉朋友好意远来相助，事前不稍款待，到底说不过去，虽不得往各处问候，每遇新来的江湖朋友，当晚必要备上一席接风，自去陪客道谢，交代几句过场，再托友人照料。约定到日花家聚会，不再相见，方始别去。

头夜人来越多，又有一位是辗转请来的老前辈，必须安置船上，这客便是黑摩勒新拜的师父、关中剑侠、近隐嵩山的娄公明，酒量甚豪，一席欢宴竟耗了好些时候。中间忽听手下人报："新来了两位远客，一个叫樊于敬，名字甚生，自称只和主人见过一面，自知本领不济，此来不为助拳，是看热闹；另一人姓简，貌相猥

琐，和樊同乡至好，走路直喘，更不是个会家，说话尤其丑得讨厌，口口声声说：‘在云南便听人说杭州有个化子头，是个怪人，会强讨钱，比别的化子要加多少倍。讨了钱来自己不用，而交大爷去散别的化子，沽名钓誉，想看看是什样子。’并说他‘是秀才出身，化子头不能向读书人端架子，怎我们来找他，他却不见？胆子不小！’”邢飞鼠几处接客的地方极为隐秘，来人多不知主人所在之处。外客多是先到杭州上天竺打听，那里有人接引，先挂了号，用一枚制钱作临时符记，行到金华，各往来要道均有徒党守候，看见来人用大中二指捏着符记，这才请教姓名来历，一面引向客馆，另有专人向前飞报。周密已极，外人决找不到门。独这两人突然投到，前半截话又颇在行，不能不认。已然请进，不便再拒。邢飞鼠又有“不问来人深浅，一体领情接待”的话，只好虚与周旋。他偏非见主人不可。那代作主人的，名叫乌云豹子崔华，也是个成名人物，颇有涵养，心想：也许来人和主人旧交，所说不实，便着人来送信，问：“有交情没有？”

邢飞鼠正陪上客离不开身，又想崔华见多识广，不会看错，这必是两个不相干的人闻名来投，想了想，便令回告：“正有事他出，有暇即往相见。来者是客，不问如何不可开罪。”因是离席出问，也未向席间诸人谈说。人去以后，觉这两人形迹可疑，果如所料是个江湖无赖，自己威名在外，哪有这大胆子？如是高人故意取笑，崔华老眼无花，人甚精细，怎会看不出来？尤怪是来人未向上天竺挂号，无人指点接引，又无相熟朋友，万里远来，一找便到，诸多可疑。本定来客必见一面，明早便是会期，更无余暇，何苦教人挑眼？打算席散往见。恰值一娘母女和众小侠到来，相见周旋了一阵，天已夜深，心想明日便是会期，这些远近助场的朋友多半早已安睡，以备养好精神明日上场。客馆人家，突然前往，势必连别位客人一齐惊动，又不是有什么要事，樊、简二人从未

听说，弄巧慕名前来，以前并未见过。崔华老眼无花，见多识广，既说像是江湖油子无赖，料不至于看错。自己这面有名头渊源的人物已到得差不多，来人素无交情，即使是个有来历的，已然派有专人接待、婉说苦衷，日后相见也有话挽转。想了想便自丢开，上床安歇。

次早起床，邢飞鼠宴请三船老少诸人，忙着饭后分途起身，各宾馆中来客已另托人致意招呼，无庸亲往，径把昨晚的事忘了个干净。头晚商定：各宾馆中人，各自结伴，装着游人同往北山花村谷口聚齐。俟人全到，再由邢飞鼠自递名帖拜山，由花家派出苗氏弟兄和金眼神猸查洪引往村中广场看台上入席，开始讲理。三船上人，除头船诸老或精剑术或是脚程忒快的后起身外，只一娘、阿婷母女因有报复前仇之举，与吕不弃、祝三立、娄公明一行五人另由谷中秘径老早暗入花村潜伏，暂不出面，俟机而作。其余众少年男女都忙着先走，也早结伴起身。邢飞鼠因要准算时候，不早不晚，恰在人齐之前赶到，又因自是主体，必须经由头层山口公然走入，行时并未和所约老少侠士一起，只带了四个徒党和当初原肇事的丐头一同起身。刚走到路上，便遇崔华着人来报，说：“昨晚因见新来的樊、简二怪客，形迹言谈诸多可疑，表面忍气，谦恭礼待，暗中着人监防守探。适见宴客时，往他卧室延请入座，门窗户壁毫无痕迹，只二人不知去向。最奇是他那房外一直有人守候，到前还听二人在内说着主人名字尽情嘲笑。语声才住，等唤门不开推将进去，人已不见。那多眼亮的人，竟不知怎么走的，追出查看也查不出丝毫形影。我奔走江湖多年，竟会把人看走了眼。事后回忆，二人所说只管挖苦，细详语气，必有所为而来。尚幸昨晚只正主人未来接见，余者尚无开罪之处。照此行径，如非不辞而走，也许自往花家。我因要陪客起身，故此命人迎来送信，详述二人口音貌相。此去如若相遇，务要卑辞致歉，不可因了昨

晚的话怠慢。”邢飞鼠闻言，暗忖：这样高人，同船诸老万无不知来历之理！不合昨晚一时疏忽，明已觉出来人行径可疑，因有崔华先入之言，误认来人无关轻重，未向诸老打听，致将异人简慢。心中后悔，便留了心。

花家偏居金华北山后面，外面山高崖峻，内里却隐藏着一条幽谷、大片盆地，为全山最隐避之地。另有一条出入路径，除却当地山民，或是游山迷路误入其中，外人足迹绝少走到。邢飞鼠知道山口内外居民十九是花家佃户徒党，近以会期将到，村中又连发生了几次事故，戒备越严。由山口外直达谷中老巢，沿途设有许多望楼，白日用旗、晚用红灯传递信号。外人只一入山，立接传报准备应敌。昨晚命人来探尚是如此，今当正日，防守必更周密。及至走进山口一看，并无一人盘诘问讯，四顾各处山田菜圃，只有三数老弱妇女，同些农家小儿女，在阳光底下挑菜、驰逐为戏，壮丁一个未见，迥与昨晚接报不符。再前里许，到一危崖之下。那地方本是入村必经的要路，危崖高耸，最是形胜，登高下视，全景在目，敌人无论经由何方，均难逃眼底。照理必定有人在上守望，却也不见人影。随行徒弟喊了两声，不见回应，走向对面高坡一看：上面果有望楼，只是无人，好生奇怪。一看日影已将近午，快到与众约聚之时，对方既无人接，少却许多过节闲话也好，便把脚步加快，朝前赶去。

眼看相隔谷口不足二里，行即到达。正走之间，忽见前面石上坐着两个身材瘦小的外方人，好似游山走倦，在彼歇脚谈天，因是背影，看不真切。邢飞鼠在江湖上多年，心细如发，暗忖：今日花家如此盛会，她又系土著，身家在此，太平之世，无论如何也须避点声气，事前山口必定安排妥人守候，就不明面，也应暗中把守埋伏，以防有外人无心误入时好设法阻挡，免被闯见。适见沿途山口和望楼俱都空无一人，已是奇怪，这两外路人怎会到

这向来游踪不至的山僻所在？忙使眼色，令从人缓步，打算赶将过去窥探，是否真的无心来此，还是有为而来，什么路数？行离二人约只两丈左右，刚刚警觉二人所穿破旧衣服，与适才来人所报昨晚二怪客相似，貌相虽断不准，人却也是瘦小。心方一动，那两人忽然站起，隐闻一个说："是时候了。到时你只对付那一个，别的都有人。"听到尾句，越觉有异，忙往前急走。那二人身形一闪，已踅入路侧树林以内。

邢飞鼠益发十料八九，脱口忙喊："二位兄台留步！容我拜见。"跟着纵身赶去，脚才点地，便听林内破空之声，日光之下，只见一溜银色光华刺空直上，只闪得一闪，也未看出飞向何方，便没了踪影。心想：两位异人只飞走了一位，林内还有一人。内里背临危崖，高逾百丈，无可攀援，又是死地，即未一同飞走，必然在内。追纵进去一看，休说是人，地上连个脚印都未找见。地不过亩，别无出路，竟走得如此神速隐秘！人未见着，到底是敌是友，仍难十分拿准。看这行径，分明剑仙一流，不在丐仙、娄、李、马、寇诸老以下。两次疏忽，失之交臂，好生悔惜。时已不早，没奈何只得率领同行徒党往前飞驰。等到谷口，自己这面的人十停才到四停。回顾后面，还有不少赶来的，俱说沿途未遇一人，谷口也是无人守候，众人很觉不解。因大家都把时辰算准，到未片刻，人也陆续到齐。对方既无人出迎，已到门前，照江湖规矩，只许对方失礼，自己得讲过节，不便直冲进去。尤其敌人昨晚仍是戒备森严，一夜工夫变成这样，到处静悄悄的，如无其事，虚实令人莫测，越发不敢大意。正议选出一位本领高强胆智过人的朋友入内投帖，遥望谷中，拐角上闪出两人，看神气本由里面跑来，一见谷口有人，故作安详，缓步徐行而出。邢飞鼠料是花四姑命人出迎，令众停步相候。

一会，那两人走离众人约有两丈远近，站住将手一拱说道：

“诸位可是杭州上天竺来的么？邢团主可在其内？”邢飞鼠本心是想发作，挖苦几句，继一想：强敌当前，今日之事关系自身成败和许多老前辈、至交好友的威名，以及全省苦朋友的生路荣辱，不是单凭口舌上占点便宜便可争胜，话到口边，又复忍住，也把手一拱，走向前去答应：“在下上天竺邢飞鼠，为应主人约请，与广帮团头讲理而来，因是初到宝山不知路径，一时无门可入，正想命人入内打听，二位有何见教？”年轻的一个答道：“在下苗秀，这是家兄苗成，主人花四阿婆便是家母。自从下帖以后，准知道邢朋友光明磊落，敢作敢当，决无不来之理。原定未刻光临，如今天方过午，想不到邢朋友同了诸位高朋贵友先期驾到。这原是小事一桩，只邢朋友和蔡老先生双方约出人来一对面，三言两语便可了断，用不着大惊小怪，所以前面山口不曾命人守候，愚兄弟又是过午才出迎候，致劳诸位人等，真对不过了……”话未说完，隐闻谷口危崖上面有人“嗤嗤”冷笑了两声。

苗秀料定崖上伏有敌人，不由有气，方想发话，邢飞鼠已先答道：“在下也知时候还早，只有好几位老前辈闻说此番盛会，特意赶来观光，又非一路同来，惟恐走在头里，疏于接候；又听说主人这里，各路英雄约请了许多，匆促之间，未暇一一请教，故此早到片刻。好在迟早无关，适才本拟打听清楚地方再命人登门投帖，多蒙二位出迎，就烦把贱名帖带了进去，转告令堂四阿婆，说在下同了诸位老少英雄拜山求见，如何？”

苗秀因有崖上笑声，误认着邢飞鼠所使，心中老大不快，故意答道：“这倒用不着如此多礼。舍下地窄房小，也容不下许多高朋贵友。现在门外草地上，搭有客座讲台。广、浙两帮朋友，一东一西，愚兄弟前面引路，到了台上，径自入座，到时家母同了几位出头评理的老前辈自会出来。听说阁下交遍东南，上自剑仙侠士，下至狗偷鼠窃，多有来往，品类不齐。阁下又是家财万贯，

挥金如土，高一等有交情的人物自不必说了，那些明知自己见不得人，为了报答阁下大恩起见，保不玩点花巧，向阁下讨好。阁下所约请的高朋友，是否尽在于此？全数光明正大，由此走进。如是另有一批，舍却人行大道不走，却是爬高纵低，鬼头鬼脑，学那小贼行径，也请知会他们一声：敝村人多粗鲁，管是人是鬼，即随阁下同来，便是客礼。最好光明正大走进，免得误当小贼，有伤和气。”

邢飞鼠见对方出口伤人，太已狂妄，不禁气往上撞，冷笑一声待要还敬，忽听崖上有一云、贵口音的人骂道：“不要脸的杂种，少放狗屁！老太爷为听人说，老乞婆约了两帮化子打架，觉得好玩来看热闹。见老乞婆昨晚还在惊惊惶惶，只为后半夜添了两个当年没被峨眉三英杀完的华山余孽，便做张做智，装模作样，把十几处狗堆子撤去；请了人来，山口连个引路的都没有。自家无礼，还卖大方，太不要脸！看着肉麻好笑。我自不爱走你这条叫花路，与姓邢的素昧平生，有什么相干？你自鬼心眼太多，人家既应约登门，怎么进来都是一样。除非像我这样，走到这里，嫌下面太脏跨了高步，或是嫌走路费事飞了进去倒许有之。但到化子窠里，仍要和这些妖孽对面，藏躲则甚，谁还怕你不成？”

苗氏兄弟闻言，越发忿火中烧，不等说完，便喝：“老贼叫什么名字？快滚下来！随我到里面见个高下。”那人仍说他的，说完，苗秀二次怒骂叫阵。那人又哈哈大笑道：“这条路老乞婆常走，她身上养活多年的虱子，嫌她年老血枯不中吃，溜下来盘踞在下面的想必不少，我怕沾上。你嫌我话不受听，不会上来么？”苗氏弟兄明听对头就在头上笑骂，无如谷口一带崖壁削立，满布苔藓，上下相隔甚高，纵是纵不上去，又无法攀援；再查对头行径口气，决非好相识，便上去决讨不了好。苗成比较年长，干自生气，心中还存顾忌；苗秀素来恃势骄横，如何肯听这个？忍不住怒骂道：

“大胆鼠辈，休要发狂！小太爷现要陪客入内，无此功夫与鼠贼缠夹。如有胆子，可在里面等我。”那人道：“老人家我不来，你想见还见不了。既然高兴来了，想我不光降还办不到呢！如非见你这样小贼羔子不值计较，你早没命了。”说罢，一声龙吟般的长啸起自崖上，晃眼由近而远，听到尾声，已到村里。

苗氏弟兄才知剑侠一流，心虽一惊，仍恃村中约来高人甚多，无足为虑，表面仍装不介意神气，举手让客入内。邢飞鼠道：“二位可曾听明，崖上这位老人家与我不是一路吧？在下虽还有几位朋友尚在后面。来者是客，朋友流品虽杂，自信尚无冒充光棍、目中无人、胆小怕死、鬼头鬼脑的鼠辈，二位只管放心就是。”苗氏弟兄明听出邢飞鼠发话还敬，无奈自己上来没分清楚，让人家平白笑骂了一个够，一点还不出真章。人已远去，再要还口咒骂，更要被人讥笑；同时又见对面众人纷纷礼让，走出几个老者。内有两人，正是前晚在村中杀人放火，用罡气震伤花四姑，大闹之后，从容走去的老少年神医马玄子和七指神偷葛鹰。知这两老鬼本领既高，手头又辣，说话更是挖苦，直不容人喘气，再不见机收口，更要取辱，强忍愤怒答道：“愚弟兄误把鼠辈认着同来朋友，阁下休得过意。反正少时都有个交代，愚兄弟引路先行，请就走吧。”话刚说完，瞥见葛鹰一个“哈哈”，恐他接口说出不好听的话来，不俟邢飞鼠答言，便回身向前急走。真是来时猖狂，去时狼狈，引得黑摩勒等小侠哈哈大笑，齐喊：“小大人慢走！我们初来还认不得路呢。”

葛鹰道：“小鬼，要他回来，容易。”随说，便要伸手。寇公遐伸手拦道：“你这大年纪也爱多事。好歹他是主人，这类无知之辈，拿他取笑有什意思？”葛鹰缩回手来答道：“寇老头少说！一个臭烂老乞婆，谁和她论什主礼客礼！他们一窠子狗男女，仗着求爷爷告奶奶，请了几个妖僧贼道，便要张牙舞爪，兴风作怪。这

类东西，除去一个是一个，哪能按人理相待？你也太把自己看低了。”寇公遐道：“老偷儿不要说了，你比他们也强不多少。”葛鹰把两只怪眼一翻，怒嚷道：“寇老儿，你怎拿狗男女和我老葛来比？这句话欺人太甚！少时完了事再和你说，谁要溜走，谁不是东西！”寇公遐笑道：“我才不和你一般见识呢！”葛鹰怒道：“那个不行！如不还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有完。”马玄子道：“你两个大哥莫说二哥，两下差不多。只一见面就没好话，还没和人招呼，自己先打嘴架，也不怕这些后辈耻笑？”

祝三立恰从后面赶来，闻言插口道：“大家都不要说了。老葛自己偷偷摸摸，才收了一个徒弟，便学会做贼。昨天好心留他在崖洞里歇一会，竟把我的一口好宝剑也偷了去。常言‘近墨者黑’，你们和他多说话，留神也染上一身贼气，做人不得。我们好歹是客，不管我们如何，小邢得按江湖上过节行事。你看老葛，吃老寇说了两句，气得直翻白眼，再说两句，一受不住，就许把两根小苗信手拔掉来出这口怒气，叫小邢为难，落个倚势欺人、不通情理，这是何苦？”葛鹰啐道：“祝老儿，亏你好意思！自己为了那口剑，费了好几年工夫，受了无穷的罪，用尽心思，只干看住，却被我这孽徒走到那里，不消半日，容容易易，连剑带匣唾手而取，还要说嘴。休看我那孽徒人小，却极大方，你要真舍不得，立时我便叫他奉还如何？”

黑摩勒见祝三立来，本要上前交代称谢，因见二老斗口取笑，不便插嘴，已将剑摘下捧在手里，随行相待。及听师父这等说法，忙抢前一步，捧剑说道：“此剑小侄昨日无心发现，当时不知底细，几为所伤。到手以后，才寻想出三叔数年崖居便为此剑，曾费去不少心力。本意奉还，后听司空叔说三叔并不须此剑，因在数年前发现剑气，惟恐误落恶人之手，跟踪寻来，便得到手也留赠有缘，命小侄不必奉还。小侄久欲学剑。只苦于神物利器难得，幸

叨三叔福庇，无心巧获。三叔提携后辈素来热心，又和司空叔至交，爱屋及乌，给别人也是一样。现剑在此，就请成全小侄了吧。”

祝三立点头，笑对葛鹰道：“你听你徒弟，就比你高明多了，实实在在，一点做作没有。适在路上，马玄兄已先和我说过，我因神物狡狯，百计难得，花村会后又须长行，不愿再留，昨日命他在洞稍歇，便为见他资禀过人，欲使一试，看有这样福没有。因此剑近来时常飞腾变化，并不似以前在每月朔望，还有一定日时。如知底细有了成见，反而有害。好在此子聪明机智，必能相机下手，面上又是喜气直透华盖，毫无晦容，即便无缘，也不愁受伤，所以不曾明说。他如不得，今日事完，再约诸位精于此道的老友同往设法收取。照他所历情景，分明此剑应为他有。神物通灵，竟能择主，实是可喜之事，我有什么舍不得处？我一句戏言，你这老偷儿便以小人之心相度，惟恐我要索回此剑，用话僵我。令徒如也和你一样心思，故意将剑交还，非但俗气，对于长者行诈，得了便宜卖乖，也就不配做剑主人了。小黑儿你自将去，此剑关系你将来成败不小，从此进德修业，不可骄妄自大使它得而复失，致负诸师长和我数年来的心力。”黑摩勒敬谨拜谢。葛鹰笑道：“想不到这口剑会落到小鬼手里。”祝三立笑道：“老偷儿不要喜欢。他得一口好剑，你却丢了一个好徒弟呢。”

苗氏弟兄就在前面丈许远近，众人在后嘲骂谈笑，全听了个逼真。知道葛鹰素极强横，说到便做，什么江湖过节礼数，一概不讲，稍微惹翻，便有性命之忧。心中空自咒骂：少时便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口却不敢则声。自己出来迎接客人，却不敢与来人并肩同行答话，明知丢人，无可奈何，心恨不能早到，敌人偏是慢吞吞的，其势又不便真个先跑进去。现时自己这面约来的人均在场上，虽说同党，到底外来，江湖上人的眼睛何等厉害，狼狈行径定被看破，岂不丢人？心想：等过前面拐角，快入广场，再

把脚步放慢，临到再回身交代几句，好歹遮住羞脸。方自盘算，前面丈许便是拐角，一转过去，便望见前面广场台上的人，笑语之声已可听到。估量必有好些人注视谷口这面，刚把脚步一慢。哪知葛鹰比谁都鬼，早看出苗氏弟兄胆小怯敌，恐后面人不讲情理给他难堪，又要顾全面子，有心拿他取笑，故意高声对众说道：“我们贵客驾到，老贼婆不亲自出来远接高迎，我已有气。真由我们进去也罢，偏打发这两个人事不知的野蛮小杂种出来装腔。她既没拿客礼待我们，有什么客气？老贼婆是个绝户，反正杂种，给她拔了根吧。”说罢，扬手就一劈空掌。

苗氏弟兄不知敌人有意吓他取笑，并不真要伤他，一听出话音不对，准知葛鹰心手黑，说得出做得到，暗道“要糟”。脚刚往前一紧，耳听身后极劲急的劈空之声，苗秀更似有重物快要击到，背上已有了感觉，不禁大吃一惊，吓得慌不迭双双朝前纵去。等纵出两丈远近，到了拐角那边，忽听身后磔磔怪笑道：“小杂种儿不要害怕，我老头子逗你玩的。”

苗氏弟兄闻言才知上当，一看前面谷口外广场上已有多人面对来路观望，敌人嗓音甚高，必被看出，当时愧忿交加，却又不敢较真还骂，回顾敌人还在两三丈以外，再迎面回去不是事，前行又与所迎敌人相隔太远，正在惶愧为难，忽见对面飞也似跑来一人，一看正是金眼神猾查洪，当时心中一定，忙即就势迎上说道：“邢朋友领同多人拜山来了。”查洪低喝道：“我晓得。你娘昨晚不该听信和尚道士的话，装模作样。你快对她说，赶紧到台上来，不可自大，敌人方面着实有不少高手呢。我迎客去。”

苗氏弟兄出时，满拟今日之事必占上风，出来连遭挫辱，心中恨极，还想等翻脸动手时，和义母花四姑说，把来人全数杀死，一个不留，以泄忿恨。及听查洪这等说法，好生惊疑，后面敌人行近，查洪已代自己迎上前去，匆匆不及细问，且喜免却好些难

堪，立即装着有事入报，入谷便往家飞跑。走过广场时，见正面主台和东面看台上，除了几个首要的人物尚还未出，人已将要坐满，西看台浙帮这面，只有一人，靠在台柱打瞌睡，坐处在正面主台和西看台之间，因那人穿得破旧，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神态寒酸，又未佩有本村符记，料知邢飞鼠手下丐党，只不知怎会先混进来。

弟兄二人一肚子气愤，边想边往里跑，也没怎在意。跑到家中一看，女铁丐花四姑眉头微皱，似有什么不快意事发生，迥非适才兴高采烈情景。广帮首领蔡乌龟已离座外出，只吕宪明、郭云璞等七八个首要人物和天亮前到达的那两位靠山，连同手下徒弟，共有十三四人，由花四姑陪着，尚在听信，未曾出去，正在谈笑。苗秀因觉查洪素讲究以真实本领取胜，最厌恶这些和尚道士，所说未必可信，当着外人，不便自挫锐气。进门时先扯苗成腿一下，叫他不要照说。刚和众人行礼，待要开口，花四姑已先问道："秀儿，邢飞鼠来了么?"苗秀答说："我二人还未接出，邢飞鼠已同了一大帮人在谷口外面等候，再如无人出去，便要派人登门投帖了。"花四姑闻言看了吕、郭二妖道一眼，随问："你二人在谷口引接邢飞鼠，可遇见什事么?"

苗氏弟兄闻言心中一动，料有原因，只得照实答道："我弟兄二人在谷口正和邢飞鼠说话，忽听崖上有人冷笑。先当是敌人党羽，心想：阿娘此次给双方评理，虽然明帮蔡老前辈和他为敌，但并没有叫明，在未交手以前，他们此来是客，得按江湖上过节礼数光明走进，不该鬼头鬼脑、暗伏隐处笑人，一时气愤，挖苦了几句，不想崖上那人明是帮助邢飞鼠来的行径，却说与敌人素昧平生，只为无心路过，闻说两家讲理之事，来看热闹，因嫌谷中路不干净，走高了脚，反将我二人辱骂了好几句。我二人气忿不过，叫他下来较量。他也不下来，说了几句便宜话，定规在村中

见面，只鬼叫一声，便不答话了。适才经过外面看台，西看台上，只有一个像是敌人徒弟的穷汉，靠着台柱瞌睡，此外并没见有什么出色的人，也许还未进来，或是隐藏别处捣鬼都不一定。邢飞鼠等一干敌人已由查老太公迎出，命我二人入报，请阿娘和诸位禅师、真人早点出去，都快到了。”

郭云璞便问：“崖顶那人，你二人想必未见他形貌，他走时可是一声长笑，人便飞出老远的么？”苗成刚答说：“正是。”花四姑倏地面现怒容，朝二人啐了一口，说道：“无用的废物！我常和你们说，外间异人甚多，尤其这次，对手一面有吕瑄、马玄子、司空晓星和老偷儿等人在内，他们手眼甚宽，什么人都能约到，什么事都做得出，更是丝毫大意不得。行时还和你们说：今日我们虽承诸位禅师、真人大力相助，表面装出大方，无什偏向，暗中却须格外小心在意，一不可招人轻看，二不可随便说话，生出别的枝节。你二人见了敌人，如会说话，怎会使那瘟神冷笑？崖上那人姓简名洁，无缘无故决不会强行出头，管人闲账。这厮从不说谎，‘无心经过，来看热闹’的话不假。必是你二人年轻无知狂妄，将他招恼，本来不致出手的，平白为你几句话，受人讥嘲丢人不算，还多出一个强敌。虽说我们有诸位神僧、真人、各路英雄相助，不致挫败，不也费事么？这厮出了名的缠夹精，只一寻上谁，便没完没了。尤其是这厮不但精通飞剑，并擅隐形飞遁，来去无踪，极难伤他，他却可在暗中随时寻你晦气。我听人报，人已进村，现在理他不好，不理他也不好，好些为难。都是你两个冤家惹的麻烦，还不快滚到前面去！”

二人挨了一顿骂，知花四姑性刚气暴，不敢分辩，带愧辞出。花四姑随邀在座诸人起身。吕宪明边走边答道：“眼前这些敌人，多半俱不是诸位道友之敌，只此一人惹厌。但有二位禅师在此，怕他何来？”花四姑心想：你们只说大话，可知此人太不好惹，今日

败固不了，便胜也无宁日！当着这些请来的高人面前，不便再说气馁的话，随口应道："我是恨这两个蠢子年幼无知，有诸位在场相助，还怕他么！"

且不提花四姑等率众外出，那邢飞鼠一行正走之间，忽见金眼神猬查洪由内接出，苗氏弟兄迎住，略说两句，便往村中飞跑，改由查洪接出。葛鹰哈哈怪笑道："两狗崽子被我吓跑，且看这老刺猬对我们有什屁放？"查洪平日虽极刚暴，也知今日之事不是容易开发，使气不得，闻言仍就前迎，故作未闻。葛鹰见他走近，越众迎上，说道："老刺猬，今天我两个又对面了，少时还打不打？"查洪道："老偷儿少说闲话。今天的事，依我想，最好大家出头给广、浙两帮讲和，给江湖上留点义气，免动干戈如何？"葛鹰笑道："我是这一面的人，如何说法？再者今天除了本题，还引出别人的事；你那位老相好，又不该约了好些妖僧恶道；就我愿意，也作不了大家的主。还是听天由命的好。你这人性情直爽，平时也没做什么事。老花婆一生所行所为，你不是不知道。她年轻时嫌你长得丑，理都不理；到了老来，却用几句米汤叫你给她卖命。现在仗着约了一些秃驴杂毛，已不把你看在眼里。有这些妖僧妖道在场，又显不出你来，言不听，计不从，却把你当狗一般支使。你也偌大年纪，何苦跟在里头蹚这浑水？玩笑归玩笑，休看我和你相打，却还喜欢你始终是个汉子，好话劝你。爱听不听，你自寻思去吧。"

查洪为人刚愎执拗，只为昔年爱上花四姑，剃头挑子一头热，到老心肠不变。虽不再有同穴同衾之想，依然甘为所用，花四姑又善用权术笼络，益发觉着对方看中自己，没齿不二。先总以为身是主人惟一老友，既尊且亲，交情至厚。及至连日来了许多妖僧妖道，花四姑竟把这些人奉若神明，日夕礼奉，言听计从，对于自己，竟与以前礼貌判若天渊。明明为好劝她几句，不特置若

罔闻，一句不听，因自己素看不起这类左道妖邪，反恐为她慢了来客，时常叮嘱少管闲事，处处显出以前全是虚情假意。本就时常想起难过，终以为人诚实，对友热心，想过便拉倒，依然为她出力；葛鹰这一劝说，不禁提醒，把新愁旧恨一齐勾起，越想心越凉，不禁愤火中烧，须发皆欲倒竖，当着外人面前无从发泄，只怒答道："你哪来许多废话！今天人多，我不和你打了。又和前晚一样，平白耽延别人工夫。诸位请吧。"众人知他已被激动，暗中好笑。当下由葛鹰陪着，一直走到村内广场西看台上落座。

这时在台上假寐的那穷汉已不知去向。另有主人派出和邢飞鼠这面比较认识的知宾狮王雷应、甘肃兰州金天观主邱野鹤、江苏洞庭莫釐峰震泽双雄尤植、尤干、苏州玄妙观丐头歪嘴阿三朱洪福五人接待作陪。因时辰未到，双方约请的人均还不曾到齐，各坐两边客台上饮茶谈笑。待不一会，主人女铁丐花四姑，同了十来个准备少时逞强、哪方不肯听劝便和哪方较量的首要人物一同走出，走至当中主台上落座。邢飞鼠便命手下丐徒往当中主台投帖。照着规矩，遇到这等场合，双方无论约多少人，都是一两个主体当事人出头答话，同来的人，各归一面，除身分名头本领俱已到家、能够说一不二的，可在事前或是当场站出发话外，余下只在台上饮食，准备话不投机出场对敌。向例虽是不闻不问，但遇地主如真是个前辈成名人物，也须在事主之外另备名帖，打一招呼。

这时邢飞鼠这面诸英侠既未把花四姑放在眼里，又以老丐恶贯满盈，早欲除去，只为内中还连带着别位忠义之士的仇恨，欲俟本人寻她报复，延迟至今。恰值老丐杀星照命，潜伏了好些年，放着现成福不享受，平白受人连激带蛊惑，妄自逞强出头，起初只是广、浙两帮丐头借地评理，如不暗助广帮恶丐蔡乌龟，本着江湖规矩公平处理，也不致闹出乱子，只为心贪，受了广帮一份

极重的厚礼，一存私心，约了一些能手，想强出头，压浙帮赔罪。浙帮知道不敌，也去约人。花、蔡二人见对方所约更比他厉害，恐怕丢脸吃亏，又辗转约请能人抵挡。浙帮得信又向丐仙等求救，于是越约越多。双方势力俱极强盛，被一干成名多年的前辈剑侠知道，恰好花四姑的仇人蔡一娘母女也想乘机报仇，大家合在一起为邢飞鼠张目，俱想：难得这班妖邪之徒聚在一起，正好此时为世除害，一网打尽。哪会把敌人放在心上？除邢飞鼠一人还略讲一些过节外，余人俱未照江湖规矩行事。花四姑偏又自己立脚不住，昨夜听了妖僧妖道的话，恃有大力在后，故示大方，不把来人看在眼里，妄自尊大，并未派人沿途迎接，又不先去主台上相候，先予人以口实。

邢飞鼠见主人无礼，当然还敬。花四姑接帖一看，觉彼邢飞鼠年才四十，不执后辈之礼自己呈帖，却命徒弟投帖；同来诸人在西客台上各自放声谈笑，顾盼自如，也无一人来打招呼，只是尺许黄帖写着“邢飞鼠拜”四个茶杯大字，也未附有约请什么样宾朋候教字迹，分明狂妄已极，看自己不起。但对方虽是后起，以前道路不对，并无师门渊源，只管情理算是后辈，还不出他娘家，无法计较。当时怒火上升，朝来人冷笑道：“这是你师父的帖么？你对他说，何时人齐，听请好了。”

邢飞鼠虽有侠丐英名，是浙帮中第一人物，但并不是丐头，徒弟也有限。这次原因广帮恶丐犯规，也不往总团头处挂号投帖，径在西湖恶化蛮闹，连伤多人，当地大小团头制他不住，反为所伤，没奈何往上天竺请出邢飞鼠，将两恶丐擒住，初意不为已甚，那两恶丐有一个是蔡乌龟的义子，外号粉头蛇，本是自告奋勇出来开码头，仗恃广帮声势，不敢把他怎样，不特破口大骂，并将家法黄棍打断，百折不服，这才惹恼邢飞鼠，将他钉封，连那同伙也留了记号，一起命人与蔡乌龟押送回去。

此时天下各省乞丐，只广帮最富，江、浙、湘、蜀次之。广帮丐首蔡乌龟，名虽是个乞丐，家中广有田园店铺，姬妾尤为众多，只为年已六十，广田自荒，一个人照应不过来，便由这些义子干嗣分任其劳，他也明知不问，乌龟之名也由此得来。粉头蛇便是他第十一房爱妾的面首。钉封，乃丐帮处置同类的酷刑，只有对方十恶不赦，犯了帮中大禁，人又凶狡蛮横不服管束，才行使用，身受的人情形极惨。蔡乌龟激令粉头蛇往外面开码头，虽是为了爱妾被占吃醋，对方这等不留情面，也实难堪。加以粉头蛇行时说走便走，那爱妾本不知道，一旦听说在浙江被人钉封回来，开箱一看，粉头蛇浑身糜烂腥秽，血肉狼藉，见了群丐和情人，只怒目吼得一声“为我报仇”便自惨死。爱妾当时一恸几绝，和蔡乌龟哭闹不休。蔡乌龟当即向押送人发话交代，同时天台丐首欲夺全省团头之位，早和广帮勾结，又把花四姑引了出来，名为借地评理，实则双方拼个死活。

邢飞鼠将人钉封以后，总团头知事闹大，再三和邢飞鼠商量，自己让位。邢飞鼠因一当丐首便有许多烦琐之事，哪有平日隐迹风尘专做任侠尚义之事来得爽快？并且总团头业已目残，照情势不当不行，没奈何，只得即日拜竿接位。因是为日无多，又忙于四处求援请人，手下徒党除近在杭州者外，好些都不认识。投帖这一个年约三十余岁，初投到时，拿着邢飞鼠当年从师为丐时惟一的师兄萧山县丐首大头神罗三升一封亲笔信，说来人名叫金线阿泉，人极能干有本领，无论什事都可叫他去做。罗三升识字无多，信上尽是别字，并未说明行辈，本欲以礼尊待，及问本人，自称是罗三升新收徒弟，份是师侄，也就不再和他客气。照例总团头有事，各县丐首俱应派人前来，邢飞鼠因这次名是群丐讲理，实则关系甚大，不是寻常化子打架，或讲什过节，真有本领的人太少，来人多了反倒误事，所以事前不曾发帖传知。可是名头在外，

各县丐首，除天台、萧山，一存敌意，一是老年师兄，不曾亲来，余者都是亲率有本领的徒弟赶来助场。

邢飞鼠见来人在乞丐队中虽是好手，这等大场面都出不去，只得勉强的留了些，余各用婉言谢绝。金线阿泉因是老师兄差来，又见谈吐不俗，精气内敛，对于江湖过节礼数又颇当行，便令随在身边，随时听派。因自己这面颇多高人，如以丐对丐，即丐仙门下徒弟便用不完，因此只命做些机密杂事，也没盘问他有何真实本领。阿泉人极本分，每有差遣，闻命即行，凡事俱如人意，办得十分圆满，却是不矜不伐，平日无事随在船上，见人老一张笑脸，连一句话也没有。有人问他以前出身来历，只是含糊答应。谁都料他出身必好，可是谁也没测透他的深浅，他也总没叫过邢飞鼠一声师叔，到必要称请时，只是官称。邢飞鼠平日脱略形迹，不计人礼数，也未在意，为他长于应对，便命前往主台投帖。花四姑只当是对头手下寻常丐徒，见了名帖只顾发怒，竟未留意查看来人形貌神情。及至发完了话，阿泉冷笑应道："邢团头来时说，此次虽承各方友好老前辈厚爱，来帮场面，因是有理不在人多，公道自在，事前并未发柬相请，也不曾辗转求人想帮忙，多是本人自发自己驾临，更没有一位强出头打横的，人到齐否全不相干。客随主便，只要客人和蔡团头约请的人到齐，招呼一声，立即过来候教，无不奉陪！"

花四姑听他声高语亢，神色不逊，但颇得体，急切间想不起挑错的地方，心又气急，正想开口怒斥他说话为何如此大声，一眼瞥见来人年纪不大，却似一个熟脸，尤其那精光灼亮、隐蕴凶威的一双重瞳怪眼，黑眼珠特大，几把全眼眶撑满，直看不出什么眼白。分明以前熟见之人，只差了一个年纪。猛地想起三十年前一个熟人，不禁心中一惊，气焰顿敛，身上直冒凉气，话到口边，竟未说出。微一停顿，阿泉已满面狞笑，扬长往西客台走了

回去。花、蔡两党先见来人无礼，知道姜是老的辣。花四姑隐身乞丐，在绿林中孤军独树，纵横数十年，威名远震，江湖上过节礼数烂熟若流，口头上向不饶人，照此情形不等动手便先发作，给仇人一个大下不来。哪知事出意外，已然眉勃目怒，就要雷霆暴发，只看了来人一眼，忽似想什心事，面带惊容，遽收威势，坐令来人昂然走去，人已回台，闹得连旁观不服想要喝问的人，都失去开口关子，发作不出，好生惊讶忿怒，只想不出久经大敌的人怎会如此？互相对觑，做声不得。

人去以后，花四姑忽然惊觉：受一无名小辈无礼顶撞，只顾心中想事，竟忘发话，当着许多人，相形之下未免难堪，不禁又愧又忿，只得故作自然，冷笑一声，喊道："秀儿，传知开席，并告诉邢团头，既是他的高朋贵友差不多到齐，可即过来入席答话。你再请蔡老先生一声。"苗秀应命，便站在后台，先朝西客台邢飞鼠这面把手一拱，高声喝道："浙江省邢团头听者！家母有命，既是阁下所请高朋贵友，无须等候，可即过来入席，少时当着在座神僧真人以及各路水旱英雄，与广东广西总团头蔡老前辈三对六面评理好了。"说罢，又朝东客台把手一拱，说道："家母有请蔡老前辈入席，以便少时三对六面，凭着江湖义气，与伍祖门中行规，和浙江省新升团头邢朋友评理。"一面吩咐鸣锣开宴。

这时，两边客台上人都在高声说笑，人语喧杂。苗秀在正台口高声一喊，东客台全都侧耳静听。西客台上，丐仙手下十五六个徒弟以及众小弟兄依旧言笑自如，一些老辈剑侠也在各自谈笑，直似无人理会。苗秀说时已看着生气，忽听身侧不远有人冷笑发话道："再有一会便报应临头，还要狂呢！"语声低而近，听不甚真。先还疑是自己人在说浙帮狂妄，说完侧顾立处，虽是台口，相隔两边客台各有十好几丈，身后主位也有四五丈，决非在座诸人所说。猛想得那耳音甚熟，明是谷口迎客时崖上发话的对头。心

中一惊，不敢招惹，恰值话已说完。邢、蔡二人俱已起立往当中主台走来，只得隐忍，退回花四姑身侧侍立。

彼时化子行规至严，这类席面照例是三盘七碗，当中一个大瓦罐，盛着许多杂菜，用具也极粗糙残缺，表面仿佛简陋，但是此乃规习所限，实则主人产业众多，钱财富有，又以当日之举关系一世英名，样样力求精美。明知蔡党早在里面吃过，邢党也必吃过才来，自摆盛筵只是应景，依然不肯草率。那瓦罐中所盛名为杂菜，有类乞食所得，内用却是山珍海味、鸡鸭鱼肉荟萃一起，无一不是上等材料；其余的菜肴也都品佳味美，便寻常酒楼菜馆也做不出。尤其是席面早已设好，执役人多，各有专司。一声令下，只见捧盘送菜的人上下往来如织，百十桌盛筵参差摆齐，自有两台知宾邀请入座不提。

蔡乌龟应声立行，先到主台。花四姑故示尊礼，起身迎接，双方行礼落座。邢飞鼠后到，花四姑便以老前辈自居，只略欠身，把手伸出略让。那座位是当中一字横列，用四张八仙桌拼在一起，正面坐着花四姑和两个和尚、五个道士；两横头仍是一东一西，分设着双方当事大脑的座位。正面主席之下，另各用四张八仙桌拼成两个大方桌，一边一桌，按品字形设好，当中却空出三四丈方圆之地。每桌俱空着外一面，余下三面各坐四人，共是二十四个花四姑约来助威的有名人物。邢飞鼠看出花四姑盛怒之下竟连面子都不顾，公然对客现出尊卑轩轾。心想：你既倨傲，不讲过场，我也乐得给你难堪！便不向在座诸人请教礼叙，将手微拱，朝众一个半环，随着主人手让，径往西横头席位昂然入座。花四姑和在座诸恶党见他目中无人之概，好不怒恨，无如对方是客，主人先不谦恭，无法责人简慢，只得强忍气忿，都想：少时便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暂且由你狂去。

坐定以后，花四姑便命进酒。当即有随侍徒党，提了一把有

缺口的上上等宜兴紫砂壶，先给蔡乌龟把酒斟上。按理本该主人派出两人，同时为当事人敬酒，以示无所偏袒。先给蔡乌龟斟已是不合。苗秀因是恨极邢飞鼠，又见花四姑怒极，为想乘机屈辱敌人，暗中授意报复的人先给蔡乌龟斟酒，再给在座诸人一一斟完，然后给邢飞鼠斟上。邢飞鼠暗中好笑：这小家行径，于我何损？只坐在那里微笑，不以为意。花四姑老奸巨猾，江湖过节礼数烂熟如流，只为昨晚大拨到来，满心高兴，以为稳操必胜之券。谁知一早起，先听同党报说，昨晚归途曾遇一高人，看行径颇似邢飞鼠约请而来。一则恃有妖僧在场，自信还敌得过，又以那高人只是路过，事出揣测，并未看准他落脚之所。虽然有点扫兴，还不怎样着急，仍照预定方略行事。跟着拂意之事联翩而来：既因过于招摇，把相隔万里的强敌惹来，又因见着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勾动一桩心病，邢飞鼠再没把她看在眼里，连急带气，又存隐忧，无形中，心便失了主宰。只顾任性使气，竟忘了自身是主，越是仇敌，气派举止越应大方，苗秀再不懂事，酒斟过后，花四姑才觉出不对，但是无法挽救，微瞪了苗秀一眼，索性将错就错，不作理会。照例把手中杯朝众一举，说了几句客套。众人也各举杯相谢，只邢飞鼠坐在那里不动。

花四姑知一开口必惹无趣，只装不见，等三遍酒斟过，菜全上齐，再举箸横眉，做完谢菜仪式，便开始发话道："我们伍祖门中弟子，一向受着野狗恶奴欺凌。自从元朝至大年间创立七十四条行规，供奉三祖三仙，将天下割成十八行省，共设二十七个分团，由此日兴月盛，不仅不受外人欺凌，后来反助朱洪武夺了元朝天下。可恨朱洪武见我们上辈诸老前人功劳太大，人数太多，难得安排，听信沈万三的毒计，用药酒将凤阳府吴老师祖害死。假说当化子的人福命都薄，所赐田业不令终年享受，每年必须出外当上三月化子才保住平定无事。一面想下许多阴谋，命地方官和

他手下爪牙随时暗算。不消数年，十几位帮他打天下的老前辈俱被害死。首脑一失，我们只得重又过那吃苦受气的日子。

“到了明朝天启年间，我们化子中又出了一位高人，便是现在神堂所供的竹竿老祖，重订行规，因是上了官家的当，永不许徒子徒孙再与他们联合。同行全奉老祖之命行事。后来老祖升天，临终遗命：十八省地方太大，自已升天以后，决无人可以承继，为免互相争夺，便将平日处罚徒子徒孙的大小五根朱漆刑杖，分断成大小二十七节，传授二十七位门人，分任十八行省、二十七团的团头，各管各地，一直相沿至今。虽然互不相辖，可是本行中人最重义气，讲究吃遍天下，足踏万方。照例对于远方来投的一行弟兄，只要答话时还出娘家，不特许他随意行动，还应随时随地关照；来人要是和上辈有交情，或是辈分较高的，更须指地供养，格外款待，以见自家人的义气；不过来人也须遵守当地的行规，不论是自己出身和受人款待，除非路过，均须一到便向当地团头挂号，才能出身做生意。此是各位老祖前人遗留下本行人的规矩，相传多年，无人违背。中间也有不明事体的徒子徒孙，一时冒失犯了过错，向来多是主人让客，看在对方师长情面暂时容让，再去告他师长，事后处罚。即便双方起了争执不肯甘休，也只请出本行有名的老前辈，按着行规评理，结局总是各把徒弟当众略微处罚，使大家都过得去。谁也念在江湖义气，对自己人没有不了的过节。因当事初起时双方都顾情面义气，只管祖师前人所留家法极严，轻易无人做那绝情的事，所以有了过节也容易了断。

“这次广、浙两帮同行弟兄在西湖边上口角闹事，因为广帮徒弟犯规，不服当地团老劝诫，致将邢飞鼠兄弟惹怒，用家法毒打不算，还给钉封回去。蔡老兄弟见浙江帮一点不留情面，便想亲自登门办理。我老婆子昔年在北五省虽然混过几十年，并非浙帮

中人，因蔡老兄弟是我好友，邢飞鼠兄弟虽只闻名未见，但我近年隐居在此，总算本乡本土。惟恐双方见面言语不忿，一个不好，失了本行义气，还要使浙江全省同行后辈受上多年的苦难，为此发帖，延请两帮头领和江湖各路英雄、诸老前辈、神僧真人驾临，与双方评理化解，作一了断。我想一只碗不响，两只碗才会叮当，事须两来，莫怪一人。双方闹事，我老婆子只凭耳闻，就有一面之词，难于作准。好在事有事在，双方俱都请有高朋贵友临场，谁也不难谁硬吃下去。便我老婆子既作中人，说话也须有个理路，难于偏向一人，也不能听凭谁的人多势盛，便欺压人。为此三曹对六面，请双方各说以前经过，由老婆子等主人出头评判是非曲直。不论哪一面，如若自知理亏，看我老婆子和诸位神僧真人、老前辈的薄面，听从良言，知错认错，自无话说；否则对面搭有擂台，可各凭本领高下，决一胜负。此事胜者为强，我们当主人的自不能置身事外，也只好谁有理帮谁了。话要说明在先，以免到时反说主人偏向。现在话已交代明白，应请双方先说以前经过和现在的心意，以便我们中人当众评判曲直。我们本乡本土，广帮兄弟远来是客，就请先发话吧。”

广帮恶丐蔡乌龟以乞丐隐身，平日不是在两广各偏僻要路上做那绿林生涯，便是在各海滨口岸杀人越货，勾结夷人做那种种不法之事，纵横数十年，向来无人敢惹，不料手下亲信徒党会被人钉封，押送回去。虽然死的是他情敌，面子总是难堪；一方又经爱妾极力怂恿，觉着此仇不报，一世英名全都扫地。为此不吝数万金银延请能人，率领徒党亲来报仇。自恃约有几个精通飞剑法术的妖人，气焰甚是高张。及见邢飞鼠气概昂藏，甚是傲慢，越发忿怒，恨不能当时便把仇人碎尸万段才快心意。无如事先没想到事闹这大，人来这多，对方势力也不可侮。众目之下，既由花四姑出面，以评理为名，不得不有一番做作。闻言狞笑一声，朝

主座诸人把手一拱，大声说道："姓邢的是什人物！我不值与他对话。现在当时同去的徒弟在此，待我唤他当众说那经过，看看可有这情理？"说罢大喝："阿彭快来！"

随有一个短小精悍、缺去一耳的汉子应声奔上台来，先朝中座诸人和蔡乌龟跪倒，磕完一个头起立，又朝四外作了一个环揖，然后转身向内，高声说道："诸位老前辈、师父尊长在上，小徒儿徒孙名叫彭三台，人都叫我阿彭。只因十六师弟粉头蛇张月东，前者一时高兴，约了阿彭到杭州游西湖。我们明人不做暗事，当着诸位老前辈和各路英雄好汉、高朋贵友，不说一句假话。起初只是随便游玩，看看景致，并无用意。因在路上闻说浙帮总团头是个年老无耻的废物，专一巴结官商，向人摇尾巴，显他自己好吃好穿过好日子，不管别人死活，我二人恨他给本行丢脸，想拔他的棒头是真的。不曾想他枉空带了多少徒弟，竟吃我二人不倒。他没奈何，派人到上天竺把邢飞鼠搬来。我二人本领虽打他不过，但是骨头却硬，不肯给师父丢人，始终不服，也是有的。邢飞鼠一心想我广帮丢脸，见我二人不肯输嘴，张师弟气忿头上又骂了几句难听的话，竟不顾江湖义气，将张师弟钉封送回。人已被他们毒打非刑，遍体鳞伤，这一钉封，自然非死不可。这厮忒已狠毒，竟在钉封以前，给张师弟口中灌了一些药，成心叫他多受活罪，挨着几天活命，好扫师父脸皮。阿彭愤极，叫他一齐钉封。这厮不肯也罢，却将我左耳削掉，算留记号。我为张师弟死得太惨，要想给他报仇，看这狗仔报应，再者人已被他制住，想死也办不到，只好由他派了狗党押送回去。这些全是实话。虽然我和张师弟上来有点理亏，但这厮不该如此凶毒。今虽承诸位老前辈出来作主，一则我师徒和他仇深似海，二则这厮狂妄无知，报应该到，也决不肯听话，不如免去虚文，双方拼个死活来得痛快。"

说到这里，倏地旋转身，戟指邢飞鼠狞笑道："姓邢的，今天

是你出头日子，也是你报应临头日子。我阿彭上次不曾死，便有今日。现有诸位老前辈在，少时自必有人将你碎尸万段。我话已完，活着不能亲手杀你，先到阴间等你较量好了。”随说，手伸处，拔出腰间佩刀便往颈间抹去。这类事，照例得成全他的义气，不能拦阻；并且经此一来，双方更无和解之望。

在场诸人俱知蔡乌龟因上次阿彭不死在杭州，却让人押着，随了钉封回来，太没骨头，只管评理和解是口头禅，结局非拼个死活不可，仍想在事前把场面找足，以显他门下徒党有骨头、不怕死，特意嘱咐阿彭如此做法。阿彭知道蔡乌龟言出法随，不死也是不行，乐得大方慷慨，买个死后风光。哪知他那里刚把话说完，咬牙切齿待要自刎，场上同党也都准备给他喝采，就在这横刀就颈、性命呼吸之间，倏地眼前一花手腕一痛，刀便被人劈手夺去，同时人影闪处现出一人，来势迅速已极，连点声息全无。

邢飞鼠原意，按着评理规矩，等对方发完了话再行辩驳，不曾想阿彭前在上天竺被擒时那等脓包怕死，竟会舍命来这一套。明知对方想借阿彭露脸，以当场的壮烈行径，洗那前番被擒之耻，好使理归一面；又加上一条人命，为花四姑等主持评礼人先占地步，到时好派自己过错，不致被人指摘她有偏向。实则粉头蛇钉封致死之由，最关紧要的便是对杭州丐首和邢飞鼠的一顿臭骂，阿彭只说粉头蛇气忿头上骂了几句难听的话，把他犯上犯规的大过节轻轻混将过去，跟着人便自杀，闹个死无对证，无从还言驳话，计颇狡毒。自己不便亲身下位阻拦，心想：反正都是些虚套，终归破脸，且等人死后对方发话，迎头先碰回去，跟着比较强弱便了。念头才转，猛觉微风飒然，一条人影飞蹿上来，将阿彭的刀夺去。定睛一看，正是金线阿泉。

台上下人等见状俱都大出意料。这类事大都出于惜才爱将，不料却出自对头一面。人为救死而来，虽于己有碍，不便发话数责

拦阻。尤其是阿彭之死出诸自愿，蔡乌龟一开口便有教死之嫌，只有主人勉强可以发话。无奈花四姑心中有病，见是适才投帖的人，由不得心动神悸，竟没开出口来。蔡乌龟还想：阿彭已经背人再四叮嘱，又曾自告奋勇，刀虽被人夺去，必能始终争气，还出一套话来，格外露脸，不如姑且听之。哪知阿彭本是迫于无奈，并非得已。就在众人惊顾之间，阿泉已把所夺的刀插向腰间，先朝上下四面作了一个环揖，说道："诸位老少英雄、高朋贵友承恕我冒失，我阿泉有几句话奉上。这位弟兄想给师父本帮露脸，不惜一死原本可以，不过大丈夫行事，死活都须光明磊落，不可含糊其词。一条性命有什么相干！须把话说明，不可亏心。这位弟兄，他说粉头蛇只骂了几句难听的话，这个不能算数。要知广、浙两帮平日无怨无仇，邢师父彼时还没接任，一向只在上天竺明波老和尚房里听经闲坐，除了救济苦朋友做点好事，从不管人闲账，无缘无故怎会使用家法？这位弟兄是个光棍，虽然受人指使不肯细说，但决不会抵赖。上次闹事，我也在场，现照老祖和诸老前人家规代他说出经过详情。我如有一句虚言，愿受家法处置如何？"

随把粉头蛇一入浙境便即横行，等到杭州益发猖狂，也未挂号，便在湖边终日恶讨强要，欺侮游客妇女的经过说明，并说："当地团头知是邻省弟兄，为求息事，始而好言婉劝，继又请他落地供养，月给规例，以外省来的老前辈之礼相待。谁知他不但不听，开口便骂山门。团头向他理论，吃他用铁沙掌一下将左膀打折。等报知总团头，带了徒弟赶来，仍是忍气，先礼后兵，问他有什么过节，如此上门欺人？因恐他难制，带了历代相传的神棒家法前来。初意只想暂时禁他横行伤人，然后约到公地里去，问明来意，再订约会过节，免得事情闹大。哪知他不说情理也罢，径将家法夺去扔向湖里，大骂：'我便是那里开山老祖，谁是老祖？凭这一根搅粪棒，敢来现世！'跟着将去的人打了个落花流水，立

叫老团头带了全杭州的弟兄，在当日全数滚开，由他另外收徒开山，否则全数杀死，一个不留。这时已由湖边闹到里湖一家大坟地里，坟亲地方怕出人命，已去报官。

“正在不可开交，恰有人赶往上天竺把邢师父请来，先也不愿和广帮留过节，依旧和他好说，他仍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邢师父见他无可理喻才生了气，将他和同来这位一起擒住，到公地里去，把由湖里捞上来的家法取出，别的不说，只要他向老祖前人谢罪，便即放走。他仍不听，反倒大骂山门。邢师父被他骂火，逼得骑虎难下，不得已才用刑拷问他。因邢师父给广帮留脸，打时始终用神棒当先，算是代祖先前人惩罚。谁知他不特不自设法落场，反连本行各位老祖前人也一齐臭骂，并向邢师父怒喝：‘你不用拿这和粪蛆用的哭丧棒耍花样，你要不是千人生万人养的畜类猪狗仔，便把我钉封回去给老乌龟看看。只怕你这狗崽没有这大胆子！’邢师父自然激怒，先没想要他命。也是他自己不好，起初是见浙帮人软始终拿话开导，想借蔡团头的威势硬做到底，争一个全脸，还开出一个码头。不曾想他那点功夫还没到家，邢师父一出手，先将蛤蟆气功破去，照家规打了一顿例棍，众老弟兄又恨他不过，只说真要钉封，搭过长箱。他以为弄巧成拙，万难活命，长叹了一声，朝这位同道大骂蔡团头：‘老乌龟可恶，必是见我占了他的小老婆，诡计害我送命，所以走时立命起身，不许我和心上人见一面。回去老乌龟如不给我报仇，千万要叫我那心上人知道。’邢师父最恨这类欺师犯上的淫贼，这才把他钉封。因拷问出这位同伴也和他三师娘有奸，想令他回去自诉罪状，只削了一个耳朵，不曾一起钉封。他回时为求免去钉封，还立下重誓：回去照实供上。谁知他怕死不要脸，说了一套鬼话断混过去，今日又来混充光棍。你们不信，只问他这些话有一句虚的没有？”

阿泉话说得极巧，把伤对方的话全留到后头来说。蔡乌龟越

听越刺耳，见敌我两方俱看自己，此时插口，一则失理，二则坐实，以为阿彭等人说完必要还话，他反正要死的人，难道还不知争气？只一反口不认头，或硬说说话人不曾在场，找着一点错，立时破脸，先纵出去把阿泉打死，然后和对方拼个胜负。也是忙中有错，花、蔡二人当日所约帮手只是好的，几无一个出身乞丐。花四姑想露全脸，不令对方扳一点差头，惟恐众人外行，不知本行规例，艺高气壮，未破脸以前先自动手，受人指责，事前曾经叮嘱：“无论发生何事，自己如不开口，不可越俎代谋。”这时听阿泉一说，本是人人气忿，想要出头，蔡乌龟偏误会了意，花四姑又在那里盘算心事。一干同党见二人均未开口，以为规例如此，必俟对方话完始能发付，便由阿泉一气说将下去。蔡乌龟还在想阿彭口齿不弱，必有回击，哪知阿泉话完以后，连问阿彭：“所说可是真话？”阿彭呆在那里，低着个头，竟会一句话也答不上来。照此情形，分明不真也是真的。等花四姑盘算好了心思，觉出情势不妙，不论终局如何，先自丢人：粉头蛇犯了最重规条，对方并非无理，要派他认罪服输，这话如何出口？心方着急，蔡乌龟已自忍耐不住羞忿，方怒喝：“狗仔胡说放屁！阿彭快把前事照实说来。”金线阿泉已对众高声说道：“邢师父命我传话：今日之事，在场诸位高亲贵友、老少英雄，想已看见这位弟兄自知理短，没什么话说了吧？不过今日之事决非几句话可了。双方只是应景，不过话要说明。我想主人也说不出什么道理，不必再做过场，爽爽脆脆各归本帮。由小而大，一个对一个，借着这好地方，冤有头，债有主，各寻一个了断。什么叫讲理？胜者为强。诸位看是好么？”话未说完，邢党自不必说，连蔡、花两党也有赞好附和的。

蔡乌龟怒火中烧，愤不可遏，纵身一跃，飞落当场，戟指阿泉，怒喝“狗仔”，方要动凶。阿泉一闪避开，插手冷笑喝道：“姓蔡的，放光棍点！前面有比道行筋骨的地方，你不服气，我们

到对台上走。如在这里倚势逞强，你不要脸，我却不能叫天下英雄见笑。要觉丢脸难过，你拿刀来搠我三百六十个窟窿，看我金线阿泉可会哼哈?”蔡乌龟原是怒极失智，吃阿泉这一来，自知丢人失礼。适才自居先辈，连和邢飞鼠对话都不屑于，令徒代说，如何亲身出去与对方徒弟交手?强忍怒火喝道:“我不值打杀你这狗仔，我只问你本身来路?”阿泉冷笑答道:“你不用装腔，妄自尊大，假作问我本身师父，日后去寻理性，好下台么?实告诉你这老乌龟，休看我年纪轻，你还差得远呢。”

说时，邢飞鼠惟恐对方蛮横，阿泉当场吃亏，虽然说出去是体面，到底受伤，也相继纵出，忙插口道:“话已说明，有什么道理请到对面台上，邢某奉陪就是。”说罢，也不再答理，双手一拱，朝上一个环揖，说道:“有劳主人和诸位高朋盛意，此时不必再以口舌分计曲直。就算邢某不听吩咐，前台候教如何?”说罢，回身径和阿泉双双下台，回转原位而去。蔡乌龟老大不是意思，回顾徒弟阿彭，仍是低头呆立，已丢大人，当众不好施为，低喝一声“快滚”，一面就着对方的话，已朝上座一拱，厉声说道:“多蒙主人厚意解劝，不料邢飞鼠如此狂横可恶，便他服输我也不了。现在什么话也不用说，只好借着主人现成地方和他分个高下了。”花四姑也早把话想好，将手一举，答礼道:“蔡兄弟请先归座，我自有个道理。”蔡乌龟应诺，回往东看台而去。

那阿彭站在台口，始终没有出声，乘着花、蔡二人问答之际，倏地往台下一跳，似想逃走神气。一干蔡家党徒，谁也不知他为何如此虎头蛇尾?全都恨他给本帮丢人，又知师父必不容他好死。虽不便当众下手擒拿，但想将他圈住，事完再向蔡乌龟下令处死，猛发觉他乘乱欲逃，如何能容?内有两党徒，素日手辣心狠，立即下台装着迎他回座，意欲堵截，暗用阴毒手法先把他弄成残废，押回台去，少时再作计较。

偏巧这时，由村外进来一伙化子，内有三人胁下俱夹有一个麻布卷，看不出是哪一面的，一窝蜂似进来，直奔当中主台，恰将阿彭隔断。二徒恐他逃走，还想由人丛中挤将过去，才一挨近，内中一个胁夹布卷的好似不快，微微将身略挺。两徒党猛觉一股极大的力量平空直撞过来，当时口甜头晕，再也立身不住，身子直往后退，几乎跌倒。等强立定，再看阿彭已乘乱溜走，不知去向。那十余个化子到了四台中心，也不朝主人打招呼，为首三人将胁下黄麻布卷取出，拿在手里一抖，各是八九个麻袋，做三叠铺在地上，然后背向主台，面朝擂台一坐，下余八九个也各由腰间解下麻袋铺地，分列两旁坐下，好似东西两台谁也不帮，又非作客，只是来看热闹神气。蔡乌龟刚回东看台，因往回走，气忿头上没有留意，刚向徒党发令："速将阿彭狗仔看住。"正值追截阿彭的两人回去悄告蔡乌龟，说"台下来了怪人"，不欲再寻阿彭晦气，暗中留神查看。花四姑送走蔡乌龟，正待双方发话，忽见来了这伙化子，定睛一认，二人原都识货，俱各大吃一惊。蔡乌龟恃有妖僧妖道，还不怎样，花四姑却想：今日之事大糟！不论结局胜负，自己从此多事，一定无疑，心中叫不迭的冤枉苦。嗣见来人居中，面向擂台而坐，好似并非定有主见和谁为难，心才略放。事前托大，忘此要着，没请人家，对方自行到场，不以客礼自居，此时如再答理定找无趣，势成骑虎，想了想只得任之。所幸帮手厉害，飞剑法术神奇，管他日后如何，且眼前争了体面，然后相机行事。

想到这里，心中一横，便起身走向台口，朝两边客台把手一扬，高声说道："诸位老弟兄和门下后辈、徒子徒孙，请勿喧哗，听我老婆子一言。上半年广、浙两帮弟兄结下怨仇，为念本行义气和老祖前人所留家规，想给双方和解，免动干戈。但我老婆子洗手多年，又在五年前封闭山门，上了黄麻章表。虽念老祖前人

恩德，供奉越发虔谨，照理已不能算是正经家门里的人。为恐说出来无人信报，因想今年今日是我落地日子，每年照例都有不少高朋贵友光临，正好约请两帮老弟兄到此，借着各路长老英雄会面，了结此事。没想到双方各执一说，两不相让。事情到这地步，我也无法再说什么话。不过双方都是成名人物，与寻常同行争执、打架不同。既凭手脚争道理，前面便是讲台，不论本人师徒或是外场朋友，也不论是比道行法力、兵器拳脚，均请依照规矩，一个对一个，捉对儿分个高下。讲台虽不算小，出场的人终不宜过多。尤其双方均要相称，自问不是对手，可以不必出去，免得自寻死路。还有此次双方约请高朋贵友甚多，主台上好些来客俱是蔡老兄弟的至友，浙帮也有不少老少英雄在内，十九不是本行的人。双方人众本领相差悬远，高的太高，低的太低，彼此不知深浅，先出场的人岂不吃亏？事情无论多大，终有一个了局。老婆子不才，忝居主人，在未动手以前，先代双方约定，既是本行的事，又是徒弟惹祸，理应由双方徒弟先见高低。这场如有一方大败，自问不敌，再请双方高朋贵友登场。两场人数、次数不限，如都一方大败，那也就不必再往下比，死活存亡，一切都听胜家处置，更无话说。如这两场不相上下，再由双方为首之人登场，各自出题比斗。诸位以为如何？”

起初花、蔡二人密谋，只想凭着人多势众，妖人飞剑邪法将对方镇住，杀了邢飞鼠，另派徒党去接全浙团头之位，并没想多伤人命。及见对方不但能手甚多，并把意想不到的有名异人招了好几个来，事是越闹越大，自己不能再照前定，一味逞强行事。身是土著，家业在此，一旦互相屠杀，死伤多人终是不好。知道蔡乌龟年老荒淫，酒色淘虚，决不能似昔年武勇，既恐双方混杀群殴，又恐邢飞鼠指名要蔡乌龟斗，所以这等说法。说完一看，蔡乌龟早站在东台口恭候回答，立即应声“遵命”。邢飞鼠自回西台

原座，便和在座诸人说笑，若无其事。直到蔡乌龟答完了话，才由金线阿泉走向台口，说："邢师父和诸位前辈命我传话，今天的事都须办完，无论谁前谁后、如何比法，俱是一样。难得好些老前辈、远客光临，赏看热闹，正好请作临场。主人自叫广帮先派人吧。"阿泉说完退后。

狮王雷应等西台诸宾，虽和邢党这面所请诸人有好些位是旧交，无如双方业已翻脸，就待动手，劝是没法劝，自己是应花家之请而来，自然不便再留，只得朝众人客套几句，纷纷起身向主台上退去。对面蔡乌龟不知花四姑老谋远虑，存有深心，恨不能一出手便将西客台仇敌杀个落花流水，一听先令徒弟出场，口虽应诺，心中还嫌迟缓，不能遽快所欲。无如除吕、郭二人外，几个最厉害的都是花四姑请来，主人已费心力不少，未便拂逆。转念一想，早晚一样，如比徒弟，无论哪一省也没广帮人多，先给对方看一厉害，挫他锐气也好。答完话退回座去，刚要唤人出场，旁立二十多个恶徒已齐声讨令出场。这些恶徒俱是广帮千中选一的好手，各人都有一身奇异技能。内有三个最厉害的，乃蔡乌龟师兄雷州隐居丐首、蛇王陈长生的嫡传弟子，还有两个是广西帮真山老丐的爱徒，论本领真比蔡乌龟还高，都是凭着情面和重礼聘请而来，混在诸恶徒队中以装门面，防备对方要主对主、兵对兵分别较量的。

蔡乌龟生性好胜，见众徒党纷纷讨令，心想自己在广帮称雄多年，虽然都是自己人，这头一阵本应差亲传徒弟出去，才免日后旁人议论。但是仇人徒党决非弱者，况有丐仙吕瑄的徒弟混在其内，更非易与。若令单人出去，头场先败也未免不好看。略微盘算，便令手下五方太岁中的东方太岁八臂花郎罗洪章、北方太岁毒蛇神唐阿妹，连同广西帮借将象山老丐叶文生的徒弟铁手钩连郁潮生一同出场。这三人各有奇技在身，尤其是后两人，除一

身好武功外，各驯养了一条未曾拔牙酥筋的毒蛇，咬人立死，矫疾如风。在蔡乌龟的心意，浙帮徒党纵有能手，这类毒蛇定制不住，照规矩又不能使用家伙，当然非败不可，自己这面再不济也有两人获胜，好歹先抢他一个锐气再说，心计原极周到。哪知浙帮素来文弱，邢飞鼠因这次名为同行乞丐相斗，实际双方所约皆江湖异人、绿林健者，到了真正动起手来，连自己也不过是应名承头，够得上出场与否尚不一定，一心只在对付对方那些妖僧怪道身上打算，没料到花四姑来这一手，会令双方主体人先见一阵，又以浙帮丐徒真有奇才异能之士无多，事前无什准备，虽带有二三十个徒党，俱是随时执役供奔走的，固不尽是无能之辈，要讲逞口舌、卖打、比道行还能应付，真要上场比武，却多半不是敌人对手。只有一个金线阿泉，还是新近才看出他身手矫捷异常，像是软硬功夫俱有根底，到底深浅如何尚自难说。主人已自出题，明知花四姑看透浙帮弱点才有此举，但就本题立论，说不出拒却的话。自己这面，丐仙吕瑄所带一干门徒虽然个个身怀奇技，本领高强，无奈不是本帮徒党，不到双方主体见过胜负，不便使他出场，只好硬着头皮拼输一场，打算挑三个胆大心细、口才灵巧、效忠师门、不惜性命的本帮徒弟出场相机应敌。

这时对方已派三人，已由东客台纵落当中空地，先驰向正面主台之下，朝花四姑等上面诸首恶，左腿朝前，单腿半跪，同时右手齐眉，横掌外反，各行了一个本行重礼，猛一翻身，便向主台对面的大擂台驰去，相隔还有两丈左右，脚尖点处，只听飕飕飕三声，便箭一般射到了南面台上，各把双手作罢圈揖，再朝西客台一拱，发起话来。蔡乌龟素性豪奢，又是千里远来有心炫耀，这三人俱是一色的打扮，每人一件上等锦绫拼缝成的千行富贵花斜披肩上，内里一件玄色贡缎的密扣单紧身，却用金银彩线织成破裂碎补的条纹，下穿一条玄色缎裤，也是故意用彩线织些补丁

在上面。各光着一双脚，穿一双丝麻合织的假草鞋，一顶与鞋同货料的草帽，帽沿当中绣着一个寸许大小、三角形的本门符标，用两根彩丝带系向颈间，反挂背上，另外佩着随身兵刃和应用的东西，奔驰纵跃，矫捷如飞，远望和三只花蝴蝶相似，端的威风气概。

邢飞鼠见对方猖狂，方要发令派人出场，忽听丐仙吕瑄冷笑道："原来别人的徒弟也可充数么？这厮带有活东西，徒儿们哪个愿意帮这一场，可推两人出来。"说罢，便有两丐徒低应了一声，踅到前面讨令。同时金线阿泉也向邢飞鼠道："蔡贼无耻，头阵便请外人出场，我阿泉前去会他。"三人恰好同时开口。邢飞鼠听丐仙如此说法，料无差错，将身微欠，说声"有劳"。阿泉同了两丐徒便往台下纵落，从容先往主台走去。

四外众人一看，双方穿着和举止神情真个差到太远。先前三人，名为花子，实则全身打扮想是上等材料制成，那手工钱更比料子还贵得多，休说花子，便寻常人家也穿不起，神态又是那么威武；后出场这三人，阿泉虽穿得破旧，衣履也还洗刷洁净，人也神气；另外两人却和烧香庙会上所见花子一般无二。身量都不甚高，一个穿着一身补丁重叠的短衣裤，头发半秃，长着稀落落几丛短发，腰间斜插着一个粗麻套，长约二尺，内里好似藏有兵器，虽然风尘肮脏，双瞳炯炯，神光足满，看去还有几分精神；另一个生得面黄如蜡，目光发死，走起路来两腿发僵，一点也不灵活，右手并似残废，和鸡爪一般，一动不动拳向胸前，所穿黄葛旧长衫，洗得尚还洁净，只是宽大异常，太不称身，腰背之间隆起了好几道，好似缠有东西，如软兵器之类，下身穿着一条短裤，露出两条创伤累累瘦削如柴的腿和一双赤脚。妙在是一人一个步法，零落盘跚走来，到了正台前面。方料他们和前三人一样，向主台上花四姑等行礼交代，哪知道三人连正眼也未朝上观看，只

朝台前当中麻袋上盘坐的三个花子，单腿前屈，各行一礼，一句话也未说，便自回身，缓步往擂台前走去。花四姑看那三人，除阿泉面貌极熟，年纪姓名却又不对外，下余两花子也看不出他路数，明知对方有心无礼，使己难堪，当此双方引满待发之际，也无从计较，只好气在心里。

两台相隔约有十丈。阿泉等行动缓慢，那两花子，貌相身材尤极猥琐瘦弱，连花、蔡等行家俱当阿泉能够动手，那两花子俱是奉命出场卖打、比道行的，并未看出深浅。阿泉等走到擂台梯下，台上三人等得不耐，各自横眉狞目，冷笑不已。阿泉等也不理他，仍若无事，一步一步顺着台梯走了上去。这类对敌，到了台上照例互相交代两句，问明动手动嘴或比道行，再各按所说行事。如比武力，一两照面，自问能敌便即交手，否则一任双方毒打，讲究打死不哼一声。眼力好而又光棍点的，只一对面便分出敌我强弱，更连手都不交，往地下一躺，听凭敌人处置，直到对方用尽方法，已然血肉糜烂或是晕死过去，总未输口，中间人也发了话，这才罢手。虽然一强一弱，却算两无胜负，而出手的一个无论本领多大，均行撇开，算是被卖打的一个拚掉，当日便不再登场，只能另换别人再上。每遇自己这面武力不济，多用此法去当掉敌人方面好手。可是这顿打，比起官家非刑还要厉害。双方仇怨再要一深，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一个打输了，口稍一哼哈，便累全体同丢大人，更不能再施故技，必须以力和人硬当，本是不济才行此法，自然十九非败不可，侥幸获胜，也不光鲜。所以不到万分无法决不出此，而上去的人，都是千中选一的胆勇敢死之士。

蔡党这面都料浙帮人才太少，无可奈何出此下策，暗忖：这么几根瘦骨头也敢卖弄？就你们不怕死，当不住我们好手太多，看你能拚掉几个？何况我们这几个辣手先就吃不消呢。心存藐视，益

发趾高气扬，来人已然上台走近身侧，还只斜眼瞟着，毫不理睬。阿泉见状还不怎样，那同行秃花子首先把怪眼一翻，面带不屑之容，阴阳怪气说道：“喂，这头一场就你们三个出来么？要盘道，张口；要比武，动手；要比道行，就使出来；要讲卖打，就倒下，等七太爷收拾你。要是明白一点，心中害怕，就滚回去，另换几个皮骨结实点的来，休得呆在这里装腔作势。”

那广西帮借将铁手钩连郁潮生，年将半百，久在象山老丐叶文生门下，见多识广，人甚阴鸷沉着，早疑心到对方怎么不济也有两个好手，未必头一场便令死士卖打，虽然狂傲，暗中却留了神，及听秃丐如此说法，便知料中，敌人好整以暇，并非豁出送死，有意去硬卖强，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立把适才轻视之念去掉。这等局面，对方说话往往难听，闻言只自打量敌人，心中盘算，少时对付哪一个可操必胜，免得初出场便给师父丢脸，一点也未动火。那五方太岁中的八臂花郎罗洪章和毒蛇神唐阿妹，一个性如烈火，一个生性毒辣，都是目中无人，骄横已惯，把来人看得不值半文，如何听得下这一套大话！罗洪章首先暴怒，喝道：“不知死活的狗仔，竟敢口发狂言！凭你三个狗仔，也不用费什事，怎么都能取你狗命。”说罢便要动手。阿泉等三人未及发话，唐阿妹较有心机，见郁潮生对己使眼色，忽想起对方口出大言，也许有点门道，忙插口拦道：“大哥且慢，叫他通名领死。无论比什么，由他说，我们全应好了。”

秃丐把秃脑袋一晃，指着郁潮生哈哈笑道：“你不用朝这两个死坯挤眉弄眼，你也一样，不能整身子回广西。他叫金线阿泉，这是我哥哥黄阿六，我是你秃爷阿七。你们三个叫什么名字，我们用不着问，不过比什么还是你们先说的好，要由我们挑，你们更死得快，活不成了。”罗、唐二人一听敌人名字甚生，从未听过，也不知是真是假，同声怒道：“狗仔既不肯说，那你们就过来一对

一个，分开来上好了。”

金线阿泉和黄阿六始终在旁好笑，任凭双方斗口，一言不发。待罗、唐二人一说“过来”，黄阿六朝阿泉把嘴一歪，暗示令他对付罗洪章，自己对付郁潮生，于是各就一个，将手一扬，各往一边走去，匀出地方单打，却把秃阿七和唐阿妹留在当地。照例人分开后，互相找好地方，对面立定，还有几句交代才能动手。秃阿七和唐阿妹本立得近，唐阿妹因忿秃阿七无礼可厌，想等另两对人立好方位然后较量，不屑和他多说，只对面站住。哪知遇见对头，秃阿七比他还要心辣手快，这同台分立几步路，霎眼工夫都等不及，口中咕道：“人已分开，不知还等什么？要害怕，回去多好。”

唐阿妹看他好似自言自语，用话挖苦，刚怒喝道：“要打就打，谁还要怕你不成！”话未说完，耳听秃阿七口应得一个“好”字，声到人到，疾如飘风，人已纵身横来。唐阿妹万不料来势如此迅速，骤出不意，暗道“不好”，忙即纵身闪避，已自无及，眼前一花，啪的一声，面颊上早挨了一掌重的，打得半边脸上当时红肿老高，两太阳穴直冒金星。当时怒火中烧，纵过一旁，戟指怒骂：“你…你…不要脸的狗仔！竟敢暗算伤人么？”秃阿七笑道：“你不是催我打么？打了你又埋怨。你白瞎眼，当着面挨打都看不出，谁暗算你来？你才不要脸呢！要觉打不过，或是躺下或是回去，要不就须应我的话，不能活着回去了。”说时，唐阿妹因吃这一掌打晕，觉着左边牙齿已有好些活动，内腮肉也被牙齿挫碎了两处，又疼又头昏，只管愤怒急骂，一时护痛，竟忘了向前动手，及听敌人还口嘲骂，才想起说错了话，平日自负口齿伶俐，身手矫捷，才一上场便丢人吃亏，心中恨毒，怒喝：“该死的狗仔！如不将你碎尸万段，不是人生父母养的！”随说，纵身过去，迎面就是一拳。秃阿七笑道：“我看你不像是人生父母养的，真个不知死活，那就

由你。”边说边还手，打将起来。

唐阿妹练就七十七手大圣拳，武功本好，先前只是骤出不意，轻敌吃亏，这一真动上手，看出敌人貌相身材虽是猥琐，武功却是精奇，不禁大吃一惊，不敢怠慢，也把全副本领施展出来。暂时双方扯个平手。一个是上来吃亏，恨极仇敌，立意制死报仇，身边虽带有异物，无如上来骄敌，以为几下便可将他打倒，不值费那大事，此时如若停手改比别的，无形中先输了一个头筹。对方又是无名之辈，面子上不大好看；对方再要推说不会这个，借此下台溜走，仇报不成，必还吃人挖苦，闹个输面。没奈何，只好仍在拳脚上找，真恨不能把吃奶气力全用出来。一个是丐仙高足，身怀绝技，游刃有余，有心拿敌人取笑个够，到头再下辣手，表面上看似半斤八两不相上下，实则暗中胜负早定。

这时两面三对人都打到了急处，只见六条人影兔起鹘落，星丸跳掷，捉对儿在擂台上滚来滚去，哪分出谁胜谁负？这场恶斗猛烈异常，除了双方敌人手脚相触，发出连珠般的微响外，三面看台上人，邢党方面早看出自己人的身手万无败理；蔡党方面又认为出场三人不是别有拿手，便是身藏异物，即便拳脚吃了亏，最后仍可制敌于死。各有各的心思，有恃无恐，都只定眼看着，一点声息全无。

似这样打了半个多时辰，唐阿妹渐渐觉出敌人本领实比己高，万难取胜，尤其是嘴上刻毒，不时说出两句挖苦话，真令人听了生气，情知再打下去决难讨好，敌人的手法又狠又阴，少时再为所伤，丢人更大，没奈何怒喝一声：“且住！”双手挡过来势，跟着纵退出去，脚才落地，还未开口，秃阿七也如影随形，跟踪纵到，迎面将手一晃。唐阿妹防他追打，忙用手挡，喘吁吁厉声怒喝：“我有话，说完了再打！”哪知秃阿七竟是假的，手一晃便自收势，诡笑道：“我逗你玩的，不要害怕，有话只说，有屁且放，

你还没到回老家的时候呢。你造那多的孽，就这么打死你，哪有这样便宜的事!”

唐阿妹吃他引逗挖苦，急不得恼不得，心中恼恨已极，怒喝:“秃狗仔少放狗屁!我是因为两下本领差不多，这样打不完有什意思?换个花样，你敢来么?”秃阿七笑道:“这你就快回老家了，你不是想把你身后那害人的玩意拿出现世么?早说多好，何苦累得气都喘不过来?有什法子你使吧，我等着。”说罢，将手一叉腰，蹲下身去。唐阿妹见那神气，活似久惯乞讨的无赖花子委顿在地，怒喝:“起来!”秃阿七笑嘻嘻道:“打了一阵打累了，我也歇歇，看你闹什花样，起来作什?”唐阿妹怒道:“这样不行，我那青王神厉害，一出来你就没命。事前不对你说明，当着天下英雄，还当我暗算你不成?”秃阿七笑道:“没关系，什么样活东西我都见过，不信会有那样厉害。少挨时候，只管放出来我见识见识。再把我那个癞泥鳅、癞蛤蟆随便放一个出来，就够你受用了。”

唐阿妹又道:“这是你说的。我那青王神不喜欢跳动，我和你打了这一阵，它在囊里已然怒极，我如放它出来，见了生人，必不再要我说什么话，上前就咬，窜起来比风还快。你却留个神，不要只顾说大话，落个死不明白。”秃阿七仍是贼忒嘻嘻诡笑道:“你不用吹气冒泡，一条小青蛇儿有什么稀罕!明明那死泥鳅经不得跳动，你怕它出来装死，丢你的人，想缓一缓性，却来向我卖什么臭人情!”唐阿妹一半因是断定蛇一出现，秃阿七十九没有活路;一半也为蛇具特性，随着自己跳动太急，初出时往往昏昏如睡，必须自己发令催逼激怒，方始暴起伤敌，减却好些威势，并且自己也累得气喘，见秃阿七神情懈怠，乐得借这说话工夫缓一缓气，蛇也宁静一会。闻言知遇行家，心方愧忿，忽觉蛇在腰间伸屈移动，力甚刚劲，知已犯性欲出。那蛇从小喂养，颇有灵性，那么凶毒之物，独对自己驯善异常。日常围在腰间鱼皮软袋以内，

除非遇见别的厉害同类或是以前斗过的仇人，在囊中闻出气味，向例不会这样强挣发威，心中奇怪。暗查敌人，仍是蹲在地上，待理不理地斜视着自己，腰间虽有一个二尺长的粗麻套，形式粗扁，颇似藏着成对的兵刃，绝不似什活物，所穿衣裤破旧肥大，敞腿赤足，更无可异之处。照行规，双方如以异物毒蛇出斗，对方无论是多厉害，除用自己所养蛇龟出敌外，只能用手擒搏，决不能使用家伙。断定秃阿七必是擒蛇高手，故此有恃无恐。却没料到自己所养乃是异种，人被咬中，因是见血立死，周身更有逆鳞毒刺，手万动它不得，只不知那蛇因何挣动。心一寻思，瞥见敌人方面的黄阿六和同党广西借将郁潮生斗向擂台一角，也各舍去拳脚，放了异物毒蛇出来。必是那蛇闻见气味所致，与面前敌人无干。

念头才转，腰间毒蛇挣势愈猛，再迟便须破囊而出，秃阿七又在谈笑催促，不暇往台角细看，忙把腰间鱼皮软囊锁口一拉，口中嘘的一声，喝道："秃狗仔细！我那青王神来了。"一言未毕，丝丝连声，一条七八尺长细长如拇指的奇形毒蛇，已由囊中滑了出来。蛇在唐阿妹腰囊中本盘有好几匝，出时却是迅速已极。唐阿妹一边解囊呼蛇出斗，一面左手伸向身畔，取了一个鱼皮手套戴上，身子往旁一闪。秃阿七见那毒蛇身子细长，蛇头独大，其形如铲，作乌金色，两腮甚阔，红信睒睒，火焰一般吞吐不休；额间一对红睛精光四射，自颈以下通体青色，油光滑亮；脊中心，由头至尾一行倒刺，又细又短，宛如钢针，锐利非常；腹侧两溜逆鳞，随着两腮帮子鼓动，时时起伏。身子看去刚劲非常，动作绝快。内行眼里一望而知，是条奇毒而又猛恶非常的异种怪蛇。

秃阿七乃丐仙门下初传弟子之一，对于收伏蛇蚁、驱役异物具有特长，与同上场的黄面阿六功力相等，医道甚精，时常起死回生，乃江西两异丐，数十年前便随丐仙吕瑄混迹风尘，滑稽玩

世，游戏人间，专以行医济人为务。自从丐仙因见门下品类不齐，枭鸾并集，时有害群之马在外为恶，清理门户之后，鉴于阿六、阿七弟兄二人有功无过，向道坚诚，心地尤佳，便在暗中授以真诀，令往王屋山中寻一山洞坐关清修。入山多年，不曾在外走动。以前在江湖上行事隐秘，屡易姓名，貌又不扬，外人知道他们的极少。这次原为坐关期满，想见师父重请教益，路上闻说广、浙两帮丐首各约江湖上能手异人，在金华北山女铁丐花四姑家讲理比斗；丐仙和一干旧日同师兄弟，应了上天竺侠丐邢飞鼠之约，也在其内。阿六兄弟本和邢飞鼠是故交至好，又听师父在彼，跟踪赶来，恰好当天早上赶到。路遇邢飞鼠手下徒党，问明双方约会时刻。因丐仙向例不喜和常人一起，中午便是会期，此时去了决寻不见人，也没往晤邢飞鼠，到了会前时许，径往北山走去，恰与丐仙师徒先后相遇。分别拜见之后，领了机宜，混在人群之中，一同入内。

蔡党三人一出场，丐仙看出内有两人身藏毒物，非人力所敌。这头一场，必须先给敌人一个厉害，以挫他的威势。知道阿六弟兄生具奇癖，最喜驯养龟蛇异兽，已有多年，多厉害的毒蛇异物，俱能克制，便即授意，令其出斗。说也凑巧，二人以前俱都养有异物毒蛇之类，自从奉命王屋山中修炼，因所驯养各物多半凶猛奇毒，如放出去，虽然平日教练得好，已有灵性，不奉命不敢伤人，一则异类野性，终是难测；况又本来恶物，离开自己日子一久，知它犯性不犯？即或能不犯性伤人，这类毒恶之物为人所遇，也必不容，一想除去，必被情急反噬，伤人必众。为此除去，又觉相随驯养多年，并无过恶，于心不忍。好在所养各物俱晓人意，兄弟商议结果，就在山中觅地豢养。这次出山寻师，本想一齐封闭洞中，不带出来。因内中有两三样异物最是灵异，日常守在阿六兄弟身侧，寸步不离，一人坐关时，有两次夜间入定，受毒蛇

猛兽侵袭，俱为所杀，功劳甚大，所下的粪和口沫，又是治毒疮的圣药，行时又在旁再三鸣啸，盘舞作势。二人见它追随不舍，加以用处颇多，便带了来。

唐阿妹自负所养毒蛇猛恶奇毒，对方虽是内行，擒蛇圣手也无用处，如以别的龟蛇毒物来斗，更是送死，所以气焰甚高。因那蛇头如铲，名为麻姑铲，又叫青罡鞭，遇敌时，在地上微一盘旋，把方铲怪头左右一摆，便和箭一般朝人头颈间窜去，一口咬定便自不放，非把人血吸完或是同场另有敌人未死，决不松口。奇毒无比，只被咬中，见血万无生理。尤厉害是，从头到尾，在当中脊背一行倒钩、两腹逆鳞之外，另还隐有无数可以随意起伏的倒须钩刺。身在空中，能够上下横直转侧。对方身法任多灵巧，即便闪开头颈要害，也必被它横身扬尾横击侧绕，略被沾上便即缠紧，力大异常，多坚壮的牛虎，俱可勒缠为两段。身坚如铁，刀斧所不能伤。照例见敌即扑，绝不迟延，况当发怒外挣之际。

唐阿妹当它出时，势子必较平日还要猛烈，蛇一落地，便即迅速闪开一旁，以防钩挂衣服，挡毒蛇去势。一心还想看那毒蛇坚缠秃丐，咬颈吸血，满地打滚的活剧。不曾想那蛇并不似往日怒极发威时，下半身还未落到地上，前身才一着地，瞥见敌人，身子一翻，头便高昂腾起，全身似箭一般迎面窜去。自从腰间鱼皮软袋内往下一滑，落到地上，只把蛇头昂起尺许，柱在地上，以下蛇身旋风般连打几个圆圈，便做一盘蟠在地上。虽也目射凶光，嘘嘘乱叫，看那神情，分明有些怯敌。目光所注也与往常不同，只注定敌人蹲伏之处，并非颈间致命所在，好似另有厉害仇敌，志不在此。再往对面秃阿七一看，依然蹲伏在彼，两只鬼眼半睁半闭，背上斜插的仍似兵刃一类死物，毫无动弹。细看脚底，并无异状，心中好生奇怪，不知敌人闹什么把戏。见蛇作势，盘踞昂立，久不前进，忍不住照着往日驱蛇出斗惯例，吹了两声哨子，口

中连喊："阿青快上！"那蛇只管两腮乱鼓，状似忿怒已极，一任主人催迫，全不理会。

唐阿妹见状，觉着吹了一阵大气，蛇放出来却是这样无用，面子难堪，一时心中有气，便将那戴有皮套的手朝蛇头颈间拍去。本意催它出斗，谁知那蛇心有畏忌，竟不敢先发，依然不动。唐阿妹越发有气，竟用平日制蛇之法，施展辣手迫使上前。刚想伸手去捏蛇的七寸，那蛇似早防到有此一着，猛朝主人发威，身子一躬，昂首直上，大有情急反噬之势。唐阿妹做梦也未想到，豢养教练多年的灵物会有这一着！事起仓卒，骤不及防，蛇的功力又是与年俱进，此时如真犯性，事前没有准备，还真无法制它。吓得喊声"不好"，慌不迭往侧窜去。总算那蛇还念主人恩义，只怪不该逼它送死，又要防范面前敌人，一吓退便即收势，没有追逐。

唐阿妹纵落一旁，惊魂乍定，忽听对面笑道："我当你弄这条小泥鳅有多厉害呢，原来只会欺吓养主，见不得人。这样东西也当活宝一样拿出来，当着人前现世！它此时自顾不暇，不会咬你，快回来吧。再如害怕，我秃子替你收拾它好了。"唐阿妹一听敌人发话讥嘲，益发羞愤难当，怒喝："秃狗休狂！我这青王神脾气古怪，向例欺强压硬，不愿伤害软弱，又爱干净，见你蹲在地上，一堆脓包，又臭又脏，可怜神气，没看在眼里。是真的，你敢站起来撩拨它吗？"秃阿七冷笑道："不要脸的畜生！死在临头，还要口出狂言。我如站起来，连你带这臭泥鳅早没命了。不过适才听你吹了一阵大气，心想也许有点门道，打算容你施展个够，免得死后叫屈，说我心急，没容你卖弄。阎王早对你下了拘票，怕死得慢么？你如有什么家私，快显出来，单凭这条臭泥鳅，那是找死！趁早把命拿来，还许保得一具尸首。"

唐阿妹怒火攻心，如何肯信！仍自怒喝："秃狗！只凭口舌发狂，有什用处！是好的，和我青王神一斗，我便服你。双方都有

不少高朋贵友，没的耽误别人工夫。”秃阿七哈哈笑道：“秃老爷弄死这条臭泥鳅，何须亲自下手？你既只有这点家私，那就快了。”说罢，手往裆中一拍，说道：“小乖乖不要急，这会该出去了。那穿花衣服的不是好人，莫要放他逃走。”说时，金线阿泉、黄阿六二人已各占了上风。一个用重手法将敌人打伤。一个和敌人连比各种技能，俱占胜着；中间敌人放出毒物，吃黄阿六用气功将毒物双眼打瞎，跟着一劈空掌砍死，因看在敌人师父分上，未肯将自己所养三眼神猋放出。借比兵刃为由，暗中连点了两次。敌人见他手下留情，不便再行恋战，只得交代几句过场，带愧下台，连原座都未回便自走去。晃眼之间，蔡党三人出场，倒有两人先行惨败。

唐阿妹见状心正发慌，不是意思，忽听敌人口风忽转，竟似身边也藏有活物，猛想起今日毒蛇怯敌之状，料知来者不善。心中一惊，不愿再看别人，忙定睛往前注视时，只见秃阿七说完并未起立，只将那件长大破旧的衣衫前摆往上微撩，跟着一声极难听的鬼啼，由衣服底下窜出一个怪物来。

那怪物通身红紫密鳞，似蛇非蛇，身长才只三尺。一个扁头，宽约一二寸。嘴如蛤蟆，上下利齿之外，唇边另有两个钩钳频频开合。合起来，阔口恰好封住，浑成一体；开时，两钳对分，口张处便有一根如意头的黑长信子，箭一般突伸出来，开合吞吐之间迅速异常。前额生着三只碧绿怪眼，自颈至腹，前半尺许身子扁平，两边各有一列短足，极似蜈蚣形相，看去十分刚劲有力。腹部一段，身更宽扁。后半身方是蛇形，越往下越细；到了尾梢，忽作两歧，可以勾转。通体萤光闪闪，神态甚是丑恶。才一出现，对面毒蛇身子盘得更紧，和饼一般，全没一点缝隙，蛇头也渐低下，只剩半尺许昂立在中，两腮起伏更急，目射凶光，注定怪物，通体都在颤动，好似又恨又怕神气。那怪物和蛇相隔只得丈许，出

时一溜烟似便到了毒蛇面前，秃阿七说了句“慢点”，便即停住。

唐阿妹见这怪物从未见过，毒蛇如此害怕，料定凶多吉少。事已至此，说不出不算来，正在心想毒计，意欲暗算。秃阿七笑道：“你认得我这玩意么?”唐阿妹已然气馁，仍硬着头皮喝道：“这类小龟，深山里有的是，谁把它放在眼里！你如以为是个活宝，我将青王神收起来，准弄死给你看好了。”秃阿七笑道：“难怪你不知道，这叫三眼神狳。多厉害的蛇蟒，遇见它便没了命。你自己都保不住，还想保全你那小泥鳅么？它已遇见定头星，除了等死，不会再听你的话了。不信你就收它一回试试。”

唐阿妹已知遇见克星，所说无一虚话。又见那毒蛇蓄怒畏缩之状，从未见过，有心保全，再用杀手暗算对方毒龟。惟恐毒蛇已为所制，众目之下一不听命，再和适才一样倔强反噬，丢人更大，还许为蛇所杀。心中一迟疑，对面三眼神狳想似候久不耐，三只怪眼齐射凶光，注定毒蛇一瞬不瞬，前身十二对蜈蚣脚不住摇撼，窸窣乱响，身后勾尾长鞭一起一落，打得台板叭叭山响，当中宽扁肚皮不时发威怒鼓，最粗时竟有二尺方圆，腹背密鳞本如叠瓦，也片片倒竖，有似猬立，比初见时格外威猛。那毒蛇越发呆首紧蟠，宛如僵死，全无生气。

唐阿妹情知不妙，一时情急，猛生毒计，豁出那蛇不要，口里低说：“我却不信。”冷不防猛地口打往日收蛇入袋的暗令，将有皮套的手往下一伸，抓起蛇的七寸，照准秃阿七迎面甩去，口中方喝：“送你受用!”那蛇原是怕极对头，耳闻入袋嘘声，虽不敢动，一心还盼主人好意，许能带它逃走，所以抓起时并未倔强。及至将手一甩，那毒蛇本是灵物，动作之时又急又猛，见主人一甩，想似知道心存叵测，要借它一命去害敌人，急怒恨毒，在空中一挺，那条长七八尺、铁鞭一样的身子，立即猛舒开来。唐阿妹原想自己下手极快，骤出人蛇双方意料，将蛇甩出，只敌人身

子一被蛇挨近，便无幸理。哪知他快，蛇势更快，惊悸忘魂之下，恨主人绝情，猛发暴怒，随手才甩出去，身子一挺一顺，后单身往横里一扫，势疾如电。唐阿妹见一尾鞭扫到，方觉不妙，想要纵开，已自无及，竟被尾梢扫中腰际，当时痛彻心肺，方怪叫得一声，上衣已被蛇身逆鳞倒刺钩住，就势前身凌空，猛缩回来，方欲反噬主人泄愤。

地上三眼神猱更是目锐势猛，心思灵巧，善通人意，尤其那左右两排蜈蚣脚，爪上有蹼，走伏时看不出来，纵起时张开，比鹅掌还宽，能够凌空招展划行。中段扁腹又能鼓气收放，具有浮空之力，随意转侧飞行，无不如意，矫捷非常。三只怪眼早把毒蛇全身注定，一半待机追扑，一半听候主人之命。一见毒蛇被人抓起，立即暴怒发威，更不再等主人发令，一声儿啼般的怪啸，照准毒蛇飞纵上去，恰也同时扑到。神猱上时，原已觑准尺寸，恰与那蛇迎个对面，势疾如电。毒蛇躲已无及，知难幸免，情急之下，不愿再反噬主人，欲向仇敌拼命，猛张毒吻，迎头便咬。说时迟，那时快！神猱的两排利爪已抱向毒蛇身上，见它张嘴来咬，简直未怎理会，分列唇边的两只钩钳倏地合拢，恰将蛇颈七寸做一圈紧紧箍住。那蛇吃这一夹，便和死了一样，张着一张血口，利齿如钉，不能合拢，一根血也似红的长信，笔直伸出口外好几寸长，也缩不回去，只将一双晶明有光的凶眼怒视仇敌，下半身钩住主人衣服未放，中半身连连颤动，好似痛极神情。

唐阿妹见蛇反噬，衣服又被钩住，知道一被咬中便无生路，情急逃命，正欲用重手法打蛇要害，倏地眼前一花，毒蛇已被神猱抱紧。惊悸之余，猛一动念，意欲乘着双方恶斗纠结，就势猛下毒手，一齐打死。手刚扬起，那三眼神猱何等机警厉害，动作神速无比，只得主人之命出阵，敌人一被相中，休想活命！前身两排利爪抱住毒蛇，就势身子往上一挺，后半身上翻，那条长尾早

反甩过来。唐阿妹百忙中防为蛇身毒刺所伤，又是用戴皮套的左手由横里发出，明是下落之势，却没防到对头身灵如电，就着蛇身使劲，反尾往头上打来，势绝神速。手未发出，先觉头上风声，连想躲的念头都未容转，脑门上便中了一尾鞭。神猃尾钩奇毒，锋利如刀，力又极大。唐阿妹当时痛晕发麻，神志已迷，未忘仇怨，两手用力往外一斫，一手斫向蛇的腹际。蛇怒急护痛，下半身猛力一挣，豁喇一声，将尾梢所带衣服撕下一大片来，身便离了人身，带着破衣往上一甩，恰被神猃尾钩迎着。互相绞结，一同坠落台上。唐阿妹另一手便自打空，随身歪倒，仆地不起。

那时神猃唇边钩钳依然紧嵌蛇颈未放。蛇口仍是开张，红信突伸，也未缩回。双方一到地上，神猃便把腹部贴地，前半身抱蛇的上半身，面对着面直竖起来。那蛇要害吃仇敌紧紧夹住，威力大逊，强奋余力，两尾对绞以后，愈成强弩之末，形态虽仍猛恶，身已任凭摆布，除上下受制，痛极皮鳞乱颤外，更无反抗之力。神猃动作极快，两排利爪刚紧抱蛇身举起，阔口开处，口中长信电也似射出，舌尖如意头便将蛇的信子裹住，吮咂有声，一直往前卷去，直向蛇口伸入，蛇信也随着消化。只见那蛇始而疼得喉中吁吁惨呼，两眼突鼓，似要冒出火来，等信子被神猃长信消尽，伸入喉间，便不再有声息颤动。神猃两钳忽舒，扁头往前一探，猛张大口，将蛇连头咬紧，通没丝毫缝隙，跟着扁肚一鼓一收，似在往里猛吸。眼看毒蛇那么强健的长身，由头自尾逐渐收缩，好似内里血肉俱被神猃吸去一般。似这样约有四五次，神猃两排蜈蚣脚爪本来紧抱蛇身，忽往左右一分，三眼怒凸，胸腹一鼓一收之际，只听声如裂帛，嘶的一响，跟着波的一声爆响，同时蛇尾甩处，那毒蛇便被甩起，笔也似直搭向台板之上。神猃扁头再往起一扬，那蛇便似蜕脱一般，做一条线，自颈以下直裂到尾，蛇的内身骨脱皮而出，甩将起来，内中血肉已被吸尽，一丝

不见，只是一串蛇骨，势如长蛇归洞，往神猔阔扁大口里投去。猔口外两只钩钳相助拨入，舞动如飞，晃眼全尽。神猔怪口一合，两钳交叉，将阔唇封闭，嘴嚼有声，口腮略微鼓动，便自咽下，台上只剩了一张蛇皮。

唐阿妹人已死去。被神猔尾钩所击之处，头上裂有两个小洞，黄水外流。这原不多一会的事。蔡党中人见派出去的党羽斗了一阵，忽然败亡俱尽，愤怒已极。二次派出的人还未起身，唐阿妹尸身由伤处起，已由暗赤色转成通体紫黑了。秃阿七知道三眼神猔这类通灵毒物，敌党纵养有别的毒龟毒蛇，决非其敌，见蛇已被猔咽完，笑道："今天这一顿，总够你享受了吧？还不去把那厮所中的毒收去，留在这里害人不成！"神猔叫了一声，随纵向唐阿妹身旁，刚将大口张开，伸出那如意头的长信搭向唐阿妹伤处，忽见台下连纵上来两个蔡党，看神气似想将唐阿妹尸身抬走，刚纵上台，正值神猔纵过，意似畏怯，呆得一呆。内中一个生得貌相甚是凶横，猛伸手拔出身后钢刀，手指阿七正要发话，地上神猔首便昂起。倏地一条人影由斜刺里飞来，落到那人前面，指着神猔怒喝道："花猔儿不许乱动！他不配我们动手，这是来抬死人的。快将毒收去，由他抬走，好让别人找场，没的耽误了工夫。"

神猔闻言，方始将头垂下，仍吐长信搭向唐阿妹的伤口。这发话人正是黄阿六。说时，阿七见神猔将头昂起，喊声"不好"，相继纵到，朝那人喝道："你枉在蔡乌龟门下，怎也不知轻重利害！死人毒没收去，谁敢沾身，休想活命！我养这小玩意比人还灵。休看你这把切菜刀快，不信你斫一下试试，看能伤它点皮不能？无故找死，何苦来呢？"那人也是广帮恶丐中二路人物，奉了蔡乌龟之命，率领十余名同党，专任救护受伤徒党，抬回死尸，人最粗鲁，先见另一同党受了重伤，跟着唐阿妹受伤倒地，也不知他死活。因知对方劲敌，忙率另外三人分头抢上台来救护。看出唐阿

妹已死，本就愤急，又见神猔张口吐信搭向死人身上，误以为要对死人加害，吸他血肉，越发有气。照规矩，一场斗过，双方便须发话另议，似此恶物，无人能敌，便须另外换人，此时双方全未吐口，本不应动手，自恃身有宝刀，想为唐阿妹报仇，抓着伤害死人犯规的错，就势一刀将神猔除去。不料话未出口，两个强敌先后纵到，话又极为难听，益发火上添油，大怒道："唐师哥自不小心，误被毒龟弄死。我不信这东西能吃我这一刀。你这秃狗崽，吹这大气作什么!"

秃阿七笑道："你不信么？这个容易，我不值与你计较。现时死人毒已吸尽，叫你那同伴先把尸首搭走，就让你斫两刀试试。"随喊："小乖过来，这厮不信你皮骨硬，让他斫一刀试试，不许还手!"那神猔刚把死人的毒用口吸完，闻言竟似懂得人话，走了过来。那人见状，料知不假，一则心仍有些犯惑，又想自己刀快，许能斫死，即或不伤，此非真比，至多被他轻笑，也无大害，话已出口无法收回，便命同党去抬死尸，心想：此刀能够斫铁立碎，何况自己这把子力气，断无不伤之理！当时心气一壮，喝道："这是你叫我斫的!"说罢，运足平生之力，观准猔颈，一刀斫下，只听克的一声，手臂震得生疼，神猔只瞪着三只怪眼望着他，一丝不动。阿七哈哈大笑，那人又惊又愧，本想退走，一眼瞥见猔腹扁平，不住鼓动，好似甚软，以为此方是要害，不该斫它的头颈，心一后悔，又生毒念，口喝："我再斫一刀试试!"声随刀下，二次猛运全力，右手一紧刀把，改砍为搠，朝着神猔腹扎去。这时阿六、阿七同了金线阿泉俱站台上，只等事完向众交代过场，见状方喝："你找死么!"那人刀已发出，因看出神猔厉害，下手时虽自信十九成功，一样存有戒心。原意一刀刺死固妙，如刺不死，立即纵退，以防反口。原早打好退步，谁知刀到猔腹，竟似扎在一个极坚韧的东西上面，用力太猛，手被刀柄擦动生疼，猔腹仅仅

扎处往里微凹，并未刺进，刚觉不好。

就在这动念瞬息，刀还未及收回的当儿，猛觉手上一震，瞥见猞腹往外一鼓，力大异常。一人一猞，去势来势俱是极猛。那人骤不及防，连人带刀被震弹出好几步，身子一歪几乎跌倒台上，幸是武功还有根底，自知危急，于理又亏，慌不迭略稳身形，便往台下纵去。逃时还想顾颜面，口刚说得一句“改日再见”，猛又觉背上一股极劲的热气吹到，人已往下纵落，回头一看，阿七正在台口戟指说道：“这事便不怨我们。我弟兄养这玩意虽是凶毒，无故决不伤人。适才容他斫了一刀，乃是言明在先。有我弟兄的话，自然它不敢动。就不服气，也该对我们说好再行下手，不应突起暗算。如非我们强行止住，休想活命。现这人虽未为神猞所伤，但是猞口丹毒已然喷出。我们事前不知，无法拦阻，中毒深浅与否也不知道，只好由他去了。现在头场已然见了胜负。还是我三人告退，另换别位再上；还是蔡团头再派人出场，仍由我三人奉陪，悉随尊便。”

说时，蔡乌龟见头场三人全都惨败，非死即伤，无一获胜，还有一人溜走，众目之下，早已羞愧难当，怒火中烧，不可遏止，有心想把所有妖僧妖道一齐请上场去，各施法术飞剑，杀他一个落花流水，无如花四姑虽然报应临头，转眼身败名裂，人亡家破，到底年老成精，饶有眼力，看出前头不像好兆。明知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心中仍想谨慎从事，相机而行，以备事完留一退身之路。借着贵客临场格外礼敬，自己所约不算，连蔡党所约妖人都一齐请向正面主台之上，拿定主意，一个对一个，一场接一场，不令群殴混杀，全按上等行规，除了双方主体，未动手的人皆可不算仇敌。胜固快心荣耀，万一全数惨败，或是看出不行，也可收风，作为自己不服出头，向对方另讨过节，重订时限地方，二次再行比斗。这样做法，人虽丢定，却不至于累及身家，一败涂地。在

座妖人，早吃稳住，借口：“身是主人，不能不照江湖规矩行事。尤其诸位神僧真人大名鼎鼎，更不可露小家子气。一见不胜，便即逞强出头，胜了也不光辉。务须说话算数，免使敌人轻视笑话。反正有诸位神僧仙长在场，万无不胜之理。出去越晚越有话说，也越威风。”因花四姑利口，善于酬应，礼数款待又极优厚，无不投其所好，来客人人尽欢。这伙妖僧妖道全被笼络，谁也不好意思不听她话。蔡党惨败，正面台上竟无一人越众出动。

蔡乌龟见状，一想方败便请外人出场，也实不好意思，如要对方换人另比，无异说台上三人厉害难敌，低首认输。再者杀徒之仇如何报法？算来只另派人接场最好。怎奈对方养有毒物，连名都不知，唐阿妹那厉害的毒蛇，尚且连人惨死，如何能敌？心方寻思，旁立雷州帮恶丐、蛇王陈长生派来助场的两个门徒琵琶神崔大头、荷花仙郎汪桂，约了郁潮生的师兄铁剪手何文开，已朝自己打一招呼，便往台下纵去，刚往正面主台行礼交代，擂台上阿泉等三人也发出话来。这里蔡乌龟还未答话，邢党方面已有人接口喝道：“你们胡说！讲好任谁都各比一场，不能由我们坏了规矩。你们三人还不回来！”跟着纵下三人。阿泉等三人一听话里有因，便往台下纵落，回往西台而去。

蔡乌龟见众仇人退走，方要发作，因定有例，话不好说，并且神猄厉害，胜败难知，心想换人也好，且捞回一场再说。话到口边，又复忍住，心还以为对方换出的人不能都养有毒物，崔、汪、何三人有名狠手，当不再败。哪知对方二次出场的俱是丐仙门下高弟，一个比一个厉害。内有丐仙吕瑄最初所收六个高徒中的两个，一是在永康方岩和黑摩勒恶斗的断臂丐范显，一个是阴阳脸子邹阿洪，还有一个美少年，便是丐仙最末一个收来备传衣钵的卞莫邪，比阿泉、阿六、阿七等前上场三人，本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尤其卞莫邪，不仅内外功都有极深造诣，并还精于剑术。偏

这三人，范显是在南疆多年，邹阿洪近十多年随师卖药，不喜生事，卞莫邪形迹更是韬晦，一干蔡党均未见过。就花四姑门下党羽，也只少数听人说过，知道名头，见到过的人极少。

蔡乌龟见对方三人，两个奇形怪状的花子，一个寒士打扮的英俊少年。上台以前，只同去正面台下，朝那麻袋上坐的几个老花子略微躬身，打个招呼便自回去，对于两台上那多有名人物，连正眼也未看，神情较前三人更傲。虽料劲敌，浙帮中无此人物，无如自己所派也非全是本门，并且一较真更显已软。心还在想：凭二次出场这三人个个好手，只对方不再放出像方才一样的怪物，不论比哪一样，均不至于落个下风，怎么也捞点面子回来。正自寻思，恰好敌我双方同到正面台下。

蔡党三人俱是久经大敌的成名人物，因见头场三人全遭挫败，心中虽然忿恨，却不敢再存轻敌之念，早已留心。老远看见对面三人走来，当头两个步法散漫，穿着神情和阿六、阿七差不多，虽然都似城厢中积年以乞讨为生的无赖花子，一个并还断了一条臂膀，二目神光却是炯炯流射。身后少年，看似文秀，走在晴天沙土地上，脚跟后面点尘不起。这些都与常人有异。行家眼里，只要细心查看，自瞒不过去。料是劲敌，本欲抢先登台发话，脚底暗中加劲，走得颇快。不料他到，人家也到，双方成了对面。照理自己应该先到，邢党三人脚底并未见加快，双方远近相差两丈左右，步法又是一快一慢，竟没看出敌人是怎么来的，当时也未怎觉察，便同把手一摆，作形礼让。原想对方必要还礼相让，然后一同登台，哪知邢党三人大模大样，竟连理也不理，自往台上走去。

蔡党所派三人，以雷州恶丐陈长生的二弟子琵琶神崔大头本领最高，性情最暴；三徒弟荷花仙郎汪桂较次，却打得一手好暗器；铁剪手何文开本事和崔大头虽差不多，心思却最细密，见闻

最多。一见对方不通情理，目中无人，却有了气。崔大头冷笑一声，正要发话，吃何文开打手势，暗中止住，同往台上纵去，心想：你不懂礼数，我便抢向前去！台高三丈，起步时敌人才只上了一半，又是循级而上。按说纵的人应该先到，崔、汪、陈三人面向台里，为显自己轻功，纵得又高又远。明明看见身由敌人头上飞越过去，哪知脚才点地，便听敌人身后发话。赶忙回头一看，三个敌人已在相隔不远的身后，作一字排开，面向台外。这才觉出敌人身法竟快得出奇。不用动手，即此已输了头着。众目之下，由不得愧忿交集。照规矩，又不能不容对方交代，只得守在旁边等着。

偏生发话的一个正是那邹阿洪，一张阴阳脸子，加上一件破旧半长花子衣，东补一块，西搭一片，赤着一双泥腿，连草鞋都未穿一双，本就奇形怪状，引人发笑，偏又生就一张巧嘴，说起话来又诙谐又挖苦，叫人听了急不得恼不得，明是几句照例的过场，偏加上许多作料，连敌党中人也被引得暗中好笑不置。三人强捺住气把话听完，铁剪手何文开见崔大头已气得面容更变，恐他话说不当，节外生枝，引起敌人轻视，忙把崔、汪二人手一拉，自抢向前，把几句照例过场说完。一句话不加，暗示对方贫嘴薄舌，小家子气，不值一理，随即回身。范、邹、卞三人早不客气，先占了上首。

三人见状，又是一气。崔大头忍不住忿怒，首先喝道："你们这些鼠辈，平日里只会抢点残羹冷饭，欺软怕硬，目中无人，没见过什么世面，也不懂什江湖礼数，和你客气，反道怕你。双方都是三人，谁愿找谁领死，就滚过来吧！"阴阳脸邹阿洪笑嘻嘻道："不要忙，我早把你这颗大头看上了。想找死容易，你也不打听好尊姓大名，到了阎王那里，问你怎么去的？再要想问就来不及了。"说时，独臂金刚范显早手指荷花仙郎汪桂笑道："你是蔡乌龟养的

兔子么？向你范爷撒娇，也跑出来送死。”汪桂最忌讳人说他兔子，闻言大怒，喝声：“你这六根儿不全的丑贼，也敢出口伤人，叫你知道小爷厉害！”说罢，纵身过去，待要动手。范显狞笑喝道：“你这雌不雄，也敢出来现世！要在这里来，我不把你蛋黄挖出来，我不姓范！”随说，早往一旁纵去。汪桂怒火中烧，跟踪纵过，打将起来。仍是铁剪手何文开较稳，先和卞莫邪互通姓名，然后同去一旁动手。

三人倒有两对打上。反是崔大头头一个上前，偏遇见一个懈怠鬼，只是斗口，还没有动手，一见同伴已和敌人交手，又听说话气人，大怒喝道：“你这类无名鼠辈，有什问头！”说罢，扬手一掌打去。邹阿洪有心拦他，将身一晃，大喝：“我有话说！”崔大头只得住手道：“好嘛，有屁快放！”邹阿洪仍笑嘻嘻道：“你不要和我打么？满好！”随说，纵身就照脸上一巴掌。崔大头听他说头一句，又见那么阴阳怪气，只当底下还有话说，方欲催问，不想底下只说得“满好”二字，声到手到，身法又是绝快，骤出不意，闪躲无及，叭的一声，脆生生挨了一下满的，大半边肥脸立时浮肿老高，添了一个青紫色的巴掌印，口里牙齿也几被打落好几个，顺嘴流鲜血，气得两太阳穴直冒金星。赶即一边还手，一边怒骂：“不要脸的狗崽！暗算伤人，少时将你碎尸万段！”

邹阿洪一边还手一边笑道：“你不是想快吗？我听你的，又不好了。自家武功不精，没有眼力，埋怨人有什么用处？我看你半边脸大，不好看相，有点恶心，莫如我代你把右半边脸也补上，索性教你头再长大些，显得你家坟地里有风水。少时阎王见你有这一颗出号大头，也格外看重一些。”说着说着，两手一分，纵身迎面又是一掌打去。崔大头生具神力，练过鹰爪功，双手和钢爪一样，人被抓上，筋骨皆裂，先受对方嘲笑，已是愤不可遏，上来又被巧算，挨了一下重的，如非练了一身硬功夫，就这一掌，便

被打闷过去，越似火上添油，咬牙切齿，恨不能把敌人一把抓住，扯个粉碎。不料邹阿洪软硬功夫俱到了火候，知他力大，并不和他正经交手，不住窜前跃后，左纵右跳，得空便掏一下，一半拿他开心，身轻如燕，矫捷如猿。

连经十多个回合，崔大头枉自费了许多精神气力，连轻带重，白挨了六七下打，一下也没还上，敌人便宜话更说之不已，由不得越气越急，心越忙手越乱，益发捞摸不着。怒火头上，忽听这等说法，料定邹阿洪是要打他右脸，暗骂："该死狗崽，我适才骤不及防，吃你占了一点便宜，再来只被我捞着，休想活命！"于是便留了神，恰好邹阿洪一掌朝右脸打来。崔大头也是久经大敌的有名人物，只管心中寻思，因见这人特别滑溜，已然连上了好几次大当，却也防到其中有诈，心想这厮如此狡猾，哪有打人先说之理？内中必又藏有声东击西的巧招。一见掌到，意欲将计就计，不真接招，只用右手虚晃一下，乘着敌人要变招未变招的当儿，就势用重手法，"乌龙探爪"，照准胸膛抓去。以为凭自己这手硬功，敌人纵有多好功夫，也必重伤无疑。

谁知邹阿洪练就一双神目，手疾眼快，虚实相并，变化无穷，身法更是灵巧，最擅长是借劲使劲，蜻蜓点水，沾着便能飞起。左手去打右脸，右手去斜横胸前不动，以备接架应变之用。一双神目早将敌人上半身一齐照住，稍有动作便即看出。崔大头如若老老实实接招，邹阿洪知他力大，不与硬碰，还打不着，这一取巧，正好上当。邹阿洪人矮，知道纵起打人，身子悬空，最易吃亏，不惜下苦，将师父的飞鹰掌法学会，纵时早已备好退路。那一掌又是半实半虚，未使足力，见崔大头右手来隔，就势反手向下，抓住敌人右手，借劲使劲，猛地一个"白猿过桩"，暗藏"风飐杨花"的招式，手击敌人手臂，双脚连身向上斜飞，同时斜横胸前的右手，一个反背巴掌朝崔大头右脸打去，叭的一声，打个正着。

就着打中这一点劲，左手一松，身子往敌人反手方一翻，口喊："还是换右手打才公道！"声出人落，实如小鸟斜飞，轻轻落向一旁。

这原是瞬息间事，崔大头右手一隔，左手便抓，猛觉右手脉门一紧，左手抓了个空，敌人身手迅速如电，一切全出意料，连转念都不容，只觉眼前一花，人影飞舞，右脸便又着了一下重的，打得比前回还要厉害。当时半边牙齿全松，打落了两个，口中鲜血往外乱涌。怒焰中烧，忿怒欲狂，敌人尚在身侧，不顾疼痛，慌不迭舌头一抻，将断牙吐落，怒吼一声，凶神附体地凶狠狠便要扑将过去。邹阿洪将身一纵，闪开笑道："大头鬼不要忙，先把你这狗牙收拾起来，再打不迟。如嫌手脚不行，再比别样也可。我定让你把全套猢狲把戏施展出来，再送你见阎王去。省你死后委屈，心不甘服。"崔大头如何还听这个，血口怒骂："狗崽贼叫花！管比什么，到时自会取出。老子今日与你拼了！"邹阿洪原见他腰悬革囊，背上凸起一条，看出内藏兵刃暗器。此人身强力大，又练有一身硬功，欲凭手脚除他甚难，故意引他动家伙，以便下手。闻言正合心意，知已情急，准备拼命，既这等说法，不定何时突然取出发难，便留了神。

阿洪一件特制的软硬兵器围在腰间，本极易取用，一面交手，一面早乘空把机簧拨开，只一扯一抖，立可摘下应用，主意打好，笑问道："大头鬼，你急了么？实告诉你，你会硬功，我会软功轻功，还能借劲使劲。休说打我不中，就被你打上，也无非借你的手脚把我弹出去，喘口气仍就回来，向你缠夹不清。枉自白费力生气，丝毫奈何我不得。你的功夫门道连同身上要害，因为我有一小师侄，练得便和你一样路道，所以非常清楚。现在不过是逗你玩，看中你这颗大头，借它煞煞手痒。等我逗得不耐烦了，只消和刚才一样，照准你这致命穴道来上一下，立刻了账。你要有

别的花样，还是快使出来的好。”

双方原是一边动手一边叫骂，崔大头自然也在还口。连挨两下重打，忿极之下，觉出敌人身轻手快，本就格外留心。阿洪说这些话又是别有深意，跳纵既速，两手尽是花招，说到要打致命穴道时，双手上下连指。崔大头不知是计，想借此试探自身要害。先前上过阿洪的当，这时话到手到，以为阿洪真知自身要穴，双方打得又正激烈，恐其重施故伎，又来一下，这练硬功夫人的要穴，关系存亡，不禁心惊，百忙中用手一护，恰被阿洪看破机密，知道十九不差，也不说破。又斗了五七回合，崔大头早就想取暗器，先吃阿洪逼住，匀不出手来，方想叫明停手，换了兵器再打。阿洪已将要穴探得，故意卖个破绽，喊声：“照打！”一个“猿猴摘果”，迎面纵起，照面门一拳打去，吃崔大头左手一格，一个右手当胸一挡掌横推出去。

二人动手，阿洪也曾被大头打中过好几下。如换旁人，这类硬功掌法只中上一下，不死也必受伤，无如阿洪武功精纯，借劲卸力具有惊人特长，深得粘、弹二字口诀的三昧。敌人手到，十九仗着身法灵巧，不被打中。偶被打中，也是先有成算，将计就计，掌到身上，往里吸一口气，被打中处恰似身子本在敌人手上甩将出来，多大的力也使不上，如何会伤？等身手相接，敌人劲已卸去，再往外一鼓劲，就在这势急不容一瞬之际，一缩一绷，立时借劲使劲，和弹火一般弹将出去。崔大头也是屡次白打，无奈他何，心中气极，以为劲有大有小，决不能回回都用得那么合适，这次势子更急，用力愈猛，以为多少总可伤着一点，依然无效。阿洪本心给他缓手，见来势猛急，纵退时也加了劲，竟被弹退出三四丈远，再加数尺便到台下。

阿洪落地笑骂道：“大头鬼，你轻一点啊！何苦把吃奶的气力都使出来，这有什么用呢？我要落到台下，一赌气不和你打了，你

一个人干在台上，白挨两个嘴巴，找谁诉苦去呢?”阿洪这次纵得甚远，又不似先前，刚纵出去，脚一点地重又纵回原处。崔大头以为时机不可失去，忙即假装奋身追踪，乘机先将身旁竹叶飞刀悄悄取了五把在手内，纵时就势回手，把背上兵刃结扣扯脱。准备先发飞刀，跟手拔刀，给敌人一个冷不防，不问青红皂白，先把仇报了再说。

阿洪明明看在眼里，安心使他出来丢丑，只装未见，也不过来，仍立台口，接口笑骂道:“大头鬼，你头重脚轻，留神跌倒中风，不是玩的。不要跳了，爬过来吧，我也可以歇上一歇，定定心再打。”说时迟，那时快!阿洪言还未了，崔大头身已纵起，落在阿洪前面丈许远近，落地便将飞刀发出。那刀共是五把，长三寸，宽才半寸，中有出风凹槽，两面开口，又薄又快，锋利异常。一发五把，分左右上中下五路，联翩飞出。发出时如急风之吹落叶，上下左右乱摇乱摆，势却迅急。专一声东击西，迷人眼目，遇上极难闪躲。中在人身，直钉横抹，不似别的暗器只照直打，又经毒药淬砺，见血无救。崔大头素虽凶横，轻易不肯妄用，实因受辱太甚，打又打人不过，仇深恨重，怒火中烧，誓不两立，才使将出来。照理，这等场面动手不胜，如换家伙，必须事先言明才不犯规。也是情急发横，满拟骤出不意，取时手法灵快，阿洪决未想到有此一着。此刀百发百中，何况又是五刀同发，相隔这近，敌人纵和自己一样，练就一身刀枪不入的硬功，也无法幸免。哪知敌人目光如电，身轻手快，为丐仙门下有数人物，表面若无其事，暗中早有戒备，落地不肯回纵便由于此，早就全神贯注在他这双手上。一见五片银光上下翻飞首尾相衔蜂拥而来，便知厉害。右手刚往起一抬，为首一刀已然飞向面门，喊声“不好”，翻身往台口倒跌下去。下余四刀全由身上掠过，飞落台下。

崔大头见仇敌中了一刀，心方一快，猛瞥见台沿上挂有一双

泥脚，暗忖：这狗崽明已刀中面门，万无生理，如何还能用脚跟倒挂全身？微一迟疑，把心一横，反正早晚是和敌人破脸混战，管什规矩！先将狗崽斫上几刀，也出恶气！随想，回手一扯，刚将身后合叶折刀拔下，甩开抖直。未及赶过，倏地人影一晃，仇人竟由台下翻身飞起，扬手就是一溜白光，飕的一声迎面飞来，势子又劲又急。说也真巧，崔大头如非有刀在手，不用再打，就这一下，早自丧命。

原来阿洪不但武功精纯，人还机智谨慎，见识尤多，各种精奇暗器，俱知用法来历和那劲头，一见敌人所发暗器，与昔年凶僧大鬥和尚所练飞钹的手法一样，事出意料，没想到会是这类暗器，相隔这近，无论躲向何方俱都上当。自己虽有一身软硬功夫，仍不肯以身试险，急中生智，暗用本门“撮”字诀，专对付当中迎头一把，一面用大中二指将刀撮住，同时顺着来势假作中刀，仰面往台下翻倒，却用脚跟挂在台口，手法绝快，势子更巧，崔大头一点也未看出。阿洪悬身台口，耳听上面敌人动静，匆匆将刀顺过把手一看，暗骂：“好狠毒的狗贼！冲这把刀，也容你不得！”心念一动，随即挺身翻上，先将原刀回敬，口中笑骂道：“大头鬼！这样薄纸一样的破铁尺，也敢拿出现世？先还给你，再和你算账。”崔大头冷不防敌人没有受伤忽然纵起，还有暗器打出，心中大惊，慌不迭随手横刀一格，只防面门，没有很准，被刀背碰了一下，由耳旁侧飞过去，颤巍巍钉在台板之上，差点没被打中眼睛，端的险极，不禁又吓了一大跳。

阿洪随又骂道：“大鬼头！那是你的修脚刀，还不快捡去！我等着你。你打不过，想换家伙，说话呀，我又不是没和你说。这样鬼头鬼脑，不给你师母娘现世吗！”崔大头越发愧忿难当，强颜答道：“我不也早和你这狗崽说么？老子什么时候想动家伙，就取出来。如今暗器比过，你要带有家伙，快取出来。要不，下台叫

他去，老子等你！”阿洪见他人不过来，一边说话，刀交左手，知是又思偷取飞刀暗算，骂道：“不要脸的大头鬼！你等我不等，打累了想缓气么？没那便宜的事！”崔大头刚把手换过，还未反手取囊中暗器，阿洪话未说完，人已当先飞到。崔大头见阿洪纵过时空着双手，心想：这狗崽必是自恃硬功，却不知我此刀厉害。大喝一声，迎头一刀砍去。哪知阿洪故意如此，暗中早有准备，借这一纵，手往腰间一带，已把兵器卸下，随身甩起。双方势均猛急，不容缓手。大头阔面板刀刚往前砍，猛瞥见蛇也似一条黑影，带起茶杯大小、银光闪闪一团寒星，由敌人身畔斜飞而来。屡次吃亏，觉着敌人动作灵活，宛如鬼物，令人莫测，早自有点胆怯，骤出意外，没看出敌人用的是什么兵器，匆迫中待要收势改招，当的一声，那团银光已是中在刀面上，觉着虎口震得生疼，如非力大，这一下几乎脱手，不禁大惊，慌不迭回刀往侧便纵。

阿洪手中兵器，乃是一条海蛟筋所制，长约八尺，一头是精钢铸就的三角钢菱；一头是个尺许长的把手，粗约寸许，也是纯钢所制。柄后一头粗约三寸，中设机簧，极为精巧，内藏三十六根钢针、九只四寸来长的梭镖，百发百中，专破各种气功。名为银菱软鞭，又名阎罗判。舞到急处，宛如一团银光，滚转如飞。上面搂头盖顶，下面缠腿裹腰，遇见强敌不能取胜，只将鞭柄倒过，一按机簧，一镖九针相继飞出，如被使开，简直无法还手招架，无论软硬功夫多好，全都难敌，用处甚多。鞭梢三角钢菱乃三片合成，上有搭扣，不用时可以拆开，当根皮带系在腰间，衣服一遮，决看不出那是兵器，取势分合，均极灵便。

崔大头做梦也没想到，敌人身边会有这等厉害的家伙，刚往侧面纵开，阿洪一鞭把刀荡开，更不容他缓势，跟着将鞭舞起，刷刷一连十几下，横三竖四扫将过去。只听呼呼风声，一团银光，上下左右，满台飞舞。崔大头从未见过这类家伙，如何能敌？几次

用刀硬挡，均几被缠脱手，腿上还被扫中了一下，虽有一身硬功，也被砸得生疼，这才知道克星照命，敌人本领高强得多，正在手忙脚乱，心寒胆怯。

那旁卞莫邪心善爱才，见一班蔡党都是一色上等绫罗现拼制的花底，狂傲嚣张，一身匪气，独单铁剪手何文开，虽非寻常叫花装束，衣著却极朴素，面上也不带凶横之气，又问出是广西象山老丐叶文生的徒弟，前听师父说过，此人尚还直气，家规也好，便不想伤他。何文开先恨敌人言动狂傲，又想为蔡党争回头一阵的面子，上来连施辣手，十来个照面之后，看出敌人年纪虽轻，武功却是极好，如凭真实本领，决非其敌，分明含有相让之意。百忙中再一瞟两个同伴，比自己还糟，一个和敌人各亮兵刃，已无还手之力；一个吃那断臂膀的耍得晕头转向，喘嘘嘘连气都缓不过来。知道这一场又非全数惨败不可，心中叫不迭的苦，暗骂："蔡乌龟不晓事！自己这面明落下风，或是动横，或是认输派人接替，应该有个打算。反正是败，何苦强耗下去，看自己人受伤，还落一个不光棍！"想到这里，恰值崔大头被阿洪软鞭横七竖八一路乱打，逼得出了圈子，往何、卞二人动手之处退来。何文开一看形势不佳，再迟一会，自己或者无妨，但崔大头和荷花仙郎汪桂都非送在敌人手里不可。已然输定，犯不着再饶上两条命，忙卖一个破绽，将身纵出圈外，大喝："朋友住手！"

阿洪因崔大头凶横，身藏那么狠毒的暗器，立意除他，为恐中途滑脱，下手既急，口里还不住挖苦，使其无颜下台；一面觑准他那穴道要害和那一对凶睛，早想下手，听何文开一喝，便知敌人是想认输保命，如何能容？更不怠慢，将软鞭把柄倒转向外，乘着回鞭再打之势，一按机簧，那当头九针便连了三针出去。崔大头也是情急拼命，一边败退，一边也匀手取出飞刀，刚刚提起，猛觉眼前银丝一闪，知有暗器，想躲已自无及，当时胸胁间要穴

和左眼一痛，心中大惊，手中刀便失了准头。阿洪飞身纵起，用鞭一挥，全都扫落一旁。紧跟着大头气功一破，两眼又瞎了一只，奇痛攻心，再也支持不住，怒吼一声，脱手一刀朝阿洪甩去，就势跌坐地上，闭目等死。

另一旁，独臂金刚范显和荷花仙郎汪桂对敌。二人本领相差更远，本来打不到这久时候，因在上场以先受了祝三立和神偷葛鹰叮嘱，说今日之局，双方俱约有许多能手，成了骑虎之势，事已闹大，已不容善罢。对方所约，不是凶僧妖道，便是绿林中淫恶盗贼，好容易聚在一起，正好乘此时机，为世人除害，去他一个是一个。对方本想倚势逞强，借个题目，一言不合，便作为主人出头主持，与蔡党合在一起，同肆凶恶，将浙帮中人杀个落花流水。不曾想浙帮竟请来了好些意想不到的高人，虽因双方主要人物多半闻名已久，不曾见识过他的本领，非经动手，分辨不出谁强谁弱。先声夺人，到底也是心惊。快开场时，忽又来了闻名数十年的老前辈奇丐，双方谁也不加理睬，只把随身品级袋往主台下面一铺，按照行规，坐地观战，也测不透是什心意。想起奔走江湖数十年，费尽心力积建下的大片田业，稍一管施不当，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未免心胆更寒。这才拿话稳住一干首要妖邪，想仍按江湖规矩，一对一派出人来上台打擂，好使少时能够脱身事外，却没想到恶贯满盈，一时利令智昏，好名心胜，欺浙帮无人，又出多事，已成尾大不掉，凭蔡党派出的人，决非丐仙门下之敌。几场一败，势必羞恼成怒，嗾使所约会剑术妖法的能手出敌，终于一拥齐上。只一混战，便成不了之局，何况又有十年前的仇人早在暗中潜伏，伺机而动，想要保全身家，置身事外，岂非作梦？可是浙帮这里虽当胜算居多，一则承平时际，不使一举杀戮多人，又恐一干妖邪情急，乱用飞剑邪法，不问青红皂白混杀一阵。诸位剑侠前辈万一照顾不到，纵然结局大胜，终是不

免伤亡。为防此着，另由李、寇二老约请了一位剑仙，此时尚还未到，也想多挨一时。一则等人，二则可以乘机暗中观查，各人认定对手，以免少时敌我功力相差，有人吃亏。知道对方所派三人，如有一人先败，保不恼羞成怒，改全会邪法异术的强手出场接战。为此令范、邹、卞三人，不妨和敌人多对些时，务要同时取胜，免生别的枝节，以便接得人到，一举成功，大获全胜，并还全师而退。及与敌人一对手，汪桂竟差得多，心中有气，便只管拿他开心。

其实汪桂本领也曾得过高人传授，并不甚弱，更发得一手好暗器，并非庸手，只比范显却是不如，加以平日淫凶骄妄，酒色淘虚，如何能是对手？他也和崔大头一样，先比拳脚，后比兵刃暗器，全都落了下风，吃了好些苦头，跌了个头晕眼花。他比崔大头却要灵巧，自知再打下去决无生路，本心就想喝住认输。无如范显早看透他无耻惜命，手法甚紧，逼得连气都透不转，如何能纵出圈去？正在气喘汗流，无计可施，忽听何文开喝住，心方暗幸有命。哪知范显心辣手狠，随时备就杀着，一听敌党喝住，便知再不下手，对方只一认输，立被滑脱，白费了一阵气力，便乘他匆促闪躲，不及发声应和之际，一翻怪眼一声狞笑，猛用重手法当胸抓去。汪桂见来势猛急，喘吁吁强挣出“朋友”两字，随手往上一格，本心是想告饶停手，底下话未出口。范显只知这次安心制他死命，与前几回杀着大不相同，又是独门硬臂，其坚如钢，敌人用手来格，竟连理也未理，独臂用力，手掌平舒，往下一按，口中“闷”的一声。汪桂方觉手臂格处骨痛如折，情知不好，赶急身往后仰，待要倒纵出去，敌人掌风已然压向胸前，心肺皆震，心方大惊。范显手掌已用全力下压，势疾如风。汪桂连转念的工夫都没有，只觉胸前似有千斤重力猛压下来，气堵窍闭，两太阳穴直冒金星，两眼发黑，一声也未及出口，当时七孔流血，

仰落地上。

铁剪手何文开见同上台三人死了两个，老大不是意思。如若不知进退，再斗下去，自己这条命一样白饶。再者这次师父答应借将，本是碍于情面，先并不知对方底细和所约之人，就此为蔡乌龟这类人把命送了，也实不值，师弟郁潮生先已败走，实是无颜再见蔡党的面，觉着还是走为上策，便对卞莫邪说道："兄弟们学艺不精，不是老哥对手。适才本想招呼崔、汪二位一齐认输，保全本行义气。不料话说稍迟，刀枪无眼，致令崔、汪二位送了性命。各凭本领相拼，自无话说。按理我不应一人下台，一则今日多蒙老哥高抬贵手相让，再打下去也无结果，转不如揭开今日之局，改让别位高明人登场见个高下。兄弟暂且可去习练两三年，再行奉教的好。后会有期，兄弟去了！"说时，蔡党中人见自己这面又有两人惨死，个个愧忿交集，想报复主意。旁边守候救搭伤人的徒党早挤上台来，抢抬尸首。何文开恰好说完，也不使卞莫邪答言，把手一拱，乘乱往台后纵落，竟自出谷往村外走去。

蔡党见他师兄弟二人俱是败在人手，不辞而别，暗中自有一些讥嘲，有的还主张追将回来质问：胜败常事，怎如此不义气？这时，蔡乌龟已气倒座上，心想：众妖人见他连败，许能拔刀相助。及至侧觑主台上一干妖僧恶道，果多怒形于色，中有两个和己交厚的已然起立，待要发话，似吃花四姑拦阻，互说了几句，重又坐下。再看中台三敌人已交代完了过场，各回西台去，心越气忿。其实，自己这面除几个极重要成名的人物人多认识，不能冒充徒党，俱往正面主台助威外，随在东台的能手尚多，纷告奋勇想要上场，正开口争出的尚不在内，只为两次连败，测不透敌人小一辈中，怎也会有这许多高手？惟恐随便遣人上场，三次再败，更是丢脸。

正看着一干党羽踌躇，忽由身后闪过两人，同说道："蔡老哥，

浙帮上台的，我看多一半都是外人和吕花子门下。反正是这回事，论什本帮外人？索性放大方些，谁有本领谁就上去。暂时先由我二人代你去上一场，不行，你也别着急，求胜不在一时，我们的人还多着呢。再说各位神僧仙长俱都在此，没有不捞本的事，生气则甚？”

第一九回

会花村　群英打擂
诛恶党　异丐施威

蔡乌龟见那两人，正是生平好友，当年山东路上绿林中有名的飞贼，一名张胜，一名张康。因他家居闽、浙交界大庾岭深山之中，弟兄二人，从十余岁起便练就一身惊人本领，远离家乡，专在北五省常做独脚强盗。二十以后，虽在山东路上各设了一处小寨子，平日仍在老家，各拥爱妾度日享受，并不常去。每年往山东一次，做上两三水大买卖便即收手。每次总是二人前往时候居多，寨中徒党，无事时种些山田，只作为他弟兄二人北方落脚之所，极少带出作案，谁也看不出那是大盗窟宅。行动隐秘，来去飘倏，又是同胞弟兄，俱都手辣，行止永在一起，人都称他二人为“黑煞手张氏双燕”。后积有极大家财，做末一水买卖时，忽然遇见一个高人，当场失风，仅得活命。看出这生涯不能终老，随即遣散徒党，隐退回山。待了两年，终改不了盗贼脾气。因上次为了徒党受累，从此改做飞贼，由弟兄二人合作，不加一名外人，出没益发无常。所经各州府县的差役，也不知为他受了多少活罪，始终捞他不到。有一次，被一名捕买通两个妓女，乘醉将二人一齐擒住。因是恨他们不过，先折辱了一个够，正要将手脚筋抽断，

恰值蔡乌龟得信赶来，将他们救走，因此成了过命的交情。这次被约助拳，自恃练有好些阴毒手法和暗器，亟欲人前露脸，为友争光。自第二场起，便避向台后暗中准备，也没往前台观看，等准备停当才上台外望，蔡党二次又复惨败，看出对方上场的多是外人，便告奋勇出战。蔡乌龟知二人身具专长，可以一试，称谢应诺。

二人身非丐党，觉花四姑一意自私，心存鄙薄，也没去中央主台之上行礼致辞，照直纵上台去。因出场较快，西台上人还未派出。二人到了台上，把手朝四外一拱，说道："我弟兄二人，一名张胜，一名张康，当年也曾在北五省道上走动过几年。在场诸位伯叔弟兄想必也有知道的。按理此时还不到我们外人上场时候，一则见广、浙两帮出场的人多半不是本帮，就许和我弟兄一样，明是外人，却借别人门户出场都说不定。虽然为朋友的心盛，怎么都行，到底这种行为，谁占了上风都不能算光鲜。再者双方所约请的前辈高人、各地英雄豪杰还多着呢，暂时胜个三两场也不能算数。想是一般为朋友圆场，与其这样，转不如光明正大，谁愿上台都行，反正高对高，矮对矮，一位对付一位，索性叫明人，倒显光棍，免得嘴里说得满好，只顾自家合适，却叫人吃暗亏。这是我想说的话。二则向来比武打擂和唱戏一样，好的都在后头。我二人学艺不精，适见上台诸位打得热闹，有点手痒。惟恐打到后面，高明人上场无人奉陪，千里远来，岂不白跑一趟？为此上场，向浙帮邢团头、诸位朋友讨教，不论是邢团头和同来诸位，或是已上过场的人物，只凭真实武力，兵刃、拳脚、暗器悉随尊便，全都奉陪。区区不才，并无什真才实学，不过为朋友尽心，不愿坐观成败，死而无怨，也不懂什过节行规，哪位赏光，请早登场，免得多延时候。"说时，邢党中正有两人起立讨令。

司空晓星、葛鹰、祝三立等几位久走江湖的老辈，俱知张氏

弟兄不比寻常，本领颇高，各都练有专门武功。一班老辈虽打胜之不难，不屑出去。但这讨命两人，都是邢飞鼠的好友，只管武功本领俱有七八成，但因生长富家，不在江湖上走动，未经大敌，如何能与这类极恶穷凶大盗巨贼对手？忙和邢飞鼠使眼色，令其推托拦阻，不令轻出。因对方两人俱非丐党，身份不高，武功却好，必须派两个新出道还未成名的后辈出去才合适。正在忖量何人去好，晓星一回首，瞥见江明正和祖存周二人互相低声说笑，便道："你两个正好出去会这两贼。年纪轻轻，不抢功劳，躲在人身后作什？"江明笑道："小侄等两次都要出去，都没赶上呢。"说罢正往前走，还有几个旁立的小弟兄也要讨令出斗。葛鹰骂道："小猴儿们，不去都躲，要去都往前抢。躲开些！谁先说的谁走。这又不是什人物，两个毛贼，捏臭虫一样一捏就死，也值当这么大惊小怪！"说时祖、江二人已绕到前面把令讨下。

二人俱都心细，问："还有礼数过节没有？"邢飞鼠未及开口，葛鹰已先发话道："有屁过节！上台把两毛贼抓死就回来，换别人上去。反正今天不把这帮毛贼恶叫花收拾干净，没完没了，有的是贼打。你们走吧！小毛贼们大概把作贼的家伙全带了来，什么钩子、钳子、叉子、剪子、钢丝、铁钉都少不了，留神抓破你们衣服。邢花子自己饭还讨不过来，没法赔你们。"

祖、江二人会意，知是令他们留神暗器，笑答："知道。"便即走向台口，正赶张氏弟兄把话说完。张康为人又阴又贼，故意作出不经意的神情，笑对张胜道："大哥，邢朋友那多高朋贵友，怎还无人出来，选将这难？我弟兄只是无能之辈，不过为朋友事，多少得出一点汗，跳蹦跳蹦，这算什么？随便派一个人出来，还不就把我们打发回去，这等挑选作什？莫非真个场场都非胜不可么？"祖、江二人听敌人在台上正说着俏皮话，又知对方是飞贼，不禁有气，有心露一手与他看。江明首喝："鼠贼休要装模作样！

你说的话对，他们都怕把手脏了，嫌你不配。我们也是不屑出来。你既心急找死，小爷脱了衣服马上就到！”话未说完，张氏弟兄一见西台口走出两人，一个是十多岁的小孩，一个年纪也不甚大，未曾上场，开口先骂，不由气往上撞，厉声大喝：“乳毛未干，无知小狗，也敢出口伤人！即速上台领死！”话声才住，江明已声随人到，西台相隔十多丈，轻轻一纵，便即横飞过来。祖存周见状，也跟踪飞身纵起。二人先后脚落向当中擂台之上，疾如鹰隼飞坠，连点声息皆无。

张氏弟兄见敌人轻功这好，才知二人年虽幼小，本领却高，委实不可轻视。张胜先向江明喝问道：“我和你素昧平生，打架不恼助拳的。彼此都为朋友，互相交手，胜者为强，为何出口伤人？你是何人门下？你师父是谁？怎这等不知江湖上规矩礼节，信口狂喷！难道说就没教过你么？”江明笑道：“小爷乃黄山萧隐君门下，师父只教我遇上侠义高人、前辈名家敬礼低头。最恨的是狗偷鼠窃，强盗恶人。似你这样小毛贼，和你有什么好脸嘴？少放狗屁！齐齐利利过来让小爷把你劈了，早点往畜生道中转世，省得造孽丢人，一举两便！”

张氏弟兄先听是萧隐君门下，知是劲敌，心方失惊，后听越骂越难听，不禁怒火中烧，大骂：“无知小狗，今日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因都忿极，双双不约而同，齐朝江明打去。祖存周伸手一掌先把张胜挡住，骂道：“不要脸的狗贼！想两打一么？”张胜弟兄俱是久跑江湖，各自练出一张利口，不料出场便遇见不通情理的，又是一个小孩，一时忿极忘形，现出本来面目。及吃祖存周一拦，张胜才觉不应都朝一人扑去，忙即收势，后退喝道：“对你们这样后生鼠辈，一个人已够你们受的，还值两打一么？不过我弟兄都恨小狗无礼可恶，想教训他，事前没有说好罢了。你是何人门下？叫什么名字？快说出来，上前报名。”

祖存周笑道："小爷祖存周。你问我师父么？本想说的，只恐说出来把你吓跑，手痒没法过瘾。我还将就，我那江家兄弟定埋怨我，不说也罢。是使拳脚是使家伙，还是一样接一样，由你的便。不过话要说明，好给你多留一会狗命，免得比头一样就把你打死，做鬼心不甘愿。"张胜一听敌人多是这类腔口，怒喝："小狗，谁耐烦和你动手？看太爷将你斩成肉酱！"说时，已将身后一柄锁子连环铁拐，连同一柄厚背鱼鳞刀，分持手内，右手刀一晃，左手铁拐便向当头打来。

祖存周见张氏弟兄俱生得短小精悍，身法灵巧。张胜长衣已脱，除这一刀一拐外，腰间束着一条一手掌宽的夹层皮带，左有三个宽窄大小不同形的皮袋，由中腰起往右皮带夹层口上，斜露出一排亮晶晶手指大的圆头，看不出下面是什形式。后衣也是特制，齐两肩向下，各有半尺多长一条口袋联缀衣上，中藏一个圆筒，隆起背肩，筒口朝上。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敌人独有的暗器，以前不知伤人多少。今日必须为世除害，不能叫他漏网。口里答话，心中早打好了主意。一见铁拐打到，故意装着骤不及防，手忙脚乱，连喝："且慢！我还有话。"往侧一闪，跟手将剑拔出。张胜只得停手，指刀喝问："你们这类不懂人事的小狗，要打便打，还有什话？"祖存周应声答道："对！要打便打，不说了。"声随人起，冷不防一剑照心刺去。

张胜没想到他接口便上，这等神速，忙用刀拐架隔，纵身闪避时，祖存周有心怄他，手法快极。如非张胜是个久经大敌的好手，差点没被刺死，就这样仍未完全躲过，嗤的一声将衣服刺破，左肩也被剑锋扫着，豁破一条小口，再如稍迟，左臂非下来不可，不禁又惊又怒，破口大骂："鼠辈无耻，用诡计暗算伤人！"说时，刀拐齐施，狂风骤雨一般杀将过去。祖存周一边迎敌，口中笑骂道："你这狗强盗才无耻呢！你先动刀时，我手中有兵刃么？并且

是你叫打的。这不过是小报应，只吓你一跳，大的报应还在后头呢。”一面又朝江明唤道：“江兄弟，这类小毛贼，不值和他多耽搁辰光，快点打发的好，我静等你哩。热闹都在后头，怕没得打么！”江明遥应道：“我看这厮身边带了不少破铜烂铁，也不知是哪里偷来的，想看看是什式样。我们各顾各，谁不耐烦打了，就打发他上鬼门关去，不要等吧。我坐了一早，想借这厮活动活动筋骨，还留住他多玩一会呢。”

张氏弟兄一听，枉自成名多年，遇上这么两个小孩，竟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好似命在他手里握住，说完就完。越想越生气，便下毒手，各将身旁暗器施展出来。一人身带暗器俱是五样，只张康比张胜背上少了两筒飞蝗机弩，右腿弯上却暗藏着一铜管三棱五毒钉。各有各的拿手，能同时并发两三样，机诈百出，防不胜防。那一弩一钉俱系毒药制炼，尤为狠毒，轻易不肯使用。双方都是身手矫捷轻灵，互相蹿高纵矮，进前跃后。打到急处，只见两对四团灰白色的影子，夹着闪电也似的刀剑寒光，在台上转风车般滚来滚去。看得人眼花缭乱，也分不出手脚架式。不时微闻兵刃之锋交触，俱不甚响，脚底下也听不出一点声息。虽然一面是拼命哑斗，全神贯注，一言不发；一面仍在互相呼唤嘲笑，拿敌人开心，好似从容应付，似若无事，比较似要强些。可是双方谁也没现出一点败相，终算是武艺高强，棋逢对手，不似头两场，才动手不久，便可分出双方优劣强弱，而这四人都有着极好的轻功，满台飞舞，打得十分花哨，与前两场一招一式全凭真功实力不同，格外令人好看起劲，邢党二人年纪又那么轻，由不得敌我两方都纷纷叫起好来。

晃眼又打了十来个照面，张氏弟兄暗器虽已相继取出在手，无如敌人乘势，急如风雨，和粘在身上一般，逼迫甚紧，张胜更是一刀一拐用了两件兵刃，左右手都占着，非丢去一件或是归并一

处匀出手来不能发出。急切间，二人俱无闲空，施展不出，连卖两三次破绽纵开，无论纵远与近，都是如影随形，脚才点地，脑后风生，敌人已自追到，一次也未使上。暂时以全力应敌虽不致败，但是敌人似比自己气足神充，真力弥满，从容得多，分明炼就童功混元真气，越往后越勇。久斗下去，气力先自不佳，焉有不败之理？心正急愤，打不起好主意，三面看台上人一再叫好。江明忽又喊道："祖大哥，你听人家直给我们喊好，不拿几手玩意出来，多丢人？你光心急，不给小毛贼闪出空子，那些破铜烂铁怎使得出来哩！"祖存周也高声答道："我不希罕看这些鬼头鬼脑的玩意，随时都能送他到阎王那里挂号，不过是在等你罢了。你一下手，我就打发这贼回老家去。你老打不完，有什意思？"江明道："不是别的，因为这口刀是师父今早派申师兄带来，说明刚刚打好，还没用过。头一次开张，我图利市，不愿拿小毛贼祭刀，打算借用他的破铜烂铁，打发他上死路。谁爱和小毛贼缠夹哩！"

张氏弟兄闻言方自有气，江明忽喊："小毛贼！我祖大哥不愿多耗时候，直催不完。我不耐烦再打了！我给你闪个空子，你有什么法子使罢。"随说，手中刀一挡，前身微向后仰，脚跟用力一踏地，便往后倒纵出去两丈许远近。张康手早持着五只钢镖，待机欲发，虽听敌人口气，对于暗器必下过功夫，居心已被看破，终想自己是此道中的有名圣手，一身四五样暗器，只一有机会使开，便可得心应手，同时相继发出，对方多大本领也难抵御，何况是个小孩，不过仗着聪明才大，得投名师，从小练就一身好功夫，即此已万中选一，但年岁所限，怎能连暗器也有极高本领？决无此理！一见这等骄狂轻敌，先叫明给自己一个下手空隙，再纵出去。暗骂："不知死的小狗！就没破绽，早晚尚不免为我暗器所伤，何况自现破绽。以为学过两天接收暗器的手法，便来卖弄，岂非送死！"

说时迟，那时快！随着心念动处，左手一扬，觑定敌人，先把手中五只小钢镖连珠发出，同时右手一拨腿腕，那近左裆膝盖上紧绑的三棱五毒钉铜管，机簧便自撑开，紧跟着右手二指再从腰间皮带上一理，双层皮带上两排藏暗器的夹口，连左边所悬皮袋封口一齐揭开，只等随时取用。原是练就巧妙的手法，同时动作，迅速已极。满拟就是敌人眼快手疾，会接暗器，这连珠五只钢镖都被接去，跟着的四种暗器，一样比一样厉害，自来遇敌，对手无论多强，只被打中，从来没同时接连发出三样的。照当时情势，镖发太急，敌人接了过去，就势倒转还打，决来不及，至多只能接过末两镖，底下不是仍在远处等候，便是看出不妙，赶急纵将过来交手，和刚才一样，使自己没法缓手再发暗器。现时身带暗器都已备齐，远近一样，扬手即发。如相隔仍远，三种十多件暗器，双手连珠齐发，退躲不过；如若迫近，对敌时同把膝盖一抬，三棱五毒钉正打要害，连躲都没法躲，百发百中，更无幸免。

他这里心作必胜之想，哪知江明幼遭孤露，童抱之中便被陶元曜收归门下，连在黄山苦练了十余年，不特武功得有真传，对于收接抵御各种暗器尤有专长，加以生具异禀奇资，神目如电，敏锐已极，当练到火候之际，师父师兄连同守山老猿，七八只百发百中的好手，各持竹石土制就的各色大小暗器，分向前后左右四下横飞，竟无一件能够沾身，怎么出其不意，只一发便被看出，或是击落或是接去，何况早知张康身带好些暗器，取时又被看出，一人对付一人，更是绰有余裕，如何能打得中？否则江明人素诚实，如非十分自信，适才也不说那大话了。张康暗器的功夫也真好，又料敌人会接暗器，格外用心，打出更巧。先是一镖接一镖，觑准敌人连珠续发，才一发完，第二样暗器便随着末一镖发出回手之势由腰间取下，到了手内。那暗器便是腰带夹层上所插亮晶晶的

东西，长约三寸，纯钢打造，一头平圆，一头尖锐。自尖以上三分许，附有五根半寸长的倒须刺，因它形如半支铁笔，专打人身要害，中上十九无有活命，好似阎罗之笔，点到即死，取名阎王笔。发时三前四后，可以紧接，连作两次同发。头次三支，分向头、胸、腹三处要害，紧接又是两上两下。本是极难闪躲又没法接的东西，到了江明手里，竟会失了效用。

原来江明常听师父指教，说："暗器种类至多，用的人往往自出心裁，不在谱上，好些都未曾见闻过，非要身临其境，遇上方知。有的能接。有的或是中有机簧，一碰便生妙用；有的附设钩刺，奇毒无比；还有能发火烟的，自恃手法，一接立即上当。所以，遇敌时不分辨清楚不能妄接上来，这头一下更须小心。"本就紧记在心，见敌人身边暗器似有好几样，越发加了谨慎。明见所发是镖，头一下均未手接，只把刀背一挡，便自磕飞出去；跟着左右连闪，带用刀挡；到末两镖飞来，觉无异状，才将它绰在手内。张康不知敌人得有高明人传授，重在气定神闲，藏巧于拙，以静制动，不到事机明悉，刚巧合笋，决不伸手，最忌纵跳慌乱。见他闪躲不甚灵速，除头一镖外，余下四镖都似侥幸凑巧，差一点没被打中，末一镖接得尤为极险，以为到底年纪太轻，功夫有限，只发第二样暗器便可打死，无须再用别的。随想随将手中七支阎王笔分两次相继发出，不料适得其反。他这里打着如意算盘发第二次暗器时，乃见张胜先受了祖存周回敬，恰正倒地。张康背朝二人，尚未知觉，江明眼尖，恰在接末一镖时，瞥见祖存周一抬手，张胜往后便倒，料知敌人必死，也就不愿再打下去。

当时形势原极迅速，差不多都在同时。那旁张胜后倒还未落地，张康暗器已自发出。如换稍差一点目力的人，这类暗器休说是躲，看都看不真切。江明仗着练就目力，见前三后四，七点寒星电射飞来，急欲收功。艺高人胆大，也不向后面迎接，有什花

样，施展师传白刃入飞蝗的手法，觑准来势，先后举刀一挥一舞。只听接连叮叮乱响过去，全都磕落地上。张康见七支阎王笔发出，敌人纵身用刀来挡，心还失笑：非连受伤倒地不可！见状大惊。同时猛听身后有人栽倒台上，微杂乃兄惨叫之声。弟兄关切，惊急忙乱中，由不得把头一偏，刚瞥见乃兄果然仰跌在地，又觉身前疾风扑来，猛想起面前还有强敌，赶急回首。江明已乘着挥刀架隔之势，纵身飞来，身还不曾落地，左手一扬，先时连接两镖，回敬了一只出去；跟着人随镖到，左手刀往胸前一横，便要平推出去。张康是久经大敌的名手，也煞是了得，江明来势虽然如此神速，他那目光身法并未十分慌乱，右手一绰，将镖接去，同时左手虚晃一刀，护住头面前胸，就势左膝微微往起一抬，膝旁暗绑的三棱五毒钉便朝江明头上打去。

这时形势端的险极！江明虽知他身藏暗器颇多，专一留神他的双手，膝上也能发出暗器却未防到。临机稍微疏忽，只被打中五官等要害，见血便无生理。终算五行有救，名家传授到底不同，自学武功起，便不以克敌为上，先防自己，越是有利的胜着防备越紧。尤其是骤出敌人不意，由远处纵身往袭，照例以守为攻，横刀先护上三路，招中套招，有好些变化，非觑准敌人万无幸免，刀下立毙，决不妄发，以免万一对手情急反噬，豁出一死，同时猛下绝招和己拼命，结果敌人虽死，自己也不死即伤。那一刀本是虚式，目光敏锐又占了几分便宜；加以另外还藏有极巧的手法，明知敌人一定擅长接镖，未必打中，故意先发一镖出去，乘着敌人接镖抬手之际，暗中早用上昔年背师偷学的鸳鸯手法：左半掌用手一挺劲，第二镖照准敌人软胁要害打去。

双方都是双手并用，几下里同时发动。张康没想到敌人暗器也如此厉害，来势既是猛急，相隔又近。江明又是顺势斜下，打他左胁，急切间本就难躲，加上乃兄受伤倒地，死活不知，未免

情急心乱，这第二镖竟被打中，穿骨透肉，直入心腹之中，如何禁受得住？“嗳呀”一声，便自栽倒。膝间机簧已开，一片夺夺之声，五毒钉倒钉了七八根在台板上。那朝江明先发出去的，因是倒得太快，只得三根。江明就在第二镖脱手之际，瞥见刀光影里有几点寒星飞来，忙横刀一挡，叮叮两三响，全都砸落，人一倒地，自全打空。否则那一筒二十八根五毒钉如全发出，两下对面之际，一任江明如何身手矫捷，闪躲灵便，就使五官要害能够挡避，身有童子功、混元气，打中白打，可是敌人并非只发此钉为止，必定一面施展兵刃，一面把末两样暗器用手连续发出，同时再把腿不时连抬，五毒钉一发至少便是三四根，要指何处便打何处，左右上下无不从心所欲，武功又非弱者，如何能够抵敌？就不受伤，也非落下风不可了。岂非一时童心，想看敌人暗器，几乎误了大事！江明本极谨慎，老诚心细，只为连日学了一些油腔，觉着好玩，临敌便去仿效，差点没败在敌人手里。觉那五毒钉异样，乘搭人的还未上台，顺手拾了两根带回，向司空、葛诸前辈老侠一问，才知道厉害。事后回想，好不心惊。由此起，再上阵去，无论对方强弱，也不再疏忽，视为儿戏了。

闲话不提。张康这里身死，张胜也只倒在地上挣命，保得暂时残喘。原来祖存周人甚机智，更事又较多，出场时听葛鹰拿话一点，便知敌人暗器有名，不是易与，否则此老素来轻看人，也决不会事前特为点醒。始而加意留神，没容敌人施为。虽和江明问答，说着笑话，实则是借以激怒敌人，想使气散。嗣见张胜武功不弱，胜虽可能，一下致他死命却非容易，这才故意给他一个空隙，也和江明一样，借故纵开，只纵得没有江明的远。张胜果然上当，自恃背有机弩毒箭，好容易得此良机，忙将毒箭并向左手，右手一扬，便是六枚枣核镖。

祖存周纵时早已防到，使个“狂风卷雪”之势，手足并用，连

人带剑纵将回来，连剑扫带脚踢，六镖全被打落。张胜见镖未打中，敌人竟使出极快身法，人剑团作一片白光滚到，知道手中暗器不能再发，一着急，重将刀交还原手，就势一耸双肩，把头一低，背上毒弩便如飞蝗一般射将出去。不曾想敌人乃剑仙门下，手中剑舞到急时，点水都泼不进，又是一身极好内功，刀砍不入，便被射中，也无用处。耳听钉钉咣叹，毒弩被剑扫落砍折之声，刚觉无效，就在这头一低昂，瞬息之间，猛觉一阵疾风扑来，眼前一花，一团白影业已卷到身前，虎口一震，手中刀先被宝剑磕飞，脱手往斜刺里台下落去。心中大吃一惊，待要往旁纵避，祖存周这几下连环杀着，一招紧接一招，一经被他使上，便是死星照命，何况又是早有成算，立意制他死命，想躲怎来得及？右手刀才脱手，未容纵起，当的一声，左手钢拐又被荡开，刚暗道一声："不好!"紧跟着，胸前似有万斤重力压到，早中了祖存周一掌。当时胸腹大震，受了极重的内伤，两太阳金星乱冒，眼前一黑，嗡的一声，翻身往后跌倒台上。跟着张康也被江明打死。共只个把时辰，蔡党连败三场，逃走两人，伤亡六个死党。

蔡乌龟见这次主台上众妖人好似被女铁丐花四姑稳住，心有主见，置身事外，漠不相干，连个忿怒神色俱无。自己不合把一干外请来的有力的助手俱都请往主台，只显尊崇礼敬，反倒失去效用。当着敌人的面，除非这些外援自动出场，其势不便到主台上去招呼，方自恨极，打算暗命心腹徒党，偷偷绕往主台质问花四姑，袖手观斗，似何心意？就便暗中告知几个自约请来会飞剑法术的人物出场，一面在东台请几位成名老手再试一场。如若仍落下风，所请的人受了花四姑蒙哄，仍不出场，索性用苦肉计，一不做，二不休，当众叫开，拿话把花四姑一激，也不再论什行规，先率东台百余徒众全数出斗，向西台混杀上去。明知邢党强敌甚多，初动手必有伤亡，主台上这些高人，不问是谁请来，既应此

局，全都说过大话，见此情形也必出动，决无长此隔岸观火之理。心念才动，忽觉身后有人拍了一下肩膀，跟着手中塞进一个纸团。回头一看，正是狮王雷应，同了爱女玉钩斜雷红英，不知何时由主台绕了过来，使了个眼色，意似叫看那手中纸团，口说："我代蔡老弟去会这厮!"底下未容答话,父女二人双双抢步向台口赶去。

东台蔡党虽然多半江湖后起，都有一些专门的武功绝技，内中还有少半成名多年的人物，只为和蔡乌龟交情较深，一则朋友关心，二则客气谦退，不肯受蔡、花两家主人尊礼，去与一干恃若靠山的妖僧妖道同到中间评断人的主位,所以没往主台上去。起初各以江湖上前辈英雄自居，照例开场无什好手，又见对方出场的都是从来未闻见过的无名小辈，就是手到即胜，也不光鲜。先又有两方各派本行中人先比高下的话，轻敌自大，袖手在侧。嗣见双方先出三人大是不弱，还可说是凭了所养毒蛇怪物制胜，不算十分真功夫。及至邹洪、范显、卞莫邪和江明、祖存周两个小孩，先后当场大胜，这才看出邢党方面这些无名后辈全有一身惊人本领，正是一个胜似一个，便自己出场也未必定占上风，大为骇异。蔡党已然连败三次，休说为首主人，便自己这些外客面上也不好看相，又见蔡党人人悲愤，蔡乌龟气得脸皮铁青，眼里似要冒出火来，再不出去不行。人都喜爱自负，以为自己多年威名远震，本领高强，极少遇见对手，照敌人情势，虽难期其必胜，至多打个无大结果，必无败理。

这伙绿林强盗、江湖老贼，还不知蔡乌龟老眼无花，由第二场起便看出对方太强,除非主台上一干会飞剑法术的妖人出场,再换东台这伙老人物上去，一样也难讨公道，为了顾惜这伙人多年名声，恐其一旦败于无名后辈之手，一面又急于报仇，恨不能立时有人放出飞剑，将仇敌斩完杀绝才快，心中尚在踌躇未决，故未发话烦其出场。反以为是看重他们，觉着对手不配，未便开口

相烦。受人重托，聘请来此，虽然这些无名小辈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但是主人门下徒弟和各方友好请来的徒党，几个最好的俱已死伤逃亡，余下本领更差，事已过去，其势不能再败，怎好意思高坐不问！大家多抱着一样心思，内中两个气壮心粗的，乃江西水旱两路的有名巨盗。一名神力天王胡耀宗，一名八棍金刚萧堃，自恃一身武功，素性强暴，倚老卖老，想到便做，永不思索，首先离座而起，只说得声："小狗可恶，我两个去把他生劈了！"双双脱去长衣，也在此时往台口走去，待要纵落，再奔向中央擂台，上场对敌。

狮王雷应也是一个年老气盛的人，此次出来，一半受了花四姑嘱托，只去稳住蔡党，禁其羞恼成怒，犯性胡来；一半还含有别的深意。和蔡乌龟说话时，见胡、萧二老寇忽然起立，口朝右座诸人说了一句话，老气横秋，急匆匆便往外走，自己由台后走来，竟和不曾看见一样。两下初会不多日子，以前只是闻名，并无交情，这等行径，迹近轻视，未免心中有气，不愿和蔡乌龟再说，带了女儿也往前赶，快到台口，未容胡、萧二寇往台下纵落，喊声："玉儿随我快走！"声随人起，脚底一按劲便飞身纵起，径由东台中心往中央擂台上纵去。雷红英也跟踪飞身，追纵过去。一个身材高大、貌相奇伟的白发老叟，一个丰神绰约、美丽如仙的红衣少女，相隔十余丈，捷如飞鸟，凌空飞渡，武功固是惊人，姿态身法又那么轻灵美妙，和方才江、祖二人隔台飞纵时一样令人心中赞佩。三台上人，大都不由自主脱口叫起好来。神力天王胡耀宗和八棍金刚萧堃趾高气昂，正待下纵，再奔中台，忽听身侧疾风扫过，三面台上人们齐声喝采，忙即回顾，雷氏父女已双双由斜刺里往擂台上飞去，心颇不快。

蔡乌龟已将手中纸团打开，上有数行字迹，大意是说，敌方现来能者，飞剑神奇，破脸大举，恐多伤亡，今尚非时；吕、郭

所约异人入夜必至，虽是山中，白日杀死太多终觉不妙，如被逃走一二，更多隐患，最好挨到半夜人来，一网打尽，一人不留，方为上策；好在有众位神僧、真人相助，此仇必报，何争此半日工夫？再有人出，最好拖延时候，只守不攻，不必求胜，余由雷氏转告等语。正看之间，闻得采声雷动，才想起匆迫中没有拦阻胡、萧二寇，雷氏父女越向前去，必必不快；而狮王雷应本系辗转托人聘请而来，此老辈尊名重，此来极大情面，本无交情，理应谦恭，只得自己下位去，把二寇拦请回座，正拿交情劝说，同是为了自己心热，上台早晚都是一样，出场与否，全感盛情，请勿为此介意等语。忽听采声又作，侧顾中央擂台，双方已然交手，这次却是一个对一个，雷应的女儿玉钩斜雷红英和一麻脸少年花子动手，雷应气虎虎站在台侧，只作旁观，并未上前，好生奇怪。

原来狮王雷应一世英名，膝前只有一个娇女，不特生相极美，又学就一身家传武功，人品更是端庄贤孝，平日爱如性命，择婿数年，久无当意。照蔡乌龟为人，本来请他不动，一则代约之友交情颇厚，又听说好友金眼神猬查洪寄居花家，这次名为两帮花子借地评理，实则双方所约高人甚多；加以爱女久慕两浙湖山之胜，长时絮聒老父往游，来人卑词厚礼，又极恳切尊敬，老头子好高，吃人僵住，心想借此一了爱女游浙心愿，就便为她相攸，选一佳婿，岂不一举两得？便和来人约定，去可以去，礼物不收，到时出手与否须凭自己心愿，看事曲直再定，不得勉强。彼时蔡乌龟还没约到吕、郭二妖人，只图他答应，增加威势，到时再拿情面拘他，不愁他不伸手，全都应诺。

雷应到后，会见老友金眼神猬查洪，谈起花家情景，再一留心查看花四姑为人和所约集的一干党羽，不是妖僧妖道，便是绿林中下流之辈，心便凉了大半。只为受了朋友之托，蔡乌龟相待又极优礼，未便不辞而别，勉强留下，在花家住了两天，渐渐听

说邢党方面出场的俱是前辈英侠，并还约有好些剑侠有道之士在内。前晚神偷葛鹰、黑摩勒师徒大闹花村，盗走吕、郭二妖道的法宝，跟着又来了几个不知名的少年侠士，花党连连失利，死伤多人，最终查洪和葛鹰正在恶斗，新疆北天山老辈飞侠老少年神医马玄子忽然飞来，在花、蔡两党那多能手之下，硬将葛鹰引走，花四姑差点没受了内伤。种种情形，都不是什好兆头。只管花四姑又请来一个妖僧，邪法厉害，但是对方也请得有精通飞剑法术的人物。自来邪不胜正，败多胜少。本心是想就敌我双方中择一佳婿养老，照眼前形势，如此险恶，双方已成势不两立，决不是寻常斯斗，有名望本领的中间人一出场便可排解，下去只有仇怨越结深。自己这面无一端人，对面成了大仇敌，当场选婿如何能够？还有，自己武功虽到了上乘火候，飞剑却难抵御，不出场又不好意思，早存下见机行事的主见，到日敷衍得一两场，略微交代，见好就收。嗣见邢党方面竟有好几个老朋友在内，心又活动，正赶花家要按江湖礼数命人陪客，便去讨令知宾。花四姑不知雷应心意，还觉他乃成名多年的老英雄，理应同在主台，出头作中间人助威，如何屈作知宾？雷应力说："无妨。同是为了朋友，有甚高下？这样既免不相干人前往，吃敌人讪笑轻视，还可就此查探虚实。"花四姑只得称谢允诺。

雷应父女便走西台，借着陪客为由，先和几个老友叙阔，就便略露此行心意。及至双方扯破了脸，回到主台以后，暗中留意观察。见先上台的一拨，虽看出武艺高强，一则年龄太差，又是一些风尘中的怪物，心中还不怎样。等第二拨人上台，见丐仙门下竟有卞莫邪这等人物在内，已然有些动念。及至祖存周与江明一出台，越发看中。老头子自己年老，急于早了爱女嫁婿，又以奔走江湖数十年，阅得人多，颇精风鉴，看出祖、江二人不特怀有一身惊人本领，根器福泽俱极深厚。江明虽好，尚嫌年纪太小，

品貌也非爱女之匹，尚嫌美中不足；那祖存周生得猿臂蜂腰，面如冠玉，貌相既极英俊，举止又颇从容文雅，如与爱女为配，恰是一双两好，再好没有。明知当日局面谈不到儿女婚姻之事，终想少年人多爱美色，对方师友又不少交好，意欲先种下因，使男女双方心头留下影子，彼此有一点意思，一面问明对方来历乡土，事后再辗转烦出人来，前往提亲，下手较为容易。

主意打定以后，又看出花四姑意存首鼠，惟恐事情越闹越大，危及身家，每次蔡党上场挫败伤亡，在座妖僧妖道忿怒欲出，必定借口行规如此，出尚非时，婉言劝阻。又见蔡党人人愤怒，不住朝主台上人观看，想令主人发话，出头之心甚切。方想乘机和花四姑说，自己绕往东台，代蔡党出头，先挡一阵。恰巧花四姑也早看出蔡乌龟神色不妙，恐他情急之下率众混杀，主台上人也必纷纷动手，事愈闹大，不可收拾，不问胜败，自己将来俱都不了，把一个心腹党徒唤近身前，悄声嘱咐，令其写一纸柬与东台送去，稳住蔡乌龟，不令妄动，仍照规矩行事，以待时机。

雷应看在眼里，一面点破花四姑，忙率爱女赶去，追上那人，要过纸柬，略看了看，忙由后面绕往东台，刚和蔡乌龟说了两句，递过纸条，见擂台上死伤的蔡党已被人抬走，祖、江二人快把几句过场交代完毕，待要回转西台，这面胡、萧二寇也正挺身出去，惟恐错过与对方叙见之机，忙率爱女抢先几步，各自施展轻功，脚底一按劲，相继飞身纵将过去。祖存周正站在台口发话，遥觑蔡党方面有两人脱去长衣离座而起，便想接着再打第二场，本心就没打算回去，正和江明使眼色，向众接说："愚弟兄年少无知，初出阅历，极愿多得高明人赐教。好在年轻，还有几斤蛮力，并不限定只比一场，广帮朋友如再赐教，意愿奉陪，以便增长见识。"话未说完，猛瞥见蔡乌龟身侧有一红面白须、貌相英武、身材高大的老者，带一红衣少女抢步而出，走不几步，忽然越过先前出

场的二人，相继隔台飞来，忙即住口，侧顾相待，晃眼落地。狮王雷应，适在西台见过，虽未交谈，却知他人颇正直自爱，西台长幼两辈均有人与之相识。乃女玉钩斜雷红英却是闻名初见，因雷氏父女人品与一干蔡党不同，究是江湖上的老前辈，受人敦请，情面所拘，出于不得已，便和江明打手势令其稍退，独自上前，把手一拱，含笑说道："雷老英雄，也向后辈赐教么？"

雷应见自己自十余丈远处凌空飞纵过去，落地之处就在他的面前，祖、江二人都是一样，只把目光注视自己，神色不动，甚是从容，礼数说话又是落落大方，不亢不卑，越发心爱，便笑答道："老弟得有高明传授，本领高强，又在英年，血气方刚。老朽少年时虽也下过些年苦功，如今年老，筋力日衰，早已荒废。常言老不与少斗，本无出场之念，只为老朽父女受人之托，小女红英从小随老朽练武，适听老弟胜后之言，心稍不服，必欲过来向老弟领教几招。老朽只此一女，平日未免娇惯，老朽禁她不住，恐其年幼女流，从未与人交谈，初次上场，有什失礼之处，如此随了同来，代为交代几句。现在老朽就命她过来，一对一，陪老弟走上几趟。这位江老弟与老朽只作旁观如何？"祖、江二人俱知雷应和师伯叔们相识，不便出言无状，闻言方想回答。雷应已点手呼唤："英儿过来。"雷红英来势更快，声随人到，身形一晃，便到了祖存周面前，更不答话，只说得一声："请。"俏生生立在当地，双手拱向胸前，作势相待。

祖存周本没心和女子交手，无奈来得甚疾，未容答话，已自出场，说不上不算来。又见雷红英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秀眉带煞，双目含嗔，英姿飒爽，望着自己，颇有鄙夷之色，心中未免有气，自来又未和妇女对过面，仓卒之间没了主意，脱口也道了一声："请。"雷红英更不客气，左手当胸，往前微推，使一个虚招，紧跟着左腿一躬，右腿一蹲，进步连环，起右手，一掌迎面

打去。祖存周无法，只得回手招架。江明在旁，也因雷应与本台诸老相识，话又客气，上来便声明和自己一同旁观，不便叫阵对敌。先想：雷老头颇有名头，自不出斗，却令女儿上场，祖师兄武功极好，又精剑术，如凭真实本领，便自己和黑哥哥也未能打得他过，如何能是敌手？一个女人家，要是当众丢人，多么羞耻！方自寻思，及至定睛一看，那雷红英的武功竟不在祖存周以下，这才真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到急处，哪还辨得出手足招架？只剩一红一白两团人影，星丸跳掷，上下分飞，在台上滚来滚去，看得三面台上人们俱都目定神呆，连个咳唾之声俱无。

自来惺惺相惜，何况对方又是一个美艳如花的少女，祖存周虽是正人君子，毕竟人非铁石，不能无情。初交手时，心还烦厌，暗骂："雷老头没有家教，把未出闺门的少女和人比武，当众抛头露面，一个小女子，还不两三照面就倒？"心虽鄙弃，仍存忠厚，手底留情，只想点到为止，使其知难而退，不令难堪。及至四五回合过去，才觉出对方虽然女流，武功实有功夫，并非弱者，并且下手还辣，毫不容情，好生惊异，不禁也鼓起兴来。暗忖：我念你父和诸老辈相识，不肯过分，你偏不知进退，且叫你尝个厉害！于是双方都是聚精会神，架隔遮拦紧凑已极，打了一阵未分胜败。祖存周渐觉此女能练到这好武功，使受重伤未免可惜，便不肯再下杀手。雷红英却是练武多年，初次出场未免好胜，上去便用全力，恨不能将敌人打倒。毕竟女子气力稍弱，祖存周又是剑侠门徒，练就气功，时候一久，无形中占了上风，雷红英纵不被他打倒，也早吃亏，如今有了爱才之念，这一来，两下恰又扯平。

雷应先见女儿武功不弱，虽暗怪她不该屡用杀手，想制敌人死命，一面却是赞美，掀髯旁观，只是微笑不语。及至时候一久，看出对方只管纵跃如飞，却是气稳神旺，一丝不见慌，始终一样，

女儿已成了强力应付，鬓角见汗，内行人眼里一望而知，况又父女关心，情知再打下去非败不可，有心上去相替，又觉不好意思，表面镇静，心里好生着急。遥见西台，祝三立、葛鹰等二人正望着自己，点头微笑，分明心事已被看透，只男女双方能打一个平手，这事便有几分希望，否则女儿天性好胜，小败尚可商量，如真当众丢丑，必把对方认作仇敌，决不甘休，如何还谈得到婚姻之事？偏生双方都是铁石心肠，只管郎才女貌，谁也没有垂青之意，直似夙仇相遇，下起手来又辣又狠，毫不留情，都恨不能一下把敌人打倒才对心思，照此情形，迟早必有一伤，并还是爱女挫败居多。正在愁思，想不起什好主意，忽见祖存周势子突变，迥不似先前猛烈，也不再用重手法对敌，看那意思，好似不愿下手伤人，只想耗到对方力竭神疲知难而退之状，心虽为之一宽，可是敌人这类打法，守多攻少，势更严密，无隙可乘，胜他已不可能；再看爱女，也似看出对方心理，有些情急，气得粉面通红，不住把家传绝技，狂风骤雨一般朝对方猛攻上去，可是一点便宜也得不到，知非打到力尽筋疲不可。想了又想，还是乘着双方胜败未分之际，出头喝止比较妥善。刚想好一套话，未及开口，猛听一声娇叱："住手，我有话说！"跟着人影一晃，男女二人便自分开。祖存周笑道："不打最好，还是叫蔡乌龟另换人出场吧。"

雷红英把气一匀，忍住娇喘，喝道："你少发坏！谁还怕和你打不成？我因这等打法一时难分胜败，不如换上兵刃，你死我亡，来个痛快，你意如何？"祖存周见她香喘微微，满面娇嗔，越显妩媚，心实不忍伤她，笑答道："你我无仇无怨，何必分什死活？实不相瞒，你我功夫差不多，再打也是如此，没的耽延时候，还是请和雷老前辈回去，换人另上为是，我认输如何？"雷应最好不打，也过来接口劝道："既然祖老弟相让，女儿暂且回去吧。"雷红英道："谁要他让？这厮太已诡诈，正经动手，打死我也情愿，他偏

和我鬼混，想使我力乏丢脸，他还假充好人，我非和他见个真章不可！胜败未分，便想不打，没有那么便宜的事！爹爹把枪给我。”随说，手伸处，便把雷应肩上斜挂的一个皮套摘下，将袋中所藏的三截双锋软钢枪取了出来。

祖存周见那枪只有寸许粗细，长约七尺，两头俱有尺许长枪尖，中有金环紧束，不用时可做三截，折叠一起放入袋内，用时一抖使成挺直，通体纯钢打就，精光耀眼，形式精巧，甚是锋利，知道此枪能刚能柔，暗附钢簧，不特每截俱可曲折如意，中有一头枪尖还是活的，内藏一根精金打就的细链，用时把另一头的机簧一扳，那半尺长的尖锋便和弩箭一般，由镶嵌金环之处带出金链，飞射出来，用完仍可缩回接上，收发自如，专破内家气功，并打人身要害，中间三截又是逢硬便拐，端的是件最厉害的兵刃，乃明末一位武当名家巧心制就。以前并无此物，但非武功精绝的能手也不能使用，不知底细的人遇上非为所伤不可。自己还是未来金华的前两月，在师父家中，见到南岳来的一位师执铁指仙人程山老，随来二徒，中有一个名叫熊英的带有此枪，爱它式样精巧，曾与领教，得知底细。当时用剑和他试斗，悟出许多解数手法，自信足可抵敌，否则这类软硬两头并用、中间还兼藏暗器的兵刃，多好武功，稍不留神也要吃它大亏。此女小小年纪，一个女流，能有这身武功，又看各方情面，不肯伤她，她倒使出这么恶辣的兵刃，情理难容！好在此枪杀手俱都知悉，且看她如何施为。真要一意寻仇，想拼死活，就不伤她性命，说不得也只好给她一点苦吃了。

心念才动，把背插宝剑拔下，忽听雷红英娇叱道：“喂！姓祖的，休的看你武功不差，我这兵器名为鬼见愁，一件兵刃抵五件用处，太已厉害。我向来光明正大，不肯取巧。此枪乃我心爱之物，本心助拳打擂用不着兵器，只作长途千里，万一有人欺我，以

为防身杀敌之用，这里本没心思用它，无如身在客边，没有称手兵器，又气你不过，只得暂借一用，但我仍当寻常两头枪使，决不施展别的取胜伤你，全凭真功夫，免你死在枪尖之下还不知道好。”

存周听她如此说法，心中暗赞：此女行事光明，果不愧英雄之女！不禁又把敌意全消，决计不再伤她，便笑答道：“这三截两头软钢枪不过能刚能柔，有半段枪尖能收发自如当暗器用罢了，有甚希罕？盛情心领，屈才相让大可不必。这个不才还见识过，只管施展，无须客气。在下师规至严，不敢伤害好人，又未便屈己向人。过了这次兵刃，如仍胜败不分，只请随了令尊大人回去，另换别人上场，勿再苦斗不休，就足感盛情了。”雷红英一听，对方不特深知此枪来历，并还叫尽力施展，不胜即回，露出不肯伤害之意，分明心中藐视，不禁又惊又怒，不等话完，怒喝：“少说废话，看枪！”抬手一枪，当胸点到。祖存周知这一枪乃是虚招，一面还招，一面发完话，把手中长剑一紧，使开师传神猿七十二式。二人枪剑交加，打在一起。这回两人均持有精光雪亮的兵刃，打将起来越发好看。只见枪光上下，剑影纵横，中间裹定一个英男一个美女，端的珠联璧合，铢两悉称，难一轩轾。祖存周虽含有几分相让之意，不过是为对方天生丽质，武功人品无一不佳，年纪既轻，又看乃父情面，不忍加害，只想逼她自退，并无别的意思。哪知美色动人，竟把一干妖邪绿林引动了心。

当雷应初来之时，原因爱女貌美性烈，花家所约的帮手和一干蔡党多是妖僧邪道、绿林盗贼，正经的人实没几个，便单要了两间静室，父女二人分里外间取居；到吃饭时，借口年老，爱女随侍已惯，不与群邪同座，自和查洪及几个江湖老友，找清静所在另做一席，不是盛宴公集，不令女儿同出见人。众人偶然见到，虽惊其美，但见此女冷若冰霜，向不与人答话，又以乃父和吕、郭

二妖道向来相识，行辈武艺既高，有名难惹，见面时机更少，一方又有好几个淫荡貌美的女贼可供淫乐，也就不敢冒失引逗。及至这一出场，两次和敌人交手，比起以前所见，又是一副眼光，除为首吕、郭诸人因与乃父相识，好些关碍，自觉不好意思外，门下妖徒和花、蔡两家约请来的党羽，十有八九全看红了眼。本就垂涎心醉，及至交头接耳互一探询，不特此女尚未许有婆家，并听苗氏弟兄说，由查洪口里探出雷氏父女之来，一半是重朋友情面，一半竟是为了选择爱婿。众徒党俱知雷应家中广有田业，富甲一乡，如被选中，岂不人财两得？闻言益发猴急，暗中纷纷捣鬼，各打图谋主意，相机而发。

场上男女老幼四人却一点也未觉察。祖、雷二人又斗了数十回合，一个未巧使兵器，发挥三截软钢枪的妙用，一个也未施展杀手，只凭真实功力应敌。雷红英初遇劲敌，气又较浮，斗时太久，鬓角重又见汗，明知这等打法不能取胜，一则不肯自食前言，敌人武功如此精纯，听口气已知此枪用法，是个行家，万一全使出来仍是不能取胜，岂不平白丢人？二则人非草木，不能无情，二人本是郎才女貌，一双两好，上来虽是各存敌意，打得时候一久，渐渐觉出祖存周不特少年英俊，心地并还极好，明明本领比自己高，但他一面暗中相让，给敌人留地，不肯伤害性命，一面又顾他的人品，不肯自贬身价，舍己屈从，故卖破绽，假败讨好。适才所说，竟是心口如一。人家本来一团好意，自己偏不领情，还讲歪理，怪他有意以长力累己，和人拼命，试想双方比武，胜者为强，既然能胜，何须如此劳力费事？可见居心忠厚。惟恐老父多年威望，只此爱女，初次出场便遭挫折，众目之下丢人不起，不惜委曲求和，欲使打个平手，力竭而罢，两无伤损，如何不知进退，苦苦相迫？再一想到，自己一个红闺幼女，父是成名英雄，如非遇见是他，另换一人，被他打倒，当着这许多江湖名人，老父

固然难堪，自己以后是死是活？这是敌人，岂可以大意犯小性的？越想心越发寒，不由对祖存周生了好感，敌意渐消，情于无形中相随生长，几次想要发话退下，不知怎的，心情自起矛盾，只不愿走。再者适才弓拉太满，无法下台。这一来成了惺惺相惜，虽说软枪妙用不肯施展，连现时手法也改平缓许多，只是架隔遮拦，更不再施杀手。

祖存周见她忽然势缓，不再似前疾如风雨一味猛攻，专向致命之处下手，直恨不能一下把人刺个透穿。先还疑心她是欲取姑与，故示力竭势穷，及至细一观察，身法手法一丝未乱，面上神情也和善了许多，眉梢眼角若有笑意，身手又极轻灵，纵跃迎拒之间，宛如飞仙谪降，仪态万方，倍增明艳，曹子建轻鸿游龙之喻正可移赠，不由暗中赞美。虽仍未起遐思，无形中也添了几分怜爱，本无求胜之念，对方势子一缓，自然也随着缓和下来。雷红英自更明白，只想不出退身之策。又打了几个回合，雷红英无计自处，心想：你既对我留情，你们男人家稍败何妨？就卖我一个破绽，我也不会就势伤你，怎不做个整人情，让我占点上风下场多好？心正寻思焦急。

这一对让，旁观者清，又都行家，自瞒不过。中有两个聪明的蔡党，早看出祖存周有意相让，一见女的也是如此，误认作双方打出情爱，已有默契，不由怒火中烧，双双不约而同往前赶去。二贼一名飞虎张文广，一名玉郎君偷香神手韩盛，俱是北五省的著名大盗、采花淫贼，应了蔡乌龟之请而来。头一天才由山东赶到，武功俱非寻常，一个更练有极阴毒的迷魂暗器。初来人地生疏，江、浙、闽、广这些成名人物中，只有蔡乌龟、花四姑等有限三数人相识，余者俱是互有耳闻，多未见过。花四姑老奸巨猾，除对几个恃若长城的妖人和像雷应这样成名多年的老英雄格外尊崇，余者只是心中有数，表面上一般礼貌，无分轩轾。到了当日

早晨，只蔡乌龟一人是两造的主体之一，必须在东台坐镇，不便相让，凡是外约助场的朋友，口头上俱都请往主台入座，以示礼敬。那许多自问配不上做出头人的党羽，俱都度德量力，极口谦谢，不肯妄自尊大，越众登台，独这二贼自恃本领。花四姑因他们远客，在寿筵上分列两台，入位时，又故意多让了两句，二贼狂傲，不知主人客气，以为自己真够头等人物，竟自应诺。花四姑见他们实受，居之不疑，虽觉不配与主台诸首要并列，但是话已出口，也说不上不算来，只得把他们排在末一席上。主台上人，除却妖人师徒，俱是南五省的江湖前辈，自身只管多是绿林出身，却不爱答理这类下三门的熏香大盗、采花淫贼。二贼只与花四姑相识，相隔又远，干在台上，又闷又窘，本蓄一肚皮气忿，无从发作，色心一动，更无所忌惮；又自恃油头粉面，能博妇女欢心，暗想：雷应既在物色佳婿，只上去一下把敌人杀死，当众显出本领，事后再托主人一做媒，断无不成之理！一心打着如意算盘，俱恐别人捷足先登，还未走到台前，各自逞能争先，双双把背一躬，双足蹬地一按劲，便似弩箭脱弦一般，由离台三丈以外，竟直往台上斜射上去，姿态甚是威武好看，引人赞美。

雷应旁观，早看出二贼上台助场，好生不快，方喝："二位且慢！等小女下去，再打不迟。"二贼中的韩盛已先开口道："雷小姐不必和小贼生气，请作旁观，待我取他狗命！"雷红英正觉力乏，巴不得有人接替，又不知二贼来历，误以为花、蔡二主人派来，朝祖存周娇叱道："一年之后我再寻你！今日不愿为你耽延时候，我不与你打了。"随说随向一旁纵去。祖存周也正不愿再打下去，见来了两个敌人，武功似颇不弱，便留了神，闻言立即收势，笑道："小姐武艺高强，并未曾败，如何算输？请随尊大人回去。"话未说完，人已飞去。韩盛见张文广已和敌人交开了手，自己恰好抢到正对头，又见祖存周英姿飒爽，年纪比自己更轻得多，对雷红

英说话那等温文，益发有气，恨不能一下把他打死才快心意，早把身带单刀拐摘下分持手内，大喝："小狗不要脸！今日二太爷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随说纵身一刀砍去。祖存周见他上来如此狂语无礼，不由大怒，怒喝："该死狗贼，看剑！"手中剑刚往上一架，猛觉一阵疾风由斜刺里飞来。二人俱知来了能手，仓卒之中分不清是敌是友，双方各自预备，刚往侧一闪。说时迟，那时快！面前人影一晃，一声怪笑，来人已如鸟飞坠。

祖存周眼尖，首先看出来的正是七指神偷葛鹰，一落地便伸手向敌人抓去，心想：这等人如何值得他来出场？因和敌人已然交手，自不便再上，站在一旁，笑问道："这毛贼，怎值得老前辈出马？"葛鹰骂道："这采花淫贼，在山东道上和黄鼠狼一样，伏地会放屁冒烟，不知害了多少良家妇女！我一个本分朋友便死他手。老花贼请出这样淫贼帮忙，自己年老心花不要脸，也不怕给大家丢人现眼。适才我见这贼在当中台上鬼眉鬼眼，已早想把他抓死，不过时候未到，暂容苟延片刻活命，结果也容他不得。哪知他见老雷姑娘长得好看，又生贼念，抢着上台找死。我明知他不配和我动手，但我这是为商民行客、良家妇女去一大害，不能算是比武，有甚相干？我话说完，这就要取他狗命！"

祖存周闻言，才知七指神偷葛鹰是为报朋友之仇而来。敌人并均会使熏香、毒药暗器，这类下三门的淫贼最是阴毒无心，如非葛鹰深悉此贼来历，忽然出头，自己虽然剑术得过真传，炼有道家气功，应变机智，敌人如发迷烟毒气，虽能够闭气应敌，不一定便会晕倒，到底事出不知，稍微疏忽迟缓，就许为他所乘。不过双方言明一对一，葛鹰不候打完一场，平空上前接替，本领、名望均在此贼之上，众敌等一定不服。自来两家打擂，多半先是一对一动手，往后越打仇越深，双方全都红眼，只稍微有词可借，便一拥齐上，成了混战。邢党连胜三场，花、蔡两党已是忿极，葛

鹰这一来，无异火上添油，来贼再一废命，渐渐必成群殴之势无疑。同来还有一贼，也是北方口音，当系同类淫贼。江明武功虽好，却无什经历，莫要中了敌人暗算。想到这里，便不肯退走，自在暗中留神旁观，以备万一。狮王雷应听葛鹰一说，老大不是意思，不便再说什话，随口答道："本来双方约定单打独斗，各寻对手。小女已甘拜下风，不便再与祖老弟交手。我父女暂且告退吧。"说完，同了玉钩斜雷红英，齐往东台纵去。

葛鹰本不认识二淫贼，原在西台听祝三立指说，因而想起旧友之仇，就二贼不出场，也要指名除他。恰巧二贼死星照命，见色生心，争先出场，正对心思。只为来时祝三立说："老雷为人颇好，你上场去最好等他退走再下辣手，否则他也成名多年的人，表面总算应人约请而来。他父女现在台上，你将敌人打死，于情于势，都非迫得他与你对敌不可，不论谁败，都伤朋友义气。"所以葛鹰上来未施杀着。淫贼虽也不识葛鹰，但久闻他的威名形貌和那天生神力怪相，一见敌人来势猛恶迫急，手有七指，正与传说七指神偷相似，先还有些胆怯，心中不住打鼓；及见敌人虽然力大势疾、一身软硬好功夫，空手不用兵刃，凭自己本领也还应付得来，不知葛鹰投鼠忌器，暂缓一步，反觉鼎鼎大名的人物不过如此，也未见有十分奇处；又自恃自有迷香暗器，胆子便大起来，不特畏惧之心大为减退，反倒妄想抢往上风发那迷香暗器，先将葛鹰迷倒杀死，再取祖存周的性命。

心正打着如意算盘，没想到敌人身手奇怪，初上来势子很凶，及至一交上手，只听他口里发话骂人，面朝着雷氏父女的时候居多，随随便便动手，好似不甚在意神气，那势子说快不快，说不快又似快得那等巧法，只一暗下毒手，敌人不是来一厉害手法逼得自己不能不先抵挡，便是上风先被抢去。这时又正有大风，雷氏父女俱站在下风一面。这类迷香暗器本非光明正大，全仗下手

迅速，最好人一晕倒立即上前杀死，也不令旁观人看出；如连自己人也一齐迷晕过去，当着敌我双方这许多江湖上有名人物，传说出去，岂非笑话？似这样，好几次机会错过。因敌人当众辱骂，明揭自己罪恶，众目之下实已难堪，心中愤怒已极，恨不能把敌人碎尸万段才出恶气。一面破口还骂，一面正把全副精神注定敌人，以便待机而动。忽见雷氏父女双双退去，知道江湖上最不喜花道中人，自己本是讨好，为他父女出力帮场，怎么也应见个分晓，舍己而去已不合理，走时更连句好听的交代话都没有，分明被敌人几句坏话中伤，心存厌恶，照此情形，若想托花四姑作伐向雷老求亲一节，定是难办无疑。

越想越恨，刚咬牙切齿，恶狠狠骂得一声："老贼！"底下话未出口，忽听葛鹰哈哈笑道："碍手的人已走，你这淫贼就该不得全尸了。我如把你手法闭住，你死也不甘。来来来！我先给你一个便宜，将上风让你，我倒看看你那熏香迷药、耗子屁的玩意有甚奇处，你就使出来吧！"说时，淫贼早就怒火中烧，已把装有毒弹的铁拐机簧扳开，好在雷氏父女已走，打算不论上下风，先发一弹试试，正卖一个破绽，往后倒纵出去，闻言心方一动。葛鹰已声随人起，由斜刺里横飞过去，落向下风，势子竟比他快得多。匆匆不暇思索，将拐柄朝外一指，立有两寸许长一个鸡卵形的毒弹，挟着淡得目力几难看出的一团稀薄香雾，朝葛鹰迎面打去。淫贼所用迷香名为七寸断魂香，乃滇西蛮僧所传，厉害已极，休说被毒弹打中人非倒地不可，便在下风的人，只闻得一丝香味，立即晕死过去，非用他自配解药或是一个对时以后不能醒转。弹头更有毒针，也是见血封喉，奇毒无比，并且一撞即碎，中藏迷香，同时爆散，端的阴恶已极！加上武功又好，所以在北五省纵横多年，多高本领的人如与为敌，决无幸免，也不知有多少成名人物丧他手内，商民妇女被害的更多。满拟一弹成功，百忙中还暗骂：

“老贼，你只耳闻我有这种暗器，来时以为闻了解药，又是一身好内家功夫，可以不怕，却不知道毒针虽未必能够伤你，这迷香却与众不同。”心念才动，弹已发出，方想喊“倒”，忽见葛鹰扬起那只七指怪手往前一推，立有一股又劲又急的掌风发将出来，力量绝大，毒弹被荡出四五丈远，遂由身侧斜飞过去。淫贼满怀必胜之念，万没料到敌人如此厉害，惊惧中知道葛鹰虽是一双未带兵刃的空手，看这神气，此人内功分明已练到百步打空的地步，江湖上人传说种种奇迹定是不假，并且听他上场时口气，又是有意为友寻仇而来，双方必有一伤，决不善罢，能落个残废脱身回去，便是祖宗有德。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

葛鹰这一劈空掌，虽是击灭毒烟，震开毒弹，不曾迎面打人，掌风到处，淫贼只被扫中一点肩膀，便已然觉出厉害。这是气功，全凭火候深浅，一不能当，便无活路，不比刀枪拳脚，彼此迎面对敌，身手如若灵活，一见不敌，还可架隔闪躲，临机应变，以巧见长。淫贼终是久经大敌，机智绝伦，到此紧要关头，顿生急智，只图活命，也不再顾羞耻，头弹无功，看出形势不妙，更不再发，故意一晃手中拐，脚底猛一按劲，脚跟踏地，人已往后倒纵出去，口中才喊：“姓葛的，张某甘拜下风，后会有期，失陪了！”末一句话未出口，人早倒纵起两丈高远，本意想骤出敌人不意，退到台口，再一个“鹞子翻身”，便往台下纵落逃走。照理人已认输下台，敌人万无穷追之理，这样至多当众栽一跟斗，性命总可保住。哪知死星照命，任怎心灵知机，依旧难逃一死。

葛鹰原意，淫贼命在自己手心里握着，想要当众把他欺侮个够，然后再下毒手，杀他报仇。满拟淫贼铁拐藏有机簧，必是连珠毒弹，一劈空掌把头一粒毒弹击散震落，断定底下还有不少连珠而至。心还在想：这次多用点力，斜掌往上发出，将毒弹反震到东台上，使蔡党中的人当场迷倒几个，开个玩笑。一见淫贼想

逃，哪肯容得！飞身几纵便到台下，七指怪手疾伸，一把将淫贼夹背心抓住，痛晕过去，更不怠慢，手劲略松，就势把另一手伸将下去，将淫贼举了起来，大喝："便宜你狗贼，到底落个痛快！"语声才住，双手已分抓向淫贼两肋骨下，直似两柄钢爪插向骨缝以内，连用神力，手向两旁一分，再抬腿夹背心一踹，叭叹几声过后，当时鲜血迸射，竟将淫贼齐肚皮撕成三片，血淋淋踹落台下。淫贼张文广平日极其凶横，一旦恶贯满盈，报应临头，先吃葛鹰一抓，痛晕过去，满头痛汗淋漓，都有豆大，刚刚缓醒一口气，连声都未及出，便被活生生撕裂成三片，惨死台下。

另一淫贼玉郎君偷香神手韩盛，本是张文广死党，适才为了看上雷红英美貌，色欲蒙心，也不顾什朋友之义，争着往擂台上抢，因吃张文广抢了头筹，把雷红英替下，讨了好去，满腔邪火无从发泄，见台上还有一个敌人，以为江明一个小孩，适才只是对手不济，侥幸得胜，想拿他出气逞能，喝声："小狗！"举刀便砍。江明本在旁观战，一见来了两个油头粉面的敌人，势甚猛急，便留了神，刚纵过去，未及开口喝问，已有一贼将雷红英替下，与祖存周交开了手；另一贼倏地满面忿怒，更不答话，举刀砍来。江明一面招架，口中喝道："和你那边打去，省得碍人的事！"随往旁边空处纵去。韩盛刚刚赶过，两下才交上手，七指神偷葛鹰便隔台飞来，一到便把祖存周换下，口中喝骂，宣扬淫贼张文广的罪状。

江明先见敌人少年英雄，功夫颇好，只管对方开口骂人，横蛮无礼，还有惺惺相惜之意，并不十分忿恨，一听这是个采花淫贼，便有了气，迎面狠狠啐骂道："我当你一个人物，原来是个采花淫贼！平日想必害人甚多。今日恶贯满盈，犯在小爷手内，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江明气功原有根底，和淫贼交手，自觉背晦，忿极之下，打对了面，使劲啐了一口。因在黄山练过水营功夫，虽

然不是存心以此伤人，力量却大。淫贼正用手中刀挡开敌人兵刃，急于亮招取胜之际，面门全无遮隔，整个现出，百忙中万没料到敌人小小年纪会用唾沫伤人，一下喷了个满脸花，脸上好似中了一把铁沙细弹，当时肿起了好几处，面皮如割，疼痛非常。还算江明因这种功夫没练到家，未想拿它应敌，事前口中又未蓄水，不曾运用全力，否则就这一下，淫贼纵不闭过气去，受伤也是不轻了。

淫贼冷不防吃了人亏，不由大吃一惊，惟恐底下还有杀着，慌不迭往后倒纵出去，一摸脸上，已是热辣辣浮肿了一片，敌人也自纵到。看出不是存心，越发怒火中烧，一面破口大骂，一面回手把背上斜插的护手日月钢轮取下，口中大骂："小狗！"刀轮并举，迎杀上前。这件兵器和张文广所用单刀拐一样，内有精巧机簧，暗藏毒药暗器，虽不似张贼另有独门传授：毒药之外还放迷香邪雾，但也厉害非常。这时狮王雷应已听了葛鹰的话带了女儿走去，葛鹰正和淫贼张文广试那迷香暗器。

江明前被葛鹰叫破，已然留神，目力又极敏锐，追纵过去时，面正向着葛、张二人，百忙中瞥见张文广暗器由拐柄上发出，方想：敌人真个阴毒，如非知底的人，谁能防到有这类毒招？忽见敌人将背带兵器拔下，定睛一看，那兵器前半是一五寸大环，上面顶着一个月牙，环下簇绕着一些寸许长、手指粗的倒刺，下半是寸许粗的杆，另有七尺多长的柄，柄头特粗，上有护手，通体纯钢铸就，打磨雪亮。心料柄中藏有暗器，格外加了几分防备。同时祖存周因葛鹰一说淫贼惯使毒药迷香暗器，表面旁观，暗中戒备，心想：葛鹰知底无妨，江明却是可虑，如凭真实本领交手，胜败自无话说，如要施展这类阴毒之物暗算，为救江明，只好放出飞剑将淫贼杀死，引起混战也说不得了。淫贼忽然虚晃一刀，身子往右一斜，使一个"叶底藏衣"之势，左手日月轮当胸推来。江

明原因毒药暗器只不被打中身上便无妨害，最怕是所磕毒烟一入鼻孔，立即昏迷晕倒人事不知，自己又忘了把师父配制的解药带来，就能闭气，暂时尚可，久了仍是不便，意欲不等发作先把此贼杀死，只是把他这件兵器毁光。见淫贼将刀虚晃，改用一轮推来，料定是个杀着，必因相隔太近不便施为，想借自己用剑一磕或是往外推挡之势，乘机纵开，倒回轮柄好发暗器。灵机一动，故使险招，假作一时疏忽，只顾敌人右手的刀，没防到有这一轮，双足蓄劲，用内家钉卷之法立定地上，上半身慌不迭往后一仰，同时暗运气功，把右臂用足真力，等将轮头让过，往下砸来，倏地身子一挺，奋力举剑往上挡去。

淫贼心计原和江明所料差不许多，一轮推去，正想江明用剑一挡，乘机纵开，倒转轮柄好发暗器，忽见敌人手忙脚乱，不倒翁一般身往后仰，似要倒纵出去，以为江明终是年幼，火候不到，误把前刀虚招当实，致有此失，自己双手俱有兵刃，占了便宜。似此情形，敌人万变不出甚巧招，准定吃亏无疑，现成便宜，焉有不取之理？连忙改退为进，往下砸去，并恐敌人身轻灵巧，纵跃神速，一下打空，还特加了力量。满拟十九可以得手，哪知江明是以天生神力取胜，轮方砸下，瞥见江明上身后仰如弓，下半身却和钉在地上一样，步法甚是稳定，心方微动。说时迟，那时快！敌人倏地挺身而起，举剑往上挡来。双方一个力猛，一个势急，江明又是成心，本来真力又大得多，淫贼却骤出不意，如何能当？只听玱的一声，两兵相触，火星飞溅中，淫贼左手虎口立被震裂，日月轮向上荡起，几乎脱手飞去，身子却被震得倒退出去好几步。

淫贼万想不到对方有此一着，知道不好，欲待抵御，身子还未立定。江明一击成功，更不怠慢，早就着这一挡之势，一个“飞鹰拿兔”，加上“拨草寻蛇”之势，连人带剑，飞身追纵过来。淫贼左臂已然震麻，虎口疾痛，勉强握着日月轮，不能用力，一

见人剑飞来，吓得手忙脚乱，纵刀挡时，吃江明凌空举剑一拨，哨的一声将刀荡开，分心便刺，来势疾如鹰隼，灵巧非常。淫贼措手不及，瞥见剑光耀眼，已然临头，自知不能幸免，百忙中强用日月轮往上打去时，江明手中剑已由咽喉刺进，顺势右脚一抬，踹向淫贼左手腕上。淫贼一声惨叫，身往后翻，手中刀轮齐抛，尸横就地。江明随手把日月轮拾起一看，和葛鹰对敌的淫贼也同时毙命，方和祖存周谈说。

正面主台和东面客台上已有多人纷纷喝骂，离席而起，待要出场，为前后几拨死伤的人报仇雪忿。西面客台上邢党中的一些前辈剑侠高人，只拿眼望着主台上几个妖邪中的能手，冷笑不言，如无其事。眼看中、东两台约有二十余名敌党争先欲出，就待往擂台上杀到，忽听破锣也似大喝道："你们都不要动！我和老偷儿还有约会呢。今日不是他死便是我亡。你们要打，等我和老偷儿先见完了胜败再说。"众人一看，由主台和西客台的过道中间，飞身纵出一个须髯如戟的老者，相隔三台中央空地约有八九丈远近，声随人起，话未说完，人已纵到，宛如一只大鸟凌空飞坠，身手矫捷异常，端的名下无虚，引得四面观众纷纷叫起好来。查洪身落地上，先朝争先出场诸人把双手一分，满头白发根根倒竖，气势虎虎，威猛已极，身后却插了一件从未见他用过的兵刃。此人天性刚愎，说出便做，不容违忤，又知葛鹰也是一身好功夫。前晚二人斗得正急，吃天山大侠老少年神医马玄子跑来，解围引去，未分胜负，今日又是二强相遇，众人俱想见识这场恶斗，开个眼界，于是走到台边。待要下纵的人十九停步不前，齐说："葛鹰老贼可恶该死！既是老前辈前往除他，我等遵命观战便了。"主台上一干妖僧妖道早吃花四姑稳住，定有毒计，准备挨到夜间，将邢党中人一网打尽，现时双方只凭真实武功交手；嗣见蔡党连败数阵，虽也忿怒，并未想即出斗。这些争先出场的人，有一多半是

东看台的，本是受了蔡乌龟的暗示，心忿主人不早出头，意欲就此出场，引起混战。

正面主台共只四人，却都是江湖上成名人物，吃查洪迎头一拦。内有两人，一名飞天鹞王开泰，一名神刀于四，本领颇高，虽在主台列座，原是蔡乌龟好友，性又粗豪，见众人俱吃查洪拦回，好生不快，正要发话。查洪已把话说完，往对面擂台走去，脚底甚快。眼看快到台前，要往上纵，猛瞥见查洪身后还紧跟着一条小黑影，身法更是矫捷，定睛一看，乃是一个身材瘦小、穿着一件黑衣密扣紧装的小孩。如是敌人，查洪不会一无觉察，如是自己人，又未见过，查洪既拦别人上场，怎会自己反倒带上一个？心方惊奇，忽听身后同党有人问范氏弟兄道："这小贼颇与近来江湖上传说的黑摩勒相似，好些绿林朋友都吃他亏，怎会和查老头子在一起？"王、于二人，原和前受闽抚指使、想要劫杀虞尧民的一干盗党交好，闻言见那黑衣小孩果与传说中的黑摩勒相似，本就心中不忿，再一回忆那些盗党被害之事，不由怒火上升。飞天鹞王开泰首先纵落台下，往对台赶去。自从广、浙两方决裂交手，当中台阶便照例撤去，后到那一伙老少花子俱在台前趺坐观斗，台上人如不由两侧台阶走下，便须由这伙异丐头上飞越。先前众人纷纷抢出，花四姑和几个心腹同党又各忙于劝阻，均未留意。神刀于四眼尖心细，正待相继纵落，百忙中瞥见王开泰往台下飞落时，脚底下正坐着一个面黄如蜡的中年花子，见人由他头上飞过，面色倏地一沉，猛扬手朝着王开泰身后空按了一下。如换别人，决当作是适逢其会，正赶上下面抬手；于四却是行家，早看出这伙花子无一好惹，这一掌可是内家最厉害的功夫，心中一惊，不便明言，众花子一字排开，正挡去路，不敢再由头上飞越，只得绕向台角空处往下纵落，暗中留意：众花子各自目注前方未动，大有人不犯我、我便中立、决不伸手之势，王开泰纵势极快，也不

知受人暗算与否，又想起仇敌可恶情景，忿怒忧疑一时并作，急匆匆往前飞驰。

这时查洪已和葛鹰对面，正在互相问答。王开泰也自纵上，正向那黑衣小孩喝问，还未交手。神刀于四刚纵到擂台上，便见查洪满脸怒容，拨转头待向王开泰喝问，才一对面，倏地冷笑道："你这厮怎不听话？已然中人暗算，受了内伤，不跳动也只保得七日活命，此时想活还来得及，不去找人救命，偏来这里作甚？"王开泰见查洪老气横秋，恶声相向，本来又要发作，一听话音不妙，忽然心动，想起适才由台上纵落时，后心好似微微一麻，因系凌空飞越，身后无人，没怎在意，知道查洪老眼无花，人甚实在，决无虚假，方自惊疑。于四已在旁使一眼色，接口道："王二哥，主人着我来请你回去，有话问呢。"王开泰会意，愈知不妙，暗中试一运气，果然中了阴掌，不禁大惊，虽觉上台一战未交便退下阵去，不大好看，但是再一跳动，内伤发作，更无生理，尤可气是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纵时身后俱是自己人，于四不说，必有难言之隐，念头一转，还先顾命要紧，立答："我去就来，这一黑贼不可放走！"黑摩勒本就想要发话，闻言笑骂道："你不必装什门面了，快滚回去等死，还有一个善终，力用不得，乖乖慢走吧！"说时，王开泰已然愧愤转身，强提着气往下纵落。于四未免担心，口答："你只管走，黑小贼怎能在我手下逃命？"说时，眼却瞟着王开泰，猛听黑摩勒喝道："不要脸的老贼，叫你尝尝小爷味道！"话还未完，手已先到。于四微一疏神，闻得左颊风生，赶忙回手招架，黑摩勒手法灵快，已自无及，百忙中刚把上面一掌挡开，当胸早着了一下重的。

查、葛二人见于四挨了一下，各自笑道："连一个小孩都对付不了，硬不听话，非要出来丢人。我二人已打过数次，一时也分不出高下，你们既不怕丢人，索性我们另找地方，让你们现世去！"

于四中了一掌，脏腑震昏，本已大怒，再听二人同声讥笑，益发怒火中烧，一面还手与黑摩勒对敌，口中厉声大骂："老贼们不要发狂卖老！我把小贼碎尸万段，再和老贼算账！"骂得甚是含混。骂时查、葛二人已双双走开，到了后面台口，正待往下纵落。查洪听出他接口还骂，明连自己同骂在内，勃然大怒，便要回身理论，吃葛鹰一把拉住道："老刺猬怎不通情理？只许你说人，不许人骂你么？"查洪怒道："这贼不知好歹，我说的是好话。"葛鹰笑道："你虽好话，他不领情，还不是由他？休看这厮混充好汉，我那徒弟比我还会闹鬼，不是什好相与。你一大把年纪，和快死的人怄什闲气？我们这笔账老算不完也不是事，先找一个远点的地方见了胜败，打完再找一个卖好酒菜的酒店吃一顿，谁赢了谁作东，看看到底谁强，还省占人地方，不比这里好么？"说罢拉了就走。

查洪不知对方诸老有意保全，知他性情刚烈，惟恐发难，花四姑受恶报时玉石俱焚，事前早商量好，先由黑摩勒先施反间，使其灰心，等到出场，再由神偷葛鹰将他诱出村去。葛鹰原定见他上场再行出面，因见淫贼张文广，想起杀友之仇，又恐祖、江二人无知，中了迷香毒镖暗算，于是赶前出场，杀死淫贼之后，本就想指名索战，因见中、东两台敌党群起，方想索性多杀几个再作计较，一见查洪自来，正合心意，二人论本领差不多少，如论机智口才，自然天地相差，连激带骗，没多费什话便被说动。自来好汉爱惜好汉，查洪虽拿葛鹰当仇敌看待，心中却最喜这等人物，无形中自然投契，吃葛鹰一拦，竟比什么都听话，乖乖的随了就走，双双把臂纵落，往台后无人之处走去，直似查洪和人争斗，葛鹰反成了朋友，为好劝架，将他强劝拉走情景。花四姑正在台上望见，知道葛鹰诡计多端，恐查洪上当、中人暗算，忙命两个心腹同党暗中尾随下去探看不提。

于四瞥见查洪大有反目相向之势，对于仇敌，神态反似亲切，越想越有气，有心再说几句，但知查洪性情素来刚愎古怪，不讲情面，已然这等辞色，再若伤他两句，就许舍了敌人，回身来寻自己晦气，本领又非其敌，白白丢人，只得强自按捺，听其随了敌人下台，满腔怒火无从发泄，全注在黑摩勒一人身上，背上一柄金背刀早已拔在手里，使了个风雨不透。黑摩勒先和于四交手，及见取出刀来迥与寻常不同，长有三尺五寸，近尖五六寸，两边开口，中有双叉，刀背厚约寸半，刀柄长约近尺，柄头尖锐，通体打磨极亮，宛如一泓秋水，寒光闪闪，夺目生霞，心想：这刀真好，形式又极奇特，休说是见，听也未听说过，料是自己出样打造，如能得到手内，送人也是一件极好礼物。便不取身旁宝剑，只将腰间软鞭解下应敌。哪知于四年虽半百，武功却极精纯，刀法神妙，刀光又亮，舞动开来，通身俱是刀光环绕，不似先前动手脚时，可凭身手矫捷、纵跳轻灵取胜，如非天生神目，又得高人传授，差点还非其敌，急切间休想得到一点便宜。黑摩勒也是一个想到必要做到的性情，见攻不进，一赌气，决意非得那刀不可，如是也把全副本领施展出来。

且不说这老少两人杀了个难解难分。当查、葛二人一下台，祖、江二人见台上只剩敌我各有一人单打，自己先打了好些时，正商量先回西台休息一会，等有人出场，相机再上。刚往台侧走去，身未纵起，忽听台下两三声断喝过处，飞上三条人影，同时又听一个幼童口音高唤：“黑哥哥！”声到人到，由出口一面路上箭也似飞来一条白影。二人忙往台后纵开，立定一看，后来的是个白衣短装幼童，已朝黑摩勒斗处奔去。面前相继纵上三人，两个少年壮士，手持长剑，一个中年大汉，手持两根铁锏。三人好似两路，到了台上，便争先朝祖、江二人抢去。祖存周见那大汉手中铁锏又粗又大，虽似一个浑人；那两少年身法步法均似得过高明人的

传授，尤其那左手剑诀齐眉、右手握剑当胸，剑身平直、剑尖向外的姿式，与自己本门是一个家数，貌相又生，先前中、东两台敌人俱曾留心查看，并未见有此两人，恐有师门渊源，忙把手一摆，止住江明缓上，也用本门剑术，把手中剑向外平端，口喝："朋友且慢！通名过手不迟。"

两少年见祖存周和他一般手法,年长的一个倏地面色略变,喝道："我二人乃华亭双杰徐扬、徐远！尔等倚势行凶，今日叫你难逃公道！"祖存周答说："双方比武，单打独斗，各凭本领，胜者为强，怎能说是倚势行凶？看你二人不是江湖绿林之士，如何也来受人利用，为之助威？你那剑法颇有来历，令师叫什名字？可速说出，以免伤了自家人的和气。"

徐远性情较暴，闻言怒喝："老爷师长是谁，说出来吓你一跳！闲话少说，有本领只管施展出来好了。"祖存周闻言心中有气，暗骂："无知鼠辈，我好意先打招呼，你偏不知好歹！动手就有伤害，也怨我不得！"刚待发话迎敌，那持锏大汉也是由外新到，听人一说便即上场；因见台上已有一对打的，只有两人闲着；又听那两小孩甚是扎手，巴不得抢在头里，凭着力猛锏沉，人前显耀，偏吃两少年先到了一步。心正着急，见双方停手说话，一听两少年是华亭双杰，早有耳闻，不由立定，打量了几眼；及听双方只和徐氏弟兄交谈，直没理会自己，好似这大一个人并没在他眼里，不禁怒从心起，大喝："小狗只得两人，二位且将这大的一个让我！"说罢，纵身上去，当头就是一锏。

徐氏弟兄原是华亭世家子弟，自负本领高强，又有几分富贵人家子弟习气，此来本为受人怂恿，给花家帮场凑热闹，逞能扬名，到的也晚，一听台上有了劲敌，匆匆便往前赶，不料东台抢出一个大汉，两下气味不投，本已生厌，这时和敌人正在说话，见他突然冒冒失失，抢过来举锏便打，越发心中不快，口喝一声：

“且慢动手!”还没等祖存周招架，便举手中剑使一个“乱卷蛛丝”之势，往上一拨一搅。祖存周一见敌人锏到，也用剑往上一架。双剑一锏，恰巧同时撞上。三方势子都急，只听玱琅琅一声响处，火星飞溅!那大汉虽然力大，无奈祖存周练就内功神力，徐远也是名家传授，手法灵妙，因见大汉锏沉力猛，恐碰自己宝剑，未用剑锋直挡，用的是巧手法，一个直力，一个横力，事更出于意外，想不到自己人也会帮助敌人动手抵御，吃祖存周猛力一挡，锏便向上震起，同时再吃徐远用剑贴着锏旁就劲卸劲，反腕往外一撩一压，如何禁受得住?当时虎口一震，手臂酸麻，连锏斜着往外荡去。不由怒从心起，一面忙用左手锏护住前胸，就势向侧一纵，待要开口喝问徐远为何拦阻，身刚立定，本心想说:“你帮这小狗，是何道理?”一句话未说完，才把“你帮”二字出口，第二字恰是个开口音，冷不防由斜对面飞来一件不大点的暗器。

大汉人大嘴大，又当羞恼成怒，气急之下，口张越大。面前只有两个敌人，均在和徐氏兄弟对立说话，未曾抬手，一时疏神，不知身侧来了暗算。那发暗器的人，身材还没他一半高，就对了面也未必会看在眼里;那暗器却打得又急之准，波的一声，正往口中打进。大汉原也行家，虽然闪躲不及，已自觉察，心中一惊，落口便咬，想把暗器咬住。没料稍慢些须，那暗器共只寸许大小，竟由上下两排牙缝中滑过，把右上颚打破，舌头也吃打肿。总算上下牙一蹭，咬着了一点尾尖，牙虽活动了两个，力量大减，没被打穿入骨。百忙中觉着那东西又脆又甜，不似铜铁之物，慌不迭吐出一看，乃是一枚大鲜枣，急怒攻心，未及发话，忽听侧面有一小孩口音喝道:“你忙，我先送你一个枣子!”声到人到，同时由斜刺里飞来一个小孩，手中持着一件能软能硬的奇怪兵器，有六尺多长，小拇指粗细，通体密鳞，又黑又亮，头上有一枣核形的钢椎，约有半尺多长，两三寸粗，一到面前，便当胸点到，边

打边骂："不要脸的狗贼！想乘机取巧，两打一暗器伤人么？我也送你一个枣吃，你看味道好么？"

这小孩正是大侠彭谦之徒童兴，因听师父说，便往金华北山观战，就便寻几个老友作一快聚，并知黑摩勒也在彼处，约着一同赶来。在山路上，发现山凹无人之处有一树经霜未落的大枣，甘脆非常，诧为仅见，吃完随手摘了些在衣兜里，想带与黑摩勒吃，会后并往一同摘吃。哪知一到便看见黑摩勒在场上和人对敌，另外还立有一个少年一个小孩，回顾师父未到，同行的只是两位和自己嘻皮笑脸惯了的师叔，连忙纵上。本心想代他一阵，刚立台上，又飞纵上三人，也不知谁是敌友。童兴虽得高人传授，武艺高强，终是年幼稚气，好友重逢高兴非常，不暇多看，急匆匆便往黑摩勒面前跑去。黑摩勒眼尖，早看出他和三个敌人相继纵上，一边和于四动手，不等童兴开口，便先说道："这回打架有规矩，一个对一个，不将这贼打死，不许换人；那边站的两人，一姓祖，一姓江，是自家兄弟；贼却跳上三个，想系以多为胜。你快过去，等把这些毛贼一齐打死，我再给你引见。这里好朋友多着呢。"

童兴刚一回顾，后来三人已和祖、江二人对面，内中一个大汉，手持双锏，又粗又长，颇有分两，心想：师父常说，越是这类身高力大、挺胸凸肚、神气活现的越是废物，这厮想必是个蠢牛。初次上场，当着这多人面前，须发利市，不能给师父和黑哥哥丢脸。莫如我将就一些，先把这大个打死，好歹先得一个开张红。心念一动，刚应了黑摩勒要赶过去，见那大汉倏地浓眉倒竖，目闪凶光，冷不防纵身上前，照着祖存周迎头就是一锏，吃徐、祖二人同时用剑一隔一拨，震荡开去。大汉好似骤出不意，纵向一旁，满脸横肉都急怒成了酱紫颜色，貌相越显凶恶。因适才路上采枣贪多，衣兜装不下，塞了几枚在腰间革囊以内，转身时忽然想起，恐和敌人交手要用暗器，杂有枣子妨事，便将囊内几枚取

出随手抛掉，恰巧内有一枣又大又红，没舍得丢，本打算放在嘴里嚼吃，见大汉气急败坏，只顾正面，全没防到侧面有人。暗忖：这厮可恶，何不将此枣转敬与他，试试眼力如何？随照铁莲子的打法，用左拇指托了那大枚枣，用食指和无名指紧夹枣腹，再用中指抵紧枣后，本心想打大汉的鼻子，正赶他厉声喝骂，阔口大开，忙将左手往下略低，中指用足力量，猛的弹发出去。练就手法，百发百中，势子又劲又急，相隔又近，大汉全没留意，一下打了个满嘴。大汉本就怒火上攻，再见来的是个小孩，越发气急，圆瞪两只凶睛，似要冒出火来，大骂："小狗，急速跪下讨饶！念你年幼无知，还可饶你一命。再如不知进退，太爷将你蛋黄子都给你砸了出来!"童兴骂道："你这不要脸的狗贼！和我磕头、叫小祖宗，还不饶你呢!"二人一边对骂，一边动手。

那大汉也是北方有名大盗，名叫赛叔宝秦三奎，生来力大，练就一身硬功，虽在绿林，人却直爽义气，与花、蔡两家均只互相慕名，不曾见过。只为三年前洗手，在济南省城开了一家镖局，生意甚好，中了以前同党之忌，使出人来劫镖。随护镖师本领不济眼看镖车被人劫去，幸蒙几个南方过客拔刀相助，才得转败为胜，将镖保住。事后向人称谢，一问名姓，内中一个少年，正是花四姑的娘家侄儿苗成，出手之令由他发动，同行诸人全是能手。秦三奎得信以后，派原镖师带了礼物，去往金华登门道谢。苗成未回，花四姑只代收了一点土仪，余均璧还，由苗秀款待来人，备极优礼，留住了三日，才送起身。

秦三奎觉着欠了人情，花四姑又是洗手多年，家财甚富，无从报答，几次想要亲赴江南拜访面谢，均未得便。这次闻得花四姑借做生日为由，代朋友帮场，特地抽空赶来助威还情。满拟手中双锏，纵横北五省极少遇见敌手，还可人前显耀，不想上来就吃一幼童戏弄，打了一枣在口里，虽不能算是受伤，众目之下到

底不是意思。先还想对方一个小孩，不过江南人诡诈，惯弄小巧，自己适才只顾说话，没留神中了暗算，真动手如何能行？又想对方年纪太小，胜之不武，看这身手如此矫健，也许师父是个名手，自己做的是镖行生理，不愿结仇，打算将人擒到，说上几句放掉，以显自己大方，还免树一强敌，虽然忿愧难当，并没伤人之心。哪知一动上手，对方不特身手矫捷，解数精奇，便那气力也非常人所及，如非内外武功俱有根底，决无这等本领。休说让招不下杀手，便把全副本领施展出来，也不见得能占上风，稍微疏忽还要吃亏，不禁大为惊异。暗忖：敌人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好的武功，师长定非常人。自己半世威名，初到江南便败在一个小孩手里，将来传到江湖上去，不特镖行没法再干，拿什颜面见人！心里一害怕，便不敢似初上来那么浮躁，忙把气沉住，一面以全力应付，一面暗查敌人的来历家数，越看越觉敌人手眼身法无一不是高明传授，本质之好也是从未见过。自己奔走江湖多年，枉负盛名，遇这么一个小孩都打不倒，好生惭愧。秦三奎武功精纯，原是行家，只不过性情粗暴，上来有些轻敌自恃，才致吃亏，看出苗头以后，知道此事气浮便吃大亏，心生戒慎，怒火一消，步步留神，自然无懈可击。童兴虽然天生异禀，得有真传，到底年轻，火候未到，不过身法却比秦三奎轻灵得多。一个以全神贯注，沉着应战，一个仗着身轻手巧，兵刃奇怪，练就独门煞手，这样扯成平手，打了个势均力敌，各不相下，打了一阵，不分胜负。

童兴心想：只说大个子是蠢汉，不料两条铁锏这等难弄。上来还看着容易取胜，几个照面过去，他便改了章法，守多攻少，一任自己纵前跳后，他只用双目注定自己，随手应付，并不随同追逐，深得师父所说“以静制动，反主为客”的要诀。似这样一双鬼眼老定在自己身上，无法攻进，如何是好？初次人前露脸，便遇到这讨厌鬼，休说被他打败，不能取胜也是扫兴，正想暗发飞

钻取胜。秦三奎见童兴越杀越勇，那么纵跃如飞，一点不显力乏，暗中佩服，忍不住将锏一摆，大喝：“小朋友且慢动手！”童兴本想和敌人另比拳脚，怕他不肯，未说出口，闻言乘机纵出圈去，喝道：“大个子，你是见兵器比不过，想换个法子动手找死么？”秦三奎笑道：“小朋友，我和你都是为朋友帮场，并无仇怨，你怎出口伤人？先前我只当你寻常顽皮小孩，没问得你名姓来历，及动上手，见你身法手法极像我一位好朋友的门路，想问一问，看是自己人不是？说完再打，随便你挑。我在北五省也颇有一点小名，实在是爱惜你这点年纪竟有这好武功，便败在你手，成全你少年英名也没什么。你叫什名字？何人门徒？快说出来，我看猜得对与不对？”

童兴听他口调忽变，话颇中听，心气便和平了些，哪知对方虽然粗鲁，终是老江湖，故意拿话套他，微一迟疑答道：“我叫童兴，那边动手的黑摩勒是我哥哥。我师父名字不能告诉你，你既认出我的来历，先说我听听，看猜得对与不对？”秦三奎见他说时迟疑，知有隐情，便低声诈他道：“我虽猜出十有八九，但这位朋友名头高大，近为一事隐姓埋名，上次在北方分手时，已然答应他，不能再由我嘴里提他真名姓。现在见你极似得他传授，我这人向来不愿言而无信，又不知他近年光景还似前几年隐秘也未，所以非你先说不可。我想他隐秘行藏别有用意，决不是胆小怕人。他们都打得正急，各在一边，小点声说，决听不见，这有何妨？你如胆小害怕，不说也罢。”

童兴吃他连骗带激，果为所动，心想：这厮锏法委实不差，照这等说法，许真和师父相识也说不定。万一真是师父朋友，败了自己丢人，胜了他便没法再混。师父、师叔前杀神魔伊商、凶僧大斗等盗党，也并未隐却名姓，今日又来打擂，想是近年已不再隐秘踪迹，便告诉他有何妨碍？念头一转，脱口答道：“我师父便

是北天山天寒老人门下，昔年名震川湘的彭氏双侠的头一位，单名一个谦字。我本随师父同来，师父因在路上有点事情耽搁，一会就到。你如真个相识，说出来由，赶快下去，换个来和我打。我好容易赶上这场热闹，要我下去，却是不行。如不相识，也快明说，不要只说不动手，白费时光。”

秦三奎一听，童兴乃大侠彭谦之徒，便知今日之事凶多吉少，这人如无必胜之望决不出场，说不定天山五老俱要到来。虽听说主人方面也约有不少道术之士，终不能与峨眉、青城两派中剑仙侠客为敌。况且浙帮一面还有丐仙吕瑄、司空晓星等高人在内，都是久闻大名、不曾见过的人物。起初便因冒失赶来，不知双方颇有能手。因听台上两个无名小辈连胜蔡党，心想：凭着自己双锏，抢先上场将敌人打倒，尽了自己的心，略补前欠人情，见好就收，再行相机进退，免得挨到后面撞上强敌，一个失足，身败名裂，无法再在江湖上走动。照此情势，不特下去万讨不了好，便眼前这个小孩就有许多妨碍。自己有短处在他师父手内，便是必胜都不能和他再打，何况还取不了胜。念头一转，立即乘机收风，故意高声说道：“怪不得，老弟点点年纪，这么一身好功夫呢！果然我没看错了。先前不知道也就罢了，既已知道你是何人门下，如何能和你交手为敌呢？不必你让，我暂时下去，等别位登场吧。”说罢转身要走。

童兴吃他蒙住，闻言越以为敌人与师父师叔必有渊源，反而不能即胜，也极愿他下去，好和别人交手，忙问道：“你既和我师父相识，你贵姓啊?”秦三奎道：“我姓秦。烦告令师，就说那年泰安州北关法显寺老方丈室内所见那人，并没有忘了他的话，现在做着镖行生理，向他问候，就知道了。”话刚说完，童兴瞥见台侧过道上走来三人，内中一个正是师父彭谦，忙指说道：“那正是我师父。”秦三奎目光到处，看见彭谦正朝自己冷笑，猛然回忆前

事，不禁心中一震，暗骂自己："真个糊涂！明知彭谦要来，竟会年久忘形？还不及早抽身，顾这虚面作什？"口答一声："再见！"匆匆便往左侧纵落。

童兴见他走时面容忽变，又往师父来路相反之处纵落，不迎上去相见，心还以为他是花、蔡两党约来，不便当众叙说，故此走开，再一回顾，师父也没有了影。同来二人，一个是师叔凌风，另一个没认出是谁，俱都戴有人皮面具，已吃邢飞鼠匆匆赶下迎上西客台去。黑摩勒、祖存周、江明与敌人做三对恶斗，虽似略占上风，尚未将敌人打败。自己去了对手，又恐师父到来唤了回去，正恨不能有人上场。独立台口，待要叫阵，忽见和祖、江二人相持的徐氏兄弟忽然双双纵出圈外，口喝："朋友，你是好的，明年今日，我兄弟在松江西门外荷花浜候教。今天甘拜下风，不和你们打了。"祖存周笑道："贤昆仲本是世家子弟，不是江湖中人，少时这里便许有一场大凶杀，洁身而退，不蹚这一番浑水，足见高明。这位江兄弟不奉师长之命不能在外随便行走，去否未定。区区不才，到时定必前往领教好了。"说罢，四人一同把手一躬。徐氏弟兄各红着一张脸，往台下纵去。人还不曾到地，那旁一声"嗳呀！"和黑摩勒对敌的神刀于四，忽然撒手扔刀，翻身栽倒。同时台下一片喝骂之声，纵上一伙人来，口中大骂："小狗！"各举兵刃拥杀上来。

童兴巴不得有人对敌，首先举槊上前将头一人敌住，黑、祖、江三人也各上前应敌，双方连话未说，便打一起。黑摩勒等只得四人，来的敌党却有六个。西客台上诸人一看，对面来的六个敌人也是由外新到。年长的一个约有四十开外，最小的才得十四五岁，俱穿着一色对襟密扣夹小袄，下着夹裤绑腿、黑缎软底快靴，右手单刀，左手铁拐，腰带各种暗器，身手甚是矫健。内中两个二十上下的矮子，使的一手好地趟刀，功夫尤为精纯，面貌神情

颇多相像，似是一家兄弟。邢飞鼠愤道："敌人无耻，讲好了一对一，我们只得四人，并还经过久战，他却上去六个鼠辈。待我说他几句，也请两位上去如何？"和大侠彭谦同来的康同笑道："那是金家六虎，乃湖广路上有名的绿林人物，本领也还不弱，这都是向例轻易不与同道交往、只兄弟兵同出同入的，不知怎会来此？六贼在江湖上仇人甚多，行事狠毒，横恶无忌，此番恐是自投罗网，快遭报了。"

话刚说完，旁坐新来的蒲青、蒲红，一听说是湖广路上的金家六虎，早走了过来，向诸老讨令道："诸位伯叔、太老前辈，这六个恶贼贪财好色，忘恩负义。前数年二家伯因不知那两个矮贼来历，见他二人被一伙凶僧围困，仗义拔刀相助，杀死为首凶僧和德，救了他的性命。只为问出是金家三、四两虎，当时劝他几句，面上略有悔色。二贼竟自恩将仇报，乘家伯在衡山祝融峰玄真观卧病，使出人来两次毒计暗算，又乘雪夜亲身前往行刺。幸是家伯为人机智，事先觉出警兆，故布疑阵，假作人已早走，藏在庙侧石窟以内，未遭毒手。候到第三日，云开雪霁，二贼两次扑空，去了疑心，误信家伯真走，才强自挣扎，改装一教书先生带病下山，连夜走往江南，方脱毒手。因家伯一向独来独往，不肯找人相助报仇，隐忍至今。后来传到家中，始知此贼恶迹，久意约同弟兄叔伯前往寻他，家伯不许远离，未得其便。凑巧今日遇上，意欲上台取那两贼狗命，不知可否？"马玄子见蒲氏兄弟彬彬有礼，故人之孙，甚是喜欢。但知敌人厉害，蒲氏兄弟年轻，不知武功如何，又不知是否能敌那两个使地趟刀的对手，便笑道："贤侄孙只管上前，我老头子给你看场，不愁你二伯之仇不报。"

蒲红接口微笑道："太世伯厚意，侄孙感谢。不过双方讲好单打独斗，这类毛贼不值太世伯污手，宁可他们不讲理，我们打不过，怨自己武功不到家，请太世伯看哈哈好了。"马玄子听他不愿

自己暗中助力，一想乃祖在同辈中有名的智勇深沉，他的爱孙如无几分家传真实本领，怎会叫他千里远来，人前丢丑？自己因见贼党人多逞强，先自违约背礼，又见此子年幼英武，未免心存偏护，不料反被问住。想不到多年未见的老友竟有这等好子孙，胜负不论，即此气概，已不愧英侠之后，非但不以为忤，反倒欢喜，掀髯哈哈大笑道："好娃子，真有志气，不愧名人之后，你弟兄两个上场去吧，你家传'中'字诀不要忘了。"蒲青觉兄弟不应如此说法，恐马玄子怪他少年狂妄，劲敌当前，胜了还好，如若受伤败退，拿什颜面见人？方想数责几句，听马玄子如此说法，又是满面笑容，便没再出口，只瞪了蒲红一眼；恭谢指教，同往台下走去。

马玄子虽喜蒲氏弟兄胆勇，心终关切，在台上暗中查看。见二人年纪虽幼，走起路来点尘不扬，脚底也颇稳实，步法虽快，神态却极从容，到了台下，转往正面，顺着台阶走上，不似别人那样聚精会神，前迸直跳，往台上纵去，可是人还未到，全神便已遥注台上敌人。行家眼里，一望而知精力弥满，内蕴待发，深得乃祖不矜不浮、守气惜神、不轻耗费真力、以静制动、以动扰静、藏势蓄机、临敌戒备、举轻若重、难败易胜的家传心法，固然年轻功候还差，始基已固，就便不胜，也不易败在敌人手里。侧顾彭谦、凌风、祝三立、司空晓星诸大侠，也在注视点首，相互一笑，默契无言，暗中赞赏不提。

这时擂台上四六对打，几成混战。黑摩勒等四人大骂："鼠贼背约犯规，倚仗人多，一样送死！"金家六虎也厉声答骂："我们初来，不知什样规矩。我弟兄兵照例同上，你有一万人，也是我六人对付。如嫌死不够数，不会再叫几个鼠辈上来送死？"黑摩勒早就想把新宝剑取出一试，因事先诸老告诫，此剑神物，不到夜来双方拚斗混战，对阵会剑术的妖人已吃诸老分头敌住，更有师

长同在一起，暗中照护之中，不可随便取用。一则不到时机，恐引众妖人先发；二则恐引妖邪觊觎，有了疏失难于挽救；再者于理也有不合，所以几次动念，俱未取用，及见金家六虎倚众猖狂，意欲乘机取用，拿话挤住敌人，令江明、童兴、祖存周三人下去，由己一人应战，索性让他六打一，看个厉害，径将宝剑取出，一两照面将六虎杀死，再行相机进退。方想开口，蒲氏弟兄恰好走上，一听六虎正在发狂，蒲红首先接口道："谁有你们那么不要脸！小太爷给你们凑个对儿如何？"说罢，二人早把兵器持在手内，各朝两个使地趟刀的走去。金氏弟兄见有人上来，也大喝道："这样一对一，你们不能再说我欺凌孤寡了吧？"

黑摩勒知道蒲青武功不弱，见他弟兄二人斯斯文文走了上来，一个手持一柄宝剑，一个手持一件似剑非剑似矛非矛的三尖两刃乌金扎，心想借此看看蒲氏家传武艺，便大喝道："六贼且慢动手！既是一对一，休看我们小弟兄义气，宰起贼羔子来向例谁不让谁，索性双方各寻对手，分开了来再打，省得到时争论。"金家六虎中，大虎名叫金刚，最是凶暴，怒喝："放你妈的屁！我先把你这小黑鬼分尸！"黑摩勒笑道："狗贼莫急，我和你到台后一角清静地方打去。"说罢，双脚一点地便自纵去。金刚不知是计，立即跟纵赶过。二虎金强本和祖存周做对，也被引向东南角上。蒲青、蒲红一边和三虎、四虎交手，一边喊道："那两位哥哥也把两小贼引开吧！省这两个满地爬的小贼在台中间碍手碍脚。"江明、童兴闻言，应声也把五虎、六虎引走。

四对人各占一角，立空出当中大部台面。蒲氏兄弟一想：黑摩勒等四人这样抬举自己，如若不能取胜，少时何以见人？于是便把家传本领齐使出来。一个手持长剑，一个手持乌金扎，都是齐胸平端，直持正中，觑定敌人来势，招架还攻。三虎金康、四虎金健，先还不知来了仇人，一见上来的是一个二十以内少年、一

个十几岁的小孩，顺着台梯走上，生得那么秀气，神态又极温文，乍看直似两个大仕官家少爷公子，平日骄横已惯，心方失笑：这等嫩鸡子也来送死。猛一想：邢党一场还未败过，对方颇有成名人物，如无真实本领，怎会令这两个无知幼童出场？弟兄六人，三、四两人武功最好，竟敢指名索战，并且先交手这四人也都是小孩，无一弱手。见这两人一上，又全让向一旁，好似空出当中之台面，专使对付自己，看起来分明有心做作，决非易与。心中一动，刚把轻视之心敛去，敌人已然进攻。三虎、四虎原是行家，才两三照面，便看出敌人打法不同，并不怎纵跳飞跃，连手也不怎动，各把一双炯炯双目注定在自己身上，手中兵器老是对准中心，轻不还手，一还手就是厉害的。因为不轻耗神耗力，身法步法又坚实准确，还手灵速已极。一任自己满地飞滚，使出各种解数，终是无法取胜，并还老被敌人的目光罩住身影，总在他手圈以内，闪脱不开。脚底一点声息俱无，凭自己刀拐封蔽严密，虽不致败，似此总在下风，反客为主，敌人倒成了以逸待劳之势，求胜已难，稍微疏神，现出破绽，似此又稳又准又狠又快的手法，如何当得？不禁大吃一惊，哪里还敢怠慢！只得把气沉住，将全身本领使将出来，手中一刀一拐耍了个风雨不透。蒲氏兄弟一任他们势疾如风，不予理睬，仍是原样，以静制动，随着敌人起落飞滚，用手中兵刃指定中心，架隔拨刺，心、眼、手同时并用，步法、身法一丝不乱。

三虎地趟刀势子迅急，晃眼便是二三十个回合。四虎金健生得短小精悍，人最机智，一见敌人解数奇特，看其武功没有先前四人精纯，但能以拙胜巧，以守为攻，立于不败之地，比较起来更难对付。年纪又是这轻，名家传授固不必说，再看二人都是目闪威棱，面有杀气，下手全是杀着，势甚狠辣，照着以往经历，如非隐蓄仇怨，不会这等情景。暗忖：自己弟兄六人，纵横湖、广、

川、湘一带，自恃武功势力，从不让人一步，有名黑手，意狠心毒，江湖上树敌结怨甚多。这两人的手法仿佛以前见过，适才一上台便指明要和使地趟刀的交手，还叫别人让开中心之地，底下便以全神贯注，不再说话，好似自己底细早已知悉，定是仇家子弟无疑，偏想不起昔年受害之人是谁，因何结仇。越想越怪，边斗边喝问道："四太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你两个小狗叫什名字？何人门下？"对手正是蒲红，知他惊疑，闻言还骂道："瞎眼狗贼！你打了半天，还未看出我弟兄来历么？说出来也吓你一跳！我知你们六个狗贼，只你三、四两贼万恶滔天，行为狠毒，死有余辜。今日恶贯已满，且叫你做个明白鬼。那年衡山祝融峰玄真观内，乘人病危，恩将仇报，大雪深夜，前后三次行刺救命恩人之事，就忘了么！"

三、四两虎当初行刺未成，放走蒲渊，便知弄巧成拙，树下强敌，一旦狭路相逢，对头必不甘休，当时又悔又怕，一连提防了半年多。因蒲渊孤身行侠，素不向人提说父兄伯叔威名，三、四两虎先还不知来历，事后才听人说，对头便是昔年名震西北的老前辈蒲芦的侄孙。此老乃当年西北九大飞侠中杰出人物，现年已过百岁，子侄孙辈不下百人，俱都家学渊源，内外功均有根底，除剑术外，各种兵刃拳脚尤有不传之秘。二十年前忽然失踪，听说举家归隐江南，所居山灵水秀，出产丰饶，四外崖高路险，外人足迹不至，别有天地，胜似桃源乐土，但只传言如是，并无一人到过。只他子侄孙曾，偶然还有两三人在江湖上往来，作些义举。内中还有一个精通剑术的，本领更高，行踪却极隐秘，不轻和人动手。老的已有多年无人遇见。初遇对头，自称姓卜，没有留神探询，只以为是个有本领的独行侠士，因他为己解围，杀死凶僧，问出六虎姓名以后，力劝改邪归正，就着已成家业，前事不论，即日洗手；否则休看今日拔刀相助，异日再作绿林生涯，滥杀善良，

被他撞上，便以敌人相待，决不宽容！说话既不中听，说完又拂袖而去。如非新败之余势子稍弱，又看出他不大好惹，彼时便已成仇对敌，取他性命了。后来访出他在衡山看云，杀一巨蟒，中毒受伤，卧病祝融峰下玄真观内，觉着留此一人，终是未来隐患，连约能手和自己前往行刺三次未成，不料卜、蒲同音，竟是蒲家子孙蒲渊。自己弟兄才得六人，虽然名震江湖，无人敢惹，对头都是叔伯子侄，个个能手，虽然退隐山中不出走动，有人在外吃了亏，自然不能善罢。单看对头一人武功已可概见，何况还有好些比他还强得多的，这一大家子，谁惹得起？

越想越胆怯，表面不说，弟兄六人都藏着一块心病，一提起便受埋怨。及见蒲氏弟兄武功神情有异寻常，心中生疑，一发问，恰正是蒲渊之侄。自来先声夺人，本来心病，忽然触发，不禁心神大震，吃了一惊，料知今日之事既有蒲家子孙出场，决不只此两个小孩，后面必还另有能手。先因蒲渊久无消息，虽知连害对头三次，决无如此便宜的事，不过对头逃时，正当中毒，大病未愈之际，也许叨天之幸，没有到家便自送命，再不便卧病别处尚未痊愈，只要在他没有寻来以前迎头先堵，请出有面子有名头的人物代自己求情，再拼舍脸，偷偷前往赔罪，或者能够解去这场隐患。偏是到处寻访，终不知对头下落，无计可施。今听敌人指明前事，又知蒲渊不问如何必已回家，将事经过告知全家，弄巧人尚病重未愈，因是恨极，特地命他家中弟侄，专一寻找自己弟兄报仇，都在意中。此事已成不解之仇。今日花、蔡两党如败，固是难讨公道，即或得胜或是打成平局，就不把两兄弟牵上，自己迟早同归于尽。知他畏惧蒲氏老少威名，胆怯情虚，双方对敌，不进则退，断无长此敷衍下去之理。心中一动，方要乘机逃遁，便留了神。

黑摩勒、祖存周、江明、童兴四人却都不知金家六虎要想乘

隙逃遁，见敌人上来，手中兵刃上下翻飞，狂风暴雨一般，来势既猛且急。四人知道这类急三枪的打法，任是武艺多么精纯，内功如无极深的根底，决难持久。不过他们变化极多，身手迅疾，解数灵奇，也实不可侮。就这开头数十手也极厉害，稍差一点，决等不到对方真力不济，已被所杀，其仗以取胜者也在此。仗着都得高人传授，又都练就一双目力，深知此中厉害，俱想这类敌人难得遇见，正好拿他历练，看看有什奇妙解数？耗到对方力竭，手法轻缓，然后下手还攻。各把目光注定敌人，随同纵跃翻飞，一味遮拦架隔，不看出真有便宜决不还手。虽不似蒲氏家传以静制动之法，但是封闭极严，身手又快。八条人影分在台的四角捉对儿滚来滚去，刀光人影融会为一，功力相等，只听兵刃相触，铮铮琮琮之声密如贯珠，谁也无懈可击，煞是好看。四虎弟兄看出对方年纪虽轻，却是劲敌，又见敌人守多攻少，知道不怀好意，前半不能得手，后半更难，想起素日威名，不愿断送在几个小孩手里，也各把看家本领用全力施展出来。

黑摩勒见敌人越打越猛，势更迅急，招招俱是杀手，知道江明、祖存周武功不在己下，存周并精剑术，更无败理，只有童兴年纪最小，气力较比单薄，照此打法，恐有失闪，暗忖：天已不早，反正非起混战不可，今日自己这面出场的人侥幸全占着上风，万一临了有人受伤，岂非美中不足？何况童兴又是结义兄弟。正打算仍用前策，拔出剑来将六贼一齐杀死，再行相机行事，忽听中央三、四两虎一说暗语，下余四虎面上一惊，立即换了打法，也是改攻为守，可是真力一丝未懈，俱疑心自己用意被敌人识破，见猛攻不成，另有诡计凶谋，谁也没防到敌人会不败而退，反倒留心暗算。同时黑摩勒正想拔剑，又听耳边有人发话阻止，只得罢了。

自从三、四两虎自觉形势不妙，打算逃走，六虎兄弟便互以

隐语遥为应答，以便弟兄六人说退全退，一同逃走，免得有人落单，为敌所算。独门自拟的黑话暗号，又是一口土音，说得极快，外人益发难解。黑摩勒等六人只听六虎且斗且喊，满口钩轮格磔，迸豆也似，此应彼和，一句也听不懂，方自喝骂：“你们六个狗贼怎不说人话，鬼叫什么?”六虎忽然相次同声大叫了两声，便不再发话。黑摩勒等六人不知六虎弟兄是因敌人封闭严密，卖不出破绽，想照预计同时逃走太不容易，顾此失彼，心神一分，反要吃亏，只得因此改变，再打一会，不问有无机会，同时自行逃退，各顾自身，以免互相牵累。又以主人今日决难讨好，索性连头也不回，径由台后照直逃出村去，在金华江上游树林之中会合，先到先等。刚刚约定，三虎金康猛一眼瞥见西客台上去两老两少，内中一人正是蒲渊，越发害怕，立告知其余五虎，重又发一暗号，决计由当时起再打六个照面，借此缓手，准备逃走。双方手法均快，六虎又是以进为退，其势更急，五六个照面晃眼过去。黑摩勒等六人见敌人互相喊了一两声，势子突又转急，正测不透是什用意。五、六两小虎和江明、童兴交手，打得正急，忽然双双卖一破绽，飞身一跃两三丈，往台下纵去。那斗处恰偏在台后，五、六两虎身腿也真矫捷，脚才点地，紧跟着身子往前一蹿，箭一般往出村路上驰去，到了谷口，才回身遥喝：“小贼等着，一会自有人来取你狗命!”说罢拨头就跑，一晃不见。

童兴本要追赶，江明因双方打擂不比破脸凶杀，只一认输下台，不能再追，将童兴拦住，百忙中再看场上，台中心倒了一个四虎金健，下余三虎全都无踪。西客台上却有一条人影自台口飞起，一纵二十余丈，落向谷口一面，直似蜻蜓点水一般，脚朝地上微微一点，便往谷口内纵去，一晃不见，身法之快，除却飞仙剑侠，从来未有。敌党方面见六虎弟兄不败而退，又俱是一阵大乱。

原来五、六两虎在台后两角纵逃时，当中三虎金康也同时借着一个地趟刀法滚向旁边，假作身子一挺，刀拐一举，朝蒲青杀去。蒲青以为他又使什杀着，手中兵刃指定心中，正待破他，却不料三虎使诈，手中刀拐均是花招虚势，身刚由地挺起，倏地脚跟踏地，上身后仰，一个倒翻便到了台下，如飞往谷口窜去。蒲青骤出不意，好生悔恨，方要追赶，忽听众声纷噪中有人大喝："青侄勿须追赶，此贼自有恶报！"只得罢了。

另一面，和黑摩勒、祖存周对敌的大虎金刚、二虎金强，也紧接着相继各照预计，假作猛扑敌人，倏地撤身后退。因这五虎差不多同时分头逃窜，事前未有败意，祖、黑二人均未觉察，虽然久闻六虎恶名，已被逃走，暂时须守台规，只得任其遁去。四虎金健却吃了刁狡的亏，本来对手蒲红，在六个敌人中本领比较稍差，按说逃走自也较易。四虎偏是心虚，想起昔日谋害蒲渊全是自己主谋，动手之处恰又偏西，与西台最近，往下一纵，仇人厉害，就许吃他暗算或是公然迎头阻住，最好能够避开西面，改向台后面纵逃方妥，势子还须格外迅速，方可逃走。哪知作法自毙，这一迟疑盘算，虽将西面避开，滚向台的后半，双方交手，不容迟延，六七个照面已然过去，又以只顾闪避，不及藏机蓄势。

蒲红本领稍差，人却机智绝伦，见四虎地趟刀势忽转疾骤，以后越打越往外闪，渐渐离去中心原斗之处。猛触灵机，暗忖：六贼初见时何等张狂，自我说出前事，神情立变，不特打法奇特，先是改缓，互相乱喊，说着黑话，这阵势子只管加急，尽是花招，虚张声势。许是想逃也不一定。心一生疑防得越紧。四虎初意领头先逃，这一来反倒求速反缓，由易转难，刚刚择好逃路，未得变招换势，忽见弟兄五人转瞬全都纵起逃走，只己一人落后，知道诡计已露，如不速逃，敌人纵不好意思合力来攻，但是仇人必定警觉，非特再逃不易，还有性命之忧。心里一急，大叫一声，施

展就地十八滚的杀招，疾风一般朝前卷去。不料蒲红见五虎纷纷逃遁，四虎却使出地趟刀法，泼风一般就地卷到，益发看准他的心思，暗忖：听伯父说，此贼最是奸刁凶狠，六贼已逃其五，此贼再吃逃走，未免显得我蒲氏后起无人，尽是乏货；何况六贼又是不败而退，后半打时多是花招，似不愿仇结太深，有心明让，不杀他一个做样，人必说是借着老太祖公威名吓人，占了便宜。念头一转，计上心来，便把通身真力运向右手臂上，假作敌人手法太快，应付勉强，身手步法微微有些慌乱，以退为进，边打边往后闪，一双锐目却睹定敌人身上要害之处，以备施展蒲氏家传最后三招，一举成功。

四虎也是该死，明知对方是蒲氏子孙，只为蒲红年纪太轻，打到急时，心还暗骂："无知小狗，还不过仗着老狗的庇护，太爷不肯结仇太深，未下杀手，便这等狂法，逼人太甚，早晚走了单时，狭路相逢，教你知道厉害!"心中存着两分轻视，却不知敌人还有不是一发必中、轻易不发的几下杀着不曾施展，以为伎俩不过如此，功力尚差，真要硬拼，对方终是小孩，未必便能抵敌。这时急于逃遁，又是施展生平绝技，把全副看家本领施展出来，正和蒲红相反，打算以进为退，意欲用小半套地趟刀法急卷过去，敌人决抵不住。手法稍微松懈，冷不防一个"鱼跃龙门"的身法，反身向后纵起，脚一沾地，再使一个"飞燕掠波"之势，便可由台后面逃去。做梦也想不到，蒲红会把家传救命三招的绝手，改用来对付逃敌。

这连环救命三绝手，本是遇见强敌，形势危急，准备两拼，以期转败为胜的杀着，用以对付逃敌，自然格外力大势速。何况四虎又估敌人本领只此，这连环地趟刀又极难破，招架尚且不易，如何还能伤人？一见蒲江神情稍慌，直往后闪，心中一喜，决计就势逃走，先照着刀法，刀拐并用，急卷过去。右手刀一晃，往上

一探身，按理连人带刀飞身挺起，劈面一个刀花，右手拐同时架隔勾拨敌人兵刃，或点敌人要穴致命之处，紧跟着再就地翻滚过去，手势疾骤如风，端的点水都难泼进。四虎却是不然，手中刀往上一晃，假作人刀并起，待要前倾，暗中把左臂用足全力，左手就势一点地，倏地改前为后，身子突向后翻，仰窜出去，身法好看已极，直似一条大人鱼吃人在水里捉住尾巴，猛然挣脱，翻身逃去，势子迅速更不必说。四虎武功精纯，就这一翻一逃也下过不少苦功，身后落处早已相准，不差分寸，身虽凌空仰翻，看似甚险，手中刀招紧护头面全身，依然运用。正待身子一挺，一个反扑落地，便可换势纵逃，谁知全身都在敌人心眼手暗中笼罩之下，早料他有此一着，正好上当。就在这往后仰挺将要翻起的瞬息之间，猛听一声大喝，声随人到，眼前寒光如雪，闪闪夺目，敌人手中乌金扎已随着飞纵之势当胸刺到。双方势子都是急骤非常，另换一人，这一下决措手不及，非就此了账不可。

四虎武功也实有根底，在此千钧一发之下，仍能施展死中逃生的险招，一见形势不妙，忙将左手拐一挡乌金扎，右手扬刀就砍，百忙中更运用真力，使一“怪蟒翻身”的解数，意欲改纵为扑，往旁边翻将过去，只一身落地上，便可保得一命。同时敌人兵刃已被铁拐挡架开去，身又凌空，这一刀就不砍中，至多擦身而过，也无还手之力，身手心思原均灵巧矫捷。无如蒲红专走中盘的家传绝技只一用上，在近身三尺以内便休想活命，身虽凌空纵起，手中兵刃却与心眼身法相应，随着前进之势变化。四虎刀拐只管力猛势急，并无用处，仅仅招架得两下，中心要害仍吃攻进。蒲红胸有成竹，心明眼亮，一见敌人用刀拐格砍，早把劲头来路觑准，手中乌金扎微微一绞一震，就此荡开。四虎当时情势急迫，共总一仰一翻的工夫，能有多少变化施展？刀拐发时，人正准备往旁翻落，这一来门户大开，全身没个遮拦，心神一紧，暗

喊："不好！"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双方兵刃相触，铮铮两三声过去，乌金扎已向四虎当胸刺穿过去。因是双方用力均猛，四虎性又凶横狠毒，虽被刺中，身仍向侧翻去，自知伤重无幸，急怒攻心，咬牙切齿，怒吼了一声，那被乌金扎荡开的右手钢刀又随手砍来。这时蒲红身尚悬空，猛觉乌金扎随着敌人往侧一歪，其力甚大，急中生智，左腿向四虎右膀踹去，乌金扎便自拔出。四虎身略翻转，手中刀也随势撩来，因是痛急挣命，刀没准头。蒲红左脚再就势一踹，借劲使劲，一个"风吹残花"之势，飞纵出去，落地再看，四虎已是鲜血迸洒，翻身倒地，死于非命了。

第二〇回

正胜邪消　天外来佳侠
虹飞电舞　场中见异人

当金家五虎纷起逃遁之时，花、蔡两党见这一场又败，忿怒难遏，已有七八人争先走出，待要上场，又见死了一个，越发恨极，多半隔老远便厉声喝骂，如飞赶来。这时，双方都有人陆续到达，花、蔡两党到的更多。这七八人多是新到不久，席还未暖便自出场，火气也特旺。最前三人是由东台蔡党席上赶出，年纪最大的约有四五十岁，先时一到便听蔡乌龟说起连连挫败之事，蓄怒待发。一见金家六虎败逃，又看出台上敌人年纪都小，武功却是高强，怒火头上，未暇思索，长衣一甩，一紧腰间七八寸宽的板带，跟手拔出随带宽锋厚背、精光耀眼、长达三尺以上的鱼鳞钢刀，甩脱刀鞘，纵身出席，一步便到东台，大喝：“小贼休得猖狂！洛阳三杰来了。”

这三人乃蔡乌龟昔年所交好友，新近洗手的北五省绿林中多年成名人物：洛阳三杰田富、陈明、武成章，都是身材高大，貌相猛鸷，力猛刀沉，一身好软硬功夫，临敌时甩衣拔刀，往前一站，用那声如洪钟的嗓子一声呼喝，端的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有先声夺人之势。寻常人遇上，不必交手，单这出场时的卖相，先

吃震住，三人也以此自豪。当日因听见好友受辱，欲为报复，气势更壮更急，一声呼喝，震动全场，引得那后出诸人都吃镇住，缓了脚步。三人末句话还未说完，人已凌空好几丈，往正面擂台之上飞去。因是身材高大，武功坚实，纵起时和身材矮小的人一般灵活矫捷，一点不显太重，势子都急风暴雨一般，呼呼连声，劲而且猛。

花、蔡两党久闻三人威名，见此情形，果不虚传，眼看三条极长大的人影，各带着一溜刀光，凌空隔台飞越，姿势威武好看已极。方自喝采赞美。忽听擂台侧面有一极清亮的外省口音喝道："狗贼无耻！打不过，想车轮战么?"声随人起，未及看清是谁，声才入耳，见一片寒光裹着一条人影，已由斜刺里往擂台正面凌空飞来，其疾如箭，比起田富、陈明、武成章三人来势还要猛急。最奇怪是，不往台上飞落，却往洛阳三杰迎面撞去，方各骇异。只听玱琅连声，空中人影横飞中，来人已和洛阳三杰凌空撞上，随身寒光略一舞动，田富当先，首被来人撞落，倒翻下来。那人似飞鸟一般将人撞坠地，自身却不往下落，反倒微微上升了些。三杰本是鱼贯飞纵，事出意外，身子悬空，势子又急，难于闪躲，头一个吃人打落兵刃撞跌下来，第二人仍自前飞，来人微一起落之间，恰又迎面。陈明百忙中料知不妙，扬刀欲砍，吃那人举剑一绞，虎口皆被震裂，同时当胸一掌平推出去，正遇第三人在后飞来，两人撞了一个满怀，双双倒跌下去。犹幸三杰武功精纯，快落时身子一挺，全都稳立地上。来人却未下坠，就这一掌之势，往侧一歪，头再一拨，一声长啸，便把全身顺转，箭也似飞向台口，点尘不扬，轻轻落下。那身法之巧妙迅捷，直似飞仙剑侠，豪快绝伦。

众人见来人飞将军自天而降，这等奇迹，除一干会剑术的人外，十九都未见过。洛阳三杰也是威震河洛、成名多年的人物，初

由隔台飞起时，气势何等威武，吃来人只一举手之间，全数打倒地下。人心自有公论，惊奇忘形，好些由不得失声喝起采来。后出场的四五人正待往台上纵，也为来人先声所慑，各自停了脚步。因是出于意外，连西台上人也都惊异非常。敌我两方俱想看看来人是谁，除蔡乌龟等二三首要忙着照看洛阳三杰外，全场目光全都注定台上。初意这等飞仙一般的行径，还不知是什出色人物，及至定睛一看，来人年约三四十岁，头上挽着一个发结，身穿一件破蓝布衫，一双灰尘布满的布鞋，还打着包头，神气像个落魄文人，貌相更是猥琐寒酸，全没一点英雄气。尤妙是先前西台席位上并未有此人。

这时花、蔡两党中，只有吕宪明、郭云璞、花四姑有限几人识得此人来历。西看台上却有几个与此人相识的，第一是黑摩勒新拜的师父秦岭三老中的娄公明，和他最为莫逆；丐仙吕瑄、司空晓星也都相识；马玄子、李镇川更有好些渊源。先因突然飞起，又未施展他那独门剑术，只以武功胜敌，本来面目未现，虽觉凌空击人，蹈虚若实，不是会剑术的人，多好内功也难做到。自己这面，只老少年马玄子见洛阳三杰耀武扬威之状，有些生气，想要出场儆戒一番，吃丐仙拉住，也未走出。所有高人俱都在座，急切间没想到来的会是此公。知他例不单行，另外一位与他齐名的生死骨肉之交，也必同来无疑。相隔数万里外的良朋至好，异地重逢，又平添了两个极有力的帮手，俱都欣慰非常。

娄公明首先和马玄子一同立起，走向台口，待要招呼。来人已向众慢吞吞说道："我本不值与这三个蠢货一般见识，凭他也不够我动手的。一则我简二先生，生平最恨人张牙舞爪目中无人，见他三个不过倚仗多长了几十斤膘，便那么耀武扬威自命不凡，想欺负人家连胜好几阵、打累了的小娃儿们。其实凭他三个本领，和我这几位朋友的门徒儿孙真要讲打，还是不行的占多一半。不过

我看他三个偌大年纪，占人娃儿家的便宜生气，不给他碰个钉子，心不舒服。二则日前我同樊大先生往游嵩、洛，听人说起他师徒的劣迹，也想给他看点颜色，叫他师父出来寻我。你们双方要打，须按先前说的规矩，不许乱来。谁要不服气，我简二先生等他们比武功的人下去再来。我有好几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在那边台上，难得遇到，要去说话，懒得理你们了。”说时，中央主台上的一干妖僧恶道见此情景，再不出场太下不去，像吕宪明、郭云璞以及昆仑派剑侠夏云翔、秦瑛、仇去恶等七八人，均知道这位简二先生来历，不敢冒失出场，一心还想多挨些时候，到昨晚所约高人到来再行发难，只是虚张声势，经花四姑力阻，趁坡就下，还未怎样。

中座两个西崆峒来的妖僧，早已按捺不下怒火，对于樊、简二人只是闻名，又未见过。简洁出场时看去武功奇特惊人，又未现出剑术，以为闻名不如见面，不过内家气功极为精纯，寻常武家自非其敌，江湖上互相传说过甚其辞，于是说得他成了飞仙一流人物，实则稀松平常，连飞剑都未必会，便敢倚仗内功，无端出来当众逞能，不由怒火中烧。二妖僧中，一个名叫铁鱼头陀雷珠禅师的，乃崆峒派剑仙中有名人物，性情刚暴，自恃剑术，心想：敌人可恶！明有能手在台上，偏不出场，故意令些好武功的花子、小孩出斗，以示他目中无人，胜了说大话发狂，一见自己这面有比小孩强的人出去，不等对上手，便派有本领的同党迎头出敌，把来人打败，显他威风。照此打法，自己这面岂不永远吃亏？除非少时双方人齐，斗法比剑，才能分出真的胜负，否则永无胜理。敌人太已奸诈取巧，就说夜来能够得胜，眼前丢脸伤人，这口恶气就咽不下去。反正双方是要一拼，不知主人老是隐忍持重，不令会剑术的同道出去，是何道理？与其干看着生气，对方这几个高手，估量也斗得过，管他主人如何，且把这姓简的酸丁

飞剑杀死。对方已然连胜数阵，伤了多人，这厮并未如约出场，杀了他也不为过。吕、马、娄、司空诸敌党首要服气讲理，便等夜来齐上；否则索性就此动手，好歹替主人捞回一点颜面，出口恶气。

妖僧粗野，想到便做，无什心思，这次还是大敌当前，忍了又忍，自觉盘算周详，并非冒失。主意打定，正赶简洁发完了话，由正面擂台往西台凌空飞起。

雷珠见状大怒，忙把手一指，放出飞剑，一抬手，五道红光直朝简洁头上飞去。这时除西台诸老心中有底，知道主台这伙妖人均非此公对手，心中拿稳，直如未见外，余下三面台上，宾主两方俱都认定这人必无生理。不过是非自有公论，先前洛阳三杰出时，声势强横，台上敌人又是几个久战之余的未成年小孩。武家多是锄强扶弱心情，一面把台上诸人仍当仇敌看待，一面却在暗中赞美。三杰一出场，两下相较，一觉不公，无形中生出同情弱者的矛盾心情。所以简洁凌空突起，把三杰一齐打跌，因是孤身空手以一敌三，心中只有惊佩，却无不服之心。及见妖僧不凭真实本领与人交手，只以飞剑暗算，又非双方翻脸混战之时，彼此按规比武，使出这等行径，既觉太不光明，又觉这类具有惊人武功的英侠之士，死了也太可惜。除蔡乌龟等真正仇敌外，多半俱都惊忿不服。花四姑更是觉出此举不是丢人便是惹出乱子，手中捏着一把汗，老大不以为然。

说时迟，那时快！剑光何等神速，就在众人惊顾忿惜之际，剑光已快飞临简洁身上。眨眼之间，猛瞥见西台后面危崖之上，匹练也似一道白光电射飞来，正对红光迎去。双方势子都急，眼看两下就要接触，白光忽似长虹舒卷，飞了回去。简洁朝西台飞纵，本是晃眼则至，刚到中途，瞥见红光由正面台上飞来，忽然停住，微笑了笑，便自停住，身仍悬空不动，也未下落，直似有什东西

将人托住，只把左手微抬，回顾红光来处，看去和接暗器一般伸手要抓，又似要向妖僧发话神气。及见红光还未飞到崖上，白光已自飞射下来，双方还未接触又自撤回，同时，那红光离人还有丈许，也似暗中遇到阻力，停在空中不能再进。简洁朝台前和西台后面崖顶略看了看，就在空中把手一拱，笑道："儿辈无知，班门弄斧，何值二公出手呢！"说罢又笑了笑，身形略闪，再看，人已落到西面台上。妖僧雷珠那五道红光仍停空中，简洁人飞向对台，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好似五条灵蛇被人拦腰一把握住，两头不住掣动，光华闪闪，只定在那里，不能移开一步。

众人才知，不特简洁是个不可窥测的异人，并且台下还另伏有能手，虽未现出真章，即此已见一斑。料定妖僧飞剑已吃敌人用法力定住，才会有此。一齐同望，中台妖僧果在将手连招，急得头红颈涨，无计可施。邢党自是欣幸。花、蔡两党中稍有识力的人见此情形，固是心寒气沮，便是先前骄横自负的两三个首要人物，也觉此举出于意外，敌人这等法力本领，不必再怎交手，即此已可分出高下，当时把凶焰锐气挫去多半，呆在台上，半晌做声不得。花四姑和吕、郭二妖道胆寒忧急自不必说，最难受是敌人声色不动，只把剑光定住，也不还手，也不放回，只令停滞空中，丢人现世。

花四姑起初未登场时，以为对方只丐仙吕瑄、马玄子两人最为厉害，有吕、郭二妖道已能抵敌，即使还有几个能手，自己这面道术之士不下二三十人之多，昨晚又来了两个妖僧，益发气壮，表面临敌虽然小心戒备，不敢疏忽，心实放定。快要登场，首听啸叫简洁到来，已自失惊，心还在盼此人轻易不肯伸手，只是路过来看热闹，素昧平生，不致成敌，就说是因苗秀在谷口出迎时无心开罪，出头作对，估量为首妖僧也能对付，还不十分介意。至于余下好武功的敌人虽多，自己这面人也不少，就算比武时被敌

人略占上风，一经混战，多好武功也决非飞剑法术之敌，一出手便可惊退。这还是自己家业在此，好些顾忌，不肯多杀人命，只把正敌去掉便罢。如是昔年未洗手时，正可借着一干妖僧妖道相助，扬名立威，全数杀死，一人不留，才快心意。及至登场一看，经吕、郭二妖道和夏云翔、秦瑛、仇去恶等人一指点，才知对方竟把秦岭三老中的娄公明以及峨眉派中李镇川等诸侠俱约了来。这一惊真非同小可，知道妖僧已不足倚为长城。犹幸夏、秦、吕、郭诸人另外还约了两三个法力高强的有名高人，当晚可到。所以再四按住主台上一干妖僧妖道，意欲借着双方比武，挨到救兵到来，再作复仇之计。不料这话没法出口，除吕、郭、夏、秦、仇五人和有限几个心腹亲近知她不得已的苦心，蔡乌龟首觉自己人多势盛，会法术飞剑的异人甚多，又有大援在后，好些能手俱定在当日午后赶到，只真全出手，决无败理。嗣见比武连败，中台上帮手俱吃主人按住，无一出场，心中大是忿怒，如非顾念大局，几想发话翻脸。花四姑老奸巨猾，岂有看不出来之理？一面新来和对方一干能手不曾见过的人，也在同仇敌忾，跃跃欲试，几番暴起，好容易设法稳住，终于仍有一人冒失出手，当时碰了钉子。此时如再动硬相拼，两相比较，决非其敌，何况虚实难料，到底对方还隐有多少高明人物也不知悉，应付稍一失机，便须家败人亡，声名尽丧，如何还敢冒失？动软的吧，难发自我，这话又不好说。经此一来，干在那里没个结局，这擂也无法再往下打，端的进退两难。

那同坐妖僧，见身是主人惟一靠山，遇此情形，雷珠又是自己约来，万难坐视。但他为人机警，见雷珠五雷飞刀竟会吃人定住，这样高的法力，明是峨眉、青城诸正教中能人，自己多半不是对手。但势成骑虎，不能不作表示，假作忿怒，一面发话，暗中运用法力，一收空中红光，竟是动也未动，益发心惊。花四姑

明知他气馁，有心作态，心虽轻鄙，为防坏事，不能不劝，刚开口劝说："此是广、浙两帮打擂，比并强的还不到我们出头时候。"底下正想不起对于空中飞刀如何设法，口才略停，一面简洁到了台上。

西崖上也飞落下一个老者、一个少年，和众人略微招呼，不顾说话，先走向台前，朝着正台底下的花子说了句："王老先生么？事完枉驾舍间小住如何？"说完退回。那台底下中坐的花子忽然说道："我最不喜暗箭伤人，明知简二兄决非鼠辈所能中伤，但是看了有气，故此把它定在那里示众。使你们知道，要动手时，无论比剑、比武、斗法，行事均须光明，否则我便不能答应。这几斤旧铁尺谁也不要，仍还给你这秃驴，只管照前令人登场比斗。你们这干妖邪数尽伏诛之时，还差着半日夜呢。魔崽子公孙武也无须装模作样，你自第二次青螺峪漏网，才得几年，莫非换了个名字，脸上涂点鸟粪，便不认得我老人家了么？"众异丐来时，只花四姑见那行径和所背麻袋有异，最为心惊，疑是少年时所闻异丐，好生惴惧。及见来人只是居中观战，一言不发，也未往西台上去，心才略微放定。及至妖僧飞刀被人定住，收不回来，只疑浙帮中所来道术之士所为，正观查不出行法人所在。不料敌人近在面前，竟是台下居中趺坐的中年花子所为。照此情形，分明是昔年所闻异丐本人无疑。这一惊真非同小可！

同时那为首妖僧红云罗汉大显，本是昔年川边青螺峪八魔中的五魔公孙武。自从滇西派剑仙开山祖师怪叫花凌浑，率领一干峨眉派门人扫平青螺峪以后，八魔多半伤亡。五魔公孙武见机先逃，保得一命，到处寻求异派中有法力的妖人，拜师练法，勾结妖党，欲报前仇，均未如愿，反累了好些异派妖人丧了性命。最后一次，遇见青螺峪一同漏网的七魔许人龙，恰结交了几个有力同党，因听人说怪叫花凌浑、白发龙女崔五姑夫妻二人，带了全

体门人，去赴两天交界灵峤仙府少主人赤杖仙童阮纠的迎仙盛宴，青螺峪空虚，只有一二后进在彼留守，以为这是难得的良机，大仇虽报不成，好歹将仇人巢穴毁去，杀他几个徒弟，稍出一口恶气。因对方法力太高，恐有防备，去时甚是小心，意欲查探明了再行下手，还未敢公然直入青螺峪，径在相隔数十里的清远寺下院左近降落。哪知对方留守的虽只一个门人和几个执役道童，法力却非小可。尤其那主持留守的门人名叫诸平，乃凌浑新收不久最得意的嫡传弟子，法力不在白水真人刘泉、七星真人赵光斗、魏青、俞允中滇西派四大弟子以下，装束行径与乃师一般无二，性喜滑稽，机智绝伦。公孙武等六人，头天假作朝藏香客，去往清远寺投宿，先吃侮弄了个够，六人仍未觉察，以为事出偶然。因打听出青螺峪空虚，仇敌自恃威名，无人敢惹，峪中并未戒备，心还得意。又发现昨晚暗中作闹的对头已走，越认作无心相值。

次早试探着在峪中走进，果然静悄悄的，看出全无异状。许人龙主张分头下手，一边用妖法毁坏全峪景物宫观，一面下手杀人。公孙武却说："这等行径太不光明，反正稳占上风，何如直接登门，将留守门人唤出，说明来意，再行下手。人也不要杀完，留一个与仇人报信，气他一气。"七魔许人龙断定敌人无备，纵有一二人留守，和些道童侍者，俱是末学后进，决非自己敌手。闻言答说："贼叫花颇有伎俩，我们如不将这青螺峪全数毁灭，连地都给倒转，仇敌回来，不消一日，仍能将它修复。我们只为报仇出气，杀一个是一个，留什么活口？管他知道与否！"公孙武知他天性刚愎，心想反正是这回事，便即依了。正在肆无忌惮厉声叫嚣辱骂，商议分头行事之际，忽然微风飒然，迎面吹到，许人龙和两个辱骂最凶的妖党首先腰斩两段。紧跟着，两道白光电驰飞来，另一妖党措手不及，又吃了账，身首异处。只剩一个法力较高的妖党，与那两道白光斗在一起。

公孙武见一行六人，连敌人影子还未见着，晃眼死人四个。定睛一看，那两道白光变化甚是神奇，剑主人似在远处指挥，并不见面。

那残余妖党名叫尹节，乃华山派烈火祖师门下，飞剑法力俱都不弱，剑光竟吃逼住，颇有相形见绌之势。情知峪中有法力高强之人在内留守，形势不妙，心还希冀尹节能以邪法异宝施为，转败为胜。哪知尹节刚一发动妖法，忽听一声迅雷过处，首将邪法破去，同时一片光华由地上飞起，到了空中结成一圈，将尹节连人带剑光一起束住，随着那两道红光，往青螺峪宫中飞去。公孙武哪里还敢动手！忙要逃走时，面前一晃，现出一个少年花子，将路阻住。扬手发出新练成的一口飞剑，吃那花子一手便将剑光握住，脸上随挨花子一嘴巴，半边脸当时肿起老高，慌不迭忙纵妖遁逃走。逃出青螺峪十来里，藏在大雪山中一片盆地之上，觉着身后无什动静，暗幸强敌不曾追来。因是落荒急逃，途向走反，刚缓得一口气，待要转道逃回山去，猛觉对面一股极强烈的罡气将遁光逼住，心方失惊。先前花子突又迎面出现，扬手就是一声迅雷，妖遁首被击散，坠落地下，那花子紧跟着追将下来。公孙武心胆皆裂，不敢迎敌，二次忙施邪法逃走，身才飞起，便吃花子冲破身外烟光，迎面又被打了个头青皮破，耳鸣眼晕，跌倒在地。连逃几次，俱是如此，无论用甚方法逃走，逃向何方，均吃花子拦在头里，也不伤他性命。只是神出鬼没，隐现无常，给他苦吃。打了个满面鲜血，遍体伤痕，口中牙齿打落了好几个。斗是斗不过，跑是跑不脱，耳听两三幼童在旁嘲笑，却不见人。

公孙武在八魔中，性情刚暴仅比许人龙稍次，此时看出敌人厉害，取他性命易如反掌，有意恶作剧，要将他凌辱磨折个够再行处死。又愧又急，怒火烧心，愤愤欲出，但知死活在人手中，如以恶言咒骂，受罪必还更大，反正逃不出去，最末一次，被花子

打落，便不再作逃走之想，告饶既恐不免，又太丢人，便把眼一闭，寻思怎么能得一个痛快。等了一会，不见敌人下手，睁眼一看，那花子身又隐去。情知仇敌想拿自己开心，自己不逃，他也不动手，只一逃，人便出现，当已上怕，气极心横，索性盘膝坐在雪地里，看敌人用什方法处置，真要难堪，便即自杀。等了一会仍无动静，觉着有了丝微生机，暗忖：以敌人的法力，要杀自己早已下手，何值如此费事，就算有心恶作剧，自己在此等了多时，怎会毫无动静？心中奇怪，强忍怒火，好言询问，说："双方虽然宗派不同，势如水火，照例不能并立，但都是三清教下修士。青螺峪魔宫本是自己和八魔弟兄惨淡经营的基业，占我宫室，杀戮我弟兄同党，仇深似海，岂容不报！既是敌人，我们不过又落你手，死而无怨，何苦如此捉弄，请赐一个速死如何？"

问了两遍无有回应，那二三幼童的笑骂之声也早不闻，照着适才情景，决不像是就此能放自己逃走的神气，实测不透仇敌是何居心。想冷不防仍用前法冲起逃走，又想无此容易，那花子故不答腔，却在暗中伏伺，看好自己动作，刚一飞起，又吃打跌。手摸面上，伤口肿痛，血已凝结，才想起只顾逃遁，无心施治，好在敌人未下死手，又未被其擒去，就这么耗将下去，多少总有一线之望。念头一转，改了初念，便取出身旁丹药，敷好伤处，暗中留神，仇敌也未现形作梗，直似无人在侧情景。伤痛刚止，防再挨打，为御雪山奇寒，暂把死生置于度外，索性在雪地里打起坐来。坐到黄昏，仇敌终未出现。方想这事太怪，猛觉身前有人嘻笑走来，心中一惊，忙睁眼一看，来人乃是两个道童。

公孙武知道，由川边起直到全藏，俱是佛教寺院，道教只青螺峪一处，知是仇敌门下无疑。如在往常，早生恶念，下手杀死，一则重创之余心胆早寒，心料强敌隐伏在侧，便是猫犬之类也不敢生心侵害，何况是他门下弟子；二则自己正测不透仇敌心意，难

得有人出来，好歹总可探出一点虚实，忙即站起，刚说了一声：“二位小道友何来？”内中一个年长的已把眼一瞪，喝道：“魔孽！谁与你论什同道？站在那里，听我二人吩咐。”公孙武平日虽然气盛自傲，这时却成了斗败公鸡，威风尽去，闻言只管愧忿难当，但是身在人手，急恼不得，又见二童根骨势派俱非庸流，目前各正派中，小辈后起的尽有能手，同道朋友见对方年幼又不知名，轻敌动手因而上当的不计其数。初见不知深浅，已吃了人家大亏，怎再冒失？不敢反抗，只得忍气听他发话。

那道童道：“你们这伙无知妖孽，以为我掌教师尊率领门人往灵峤仙府，便自无耻大胆，妄欲尝试。却不知我青螺峪有小师兄诸平在此，还有我们第二代门人好几十个，岂是你这群妖孽所能侵犯，不是作梦么？昨晚才到清远寺，便被诸师兄戏侮个够，还不省悟，偏来送死。可怜你们人还未见一面，正在狂吠捣鬼时，便吃我飞剑杀死了两个，诸师兄再一出手，晃眼只剩了你一个。要想杀你，本来易如反掌，只为诸师兄心慈面软，平日化身乞丐，只管游戏三昧，故意如此，但不妄受人一钱之赠。前年在湘江观渡，无心相遇，向你乞讨，你那么凶横的人竟能怜贫济急，不厌烦琐，以重金相赠。他用此银转救了一人，这场好事算在你的名下。又想借你的口劝邪归善，所以昨晚今朝两次未下绝手，只使你吃点小苦，略微儆戒，一面暗中查看你的行径，觉出还有几希回头之望。现时禁法已撤，他有好友来临，不暇亲来，命我二人来此放你。从今以后，如能洗心革面，我们决不会再寻你为难，否则再如相遇，就难讨公道了，你自走吧。”

公孙武吃敌人数说，无言可答，想翻脸相拼，又无此胆勇，只得强忍着愤怒听对方把话说完，满脸惭愧，狼狈飞去。受此奇辱，自知不是正教之敌，又见一干同党相继伏诛，有的形神皆灭，死得更惨。殷鉴不远，触目惊心，已认此仇难报，夺回青螺峪魔宫、

重整旧日基业的梦想万难如愿。越想越寒心，本打算隐迹深山专心修炼，不再妄动贪嗔又犯故习。哪知生平住惯美好宫室洞府，深山穷谷之中荒陋难居，故居恐同道妖人寻访，又约出去生事，意欲在滇、黔诸山中，寻一风景清幽而又隐僻之地建一小寺观，再收两个好徒弟，隐居修炼。这日行经哀牢山，正在物色山水胜处，忽遇晓月禅师门下弟子韩枋，再四盘诘，问知前情，拿话一激，说他受了仇人凌辱，杀死许多至友，不为设法报仇，反倒隐避偷生，既无义气又无志气。如觉法力不济，尽可明言，只要立志，愿代引进到乃师门下。

公孙武无什城府，与韩枋交深，真情已吐，没法掩饰，本觉偷生愧对死友，再吃对方问住，回忆前情，不由激动悲愤，勾起复仇之念。又以晓月禅师前与峨眉首要诸敌人本是同行同辈，自从长眉真人仙去，遗命妙一真人掌教，承继道统，觉着后来居上，负气脱离，拜在南疆哈哈老祖门下。后因慈云寺、大雪山两次受挫，复仇念切，苦炼法宝，法力越高。照说仍非峨眉之敌，但是近年哈哈老祖劫后之身已然修复，此老虽是旁门，法力高强，不可思议。昔年遭受那么厉害的道家四九天劫，也只最后疏忽，走火入魔，不曾丧了形神。这多年来苦修，神通更大，闻说已成不死之身，委实是各正派最厉害强敌，与轩辕老祖、丌（音姬）南公鼎足而三，同为仇敌克星。晓月禅师是他越众特为拔擢的大弟子、衣钵传人，如能拜在他的门下，不特复仇有几分指望，于本身修炼更有益处。先前因听人说，晓月自鹿清、朱洪二徒为敌人所杀，自知美质难得，是好的人俱被仇敌物色收罗了去，人数又多，决打不过，有了徒弟，出去遇上，白受挫辱，反多好些牵累。除了前收弟子外，在大仇未报以前不再收徒，所以自己虽和韩枋交厚，不曾托他引进。这时忽然听说晓月奉了师命，又在广收门人，遇此良机，怎肯错过？心中大喜，闻言便改初念，立即随往

南疆，果然一请即允，便拜在晓月门下修炼道法，才一两年，便值三次峨眉斗剑，晓月师徒惨败遇劫。公孙武侥幸得免，逃往深山之中隐名潜伏，久已不敢出头。过了数年，因喜江南山水之胜，并避峨眉、青城两派敌人耳目，去往闽、浙交界深山之中建一红云寺，自号红云罗汉大显。始而只是建立庙宇，开种地亩，收些徒弟，厚自奉食。年时一久，渐渐出来走动，又遇见旧日一些峨眉漏网的同党，互相往来，虽然故态复萌，想起昔年几次死里逃生，性命呼吸，也还常存戒心。这次被花四姑所约各妖人辗转请了前来。

公孙武见过大阵仗，以为区区武家对敌，近年各正派长老多已道成仙去，一干后辈因奉师命，道家千三百年劫运与四九重劫已然过去，一干异派也杀戮殆尽，门下弟子自师去后，只许各自在山修炼，除十年一次出山，专寻水旱瘟疫之区修积那救人多的大善功外，无有要事轻易不许下山，近年已难得听说有仇敌踪迹。就说诸帮中约有两三个精通飞剑的异人，俱非以前那些仇人之比，决不在自己心上。特意问明日期，在头一晚同了凶僧雷珠飞来。一到略问对方能手，均是未见过的人物，益发认为无足重轻，大模大样，力任全局，吩咐撤去守望，无须设备，一切由他。在座诸奸人连同昆仑派三剑仙，虽觉敌人未可轻视，因知大显曾拜晓月为师，行辈较高，既出大言，当有实学，未交过手，不知深浅。吕宪明、郭云璞等和二凶僧相识的几个妖邪稍微示意相劝，余人均未开口。哪知吹得越大越是稀松，上来和敌人一面未交，先吃台下一个不相干的人镇住，当时羞了个面红颈涨，呆在座上答不出话来。

吕、郭二妖道虽看出当时情势不是佳兆，二妖僧尚且不行，自己也必难取胜。一则当着许多人，面子上太下不来；二则诸平和樊、简二人俱只闻名多年，不曾交过手，不似大显创巨痛深，骤

出不意，遇到生平唯一克星，闻声胆怯，望影心寒。见二妖僧吃敌人数骂了几句，立即收势敛气，噤若寒蝉；先前抢着出场的几个同党，本来气势汹汹往对面擂台上飞扑，自从简洁突由斜刺里飞来，凌空一撞，将洛阳三杰一齐击落在地，这等从来未见的惊人本领，谁还敢轻于尝试？不由全住了步。跟着敌人又将飞刀禁住，并把花、蔡两党恃若靠山的为首二妖僧用几句话镇伏，益发胆怯不前；恰好擂台上黑摩勒、祖存周、江明、童兴、蒲青、蒲红等六个敌人，已被敌党首要马玄子等人唤回西台，自知上去叫阵也是白送，只得就此收势抽身，各自讪讪的退了回来。台上死人已被搭下，打得那么乌烟瘴气的一座大擂台，变得空无人影。再看西台敌人，正与新上台的三四人互相引见，笑语寒暄隐约可闻，言动安详，直似没有这场凶杀光景。主人花四姑同了几个心腹花党面容惨变，正在彼此对看，说不出一句话来。蔡乌龟似也知道厉害，适才冷笑不忿之状已然敛去，正和新到两同党交头耳语，一面拿眼瞟着正面台上。经此一来竟变成了僵局。越想越难堪。自己受人之托，满拟对方就约了几个武家也决非对手，哪知到后情势日非，对方能手越来越多。先听说有丐仙吕瑄、司空晓星、马玄子等会剑术之人在内，还不十分在意，今日一见，竟还约有不少异人。现在双方优劣已分，来时所练阵法就不被人盗毁，也难取胜。唯一指望，只有夏云翔所约那位前辈高人到此，或能转败为胜，偏又迟不见来。看敌人从容自得之状，直把自己这面视若无物，照此受制僵逼下去也不像话。莫如与敌人先斗一场，就便不敌，也可遁走，终比干坐着受气受辱强些。念头一转，方要起身出斗。

昆仑派秦瑛、夏云翔、仇去恶三人终是年少气壮，明知强敌当前，无如这等受制的僵局丢人太甚。先还想众妖邪上来说得嘴响，二妖僧虽被镇住，总不至无人接场。及见全都面面相觑，一

人不动，觉着挨时越久耻辱越重，不由气往上撞，也和吕、郭二妖道存着差不多的心理，打算先斗一场，胜固难能，只要挨到救星到来，倘然真要不敌，便同遁走，去催那前昨两晚所约帮手速来，省得难受。心忿诸妖邪胆小无耻，互相看了一眼，朝众微笑一声便自起立，恰与吕、郭二妖道同时飞向台口。吕、郭二妖道自是奸猾，故意谦让，秦、夏、仇三人上前，自身也不回座，观看动静，相机行事。

三人中秦瑛火性较大，心想反正是这回事，也不答理吕、郭二妖道，正指西台，想要发话。花四姑明知危机隐伏，事已危急，终以身家在此，数十年辛苦败于一旦，不舍离去，正在示意苗氏兄弟合打主意避开，心中盘算事败抽身之策，见秦、夏、仇、吕、郭五人同时挺身上前，对方有好几位飞仙剑侠一流人物，如若隔台飞剑对敌，一败便不可收拾，万分逼迫之中，仍欲苦心保全，留一余地，忙喝道："此是主台，诸位真人如欲出场，仍请按规前往擂台之上互见高下好了！"

秦瑛知她心理，暗笑：老花婆到此地步，还在私心自用，欲图保全。对面这伙人迟不发难，明是想等你人到齐一网打尽。不败则已，一败，任你怎说也难逃死。用这心机，徒自怯敌丢人，有何用处？心中有气，不便发作，接口应得一个"好"字，当先纵遁光往擂台上飞去。夏云翔、仇去恶朝吕、郭二妖道看了一眼，也自跟踪飞往。吕、郭二妖道知被三人轻视，觉出不是意思，暗骂：昆仑小辈！你们出世才只几年，向没见过大阵，怎知敌人厉害！稍有几分胜望，我们早出去了，哪会由你逞能？此是出于意外的强仇大敌，比你还强得多的，身后不知多少。有一吃亏，全都引来，便你本门长老游龙子韦少少、小髯客向善之流也惹他不起，何况于你！慢说决不能取胜，就能侥幸一时略占上风，结局只有更糟，也是不了。这原是因后援未来，局面太僵，出场敷衍待援，不求

有功但求无过，你犯怎的，我倒看看你有什法力本领能占上风？便不往擂台上去，只站台口冷眼旁观不提。

这里秦瑛、夏云翔、仇去恶三人纵遁光飞到擂台之上，本是秦瑛在前。夏云翔因对方首要俱是各正派中有名人物，像司空晓星、马玄子、李镇川、寇公遐诸人俱还与自己师长相识，虽然双方交谊不深，总算是师执老辈。这些人，除司空晓星昔年因犯教规，未得峨眉上乘心法，后又失去飞剑，只凭自身所练剑气，还能与之一拼外，余人俱系能手，新来的两三人更是出了名的难惹，凭自己的飞剑法力，均非其敌。这次被逼出场原非得已，只是缓兵之计，挨得一时是一时，免除僵局难堪。话如得体，谅想对方多少总留一点香火之情，不致被其斩尽杀绝，否则敌人见自己是昆仑门下，虽不致下毒手杀害，保不住被他制住尽情侮弄，叫你死活都难，众目之下，其何以堪！一见秦瑛气势激昂，恐他忿极任性，说出不好听的话来激怒对方，闹得少时无法落场，徒自口头快意一两句，于事无补，结局只多吃亏，岂不冤枉？一落地，不等秦瑛开口，先抢向前，用手微摆，朝秦、仇二人略微示意，不令发话，然后转面，向着西台把手一拱，说道："朋友听者，这次比擂，虽然双方言明一对一比斗，互相量力，出场交手。但前两场俱广帮人先上场，贵帮料敌派人，自然占了先机，比到末场，又有剑术能手突出作梗，以致武功没法再比。如今比武一层广帮甘拜下风，改由双方各请朋友登场，仍是一对一，另比飞剑法力。因贵帮久不命人出场，仍是量敌而动，似此相持，有劳各方友好前辈在此久候，也不是事。为此我师弟兄三人不自量力，冒昧登场，向诸位领教。不过话须言明，贵帮所约朋友中，有几位老前辈与愚兄弟师长有交。虽然为友助拳当仁不让，但是尊卑之礼不可以废。好在贵帮所请道术之士甚多，当不只此数位，但是愚兄弟末学新进，功力有限，贵帮也不致无人可派，非惊动诸老前辈不可。

愚兄弟也并非怕事，诸老前辈必欲不吝赐教，愚兄弟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明知尊卑悬殊，法力浅薄，既已临场，那也无法，说不得只好将来拼受师责，冒犯威严，勉力奉陪，以尽朋友之义，胜败荣辱皆非所计了。”

秦瑛先因座席与西台相近，不便老向对方注目，后来诸敌人有好几个俱未看见，只觉崖上飞落那老者好似面熟，只想不起哪里见过，及至负气贸然出场，由主台飞往擂台，空中斜视，瞥见老者身后侍坐着四个少年，两个是适才上场的蒲青、蒲红，另两少年一名蒲江、一名蒲芃，俱都见过，一个并还与本门诸师长有过往还，又是一位师执。晃眼飞落台上，猛想起那老者正是这散仙蒲芃的族长兄，不禁大吃一惊，不愿发话。再偷眼一看，蒲芃正朝自己摇手示意，更知要糟，来时勇气便挫去了一半。夏云翔和他一样，先不曾看见蒲芃、蒲红，那老者更是闻名未见，还在防他性暴把话说错，哪知秦瑛早已色厉内荏，不知如何说法是好了。

夏云翔说时，见浙帮丐首邢飞鼠本欲起立，吃身侧一个道装瘦子止住，邢飞鼠便未再起，直到把话说完，对方等了一会，仍无应声。夏云翔无奈，又说二次，要浙帮派人上场比剑斗法。那黑瘦道人突地在座上把眼一瞪，骂道：“你这娃，怎的不要脸！又要想代人撑场面，又怕吃亏。这（音至）搭是精剑术的，都是你的伯叔老辈，你先前又打了招呼，谁还与你这三个蠢娃一般见识！你们想等老秃驴，我们也是想等老秃驴他们来齐了再烩杂碎，难得心思一样。你三个呆在这里，看老泼贱和那些妖孽等报应，彼此安静一会多好，偏不安分，非给你师父丢人不可。怎啦？能走则走，不要不到黄河心不甘，非给这伙驴日的狗男女送终，那就乖乖的滚回去等着！”

夏云翔只知秦岭三公与师父相识，他仅认得寇公遐一人，娄

公明从未见过，虽然明知不好惹，一听对方的话如此难听，道出自己心病。众目之下，便是泥人也有土性，怎不羞恼成怒？又是一个外和内刚的性情，不发急时比较秦、仇二人慎重，表面看似沉稳，一经激怒便无顾忌。暗忖：这是何人，如此可恶？势成骑虎，便为此送命，也不能被人几句话便唬回去！不禁大怒，喝道："瘦鬼欺人太甚！我不过因你们有人与家师相识，不得不在事前打个招呼，略尽礼数。先已说过，真要有人见教，我也不惜周旋，谁还怕事不成！有本领只管上台，倚老卖老，出口伤人，有什用处！"秦瑛却见过娄公明，一则当面受人欺辱，恶气难受，并且话已发出，只得听之。夏、秦、仇三人俱当对方必要出手，各自戒备。秦瑛不便当人警告夏云翔，那是秦岭三公中最难惹的一个，正在悄嘱仇去恶小心。哪知云翔把话说完，瘦子仍若无事，只回顾擂台笑道："秦瑛，不必嘱咐你那同伴小心。他一人发歪，与你两个无干。我此时和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重逢，还没工夫理这类松娃呢。"说罢便回身过去，不再答理。

这时，中、东两台一干妖人盗党全被西台上人镇住，只管愤极，进退两难，个个面上挂不住，一齐拿眼望着擂台上三人，俱盼出手，哪怕打不过，好歹也解了僵局，免去几分耻辱。那西台为首诸人依然言笑自如，无人理睬。夏云翔见状，益发怒火上升，忿不可遏，怒喝："瘦鬼只说便宜话，不敢上场，算什人物！再不出斗，我要撇开这场面，单独等你见个高下了。"连问两次，对方只和新来那老者絮絮不休，竟连头也不回。恨到极处，把心一横，厉声大喝："我并不知你这瘦鬼是何许人物，既然口出狂言，必有本领，再不出斗，我飞剑来了！"口说着话，见对方仍是未答，实忍不住，把手一扬，一道青光疾如电掣，隔台飞去。两台相去只十丈左右，剑光如虹，眨眼即到。众人俱以为对方如是道术之士，必定起身飞剑迎敌，否则旁人也必出手。谁知对方仍如未觉，眼

看飞剑已到瘦子身前，对方尚无准备。按说对方便是会家也难抵当，猛瞥见一道红亮的光华由对方身侧飞起，忽听瘦子大喝："徒儿停手！你那剑，他这样铁片吃不住，快收回去！"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两道光华微一接触之际，只听玱的一声响，瘦子早伸手一把将那青光抢了过去。另一道光华，原发出的，也被主人收回。众人一看，那人正是黑摩勒，手持一口奇怪宝剑，与真剑无异，只是精光灿烂，随着挥动之势，带起丈许长的光华伸缩不定，正在入鞘。再看夏云翔的飞剑，吃娄公明抓在手上，先和灵蛇也似两头不住颤动。娄公明骂道："不要脸的东西！到我手上，还敢强么！惹我性起，立时教你还成一根破旧铁条，以后叫花子没了蛇耍，看你怎办？"

夏云翔早年因得师父昆仑名宿小髯客的期爱，入门不久，便将随身多年的飞剑赐与。初传授时曾说，此剑乃战国时，古冶子采取五金之精炼来铸剑的原质，当时没有用完，将此百炼精金埋藏在北岳恒山与终南山两处。恒山所藏，金质最纯，已被人得去。终南山所藏，共只不到百斤，经本派诸长老合力寻取，费了不少心力才发掘出来，又同下了十多年苦功，共炼成七粒剑丸。不用时只是青莹莹一个寸许大小晶丸，发出手去便是一道青虹，按用剑人的功力深浅发挥威力，随意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为本门独有的飞剑。因喜自己根骨颇佳，向道精诚，现在奉命下山行道，尚无利器防身，为此不到年限，破例赠与，并有"剑在人在，剑亡人亡"之言。近年已练到身剑合一地步。这类飞剑神妙非常，就说对方是些有名人物，剑术较高，自己功力不到家，至多相形见绌，绝无毁损被夺之理，万想不到会被敌人空手捉去。这一惊非同小可！剑乃本门七剑之一，关系师门荣辱，死活尚在其次，如何可以失去！急得忙运玄功回收时，谁知剑光被敌人握住，直似生了根一般，只是两头乱颤，掣动不休，枉用全力，竟收不回来。

再继对方又在发话，此时已知敌人法力不比寻常，说得出定做得到，又说不出软话，眼睁睁望着敌人，急得通体汗流，头上青筋乱迸。

正在忧急，无计可施，娄公明知他情急心慌，回脸笑道："莫着急。你这娃没品行，好好人不做，与贼花婆妖邪同流合污，目无尊长，不听好话。本想将这根破旧铁条还原，量你也没法回去。现既知道害怕，看在你师父向胡子分上，还给了你，但我不叫你看点颜色，还当我吓你玩呢。还是可还，这三天之内是不能由心使用的了。这次不过略加儆戒，再蹈前非，老汉就不讲情面了。那两个娃要不服气，不妨出手试试，如肯听话，乖乖走开。吕宪明、郭玉璞两个驴日的妖道，不和你们抢着出场，还在中台口等着么？我没工夫，自有别人会收拾他。剑丸接着，快让妖道上来，省得他表面装腔，暗中取巧，看你们现眼得意。叫我看着生气，索性把贼花婆这些靠头都给收拾了，再等老秃驴来送死，倒消停。"随说，双手抓住剑光，合拢搓了两搓，剑光立即缩小，晃眼化作一粒青光四射的晶丸。在座诸人正暗赞神物利器果自不凡，娄公明用手一扬，已隔台掷去。

夏云翔早听秦瑛说了对方是谁，哪里还敢还言！一见青丸飞起，惊喜交集，忙运玄功一收，那剑丸到了空中仍是舒展，化成三四尺长一道青光往手中飞落，只是光华减短了不少，料知受创不深，对方三日之言不假，心才放定。收剑以后，情知自己这面三人无力相抗，念头一转，立即说道："后辈等不知你老人家便是秦岭娄老前辈，适才多有冒犯，尚乞鉴谅，甘拜下风，谨遵台命便了。"说罢，回向中、东两台，举手说道："愚弟兄此来本想略效绵力，无如道浅力弱，浙帮约有不少师执老前辈。适才已拜下风，难再腼颜久停，只好知难而退。好在铁帚禅师先闻有马老前辈与吕丐仙在此，便要前来，不全由于愚兄弟的情面，大约少时

即至。现娄长老指名要吕、郭二位道友出场，请各量力赴约。愚兄弟诸多愧对，实非得已，暂且告辞了。”说罢，朝秦、仇二人使一眼色，首先离台飞走。

仇去恶与主人并无渊源，原被秦、夏二人约来，到后看见一班妖邪，心早不以为然，只是主人礼待优隆，又有秦、夏二人同门至谊，不便舍下而去。这一上台，看出情势不妙，越发后悔，夏云翔一走，立即相随飞起。只秦瑛一人觉着去留虽都是面上无光，这等走法未免愧对主人，好歹也等所约的救兵到来，双方见过胜负再走。本想示意拦阻，无奈夏、仇二人走得太快，及听花、蔡两党中人多在冷笑，再留也是难堪，略一迟疑，也就跟踪破空飞去。

花四姑是一心虑祸，见状只是忧急，还不怎样。蔡乌龟却在东台上气急得手足冰凉，虽然心横胆大，身旁颇有几个共患难不惜性命的死党，但是飞剑厉害，不是只凭胆大和一点血气之勇所能济事。就强行出场，也不过拿些好朋友的性命，去换人说一句“光棍”，别无用处，太已不值。心中悲愤急怒，还得强劝那些死党，不令出头，口正说着：“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只要姓邢的敢出场，与蔡某见个高下也行。既是双方都靠朋友，事情没有完呢！暂时胜败有什相干？不过双方交手各凭本领，打不过那是自己功夫不济，为朋友的义气总算尽到。现在敌人不用真实本领，这卖弄障眼法儿的事，我们多不会，无法和人交手。诸位既看得起姓蔡的是个朋友，胜败无关，在下俱都感激。自问法力能行的，便请出去接一两场，省得僵着难受。反正这也不是凭说大话、装腔摆架子能了的事。自知不行，那就听对头的，各请回座，等我们人来再分死活。蔡某一生不曾跌倒，似今日这等对头，跌上一跤也值。只请帮场到底，休似先前那几个人，就足感盛情了。”

这套话一说，最难是吕、郭二妖道，先因秦、夏、仇三人门

户不同，对己意存轻视，适才出场，辞色又带讥嘲，自己被他僵住，不便即时归座。本心想看三人笑话，一面等主人来请再行归座。哪知花四姑看出危机隐伏，形势不佳，心惊肉跳，只顾盘算如何可以安全保住一家生命财产，神志已乱，见吕、郭二妖道站台口，竟忘了客套，请其归座。又见秦、夏、仇三人上台发话，对方视如儿戏，不理睬。在座一干妖僧妖道，来时那么傲然自大，适才简洁和台下奇丐、崖上老者相继一现身，全被镇住，一个个面带愧容，噤若寒蝉。情知敌人举重若轻，目中无人，决非易与。夏云翔才一开口，便自气馁谦恭，必也自知不行。人当老来名成业就之际，患失之心最重，何况当日有好些说不出的凶兆，一直胡思乱想，心中愁虑，把生平所行恶事、所结深仇大怨一一想起，勾动许多心事，见此情景，不禁又是心寒又是鄙薄，哪有心情再似初上场时对人周到。

吕、郭二人干在台口无人答理，先还以为，秦、夏、仇三人也是昆仑派名宿弟子，连受敌人轻侮嘲骂，定必恼羞成怒，拼一死活，却不料下得这快。又听说那矮瘦子是娄公明，此人在秦岭三老中最为厉害，以前只是闻他难惹，因自三次峨眉斗剑漏网以后，韬晦多年，南北远隔，从未见过，不想在此相遇。此老难斗尚在其次，照此情形，峨眉、青城两派必还有人在此。昔年三次峨眉斗剑时，因知峨眉派势盛，一干后起人物得天独厚，法力高强，各持有前古异宝奇珍，多厉害的异派中人，遇上便无幸理。虽有晓月禅师、烈火祖师、万妙仙姑许飞娘三人主持，所约帮手多是海内外法力极高而皆忌恨峨眉的高明之士，终鉴于已死诸同道的前辙，预存戒心，表面随众参与，心中早存退志。到时与敌人还未交手，因见晓月禅师那高法力，第一天与敌人答话，因忿对方小辈出语讥侮，发怒擒人，才一出手，便被长眉真人玉连仙剑所斩，当时兵解。如非对方诸长老尚念以前同门之谊，连神魂都

保不住，为此胆寒。到日，借在姑婆岭上守坛为由，暗中观望，遥见情势不佳，立即借故溜走，因此才得活命。后来听说凡是当时出场的人，几乎全数遭劫，并还是形神俱灭的占了多数，不曾与敌对面。除在戴家场和九华山两次相遇有限十余人外，那些后起的有名人物俱不认得，知有什能手在内！峨眉对于五台势同水火，见必不容，此去如不能胜，休想活命。想到师门瓦解，同类凋零，多年修炼煞非容易，幸仗见机逃脱前番两次大劫。这性命关头，不是尚气的事，与其强顾一时颜面，冒失上去，结果依然不免屈辱丧命，不如见机先退为是。心正愧急愁虑，夏云翔把话说完走后，蔡乌龟又在面向东台带忿发话。猛想起以前蔡乌龟并不相识，辗转托人卑词厚礼请己出山，一直优礼尊崇，奉如神明。自己此时万不料浙帮的人如此厉害，纵有两三会剑术的能手也不在己心上，曾对他夸了海口。到后旗门失盗已自丢人，如今一场未上便自溜走，情理上实说不下去。二人互相对看了一眼，俱都内愧异常。

吕宪明火气较旺，心想从此走去实难为情，莫如同了郭云璞姑且上去，也不求胜，斗上片刻，能挨到救兵到来更好，否则稍见不妙，不等真败，立步夏云翔的后尘，就此一同逃走。这等行径虽仍没脸，到底还了主人的情，敌人法力高强出于意表，那有何法？郭云璞见吕宪明满面愧容，以目示意，知他心思。蔡乌龟一发话，三台上人俱目注自己，实是难堪，又窘又愧，无计可施，只得冒险试探着敷衍一场，再作下台之计。想到这里，朝吕宪明把头微点。二人故作忿怒，冷笑一声，同纵遁光，刚往对台飞去。身子飞起，猛听破空之声甚是锐厉，一道青光宛如长虹经天，由东方遥空电驰飞来，晃眼临近，天绅倒泻，直射下来。随听一声怪笑，光华到处，人已落到擂台上面。吕、郭二人恰也飞到，先疑是救兵到来，再定睛一看，益发喜出望外，方欲举手为礼，又听破空之声，紧跟着又是一青一黄两道长虹自天飞坠，先后现出

两僧一道，落地也不朝主人答话。

为首一个豹头银髯、身材高大的黄衣老僧，先向吕、郭二人道：“我前晚闻说有旧相识在此与人助拳，本欲相访。又听师侄夏云翔说起秦岭娄长老也在此凑热闹，均是老僧别了多年渴欲领教的人物。为恐错过这番幸会，恰值铁帚禅师与牛道友，与吕、马二位居士昔年也有一点过节，相约同来。因这里俗家争斗，不是方外人久留之地。主人素昧平生，双方俱无德无怨，未便参与何方。广、浙两帮胜败荣辱与老僧等无干，不过借着机会，了却十二年前一段公案。未便先来，欲俟双方见了分晓，那几位旧相识未走以前，再行赶到。适才路遇秦、夏、仇三人，言说浙帮因有娄、吕、简、樊诸位相助，已占上风，这才赶来。请告主人，双方比擂的事与老僧无关。我三人此来，对于广、浙两帮无所偏视。现当太平之世，这里虽在山中，俱是金华通都大邑。此山近接城市，与边僻荒山不同，白日凶杀，聚众群殴，休说我等方外人，便是俗家也非所宜。闻说早来双方便已交手，不少杀场。老僧此来，只是寻几位旧相识，另寻隐僻无人之处请教，并非相助主人，管人闲事。现在双方如愿就此善罢，再好没有，否则，俗家的事自有俗家料理，双方仍各凭武功见个高下。凡是道术之士，俱随老僧同去黄山始信峰前看个热闹，以免少时引起群殴，武功多好，不是飞剑之敌，双方虽各有能手相助，也难同时照顾，哪一面也保不住无辜送命，横遭枉死。再如不听老僧忠言，那也不便相强。黄山已有几位道友先往相候，不能不往。我等三人只好候在一旁，暂借主人数尺之地，候到双方有了结局，再陪娄、吕、简、樊和西台诸位道友同去黄山，也是一样，不知主人心意如何？请说出来，以定行止。”说时，声如洪钟，远近皆闻。

花四姑先前渴望那老和尚到来转败为胜，见吕、郭二人勉强负愧登场，心正愁急，忽见救星天降，声势异常惊人，更有一僧

一道相继同降，个个威风，方自喜出望外，不料说出这等话来，虽然有些失望。继一想，今日之事实因对方所约剑侠道术之士太多，依言伏低虽然丢脸，仍可强颜解说，自己辛苦数十年，好容易建下这片家业老来享福，就此葬送太已可惜，还是拼受一点屈辱，保住身家合算。何况今日来人俱出意外，好些警兆多犯着当年的心病，如不见机，就许连条老命都保不住。心中极愿善罢，无如身是主人，众目之下，势成骑虎，除了蔡乌龟自己认输，这话实难出口，眼望东台，方一迟疑。

蔡乌龟因受屈辱太甚，犯了凶性，心已早横，恨不能与敌拼命。无如先后到的一些能手俱不会飞剑法术，吕、郭二人又是不行，干看着急怒生气，无计可施。本在咬牙切齿，自悔失策，应凭真功夫与浙帮仇人见个高下，不应约请这些妖僧妖道，平日狂吹自负，毫无义气，稍见不敌便缩了头，一任仇敌欺凌笑骂，连根骨头都没有。及听老和尚一说，不特没有失望，转觉着自己这面甘受人欺负，只为的是血肉之躯难当飞剑，朋友多义气，不能看人白白送死。这些会飞剑法术的人一走，立可各凭真实本领交手，好歹落个痛快，就是死败伤亡也值。何况新又到了几个能手，求胜复仇，并非无望。

想到这里，勇气一壮，连正眼也未朝中台诸人看，突然走至台口，面向擂台上两僧一道拱手答道："三位禅师法师说得有理。当初蔡某为了浙帮欺人太甚，本欲寻上门去理论，后蒙主人花四姑婆出头下帖，约请广、浙两帮来此评理。按着我们祖师行规，本没外人的事。虽蒙各省水旱两路前辈英雄、至好弟兄抱着不平，仗义助拳，本意也是各凭真实本领，胜者为高。只为自错主意，闻说浙帮有一吕瑄，倚仗妖法强行出头，因此蔡某也辗转约请了几位禅师法师到场。哪知浙帮会障眼法的人甚多，比蔡某约请的人强些。适才武功还没比完，双方便有人抢着出场。蔡某约请的偏

又不济，于是僵在这里。好些几千里远来的好朋友、老前辈，几次仗义想要出场，因是道路不对，俱被蔡某拦阻，被屈在这里。现在老禅师如此说法，蔡某与浙帮诸人誓不两立，不是他死便是我亡。就此罢手，休说蔡某不服，也辜负了数千里外远来诸位好朋友的义气。老禅师话说得好，出家人不应与俗家掺和一起。既然诸位禅师、法师另有过节，就请另找地方交代。这里由我们俗家各凭本身本领、好朋友的义气，真刀真枪，真手真脚，分个高下存亡，死而无怨。至于诸位禅师、法师的盛情，蔡某心领，万一蔡某不死，异日再当登门叩谢。主人原是凭着辈份声望出头作主，了息此事，现既成了双方对面交代，如不以蔡某为然，尽可置身事外。暂借地方一用，想必无甚话说。蔡某粗人心直，在江湖上跑了数十年，说实话办实事，不会花言巧语，有什不周到之处，还望诸位禅师、法师多多原谅。”说时须眉怒张，声色俱厉。

如在平日，花四姑见他如此狂傲讥嘲，早已发怒，翻脸成仇。无如自己首先不够过节，如再反唇相讥，对方正在情急心横之际，答语必更难堪，不得不自装聋忍受。可是东西两台的人把话听完，都拿眼瞟着自己，众目之下，决不能没个交代，老脸羞得通红，越想越无地自容，愧忿至极，不禁犯了昔年凶性。暗忖：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蔡乌龟已然心横准备拼命，事情决无善罢之理。在座这些僧道定必一怒而去，双方二次交手，稍见胜败，立即激起群斗混战。本来仇恨越深，按着对方情势，分明早有深机成算。蔡乌龟先不这等说，自己虽有弯转，也自艰难。现在满弓发箭，事已至此，再不出头交代几句过场话，徒自丢人，把一世英名丧尽，依然不能置身事外。自己多年威望，平日服用享受过于王侯，现已将近七十的人了，就死也值。譬如没活这大年纪，又当如何？本身又没一个亲生子孙，年轻时没丢过人、说过一句软话，老来成了名反倒贪生怕死，落下后人笑骂，实是太冤。死活有什相干？家

财产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早晚便宜几个娘家侄儿。依了当初本心，洗手之后，原想隐姓埋名安居养老。如若不为钟爱继子苗秀，心贪太甚，多了还要多，永不知足，名为洗手，每遇年节喜寿，出了额外费用，仍要故伎复萌，出外打抢，始终与江湖上人未断来往，也不致有今日。便是这次广、浙两帮寻仇，也是由于几个侄子怂恿，贪图广帮重礼，并想乘自己在日给苗秀在大江以南创出一个好名位，才把事情闹大，引得强敌上门。看今日形势，生平几个大仇家似都暗中到来，藏在一旁静等发难。这几人都是多年隐伏，屡访无迹，平日认为死灰不可复燃的不世之仇，对于自己的威势辣手俱所深悉，如无必胜之望决不会来。广帮如占上风，使浙帮败走，还可暂且苟安，力谋善策对付；广帮如败，自身决无幸理。一干妖僧妖道已不可恃，反正要与敌人拼个死活，不能并立。老命送了无妨，好歹落个光棍。

想到这里，回光返照，昔年凶恶强悍之性突然暴发，阴恻恻冷笑了一声，缓缓起立，走至台前，高声喝道：“在场诸位高朋贵友听者：我老婆子虽是女流，一生行事敢作敢当，只有向前决无退后，但是近来年纪老了，不似年轻时暴躁罢了。这次广、浙两帮弟兄闹意气，老婆子因知双方素无仇怨，虽然浙帮弟兄恃强，不听中人劝解，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见得胜败便罢，因此定下单打独斗，各自选人去往擂台，一对一分个高下，到无人上台、自甘伏输为止。因双方各有飞剑法术之士，为恐群殴混杀，每过一场便起压制，不令双方坏了成约。哪知头场比武没完，洛阳三杰刚一上台，便有人出头作梗，接着斗法。广帮约人不是浙帮对手，吕、郭二位真人刚上场，三位禅师、真人忽从天降，所说的话极合情理。老婆子先不出头，因比蔡老弟痴长几岁，多见过几次场面。这是各凭道理和各人本领分别曲直，按着江湖规矩而行，不是生气发急的事。老婆子生平出死入生多少次，没叹过一口气，

像今天这场面更是小事一段。既敢惊动各路英雄人物几千里远来观场，哪能没个交代？事才起头，主人是中间人，双方曾无仇怨，不到发话时候罢了。我也不是偏向蔡老弟，此是不是讲情理的时候？老婆子是中间人，只知打抱不平，也无理可说。不过双方比武斗法俱未完场，老禅师如此说法，彼此省事，免得各方高朋贵友多挨时候，倒也爽快。好在双方的人都在，哪位不服或是有什过节，请随老禅师同去黄山，另外觅地分个高下。这里的事，让我们俗家自了，等双方有法力的人仙驾去后，重新登场，死活存亡也得个心服口服。如若败了，蔡老弟认罪服输，便老婆子，也任凭邢老弟乱刀分尸，决不皱眉！浙帮如若自问真实本领不是对手，必要仰仗法术飞剑欺人，不肯离开，老禅师又不愿参与俗家争斗，我和蔡老弟不精此道，自然不敌，那也无须动手，请各方高朋贵友各自上路，我和蔡老弟任凭宰割，也无话说。”

台上一干妖僧妖道本是愧忿交集，去留两难，闻言立时互看一眼，相继起立。未及开口，西台上娄公明已先走向台口，面向擂台发话道：“老秃驴莫装腔作态！老花婆这一干鼠窃狗偷，近十多年来作恶太多，这次又约有一群妖僧狗道，听说连你也在其内。平日没处找寻你们，正好就此一网打尽，省得留在世上害人，我们这才来的。本心便为等你们这几个自来送死，才没下手，否则一伙毛贼早没命了。老花婆和蔡乌龟今日恶贯满盈，少时自有他们的报应，也不值污我们的手。你嫌这里死得不干净，想到黄山陈尸首去，那也容易。不过黄山陶道友却不似我老头子口恶心软、多少通点商量，他那里向例不许妖人撒野。你事前又没打个招呼，你要送死，便带了这伙小妖孽快些赶去。如去迟了，先去那些同党，没等和我们见面便送了命，岂不冤枉？按说我们无须都去，随便去两人就可了事。因为那么一来，我们门下这班后生，觉着杀几十个鼠贼狗偷，一点不相干的事，当老辈虽不伸手，却在旁看

着，好似轻看他们似的，口里不说，心里必不高兴，还当我们老悖。我们几个参与今日之事，为的就是你们这伙妖孽。你刚说完话，便有人去黄山通知陶道友，请他暂时手下留情，等我们到了再说，省得你到那里，先去党羽已自死绝，又有别的借口。照陶道友为人，你们无故上门惹厌，虽未必劝得住，多少总可留两个与我们试剑。你如快去，许能赶上，不致全数伏诛。我们随后就到，你们自走吧！”

话未说完，为首老僧闻言冷笑，答道：“娄矮子，老僧昔年并非败在你的手下，发此狂言有什用处？老僧近三年来也曾两次前往秦岭相访，均值你他出，未遇而归。久意寻你，非止一日，今日不期而会，可见有缘。如约你们往别处相见，你和吕花子素来贫口薄舌，必道老僧有所假借，恰值谷道友与陶元曜也有一面之缘，为此假地黄山，完却当年公案，以了老僧心愿。空言何益？反正这里的事不与老僧相干。主人既允老僧之请，老僧等去也。”说罢，不俟答言，手挥处，和同来一僧一道，首先同纵遁光，化为三道长虹破空而去。吕宪明、郭云璞二妖道早有准备，也跟踪飞起。主台上一干妖僧妖道，见为首三个能手已然起身，仇敌一个未行，不敢延迟，连话都不及多说，异口同声，各向主人举手，道声：“再见。”纷纷飞起。满空光华电闪，一晃无踪。

花、蔡两党先前满心渴望视为后援的二僧一道走后，吕宪明、郭云璞和主台上众妖人再负愧胆怯，纷纷飞去。蔡乌龟天性凶野，本定拼命，还不怎样。花四姑只管一时被挤，略微横心，强说完了大话，暗中仍是胆寒，又见自己这面会飞剑法术的人走了一个干净，西台敌党中剑仙侠士却一个未动，依旧谈笑自如，若无其事。知道这伙强敌疾恶如仇，拿定主意寻找晦气，并不以己为对手、按照江湖上规则行事。适才听娄公明的语气，直欲一网打尽，不用说都起发难，只有一两人出手，便非其敌，方自心头打鼓，不

知如何是好。忽见适从崖上飞落的白须老者由座中起立，向西台诸老说了两句，把手一举，满台银光一闪，人便不知去向。紧跟着老少年马玄子同了丐仙吕瑄走至台口，面向中、东两台喝道：“花、蔡二贼作恶多端，少时恶报便到。尔等虽然多非善良，但是内中不乏自爱的人，为友而来，情有可原。可自称量平日行为如何，只要恶行无多，稍下得去，尽可见机先退，免致殃遭池鱼。我二人和诸位老友，本为诛戮一干妖孽而来，现在诸妖邪多去黄山等死，我们现便前往诛戮。休看道术之士已去，就有留的，无故也不会出手，下余诸后辈，尔等仍非其敌。花、蔡二贼今日孽满伏诛无疑，行止速决，切勿自误，到时悔无及矣。”

蔡乌龟闻言气往上冲，方自厉声怒喝：“尔等不必说口！只凭真实本领同决胜负，死而无怨，无须花言巧语摇惑人心。今日到场的俱是有骨气的英勇汉子，不似你们这些会障眼法儿的和尚道士，可以用大话吓得退的！”话未说完，西台诸老已随了马、吕二人，各驾遁光，相继破空飞去。

花、蔡两党一看老辈中只留下司空晓星、祝三立等三四人，精通飞剑法术的人似已俱去。邢党这面除却先上台的祖存周、黑摩勒、江明、童兴、蒲青、蒲红等十余人和丐仙吕瑄门下十多个丐徒外，连同邢飞鼠所约诸人，另外三个戴着人皮鬼脸的，一共还不到七十人，年纪轻的占十之八九。自己这面男女老少合在一起，佃工佣人在外，不下四五百人之多，大半俱是各省有名人物、水旱两路英雄。先见对方上台的人皆是能手，被他唬住。这时一点人数，想不到多寡如此相差。只要敌人如约算数，不出别的岔子，没有飞剑法术出场，多一半可以占得上风，不禁精神为之大振，俱想对方就算个个高强，自己这面也非弱者，凭你多大本领，好汉打不过人多，好便罢，不好立与混战，至少恶气也能出上几口。花四姑虽然始终心神未定，见此情势也颇宽怀，以为不论胜败，乱

子不在小处，但这样拼法，还有个来回注，事要不行，暂时还可脱身远遁，至不济，命和田产总可保住，也不致把多少年的威名扫地。

蔡乌龟根基远在两广，借地行凶，更无挂虑，心中暗喜，想先着人登场一试，如若再败，立即一拥齐上。忽见西台上飞落三人，正是后来那三个戴人皮鬼脸的。一个背插长剑，两个各插一支铁拐，均未取在手内，由台上飘然纵落，宛如风叶坠地，点尘不起，更无半点声息，到了台下，便往谷口一面从容步去，看神气似欲离此他往。众人觉对方正在用人之际，这三人本领甚高，又非剑仙一流人物，怎会离去？一转念间，三蒙面人已到谷口，忽然同时立定，才知对方是防自己这面有人逃走，故遣三人把住要口，先断自己出路。胜败尚还未见分毫，便欲一网打尽，使出这等行径，分明藐视欺人太甚，由不得起了公愤，纷纷喧嚣喝骂，方自不忿。

那初和浙帮对面随了邢飞鼠一同上场的金线阿泉，依然飞起纵落，直奔中央，到了主台正面，朝台前趺坐观战的几个怪叫花，也跑下问答了几句，众人正在哗噪，要三蒙面人登台见一高下，也未听清。只见左右两老丐各自点头，取了一块五寸来长寸许宽、油光乌滑的木块交与阿泉。金线阿泉由二老丐手中将牌接过，两手各持一面，高高举起，绕开台前众奇丐环坐之处，走向中台侧面，轻轻一跃便到台上。花四姑主席在中台的里面，台前众异丐来时，虽料知必有来历，一则当日事情闹得太大，许多强敌环伺在前，加以好些警兆俱触昔年心病；又见众异丐到后，主客两面俱不参与，自向台前趺地而坐，意似旁观，无所偏袒。中间妖僧放出飞剑，中坐一丐忽然出手，才知有点不妙，但也只似看出妖僧放飞剑暗算敌人，认为不公，将空中飞剑定住，末了飞剑仍就放回，并未十分为难。和敌党诸老似有交情，却未过去。当时虽然吃惊，觉出

众异丐厉害，后即重又静观，未见言动。跟着夏云翔等昆仑派三人出场，受了讥辱遁走，情势越发可虑。直到吕、郭二人勉强出场，两僧一道飞降，没有相助，却将敌我两方精通飞剑法术之人引走。波澜起伏，虑患忧危，心乱如麻。台高人矮，非到台口下视，看不见众异丐坐处，始终无暇及此，渐渐放开。

为人最怕心虚，花四姑虽是久经大敌的能手，一样也犯此病。当和邢飞鼠初对面时，一见阿泉貌相极熟，心头便似着了一棒，追忆前事，时刻都在心寒。这时又见阿泉突自西台纵落，直往正面奔来，心又一跳，暗忖：台上道术之士已走，莫非此人要独自纵上台来寻己拼命？适见此人武功实是家传，凭自己本领虽似能敌，但是这类孤臣孽子最是可怕。况且隐匿名迹已二十多年，以前用尽心力搜寻这些孤儿踪迹，俱无下落。这多年来不知如何卧薪尝胆，誓图报仇，此时突在敌党之中出现，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必还另有杀手，实实大意不得。因此一来，连话都未顾及发。

正在寻思，暗中戒备，等候敌人纵上台来，相机应付。不料敌人到了台前忽然停住，似和人在问答，众喧哗声，一句也听不出。方想起台前还有几个异人不曾随众飞走，照适才制止凶僧飞剑行径，就不一定公然出手明助仇敌，到了紧要关头，也必偏袒对方无疑。刚一发慌，阿泉已纵上台来，刚喝得一声："贼婆娘！"底下话未出口，花四姑已一眼瞥见阿泉手上所持黑牌，不禁心寒胆裂，"嗳呀"一声喊道："罢了！"双脚一垫劲，由座上倒纵出去，到了台后，急慌慌拨头转身，再一跃便往中台后面纵落，往花家大门中如飞窜去，身法绝快，晃眼无踪。

金线阿泉也未追赶，仍如无事人一般，转向台口，将两面黑牌朝外三面一照，喊道："老贼婆已自回避，请祖爷和诸老前人升座！"说时，东西两台的人，只是花子出身的，十九知道此牌来历，早已纷纷拜伏在地；闻言一齐飞身纵落，从中台奔来。台下趺坐

的诸异丐也相机从容起立，各帮花子二次重又拜倒牌前。左右两老丐将手一摆，声色不动，返身向里。为首三人也未见怎身手动弹，各自平地直身拔起，齐落台口，缓步走向主位。西台上的丐仙吕瑄门下断臂丐等七八人，早争先抢了地上麻袋，相继纵上，将麻袋向座前地上，各分层次铺好。花四姑一逃，同台还有四五十个有本领的外约同党，见状大惊。有的知道厉害，已自起立避开。虽不知这两面黑牌来历，多是久在江湖的人物，料知必有非常之变，因都是成名人物，不肯张皇，正在惊顾观望。西台上来的神乞车卫早抢向前去，戟指众人，厉声喝道："老贼婆犯了规戒，作恶无数。现将归隐在天都峰多年的王、叶二位老祖师仙驾和门下诸老前人连同客仙诸真人一齐惊动，到此清理门户，整顿家规。听我车卫好言相劝，即速避开，再不识相，真要应马老前辈的话，一齐送死了！"

众人闻言，便不知底的，也想起平日所闻丐帮传说和诸前辈异人姓名。这已隐迹失踪将近百年、实年已逾三百岁的两位丐帮中异人老前辈，竟会同时到来。花四姑那大本领的人，见了黑牌便似老鼠遇见饥猫，亡魂胆落，狼狈逃走。再见东台上的蔡乌龟和广帮中一干恶丐，自从西台诸剑仙异人一走，个个气壮；蔡乌龟正在台口耀武扬威，准备口出恶言发威叫阵，不知怎的也变了相，虽不似花四姑那等狼狈，也是神情沮丧。只见回身向同党低声说了几句，众声仍在嚣乱，也未听出是什么言语，当时便有人举手作别，带着惨容，轻悄悄溜下台去，余人也都惊讶失色，齐向中台观望，嚣声顿止。蔡乌龟匆匆说完便往中台走来，情知大势已去。头一个这神乞车卫先不好惹，看他对这伙老花子如此恭敬，其来历辈分不说，本领已可想见。闻言一个也未回答，故作不解，径自走开。

上首一个面容清秀、三绺长须的矮瘦老丐举手笑道："车贤侄

何必如此，诸位为友而来，原不相干。不过此是本帮家事，不得不请暂让。老朽与叶神翁已有一甲子不在此尘世走动了，今日相见，也算有缘。并且适才马道友行时曾有安排，谷口现有天山诸侠在彼，此时出去，双方难免争执。不如姑且少留旁观，等老朽等处分完了家务再走不迟。”说罢，随唤：“车贤侄，东台现有人走，恐到谷口又起争杀，速代传语，告知谷口诸位道友，不必拦阻，外客去留听便，本家不肖儿孙，自有老朽师徒等处置，不会逃走。”车卫恭应：“遵命！”退行三步，就台上只一纵便是二三十丈，飞落场心，身形一闪，箭一般驰向谷口而去。为首三丐也自中坐，余丐旁立。蔡乌龟也由侧面循阶而上，到了座前麻袋上跪下。浙帮丐首邢飞鼠已先跪倒。两边各跪一个，俱是一言不发。

众蔡党听老丐辞色温和，似欲息事宁人，又听说把守谷口的那三蒙面人乃是天山诸侠，暗忖：事已至此，双方势力悬殊，主人自己先是一个逃走，一个屈伏，不能再怨外人不尽朋友之道。本就强弱相差，好容易双方道术之士尽去，成了平势，可以一拼，不料还有本命克星潜伏，突然出现。这为首三异丐，竟是前明天启时的叫花老祖师、丐中仙侠叶神翁与外号王三手的王鹿子，有此两人出头已是不了，况又加上一个滇西派的剑仙诸平，便适才一干道术之士不走，也非其敌，何况对方只一举手，立成齑粉，负气无用。这类奇事，百年难遇。此时出走，邢党中人多抱一网打尽之念，定必拦阻交手，看情势决无胜理。对方话虽谦和，隐有骨刺，留下令行，必有深意，表面既未难堪，何苦敬酒不吃吃罚酒？乐得就坡顺下，见识一番再走。

众人多是一般心理，内有几个觉出自己多年威名，今日已栽筋斗，再留无颜，意欲设词先行。经同伴中深知厉害的暗中示意，力加警告，只得强忍气性，在旁静候，略一迟延，已有数人先向诸异丐拱手说道：“我等与浙帮本无宿怨，俱为朋友之义而来。现

在既有诸位祖师老前人出头公断，主人尚且听从，我等焉敢违命？进退行止，悉听吩咐便了。”

前发话的王鹿子含笑点头，叶神翁随请中座诸平发落。诸平笑道：“我已说过，此来只看热闹，助二位清理门户。这类家务事我弄不惯，还是王、叶二兄自己了断吧。”那名叫叶神翁的是个瘦长老人，闻言，手向王鹿子一举，王鹿子也举手向里。众人见众异丐中只叶神翁一人衣服虽然破旧，却是洗补得十分清洁整齐，貌相也极清癯古秀，初来时混在众异丐一起，始终不曾言动，多未在意，这时处近，又听说是鼎鼎大名的丐中仙侠老前辈，俱都留心注视。见他松鹤之姿，举止静雅，宛如画上仙人形态，看去神情冲淡已极，只觉清高可敬，并不见有一毫火气。再想今日之事十九于花、蔡两人不利。但看这几位祖师前人，辞色举动俱极和平，与马玄子、吕瑄等人立意相差颇远，大约只对肇首诸人略加责罚，不知主人花四姑何以如此害怕？方自寻思。叶神翁已不再让，目视下面，从容问道：“你们有什话说么？”邢、蔡二人同声应道：“孙儿知罪，听凭祖师爷发落。”二人都是一样答话，只蔡乌龟语气略带悲愤。

叶神翁先向邢飞鼠道：“你先后行事俱是迫于无奈，素行又颇自爱，虽然情有可原，犯过也轻，终是出于常轨。你本世家子弟，但是既入我门，便守我法，不加处责，恐日后儿孙辈效尤。现有两条路走：一是不许动用你家中私财，三年以内，在江南诸省亲自沿门乞讨，积聚一千银子以充善举，同时还须救活十二条人命，逾期加倍处罚；另一条是自往上天竺公堂拘禁三年，每日只有半碗薄粥充饥，今日当众另打荆条八十一下。以上两条，任你自择。”邢飞鼠答道：“孙儿愿领第一条恩谕，不敢违命。”叶神翁道：“以你微名，必有人暗助，千金不难。救人不论事之大小、题之难易，遇上便不容规避，只许多救，不许少救，却非容易呢。可起一旁，

看你将来机缘如何吧。”邢飞鼠谢恩起立。

叶神翁又朝蔡乌龟冷笑道：“你平日那等行为，现心中还不服么？”蔡乌龟平日为恶已惯，未以为非，当日只认这些太岁凶星俱是对方仇敌请来，只管屈于威严，乃是本门法度如此，向例只有后辈认罪，不得不学样，本非心悦诚服。及见王鹿子令神乞车卫去止住谷口三侠，不令拦阻同党出去；叶神翁开口先将邢飞鼠处罚，便料这些老辈前人并非人请，多半为了今日之事自行赶到。人如处在敌我相持之下，为了意气颜面，往往死活均非所计，就是明知不敌，也欲一拼，可是一到遇见本身克星，这等只有在上而无在下，宰割惟命决无幸免，稍有违忤，灾祸便是奇惨，连气也没法喘的场面，除非真有血性的忠臣孝子、义夫烈妇，那还是处于敌对方面，才有勇毅浩然之气与之相抗，否则平日任怎强横人物，到此光景也由不得气馁心寒了。何况蔡乌龟称雄南服，本身师长已死多年，在上的祖师前人久未听说踪迹，淫凶狠恶无所不为成了惯习。一旦这些闻名丧胆的祖师前人突有多人，连那幼时投师仅偷看过一次、今已数十年未听说起的家法牌一齐当场出现，心虽不忿，实已气沮。再听叶神翁这等一问话，再想起平日所行所为，又回忆到幼年拜那丐师习武，有一次带了自己去往广西白象山之地，看请法牌处置叛徒恶丐的惨酷之状，益发心寒胆落。知道辞色稍有不逊，犯了蔑祖大条，身遭惨杀自不必说，连家中妻妾子女和所有田产家业均难保住。同是一死，何苦不给全家长幼留条生路？再者，上面三人所说无异金口玉律，死活全在他手，一怒便糟，曾玄之辈，向本门祖师前人讨饶求恩，多软也不能算是丢人。叶、王二祖上来辞色平和安详，也许受点重罚能免一死。但是那两面法牌乃是有名的追命凶符太岁，专为清理门户处置叛逆凶恶而用。由洪武五年起，只一出场，无不死人。在数十年前，自己初出道时，已传到第六代的前人手内，分南北两帮执掌，轻易

不曾出现，怎会又回到第三代王、叶二祖手内？只恐凶多吉少。

念头一转，心又怦怦跳动。待了一会，战战兢兢伏地答道：“孙儿怎敢不服？只求祖爷看在孙儿恩师胡老前人份上，格外恩怜，保全家口。孙儿情愿把家财一半捐入公地赎罪。”

话未说完，叶神翁微笑道：“你自觉平生所行所为，今日才受家法处置，情真罪当，没有不服么？”蔡乌龟此时想起自己妻子家业与平日享受，全难割舍，一意求生，凶焰尽退，哪里还敢再说半个“不”字？立答：“孙儿委实情真罪当，怎敢有违家法？只求祖爷格外开恩。”

叶神翁道：“自你孽师死后，这二十年间，罪恶早已罄竹难书。最可恶是假名为丐，阴行盗贼之实。近年横行两广，人若对你稍有违忤，便要杀害人的全家。平日享用逾于王侯，心仍不足，纵容门下徒子徒孙在外穷凶极恶，无所不为。昔年家法严正，本门子弟最是干净自在，其中忠孝仙侠人才辈出，致身富贵者也甚多，极少有忘本。自我和王祖师归隐，传到这一代上，一班长老前人皆因我二人学道修真小有成就，心中向慕，志在烟霞，少理家事，随便将两面法牌传与徒弟，自身却效我二人，入山采药，学道修正，不再闻问家务，以致南北两支付托非人，中间复经明末之乱，本门子孙多混身盗籍，因而起家。流风所播，群起效尤，日益横行不法。近二十年来，南支仅江、浙两省屡有异人正士清理门户，防患锄凶，人性又多和善，地方也极繁富，虽有少数凶顽，大体仍能保存旧日家规。余下东南西南诸省，无一处不有似你这等败类。南支家主吴庄，因循怠忽，见尔等闹得无法无天，才在白象山公地召集南支各省团头清理门户。偏以心慈面软，只将三两凶孽正了家法，不特行法太宽，处置尤为失当。此时花四贱妇渐有声名，闻风隐窜，先期逃避；不必再论余恶，即此已犯大禁，竟未搜戮，听其漏网。事后更不该见本门凶孽太多，无力处置，以

为诸老前人久无音迹，认作仙去，不会有人督责，只图独善其身，假托‘两宗归一’美名，将所掌南支法牌交托北支主者一体执掌；对于南支各省首要诸人，不论善恶，均未召集晓谕，只以竹筒传书略微敷衍了事，不等北支回家承受与否，便即入山隐退，去之惟恐不速。北支主者又为叛徒所弑，此牌叛徒拿去不敢出现，不久伏诛，被一和尚拾去。虽然北方民性直率，守法者多，无什神奸大恶，南支却自吴庄畏难规避。你那孽师见无人管束，虽稍无行，尚知顾忌。等你继承师业，盘踞两广，与花四贱妇遥遥相对，不知造下多少罪孽！

“我和王祖师隐居深山，地隔人境，尔等多少年来并未想到，如此来在金华北山，借讲理为由，意欲行凶，大启杀孽。风声浩大，传到越城岭隐居的吴庄耳中，知道孽由他造，恰好近年闻知我二人与诸前人踪迹，连夜寻往请罪，将我二人请了出来。本意尔等恶迹彰闻，无须再行考查，一到便正家法。嗣值诸真人来访，因闻尔等约有几个峨眉漏网的余孽在此，并还约有昆仑、崆峒两派门下。王祖师也不愿把事闹大，以致伤人太多，再为本门生出许多枝节，再三劝阻，所以到此先作旁观，欲待双方所约外人分了胜负，再行清理门户，明正尔等之罪。嗣见尔等把昔年西崆峒的为首三人引来此地，料知要起凶杀。诸真人方欲出面制止，不料来人近年也改了行径，只图报复当年之辱，不肯多杀无辜，更不屑与尔等同流一气，上来便约西台诸道友去往黄山斗法，于是双方道术之士俱都离去。尔等以为强敌已被引走，凶焰复又高张。花四贱妇多行昧良之事，自从上场发觉强仇子孙忽然出现，立即心虚气馁，固然难免报应，犹有自知之明。你却一味凶横，始终冥顽，竟和同党密计，意欲倚众混战，肆杀行凶。本来罪不胜诛，似此存心险恶，焉能逃死！至于你说欲以家财赎罪，更是狂吃！也不想你出身只海南渔村中一个乞儿，千百万家私、十余房妻妾由

何得来？共有多少冤魂血汗在内？本是强取于人，哪一件能算是你的？本门清理门户，行使家法，令出惟行，向无多言，罪人亦不得有所干渎陈求，因你和花四贱妇以及一班徒众罪恶滔天，又当着许多外人，如不稍微宣示尔等罪恶，还当我和诸、王二位道兄有所偏袒，或是受人请托而来。如今你的家业已另命人前往料理；本来你作恶太多，孽种难留，因念你虽杀孽众多，性尚粗直，一面为恶，一面尚能济贫好施作些义举，晚年大恶累累，多由门下凶徒而起，故此罪较花四贱妇稍从末减，法只及身，不致灭尔全家，并酌留你妻妾子女衣食之资。现按本门第二法条处置，速去西天目公地自行引决便了！”

蔡乌龟闻言，忽然面色一转，一言不发，叩了五个头，说声：“谢谢祖爷成全大恩。”慷慨起立。叶神翁手朝左侧一指，同来一个须发如猬的跛脚老丐朝上俯身一拜，转头往外，到了台口，飞身纵落。蔡乌龟紧随在后，直和没事人一般，前后肩随，从容往谷外走去。

天台恶丐杨开泰因自知是首恶之一，平日所行所为绝难逃眼前这些祖师前人洞鉴，并且此次北山讲理全是自己私心怂恿所致，如不把事闹太大，怎会把二位祖师惊动出来？就当时得免刑诛，蔡乌龟手下徒党平日本就嫉妒自己得宠，心怀不忿，总头子如因己而死，大势瓦解，必衔恨刺骨，非要己命不可，也许死还更惨都不一定；战战兢兢随了右帮群丐朝上行完了礼，守侍台下待命，一心只盼广帮恶丐总首金毛龟蔡海金能够免死，自己也可保得一条性命。及见蔡乌龟随了跛丐一走，情知大势已去，照此情景，就不死也脱一层皮。无如本门法令素所深悉，只有一位前人宗主出面，便死活惟意。如若逃走，捉回死状更惨，并且也逃不脱，无论深山穷谷、天涯海角，只在天之下地之上，任逃何处也被捉回，加倍处那毒刑，端的比官法还要严厉，何况前朝两位祖师和相继

隐退的好几位前人突然同时出现，蔡乌龟那等凶横，尚且垂手听命，去往公地领受家法，自己如何能行？还倔强负气不得。念头一转，心胆皆寒，偷觑身侧，广帮中几个最凶横的恶丐目射凶光，正朝自己微微狞笑。心想：你们这群猪狗，一样也是难逃公道，发狠作什？正在寻思。

这时台上除诸异丐外，两侧分立的俱是旁观的外人。邢飞鼠和丐仙门下一班丐徒，全侍立在诸、王、叶三丐的身后，余丐不够辈份或自知有罪的，俱在台下，行完了礼，分班鹄立待命。只神乞车卫一人，覆命之后，独立台口左侧，忽然飞下，戟指着杨开泰，口中喝道：“该万死的猪狗！还装傻么？如今该是你了。”边说边把那瘦如鸟爪的怪手伸将出来，待要抓去。杨开泰深知此老的厉害，慌不迭答道：“孙儿知罪，在此听点，爷爷莫要生气。”说时，车卫手已抓向杨开泰的肩背之上。当时觉着中了一把钢爪，连肉带骨全被嵌进，痛彻心肺，又不敢喊，心胆方自一寒，忽听台上王鹿子道：“车贤侄，今日人多，听点好了。”车卫才把手放下，身子未动，脚底微点，便凌空倒纵，飞回台上，仍立原处，不差分毫。

旁观诸人均闻神乞之名，多半不曾见过，俱觉此老果然话不虚传，这大本领享有威名的老辈，见了这些异丐，竟持后辈之礼，唯唯听命，恭敬非常，厉害可想而知；俱生敬畏，自然谨肃。全场立即静寂，台上下一点浮声俱无。车卫这手一松，天台恶丐杨开泰宛如脱了夹棍，身子虽松，犹有余痛，以前威风到此齐化乌有，正在下面战战兢兢鹄立待命，忽听上面叶神翁呼唤，不由心魂皆颤。没奈何，只得强提着气应了一声，硬着头皮，循着旁阶跪行上去，绕到台的正面，朝着上面三人，俯伏在地不敢仰视。

叶神翁冷笑道：“如此脓包，也配横行？你在天台，不特杀、盗、淫、偷四大罪齐犯重法，并还紊乱家规，意欲另立宗派，真

个胆大妄为已极！这次出山讲理，也由你乘机图谋，暗中弄巧，想要凭个蔡海金义子的凶焰恶势横霸江南。现值承平之世，岂容尔等横行！我们如不自来，不知仇怨循环，要杀死多少人命，惹出多大乱子！固然尔等凶谋毒计决不会遂，如照尔等预计成功，异日凶焰日张，何所不为？就许明末流寇之祸重现今日。别的不说，江南诸省地方，人民必遭涂炭。追原祸始，罪较蔡海金实不相下。你那恶迹连同手下徒党所为已早查知，可照此名单，自行率领同来徒党，去往西天目公地，分别轻重领受家法。未来凶徒已另有处置，不在此单以内，无庸过问。去罢！”

杨开泰以前见过识面，闻言自知无幸，不敢作求恩之怜，吓得颤声诺诺。正待退下，猛听飕飕连声，接连一二十点寒星，银雨一般，由台沿下照准上面诸、王、叶三人面上直射过来。变生仓猝，来势特疾，旁观诸人方自失惊，同时台下一片暴噪，为首五六人已各持兵刃，凶神附体纵将上来。就在这事机瞬息之际，说时迟，那时快！中座三人，两人声色未动，只叶神翁眉头微皱之间，伸手向外微微一挥，口中说得一声：“孽障！”那二三十点寒光，眼看中在三人面上，霎眼不到的光景，好似中间有什极大弹力，反震出去，笔也似直，朝下面蔡、杨两党徒中射落，当时射中了十好几个。那上台行凶的几个刺客，有的脚才沾着台口，口喝：“老贼，我与你拼了！”有的才纵起半截身子，吃叶神翁手微一挥，相隔还有两三丈外，只觉疾风飒然而过，上台诸刺客只微微哼了两三声，便似突然闭过气去，连“嗳呀”两字均未出口，一齐翻身仰跌，噗通连声，倒落台下。同时左首随来一个身材矮小、始终静坐在旁一言未发的异丐，把两道又浓又细的眉毛往上一飞，突然起立，刚往前走。王鹿子忽在座上喝道：“鼠子无知，不必如此！”随由座上站起，探头朝台下略一观望，怒喝：“鼠辈何得犯上！”手随朝下一挥，先倒那六人因未扒起，余下又倒了一大片，

立时鸦雀无声，重又静寂。

原来蔡、杨二人平日虽是强横凶恶，幼年时均参与两次行法大典，又听师长常说本门家法之严，深知厉害，只为上一两辈的长老宗主逐渐死亡隐退，成了惟我独尊之势，以致日益横恶，夜郎自大已惯，认作无人能制。忿恼头上，明明看见众异丐所挟麻袋行辈极高，却误认作是隐迹多年或自北宗一支来的老前辈，又恃有好些有力妖人，并未在意。及至发现法牌以后，才知不特有好几位退隐失踪的前人宗主在内，并连昔年二次开山分创南北两宗的王、叶二祖师也都到场，自然魄悸魂惊，不得不俯伏听命。可是手下这些徒党个个凶狠，平日虽极畏服蔡、杨二人，死活听命，不敢稍强，至于这些位祖师前人行径，多半仅听几句传说，并未目睹，心中本无其人。蔡、杨二人虽然急发密令，传知二祖师爷驾到，是本门子孙，俱按等第，肃候台下听命，匆促之间，并未详说厉害。先见台上人势派，未始不心生畏惧，觉出师父况且如此敬畏，何况自己。正在捣鬼，忽见蔡乌龟被人押往公地。蔡、杨二家徒党，平日把乃师尊如天神，又是靠山、衣食父母，已自激怒欲发。再见神乞车卫发威飞下，把杨开泰似鹰拿小鸡一般抓起，掷向地上；王、叶二人口气，好似谁也不能免于刑诛，益发又恨又怕，暗中切齿。跟着又听杨开泰也宣了死刑。内有几个最得蔡、杨二人宠信的死党，见对方看事如见，一面回思以往恶迹，自知不能免死，又想为乃师复仇，不禁把心一横，暗乘车卫目注台上，无人注及下面，互相暗打手势，各取暗器镖驽之类，冷不防飞身上台，意欲拼了性命不要，复仇行刺。为首六人一发难，下余这许多亡命之徒，也想反正不免，也各乘机暴噪而起。只言众心如一，人人拼死，无如本领相差太甚，刺客的连珠镖驽还未打中在对头身上，自身还未立稳，对头手略一挥，暗器全部撞回。同时，猛觉一股极强烈的刚劲之气迎面扑来，立即闭过气去。有的还吃

倒撞回来的暗器打中，一齐翻身仰跌台下，晕死过去。当前的人又被退回来的暗器打倒了一片。众凶徒见状大震，方自一乱，又吃矮丐手挥处，全吃猛力撞倒。有的并和刺客一样，闭气身死。内中也有几个知道厉害，胆又较小，未敢随众妄动的，却多半无事。对头直似神目如电，一击之下，竟能分别从违，有所取舍。这一来全都大震失魂，扒在地上，谁也不敢妄动了。

杨开泰本刚退向侧面，待要下去，见此情形，暗中正叫苦不迭。叶神翁却若无其事一般，手朝矮丐一指，说道："领去。"矮丐躬身领命，纵身下台。杨开泰知道事闹越大，再不见机，所受更要酷烈，只得跪退，到了台口翻身下去，先朝矮丐恭恭敬敬叩了几个头起立，手持名单，挨次点名呼唤。矮丐见所唤凶徒，有的忍忿强应，多半躺卧地上做声不得，所穿长衣早脱，明是本行富贵衣、百家衭，俱是极上等的绫罗绸缎，故意剪成各式条片，镶配而成，好些还组成各式花样，有的更连形式都无，衣饰奢华，富贵已极，直无一人像真叫花打扮，神情貌相尤为凶恶狠厉，虽然受伤倒地，十九竖目横眉，多一半是敢怒而不敢言之状。不禁长笑道："你们自看自身是怎样子？乖乖起来，走吧。"

只见那矮丐说罢，走近前去，伸手一拉或是用指一点，倒地的十九多是极恶穷凶之徒，起立还待倔强。杨开泰又恐生事，瞪目低声用隐语连声怒喝，才行勉强压止，一面躬身对矮丐，正要话说请行。矮丐连理也未理，径自朝前走去。杨开泰只得令众各将长衣穿着齐整，自己断后，一同往谷外走去。众人见先走的矮丐已先走出，没了踪影，谷口三蒙面人也不知何时离开。见诸、王、叶三人威力法令竟有如此严厉，俱都骇然，连先前心存别念的几个也都慑服，不敢妄动。花家一干佃工下人，只在村中居住的，尽是昔年徒党，知道利害轻重，休说张狂呼噪，竟无一人敢于逃走，均在原处静立观望。杨开泰领了手下凶徒一走，台上下复归静寂。

剩下还有好些蔡党也全被镇住。中有十几个附和行刺暴动因而受伤的，也吃矮丐救转，见此情形，凶焰尽敛，状如未决之囚，守候台下。

叶神翁等邢党群丐走后，忽向王鹿子道："道兄，你看今日这些孽畜竟敢犯上行凶，皆是承受非人之故。此时再不清理门户，以后更不知要造多大的孽！本意一律严处，姑念无知，又是为师复仇，罪虽不加，罚仍难免。我意欲除恶迹未著数人外，各一体令其自伏家法。道兄以为如何？"王鹿子道："这等处置虽是情真罪当，但是人数太多，轻重之间尚须斟酌。除首恶数人和行刺诸凶顽不容轻恕外，余者不妨恩施格外，予以自新之路。姑缓三年之罚，令往海南无人诸岛开垦田土，以便招养本门子孙。另订出规条法令，日后只是本门子孙，得有南北两宗支的信名引进，便可往投，分给田土农具，力耕而食，仍以每年所得十之一二交公存储，备供接济新来之用。这样使本门子孙多一投奔立足之所，岂不可以免去许多事端？如若此辈凶野难驯，不肯操作，不等三年期满，便正家法好了。"叶神翁道："好在海南诸岛已先有人在彼，今年听说土地肥沃，一年三熟，物产众多，根基日固，所订法条也颇严整。我意下必去往无人诸岛，这班凶孽稍不驯善，立可由岛主处死，无足为虑。倒是适才道兄未提此事，天台诸孽障已往西天目公地伏法，虽然不是全死，手足终须残废，还须着人前往宣示罢了。"说罢，随唤车卫即赶往西天目训示监刑："除杨开泰和恶迹最著的六人仍按原令施行，下余数十人一律加恩，宽免三年，即日由监刑押往雷州会堂投到，分送海南诸岛开垦三年，无罪始免刑诛，否则即由诸岛主照原刑加倍处死。"神乞车卫领命拜别下台，如飞走去。

叶神翁随唤蔡乌龟外约的广西、福建、两湖诸丐党上台，训诫了一番，分别轻重，各令就近驰往西天目公地，自供罪状，从

宽领罚。最后才把蔡党一干凶徒中两个年长晓事的唤了上去，从容问道："尔等平日所行所为，谅已自知。如照家规，一人也难活命。现因北宗王祖师说情，姑从末减。可于三日内去往西天目，向监刑前人颜佩鲁，按照此上条款分别服罪之后，再去雷州会堂投到，自有人领尔等去往海南诸岛开垦。三年无过，归接妻、子同往过度，始除罪名，永安生业。稍有违逆，或是到了岛上不服岛主之命，犯了条规，二罪并发。那时不只本身必受严诛，妻、子也是难保，休怪我不慈悲。此次留在广东未随尔师同来的一干孽障，已另有人前往处置。内中只有一人不能赦免，余者各领家法，彩倖三百，会同蔡海金全家妇孺，也一律发往海南诸岛妥置。蔡、杨两家和尔等自置私财，一半捐入广、浙两省公地，救助贫苦和本门残废老弱，一半购买农具以及开垦人必需物件，分赐诸岛公用。我意已定，尔等没有说话吗？"

众凶徒盛气早馁，情知大势已去，稍微反抗，受祸愈发惨酷，俱都魄悸魂惊，心寒胆落。再听先走那监刑矮丐，竟是明末苏州五侠丐中颜佩韦之兄矮韦护铁鬼影颜佩鲁，乃昔年威震江南的丐中剑侠。那么高的辈份威名，比王、叶二人还要矮上两辈，如何不怕？本来只盼能和杨党一样，发往海外开垦，保得一命已足，闻言正合心意，如何还敢不服？纷纷朝上叩头，谢祖爷大恩不迭。

叶神翁随将手持名单罪状掷向地上，为首两蔡党立即捧起，膝行倒退了几步，翻身下去，率领众同党，重向各位祖师前人谢恩拜别，起身鱼贯而出。旁观诸人见那多本领高强的凶恶徒众，先后吃叶神翁从容说了几句话，便尽敛凶锋，分别领罪，低首下心，相继退去。中间虽有几人拼命行凶，晃眼也自宁息，便是神仙降世，也无此尊严。只花四姑见机先逃，也未见有人往追擒。此是大恶元凶，不知如何处置？方自惊奇寻思，叶神翁忽唤身后侍立的丐仙门下诸弟子近前说道："吕道友虽然隐身乞丐，游戏江湖，

当初原卖卜卖药为名，形迹本有异处。尔等虽是本门装束，有时故作乞讨，也与各地因穷与丐者相似，并无本门前人引进，不能算是真正门里出身。近以南宗主者归隐，继起非人。吕道友见本门形势日非，败类纷出，不屑同流，方始另创一家宗派。其实不是本支，本不应以本门戒条处理，但双方异派同源，俱是道家支流。我三人与吕道友又有同道之契，谊属一家。因尔等同门人多，俱有本领，品类不齐，他已两次清理门户，不知戒慎、恃强横行的仍有人在，只不似花、蔡、杨诸孽障为恶之甚而已。现在本门子孙凶顽日众，造孽甚多，皆由于近两代宗主软弱无能，不能执法之故。为此我和王道兄二次出山，并拉诸道弟相助。此间事完之后，便准备在西崆峒开山，肃清丑类，重整家规。在未开山以前，除极恶穷凶、专命处罚者外，只能悔过自新，重则从轻发落，轻则宽其既往。尔等虽非本宗，照着双方崇善除恶之条，也是一体行诛，决不徇情宽纵。而本门子孙有罪恶者，吕道友也是一样加戮。务望转告诸同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烦转告令师，崆峒之会务望到场便了。”

丐仙门下诸弟子，均知上坐三人与师父交厚，王、叶二老又是三光教创始之人，行辈极尊，法力剑术无不高强，如何敢有违言？俱都拜谢领命。叶神翁说完，又单向几个品端行正、素无过恶的分别奖勉了几句，才命退下。众人见他对于各人善恶行径宛如亲见，不知丐仙借叶神翁立法警诫，暗中嘱咐，不禁骇然。连素日骄横的三四人也都心中畏服，互相警惕起来。旁观诸人见事已完，女铁丐花四姑业已先逃，叶神翁一字未提，诸异丐和浙帮诸人似都在场，司空晓星等一干长老均早就客位，正和王鹿子隔座微语，俱是略谈近况，不及当日之事，始终不曾命人跟踪追擒。暗中细一查看，只金线阿泉一人，自取黑牌宣示众异丐入座，行完了礼，将牌呈还以后，便由神乞车卫代他站在台口，车卫走后，

改由邢飞鼠在台口侍立，这时不见他人影。阿泉曾经上台对敌，本领虽还不弱，与花四姑较量，尚未必能是对手，何况单人前往，想要生擒回来伏诛，逃又多时，如已暗中派有能手，照对方的威势本领，去的人必能手到成功，理应早回。估量花四姑诡诈机智，本领又高，地理更熟，暂时还难擒到。可是中坐三老并无行意，若有所待，方各寻思。

忽听破空之声，一道银光急如流星，自云层中向中坐三老直射下来。旁观诸人见那飞剑来得突兀，剑光不长，却极强烈，寒辉耀目，冷气逼人，疑是敌人行刺三老。正惊顾间，王鹿子伸手一撮，那尺许长的剑光，已似银蛇一般撮向手内，晃眼变成明若霜雪的一口小剑，上面附有一个字条。王鹿子取下来看了看，侧顾诸平道："想不到老秃驴竟把昔年漏网诸孽一齐约去。陶道友看出敌势猖獗，如今双方斗法，胜败未分，知秦岭三老与蒲老均都好胜，恐又不能如意，暗中飞剑传书，请道兄和我二人先去呢。"诸平笑道："我闻老秃驴近来颇有一点门道，娄、蒲诸道友也实轻敌一些。现在陶道友既以飞书相召，好似事非容易，但适去诸位道友皆非弱者，如难成功，恐我三人前往，也未必尽如人意呢。"

王鹿子道："本来诸位道友也稍过一些，固然邪正不能并立，罪恶却有深有浅，哪能一时便想去尽？即以老秃驴而论，以前所行固多不义，近二三十年来已然大改前非。此次只是他生平好胜，恩怨过于分明，为了报复前仇，兴师动众，如何便不放他一条自新之路，必欲斩尽杀绝呢？陶道友老谋深算，机智绝伦，人又宽厚，此次飞书相召，决非势弱，也许别有用意，知道你我和老秃驴以前相识，想借道兄作调和人呢。"叶神翁作色道："自来除恶务尽！就算老秃驴稍知悔悟，门下弟子无一不是凶恶之辈，以他那么好胜护短，复仇之心又最切，平日睚眦必报，如不就此一网打尽，异日死灰复燃，什事都做得出，造孽就无穷了。"

诸平笑道："这且不论，反正得去一趟。叶道兄事尚未完，且待后去，我二人先走吧。"叶神翁道："花四贱婆已然擒到，因还有一个附逆犯上的元恶，不是本门子孙，见机先逃，路上遇一左道余孽与之会合，一娘、白泉等五人几乎吃亏，被二逆漏网。适才接到密报，已命人前往擒拿。事出意外，去的五人又要亲身擒捉，手刃亲仇，故此耽延了些时候。此时必已事毕，一会便来覆命。陶道友虽来书相促，只是看出艰难，并非真个不敌，晚去片时无妨，我三人仍就同行好了。"

正谈说间，忽见谷口涌进男女八人，当头一个正是金线阿泉，后面跟着女铁丐花四姑，一脚已断，手持铁拐拄地，代替一足，颠着走来。一娘、阿婷母女，另外两个少女、一个少年男子，挟着一个貌相凶恶的瘦长老头，一同走来。到了台前，阿泉押着花四姑，由台侧扶梯走上。

花四姑刚颠上了台口，便把手中铁拐放落，跪伏地上待命。虽受重伤，行动狼狈，似知无可挽回，已然心横，神色颇为从容，丝毫不现痛苦难禁之状。众人俱觉姜是老的辣，已在暗中赞许。金线阿泉已先走到中坐三老面前，躬身禀道："罪人花四姑因仗一妖道相助，竟敢抗命图逃。后值吴老前人赶去，除了妖道，将她追上，自知难逃，方始俯首就擒。现在左腿已折，跪伏左侧台口待命。请祖爷示下。"叶神翁闻言，两道疏长秀眉倏地往上一竖，怒喝道："这孽障腿被打折方始受擒，莫非抗命时还敢动手么!"说时，二目便往花四姑身上扫去，神目如电，精瞳炯炯，光射数尺以外。花四姑正在用目向上偷觑中坐三老神色，目光一接，面上立现惊惧之容，颤声低语道："白老弟，你报仇原该，却不要说冤枉话呀。"

同时，阿泉闻言，也躬身答道："罪人倒还未敢如此忤逆，只是乘着妖道与一娘母女诸人抵敌时，乘机欲逃。一娘恐她漏网，不

顾身后飞刀厉害，舍命追去，打了她一明月珠，将腿打折，就这样，仍然被她遁走。妖法猖獗，无力再追，一娘母女为飞刀所困，已在危急，幸得吴老前人飞降，才免于难。后来将她由一石崖缝中搜出，始终却未见她还手。”叶神翁冷笑道：“我先闻报，还当她真有如此大胆呢。唤她过来！”当下一娘母女、另二女少年押护一老人，尚在台下守候。花四姑闻唤，立即拖着一条断腿，由地上膝行过去，往上叩了九个头，俯伏在地。叶神翁道：“你本砀山一个贫女，瞎婆见你幼时长得灵秀，收为徒弟，归入本门。只为近年南北两支主持无人，瞎婆又被仇人所杀，以为无人再能制你，自恃师传本领，江湖行辈比你高者极少，于是夜郎自大，日益骄狂，凶贪任性，为所欲为。老来已然号称洗手，依然不舍旧日生涯，时出杀抢，横行至今。受你害的人不知多少！按你所行所为，本来百死不足蔽辜。现又有人告你忘恩背义，叛主犯上，用阴谋毒计残杀恩主、至交两家老幼四十三口，想将你要去，为父兄师长报仇雪恨，你可有什话说？”

花四姑虽然内外功俱到了上乘火候，一身惊人本领。无奈仇人卧薪尝胆，立誓复仇，隐居她近侧许多年，又有高人暗助指点，备知她的虚实底细，身上气穴要害、内功不能练到之处早已探悉，专为复仇，用十余年苦功练成暗器，一击之下，将腿打折。气功已破，流血过多，苦痛由于强忍，久便难支，加上一路颠顿，拖着断腿，膝行跪地，如何能以禁受？虽未出声，头上汗珠已似成串黄豆，满脸乱滚，闻言强挣扎着答道：“孙儿自知罪重如山，不敢求祖爷开恩。仇人报复原是应该，也由他去。不过当初杀害恩主和白老英雄一层，虽是孙儿下手，一则恩主心生疑忌，因孙儿与对头交往，已然生疑，两次要将孙儿处死；不先下手，定难活命，事由受逼。事前三日，白老前辈又听信谗言，肆口辱骂，两下争执，因而动手。白老前辈年老力衰，一时不留神受了内伤；祸

已闯大，不得不与外人勾结，连次发难。至于杀害两家老幼四十三口，均是对头意欲斩草除根，乘机下手，等到铸成大错，悔已无及。所以事完之后，从未再与对头来往，也从未再往川、赣两省去过。初意两家人俱死绝，事又作得隐秘奸巧，不久老王又为对头所杀，连手下人等一个未留，即使有人得知，也莫可如何。只是负心之事，每一想到心跳难安，一直多年。也曾访查当时漏脱的两家后人，终无下落，只说孤儿孤女俱在怀抱之中。

“白老前辈虽有一子，比较两家孤儿年长，因是晚年所生，也只九岁，又是从小多病，谁见了都说不能长大，到六岁上被野云长老要去抚养，能未遭难，也由于此。可是野云长老带走时，曾说此子是否能够抚养成人尚是难说，非到他满了十岁以后才能保得活命。偏巧白老前辈全家遭难那年，此子才得九岁，长老也在同年坐化，先后不满一月。对头得信，立命人往探查孤儿下落，意欲斩草除根。哪知此子已在长老坐化前二日身死，彼时因恐白老前辈伤心，故未通知。越认为后患已去，所可虑者，只有恩主朱晓亭之女，系被其姨娘湘江女侠柴素秋救走。此女非只一身好武功，人更机警深沉，练有独门暗器，事初起时并未在场，忽然赶到，乘乱中将孤女救走，必不能就此甘休。一混多年，始终是块心病。

“今日也是孙儿该遭报应，才一上场，便见随邢飞鼠入席答话的金线阿泉，与白老前辈当年貌相一般无二，只是身材稍微矮小。想起亏心的事，立时心惊眼跳。按说当时就该打主意，想是罪大孽重，冤鬼附身，一心以为请有不少精通飞剑法术的能人，就是仇人寻来也不足虑，多半还可就势去此多年心病，只管心动，还只往好处乱想。最该死是，诸位祖爷前人驾到，虽然多未拜见过，吴老宗主的异相，江湖上是有点年纪见识的人，差不多俱都知道，孙儿年轻时，并还随先恩师见过一面，竟未认出，就说台上客多，

忙于接待和应付敌人，一时粗心大意，那么各位祖爷前人俱有品级袋随身，明是本门中最高辈份的老前人驾到，也会误认作是北宗支行辈高的老人才得信来作旁观，就此忽略过去。如非冤鬼附身，恶贯满盈，怎会如此糊涂？后来广帮的人上一场败一场，红云和尚放出飞剑，被中坐祖爷制住，停在空中，又与西台诸位老前辈答话，方始警觉害怕。偏是骑虎难下，只知凶多吉少，心乱如麻，暗中密令过继孽子苗秀，准备事败时打算，直到见了传道神牌，才自省悟。

“这时仍未想到会将各位祖爷、宗主前人惊动来了，悔恨自已无及当时逃走，并非贪生抗命求活。只为过继孽子苗氏弟兄三人，照着孙儿所犯的罪，原应一齐处死。但他弟兄三人虽是孙儿外甥，实是先恩师瞎红线的骨血，而收容他们时，孙儿已将年老，因开读先恩师的遗书，才知此事。自知以前所行所为，罪大恶极，为恐老死以后给他三人留祸，先恩师遗书上也有‘严加管束，不许在江湖上走动，务为良善’的话，因此管束甚严，每犯旧恶，从不令其随行。虽以三子苗秀年幼，稍微袒护，未犯大恶。孽子三人，务望各位祖爷前人看在先恩师的情面，免其一死，感恩不尽。至于这里下人佃工，多是孙儿旧时徒众，自随孙儿洗手归隐以来，各分了些田产度日。只孙儿该死，每隔一半年仍出外一两次，他们从未再作旧日营生。适才逃时，自知无幸，已在后面密令苗成，暗中传知众人不许喧哗妄动，静听祖爷吩咐了。”

叶神翁道：“你平日惯做独脚强盗，杀人劫财，心狠手辣，无所不至，犯我家规，不必说了。最可恨是你手弑恩主，杀害朱、白两家眷口之事，直是天人共愤！朱、白二人当时如不遇害，小王何致遽遭仇人暗算、业败人亡？推原祸始，你也是个罪魁元恶之一。本应将你以前施之于人者还施于你，无如你虽万恶至死，不足蔽辜，孤身一人，并无丈夫子女，虽有承继孽子，一则不是亲

生，即以姑侄而论，也只远房堂侄，不是亲支，在本门法条，只本身无大罪恶，原不同科；二则你那亡师瞎婆子，虽以不纳忠言，收下你这孽徒，遗留下后来大患，造孽无穷，但她生平除刚愎自用是其所短外，颇多善行，又是本门有功之人。苗氏三子既是她的私生遗孽，又是经她遗命你始物色收养，也应推情予以末减。此事你便不陈情求告，也有安排。只他三人以后能自安分，勉为安善良民，即可不致陷于刑诛。你这巨万家财，十九由于抢劫而来，现以十分之一留与苗氏三子，余数一齐充归公地会堂，以供海外之用。你那手下徒党，既已洗手归农，不究既往，准其仍旧，只不许向外泄露今日之事便了。至于你本身处置，照理本门子孙犯罪，向由南北两支宗主施罚，不容外人参与。但你所犯罪恶太大，死者又与本门渊源甚深，事由招纳本门子孙而起，如不令其子孙手刃亲仇，死者九泉之下未必瞑目。为此破例，将你交付朱、白两家子女设灵报仇，仍在西天目公地行刑，以资炯戒！话已说完，可代晓谕你那些徒党人众，依言行事去吧。”

花四姑叩完九个头，膝行往侧面倒退才十来步，人已不支。王鹿子见她势将晕倒哭道：“人生数十寒暑，何苦作孽，闹得这等结果?”随向叶神翁道：“我就要往黄山，老婢虽然罪重，但是这次清理门户受刑人多，现离她的刑期还有二日。一则身受重伤，恐未必能推到日期；二则她已自知孽重难逃，不自先死，甘以一身还报，为死者泄冤。何妨法外施仁，准她这两日在家中居住，就便随同监刑人交代田产，安排后事，到日再令自往伏诛便了。”

叶神翁笑答道：“道兄终是心慈，便宜她许多活罪留到那日一齐受用。也好，解铃仍是系铃人，待我问过苦主了来。”随唤道：“柴贤侄女请上来答话。”一娘母女本与同伴押着所擒髯贼立候台下，闻唤立由前面飞身而上，近前含泪跪倒，说道：“多谢诸真人和二位师伯为死者泄冤。”叶神翁唤起说道：“昔年我二人二次下

山，与令师在鄱阳湖相遇时，便知令姊夫虽然志大心高，但愤气量稍狭，恐难成事。并且先朝历数已终，决非人力所能挽回。当时不便阻他忠义之心，偏生令师又向喜以人胜天，只以微言劝勉，未怎深说。我二人事完便即回山，尘世上未甚勾留，心中只盼他到时见不可为，急流勇退，免致由他和小王身上又引起一场大劫。即或未发难而事已先败，落个杀身成仁，英名千古，也是佳事。想不到羽翼将成，毫未发动，便无端败于婢妾之手，真个不值。事已过去，运数使然，不必说了。现在贱婢孽满伏诛，并特破例交贤侄女与阿泉行刑祭灵。但她为你所伤甚重，王师伯意欲法外施仁，宽其二日苦孽，使其到日一同身受。阿泉已是本门子孙，无须问得。贤侄女终算外人，已允将犯人交你，自须问过，你意如何？还有贱婢已得瞎婆真传，决非暗器所能伤害，就算你识得她气功不到之处，练就专为对她的东西，也不致将腿打折，如此重法，莫非是令师遗留的异宝么？”

一娘随由身畔取出一物呈上，说道：“师伯之言，如何敢违？先姊夫妻遭难时，先师已然圆寂，随身法宝俱被大师兄得去。此宝乃十年前夜间背人练习暗器时，遇一瘦长神僧所传，名称用法，俱和旧用暗器明月珠大略相似，只打中敌人时另有妙用，发的人并可使其由心轻重。师伯一看就知道了。”

叶神翁接过，便微讶道：“此必是木尊者所传，你以后可曾再见到他么？”一娘答道：“初传授时，每隔十日必来指点，并示未来机宜。半年后忽然他去，仅前年见了一次。前夜忽又降临，言说恶人孽满，不日可以报仇，并说现住西湖灵隐等语。”

诸、王、叶三人闻言，面上俱有惊喜之色。当二人问答之时，王鹿子早取了一丸丹药掷向花四姑面前，并朝身后侍立诸丐说了两句。立有一人上前取水，将丹药与花四姑服了，仍令伏地待命。一娘等叶、王、诸三人传观完了暗器，又递与近侧的司空晓星看

过发还，接到手里，正要开口，叶神翁已先说道：“灵丹只能保命，木尊者的暗器，非本主人不能解呢。”一娘道：“侄女遵命，只等师伯吩咐完毕，便去收回呢。”说罢，从容走向花四姑面前，将手中明月玦，对准伤口略微摇晃，立有好些细如牛毛的银丝飞将出来，朝缺口处飞进，一闪不见。

一娘愤愤道：“贼婆你也有今日！如非二位师伯之命，且教你够受用呢！实对你说，我和两家子女为报此仇，卧薪尝胆一二十年，便在你左近居住，查探虚实也有多年，什事都曾细密想到。本心至少也要教你活受一年半年才行祭灵，事一发动，你那身侧便有人监看，此时你连想寻死都不能够。现在总算便宜你只有半日罪孽，乖乖安分听命，如若妄想奸谋，违背祖师法令，我便可以请求尽情处置。那时多受好些日活罪，还累你孽子亲属徒党一齐受害，却休怪我不先明言。”花四姑哭道：“我也不怕你恐吓要挟。自来一报还一报，我自然遵从祖爷恩命，舍此一身，到日由你摆布。虽然犯了我门中罪孽，决不会被外人看短，只管放心吧。”

正说之间，王鹿子朝晓星等举手说道：“这里的事已算草草就绪，有些未完的，自有人监同罪人料理，不至于再闹大惊动官府，传扬出去骇人听闻了。适才陶道友飞书相召，不容不往。只是老秃驴多年蓄谋，忽然大举寻仇，有秦岭三老与陶、蒲、马、李诸道友在场，固不会败于这班妖邪之手，但也未可轻视。留着他们也是后患，能就这次一网打尽才好。不过诸位道友如不能一举成功，我三人前往也是无什大用。难得木尊者又复出世。此老性情孤高，别人恐请他不动。久闻道兄与他患难深交，如能将他约往黄山一行，岂非绝妙？”

司空晓星答道：“木尊者行踪飘倏，自来神龙见首，不可端倪，如非自愿的事，谁也强他不得。我和他武当山一别，已十五年不曾再见。这次既然出山，又在暗中照顾这两家孤臣孽子，此间的

事料早深悉始末。我与此老至交多年，性行素所知悉，照他行径，决非无意。适才便想，日内我不寻他，他也必定寻我。只是黄山事在紧急，天外孤鸿，无地踪迹，见虽必见，时有早晚，能否当时寻到，却拿不定呢。”

这时花四姑自从服了王鹿子所赐灵药，又由一娘将伤口以内的芒刺吸收回去，痛楚大减，和一娘低声对答了几句，重又拖着半条断腿膝行过来，跪伏在诸、王、叶三老面前叩首谢恩。叶神翁正向她发令，命传众人走后，将所约请的外客以礼送行。即日晓谕全体徒党，分别告诫，以后勉为善良，免遭诛戮，务要以己为鉴，并就这两日恩假，将后事分别安排就绪。到第三日早起，随了监刑前人和朱、白两家后人，去往西天目公地领刑等语。

一娘也早回到席前，待立在侧，听晓星说起木尊者难于寻到，插口答道："二位师伯不必多虑。木尊者就住在离此不远的南峰后面破庙之中，刚回去不久，一找便到。"

晓星大喜问故，一娘答道："弟子先只以为是位有道高人剑侠，并不知他便是昔年名震川、湘的前辈剑仙木尊者。屡次叩问他的法号，只答时至即晓，终未明言。今日追截仇人，忽遇妖道作梗，当吴老先生未来以前，情势甚是危急。弟子因是急于报仇，仗着阿婷两年前随弟子偷偷回籍扫墓哭奠，无意中遇见昔年遇难时逃脱的小婢明燕，说家姊被困自刎时，曾将所持宝剑随手奋力掷向后山。那口宝剑原是神物，光芒甚强，明燕身未受伤，逃遁较快，藏伏之处正在后山对面孤峰之上，看得逼真。曾见剑光如虹，飞得又急又远，投入后崖绝涧以内，仇敌竟未觉察搜寻。事过之后，每值阴天暗夜，涧中便有光华闪耀。后崖本就幽僻，落剑之处，削壁直拔二三百丈，下临涧壑，其深无际。对面涧岸虽然不高，但是只有临涧极窄一段，余者都是乱峰危崖，石笋如林，丛莽怒生，亘古人迹不到，简直无路可通，只干看着，不能飞越过去。明燕

本是近山人家之女，家中尚有亲族，一直寄居在母舅家中，不曾离开。思念故主恩深，每年春秋必要烧纸哭奠。虽知此剑下落，一则无此本领入涧觅取；二则仇人党羽甚众，时至山中访查有无人来上坟，以前每值清明忌日，均在家设祭，不敢往坟上去。近年胆子渐大，家姊坟侧又添了好些外人坟垒，可以推托，她又在当地置田落户，方始敢往。就这样，仍不敢明目张胆，每次前往，多是背人，在相隔家姊坟前五六丈处所设土堆面前，望坟遥祭，以防仇敌走来撞上。此剑精光外映，好些灵异，如取到手，容易引人觊觎生事，转不如听其沉埋涧底比较稳妥。一晃十多年，居然无人得知。也曾两次寻访小主人和弟子存亡下落，终无影迹。忽然巧遇，自是惊喜非常，当时引去，仍费了二日夜心力，才自涧中取出。回来先由弟子教阿婷剑法，末了又经木尊者指点，虽未到出手应敌的功候，似妖道那等飞剑，还能勉强应付。弟子一面命阿婷奋力仗剑，拼命将妖道绊住，自去追赶仇人，已然用木尊者所赠明月玦，将她一腿打折。因妖道舍了阿婷，赶来一挡，仍被她负伤遁脱，等吴老先生赶到将妖道杀死，人已无踪。正在分头追索，木尊者忽然现身，说仇人已被禁闭在前面崖洞以内，并说他此时便回南峰破庙，到了北山会场，如有人问他住处，不妨告知等语。弟子等如言寻往，果将贼婆由崖洞中擒住。适才覆命匆匆，不及详说。照此情形，分明木尊者知道师伯在此，听弟子一说，必要前往寻他，所以那等说法，既然有心相见，必还在彼，等师伯一去，定能见到了。”

晓星闻言，笑对诸、王、叶三老说道：“此老明知我辈在此，不来相见，却令我去南高峰后寻他，必有原因。三位道兄不妨先行一步，此老既已出头，我只见到，必把他约往黄山与诸位道友相见便了。”王鹿子道：“此老脾气古怪，道兄还以早去为是。”晓星道：“我和他一别多年，以前并有后约，尚须料理，屈指约期将

近，此来便许寻我践约，断不至于又作鸿飞，一面未晤，遽然远行。道兄只管放心，我和他今晚必同赶到黄山。本来此时便可起身，与三位道兄先后脚到，只为黄成老贼被擒落网，党羽甚众，偏巧朱、白两家子女，又要等候花四贼婆一同祭灵。中隔二三日，在场人多，与老逆贼通殷勤的，料也不在少数。我们行事光明正大，不加掩蔽，日内必被知悉。只管他鞭长莫及，未必敢轻犯三位道兄威严，但是老逆狂妄多年，近年无人睬他，益发夜郎自大，又恃着两个妖僧妖道，无所不为，就许出点花样，也须稍微布置呢。”

旁坐祝三立诸人闻言，方觉花、蔡二人党羽多半在场，旁观未去，晓星怎如此说法？忽听王鹿子笑答道：“道兄可知我们大师兄也来了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此行专为清理门户。黄山之行，乃陶道友多年未晤，就便往访。加以诸道兄与老秃驴尚有一段因果了断。事情又由今日北山讲理而起，老秃驴往黄山叫阵，我三人不能置身事外，故尔必须前往。门外的事我们不问，如有人寻到我们头上，虽然黄成并非本门子孙，我们为了情法两尽，并顾家法尊严，特许朱、白两家子女借用公地祭灵，黄成始得苟延三日活命，否则此时早已杀以报仇，何致有什差池？祭灵以前如有人作梗，便是寻我四人为敌，以尔戈来，以我矛往，来者俱以敌人相视，任是何等人物，说不得只好多留尘世些日，与他分个存亡高下，不到河干鱼尽不会罢手了。”

众人闻言，方始领会晓星取瑟而歌的用意。旁观花、蔡两党中人闻言，俱觉三老已是万分难惹，何况还有一位极厉害的人物暗中主持，尚未出面。就把多有力的能手约请到此，也无法挽救花四姑的性命，并还与这几位煞星结下仇怨，救人不成，徒惹杀身之祸，不禁相顾骇然。晓星又道：“既然如此，我略微交派他们，即时往南高峰去便了。”

诸、王、叶三人随即起立，向晓星、三立等三四人把手一举，

道声："黄山再见。"诸平为首，把手一挥，满台光华乱闪，人便无踪，微闻破空之声，瞬息即杳。敌我双方的丐党后辈纷纷礼拜，恭送不迭。

随三老同来诸异丐，除奉命已去者外，尚剩两人。花四姑知是留来处分彼事并作监刑的，先向二人叩问了两句，随后向两旁同党举手凄然道："老妇犯了家规大法，理合受死。只是事前无知，有劳南北各省诸位老少英雄来此助我。不料罪深孽重，竟将本门三位祖师与诸老前人惊动到此，以致接待不周，未能终局，皆是老妇昏愦糊涂、不明利害善恶之过，诸位现已耳闻目睹。幸蒙祖师恩准，顾全友谊，命按客礼相送，诸位行李俱在舍下，适已命人前往取来，并略备微仪奉赠，请诸位好友、各路英雄笑纳，多多原谅老乞婆不得已的苦衷。盛意隆情，来生再为补报，不必说了。只是一节，今日之事，诸位不是本门中人，想多不知道本门法令严厉，今当生离死别。我知诸位多是血性男子、侠义英雄，有几句紧要的话不能不说，以免激于义愤，日内闹出事来，误人误己。老乞婆以前虽有乞丐之名，实是白云教下嫡系子孙，其只在初拜先师门下时行乞了两年零三个月，乃是家规如此。休说寻常乞丐，便丐仙吕瑄也非本门中人。因本门祖师仙去，传与适才先走的王、叶二位祖师以后，不久也同入山修道，将南北分成两个宗支，传与各代老前人，继为宗主。数十年前，南支宗主又复入山，继位前人，御下宽容。同辈中有几位老前人，如先师和蔡海金的先师诸位，虽然收下传衣钵的弟子，并未按照家规行事。后人于是逐渐放肆，忘了本来。因是年数已久，只管川、湘、广、浙的大帮首均是嫡系子孙，全都忘本，横行为恶，以致今日二位祖师和一位同道祖师出山重整家规。别的机密，老乞婆也不敢妄自对人泄露，总之，本门法令如山，二位祖师已是神仙一流，徒子徒孙遍于天下，本门的事更不许外人过问。老乞婆自身恶贯满盈，

该当受罪，百死不怨。诸位此去千万不可顾我，设法营救，也不可向人传说，或是另约能人解救。诸位须知，今日安然无事，尚是二位祖师格外恩宽，否则也是共难。如不听话，休说分手以后有什举动，语言稍微失检，就许有什不测之忧。只西天目公地行刑时略微生事，不特出手的人决无幸免，连老乞婆和这三个过继孽子、一些亲属旧人，也必连带受害无疑。稍可方便。老乞婆明知以前行为过于阴毒，现在落在仇家子孙手内，所受刑辱，不定如何惨痛！就说不能逃免，预先寻死，不过略一举手便可了账。谁不愿意保全名望求生？如何求生不得，连求速死少受一点罪孽俱所不能？惟有俯首听命，到日自往公地，听凭仇人割宰作践，不敢丝毫违逆。是否厉害，就可想而知了。先走的人尚有不少，也望将此言转告。前途保重，恕不远送了。”

这时，一干有本领而与主人无什深交的，自从把守谷口的三蒙面客一撤，俱觉久留无味，略待了一会，便相继溜走。东台蔡党，除洛阳三杰等少数人先走，到了谷口，吃三蒙面客一拦，双方刚要动手，神乞车卫便奉命赶来，劝阻放行，余人有的先走，有的混上主台还欲相机行事，继见情势愈非，也各暗中悲哭溜去。所留的，只是几个和主人交亲至近和一些本领中常之辈，这类江湖上人多讲义气过节，一见对头太强，主人身膺惨戮，临了，本人还说出这一套话来，知道此事已无可挽救，空有血气之勇，爱莫能助，如何腆颜再取人的程仪？主人又交代在前：台上尚有不少强敌，连句错话都不能说。有心交代几句场面话都有顾忌，只得负愧强忍，各自说道：“既是贵教家法，我等外人如何敢于参与？请自放心，一切遵命，程仪厚意却不便领。爱莫能助。主人想还有事，就此告辞吧。”

花四姑知众人决不好意思收礼，也不再勉强，只把手一拱，送客起身。行李俱在台下，各系名牌为记，与程仪放在一起。众人

有的还取了行李才走，有那气性大、交情深的，连行李都没有要，下台以后，把牙一咬便自走去。

另一面，晓星暗中派了数人监防老贼黄成，就在花家囚禁，另外密令祝三立暗中防范。布置停当，自带黑摩勒、江明、童兴、蒲青、蒲红五人先走，邢飞鼠也陪了自己人同行回船请宴。极大一场群殴惨斗，就此结束。

众人去后，花四姑先向自己徒党从容晓谕一番，并把监刑老丐和押送黄成的卞莫邪诸人请入后园，盛筵相款，直如没事人一般。席散，天已半夜，才自回房，和苗氏弟兄相抱痛哭一场，安排后事，准备到日去往西天目公地领刑不提。

第二一回

明月照禅关　千尺高林腾蛇影
遥空驰雪羽　一声长啸落胎仙

且说司空晓星带了黑摩勒、江明、童兴、蒲青、蒲红等五人往南高峰后去，走到路上，晓星笑问："你们可知我带你五人同行的心意么?"黑摩勒道："以前我听先恩师说，木尊者性情孤僻，独对小孩怜爱，弟子等五人年都不大，也许得他老人家一点指教，师叔可是此意?"晓星道："你料得倒差不多。木尊者本是个有至性的豪杰，生平连我共只四五个知己之交。他那性情孤僻，落落寡合，原是有激而然，并非本来面目。未出家前，也曾致身富贵，负有盛名。只为一桩大拂逆的事，又值先朝历数将终，人力难挽天心，举目尽是令人愤慨之事，由此看破世情，出家修道。他说：'天下滔滔，俱是此辈。除了幼童婴儿、入世不深的，十九丧心病狂之辈。'所以自来便爱婴童。现虽成了剑仙神僧一流，早年愤世嫉俗、孤高好胜的积习依然尚在。他那高的法力剑术，暂时未证上乘功果，一半为了一桩旧约未践，一半便由于此。他岩居野处，宛如孤云自飞，向无定所。每到一处清修三数年，必要出来混迹人间，管些闲事，修积一些善功。我与他别已多年，人虽未见，所行的事却多知晓。去年我在鸳湖遇一旧友，说他在大庾岭神龙涧

壁中间，发现唐初地仙陶寒涞修道的洞府，内洞遗蜕前面有一部《古大南经》、一个锦囊，中有遗柬，上写木尊者原是他的同道至友，兵解以前，曾将平生所炼法宝二十六件交他代为保存，以备转劫取用。不料木尊者再世误入旁门，昧了夙因，未得来取，而他本人又值闭洞虔修仙业，不能下山，直到道成尸解前数日，想起故友之托，静参未来因果，才算出木尊者虽然误入迷途，夙世根基极厚，将来仍有反本还原之日。由此起历劫多生，要到明末方始入道，到了时候仍要寻上门来，只是人已改投佛家，不在三清教下。为此算明年时，留此一柬，将藏宝之处以及取法详为注明，末后并劝木尊者，说他为应故人之托，虽将原璧归赵，但还二十六件法宝，十九是初学道人防身御敌之物，以木尊者此时法力，已用不着，最好分赠后辈修道之士等语。木尊者照柬上所说寻到法宝，再用法力将洞府重行封闭以后，不时访查有根行的后辈，如言分赠，大约现在还存有一半多带在身旁。你们小弟兄五人，多是中人以上的根骨禀赋，年纪又轻，此老见了必定期爱，所以我想带去试试，就便随往黄山见识一回，岂不是好？”

黑摩勒道：“那自然好。只是葛老师原定携带弟子回去练那内功，现在又拜了秦岭娄老师，葛老师脾气已未必喜欢，适才他和老刺猬离开擂台去往无人之处交手，弟子不曾往看，不知胜负，此时去往北峰还可赶回，如往黄山，不告而去，定要不快。还有老刺猬性情古怪，人却正直侠气，弟子昨晚今朝虽然连用反间之计，并苦劝他休为贼婆效死。他连日又见贼婆尊敬一伙妖人，对他冷淡，有点灰心。到底他和贼婆多年至交，人又好强尚义，是否固执成见还不一定。此老休说师叔想保全他，便弟子也不愿他死。葛师父心狠手辣，两下都是不肯容情，久不见二人回来，必在苦斗。此老不如葛师父灵巧，必为所败。北峰离此不远，弟子很想先去看看，就便和葛师父说去黄山的事，再赶往南峰去寻师叔、拜见

木尊者如何?”

晓星道:“你说晚了。我们不愿杀死查洪,一半固为了他素少罪恶,人有可取之处,最主要的还是看在他侄儿的份上,详情此时无暇细说,此事已早安排。你那葛师本心也不想伤他,故此将他引走,就为的是将他绊住,免得目睹老乞婆遭报应劫,勾动旧情发疯。他二人本领差不多,只老葛诡计多端,占了一分胜算,为保全双方体面,已另有人解围,此时已然赶往。老查气盛,易受激将,就不为你良言所动,也必中计,决不至于当时舍命。尤其回去以后,老乞婆自知孽重难免,定守本门规矩,见他必有一番解劝,除托以后事,并请照顾孽子外,也决不容他舍身报友。你这存心,设想颇好,前往查看一回,就便告知老葛,随我同往黄山原可,只是木尊者虽在等我,他那性情,说走就走。此行为想领教,得他一件宝物,黄山诸友又在催行,你去晚了,人如已走,莫要后悔。”黑摩勒笑道:“既已拜师,便不能背,物各有主,莫非数定,弟子后悔作什?”晓星不禁暗赞,笑道:“既能如此,你就走吧。见了葛师,如还在打,无须再管老查,话说完了就来。我算计黄山之事不是一二日可了,南峰如我和木尊者不在,以你脚程,顺山路赶去,明日当可到达,不妨随后赶去便了。”

黑摩勒闻言应诺,刚要转身,江明、童兴同声说道:“我陪你一路,同去同回,要有好处,全有;要没有,全没有。”晓星也不拦阻。这一来,蒲氏弟兄也要同往。晓星却道:“何必都走?与其这样,还不如连我也去呢。”蒲氏弟兄只得罢了。葛、查二人拼斗之处,原在谷口外西崖幽僻之地,相隔会场颇远,事前早有预计,当地恰是去南峰与西崖的三叉口上。西崖较远,约当南峰的二倍。众人原是边说边走。黑摩勒劝阻江、童二人不听,随向晓星、二蒲分手,飞步往西崖赶去。

三人脚程本极迅速,一会便可到达。满拟往返数十里山路,只

见葛鹰，说几句话便走，不会多耽延时刻。晓星和木尊者久别重逢，必要叙阔谈说。晓星为候三人同行，也必请其稍待，回去决可赶上。哪知到了西崖一看，静悄悄的，查、葛二人全都不在崖壁和山石地上，却留下好几处残破之迹和脚印，山石已被内功劲力踏碎，石如粉沙，深达尺许，另外还有比试武功强弱的遗痕两处。知道葛鹰为了羁绊查洪，迟延时候，上来不动手，先用文比，各试功力，末了再行对敌，双方恶斗必甚剧烈。此时不在，想已经人解劝，各自走开。依了江明，葛鹰不回邢飞鼠船上，必回白雁峰，不会回转花家。两处相隔均远，不如且到南峰见了晓星、木尊者，再作计较。黑摩勒人虽好胜，疾恶手狠，性情极厚，自受查洪垂青，化敌为友，无形中便成了忘年之交，既担心他的生死安危，又想黄山之行，往返须时。葛师曾令事完相随同行，不应不告而去，意欲先回花家看过查洪，问明师父去处，再往寻找。反正赶不上晓星，索性放从容些。寻到查、葛二人以后，如不就便，连南峰均无须去，径往黄山相见也是一样。江明本心是想早回见师，随木尊者、晓星同行要快得多，不为贪得宝物，见黑摩勒执意先寻查、葛二人，未便力阻，只得罢了。

童兴一惟黑摩勒之言是从，更无话说。于是三人重返花家，刚到中途，便遇见金线阿泉，言说受了祝三立之托，去往一娘故居掘取埋藏的遗像，以备后日西天目祭灵之用。及问查洪，并未回转花家。适才却有一位姓于的老前辈来与一娘母女相见。去后，一娘说："查、葛二人到了西崖无人之处，先用各种内外功夫互相文比。二人功力原本不相上下，只是葛老前辈智计甚多，自然取巧，占了一点上风。末后二人动手，葛老前辈边打边说这里的事，自己如何用计将他们调开，又说花四贼婆如何可恶，此举乃司空老人与诸长老之意，志在保全，不令玉石俱焚。老查始而大怒，有心赶回，无如有约在先，不分胜败脱身不得，双方打得甚是激烈。

后来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搔着老查的短处，心已感动，气仍不输，一口咬定花家之事不问管与不管，均非取了葛老前辈的命不可。直到于老前辈赶到，和葛老前辈暗用圈套，才使老查消了气，结局并且打成相交。于老前辈便告以这里事完，诸位祖师前人驾到，当众清理门户，贼婆贼党分别遭了恶报。老查毕竟年老有识见，深知本门法令森严，就有多大的本领也救她不了，并且贼婆本人也决不敢受人的助，料无挽救，回来见了，想起旧情徒自难受，经于、葛二位一劝，叹了口气，便随葛老前辈一同走了。行时托带口信，说他日内要往兰溪寻人，有点小事，此时寻他不着，令黑摩勒十日后再往白雁峰寻他，一同起身回去。”

黑摩勒闻言大喜，笑对童、江二人道：“幸而来此一行，否则江船上寻他不到，还须往白雁峰去。如今少去好些冤枉路，共总耽延不多时候，司空师叔、木尊者多半还在南峰等我们未走，也许还赶得上呢。”说罢，匆匆别了阿泉等，一同加急往南峰赶去。及至寻到那座破庙一看，晓星、木尊者和蒲氏弟兄已然不在。庙墙上留有字迹，大意是说：晓星刚到庙前，便接王鹿子的飞剑传书，说是行抵黄山，还未到达地头，便见始信峰上烟光弥漫，文笔峰顶妖云邪雾浓晕更甚。看出敌势猖獗，内中添了能手。因知秦岭三老性情，素不喜向人求助，为此在未晤面以前飞书驰告，谓晓星务必约了木尊者一同前往。一面木尊者早已料到此事，只为等候晓星到来同行，故未起身。令黑、江、童三人看罢将字刮去，往否任便。如欲前往，到了黄山，不可直赴峰后，速去天池涧，那里有一洞穴可通始信峰洞内，江明知道。当令守山灵猿在彼守候，以灵符接引，去至峰顶。黑摩勒新得宝剑乃是神物至宝，易启外人觊觎，虽精武功，又拜名师，得了高明人的传授指点，尚未如法精习，仅能按照寻常刀剑使用，遇上会邪法飞剑的妖人便非其敌，尤须格外留意，免致失落。再夺回来便费手脚。

黑、江、童三人看完大意，知道来晚了一步，黄山正邪双方斗法斗剑必在热闹头上。少年喜事，这等火炽场面，既可拜识许多有名人物，又开眼界，增长学识。平日寻都寻不到，难得遇上，自然心急赶往，匆匆略微计议途径，将墙上字迹铲去，立由当地起身。因从花家走出之前，曾和卞莫邪约定，第三日在西天目公地相见，并看朱、白两家子女报仇，设位祭灵。后被晓星匆匆引走，未得再谈此事，适才回去又未遇着。二人虽是初交，甚为投契，断定此去黄山，三日之内决赶不回，想另订一日后相见时地。好在绕路无多，意欲顺道绕往江船，托邢飞鼠与卞莫邪代为致意，并告后约。于是三人先往金华江边，和邢飞鼠说了前事，然后改走山路，往黄山进发。

三人脚程俱快，加以心急前进，不肯在路上歇息，一口气便走了二三百里的路程。正在各试轻身功夫加急前行之际，童兴忽然失声道："我们只顾赶路，也忘了备办食粮。这条路我虽没走过，听师父师叔们说，一出浙江省境，再走不远，走入兵书峡山境，前行尽是山僻险阻之区，连个樵径都没有。住是无妨，我们哪里找吃的去呢？现在天又快要黑了，黑哥哥还不快想法子！"

黑摩勒笑道："就你一人怕饿。凭我们，一天半日不进饮食，有什相干？山里头可吃的东西不有的是么？你肚皮饿了，随时随地和我一说，包你找到，决饿不了你就是。"江明笑道："兴弟不比我们从小在山中长大，吃惯山粮，真到没有时，连草根树叶都可充饥。你没听说，凌、彭、康三侠俱都海量，讲究饮食么？兴弟从小虽随师父隐居山中小庙，但是地邻闽、浙驿路要道，什么好吃的都买得到，向来没过清苦日子。见前途无处觅食，怎不动念呢？"童兴笑道："我不过想起师父师叔的话，随便一提，下文还没说哩，两位哥哥说得我这等糟法！"江明答道："这也不算说你不好。你年纪本来还小，门道修为不同。我们日后还要练习辟

谷，永绝烟火呢。怎能一概而论？”黑摩勒也道：“此言有理，兴弟还有什话未说？”

童兴道：“记得师父那日和我说，因和一好友同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住了三日，候到天晴，才遂了游愿。原定由汤口正路出山，还想绕往南京、扬州两处访友。本来无什急事，没打算抄这条近路。偶由接引松畔走过，见有两个道士在左近大石上闲谈，无意中说到兵书峡幽谷之中，不知从何处来一怪蟒和一独脚虎面、半禽半兽的怪物，每日守定一株大树，无早无夜恶斗不休。师父过去一盘问，觉那怪兽颇似十年前北天山穿云顶狄师爷爷所养金眼神狒大金和爪下之负伤遁逃的奇兽香都。

“这东西和山魈情景好些相似，灵巧异常，力大无穷。生就一只独腿和八趾利爪，虎面人头，额有四眼，通体绿毛如黛，其硬如针，颜色甚是鲜明。两片强硬如铁的双翼紧护宽肩，翼下暗藏两掌，指爪又长又坚锐，能握兵器应敌，长却不及二尺，爪舒开来有蒲扇般大小，厉害已极。此怪最喜闻香和抓吃蛇蟒毒虫的脑子，肚脐甚深，可容升许，内藏异香。母的还孕有香珠，比麝香还要馨烈十倍。那香珠更是无价奇珍，修道人如得了去，能有极大妙用。每当月白风清之夜，它便将香珠徐徐放出，只那肚脐眼微开合间，百里以内立成香园。可是山中花草最忌此香味，无论多繁茂的花草，经它放香一两次，便会枯死。性情极暴，但除蛇蟒毒虫外，如不触犯它忌怒，并不一定好杀生物。只那脐眼爱护如命。遇上时，不朝它肚脐眼看，侧脸避开，便可躲过。否则无论是人是兽，不知此忌，休说对此注目，便无心中看上一眼，或是已然看到，觉出不妙，不自镇静，故作未见，把目光转向别处，从容往侧闪走，以求万一得活之路，此怪定然不容。它虽是独脚，一跃二三十丈，远近由心，又准又急，目力更强，到了情急暴怒，与敌拼命时节，先是那轻不使用的双翼微微张开，用两爪抓石向

敌猛击，石发如雨。这个已无异于百发百中，再追不上或击而未中，两片阔翼立即全展开来，连纵带飞扑，疾逾飞鸟，不把仇敌抓死不止，对方简直万无活路了。大金那么厉害的通灵神兽，因遇上时，二金和师爷爷师叔们未在，只有一位小师叔在侧，居然被它逃走。事后师爷爷知道，因未得生擒，甚是可惜。召集门人，把北天山方圆千百里地面全都搜到，也未寻着。这东西的猛恶机智，可想而知。

“师父因听香都在峡中出现，又与大蟒日夜恶斗，断定树底下或是附近必还藏有珍物，便舍了原议，立与友人赶往，这才走了此路。沿途荒凉险峻自不必说，及至赶到兵书峡中一看，香都不见，只有一条大蟒尸身横屈地上，大树已倒。初意以为那怪已将蟒杀死，掘了树根底下埋藏的灵药或是宝物之类，方始逃去。再细查看蟒身，还有一段缠在断树干上，似为刀剑所斩。断尾上鳞甲被利爪抓落了好些片。树上另有两处爪印，陷入甚深，上面却粘有不少香都的碎毛。看神气，似是先将怪兽香都缠住，两下正在拼死相持，忽又来了两个敌人，一个在前面和它斗，一个乘其上身前蹿扑那敌人之际，绕向树后，用剑将那缠绕树上的小半截蟒身一下斩断。那蟒当时负痛，往前蹿出老远，记恨身后仇人，重又回头来咬。不料身前敌人也乘隙下手，两下夹攻，用刀剑将蟒首齐中劈裂，然后再借香都神力，将树连根扳倒，取走下面灵药异宝。那蟒首坚逾精钢，便是身上皮鳞也十分坚韧，不是寻常刀剑所能砍入。

“这两人所用纵非飞剑，也是削铁如泥的利器。还有那么猛恶的怪兽，竟会听他驱遣。不特是两个有本领的异人，对于此怪来历和那腹中香珠的妙用必所深悉。不过对方既知除蟒，又将此怪降服带走，这等毒物不加掩埋，任其腐烂谷中，就说当地荒僻，素少人迹，附近生灵也必贻害。还有左侧溪谷甚多，到了春夏之交

山洪暴发，将腐蟒毒血污脓顺着流水带往有人烟的所在，为祸岂非更烈？似此粗忽行径，又不像是正人君子。因拿不定两人邪正，意欲埋了死蟒，跟踪查访对方来历下落。蟒身长大，为免后患，埋起来也颇费手脚。刚掩埋得差不多，忽然跑来两个小孩，似是一兄一妹，年纪和我差不多。各人背插三柄短叉，穿着一身粗葛布的短衣，手还分拿着一柄大得出奇的铁钉耙和一把大人用的铁铲，脚底飞快，看那意思，好似为那大蟒尸身而来。及至临近，见师父和米师叔二人蟒快埋完，便远远站定旁观，也不上前。

“师父见他们不似寻常山家小孩，过去问他们来历，怎会知道这里有蟒？只是微笑不答，连问几次，女孩说她住家离此甚近，家有大人，但是脾气不好，不许生人上门，如有话说，却可寻来，请师父等在那里。说完，便往南方山谷中走去。师父先未疑心小孩说假话，又借得有她的钉耙在手，以为必要回转。哪知等了好大一会，不见人来。照她所走的途径寻去，竟是一条长满荆棘杂草的死谷，并无出路。还当那人隐居崖洞里面，再一搜查，在危崖石壁上，发现小孩扯落的藤蔓和苔藓上留下的手脚印迹，才知上当。小孩竟是不愿人到她家去，故意往南方走，到了无路之处，再攀援崖壁，由崖顶偷偷绕了回去。照那行径，她家大人必是一个高人奇士，那蟒多半是她除去。就这两小兄妹的一身功夫，也是少有。不知她踪迹何以如此隐秘，不愿见人。依了师父，人家既不喜见生人，何必强与相见？米师叔却说：‘小孩气人，不见无妨，如何骗人？并且我们要还她铁耙，也非面交本人不可。’师父劝她不听，只得又在峡左近找了个遍，依然不见一点形迹。有时得到一点线索，等跟踪寻去，却是小孩故布的疑阵。

“米师叔气得没法，所持铁耙太大累赘，便把它挂向一个隐秘的高树枝上，准备寻到人后再取。走出没多远，师父耳灵，听出来路风声有异，忙即回看，铁耙已被人取走。凭高四望，下面极

轩敞的山径，竟无小孩人影，树底下石头上却压着一张纸条。拾起一看，上写：'主人避地此山已有多年，兵书峡古树之下有一本千年何首乌，已然修成形体，日常出游。去年正要设法取它，因应旧友之招，往游峨眉。上月归来，树下忽有一毒蟒盘踞。此蟒也是通灵恶物，为了觊觎灵药而来。尚幸首乌机智，逃遁神速，未被吞食，形势已是危急万分。自己当初原想这等与人无害的千年灵物，修到人形煞非容易，为了长生益寿，将它害死，不特自私太甚，非修道人所宜，并还造孽，于心不忍。本意不为服食，只为这类成形灵药易启妖邪怪物觊觎吞噬，生根深山荒峡之中，初成形体，又喜出游炫弄，年时久了必难保全。想效法峨眉芝仙故事，将其移往自居洞内加以护持，或送往仙山灵域，托有道高人保养，助其成道，以备异日如有救人急需，再与好语商说，求取一点灵液，起死回生，不特首乌可以无伤，并可永为异日救人之用，彼此均受其福。哪知这类初成形的灵物胆小多疑，始而见人便即远窜，遁入土内埋头不出。等寻到它的根穴，百计守伺堵截，再四婉言劝诫，终以安土不愿重迁，对于人言也是将信将疑，虽不似以前望影惊逃，有时遇上危难之事，还自上门求助，事完也知叩谢。只稍提移植之事，便即避匿不见。后来双方处得日久，已有情分。首乌看出决无害它之意，心方有点活动。自己也打算再如不听便即强行移植。忽值远行，耽延至今，竟被毒蟒把住。当时便想将蟒杀死，无如此蟒内丹已成，猛恶非常，性更灵慧，身子已能变化，大小由心，除它时稍一不慎，被其遁往别处。避世之人不便远出追踪，难保不致遗害。仗有灵药为饵，此蟒决不舍走；首乌又藏身在自己给它留下的树穴之内，四处设有奇门木土之禁，外邪不能侵入，当初原防自己去后万一有什毒物猛兽害它而设，此时恰好用上。毒蟒只管日夕守伺，百计诱引，首乌终是深藏不出。急切间料还无碍，便作缓图。过不两天，两小儿女偶

往峡中探看，见一异兽与蟒恶斗方酣。看出厉害，不比常物，奔回报知。赶往一看，双方势均力敌，打得甚是激烈。尤妙是那蟒内丹虽毒，异兽腹有异香，竟能抵御。先欲坐观成败，待其两毙，连候了多日，蛇、兽均仍健斗未衰。三日前，峨眉旧友江南有事，便道来访，同往观斗，才知异兽乃是香都，因和蟒斗久，腹中灵香已然损耗大半。蟒因年久，功力深厚，却无所伤。除它虽是容易，但那香都性野，猛恶难驯，又是有用之物，如欲生致，非等其疲敝欲死之际向其市恩加以解救不能如意，为此又候了一日。昨早香都情急暴怒，犯着奇险与敌拼命，一时疏忽，吃蟒缠住不放，双方拼死相持。香都力竭势穷，眼看危急，方与友人上前，同时下手，前后夹攻，将毒蟒杀死，救了香都性命，将其收服。因那友人已为此事多耽延了两日，事完便带香都起身。自己又有点事，峡中地僻，素无人踪，所以掩埋稍迟。适命小儿女往埋蟒尸，归说已有二人在彼掩埋将完，并有宠临之意。荒山穷谷，佳客惠临自是欣慰，无如衰朽余生，穷谷幽居，尚有难言之隐，以二公为人，异日自能相见，今尚非时。铁耙无用，已命小女取还。相见一节请俟异日，不已之衍，尚乞鉴谅。’

“师父说那人口气是个老头，笔迹却秀，像是女人所写。人家既不愿见，话又谦和，只得罢了。事后越想越奇怪，曾和几位交厚的师叔谈过三四回，都没测透那人是什来历。上次我和黑哥哥见面，也忘了说，分手以后，便随师父和凌、康二位师叔同往颜尚德师叔家中小住。第二日颜师叔备酒款待，会到一位姓陈的老前辈。颜师叔偶谈此事，陈老前辈初会面时本已答应颜师叔在他家住上十天半月再走，及至听完前事，盘问了几句，席散忽然推说有一要事忘了办，坚辞要走。问他何事，也未详说。众人俱知此老性情，未再强留。走后，康师叔因他听话时十分留意，忽然想起此老以前经历和生平两个骨肉患难之交。众人方始恍然大

悟。”

童兴还待往下说时，黑摩勒忽然想起一事，忙插口道：“兴弟你先等一等说。那陈老先生，可是昔年用双拐斗八英的懒居士陈微么?”童兴点了点头。黑摩勒看了江明一眼，又朝童兴使了个眼色，接口说道：“照此一说，那兵书峡中隐居的老人，必是他平生好友之一了。”童兴见黑摩勒使眼色，想起日前师父所说之言，也自省悟此话不能明告江明，便答道：“正是。师父师叔们都想前往访看，继一想，那老人不愿相见，也许不到时候，又有别的约会，议定从缓。日前带我往花家赴会时，路上和我说，北山讲理事完，师父师叔们便要入川访友，此行往返日期颇久，如不愿往，自回那破庙，或随同辈小弟兄们在外历练也可。我本不知黑哥哥要随葛老前辈回去，便说愿和黑哥哥一起。师父允了，随又说起黑哥哥常随司空师伯来往江南诸省，见时可背人告知前事。如若得便，路过兵书峡，可在附近查访那老少三人的踪迹，看看是否所料的人。如未料错，有司空师伯一路，自有道理，不必说了。如单是我，和黑哥哥会见此老，表面仍作无心，速寻司空师伯，或是赶往黄山与陶师伯报信，越快越好。现在我们要由那里经过，正可就便寻走，而那一带地方山险穷苦，除非寻到老少三人，便山粮也难得到。为此我想，前途如有人家村镇，买上一点吃的带去。”

黑摩勒道：“你早不说，现已夜间，前路又极荒凉，就能遇上一二山家，想必又是苦人。现成食物只恐难得。”江明道：“这个无妨，记得师兄申林和我说过，兵书峡西面十来里山腰松林以内有一大庙，他曾往借过一次宿，庙中和尚似颇富足。我们也无须再买吃的，索性加点劲，稍微绕路，赶到庙里吃他一顿，吃完就走。好歹明日午前后也到黄山了。但是你和黑哥哥都打着哑谜，我却不晓得。说了一阵，到底峡中老少三人是什姓名来历，怎不明说呢?”

童兴闻言，方一沉吟。黑摩勒知道江明机智，恐童兴走口，忙插口道："此老姓唐，如若彭师叔料得不差，也许是位女异人，那两小兄妹就不知道了。现在还拿不定，反正还要寻上门去。说起此事太长，此时急于赶路，且等寻见人后，黄山回来再说吧。"童兴终是年幼口软，接口道："黑哥哥说得对，便是师父，也没和我细说此老来历名姓哩。"

江明听他前后语气不大相符，越发生疑，心念一动，忽然想起上次乃姊江小妹托黑摩勒转向丐仙索取昔年代人借去的一件皮衣，言词吞吐，似有隐情。事后曾向黑摩勒再三盘诘，均未言明。后来自己假装生气，说他不诚不信，没有朋友义气，逼得急了，才答以并非有意瞒哄，只为此事关系重大，尚不到明说时候，说了反而有害。并说彼此情同手足，以后急难相扶，安危与共，你事即我事，任他天大的乱子、鬼怪一般的仇敌，只到时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此时须以老母为念，不可造次，致贻亲忧等语。话极诚挚，情知那件皮衣不问是否宝物，必与自己家世有关。内中还有一个极强力的对头。黑摩勒因受姊氏重托，恐自己年幼无知，得知仇人，俱都坚不吐实。黑摩勒性情坚毅，既然如此坚决，再问也是无用，只有暗中留意访查，想由别处探出因由，再行挤他吐口，便未再追问。日前黑摩勒与丐仙师徒相见，对那皮衣必有话说。偏生自己又不在身侧，两次探询，仅答以不久即可取回，并无下文。自己虽然力说：就知道对方是个杀父之仇，也必听命母姊，与诸位师长好友而行，决不轻易犯险，作那无益之举。黑摩勒仍是固执不允，末了反被数说一顿。闷到如今，始终疑虑，每一想起，心便发酸。今日童兴正说峡中老人来历，黑摩勒忽然插口拦阻，语多支吾，那人恰又与借衣人同姓，看情景，明又于己有关。黑摩勒口紧，童兴年纪最小，比较容易套问，此时如再追诘，反更难吐，莫如欲取姑与，故作未觉，等有空隙，独向童兴

探询。到了兵书峡，寻见那老少三人，再留心查听，许能寻出线索也未可知。主意打定，便不再问。

黑摩勒何等心灵，见他面色阴晴不定，早料出他的心意，暗中又是赞美又是好笑，当时也不给他叫破。童兴原听师长说过江明姊弟身世，这时深知失言，便不再开口。三人各有各的心意，俱无话说，一味朝前闷走，脚程越发加快。适才边说边走，本已跑了不少的路，跟着再一赶，不觉走出老远。

正走之间，江明忽然遥指前面说道："谁走过这条路么？申师兄说，离兵书峡不远，西方有一笔立高峰突起乱山之中，形如一柄大伞盖，那庙便在峰南三里大山坡上松林以内，极容易认。我看前面山形均与相符，莫说快到了吧？"

黑摩勒道："由浙江去黄山，我去过好几次，但是，每次都是随了师长前辈同行，起身之处不同，所取道路也不一样，有两次还是空中飞行。彼时年纪又小，不曾留意。只去年有一次，独自往文殊院代司空叔与人送信，是由这条路经过。先并不知那里是兵书峡，还是归途听人说起兵书峡这条路要近好几百里，只是险阻荒凉，四无人踪，毒虫猛兽甚多，恐我到了环螺口把路走错，误走峡中，无地食宿等语。说话的是个老和尚，人甚絮叨，总嫌我年幼胆大。我口中答应，却未照办，回时想抄点近，自恃身轻，故意取道兵书峡。行近环螺口外横岭，兵书峡已然在望，忽然遇上三虎一豹，吃我连杀两虎一豹。一只大虎负了镖伤逃走，我仍穷追不舍。后来追进一个山洞里去，因那虎吼得奇怪，我恐里面还有同类，在洞外稍微一停，就便歇息。忽然觉出洞中虎啸之声甚远，好似深极。

"正待入探，忽由洞内跑出两个山童，大的一个年约十七八岁，小的不过十四五岁，见面便问我怎会到此。我把杀虎之事一说，小的一个立时大怒，说：'那虎并不伤生，为何无故杀害？'话未说

完，跟着动手。先以为山中村童有什本领，还想给他一点教训。哪知手法精奇，竟是得有高明传授。打了一阵，未分胜败，又换大的一个。虽不两打一，却也够受。何况我先前独斗三虎一豹，又急追了二三十里路，耗去不少气力。敌人是生力军，又是车轮战法，我连缓气的工夫都没有，时候久了自然吃亏。退又不甘心。正在忿怒大骂，忽听洞内有人发话，说：‘徒儿们不许这等取巧，由他去吧。’我听那口音，甚是耳熟，怒火头上也未留意。只和敌人说了几句气话，定准我回浙江覆命回来，必寻对头兄弟二人单打独斗，分作两天，决一胜负存亡。本心以为这两兄弟那等蛮野，必不输口。哪知我说我的，他只嘻皮笑脸，油腔滑调。由一上手，连问几次姓名和师长是谁，也无回答。等我把话说完，忽然一同向我认错赔礼，说我本领实比他们高，只为走了长路，和虎豹斗久力乏，他弟兄又用车轮战法取巧，才得勉强打个平手。如凭真实本领，决非我敌。并说他二人住家离那洞尚远，双方无仇本无怨，所争不过一口闲气，现在便甘拜下风，请我就此宽容，不必二次枉驾登门。既免来了寻他不到，徒劳跋涉，又免家中尊长知道，怪他弟兄在外惹事，受责不起。我吃他闹得又好气又好笑，无可奈何，想再盘问姓名根脚时，忽又对使了个眼色，说了两句‘多多原谅，恕不远送’的话，把手一拱，一东一北，分头往洞侧危崖和涧壁上，攀着藤萝，援壁跑去，身法又快又熟，好似日常精练。以我所练轻功，如在平日，自信也还勉强能够追上。偏是斗久力乏，路又没有他熟，知道决追不上。

“正要起身，想起洞中发话人的口音，极似昨晚文殊院后茅棚中打坐的老和尚，虽然今日起身时他正坐禅入定，又曾听司空叔说，此人虽是有道高僧，但并不会武功，再看昨日相见神情言动，也决不是一个武家。就说内家好手，常人难于识透，我年纪虽轻，从小便得师传，又有司空叔携带，见识了这两年，任他怎么深藏

不露也看得出。就算真未看出，他嫌我自负，说话不检点，想法给我一点苦吃。一则这位老和尚的道行甚高，佛家戒打诳语，并戒嗔怒，再说他又是司空叔的好友，我有不是，尽可当面教训，无须弄此狡狯；二则打了一阵，我并未输，对头还落个两打一，末了自甘服输，于我无伤，不能算是挫折。怎么想，也不应是老和尚暗中赶来，偏巧口音又那等相似，令人可疑。还有那两兄弟说话时神情，好些不实不尽。我明见虎逃入洞，他二人由洞走出，却说住家离洞尚远。走时又分道急驰，明是防我尾追。那虎和发话人也始终不曾走出。越想越怪走进洞去一看，洞并不大，深也只得十多丈，中间一段钟乳怪石甚多，后半却是整面石壁。休说出口，连个缝隙俱无。可是人和那虎全无踪影。怎么细心查找，也查不出他的通路。我和两山童打时，并未见他走出，真似遇见鬼怪一样。回顾天色将晚，急于赶路，只得退出。因为追虎，把往兵书峡的路走岔，上了正路一看，再绕回去，要多翻好些险路，并近不了多少。

“由昔日走过的旧路回赶，见了司空叔，覆命之后，谈起此行经过，才知洞中老人乃老和尚的同姓孪生兄弟，只是一僧一道，性情也大不相同，古怪已极。那两儿童，不是他的徒儿，便是他的徒孙。此老昔年出了名的手辣心狠，人犯了他的一草一木，决不轻饶。那虎必是他师徒所养，照初斗时，我因杀了二虎一豹，处境颇险，居然不打不罚，从容命二山童自退，不是见我年幼生了爱惜，便是看出我武功是先恩师和司空叔的传授所致。此老向例不重情面，一对上敌便不问亲疏，一体待承。何况我只是见虎豹游行，恐防伤害山中行客，自恃本领，意欲斩尽杀绝，为近山居民除害。其实遇时，只小豹子对我略微吼啸发威，虎并无有伤我之意，见人反而转身欲退。是我先杀那豹，飞镖伤了一只小虎，方始激怒，合力反身扑来，其咎完全在我，看来恐还是头一层的意

思居多。不过，事完不肯现身相见，恐仍有不快之意，事尚难说。论班辈，他是我的师父，论本领，我一百个也非他的对手，只一变脸，便须忍受，这类怪人更得罪他不得。诫我以后再往黄山，切忌前往。上次探那石洞，大是犯恶，尚可说是年幼无知好奇所致。已然见过司空叔，不会不知他的来历，再如前往，便是有心冒犯，无可推诿。去了定找无趣。最好过时绕着路走，避得越远越好。虽然此老所居远在甘肃，不会长久在此，这里许是暂居，终要回去，到底小心些好。他与老和尚装束不同，貌相一样，同是黑白二眉，分列左右，双插入鬓，又细又长，极容易认。万一无心相遇，赶即向前礼拜，不可询问他的行动和上次之事，他有话问，才可以答，一句也假不得。我问此老姓名，司空叔却不肯说，和那老和尚一样，只叫我送信，称他老前辈，别的一概不知。可是日前司空叔忽向我谈起前事，令我日后如往前洞左近经过，以前的话务要记住。如遇那两山童，不问交谈与否，却要细认他们的年岁容貌，看看内中一个是否女子。认出不可说破，也不可问他们师长大人是谁。峡中道路虽未走过，却在高处望见两次，山形地势全都记得。不当我走的路，又有密林遮掩，不曾在意。明弟既然知道，好在路绕不多，赶了这远一程，到庙中稍微歇息饮食，省得沿途打采山粮，也是一样。”

说时，众人已由孤峰侧面转过，走上山坡。那山林木异常繁茂，由山脚起，密压压直到近顶之处，远望一片青苍。自顶数十丈以下，不见一点山石土地，形势也颇灵秀险峻。丘壑甚多，但为林荫所掩。不是身经近看，绝难看出它的妙处。众人因是初到，没寻到路径，只凭本领，估量着由密林中穿入。林中虬枝盘纠，密叶丛聚，便是日里，光景也极幽暗。到时，天又入夜，月光被山峰挡住，越显漆黑，路更难走。众人虽是炼就目力，这等阴晦森林，蛇虺毒虫往往窜伏其中，也不得不加点仔细。童兴首说：“路

怎如此难走？莫要叫毒蛇猛窜出来咬上两口，才冤呢！江二哥，他既有庙，难道连条上下道路都没有么？"

江明道："彼时未想到会有今日之行，也忘了问。可是听申师兄说，庙前山路甚险，林里好些地方俱难通行，如是常人，直没法上，想必是无路的了。我们又图抄近，那庙就在上面，所以照直上来，穿林而过。谁知这样难走呢！"

童兴正要答言，黑摩勒忽然侧耳一听，忙打手势止住，低语道："你听什么声音？这庙另有上下道路，主人善恶难知，林中地势险窄，前行更难。速由原路退下，觅到正路再上，看似多了跋涉，反倒快而省力。"说时，人早当先，率众退走。江、童二人边走边听，果有一种似吹竹管的异声，由林尽头处隐隐传来。声甚急迫，但在原处，不曾移动。

下时自较容易，一晃便到山脚。黑摩勒又侧耳听了听，上面吹竹之声越发猛急，只是相隔愈远，并未追来，忙先寻一僻处，立定说道："既然有庙，怎会无路可上？我先当明弟听申师兄说过，以为穿林即至，可以近些，故未留意。及见林中难走，分明素无人行。我们虽不怕什蛇兽，到底费事，方想退回觅路，便听怪声。这东西还不是什好相与，况且荒山暗林之内，怎会有此大庙？不论善恶，均非寻常人物。本来强龙不压地头蛇，我们又急于上路，本应避开，不去招惹才是。一则此庙已有多年，休看申师兄投过宿，并不能以此断定他的善恶。如是高人异士，失之交臂已是可惜。如是极恶穷凶之徒，我们难得走过，由他盘踞此间造孽无尽，不知道不说了，已然发觉，如不暗地除去，问心也实难安。二则兴弟又正腹饥思食，路也绕走了好些，临到时忽又避去，未免胆子太小。去是必去，不过，我们务要小心戒备。第一步可先把路寻到，然后由你二人前往叩门，讨点水饮。我自暗中相机行事，以免出了差错。荒山野庙，无计可施。适才怪声，现已不叫，不知

是什猛恶之物？进庙见到，它不伤人，不可出手伤它。”

江、童二人听了，正待转身欲行，忽听头上有人喊道：“你们如是到我庙中寻事的，不必上来，你们也找不到路。林中毒蛇恶虫甚多，见血准死，无药可医。可等在山坡底下，自有人来和你们交代。如是山行迷路，想寻吃住地方，我庙中倒可方便。不过来人得自量力，除由树林梢上飞过，不能绕到庙前，只好等在下面，我们也会着人送吃的去。庙门却无法走进了。如若来人自问能行，我们这庙是倒坐，门朝山开，上下道路都在山顶和山那一面。要绕过去，须爬数十里险地，也是艰难。此外只有左边竹林尽头有一危崖，对着庙的外墙，但是中隔五丈多长一条无底深沟。庙墙外面，地又极窄，黑夜之间，稍不留神，立有粉身碎骨之险。你们无力飞越，不必说了，就有此本领，也等月亮上来再过，免得送了性命，还怨主人极恶穷凶，不是好人。”

黑摩勒闻言，觉出语有机锋，底下已不闻声息，细一推详，对方话声发自山半，中隔大片密林，听去却似近在头上一样。三人适才所说的话，也似被人听去，好生奇怪。情知对方本领甚高，如无恶意还好，否则必难应付。年轻人终是气盛。黑摩勒暗忖：主客异势，彼暗我明，相隔那远，低声说话，对方尚能听见，别的必瞒不住，如照前策，定被识破，反吃讥笑，还是放大方些，给他明来。一行三人虽都年幼，武功均有独门传授，自己更有这口新得的神物利器，料不至于挫败。不到此来也就罢了，既已到了门前，如不上前，外人不知是为急于要赶往黄山，还当是被对方几句话吓退回去，太丢人！

心念一动，见江、童二人也要开口，忙把手一摆，抢口向上答道：“我弟兄三人行路过此，入了歧途，天黑路远，尚要前赶。因听人说这里有一庙宇，意欲借地稍息，并扰一点饮食。只为初到宝山，不知上下道路，正在作难，不料主人发话指点迷途。愚

弟兄厚扰已感盛情，送来实不敢当，既有途径，想必可以来往。请主人稍待，容愚弟兄登门拜访好了。”说完，也无回答。山风起处，隐闻笑声吃吃，自顶上传来。

三人俱都有气，互看了一眼，更不多言，径照所说，往坡右绕去。果有大片竹林，竹粗尺许，甚是繁茂。月光被附近峰崖挡住，阴黑异常。黑摩勒因一行三人虽是炼就目力，如在平时，自可从容辨路前进，但值敌友尚未分明之际，双方情势，近于暗斗，稍一疏忽，便闹笑话，何苦受人讥嘲！便把金华北山由祝三立崖洞中所得的那口灵辰剑拔将出来。林密地窄，剑本神物，出手便是一道寒光。剑尖上原有一二尺的芒尾，拔势再稍一猛，剑光芒尾立似灵蛇一般，精芒伸缩，闪烁不停，暴长了二三尺，暗林之中，分外光明，剑光照处，纤微毕见。当时只觉眼前霍地一亮，随着剑光出匣略一挥动之势，耳听擦擦连声，临近前方和右方的碗口粗细的巨竹，吃剑上芒尾扫中了的约有六七根，直似摧枯削腐，全被削断，倒折下来。

江、童二人方自惊喜，黑摩勒觉出此举迹近炫弄耀武，恐对方多心，深悔拔时大意，又不便再事分说，忙使眼色止住江、童二人，不令开口，一面握紧手中仙剑，觅路前行。走没多远，发现林中有一条上行之路，宽约四尺，蜿蜒前行，上面虽仍林荫密覆，两旁竹子排列甚整，路也宽窄如一，地上无什杂草。三人循径盘升，上有数十丈远，正走之间，地势忽然中断，前面绝壑瞑沉，深不见底，形势峻险非常，不能再进。左侧却有一片，似与两岸相连，高林之中隐现红灯两盏。月光已由遥峰透出，正照其上。三人定睛一看，原来绝壑横亘半山之中，那地方乃是一个极广大的石梁，恰将两岸连住，庙便建在梁上，前后三面俱是密林环绕，只对三人去路一面，现出两丈许一段庙墙，墙基紧傍梁边，仅有半尺左右隙地，相隔三人立处有五六丈远近。此处俱是危崖

削立，无可攀附，庙墙高峻，约有三丈。两株大树由庙墙内伸将出来，虬枝盘舞，亭亭若盖，态绝雄奇。左侧危崖陡险，上半外突，已难上援，崖上下更遍生着极密的毒荆棘藤，直是无法过去。

黑摩勒暗忖：这样一座大庙，深藏荒山绝域已是不称，又占着这样奇险的地势，形迹太已诡异。主人善恶居心大是难测。照此布置，就许庙墙内外还有别的埋伏都不一定。江、童二人本领虽都不弱，经历识见还少，临机应变也似稍差。不如自己飞越过去先往一探，看看主人是否只较这一点斤两，还有无别的用意？想到这里，对二人说道："主人庙门离此甚远，我们又不识路，虽然主人命我们这等走法，越墙入见到底失礼。你二人可在此稍待，等我过去见了主人问明门径。如若不甚难走，我再出来，领了你们登门拜访吧。"二人会意应诺。

五六丈的远隔本不在黑摩勒的心上，说完了话，便到岸畔，就着月光，把侧对面落脚之处连同上下形势一齐观察清楚，以防骤入重地，万一对方心存叵测，庙墙内外有什机关埋伏，变生仓猝，好作应付。又以身将入门，照理剑须入匣，不能再用。但处此情势之下，主人真相未明以前，不得不有戒心，防身利器如何可以离手？便把宝剑还匣，右手紧握剑柄，双足轻轻一点，使一个"飞燕投怀"之势，朝对崖斜射过去，身却不往庙外墙脚下落。等到临近，左手往前一扬，化出"金龙探爪"的解数，一把抓紧墙外树枝，猛把真气一提，身子就势倏的起来。正打算落在庙墙上面，觑准庙内地势，再往下纵，猛瞥见庙内另一株大树上，一条尺许粗的白影，口中发出吹竹之声，匹练也似，迎面抛将过来。听那叫声，正与适才在林中所闻怪声一样，知是庙中所养蛇蟒之类的恶物。黑摩勒以为主人心怀不善，不禁大怒，顺手拔剑出匣，照准来势，往上便撩。同时脚也落到庙墙之上，待杀死怪物，再寻庙中敌人动手。

说时迟，那时快！对面白影来势本疾，当拔剑时，两下相去不及两丈，剑又神物，略一挥动，剑尖上便有青莹莹丈许长的芒尾飞出。按理两下非接触不可，就这事机不容一瞬之际，忽听一声断喝，那白影来得快去更神速，立似电一般往树上撤了回去，紧跟着又听那人喝道："尊客请慢动手！"声到人到，倏地由下面飞上一个小女尼，落到近侧墙上。黑摩勒近来连经大敌，已不似以前轻率，见那小尼年约十五六岁，虽生得又丑又瘦，口音与适在林中所闻语声相似，武功极高，凭自己的目力，竟未看出她发脚之处。心想：一个小尼已有如此本领，主人可想而知。便不敢造次妄动，决计先礼后兵，问明底细再作打算，忙将剑还匣。

那小尼也不向黑摩勒说话，先偏头向那株半伸出墙的大树戟指喝道："这是师父叫来的客人。因我适才忘了嘱咐，不知这墙不能飞越，快些退去，不得无礼！"黑摩勒闻声侧顾，一个粗如盘盂的大蛇头，二目凶光四射，口中红信如焰，吞吐不休，另喷出二尺方圆一蓬红丝，后面还带着丈许长一段蛇身，正由树丫当中大空隙里待要暴起袭来，相隔自己只五六尺远近。闻声立即把头一昂一缩，收了红丝，往树荫深处退下，晃眼无踪，更没一点声息。看神气，小尼如不上前喝止，自己只顾用剑去敌当前大蛇，此树乃适才援枝飞跃的来路，对崖还有江、童二人，决防不到身后还有这种厉害的恶物，必为所伤或被毒气喷中无疑，心方骇异。

小尼已转面笑道："这庙自从去年家师移居，已无外人足迹。以前原本住着师父一个相识的朋友，为了静修，不愿与外人交往，盖庙时，特意找这古怪惹厌的地势，将山门往后山顶上倒开。由前面来，有山顶挡住，人看不见，并且前山虽较有路，也不好上。再要翻山到此，中间还有两三处阻碍。再由后山绕越过去，更麻烦了。走后山呢，虽然近些，但有森林遮掩。不知底的人，路过决看不见。就是知道，如未来过，要想穿行那片树林，外人没有

领导，真是休想。漫说弯曲转折，阻碍横生，内中更盘踞着不少毒虫毒蛇，误入险地，千百成群，一齐来攻，地方又窄，四处尽是好几抱的林木，老干纠结，其坚如铁，多好武功也施展不开，被它咬中便难活命。还有毒荆，刺人麻痒欲死，只有由竹林中穿到对崖再纵过来，比较好些。如今林中虫蛇繁生越多，师父又不大许杀生害命，连我们庙里的人也嫌过时费事，没有这里简便，不由后门走了。但是由这里过来有一点小忌讳，就是庙里树上有两条大蛇，原是以前庙主人防自已入定时节，徒弟偷空出去淘气，更防对头来此侵扰，命两条蛇在此把守。如见有人越墙出入，便将他缠住，听后发落。凡是友人来往，必须由对崖纵到墙下，用手拍墙，将人唤出，主人应诺，方可入内。不料日久成了惯例，只有人不等通报等人应诺，一上墙头，二蛇便前后来攻。其实二蛇听经年久，你如不想伤它，它也不会伤你，至多将人缠住，师父不说，不肯放开罢了。我适才偏少说了两句，心想你们不会来得这快，正赶上手边有事走开，没在此等候，几乎惹出事来。休看这两条无知蠢蛇，它在这庙里年代不少，以前很有些出了名的恶人被它咬死呢！你们杀了它倒是无妨。要是你们三个人被它咬死，不留神被它咬伤一个，知道的说是无心之过，不知道的还当主人少调教，随便让它在外头冒失走动，连个好坏香臭，都分不清，岂不得罪人吗？”

黑摩勒听她唠叨了一大片，已是不耐，又听出末几句借着说蛇讥刺，隐含轻视之意，虽然未便发作，心中老大不快，冷笑答道：“我原想不到佛门善地会养有这等毒虫，总算小师父出来得快，稍晚一步，我们黑夜之中轻造宝山，主人面还未见，先将把门的东西杀死，怎对得起？愚弟兄虽然年幼，似这类冷血毒虫见得还多，向例遇上便杀，免留世上害人。既是主人家养，自然不便再有别的举动。我想贵庙必有庙主，令师法号怎么称呼，就请告知，

并请代为通报。愚弟兄赶路心急，拜见之后奉扰一点饮食，还要连夜上路呢。”

小尼翻着一只三角怪眼，望着黑摩勒把话说完，慢腾腾笑嘻嘻说道：“庙主虽是我师父，但她老人家现在入定，轻易不管闲事，我也还作得一两分主。这两条蛇原为以前庙主所养，颇通人性，只是性子倔强，不大听话，除师父外，谁也不服。因重前主情面，又不好意思去掉。每日蟠伏树上，腥气烘烘。有时还喜多事，隔着庙墙探身出去，与近邻家养看守门户的东西淘气，常引了人上门理论。家师静养，不爱和人说话，多是我出去赔话，自从移居以来，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心里真恨极了。听你所说，这类毒虫你们见得多，遇上便杀，那妙极了。家师原不一定见客，先前知有客来，已然备下茶水食物，想给你们送去，因你们能纵过来，东西都放在后殿台上。家师世外之人，不愿留名，你们又亟于上路，更不消问了，可将你那两个同伴请将过来，吃完之后一同下手，将两蛇除去，再好没有，或是杀完蛇再吃也可。反正主人决无话说，你们也不必看什情面。好在这是明来，三个人杀两条蛇，不比适才两蛇一明一暗向你前后来攻，总该手到成功吧？”

黑摩勒一听，对方竟代那蛇叫阵，虽觉出二蛇不是自己新得这口灵剑的对手。据师父娄公明说，此剑乃是古仙人所留神物利器，休说炼成之后威力惊人，便是现在新得，剑术未成，仅照旧日师传，按着常剑武器使用，差一点异派中的飞剑还不如它远甚，只被剑光芒尾撩中，立即斩断碎裂。区区两条毒蛇，那还不是应手立断，何足介意？便假笑道：“按理我不应该，但是贵庙长留这类毒蛇终非所宜。想是佛门弟子不愿杀生，因而假手于我。既然小师父有话，那我除去二蛇再行奉扰也是一样。至于我同来的两个兄弟，先因这等越墙入见有欠恭敬，本想由我问明庙门途径，然后登门拜见。现在小师父说绕越太远，而又麻烦，令师又不喜见

外客，只好作罢。过是要过来，除这二蛇，想还用他二人不着呢。”说罢正待回首招呼，江、童二人见黑摩勒与小尼在墙上只管絮叨，已自不耐，双双飞纵过来。

小尼始终没问及三小弟兄姓名来历，只对江明打量了两眼，笑对黑摩勒道：“你想凭你一人杀两蛇吗？你本领如何我不晓得，但我庙中规矩，不问是人是畜生，照例只许一对一，不能为你乱了章法。这两条蛇又极义气，一个上前，另一条也决不落后。你杀完一条再杀一条，决等不及，并还狡猾异常，口里会喷丹毒。我适才看你那口宝剑，倒不象是破铜烂铁。单是剑上前人不上前自可无虑，要是人剑齐上呢，一对一也许不要紧，一对二就难说了。假如这条还没杀死，另外一条和方才一样突然从后来攻，那怎么办呢？万一再不留神被它咬中哪里，就将这两条蛇一齐杀死，斩成肉泥，当主人的也过意不去呀。何况原是瞒住师父的事，这蛇早就该死，只是师父不肯伤生，我们这几个徒弟又没奈它何罢了。能把蛇杀死，去了我们的厌恶，自然是好。客人如因此出了什差错，又没依着这里规矩，师父知道，我们却承当不起，请不要一个人上前吧。”

黑摩勒素来滑稽刁钻，话不让人，不料遇见这么一个懈怠鬼，话既噜哧，含有讥刺，明指自己不行，却想不出什话反驳。那小尼的生相又和说话一样，处处不得人心，无如恼在心里，说不出口。

这时连江、童二人都觉出这庙中师徒不问来历如何，决不是寻常人物。那蛇对方养有多年，必然看重，怎会随便听人杀死？小尼如此说法，分明那蛇厉害，非人力之所能敌，有意借此使来客丢丑。真要杀死，主人也必不肯甘休。赶路正急之际，何苦自惹麻烦，多此一举？

黑摩勒久经大敌，自比江、童二人还要明白。无如适才无意

中一句闲话便吃套住，连僵带激，势成骑虎，无法收锋。又见对方语言惹厌，面目可憎，心中有气，又恃有新得的灵辰剑，只管看出蛇不好杀，人非易与，负气头上，也就不暇详计利害，更未详查对方语意，接口答道："小师父不必多絮叨了。我们本领有限，虽不一定能除此二蛇，大概还不致便为所伤。既有一对一的规矩，那么也好。我们走了半日，有点口渴，就请主人引到殿台上去，饮一杯水，再请将蛇唤出，或是指明它盘踞的所在，以便分出两人为主人效劳。你看如何？"

黑摩勒原因那两条大蛇，后一条自被小尼喝退，潜入树荫之内便无踪影。先出现那条，本是下半身盘在院当中一株大枯树干上，虽被小尼喝退，未被剑上芒尾扫中，但是并无惧意，缩回以后，依旧前半身突出不下两丈，昂首夭矫，红信如焰，猛恶非常。先和小尼问答时，还看见它在树上，不知怎的，就在适才偶然侧顾江、童二人瞬息之间，竟会失踪。只顾说话，也未在意。说完起身前，忽然想起两树虽大，蛇身粗有尺余，长约数丈，一身白花，又在月光之下，后面来袭的一条，树荫枝杂浓密，还犹可说。这一条所踞大树，枯无枝叶，便飞也无如此快法，不禁引起戒心。本意借着饮水为由，乘机观察好了形势再行下手。小尼见他说时，目光斜注枯树之上，知他心意，也不说破，只微微一笑，便道："殿台就在右面，请三位随小尼来吧。"说罢，纵身往斜刺里正面殿台阶上飞去。

三人循踪一看，那地方乃是庙中最后一层大殿，四面俱有石栏，殿在当中，台颇宽大，俱是四五尺方圆大块白石铺成，甚是平整。台前长方院落，大约四五亩，左方不见庙墙，却有一片三五丈高下形似山石堆积的危崖，自殿台对面后墙根起，顺大殿右方空处，往前殿排列过去，云骨撑空，碧崖绵亘，下面更种着好多修竹杂花，映月摇风，景殊幽丽。殿左便是立处庙墙，也是大

石堆砌而成，最厚之处竟达六七尺，厚薄不一，因势而建，越显错落有致。当中殿台以下直达后庙墙，有多半是平整石地，寸草不生。所有树木俱在靠墙一带土地上，内有三株大约五六抱的古树，一株老槐孤立在前，最为粗大，已然枯死，只剩三五虬枝盘拿其上，势甚飞舞。头一条大蛇先便蟠在树上。右面一株老松，树虽不高，荫蔽极广，柯干蟠纠，枝杂繁茂，郁郁森森，阴阴沉沉，自右崖脚石隙中，夭矫盘舞，斜伸而出。偶然一阵山风吹过，便觉鳞鬣浮动，风雨欲生，凤翥龙伸，若将化去，端的雄浑苍古，从来罕见。再有一株不知名的古树，粗与老槐相等，却没槐高，树根生处，离槐不远，想系日久年深，右半枝干已然断折，只剩左半树干，歪歪斜斜，由当中起往左方斜伸出去，直达来路庙墙以外，枝叶也是茂密已极，乍看好似树在墙侧，实即相去根干甚远。因是当年断倒以后重又茁生，枝干枯死，偏重一边，叶繁枝密，本干受不住重压，未能上起，在院中的一大段，成为略弯的乙字形，最低之处，离地只得数尺，苍皮斑驳，磊砢臃肿，形态十分丑怪奇古。这树下半，只死干上乱箭也似长着两丛细枝，余均浑秃，由离地两丈起，越往上越繁茂，近梢一带更是密密层层，风雨不透，仅仅中间有一二尺许的空处，枝叶稍稀，看去并不甚深，空处底下又是树杈，无可附托。那蛇便由此出没，也是一瞥即逝，动作神速已极。

黑摩勒也知这两条蛇决不易杀，随同纵落，到了后殿台平台之上，见酒食果已备好，放在台前石桌之上，旁有四个石墩，小尼含笑让坐，劝客饮食，更不再提除蛇之事。暗忖：二蛇神情，已有灵性。主人来历姓名尚无所知。照这小尼的本领来看，当非庸手。如不能将此蛇除去，丢人自不必说。如将二蛇杀死，主人心意如何尚拿不定。万一因此破脸，不论胜败，均须离去，不能再扰人家酒食。一行长路奔驰，走了这一日，俱不免有些饥渴。就

自己不以为意，江、童二弟未必能耐，兴弟更是年幼。沿途俱是荒野无人之地，就到黄山，也未必便能就有现成饮食，何况前路还有老长一段。对方既在劝客，如若执意杀蛇之后再进饮食，反显小气，不如放大方些，索性吃完再动手。好便罢，不好便走。日后探知主人来历再作计较，省得如此迟延，把黄山观阵之事错过机会，饱不到眼福。暗中查看酒食，并无异状，虽是蔬笋之类山肴野蔌，也颇丰盛，便不再作客套，笑说道："我们先扰完了主人，再代主人除害，也是一样。"说罢，更不作客套，拿起就吃。

江明心细，见在桌上杯筷共是三份，独空主座一面。暗忖：这丑秃丫头也不知闹什鬼把戏，适在山下树林内听她说话，就和近在头上一样，已是可怪了。庙离树林，就照对直上下，不算绕越，也有好长一段，更有山石密林，好些阻隔，按理不应看见。但听她先前语气和待客情景，分明连自己一行人数和动作俱已知悉。素斋如此丰盛，酒更芳香味美，事情太已玄虚，对方用心难测。黑哥哥话已出口，难于收回，这两条大蛇，不问如何，恐须一斗。黑哥哥新得仙剑，胜算或能占着几分，自己身后这口剑虽非常物，要想杀此二蛇便无把握，不过仗着本门心法，尚许不致为它所伤。童兴一则年幼，武功虽得天山狄家门下真传，禀赋气力却较差些。偏生好事好胜，已和自己暗中连打手势，想和黑哥哥一同上前，别的不说，单是手中兵器先不合用，看二蛇来去如风，出没无常，许多异处，决非寻常刀剑所杀死。自己如与争上，必以为意存轻视，其势又不便三人一齐上前。想了想，只有不动最妥，便朝黑摩勒略使一眼色，姑且笑道："黑哥哥，这里老师父戒行高超，不喜伤生，此蛇又是以前庙主家养，听经多年，必有灵性，非外面毒蛇之比。虽然小师父一样当家，除蛇之话是她所说，到底与老师父戒律不合。我们此来是客，如何违背主人规矩？何况天已不早，还要赶路，老师父又是静修，不愿见外人，何苦惊扰？再者此蛇颇

有神通，我们三人也多半制它不住，还是向小师父道谢上路，日后专诚登门拜访，再行图报吧。”

黑摩勒明白江明看出事难，一半是找台阶，一半是留地步，对方如不相迫，能借坡下更好，真要逼得非动手不可，或胜或败均有说词，心正寻思，未及答话。小尼突把一双精芒暗蕴的怪眼一翻，哈哈笑道：“我先看你们三个人只你忠厚，不料你却比他们还更狡猾。我庙里待客规矩，外人到此，照例只有斋饭款待，却没酒吃。为想你们代我除去这两个厌物，把我哑师叔自酿的桂花酒偷了一壶请你们吃，好加点气力，把这两条厌物除掉。你当是吃完嘴上一抹，百事大吉，就完了么？常言得人钱财与人消灾。这酒虽不是什钱财，你知道它来路么？不吃这酒，怎么说了不算都无妨；吃了之后，想省点气力一走，却没那么便宜的事！第一，你们身上带着酒味，那蛇和哑师叔最好，平日帮她照看，除本人外，谁偷也不答应。它知我向不吃酒，一下台阶，被它闻出酒味，必定不饶。你们不杀死它，也难脱身。与其被它拦住再动手，何如放大方些，代我除这厌物呢？真要觉着打不过，怕吃亏，自是无法，也便不能再走原路纵出，省得还未纵到墙上就吃了亏。走前山门，路绕太远，门又上锁，无法走出。二殿偏院墙脚有一二尺来高的狗洞，说不得只好请你们由那里钻出去了。”

凡人均有情面，黑摩勒自到殿台落坐以后，因小尼款待殷勤，绝口不谈前事，饮食又复丰盛味美，所饮的酒更是醇美芬芳，初次尝到，吃了一阵，不禁把适才厌恶负气之念去了多半，心又惦着赶路，听江明一说前言，未始无动于中，暗查小尼神色，一边盘算。心想：小尼前倨后恭，此时礼意殷勤，比前大不相同，好似年轻小孩心性，淘气口滑，前言随口而出，并非成心，又似因话及话，不服气自己，有激而发，此时觉出蛇非己敌，杀死可惜，又恐乃师嗔怪，人却好胜，欲以礼貌买好，使对方看出她心意，自

行改口，不伤此蛇，吃完就此走去之状。一行三人已然扰了人家，对方除二蛇可疑外，听口吻似非恶人。只要稍过得去，何苦招人不快，又误自己行路？本打算小尼一露求免口风，立即乘机罢手，好来好去，不再生枝。不料会说出这样话来，越听越有气。暗骂：小秃驴真个可恶！如与争论，反倒坐实怕事。便把怒气忍住，一面示意童兴不要开口，故作不经意神情，静静地把话听完，笑嘻说道："江二弟你真糊涂，自来客随主意，老师父戒律多严，我们并未见着。现是小师父款待我们，自然应该以她为主。我们有无杀蛇本领，也须放胆一试才对。你怕违背老师父的戒律，也不想想现作主人的是谁。小师父既能作主，管老师父作什？"随又转向小尼笑道："我这江二弟不通世故，他平时把师父的话当着金科玉律，不论人前人后，永远不敢违背，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先听你说老师父不愿伤生，又忙着赶路，所以如此说法。这两条毒虫能否除掉虽拿不定，我兄弟三人活了这大，没钻过洞，也没见过洞是什样。就是偷懒想走，也还不致落到这一步上。不过这两条毒虫自被你喝过，便没了影子。我们初来此地，不知它巢穴是在何处，赶路心急，就烦唤将出来，或是指明地点，行与不行，我们效完了劳好走。如何？"

说时，瞥见小女尼将手微往身后一摇，意似不快，听完，冷笑答道："你莫和我耍贫嘴。不错，我师父戒律精严，我当徒弟的怎敢违背，勾结外人在此杀生？实告诉你，这是你说大话，自找没趣。要不是看定你不能把我花奴、玉奴怎么样，还不说这话呢！我只气你这小黑炭不过，其实这蛇也不会把你咬死。不论你们胜得了胜不了，也终须放你们走。狗洞的话，说说而已。真要这样，你日后见不得人，我也免不了受骂，何苦来呢？"

黑摩勒也冷笑答道："原来你是想借这毒虫较量我们么？那更好了。你要一对一，我和这江兄弟一人对付一条，唤它出来好了。"

小尼笑道："这个容易，它们早在你旁边等候着呢。"

黑、江、童三人虽是年幼，俱得高人真传，身手轻灵，耳目敏捷，闻言，猛听身后飕的一声，情知有异。刚刚往侧一纵，才要避开来势喝问，身子还未落地，猛听小尼厉声大喝："孽畜忙些什么！没的叫人笑话！"话未说完，三人已然回脸，瞥见黑、江二人身后，各有一条尺许粗的白花大蟒，口中红信如焰，电一般暴蹿起来，已然伸起三丈来长、两丈来高，后半身仍在台下。

三人那等机智灵警，这么长大的怪蛇由台下暴袭上来，事前竟会毫无警觉，心中暗自失惊。那二蛇吃小尼唤止以后，只不再进，并未缩退回去，各瞪着一双鸭蛋大的怪眼，凶光四射，一齐注视在黑摩勒的身上，意似愤极，只待小尼发令，便欲得而甘心。黑摩勒冷笑一声，一手按剑，一手摸着暗器，待要发话。小尼已向二蛇接口喝道："这小气相，多么丢人！你两个这长一条身子，如何打法？人家决不会走。还不缩短一些，去到台下等着！"

说罢，一蛇声如吹竹，叫了两声，又朝黑摩勒恶狠狠瞪视了两眼，方始缩退下去。这次身子却不再隐，走也不甚迅速，掉头下去，一路蜿蜒，绕向台的正面。乍行时，计算全身，足有十多丈长，往前渐自缩短，到了枯树前面缩得只有两丈许长，各蟠作一堆，昂头丈许，望着台上三人，一动不动。

童兴先于二蛇凶威本未看清，见此情景，不禁有些气馁，又经黑摩勒示意不令上前，只得罢了。江明知道小尼故意示威，虽然师门心法本由各种飞潜麟爪、动静形态中参悟出来，无论何等凶猛之物均有克制，见二蛇如此灵异凶恶，也未免加了戒心。

黑摩勒始终仗侍身有仙剑，只管戒慎，仍是气壮，见二蛇下去盘好，便对江明道："江二弟，随我动手吧。"说罢，各把宝剑出匣，按好身边暗器，走下台阶，分作左右两面，各人对付一条。黑摩勒因觉江明宝剑不如自己仙剑远甚，二蛇动作神速，能大能

小，必系通灵之物，惟恐失闪，还在替他担心，意欲一上去，用手中剑先斩却一条，再看事行事，稍见不行，便把江明替下。想用隐语点醒，令其格外留意，最好暂时只守不攻，免为所伤。还未开口，哪知二蛇全都视他为敌，没把江明放在眼下。黑、江二人暗中运气蓄势而进，二蛇只把目光注定剑光芒尾，昂首未动，等人走下台阶。黑摩勒刚唤二弟："你杀左边那条，这东西皮鳞坚厚，能大能小，不必一下杀死，且和它多斗些时，看看还能玩什花样。"

忽听台上小尼冷笑之声，这时人蛇相隔不足三丈，剑光挥动，芒尾已能撩中。黑摩勒知道仙剑芒尾也是伸缩自如，故意不令光芒伸长，一手紧握剑柄，想要猛然纵起，一举成功。二蛇见人行渐近，二目凶光闪闪若电，口中红信睒睒，吞吐如焰，通身皮鳞也不住鼓动起伏。黑摩勒见状，暗骂：孽虫！我知你年久成精，凶恶神速。我只稳扎稳打，不到时机决不先行动手，使你乘隙暴起。边想边往前走。

二蛇见人行越近，越发急怒，口中吹竹之声又连叫不已。江明知道这类人蛇相斗，第一地势和退路要先相好始不吃亏。最忌先动。行离左蛇两丈左右便自立定，正想发一暗器激怒那蛇，使其先行发难。只黑摩勒别有算计，仍自缓步前进，离蛇仅隔丈许，蛇仍昂首未动，只得立定，一手取出小钢镖，口方喝得一声："该死孽虫！"二蛇突似箭一般，将头一低，后半身速如流水，跟着一同平射过来。黑摩勒早有戒备，一见二蛇同上，来势猛恶异常，也颇吃惊，忙把手中宝剑一挥，双脚一点，往后纵退，同时手中小钢镖也自发出，朝左蛇头上打去。剑光刚一伸长，二蛇口中立似火焰一般喷出一圈红光，竟将剑光挡住，紧接着下半身便各自舒开，猛将长尾一齐向人扫来。黑摩勒身刚倒纵出去，忽听小尼大喝："不许两打一！这姓江的是好人，莫认错了！"语声才住，左蛇立即缩退回去，复了原状。江明见二蛇夹攻一人，忙纵身上前，

由横里一剑朝蛇身砍去，这快身手，竟会砍了个空，剑落地上，石火星飞。再看左蛇，已盘成一堆，偏头斜睨自己，落在地上，丁丁乱响，石火星飞，剑光挥动，冷气森森，蛇影纵横，腥风飒飒，这一人一蛇已斗了个难解难分。再偷眼仔细一看，黑摩勒手中仙剑光虽强烈，无如那蛇识货灵警，腹中内丹甚是神异，一任敌人纵跃如飞，只把口中内丹喷出一蓬火焰般大有尺许的红光，将剑光挡住，一双凶睛全神贯注在剑上，随同纵落飞舞，疾如电掣，永不使剑光下落沾身，百忙中不时还把后半身长尾向人扫去，稍有机隙，猛然便是一下，来势神速已极。如非黑摩勒神目敏锐，纵跃轻灵，长于应变闪避，好几次都是危机瞬息，几乎被它扫中，看去情势险到非常。黑摩勒虽也抽空连发暗器，蛇眼是快要打中，便自平空激退回来，坠落地上，打在别处全无用处，枉被激撞起老高，休说透皮穿肉，那蛇通不在意，有时身子略微一震动，有时直和没打中一样。

江明想不到那蛇竟有如此厉害，身上皮鳞坚厚，连黑摩勒那重内家手法，居然打到身上一无伤损，不禁大吃一惊，幸而左边这条不与自己为仇，否则吉凶正自难料。方自愁思，恐有疏失，暗中连叫“惭愧”，忽听西南方天空中远远传来一声鹤鸣，空山夜月，碧天云净，听去分外嘹亮。江明生长黄山，又随乃师乾坤八掌地行仙出过两次远门，所去均是人迹不到的仙山灵域，见过不少奇禽怪兽，耳目也炼得格外聪敏，一听鹤鸣声高，有异寻常，暗忖：自己从小在黄山始信、天都等高峰顶上住了这些年，曾见过不少珍奇飞禽，白鹤更见得多。照着平日经历，这鹤来处，少说也在五六十里以外，而鸣声竟有如此嘹亮，从来未遇，定非常鹤无疑。

心念才动，随听嘘嘘连叫，与适才蛇鸣吹竹之声相似，中间还略杂一两句隐语。循声一看，正是主人小尼，坐在当中一株大树梢上，口效蛇鸣，手朝下面连比，见自己看她，笑嘻嘻把手缩

退回去。殿台在自己身后，当中还隔着大片空地，如到对面大树枝上，无论如何飞越绕行，凭黑摩勒和自己的目力，断无不见之理。那树枝离地约有十丈以上，小尼由殿台上飞跃过去，竟会毫未觉察，武功之高可想而知，好生惊奇。料那嘘嘘之声是对蛇发令，测不透对方是何用意，恐被见轻，并且对面还蟠有一条大蛇，似要待机发难，不便再往上注视，忙又低头看那蛇时，就在俯仰瞬息之间，身前蟠伏的那条大蛇已然失踪不见。心越骇异，细一查找，左侧邻着外墙的一株大树上面，枝叶微动，似有一条尺许长的白影，一落则隐，是否那蛇也未看清，端的神速已极！再看右半院落，一人一蛇斗势越发猛烈。蛇身也时长时短，伸缩不停，并且全身离地，直似天际神龙凌空翔舞，随着黑摩勒的剑光，上下腾挪，往来驰逐，变幻百端，倏忽若电，形势比前险恶得多。所喷红焰已有好些散布开来，笼护全身。那蛇通体白如霜雪，只脊腹头处略有极细黑丝花纹，吃红色烟焰一罩，月光之下，直似一道银虹，外面笼罩上薄薄一层红绡，再加上白牙如钩的血口前面，茶碗大小、鲜红晶莹、精芒四射的那一团焰光，与仙剑青虹相抗，二龙抢珠一般绞在一起，盘旋飞舞，顿成奇观。乍入眼时，黑摩勒不料蛇能凌空来斗，身不沾尘，如此迅疾，颇觉手慌脚乱，两个回旋以后，似已深知厉害，猛然一跃十余丈，施展轻易不用的身法，挥动剑光，乘着降落之势，凌空下击。那蛇虽有红烟围绕，仍是避着剑光，骤出不意，见敌人纵起，忙一掉头，身子转成笔直，头上尾下，水箭也似，直射上去。初意原想一口将敌人的手咬住，先占一点上风再作计较，哪知晚了一步。黑摩勒到了上空，一个“大鹏展翅”，缓过势子，立化为“飞鹰捉兔”，外加泼风八刀，把剑法掺上刀法，脚上头下，剑光如虹，精芒闪闪，一路乱劈乱砍，飞扑下来。蛇见剑光由空下击，突然光芒暴涨，不敢强抗，仗着伸缩自如，流水般退了下去。

黑摩勒虽然砍空，势子总算缓过，紧跟着纵跃刺击，接连十几剑，反客为主，先略挫了蛇的锐气。然后猛一收势，转攻为守。那蛇连让几个回合，避开锐锋以后，见敌人忽然变计，守多攻少，知道上当，忙再发威猛扑时，黑摩勒已脱去危机，不似先前一着失措，步步吃紧了。

经此一来，方得扯个平对，可是人终不如蛇的气长，何况蛇又灵物，江明捏着一把汗，又替黑摩勒担心，又佩服他胆大心灵，功力精纯，果自不凡。暗忖：一蛇已是如此，还有一蛇未出，看神气却非其敌，如何是好？遥望台上童兴，手握兵刃暗器，目瞪口呆，注视人蛇恶斗，也是面带惊惶。一面树梢上，小尼嘘嘘之声仍与蛇鸣相携，似在互相问答。那蛇闻声，发威愈甚，来势愈疾，通身皮鳞一齐颤动，闪起了万点银星，好似忿怒已极，必欲得而甘心之状。情知斗时太久，人必难支，黑摩勒又好胜决不服输，正打不起主意。说时迟，那时快！双方势均神速，这十来个照面也只晃眼之间。

斗着斗着，遥空中又是一声鹤鸣。江明听出相隔不足十里。心道：这鹤哪得如此快法，转眼就到？以为要由当空飞过，觉着一定大得希罕，由不得抬头向上观看，晃眼工夫，耳听头上呼呼风声，又劲又疾，月光之下，只见一片银光，疾逾闪电，自空飞坠。

一面，黑摩勒与蛇也斗到急处。那蛇好似情急万分，乘着黑摩勒飞身纵起，猛把蛇头一摆，疾如箭射，连身直蹿上去。这次势子特急，竟蹿过了人头。血口张处，首先喷出一片红焰。黑摩勒见蛇冒过头去，转首向下压到，知道厉害，自己弄巧成拙，忙挥手中剑光去护头面时，不料那蛇因有好几次均吃剑光扫中，虽仗内丹护体，终不免伤折了些元气，心中愤恨，不由激动野性，发了凶威，立意要使敌人受伤，连身飞起，首尾一齐发难，到了空中，身子突然暴涨，口喷毒烟，底下长尾便自折转，向人横扫过

来。

黑摩勒骤出不意，身子凌空，虽会内家七禽身法，能在空中提气上升回翔，一则功力尚差，不能随意高远盘旋；二则蛇乃灵物，屈伸变化无不灵活迅疾，人如何能与之相比？事机又绝神速，无法解救。

小尼原是一时恶作剧，不忿对方口傲，意欲借蛇相窘，本无伤人之心，对于此举也出意外。一见那蛇忽发野性，不禁大吃一惊，忙即厉声喝止，于势已自无及，眼看危险一发。黑摩勒见势不佳，正自惊惶，猛觉银光电泻，一阵寒风过处，那蛇一声急叫，随着那片白光凌空上飞，身子立即缩小。那条长尾竟由头旁擦过，未被扫中。跟着又听一声鹤鸣，身已落到地上。这原是瞬息间事，稍差一步便无生理。

江明因立得远，看得较真，早看出那只仙鹤通体纯白，银光如雪，背上还坐有一白衣道姑，就在那蛇掉尾击人之际，自高空中飞下，一爪便将蛇颈抓住，凌空而起。那蛇似知无幸，怪叫一声，身子立时暴缩。看那情势，仙鹤好似专为救黑摩勒这一场急难，把蛇抓了空中，又复飞将下来，落到地上。同时又听小尼连唤“师叔”之声，人已由树梢纵落到地。

黑摩勒虽受了一场虚惊，仍作镇静，一毫未显惊容。一看那鹤背上人，乃是一个白衣妙年道姑，鹤一到地，便自纵下。小尼正拜伏在地，那蛇已缩成尺许大小，吃鹤紧抓在爪子上，一双凶睛注定黑摩勒，并无乞怜畏惧之状。

童兴见状也赶了下来。江、黑、童三人俱料来人来头不小。正待上前相见，忽听道姑正色向小尼说道：“这两条孽畜虽被宝公禅师禁在此地，听经多年，野性犹在，如何可以任它与一剑术毫无根底、只习武功的童子恶斗？这三人俱都年幼，看你们情景又非敌人，分明是你恶闹无疑。孽畜恶根未净，这条雌蛇尤甚。我由

远空飞来看你师父，本未觉意，偶于三百里外，望见一人一蛇往上跃起，高出庙墙之上，那人又是一个未成年的幼童。以你师徒庙中，决不会有外人来此侵扰而你师徒不出面，却令此蛇与人恶斗之理，已疑你师父不在庙中，你们命蛇与人作闹。同时，我座下仙禽灵雪也自看见，高鸣禁阻。谁知大胆妖蛇竟敢不听，好似有人主使神气。我忙赶来，果然是你闹鬼。妖蛇想是仗你作主，知我不容，欲乘我未到以前先肆凶威，将人杀死，再由你向我求情，饰辞推托，逞了凶毒之性，仍可免去一死，故此明听灵雪连声禁阻，依然向人猛扑。我如到得稍晚一步，或是稍微疏忽，这童子手有仙剑，虽难膏它毒吻，那一长尾扫向身上，就算轻功多好，不致打成两段，重伤当所难免，好好一个根骨深厚聪明纯正的幼童就此残废。你师父知道，能容你么！妖蛇如此可恶，它犯宝公誓约已第三次，万万容它不得！”

小尼见道姑星眸炯炯，秀眉轩举，渐有怒意，情知不妙，忙又跪倒叩头，说道：“师叔请暂息怒，容弟子告罪。”道姑说到末句，本已回顾仙鹤，待要发令诛蛇，闻言又复止住。小尼接口说道：“此事实是弟子一人之过，与蛇无干。因为这三位远客来时，背后议论，意存轻视。前山绕走太远，他们又急于要往黄山，弟子令其改走后墙，偏巧临时有事，忘了嘱咐他庙中旧例。这黑脸小客人又自恃他有轻功，一言未发，径往庙墙之上飞落。二蛇本来奉命把守后殿墙一带，如有外人到来，现形将其惊走，或是拦阻，不令入内。见有人往庙墙上纵落，自是不容，立时飞身拦阻，实则只是恐吓，也无伤人之心。他不知自量，恃手有一口好剑，也不问蛇的来历，举剑便砍。正值弟子赶来，将蛇喝退，原可无事，偏又是他口发狂言，要将二蛇杀死。

“弟子觉着打狗也看主人，已然告诉他是守庙家蛇，还说那样无礼的话，实实气他不过，打算使他尝尝滋味，便顺着他说，请

代将二蛇除去，才动的手。就这样，弟子深知二蛇义气，要上都上，一有死伤，决要拼命。恐万一发了野性，一齐猛上，师父师姊正在入定，弟子禁阻不住，来人受伤而去，定受师父责罚。又看出他们三人内外武功均有传授，不是寻常，初上来决当得住；二蛇又经弟子叮嘱，只和来人取笑，使其空吹大气，一条也伤不得，反累得力尽精疲，甘拜下风便罢，不至于危害性命。不料事甚奇怪，母的一条竟不肯和江小客人为敌，却看着这黑客人生气发威，仍想两打一，吃弟子阻住，未敢上前。公的斗了一阵，先倒还好，双方看去是个平手，后来想是那口剑厉害，连那护身丹气均敌不住，黑客人身灵手巧，公的连吃了好几次亏。

“弟子在树上观斗，见蛇身已有了两道剑伤，幸是这条公的有千年内丹所化灵气护身，稍差一点，必被砍成几段无疑。一则觉着面子上下不去；二则见蛇受伤，心越不忿，欲使转败为胜，稍微出气。这才暗中发令，准其施展飞腾变化，用意只想稍给来人一点苦吃，使其知难而退，小胜即止。蛇则飞起，便听鹤鸣之声。母蛇早已闻声先退。公蛇也不是不想退藏，想是它自被收服，在庙中听经多年，直到师父来掌此庙，从未受人欺侮，无端受伤，于心不甘，闻声稍微迟疑了一下。弟子该死，不合好胜心重，答应它担承，方始未退，终想在师叔驾到以前出这一口恶气。许是见来人灵巧，不易得手，师叔又将驾到，一时情急，犯了性子，竟把来人认作真仇大敌，猛使全力进攻。弟子瞥见它猛然犯性，知道不是精通剑术的人决难抵御，忙要上前阻止时，师叔已乘仙鹤灵雪降临了。事是弟子做错，不过师叔不来，蛇不急于取胜，也不致动此伤人之念。总是弟子该死，与蛇无干。望乞师叔开恩饶恕。”说罢又跪拜下去。

道姑冷笑道：“你倒说得好！你师父退隐多年，这三人均未成年，如何知道？否则三人师长与你师父多少总有点渊源，如知庙

中主人是谁，当必登门拜谒，断无如此粗率之理。背后之言，何人能信？何况这里乱山荒凉，却有这么一个孤零零的大庙，他们既已在外走动，焉有不加猜疑之理？你未向人吐实，如何怪人谈论？庙中旧例，他们远方初来，如何得知？你非有意吓人，却是临事粗心，已唤人由后庙墙入内，既不守候，亦不告以禁忌。蛇乃恶毒之物，又生得如此长大，骤起相犯，任是何人也必不容。禅林清净之地，养此毒虫，外人不知底细，自易引人猜疑。并且此蛇猛恶我所深知，就来人拔刀防御，理所当然，怎得怪人无礼？至于被你唤止以后，来人决不会不顾主人情面，仍非杀它不可。必是此子年轻，胸无城府，觉着这类恶毒之物于人有害，不应养在庙里，劝你除去，或者口气稍大。你便不服，想用妖蛇恶作剧，将来人困住，笑落一场快意。却不想此蛇天性凶野，雌蛇尤甚。你师伯去时，也曾再三叮嘱。平日因惧你师父法力，又是奉命管它之人，积久成习，庙中除你师徒，又无外人，自无所肆其凶威，你看去仿佛驯顺，能听话，实则并不可靠，一旦野性复发，便能肆毒为害。尤可恶是，来人俱是幼童，已然说出要往黄山。近日黄山，各派剑仙与好些昔年五台、华山漏网的余孽正在斗法，相持不下。适才我在空中遥望此子，所习禽形身法，正是正派剑术入门初步功夫，所用宝剑更是神物，分明不是陶道友的门人，也与他必有渊源。你如纵蛇伤人，异日相见，何以为情？这妖蛇我久已厌恶，只为你师父师伯再三相劝，怜它听经多年，修为不易，勉强相容。今又重蹈前习，如何能留？此事你也不能免责，还好意思与它求情！现在姑容缓死须臾，等我去前面见了你师父，再行发落便了。”

那蛇虽在鹤爪之下，本拿眼望着小尼，闻言好似害怕已极，连声哀鸣起来。鹤听蛇叫，意似有气，立把擒蛇的长爪一紧，蛇便痛得周身乱抖，神情越发畏惧。

小尼先和道姑说话本带着笑，闻言也知不妙，面上立带惧容，口皮微动，似要告饶，当着外人又羞于出口之状。

黑摩勒、江明、童兴三人，早听出道姑是位正派中仙侠一流人物，再听提起江明的师父黄山斗法之事，知道辈份必尊，至少也和各人师长同辈，庙中住持也是一位同类人物，好生惊喜，恭恭敬敬站在一旁。等道姑把话说完，待要转身上殿，忙迎过去，躬身礼拜通名，自道各人师长是谁，并向道姑请问法讳，以及庙中长老是哪一位前辈神尼。

道姑止步，唤起笑道："我早看出你们来历了。黄山双方正在相持，此事还早。你们剑术尚未入门，敌党俱能上下天空，飞行绝迹，此时去了，不过潜伏在侧，或仗你们师长护持，侍侧观战，略看热闹而已，晚去些时无妨。我名吴岚，庙中住持乃我师兄玄莹大师，你三人中想必有人知道。此时大师师徒想在入定。可随我去至前面静室小坐，等大师入定回来，我二人也要前往黄山一行。你三人或是先行或是同往，那时再定吧。"

小尼接口道："好师叔，你跟师父说，让我也去吧。"吴岚道："你还怪他三人狂妄，你难道看不出几分来历？见面时，怎不把你师父名讳告知？可见成心。你每遇有点本领的人来此，必不安分。这类顽皮，不止一次。再若纵容，将来不知惹出什事呢！"

小尼慌道："师叔请看，殿台上所设斋饭已自用残，本心若存敌意，怎会如此！实是为这位黑师兄说话稍狂，因他自道就走，师父隐居在此，又不愿外人得知，故未请教姓名。早知内中有司空道长与陶真人的门下，也没有此事了。弟子实是荒疏，并非故意。师叔素疼爱我，再饶弟子一次吧！"

道姑道："还说不是故意！你就怕问出对方师长以后，不便和人恶闹，故不问明，以为万一事犯诿过之地，怎能瞒我？"

小尼听出道姑意犹未解，不禁面带愁容。

黑、江二人俱听师长说过这两位前辈女剑仙的大名，无心相遇，又听同去黄山助阵，惊喜交集。闻言一想，自身是客，小尼本领煞是了得，先不知她来历，故存敌意，既是一家人，如听其为己受过，对方师长法令再一严厉，责罚太重，自己既难乎为情，无形中还与小尼结下嫌怨。何如就此消解，岂不是好？想定同声说道：“吴师伯莫怪这位师兄。也是弟子一时无知，见荒山野地有此形势奇险而又隐秘的大庙，心中先生疑念，再见庙中有此大蛇，越发误解，语言失检所致。这位师兄如若受罚，弟子实是罪魁，心中如何能安？望乞师伯，连弟子等一并恕过初次吧！”

二人中，黑摩勒话更说得巧妙婉转得体。道姑笑对小尼道：“我本不能饶你，现他二人锐身任过，意欲为你求免。我念在他远人初来，又是初次见面的后起之秀，不得不看点情面。我和你师父戒条法令你所深知，日后再犯，我连你师父也无须告知，便叫你难逃公道了。”

小尼喜道：“弟子一时无知，下次怎还敢于妄为？不过那蛇现吃灵雪抓住，昔年此蛇便是灵雪抓来，想它内丹已非一日，只为师伯慈悲，看出它虽毒虫，尚未伤过生人，格外开恩度化，许其听经自修，兼充守庙之役，才得保全至今。在庙中多年一向驯善，只前年忽然犯了一次野性，杀的实是恶人。师父怪它不该如此凶野，除加以重责外，从此不令走出庙墙一步，每日只听经时得往前殿一次，平时均盘在树上。今日也是这位黑师兄来势特猛，事前弟子用传音管，听出来人妄言这里不是善地，心中有气。虽念事出无知，终想给来人一个没趣，试看他有多大本领，敢于如此自大。不特未对二蛇告诫，反对它说：‘来人说话可恶，轻视我们。我已令他由后庙墙进来，因他不似恶人，不便出面。来时可给他一点颜色，只吓他一跳，不可伤人。他如识趣，知道厉害，你将他吓倒以后，我再故作不知，出来作好人。否则来人必还有点本

领，你们务须将他困住，使其害怕讨饶才罢。切不要丢我的脸。

“二蛇因上次伤的还是恶人，师父尚且加责，意似不敢。嗣经弟子强迫，一力担承，方始点头。初意开个心便罢，上来人蛇只在地上盘旋争斗，并未飞起。哪知黑师兄虽不会御剑飞行，这口仙剑却是厉害已极。嗣见那蛇已连吃亏。幸是黑师兄不知发挥此剑威力，否则内丹真气必为所破无疑。那蛇一面勉力应付，一面朝弟子急叫。弟子一则见不是路，又忿蛇吃了亏，转闹成了没脸，这才许它飞腾变化，以求得胜。原意稍占上风，奚落来人几句再行和解。乍飞起时，仍未施展全力。后因黑师兄轻功极好，并且身手灵巧，几次大险均吃避过。蛇身上又中了两剑，最厉害是末一剑中在尾上，竟将内丹所化真气砍破，几乎连皮骨一齐斩断。情急负痛之下，刚犯野性，便听师伯座下仙禽灵雪长鸣之声。这时，原定和江师兄斗的那条雌蛇，因昔年黄山陶师伯曾来此地，见过两面，先听弟子用隐语说：‘来人要往黄山，看行径，许是陶师伯的门人后辈，只可惊吓窘迫，斗时务要留心，不可真的伤害。’雌的比雄蛇狡猾，性也较纯，知道对方师父和主人同道至交，惟恐事后受责，又见江师兄手无伤它之物，上来便无斗志，盘在地上一味延宕，不肯发动。恰值江师兄也似不愿动手。人蛇互相观望，一听鹤鸣，立即退藏树穴以内，走时，并唤雄蛇速退。

“弟子知道师叔一到，必不许蛇和人斗，如先退去，明是为了师叔驾到，来人必当是怕他才行逃走，平白使蛇受伤，气出不成，还落一个怕人，心不甘服。听出鹤声还远，以为尚未看见这里，忙催蛇以全力进攻，仍自妄想师叔未到以前略占一点上风。蛇本因伤记仇，仗有弟子为它一力担待，胆自大些，再听鹤鸣之声渐近，知道飞行神速，晃眼飞到，仇便难报，越发情急，所以才有最后一击。等弟子看出它猛发凶威，竟下杀着，这一下黑师兄如躲不过去，不死必伤，心中大惊，忙欲阻止，已自无及。如非师叔飞

来得快，错必铸成，非但师叔不容，师父知道此事，弟子也不能免死了。如今总算天幸，彼此无事。还望念在此蛇受伤不轻，有激而发，又是弟子一人之过，恕过它这一次吧！”

吴岚闻言，微笑道：“今日你师父入定，神游未归，我来得恰是时候，大大的便宜了你。孽虫无知，姑且寄死，以观后来。”说罢，回示顾唤：“灵雪，暂宽孽虫一死，你自去吧。”随来仙鹤将爪一扬，蛇被掷出丈许，跌伏地上，略缓了缓气，往殿台上缓缓游来，到了吴岚面前，将头连点，似谢不杀之恩，见了吴岚，周身仍自抖颤，对于黑、江、童三人，竟未敢正眼一看。通身长才尺许，适才巨口开张，毒牙如钩，目射凶焰，口中红信吞吐，飞腾变化，夭矫如龙，必欲得人而噬的猛恶之状，全去了个干净，竟似害怕已极。

吴岚手指黑摩勒，叱道：“大胆妖蛇竟敢屡次行凶！今番有人求情，姑再饶你一死。这是我师侄黑摩勒，秦岭三老和陶隐君、司空老人俱是他的师长。我现将雄精丸赐他一粒，加上他这口宝剑，此后你只敢在遇上时再生恶念，不必他师长行诛，只这一丸一剑，便制你的死命而有余了。还不与我退回穴去！”

那蛇闻言，益发垂头丧气，身子抖得更凶，蛇眼中含着泪珠，懒洋洋缩退回去，退到殿台之下，身形一闪便即不见。

吴岚随由身上取出一粒龙眼大的黄丸，递与黑摩勒道：“这蛇乃是异种，天性极为猛恶，又最记仇，无怨不报。上次所杀二贼，便为日里二蛇去至前山晒鳞，被二贼看见，打了它两镖。因听二贼口气，要来庙中寻人，误认是这里的朋友，怀忿遁回。可笑二贼明看出二蛇通灵变化，不同凡蛇，又亲见它退入庙内，依然半夜偷入，欲盗前庙主遗存的宝物。外贼入庙，本已不容，况又加上两镖之仇，蛇却凶狡，知道庙规不许它无故杀人，当时故意不现形拦阻，等二贼直入中殿藏宝之所，连师侄们全都惊动，发了

恶口，方始突然上前，将两贼生生在殿柱上绞死。为示因公杀贼，不是有意噬人，杀人之后，连人血也未吃一口，便衔将出去扔掉，表明它不是为私杀人。事后受罚不重，胆子越大。只人稍对它存点恶意，便非报复不可，何况你今日又剑伤了它，决不就此甘休。当着我师徒自是不敢妄动，一旦狭路相逢，定必行凶无疑。因它机智，自知秉性奇毒，早晚难逃天人之诛，以前伏匿此山，便深居简出，专一吐纳修炼，不开杀口伤人。仗着藏处隐僻，也无人去惹它。后来我大师兄移居来此，望见后山毒气，和我同去搜索，将它寻到。此时二蛇全被仙鹤灵雪擒住，命系鹤爪之下，一言立毙。也是见它蛇牙特弯，未开过伤人的杀口，方始宽容，许以向道迁善生路。仍恐日后恶性难移，令其长年听经，再加告诫。现在神通日大，休看它一条蠢虫，寻常道术之士也制它不了。适是先有小师侄叮嘱，不令真个伤人。上来未施全力，你才未为所伤，否则也是凶多吉少。你此时剑术未成，如何能敌？现赐你这粒黄丸，乃千年雄黄之精，名为雄精丸，乃各种恶虫毒蛇的第一克制之物，一旦相遇，只将此宝照它掷去，落在地上发出一片黄烟，那蛇闻到，重则立毙，轻亦周身绵软，醉晕死去，任凭宰割，不会动转。非将此宝移去，隔上多时，决不回醒。就不出手，只带此宝在身上，百步以内，蛇虫也都辟迹，不敢走道，偶有无知误犯，或风向相反，事前未闻出气味，只隔稍近，也自醉倒，实为深山独行防御虫蛇之至宝。况又经我重加制炼，效力愈大，一丸能用多次。你此后有它在身，便无足为虑了。”

黑摩勒无意之中得此奇宝，又得见这两位大名鼎鼎、隐迹多年难得相遇的前辈女剑仙，自然喜出望外，忙即拜谢收下。吴岚随令小尼陪了三人稍候，自往前殿走去。

黑摩勒问小尼道：“适才彼此有误，还未得请教师兄法号呢。”小尼笑道：“你们三人，只你这个小黑炭最坏！我叫清缘，还有一

个未落发的师姊名叫玄玉。你今天把我看家蛇砍了好几剑，有师叔作主，我不敢强，心实恨你不过。我师父素来对外人有情面，尤其是后辈年轻的人，只能见到，有求必应。少时见了师父，你也帮我求一求，请师父准我也到黄山去走一趟，视回热闹，我便与你解去这扣如何？”

黑摩勒久闻这两位老前辈的威望，自己尚是初见，又是后辈，不敢骤然答应，略一沉吟。小尼清缘把怪眼一翻道：“你不肯么？”黑摩勒笑道：“听吴师伯说，黄山敌党甚多，像师兄这高本领的人能往相助，岂不是好？我并非不肯，只为初见二位师伯，随便开口，怕不答应吧？”

清缘道：“那个不会。你是不知道我师父的脾气，最重交情。你的师长都是他的旧友，你又是个小孩，就说错了话，她也不生气。你不是会装呆吗？你见了我师父，可说敌党带有好几个小狗男女，这次双方斗法俱是一对一。各位师伯叔自不屑与小狗们交手，因此才令你三人赶去。并说这次事完，陶师伯便要封禁始信峰，在峰顶设炉熔化神钢金精，鼓铸仙剑。师父再如不允，我就有话说了。不问行不行，你只把话说到，我就承情，和我便算同道好友。以后无论你们有什么难事，我必帮你三人如何？”

黑摩勒估量清缘有此名师传授，必是能手。适才为了自己，也实受点委曲。以前嫌她语言面目可憎，此时双方叙出渊源，转觉她滑稽爽快得有趣。心想把这丑鬼带往黄山，看看她到底有什本领也好，便笑答道：“既然有词可措，少时我一定说便了。”

清缘闻言喜道：“你这人实是有趣。我先恨你狂，如今想起，还是怪我明知你们来历还要取笑所致。我如早把话说明，哪有这些事呢？”童兴笑道：“自来不打不成相识，我黑哥哥的脾气，向不肯吃人的亏。幸而人和蛇打个不分胜败。蛇虽挨了几剑，也看不出来。要是黑哥哥被蛇伤了，除非早晚他把蛇杀死，决完不了，

也决不会理你。今天吴师叔到的正是时候，这样完结最好。黄山那些敌人，差不多都精剑术，有好些还会使妖法，你非去不可，一定也会飞剑的了？”

清缘笑道：“我师父飞剑别有心法，与外人不同。我因一时得不到像黑师兄那样好的仙剑，只炼了百十根飞针。这次去黄山，是为我不比玄玉师姊可以随意出门，长年关在庙里，师父一入定就好些天。有时师姊再一出门，只剩我一人和一个烧饭的聋子老婆，实在闷人。想去散散心，看回热闹，另外还求陶师伯一点事，那也是他以前自己和我说过的。去是要去，并不一定就动手。”

江明接口道：“你以前常见家师么？答应你什事？我从小便随家师在黄山长大，怎未听说起？我有一个申师兄，那年回山看望家师，走过这里，曾来此庙，也只说庙中方丈待客颇丰，似颇富足，看不出别的形迹。前庙主如是你的师伯，当然也和家师是朋友。我竟一点不知道，这是什么原故？”

清缘笑嘻嘻道：“那是你师父不肯和你说的原故。休看你不认得我，你的来历我却尽知。有一次陶师伯路过来访，正值师父升座讲经，偶然谈起此事，不但是我，连那两条蛇也都听去。你没见今日和你对敌的那条蛇，对你通没一毫敌意么？那晚来客颇多，离此东南十多里兵书峡小仙源隐居的老少四人也都在座，听陶师伯谈到你时，个个称赞。今晚乍见你三人，也只你最为安详厚重。如非黑师兄背后话不好听，见时又稍自大，不服这口气，见面时，我早说实话了。至于我求陶师伯的事情，也是在那一次，谈起好剑难得，知我没有合炼之剑，说他不久取来一个至友遗留的大块金精神铁，异日封山鼓铸，可以炼成好些利器。内有二十来口短剑最好，本是炼来分赠与那亡友有渊源的一些后辈。说我资质不差，能得师传，师父又与那亡友相识，答应将来给我一口。其实我是借这题目，那剑铸成，还不到时候呢。”

黑、江二人同声问道：“兵书峡隐居的老少四人是谁？小的可是一男一女，看去和我差不多岁数的小孩？”

清缘含笑反问道：“那两小兄妹，果然和你是差不多的岁数。这老少四人隐居兵书峡已将近十来年。他那地方，我师姊去过，有田有地，好山好水，无异世外桃源。只是四面高山危崖，由一山洞里面的夹壁缝出入，隐秘非常。家养的猛虎有好几只，外人决走不进去，也看不到他们的人。你要认得，当然知道来历，怎倒问我哩？”黑摩勒便把前由黄山归途因为追虎，与两小兄妹交手之事说了。

清缘道：“原来如此。照这样，我还是不能说。其实这老少四个并非外人，我和你们，现在说起又是一家，有什么不能说的？不过他们曾经再三嘱咐，只师父师叔和有限三四人知道他的底细。师父也曾告诫：一任是谁，不许走口。我已答应了他们。你如本来知道，说还无妨，名姓都不晓得，我如何说呢？看他上次和你相遇情景，那洞中老人分明知道你的来历，仍未吐露姓名，也未叫你进去。那两小兄妹又是绕路回家，可知还有避忌，不到明言时候。否则，以你师长交情，他定要引你入洞款待，告以实话。便你回去，司空老人也早对你说实话了。请想，你司空师叔尚且知而不言，只令你下次路过再遇时留心，那意思无非要由老人自说。我如妄泄机密，不特他们知道怪我，便师父师叔亦不答应哩。迟早你自能明白，此时无什相干。这里头有好些原因，暂时不打听倒好。如真嫌闷在心里难受，少时如不随吴师叔同行，此去黄山，路绕数里路，便要经过他那里，不妨作为你自己的意思，前往一探。不论何时，你只在上次和两小兄妹交手时山洞外面略微徘徊，必有动静。如有人出，必是他兄妹二人，或是他家用的一个女蛮子。你见本人，相机问答不必说了。来的要是蛮女和那两虎，与你为难，却不可真动手伤他，只说我是来寻你主人的。他们如愿

相见，必出答话，也许让你们进去一谈；如仍不愿，虎和蛮女必装不懂，一味朝你们猛扑。可不必与他一般见识，略微表白来意，各自上路便了。他们只想吓退来人，除非真正仇敌上门，决无伤害之意，况又打不过你们。如追上来，不去理他，也就罢了；如若穷追不舍，你再装发怒，回身一追，他也就势下台，与你斗上两三照面，落荒逃走。这样能见到人固合你意，见不到也无妨害。如由我口中说出，那就有好些不合适了。”

黑摩勒知道清缘人颇豪爽，所说也颇有理。一行三人本定今晚明早赶到黄山，因斗蛇一耽延，已空费了些时刻。吴岚入内去见玄莹大师，又去了好一会未出。这两位老前辈俱是飞仙剑侠，如若同行，得她们携带，自不消多少时候，再多迟延，只不挨到明午起身，也比预定的快。但她话未说准，去否未定，玄莹大师神游未归，尚在入定，不知何时回醒。主人来历又已得知，不能不修后辈之礼。万一这两位老前辈不去，仍是步行前往，赶路还来不及，哪还有什闲空再往兵书峡去逗留？此话岂非白说？随答道：“你不是也要去黄山么？适才吴师伯也说要去的话，我三人自然随她一路。并非步行，怎得绕往兵书峡去呢？”

清缘道：“我是说你定要知道他们姓名来历，只此一法。还有吴师叔，一向无论是往何处，总是孤身一人骑鹤独行居多，外人更是从未带过。据我猜想，她许和师父做一路，连我也是单走，或是令我随你们做一起。她适才虽说也许命你三人先走也许同路的话，并不一定是带了你们同到黄山，多半是等你们见过我师父以后，计议停当，同时上路。她自与师父同行，却另施法力送你三人起身。不论谁先到，她和师父不到时候是不会出面的。要是给你们飞行神符另外单走，反正没有多少时刻便可赶到，也不在这中途片刻耽延，你不是可以绕往兵书峡一行了么？”

江明为人，内聪明而外浑厚，自与母姊劫后重逢，得知自家

身世实有难言隐痛以后，便留了心，随时观查访听真情，已非一日。因见连黑摩勒这等至交尚且讳莫如深，可知关系重大，求知之念更切。来时路上，又见黑摩勒和童兴暗使眼色，抢口答话，不禁生疑。心料那洞中老少四人多半于己有关。闻得清缘知道四人来历，方自心喜，偏又是个知而不言，好生失望烦闷。闻言，还待设法探询。未及开口，忽听身后有女子口音叱道："清缘师妹，你还胡说些什么？又想引人去生事么？"

黑、江、童三人闻声回顾，身后殿门中走来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少女，生得秀眉星目，肤如玉雪，又白又细，穿着一身玄色道装，与玉肤相映，更觉黑白分明，自然娴雅，容姿英秀，清丽绝尘，知是清缘未落发的师姊玄玉。江明方想，主人乃是有道神尼，吴岚与她平辈，身着道装，尚可说是以前同在道教门下。此女既是玄莹大师门下，带发修行也还罢了，如何也着道家装束？名字又犯师讳，同着一字：一个玄莹，一个玄玉。外人听去，直似同门姊妹，哪像师徒？闻说大师规律素严，怎不将此女名字改掉？

正寻思间，清缘已迎上前去，笑答道："这三位小客人不是外人。那老少四人，黑师兄还曾见过。因他们再三向我盘问，想要知道底细，觉着情不可却。我想黑师兄又到仙源洞去过，双方并非没有渊源。行时去往洞外略绕，见否自在主人。我又没说什别的话，有什相干？"

说时，玄玉已自走近，一面向三人含笑点头为礼，一面向着清缘微带嗔容，答道："你还没说什么呢！三位师弟真要听你的话寻去，双方见面，不到时机便惹出事来，如何是好呢？"

清缘低头不语。玄玉又回向三人道："我妄自托大，到底痴长几岁，敬请听我一言。我知三位师弟年少好奇，觉着荒山中有此异人隐居，又与各人师长似有渊源，再加对方两小兄妹均有一身好本领，惺惺相惜，必欲一见，打听他们的底细。如是平常无事，

不特我们理应尽情相告，并应领上门去，彼此结为良友才是。无如事关重要，内中实有难言之隐。这老少四位正在避仇隐迹、韬光养晦之际，论起来也非怯敌畏人，只为仇敌根深蒂固，人多势众，如被发觉踪迹，必来生事。虽说不怕，于将来之事却有阻碍。我愿三位师弟，由今日起只不去寻他，最好从此不提兵书峡三字。等到时机，各人师长自会告知，便三位师弟，也必参与此事。那时，复仇去恶，恩怨分明，岂不大快人心？比起此时一知半解，就见了面，闷葫芦仍难打破，徒自扰人清修，不能随意交往，不是强得多么？”

黑摩勒闻言立即省悟，忙答道：“师姊言得极是。小弟也为那两小兄妹武功甚好，觉出是一家人。司空叔父有‘过时留意’之言，并未禁止相见。恰值清缘师姊无心中说起，随便一问，并非定要往寻。再者，此时急于随二位师伯去往黄山，也无此闲暇。既是师姊力嘱慎秘，愚弟兄三人遵命便了。”

江明见二人如此应答，自然不便再问，只得闷在心里。童兴本来不甚关心，更是一说便自放过。

清缘随问玄玉：“师姊穿了出门衣服，莫非师父已然做完定功？师叔把话说完，许你到黄山去了么？”玄玉道：“师父业已回定，和师叔正谈黄山的事呢。师叔本想令你我和三位师弟一同上路。师父说：‘适才入定，便为黄山之事神游前往。照眼前形势，去还不到时候。’知道三位师弟忙着起身。现在师父和师叔还有别的事，又等着一人，无暇与三位师弟相见，特赐飞行甲马三道，令先起身。师父先并没打算令我和清缘师妹往黄山去，因为师叔力说：‘自从三次峨眉斗剑和青城派教主朱真人扫平竹山教群邪以后，各异派中人消亡殆尽，漏网无多，只有眼前这些漏网余孽。起初各正教因见几次杀戮甚众，觉着这些漏网余孽既已匿迹销声，隐遁荒山野域，何必再为已甚？便听其自然，不再穷搜。这些残余妖

邪，几次死里逃生，已成惊弓之鸟，又见彼教中一干负盛名的老辈十九遭劫，全都胆寒。起初是但免一死，于愿已足，这多年来，虽然秉性难移，有时仍不免故态复萌，为害人民到底极少，并还是所收孽徒所为，本身为恶者实不多见，因此才得保全，无人寻他晦气。后来各正教中有名人物相继仙去，这伙余孽也静极思动，始而只是豪奢放纵，求谋宫室衣食之奉，继觉一些有大力的对头克星或已转劫重修，或已成道仙去，留下的一班后辈，大都与他法力不相上下，认为莫如我何，渐渐夜郎自大。有的广收门徒，意欲重创昔年教宗；有的想起昔年丧败之辱，勾动前仇，妄思报复。本来邪正水火不能并立，况又加上许多因果，互相勾结已非一日。只为昔年创巨痛深，怵于前车之鉴，只在暗中图谋，未敢遽然发难。直到去年，他们人数越众，又有两个自来便是尝胆卧薪、蓄谋报仇的能手，突起号召，声势益发增强。正准备明张旗鼓，与仇敌一决胜负存亡，恰赶上金华北山丐党打擂评理之事，有人前往邀约，立时乘机发难。初意事出仓猝，仇敌必无警觉，他们约时约地，还可故示光明，却不知各正教中道友，高明之士颇多。不过自本门两辈师长仙去以后，奉命静修，不许显露行藏，炫世骇张，纵积善功，也极隐秘，无人得知，实则法力剑术虽然不如前人，哪一个也都不弱。鉴于近年群邪猖狂，早有除害之意。北山之会，暗中原有一番准备。这伙余孽尚不自知，内中又有两妖人曾与陶师伯有夙仇，故意把斗法地点约往黄山。这一对面，双方都想一网打尽。正派诸道友虽然法力高强，妖人中也有不少能者，此时正是旗鼓相当。道家四九重劫已过，似这次黄山的局面，以后决难遇到。’再三劝师父，令我二人前往见识见识。师父方始应允。我拜别时，师父吩咐，她和师叔不久也要前往，令清缘师妹无须拜别，等到天明三位师弟起身以后再行上路。所以我换了衣服出来，正赶上师妹又在生事，只顾劝阻，还未及说呢。”

清缘道:“师姊真是慢性，话到这时才说，直和没事人一样。师父既允我们去黄山，又不令你和三位师兄入见。说走便走吧，如何要等天亮呢?”

玄玉道:“你只性急，哪里知道！听师父说，黄山众妖人先时只顾逞能，装大方，以为对头只有北山赴会的几位老前辈到黄山去，不过添上陶师伯一个劲敌，自恃炼就邪法，也没放在眼里。等到了黄山一看，不特始信峰上，先有好几位硬对头在彼相待，并且连北山会场上的对头都未看清,好些高人俱出于他意料之外,跟着司空老人又把木尊者约去，陆续赶到的强敌也有不少。看出对方早有准备，表面仍自猖狂，暗中实已发慌。觉出隐恨多年，费了无数心力，好容易今日才有报复之机，再如挫败，不特奇耻大辱，而对头也必趁此时机将他们一网打尽。于是也横了心，以为年来在海外勾结了几个有本领的旁门炼士，可以求援。一面各施邪法，欲以全力拼命；一面分别向海内外同党友好求援。师父神游归来之前，已有三个妖党赶来，内中一个，乃昔年一音大师扫荡小南极四十七岛妖人时漏网的妖僧鱼头和尚，所喷妖烟邪雾厉害非常，下起手来更是又毒又快。幸有木尊者在场，识得他的来历，施展法力将他挡住，这面法力稍差的几位才未受伤，可是他那毒雾乃海中妖蜃之气炼成，消灭也非容易。如用太乙神雷将它击破，飞散人间，引起瘟疫流行，为祸更烈。师父当时正拟出手，万没想到，现在依还岭幻波池坐关的峨眉派第三代女剑仙上官仙姑，同一道友，往黄山文笔峰后看望崖壁内走火坐僵的一位女友。那女友乃餐霞大师的徒孙，因师祖餐霞大师和她师父女神童朱文相继成道仙去，奉了遗命，在黄山故居文笔峰洞内修炼，偶然疏忽，走火入魔。一班和她相厚的女同门，怜她资质不够而求进之心太甚，以致犯了本门规条，不许在凝碧仙府居住。幸得师长代为求情，始允罚往黄山故居独自修炼，以致受此苦难。除用法力

将崖壁封合，闭了洞门，加以禁制，以防仇敌侵害外，并互约定，每隔三年轮流看望，准备等她修到难满孽终，助其成道，重返峨眉仙府。以前上官仙姑也正奉命坐关，不曾践约，此来尚是初次，恰好遇上，一到便用法宝将满空妖雾收去。鱼头和尚知道不妙，当时逃走。上官仙姑也未再出手，只和陶、李、蒲、娄诸老匆匆谈了两句，便往文笔峰飞去。不多一会，闻得峰后雷震，跟着便见三道光华破空飞去，想是将那走火坐僵同道救脱了难，一起飞走。众妖党见状才放了点心，又复猖獗起来。师父说到这里为止。她老人家一向不说空话，既命我们五人天明后走，必有原因。事情还有好几天，不愁赶不上。你这样心忙作什？”

清缘笑道：“不是我心忙，实在是自从去年随你去游泰山，在泰安城里，无意之中做了那件错事。回来你又不肯代为隐瞒，照实举发。从此师父便不许我下山一步。你一人自由自在，随意走动惯了，自不觉得。我长年关在庙里，师父日常入定，你近来又回庙时少，剩我孤鬼一个，除了引逗那两条蛇，连话都没处说，多么难受！好容易师父开恩许我离庙，自然巴不得早点起身了。”

玄玉笑道：“你今年也不算太小了，怎还如此童心？你平日守在庙里，不是正好用功么？就说有时闲来无聊，赶上师父入定，我不在庙，眼前放着一位高人，不去讨教，却和那无知蠢蛇去玩。一听说出门，心便飞向九霄云外，恨不能一步赶到黄山。亏你还好意思说呢！”

清缘道：“你说在偏殿烧火老太婆么？我见她装聋装哑的样子，就有气，谁耐烦向她讨教呢！既是用功好，外面又没人伴着你，如何你在庙里坐不住，常往外跑呢？你那脾气，难道就不闯祸？不过师父疼爱你，装不知道，又无人给你举发便了。”

玄玉闻言，把脸一红，微嗔道：“你真糊涂！你只要向道心诚，奋力前修，将来便有承受衣钵之望。我虽蒙师父深恩教诲，拜师

入门也有十多年了，法力虽然比你强些，至今不曾披剃，因为名字犯讳，向师父说了好几次，请求另赐一名。师父只说无妨，也未允许。如说我非禅门弟子，不堪造就，师父偏又尽心传授，好生不解。以前我想到这些便多疑虑，近年觉着师父也许是有心激励，才一意奋勉自修，去了愁烦。究竟能否以道力修为战胜定数，仍不可知。你是师父衣钵传人，自然管教得严厉一些，所学也多是根本功夫。我如何能与你比？固然我背地从不敢违背师命和本门戒条，你要把师父不管束我当是好事，那就看左了。休说师父，便是雷姑婆，背后也直夸你。她的道门虽和我们不同，到底多少年的修为和经历，和她讨教，终是有益。她在此韬光养晦，别人大概想见一面都难。近水楼台，你自贪玩，意存轻视，不与亲近，岂非可惜？”

清缘道：“我是急性，她偏不爱说话，十问九不答，无论如何虔心请教，也换不出她三句话来。就拿前天说吧，她自和我们一起，每日烧火扫地，焚香撞钟，做些打杂的事，还不要人帮忙，永没离庙一步。前日天刚亮，她忽把近三日的事做完，特意寻我，说她好久没出门，想到外面看看，三两天就回，叫我代她烧香扫地，并说日内恐有人来，另做了三份好斋饭，放在香积厨内。我料准她下山有事，来的这三人也必非寻常，再三盘问，一言不发。后来我问得急了，她只说她有酬谢，不要我白代她做事，底下便封了口。我赌气走开，刚一转身的工夫，再找人已没了影子。她自不肯理我，使人没法亲近。我何尝在轻看她呢？”

玄玉道：“雷姑婆近十年来虽听师父之言，在我们庙中隐修，当年好胜天性仍未全去。向这类高人讨教，没有耐性如何能行？实对你说，我为肯虚心求教，已得了好些益处。我看她对你甚为器重，你只要没有轻视之念，仅是一点稚气，早晚仍能得她指教。心不耐烦，仍是无用。”

清缘道："你哪知道！我每次对她都恭敬着呢。她不理我，有什法子？这些闲话不必说了。现在离天亮还有些时，师父脾气我知道，既没禁止早走，必不妨事。就有原因，也无关大局。并且有你一路，也不会出什大事。况难得今夜这好月光，还是我们五人一起走，又热闹，又有趣。"

玄玉道："你才得出门，又不听师父的话么？"清缘闻言不语，意颇怏怏。黑摩勒暗忖：玄玉姊妹奉命后走，必有原故。主人不肯相见，留此无事。方欲辞别先行，忽觉微风飒然，随有一丝玄雾自空飞坠，便听清缘笑道："雷姑婆回来了。"

黑、江、童三人定睛一看，身侧忽添了一个庞眉皓发、扁脸笑额、凹鼻阔口、貌相丑怪、手执红漆杖的胖老太婆，笑嘻嘻对清缘道："你师父准你和玉姑到黄山去趁热闹么？"清缘故意哭丧着脸答道："许是许了，却命天明后走。三师叔现在里面，也不令我进见。我想先走，怕违师命又受罚呢。"说时，老太婆直如未闻，转身指着黑、江、童三人问玄玉道："我早料到有人要来，本定明午才回。适在外面忽然心动，怕你们要出门，赶早回来，竟自相遇，也算有缘呢。"玄玉行礼之后，含笑未答，清缘话也说完。

黑、江、童三人料定这老太婆必非常人，决不是什么烧饭香婆，一齐上前见礼。老太婆只把手微伸，口说："好好，你们起来。近年天罚我，不是聋，就是哑，总占一样。且喜今日还能说话，你们说的我也听不出，由我一个人说吧。现在黄山正打得热闹，此去途中许还有点事。你们五人此时前去，许能得点益处。来来来，我送你们一点东西。这五个梅子，走在路上，遇到口干舌燥得难受，泉水不中用时，可以拿它解渴。东西虽小，用处却大，切莫丢了。另外这五支小铁叉，是我这次出门和人要的，专能对付口里喷毒气长着好些头的毒虫，最好五支一同应用。你们恰巧五人，刚刚合适。可惜这东西还有主人，你们只能算是借用，虽然用上

一回就拉倒，到底省心得多。如没有它，万一走到黄山铁船头山峡以内，那毒虫闻到生人气味追了出来，你们用刀剑杀它，不论杀死与否，都要惹事害人了。有这小叉在手，只消一人对付一头，照那血窟窿里打去，把它钉在地上，各自走开，便没有事。到时主人自会寻来，将叉收去。如出来得快，将你们追上，问起这叉来历，无论如何说法，神气多恶，也不可以还手和顶嘴。你们不动，他是不会伤人的。你们也无须对他怎样恭敬，只说你四师叔看见有人拿这叉生事欺人，代收了来，知道你们要路过铁船头山谷，托你们送还，就便把害除去；知道叉主人不忘十五年前玉女峰月夜之言，底下的事自会料理，故此丢下走去。再问别的话，一概不知，交叉人的踪迹更不可说。如真拦路强问，可答以前日紫盖峰下相遇，是个丑胖老太婆，身侧还同有一个麻脸的白衣女子。他便没话可说，自然放你们上路走了。这也算是我的一件未了的事。我此时不愿与叉主人相见，托你们办正好。可惜我太穷，身无长物，那五个梅子算作酬劳吧。这东西不是附近出产，来路颇远，人家送我，还没舍得吃它，再者，平白无故吃了也可惜。吃完，梅核不要丢掉，玄玉、清缘两核自带回庙，你们三个可留着，种在各人所住的地方，将来也许还有用处呢。”说罢，随将梅子和叉分给五人。

五人接过一看，那叉长约七寸，中锋特长，两辅锋尖微微内向，通体铁质。叉柄刻有篆铭，形制虽极古朴，铁锈斑驳，看去并不锋利，也无亮光。那梅子却是希奇，从未见过，只有龙眼大，色如红玉，入手便闻到一股香味，清芬入鼻，心神为之一爽。黑、江、童三人瞥见玄玉面有喜色，清缘口皮微动，含笑欲语，吃玄玉使眼色止住；知非常物，忙同拜谢。雷姑婆又道：“我话已说完，耳朵不灵，你们说的话我也听不清楚。想早走时，你们各自走吧。你师父师叔日后如问，说是我老太婆胆大妄为，教你们走的。有

什责罚，由我代领好了。”说罢，也不俟答言，便往殿内走去。

清缘自是高兴，笑嘻嘻朝她身后扮了一个鬼脸，吃玄玉怒目瞪了一眼。众人方欲起身，忽听雷姑婆在前殿门外自言自语道：“小鬼头莫太得意，路上不是太顺当呢。”清缘闻言，低语道：“不好，这老太婆又说鬼话呢。我非找她去！”口说着话，脚底忙要往前追去，又吃玄玉一把抓住，低声喝道：“师父就在中殿，不要你此时入见。你赶了去，留神不教你走呢！”清缘方始怏怏而止。

玄玉见她意似还要说话，便先对众人说道：“雷姑婆是师父老友，既有她老人家作主，师父一定准她情面，休说早走一步，就是不留神有了无心的小过失，也必从轻发落。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做一路走了。”黑摩勒想起玄玉适才所说之言，恐内有别的文章，不便同行，方欲开口，提说分路，作前后两拨起身。玄玉连使眼色，说道：“时已不早，我们此时自是一同走好。有什话，到了路上边走边说吧，省得多挨时候。”

黑摩勒见她前后之言不符，好生不解，闻言只得罢了。玄玉随向黑摩勒等三人道：“我在前面领路吧。”说完，便往右侧假山洞中钻进。黑摩勒等随在后面，见洞径曲窄不平，光景甚是幽黑，如非各人都是好目力，直难辨路。又太险峻，有的地方，窄仅容人。上下四外都是突出来的磊砢怪石，阻碍横生。走了四五个转折，仍未走出洞去。

童兴年幼，忍不住道：“这洞里黑暗难行，还不如自我们来路越墙出去爽快呢。”清缘笑道：“你们来路，中间一段要绕好长一段才到山脚，哪有这里省事又近得多？黑暗难行的路，只开头这五六转。因你三人初来路生，不能快走，所以气闷。再转一两转，穿出伏龙洞，就可随意加快了。总共还不到一里半路，心急作什？”说时，地势忽转高大。

黑、江、童三人瞥见前面靠洞壁暗影之中，好似蟠着一大堆，

有三点茶杯大小蓝紫色的星光停在上面，前头不远，隔着一排竹棚。心疑那是先遇二蛇潜伏之所，蓝紫光华便是蛇的眼睛。继一想，蛇只两眼，如系二蛇同栖，目光应是两对，怎会只有三点光华？再一注视，不特光色与先见二蛇目光不同，光并发呆，不似二蛇凶芒四射，大小也差得多。俱觉奇怪，方欲询问此是何物。玄玉、清缘似早料到三人要问，各自摇手示意，并令放轻脚步。行近竹棚前面，忽改向右，又由一极窄的夹壁小径穿出。面前忽然开朗，洞顶也越发高大，只是上面钟乳四垂，两壁奇石罗列，时有未凝冻的石钟乳自洞顶滴滴下垂，落在地上，越积越厚，日久年深，逐渐凝固，变成许多奇形怪状、孔窍玲珑、势欲飞舞的乳笋。更有大片绵亘上面的历历下垂，在地的向上堆积拥起。有的接连不断，有的似断还续，不绝如缕。有的当中空出一段，都是通体晶明若冰，莹滑如玉。

童兴因见洞中黑暗，只有上下钟乳晶光回映，仗着好目力，仅能辨认，方笑说："这好景致，可惜太黑。如若有亮一照，想必更好看呢。黑哥哥，你把宝剑取出来，晃它两晃试试。"黑摩勒闻言，方欲拔剑，玄玉连忙阻住，低喝道："朝这里走，本是一时方便。拔你那剑，万使不得！留神惊动那怪物，我们走又费手脚了。你们想要亮光照看钟乳么？前面还有好的哩。且随我到那里，再照给你们看好了。"说罢，留神侧耳，向来路略微静听，无什响动，方又前行，转到左侧洞壁之下，路便阻住。清缘忙抢向前，伸手朝壁间划了几下，左手伸入一个小石孔中往外一拉，一片白光微微一闪，壁上一块三尺方圆的怪石随手立起，和小门一样，虽然开放，左边沿仍紧附在壁上。清缘等众人钻将过去，回手将石带好，二次划了几划。又是一片白光闪过，石块重又填好，回了原状，封合无痕。随笑道："这里就不妨事了，你们随便说笑照看吧。"

黑、江、童三人见那地方较前更大，乃是一座十亩方圆的广

洞，钟乳更多，千奇百怪，不知有多少形色，但都位列井井，自然疏密，高下相间，不似来路一面丛杂，到处牵衣绊足，阻碍横生。未及开口，玄玉已把双手连搓了几下，倏的往外一扬，立有一团明光升起。前面恰有大片钟乳自顶下垂，横亘当中。光华一照，合洞通明，宛如天花宝盖，缨络锦屏，浮光泛彩，五色缤纷，眩人双目，奇丽无俦。不禁拍手，连声称妙，赞不绝口。清缘笑道："你们看着好么？多看两眼，再走不远，就出去了。"

三人心仍惦着黄山之行，闻言，无暇贪玩奇景，匆匆观赏，便同前行。走完这片钟乳四垂的广洞，又穿入一个小洞里面，通体皆石，无什可观。那团明光早吃玄玉招回，用手指定，悬向头上照路。小洞长不十丈，转瞬走完。到了尽头之处，又走入一个高宽只得七尺的石甬路内。江明心细，见那甬路大小宽窄如一，既直且长，通体浑成，极似人工凿就，忍不住问道："二位师姊，如适见伏龙洞内有一怪物蟠卧，这条石甬路又如此整齐划一，可是师伯法力开通的么？"

清缘笑道："谁说不是？如不为那怪物，我们在原地方住得好好，还不会移居到这等荒凉僻陋的野庙里来呢。也是师父心太慈了，不论有多可恶的东西，只要没伤过生人，或是受迫反噬，无心之过，总说众生修为较人艰难十倍不止，到此气候，太不容易。轻易不肯伤害，有时还要费上许多心力，为它去掉恶根，再用佛光解化，务使改邪归正，去恶从善，超劫成道。自己却惹下许多麻烦，也不在意，常是如此。要是我的话，这条怪蛟我早杀死它了。"

玄玉道："你知道什么！师父因这七星蛟那么凶恶之物，只为一念感恩，宁甘自身失却飞腾四海之机，在大雷雨夜用它长身护住浙江堤岸，末了还被恩人误认怪物，恐伤他的田舍，合家老少九个好武功的人拿了刀剑，以全力想制之于死地，它仍顺受，不

肯力抗，终于错过时机，负伤遁入荒谷绝涧之中，受那泥涂污湿之苦，心行可嘉；一面又想起三十年后，黄河将有怪鱼攻陷堤岸，发动水灾，用它护堤，以毒攻毒，再妙没有。为此将它收伏，许以异日助它成就证果。只这东西，天生暴性未驯，必须以佛法化解，身又过于长大，一时没有安顿。恰值师伯远行，本庙留下两条驯养的毒蛇，庙正建在山上，为此施展法力，由后山腹强穿一洞。起意原为此山石质坚顽，禁闭此怪可以省力，也未推算。等到打通数十丈，在尽头处开一小洞，给它栖止。过了数月，它忽自内里攻穿出来，到了后殿院中，与二蛇争斗起来。师父入定，神游未回，经雷姑婆将它制住，赶了回去，才知山腹里面竟是空的，还有钟乳奇景。同时师父在定中也知此事，回来重又行法，将通后殿的一头也加上禁制。因这东西前月忽然犯性，意欲随时去至山后游行，师父恐其生事，没有答应，意颇怏怏。故此适才走过时，防它惊醒，又和上次你惹那事一样。师父度化此蛟，原有深意呢。”说时，甬道已自走完。

三人见那尽头处，乃是一片浑成石壁，只壁上画有一个大圈，方以为和适才石门相似，可以行法开放。忽听清缘笑道：“开这石门，我却无此法力，还是师姊你来吧。”玄玉笑道：“你要能开，不知又多出什么花样了。”说罢，令众后退，走到壁下，盘膝面壁坐定，把手朝上一指，先前照路的那团光华往下一沉，正罩在玄玉头上。

清缘笑道：“师姊莫忙，让我来引发它。”玄玉微笑未答，清缘站向前去，把手一扬，立有一道白光飞出，射向对面石壁之上。剑光到处，面前倏地奇亮。随听轰轰之声，洞壁忽隐，现出大片五色云光，霞辉闪闪，耀目难睁。清缘跟着招回白光，护住全身，往光霞冲去。两下才一接触，那五色云光立化为万千大小漩涡，电一般疾转起来。清缘连冲两次，均被阻住，没有穿过。

玄玉笑说："算了吧，莫耽延了。"清缘已一声清啸，第三次又奋力急冲过去。这次居然未被阻住，冲入云光之中，但是事情更糟，一到里面，便连人带白光齐被光霞卷去。宛如一叶小舟落入恶浪漩涡以内，随同急转，无力振拔，眼看越陷越深。黑、江、童三人看出形势不妙，方代忧急，忽见清缘白光，在对壁光漩中强自挣扎了两下，紧跟着一声霹雳，一片火星爆过，清缘在白光环绕之下脱身飞去。壁间禁法也被触动，无数长箭形的彩光精芒，怒潮也似，由清缘身后直射过来。

玄玉早有准备，见状更不怠慢，双手同掐灵诀，迎头一扬，便有一蓬祥光飞出，向前压去。那无数精芒箭雨好似遇见克星，立被挡回原处。满壁彩霞连闪了几闪，倏地隐去，现出原来洞壁，只中间却多了丈许方圆一圈佛光，祥辉澄静，看去似虚似实，甚是清明。清缘便对三人道："洞门已开，这光就是出口，先随我走出去吧。"三人见玄玉仍坐未动，知尚行法未毕，清缘已当先往佛光中飞将过去，便相继纵起，跟着随入，里面果是空的。所经之处，也无什感觉。共只七八丈深，便自走完。出去一看，斜月西坠，正挂林梢，空山寂寥，清风萧萧，人已到了洞外。回顾来路，只是危崖削壁之间有一深洞。正要探头往里细看，忽听洞内起了一片风雷之声，随见玄玉在青白光华围拥之下急飞出来，身后灵光乱闪，风雷大作。刚飞出洞，手掐灵诀，回身往后一扬，洞口霞光一闪，风雷立止。再看出口壁洞已然合拢，更无形迹。

三人见玄玉、清缘俱有如此法力，好生惊赞不置。童兴便问："此是何处？照我揣测，我们先时走过，怎么我们来时未见有这好景致？"玄玉道："这便是后山左侧崖谷，其实就在你们来路旁边，相隔不过三四丈远，因师父不愿外人时来扰她的功课，又以庙有一蛟二蛇，俱是凶恶之性，恐外人无知，生事激怒，法力封禁之外，为防万一，又将这后山峡谷行法隐去。你们只见丛莽密布、荆

棘过人的一片陡坡，自然就错过去了。”那峡谷本在黑、江、童三人来路近山麓处，地势已颇险峻。好在三人俱有一身轻功，玄玉、清缘更不必说。众人且说且行，一晃便自越过，驰下坡去，走上去黄山的道路。黑摩勒又对玄玉道：“二位师姊俱精飞剑。此去黄山，剑遁飞行晃眼即至，和我三人一路跋涉，这路不冤枉走的么？师姊如无什事，只当闲游，同行尚可；如为迁就我们，多此一番跋涉，就不必了。”

清缘笑道：“你这小黑鬼怎如此贫嘴？我们有事自然先走，谁还与你客气不成？”黑摩勒见她说话仍是初见时滑稽神情，也笑道：“我不过因问师姊，随便把你带上。你既不识抬举，谁管你呢！”清缘笑嘻嘻又想开口，玄玉拦道：“师妹，你知黑师弟的心意，是为了适才在庙中初见时听我传命，说师父吩咐，要等三位师弟天明起身然后上路，以为我二人有心客套，违命迁就，心老不安，一再提说分路的话。实则我是故意那等说法，内中还有别的文章，等我少时一说，就明白了。如此若无有原故，请想，师父师叔之命，如未禀明，敢于违背么？”

清缘插口道：“我明白了，可是为了那位老太婆？这里头还有她的事，想要激她出头么？”玄玉道：“你知道什么！随口乱说，无怪师叔说你毛包，枉有一点小巧，有时仍不免于坏事，实在不错。一句话也藏不住。就有话，何必忙在这一时说呢？”

黑摩勒听出内中实有文章，同行并非专为迁就自己，便不再开口。清缘还要说时，忽听远远天边一声鹤鸣。清缘笑道：“三师叔座下仙禽灵雪回来了。刚才飞走时我没有问，不知为了何事？它和我还好，等我唤它下来问一问。”

玄玉道：“这事我尚略知一二，灵雪不能人语，手比太繁，只把它带回来的信一看就明白了。它见了我，定必飞降，成了常例，我在外面相遇好些次了。它那目力最强，多远都能看见。这鸣声

多半为我而发。”

话还未说完，又听一声鹤鸣，相隔已近。众人抬头一看，晴空万里，更无纤云。遥见西北天边有一点银星，在残月疏星之下背着碧霄移动，宛如流星过渡，其行绝速，越飞近越大，晃眼工夫，现出灵鹤全身，到了众人前面。玄玉刚唤得一声“阿灵”，一阵疾风，飒然飞坠，鹤已落下，连头到脚足有八尺以上，单脚立在地上，另一爪却抓有一封书信。

玄玉笑道：“阿灵师弟，你把地方都跑到了么？这是哪位道长的回信？给我看看。”那鹤应了一声，随将右爪扬起。玄玉接过一看，信并不曾封口，取出一看，面上微现惊疑之色。鹤复扬爪指着西方，叫了几声，玄玉问道：“你说丹枫岭那怪物出来了么？”鹤便将头连点。清缘凑近前去，想要书信观看，玄玉已将信递还。鹤仍用爪接过抓紧，长啸一声，冲霄飞起，直上高空，展开雪羽，略一盘旋，似弩箭脱弦般往来路一面飞去，转瞬之间剩了一个小白点，出没遥空青霭之中。清缘急唤“阿灵”，并未回应，白点连闪两闪便自无踪。

清缘恨道：“想不到人情势利，自我受师叔责罚之后，连这扁毛东西也势利起来。”玄玉笑道：“你少咒骂。阿灵耳朵尖，留神被它听去，过天遇上事，给苦头你吃呢。”清缘道：“便听去我也不怕。这东西太可恶了！先前因我指使庙中二蛇与黑师兄开玩笑，并非真事，它由远方飞来，一到便逞能干，狐假虎威，将大花儿像曲鳝一般抓起。那意思，只师叔略一开口，便把蛇身抓成粉碎的神气。我在旁边向师叔那么苦求，它只望着师叔的脸，爪子抓得更紧，全不讲一点情面。直到后来，师叔开恩宽恕，它奉命飞走，始终连正眼也未看我。此时相遇，只把信与你看，又未理我。早晚遇上机会，我还要给它一点苦吃呢。谁还怕它不成？”

玄玉道：“怕自然是不怕，不过它日常随着师叔，偶然传书远

出，也在外面无多耽延，轻易不和师叔离开。你那一套促狭，全不易使上。等你有事需它相助时，它却故意延挨，或是给你使坏，就难说了。”

清缘越气道：“它一个扁毛东西，就我在外遇上难事，也决不会需它相助。至于师叔有命，它如违背放刁，我不会举发么？”玄玉道：“阿灵已近千年气候，不比泛常。你此次黄山归来，不久便要下山修积，如何能保以后用不着它？信否由你，但盼它没听见最好。”

清缘道：“你少长它的志！闲话少说，那信是谁的？说些什么？与黄山的事有关么？”玄玉道：“我刚劝你性子不要这急，又忘了么？如若无什相干，我早说了，何消你问！阿灵不肯把信与你看，便为你口太快之故，这还看不出来？等到前途，我一齐对你们说明详情，不是一样？”

清缘忿忿答道：“好，爱说不说，随你的便！你早晚也有用我的时候。先前不说还许有点因由，这信又不是什隐秘的事，师叔命阿灵走时，我本在侧，只为花儿犯了野性，师叔正在气头上，我没有敢问罢了。这也值当隐瞒？真要机密的话，阿灵从不敢违命徇私。无论平日和你多好，也不会与你看了。”

玄玉答道：“你真说得对。实告诉你，信上的事不特不应隐瞒，发信的那位老前辈，并还算出我们现在途中，特命阿灵迎来，先与我们看呢。”清缘怒道：“既然有我的份，你是师姊，将信交你原可，为何独你看完，不肯明言呢？”玄玉道：“事虽有你在内，但是由我主持，到时自会转告。你忙作什？”

清缘还欲反唇相稽，忽把眉毛一扬，嘻着一张丑脸笑道：“你向来为人不是这样藏头露尾，我先吃你蒙住，现在我已明白，师父的话本来就不是那么说的，为想巧使老太婆，连我也瞒在一起，对与不对？要不的话，休说师父的意思，便是三师叔的话，你也

不会违背，如何会出尔反尔，与黑师弟他们一起行呢?”

玄玉闻言面色一沉，正要发话，又回头看了看来路，对众说道:“我这清缘师妹本是累世修积，根骨深厚，不知怎的，老改不了顽皮天性，也不问是什地方，多关紧要的事，一味任性而行，胆量又大口又快，只一想到就说出来。既喜疾恶，又爱与人作闹。我以前曾受她累，所以稍有关碍的话便不能先使闻知。即以现在之事而论，幸是离庙已远。否则，我们前途便有一件难事，非得一位老前辈暗助不可。先前她如得知，现出辞色，被人看破，不特应用之宝借不到手，万一前途有了急难，那人也不会出头来管，岂不冤枉?”

清缘笑道:“我料得如何，你当我真呆么?我是恨你一向喜欢小题大作，做张做智，故意逗你玩的。你初来后殿见我们时，既说要等黑师兄他们走后才能起身，就该让他们早走，为何要留他们到天明?后来老太婆一回来，你又借人口风，执意同他三人一路，全没把师父的话放在心上。我早就看出你的用意，明是你在前面，听出此行有需人相助之处，老太婆脾气古怪，比你还会装腔，明言必被拒绝。知她还不怎讨厌我，平日又不轻托人，日前出外，命我代她焚香扫殿，回来对我必有一点好处，归期也必在今夜，只拿不定是什么时候。如此假托师命，要在天明以后分两路起身，一则是等老太婆回来，相机求助;二则知道她行踪飘倏，来去如电，神机莫测，本体仿佛又聋又哑，元灵所注，百里以内事物，纤微皆悉。也许我们说话时她已在侧，或是人不知鬼不觉，骤然飞回。既恐被她听去，又恐我不小心露出口风，我忙着起身，故意以师命留难，实则做与她看。到了路上，犹恐发觉，不肯吐露，欲待事完或是走远再说。你平日枉自聪明，也不想想，这位老太婆是好哄的么?就算当时被你瞒过，只怕庙门还没走出，她早觉察出来了。据我想，这位老人家为了减消前孽，一面韬光养

晦，装聋作哑，来我庙中焚香扫院，任那香火婆子的贱役；一面暗中随时神游，在外修积。这次忽然形神同出，连多年不曾离庙的原身也走出去，回时神情又那么高兴，必有原因。此行如非合她心意，你怎么连诳带激，任凭用什法子也无用处。休看我们平日无论求她什事，多半置如罔闻，仔细想想，后来哪一条没有如我们的心愿？不过表面不是由她便了。先前我也糊涂，近来方始省悟。你还说她对你好，得过益处，怎这一层没有明白？真要有事，转不如实言相告。她就表面不允，暗中也必玉成。用权诈套她，或是激将，反而不妥。我平日和她嘻嘻哈哈，虽没有你礼数恭敬，但是真实无欺。我敢断言，她对我比你还要好些。你适才那等行诈，以为得计，那就左了。幸而她已有主见，事在必行，不然的话，还许你要吃亏呢！不信，将来自有应验，就知道我的话对了。”

玄玉道：“你说的话不为无见，我也知道不易隐瞒。但是此事内中颇有渊源曲折，非如此做作不可。不然，我们与她老人家终年同在一起，就算瞒过一时，日后还见她面不见？天下事不论真假，总要做得像个样子，不可使她面子上下不来，连装都没法装，不是糟么？”清缘道：“我不似你，专喜弄些花腔。只是实话实说，该如何便如何，也没见什过不去的事。”

第二二回

绝壑耀奇辉　氛雾若云迷海色
腥香收毒物　兽虫如织赴鲸吞

童兴忍不住问道："二位师姊争论这一路，到底是为了什么？"玄玉道："你们适才庙中所遇雷姑婆，原是旁门散仙中有名人物，人却正派。只为性情孤僻，恩怨过于分明，早年造了好些无心之孽。这些年忽然悔悟，因和家师、师叔俱是旧交，又帮过她一次大忙，她这人向例有德必报，觉着受了家师的恩，偏又无从报答，为此发愿，焚香扫地，为我师徒做些杂事，以示报答之意，并借以隐居避仇，忏悔前孽，在我庙中隐迹已有好几年了。平日做完应做的事，时常独自神游在外修积功德，本身却从未离庙一步。她虽自居香火婆子，师父、师叔任她怎么自卑，始终以至交道友相待，我们这些后辈更无庸说。她却老是装聋装哑，疯疯癫癫。不理她没事，一向她恭敬求教，表面必要受她嘲骂几句，可是所求的事，以后多半如愿，偏又与她无什关联，语言行事，处处叫人难测。也曾背地偷问家师两次，老是笑而不答，仅知她法力甚高，这几年在我庙中清修，神通好似更大。只观查不出所以然来。还有她平日行事照例独断独行，不容第二人开口，明明可行的好事，只朝她一说，便决不管。我深知她的习性，恰巧这次黄山之行，有

两件难事非她相助不可。我听师叔口气，内中一件，与她还没关联。她未始不愿我们成功，为她减消未来孽累。但是不能明说，最好由我设词引逗，才能如愿。我由前殿来，已然领有机宜。我知她性拗，惯和家师相左，喜与数争，又最看重清缘师妹。算计她将回来，故意假托师命，要等天明再走，果然被她回来听去。她匆匆回庙，不及细想，闻言误以为家师非令我姊妹天明客去才许起身，是因算出途遇妖物将要难满脱禁，恐我们中道惹事树敌之故。于是想起昔年与人订约打赌之事，正好假手我们前往，将怪除去，以应前言；又恰巧是五人同往，人数正够。这才作主令我们起身，并借法宝应用，指示机宜应付之法。那意思是家师、师叔二人所虑，有她到时出来承当，不必挂念。但是她生平行事，向不喜落人算计之中，虽然是她心愿、彼此有益的事，就明知中了我们算计，不揭穿总好得多。适才不肯泄露，便由于此。”

江明道：“二位师姊俱有法力。我弟兄三人只会一点武功。照此形势，那妖物想必厉害。我三人随去能有用么？莫要妖物除不成，反给二位师姊添一累赘，那才糟呢！”

玄玉道：“师弟不必太谦。一则各有一柄制妖物的飞叉；二则那东西刚刚难满回醒，元气未复。尤其黑师弟这口灵辰剑，乃昔年古仙人炼魔奇珍，不畏邪污，有此一剑，我们力量更大。雷姑婆要三位师弟同去，未始不是想用此剑为助呢。”江明道：“那铁船头地名颇生，我生长黄山，怎未听人说起？”

玄玉道：“那地方就在文殊院西面深谷之中，地绝凶险，常人足迹轻易不能走到。便在黄山住上一两代的山民，知道此地的，也不见得有几个。陶师伯又恐你年轻惹事，自来未曾提过，你怎知悉？本来谷中有两条捷径，一通后山鳌鱼口，一通天都、始信二峰。只为尽头处住有一位怪人，隐居在内近百年了，不到谷外走动也有二三十年。一师一徒，与雷姑婆原是同门之交，渊源甚深。

如是别人，照她老人家的脾气，早就下手，无须许多用心了。这师徒二人法力甚高，虽非玄门正宗，只是性情乖僻，从未做什恶事，辈份也尊。我们此去，如若应付得好，对方也许拿我们当客看待，不特此时无事，将来遇上事，还可得到她一点照应；如是应付不好，这人比雷姑婆脾气还怪，一成仇，必令门人寻仇报复，只管纠缠不休。她那里收伏驯养的奇禽异兽虫蛇之类又多，近年闻说她因这些东西常被门人偷偷放出，在外生事，已然封闭洞内。不知确否？虽然那除怪物的地方离她本洞还远，到底不可不防。我们到了那里，无论见到什么，除那怪物以外，都须小心。如遇见人，那是她门下弟子，也许她元神便附在那人身上。见时尤应有礼貌，不问她辞色如何强横，均须忍受，不可得罪。最好能在她每日炼形入定，一干门人照例守护在侧不能离开之际，我们急上加快，除了怪物就走，不和那班人照面。事后自有雷姑婆和她解说，暂时不去和她对面，就省事了。”

江明道：“照此说来，那怪人可是昔年在西崆峒破百兽窟的那位丑仙人鲁瑾么？”清缘笑答：“正是此人。她虽移居在你邻近，踪迹甚为隐秘。尤其她遭劫坐僵多年，旧名早已无人提起，你怎知道？”

江明道：“我是听家师说的。因为上年随侍家师始信峰顶观玩云海，到了半夜，云涛被天风吹散，月华清美，碧空澄霁。忽见东南方远处山谷之中，接连起了五六道青红黑各色的烟子，都是匹练也似笔直朝天斜射，那大山风，全摇不动。烟中有的涌起一团火球，有的喷起大小青银二色的星火，对着月光一面，上下跳踯不停。最后又由下面放出大片光华。似这样的有个把时辰，方始相继敛去。这时月光忽被云遮，本来四山阴暗。我想下去，家师吩咐暂停，还有奇景可看。果然隔不一会，后现那片白光忽又大放光明，照得整座黄山明如白昼，约有刻许光景，直到月出才

又退去，不再出现。近年黄山，每当有星无月之夜，山中常时夜明。屡问家师，俱都含笑不答。我初见黑气升起，疑是妖物，曾向家师询问。先不肯说，只令静看。后来回到洞中，家师才说，本山附近有一邻居，已然隐此多年，是位老处女，名叫鲁瑾。头有肉角，生相奇丑。当初原是前辈散仙百禽道人公冶黄的师侄，睡尼潘度之徒。为了性情乖僻，私习旁门法术，行事刚愎，屡犯教规，被乃师逐出门墙。过不几年，乃师尸解仙去，因她生具异禀，睡尼平生只此一个门徒，虽以犯规被逐，未得承袭衣钵，法力仍甚高强。但有一桩怪癖，最喜收伏驯养各种奇禽怪兽以及通灵的虫蛇之类。这类恶毒之品，俱秉两间戾气而生，如何能使长久驯善安分？她又曾习左道法术，门下几个弟子俱非善良之辈，生相更是个个丑怪异常，每带了这些恶毒之物，在外惹事伤人。后被百禽道长知悉，大加斥责。一则自觉无颜；二则师父、师伯均不满意她为人，也生了好些愧悔。表面只管倔强，心实内怯。一意想照以前师传虔修仙业，便舍了西崆峒故居，辗转迁移，来到这黄山附近幽谷之中隐居修炼。那几个丑怪门徒和所驯养的一些禽兽怪物仍然随着。总算受了百禽道长一次惩罚，不再似前纵容门徒，本身既不走开一步，门人也不许擅自行动，规法又严，所以近二三十年来未怎生事，难得有人提她师徒姓名。可是这些恶徒虽然无故不许出外，以前也有人行经当地，不招惹她没事，至多放些禽兽怪物出来吓人，不致吃什大亏。要是来人无知，见她长得丑怪，或是话不留神冒犯了他们，或是一见惊奇，多看她几眼，立是一个乱子。常人还好，就吃点苦头，不致丧命。如是有法力的人走过，犯了她恶，再要不是敌手，一败休想活命。她平时法严，出了事却极护短。总说她避地荒山，所居之处，仙凡足迹均所难到。对方如非有意生事，上门欺人，怎会争斗起来？即或无心相值，也必见她们人长丑陋，横加嘲笑，因而触怒。不问事后

如何，当时必定袒护恶徒，还不得甘休。自从初来，连发生了两次恶斗之后，真辈份高有法力的人，犯不上去惹她，法力差的，大都互相告诫，视为畏途。地本幽僻，极少有人走到，先后已住数十年了。那晚所见各种颜色的斜直妖气和那光华，俱是所豢蛇兽怪物的内丹，由那几个丑怪女徒率领出来，乘着星月之夜，吸收天宇清灵之气。命我以后见到，只是静观，不许多说，更决不许往那一方山谷之中走动，地名却是未知。所以二位师姊所说铁船头，我不知道。如是这位老前辈，我们去了，真须小心哩。”

众人脚程俱快，边说边走，已走了不少的路。玄玉道：“我们走黄山，本可不由那里经过，而行前雷姑婆却说我们要走那里。不是她有心示意我们替她行事，便是别有深意。我们自己该走原路。那地方虽是隐秘险阻，人迹不到，相隔我们应走的路，只有一片广长危崖。空山传音，大概隔山唤人都可听见，何况主人师徒又具神通。她们比谁都难惹，专说她一面的理。现在还有三数十里之遥，便到主人所居危崖背后。依我之见，暂时仍照我们应走的路走，看看有无什事发生。等到崖下，如无什事，再照雷姑婆所说行事。好在那地方我知道，往侧一绕，由乱树丛中越过一片断壁便可到达，也不多费什事。如能作出无心撞上，并非有意入她禁地，见面责难起来，岂不更有理些？”

清缘笑道：“师姊真有心计，一点亏也不吃。这么一来，中途如无事故，便算是代雷姑婆行事，回来又可卖一人情，对不对？”玄玉道：“那倒不然，对雷姑婆也不应如此私心。不过未曾行兵，先防败路，当地主人太难说话，自己多留一点地步总好。我们越走越近，已快到达，她们精灵已极，前面不要再提此事吧。”

众人闻言，各自振起精神，暗中戒备，一味哑走，更不再加谈论，都想早了此事。语声一住，脚底益发加快。三数十里的途程，众人走起来自是迅速，因行处还有一道山岭挡住，虽然隔近，

那崖仍看不见。玄玉、江明先后一说，众人存了戒心，脚底走路，逐处都在留神。

玄玉正以手指示意，告知众人：转过前面岭角，越过一个山坡，再行三四里，便到铁船头的危崖后面。忽听远远传来各种野兽的啸声，甚是凄凉繁杂。江明听出，内中杂有虎豹豺狼之类猛兽，不禁诧道："黄山虽大，这类猛兽并不怎多，出来也是日落黄昏前后，多在丛莽偏僻之处出没。现在大白日里，时候还早，怎会成群吼叫？"说时，众人也刚由岭角转过。天色本来晴朗，来路一带并无什风，这一拐过岭那面去，忽听前面山风大作，呼呼怒吼，势甚猛恶。可是附近一带仍是好好的，连树枝和草都未怎吹动。

黑摩勒、江明俱是久惯山行，情知有异，往前一看，隔坡那一面尘雾飞扬，滚滚高起，上空天色依然晴霁未变，下面被那山坡挡住，除尘头高涨而外，均看不见。互打一个手势，飞也似往坡上驰去。晃眼相继赶到坡顶之上，见面前地势甚广，像似一大片盆地，中间陂陀甚多。坡下横着一条去始信峰的山径，坡对面斜横着一片绵亘不断的危峰峭壁，势险高陡，雄险异常。循径右去，到了前面，便与那崖成了平行，山势也渐收束，只对坡一面离崖最远，约有半里之遥，崖势到此，渐失高整，有如几处裂缝和缺口。那尘头起处，便在对崖里面。

众人看时，一阵阵的旋风卷起十多丈的尘雾，正和走马灯一般，由右而左，在缺口里面驰过，怒涛也似，一浪赶一浪，已然过去了好几阵，后面尘头兀自追逐不已，势甚迅疾。因这两处崖口裂缝最低，崖内地势比外面还要平衍，立处坡顶颇高，正可看到对崖里面景物。当头两阵风头过去，众人只当山中怪风，未怎往下注视，先没看真。及见风头一阵接一阵逐队直驰，与寻常旋风有异，定睛一看，原来尘沙滚滚中，竟有不少生物在内，以先

过的不曾看到，后看这几阵，似是鹿和山羊之类，百十为群，箭也似急，朝前蹿去。那旋风尘雾，便是这些野兽飞驰激起，尘头却比前几阵低些。下余俱是大小蛇蟒，风沙之势最猛，行驰也最迅急，一条条似匹练一般往前抛起，有的五色斑斓，有的银光闪闪，由三二尺起到十余丈长短，为数之多，不可数计，越往后越长大，五光十色，奇形怪状，不一其类。所过之处，激得地上尘雾浮空，蜿蜒宛如一道灰色长虹横亘山半，比起前头一阵逐一阵的又自不同。

众人本都是嫉恶的天性，尤其黑摩勒自从得了灵辰仙剑，听秦岭三老等一班前辈剑仙纷谈此剑妙用，并还专戮妖物，便喜在心里，屡欲大展身手，一试此剑威力。哪知在花家打完擂出来，在荒山古庙之中遇到清缘，激他和庙中二灵蛇相斗，出手便碰了钉子。如非救星从天外飞来，几乎还吃了大亏。后来互说渊源，双方虽成一家，少年好胜心情，总觉上来不应先说大话，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口中不言，心实自愧。难得遇见这等机会，误以为山中蛇蟒追杀灵兽，既忿蛇蟒凶残，又想山中寺观和樵采居民颇多，有此蛇群盘踞，岂非大害？本着师训，见了固应除去，再者，杀它几条大的，也可证实前言，遮遮庙中羞脸。虽然为数太多，不是一人之力所能胜任，好在同行人众，玄玉、清缘均精剑术，自己一引头，势必随同上前，断无袖手旁观之理。

想到这里，胆气一壮，刚要开口起步，童兴已先喊道："你们快看，哪来这些大蛇？我到前面找地方看看去。"口说着话，脚底一点劲，早往坡下纵落，往前面崖缺赶去。黑摩勒随喝道："这多毒蛇如不除去，要留多少祸害！万万容它不得！二位师姊还不下手！"说罢跟踪纵落，飞也似往前赶去。

江明见二人相继纵落，也忙随后赶去。那崖缺口一排三个，对坡和左前面一个最是浅豁，当中一口较高。童兴见蛇势猛盛，未

敢轻惹，只想往对面崖上觅地隐伏，暗中窥看，下坡便照直往对面缺口跑去。黑摩勒志在除害，见蛇群已过不少，恐赶去蛇将过完，不能多杀，特意往最前面缺口抄去。江明虽和黑摩勒交厚，平日亲如手足，遇事照例同上，这次因见蛇群太多，觉着黑摩勒手有仙剑自然无妨，童兴年幼势孤，恐有失闪，意欲将他唤回，同往前面缺口，与黑摩勒一齐下坡，没追黑摩勒，却向童兴追去。

这一来，三人成了两起。崖势原颇弯斜，中间又多突出之处。黑摩勒去时，原是满身勇气，及至赶近缺口一看，那蛇多半又大又长，微昂着头，身子微微一躬，便似弩箭脱弦一般，由右往左横射过去，为数又多。远看还不觉十分可怕，这一临近，见那蛇群过处，地上尘沙滚滚，搅起一条粗大无匹的灰虹。尘雾之中，一二十丈的蛇影，三五参差，似电一般掣过。鳞光隐隐闪动，蛇眼凶光，青红蓝绿，各色都有。又似流星飞射，一瞥即逝。后面还来之不已，往往数十为群，最小的也有丈余长短、碗口粗细，奇形怪状，势子又劲又疾。别的不说，单是随着蛇行带起来的风声，便尖厉刺耳，令人心悸。左近一带草木固是乱飞乱舞，摇摆不停，连那崖壁也轰轰震撼，起了极大回应。怪风声中，还夹着许多树木折断、石土崩落之声，料是前途树木当了蛇路，被它撞折而起，声势之猛恶，端的从来未见，人如何敢轻撄其锋！这才知道，除它不是容易。自己虽有仙剑，拦腰下手，杀它几条，并非不能，但是来势既多且猛，前蛇一死，余蛇一齐冲来。就把宝剑舞个风雨不透，挨中就死，为数这多，也难应付。休说被它乘隙撞上，难于活命，所喷毒气便难防御，一被喷中，非受其害不可。心渐内怯，略一停顿，那蛇便似流水一般过了好些。及至看出那蛇都是一味照直前蹿，头也不回，意似争向前面，有个一定去处，不是追杀山中生物。

蛇群已然过完，忙追近去一看，蛇群离去，腥风尘雾依然绵

亘未散，略微闻嗅到一些，便觉头脑昏眩，不禁惊异。暗忖：这东西真个厉害！过后余腥尚且如此凶毒，如若冒失邀截，定为所伤无疑。不敢再进。偏头往蛇群去路一看，原来那崖也是一条长蛇形势，沿着里面崖脚，乃是一片宽长野地。最前面林木蓊翳，另有一片山崖横亘右侧，与这长崖不相连属。遥望尘雾，蜿蜒如龙，正往林中蹿进。蛇群影子犹在雾中隐现，晃眼之间，全数投入，只剩尘雾未息。

方自凝望，寻思无策，忽听崖上有人唤道："黑师兄，那蛇俱已到了前面山谷之中，正好全数诛戮。我们还不追去？"抬头一看，正是清缘同了江明、童兴，由崖上寻来。黑摩勒想起适才不合一时勇气，又闹了个虎头蛇尾，心中内愧，笑答道："我只说可以拦腰杀它几条，哪知这等多法！除了二位师姊飞剑，人真不能近身。大师姊呢，怎未随来？这多恶毒之物留在世上，将来要害死多少生灵！二位师姊用飞剑仙法合力将它除去，岂不是好？"①

清缘笑道："你说蛇蟒凶毒，前面还有比它凶毒十倍的东西在那里呢！你没往高处过，不曾望见。蛇蟒虽多，十九是往前途送死，越是长大猛毒的，越难得逃活命。大师姊本还不想伸手，因这蛇群后面，另随有一条奇毒无比的怪蛇，已然气候将成，与前面谷中怪物一样，也以吞食蛇蟒为粮，专残同类，凶毒无比。以前曾经路遇，吃大师姊断去它一条长尾，因它行走如风，比箭还快，终于被它逃脱。性又狡猾通灵，复仇之心更重，自那次断尾之后，只要大师姊在这附近三四百里以内经过，人一落地，它必暗中追蹑伏伺，意欲乘隙毒杀，报那一剑之仇。所用方法却是阴毒巧诈，本身现形只得一次。因它事前蓄意仇杀，算计大师姊常

① 本书原版共十一集，不分回。第一至十集均有"前题"，共二十二联；第十一集却无"前题"。本书原版第十集至此处结束，以下存其原貌，不再分回，亦不另拟回目。——校点者。

时往来，预先相好地点，在地底穿有许多又深又长歧道甚多的洞穴。身在地下，只把口目露出一些，与谷中相平。外面并借草树山石掩迹，万看不出。它那毒气内丹厉害非常，能喷射出老高老远，如不知底，休说由它身侧走过，喷中必死，便是飞行稍低，被它喷上，功力稍差的人也禁受不住。更可恶的是穴口甚多，下面俱相通的。它见一处不能下手，又往第二处伏伺。人在上走，它在下追，一点也无奈它何。幸而大师姊机警，以前连发现它狡毒之计，过时格外留心戒备。这次又是特为搜寻它而来，意欲一劳永逸，将它除去，才未中它暗算。否则，即以大师姊的功力，如无防备，被它冷不防迎面猛扑上来，虽有灵丹不致送命，一样也吃它的亏。就这样，仍吃兔脱，没搜寻到，白费了好些心。这东西也真乖巧，这一次过后，自知报仇无望，永不再现。在大师姊眼里，适才蛇群过时，这东西正在后面，那条断尾已然长成一个大肉球，七只眼睛也瞎了四只，正想暗混蛇群之内，往前面去与谷中怪物火并。不料冤家路窄，被大师姊看见，忙在暗中布好罗网。暂时还借它的力量去与谷中怪物恶斗，减消许多毒气。静等它归途回去，自投死路。为了这东西过于机警灵巧，防其逃脱，不能不加紧密，所以来得晚些。只等这些蛇虫猛兽过完，稍停片刻前往正是时候，那时大师姊也就到了。”

童兴道：“这不都过完了么，我们先去看看何妨？”清缘道：“这类奇毒恶物，大都气机相引。据大师姊说，谷中怪物尚未见过。雷师婆性情古怪，又未曾说，不知何名，恐是盘蜃、游风一类。这类毒物，每逢腹饥思食之际，只要几声怪叫，或是放出它特有毒气，所在三数百里以内，禽兽虫蛇无不赶往俯首送死，供其咀嚼。直到它吃饱与尽，醉眠不动，收了毒香气味，方始狼狈退走。越是鸷禽猛兽、毒虫蛇蟒，越是争先恐后，甘膏毒吻。尤奇的是，只要那地方毒虫蛇蟒繁殖太多，当地将难容纳，渐要蔓延四逸为祸

人间，必有这类怪物出来，给它一扫而光。所以这类怪物虽是奇毒凶烈，却有一件好处，只要人能设法制除，不妨听其生长，用以消灭太多的虫蛇猛兽，实是再妙没有。刚才过的只是蛇兽之类，别的毒虫因没蛇兽行走迅速，想必还在后面，没有见到一个，如何能算过完？并且蛇蟒有毒性的居多，蛇群过去以后，地上卷起来的尘雾聚而不散，内中含有不少毒气。我们只一吸进鼻子里去，重则中毒晕倒，死活难定；轻亦头昏脑眩，口腹烦渴。那谷口就在林后，更无别路。前面毒雾未尽散去，我们可由谷顶上走，到底小心一些，等大师姊来了同走，方可万全。此事不问如何，也在必办，忙什么呢？”

众人立处，原在道旁近崖壁一片山石之上。下面杂草本甚繁茂，因吃蛇兽践踏，压成两三丈宽一条驰路，好些地方草已枯黑。众人只顾谈话，目光多注蛇群去路，不曾留意右方来路。这时，忽听下面草地里窸窣爬沙之声甚急，跟着群响骚然，飒飒之声四起。循声一看，先是许多蜈蚣，十九为群，其长均在尺半以上，最大者几达三尺，一条条昂首张钳，目射金碧凶光，身上闪着红蓝紫三色光华，两列铁一般的短足划行如飞，由草皮上疾驶而过。大的过完，后面还有七八寸长一群小蜈蚣，为数何止千百！远望过去，宛如一片锦云贴地疾飞，甚是好看。

蜈蚣过净，后面跟着来了不少大蝎子，多半都是灰色，其中最短的也有六七寸，长的竟达三尺以上。各摇舞着两只铁叉也似的长钳，尾后毒钩上翘，口里喷着毒水，疾如奔马，成群结队往前驶去。蝎子过完，又见守宫壁虎之类，行径大略相似。本来尘雾未消，再吃这些蜈蚣、蝎子等奇毒恶虫一驶过，雾影中又添上一缕缕一片片的绿烟彩气。众人立处虽然较高，相隔蛇虫所经雾阵约在五六丈远近，已不时闻到奇腥之气，刺鼻难闻，头脑也觉有点发闷。知道雾气奇毒，远处已是如此，身在雾中必无幸免。

又待一会，所有各类毒虫全数过尽，玄玉仍未见来。毒雾已消沉了十之八九，四人正商量由高处绕道赶往，忽然一阵山风起处，沙石惊飞，尘土高扬，林木萧萧，势如涛涌。黑摩勒因见地上沙尘被风卷起，向人扑面飞来，方想起这些尘土多半染有奇毒，忙喝道："风沙有毒，大家留意，快把气息屏住！"哪知只顾招呼旁人，却忘了自己。话未话完，鼻间便微微闻到一股子腥味，同时空中飞来一只怪鸟。众人抬头一看，那鸟身大如马，两翼展开长几两丈。狗头独角，足粗而短。铁爪若箕，大约三尺。后尾短秃，钢羽若箭，根根猬立。通体俱是油光水滑的翠毛，映日生辉，鲜艳夺目。一只突出的圆眼，约有两寸大小，金光电射，凶威怖人，端的猛恶无比！初发现时，飞得极高，看那意思，也似往左方密林后面的峡谷中飞去，本已飞过众人头上，江、童二人年纪都轻，从未见过这类猛恶庞大的怪鸟，心中一惊，不禁便出了声，各喊："黑哥哥，快看怪鸟！"那鸟想似发现下面有人，立即回身，在空中略一回旋，忽似飞星下泻一般，直往四人当顶扑到，势子猛急非常。相隔还有三四丈，两只钢爪便自舒开，那双火眼金睛所射出的凶光，已注到众人头上。

黑摩勒见那凶鸟回翔下视，二目凶光似两点金星，上下飞舞，腰间灵辰剑也在不住振动，便知不妙。手刚握紧剑柄，待要拔出以备不测，怪鸟已自飞临头上往下扑来。鸟未飞落以前，本就狂风呼呼，石卷沙飞，这一临近，当时猛觉眼前一暗，一股极强劲的风力，泰山压顶般当头罩下，逼得人气都透不转来，身也乱摇，不能自主。江、童二人，一个还能往侧纵开；一个起步稍迟，便被风力裹住，身虽作出横斜欲纵之势，脚却不曾离地，直似一个系在地上的假人，定在那里。黑摩勒见势迫危临，一时情急，也没看清怪鸟离头还有多高，猛奋神威，运足平生之力，一剑往上撩去。本心是想剑光芒尾甚长，连身纵起，出其不意给它一剑，双

方势子都急，怪鸟决躲不脱，不杀死也必重伤。哪知风力太大，劲急无比，气被逼住，口张不开，怪鸟又是下压之势，力大异常。宝剑虽撩上去，身子却被风力压住，仅纵起数尺高下。

黑摩勒目力本极敏锐，百忙中瞥见怪鸟二目中两道金光正对自己脸上，强烈耀眼。身未纵起，上下相隔还有三丈多高，这一剑又用得力猛，如若一剑撩空，照怪鸟下击之势那等神速，风力更大，自己身手不能随意挥动，回手收势再砍第二剑，决来不及。心中一寒，方觉要糟。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心念微动、事机瞬息之际，剑尖芒尾倏地暴长数丈，一道青光已随手向上撩过。耳边只听磔的一声厉啸过处，又见白光一闪，身猛一轻，随着自己上纵、将落未落之势，忽然改下为上，似被风力裹住往上升起，不禁大惊。连忙收剑护住头面，往下一挣，猛又觉几点骤雨打向身上，鼻端隐闻血腥气味，下面又是丁丁几响。一面定睛观望。

原来怪鸟似被剑光撩中，已经冲霄飞去，因为来得太快，去势更急，两翼风力太大，将人兜起，吃这一挣，方始挣落。黑摩勒到地一看，怪鸟飞得不知去向。江、童二人相继赶来，手中各持着未发完的暗器，已离原立之处十许丈了。

三人见面，江明面上略有惊喜之容，还好一些，童兴已是面如土色。再看清缘，未在原地，四顾不及。心想适才惊慌匆迫之中，口张不开，也忘了她有飞剑法力，可以抵御；此时不见，难道似她这等精通剑术的人，也怕怪鸟厉害，逃避开去不成？正向江、童二人询问，可见清缘何往？忽听破空之声，随见两道剑光疾如流星，自空飞坠落地。一看，正是玄玉、清缘二人。

未及发问，清缘先埋怨黑摩勒道：“这类身有至宝的大恶鸟，多少年也难遇到一次。好容易看见我们，自送上来求死，那是多好的事！眼看入网，你偏心急，将它惊走，多么可惜！不必说了。似此恶鸟，留在世上要害多少生物，不是你造的孽么？大师姊如

若早来一步，或是它上来没受那一下重伤也好，偏又来晚了些，我也费许多力气，仍被逃走。此鸟机警通灵，已被滑脱，再来除它，取那两粒宝珠，可艰难了。”

黑摩勒闻言，才知清缘适才原有戒备，是想以人为饵。自己因见来势过于猛恶，惊慌之下，一剑没有杀死，将鸟惊走，以致追赶不上。方想回问清缘先何不说，玄玉已接口笑道：“事有前定。你先以此鸟灵警，想借三位师弟惊惧逃避之状诱使上当，不曾预先叮嘱。却没想到他们年纪虽轻，都是生具异禀奇质，与常人不同。各人都有一身好武功，身边带有暗器，个个胆大好胜，怎肯任怪鸟随意抓攫？何况黑师弟又有一口灵辰仙剑，除非有言在前，焉有不出手的？你自错想，如何能埋怨人？我看这类恶鸟与此地两怪物一样，凶戾之气大半机息相引，此番必是有为而来。据你说所逃不是来路，只管通灵机警，因那一剑只擦中左腿，不能算重。只我们踪迹隐秘一些，它看不见，必当是无心路过，少时仍要回转，还许去至谷中与两怪物相并都不一定。该你的仍是你的，悔惜它作甚？倒是我们现在便要入谷守伺，除那怪物，黑师弟身上染有鸟血，比起生人气息更易被那怪物警觉，非先去掉不可。我见来路不远有一溪涧，且到那里洗去了吧。”

黑摩勒一看，身上果有寸许大小血点四五处，适才空中骤雨乃是鸟血飞洒，匆迫之间，竟未觉察，不禁好笑。

童兴急于想往谷中观看怪物和蛇兽毒虫吞并奇景，一听玄玉要黑摩勒去洗衣上鸟血，笑问道：“黑哥哥，把外衣脱下好了，此时忙着洗它作什？”玄玉道：“你不知道，那怪鸟乃东海墨云岛犬鹫，狡诈非常。它挨了一剑，再吃空中飞剑一追，已知我们不好惹。如若闻到黑师弟衣上血腥，必不敢再往谷中飞落。就此被它滑脱，不特遗害无穷，它身上还有两件宝贝，丢了也自可惜，所以血衣非洗净不可。休看适才蛇兽毒虫那样成群疾驶过去，实则

离谷中怪物出洞之时尚早。适才我自空中遥望，还没有影子呢。我们去了，也是等着，并且停得时久，还须防到山风吹动，毒气中人。你和江师弟如若好奇心甚，可随我先往谷中一看，但须听我招呼，不得随意出声行动。清缘陪了黑师弟去洗血衣，后去好了。"

江明道："忙什么？我们还是一起的好。"黑摩勒却道："洗件衣服，无须大家同去。你们都走，我一人洗完血迹，自会寻来。"玄玉道："黑师弟休错想，我令清缘作伴，不是防你遇上什事须人相助，乃是防那怪鸟万一飞回，你虽有仙剑在手，不能升空追逐。我们这样一分开，不论谁遇上，都可将它除去，岂不是好？"

黑摩勒不便再说，五人便即分手。玄玉即领江、童二人由高处绕道往谷中走去，黑摩勒、清缘便寻溪涧洗涤身上血污。因怪鸟这一耽延，俱把适才风起所闻腥毒之气忘却。那溪涧在空中看去虽近，由下面走，也有三里多路。仗着二人俱走得快，一会也自赶到。清缘笑道："你弄不惯这个。好在是上衣，你脱下来，我替你洗吧。"黑摩勒这一路上已和清缘说得投机，也不作客套，一看内里衬衣也被污血浸透，便同脱下。清缘接过，令在涧旁树下坐候，也往涧中纵落，代为洗涤。

黑摩勒方想洗衣不能立时晒干，时候久了，岂不误事？忽听清缘在涧中唤道："黑师兄，衣服洗净了。你在此稍等一会，我代你吹干去。请不要走远，我就回来的。"声随人起，跟着便见清缘双手张着湿衣，驾了剑遁，高飞入云。黑摩勒心想空中风大，这样吹干衣服，主意果是不差。看这一丑尼姑，年纪比自己大不多少，居然练到飞行绝迹地步。自己虽幸得了一口仙剑，又拜在最负盛名的剑仙门下，但是秦岭之行暂时还不能去，何时可将剑术炼成，尚自难料。葛师一番期爱的厚意，黄山事完，必须先往相从，又不应舍了而去。这一随他学艺，便要耽延好些日月了。

黑摩勒一面心内寻思，一面见清缘尚在高空飞翔未下，随意

起立，循涧闲步。走了几步，觉着有些口渴，见那涧水甚清，意欲饮些，便纵落下去，因嫌当地洗过血污，便欲往上流取饮。那片涧岸原是高低错落，突兀陡峭，上流一带俱是削壁直下，没有落脚之处，又未带有汲水器具，必须低头俯饮，加以崖上藤树杂花密茂，好些突出涧中，时有落花飘堕水面。黑摩勒本来好洁，正择地间，忽然想起：此山毒虫蛇蟒甚多，焉知涧中没有窟穴？涧底泥多，更有积年飘落的花草树叶，怎会如此清澈干净，水面上连点浮萍水苔都无？是否可饮，拿它不定，还是寻到它那发源之处饮用，比较稳妥。

心念一动，见对面是一浅滩，立即纵将过去。落地一看，地甚宽大，再往上是片平斜的草坡，坡上林木蓊翳，草莽繁密，地上不时发现各种野兽脚印，中还杂有好几处蛇行蜿蜒之迹，俱由坡上行来，到水方止。越知此是蛇兽平日饮水之地，便顺浅滩往前驰去。脚程飞快，接连两个转折过去，忽听瀑声轰轰震耳，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已到尽头，绝壁悬崖之上悬着一条丈许宽的大瀑布。崖势孤突，形如龙口开张，离地二三十丈。瀑自龙口怒喷而出，水势极猛，四面又无依附，直似一条玉龙凌空倒挂直注涧中。水雾蒸腾，玉涌珠飞，寒气森森，侵人肌肤，声如雷轰，震得山谷皆起回应。方想来路相隔不远，这么大的声势，怎会先前一无所闻，走近方始觉察？猛瞥见水柱往下飞坠，瀑势一收，水源立涸，只剩余水点滴，仿佛上面水口突然被人关闭一样。

黑摩勒素来好事，觉着这么大的瀑布，说住便住，水势收得太快，又见那形如龙口的发源之所，四外寸草不生，连苔藓都没一点，相隔两丈以外，却围着一圈碧葱葱的肥苔，草树丛生，因得水气常时滋润，苍翠欲滴。越看越奇，附近恰有一根兀立的石笋，高约两丈，斜对着那龙口，便纵将上去。身才立定，一眼瞥见龙口里面似有黄光一闪，口也甚深，朝内弯斜，宛如巨吻开张，

隐闻里面水声轰轰，势颇猛烈。想起上次巧得灵辰剑的甜头，不禁心动。略一观察形势，便由石笋巅上飞身往对面龙口内纵去，两下相隔，高低远近相差约在两三丈之间。

刚离石笋纵起，还没飞到，猛觉一股寒气对面扑来，力量绝大，骤出不意，身子竟被撞退了些，同时耳听水声怒吼，龙口内似有白光飞出。黑摩勒身正凌空，吃那冷气一撞，已然往侧斜退，如换旁人，凌空无从着力，决禁不住这一撞，非跌坠涧底不可！此时前进已是不能，来路石笋巅太窄小，后退又不易找到落脚之处。总算轻功得有高明传授，心思又极灵警，长于应变，匆促之间一见情势不妙，立即变计，施展师传身法，就着寒气猛撞、往侧歪退之势，身子凌空，往侧一翻，由原来“飞燕入帘”的去势，化作“风卷残花”，接连在空中两个翻转，避开正面，再化一个“飞鹰觅兔”之势，觑准涧岸缺口断崖，飞身纵落。

说时迟，那时快！他这里刚吃寒气一撞，人未翻落，龙口内的飞瀑已似狂涛怒涌，猛喷出来，水势较前更猛。翻退之势稍缓一瞬，必被冲倒无疑。

黑摩勒见是瀑布重又喷发，心神略定，暗幸未被喷中，闹得通体淋漓。只是龙口里面黄光决非水影，不能忘情，并且黄光一闪，飞瀑重喷，两下好似关联，尤为可疑，如非宝物，也是怪物所炼内丹之类。二次又往石笋上纵去，仔细一看，瀑势甚大，由龙口内怒涌而出，直注涧底，水光如银，映日生辉，巨声震耳，山鸣谷应，崖壁摇摇，似欲崩堕，水将龙口撑满，什么也看不见。其势不能穿瀑而入，不知何时方始收住。清缘一会将湿衣吹干，便须去往铁船头峡谷之中除那怪物，事完即去黄山，无暇在此久候。如若真是宝物，就此舍去，岂不可惜？正想高呼清缘下来观查，借她法力辟水入视，以免日后被外人发现，搜寻了去。还未出声，这次瀑布收得更快，水柱倏地往下一堕，忽又停止。龙口内水一干，

立有茶杯大小一团黄光徐徐升上，到了口边，在日光斜照之下停住，又微微升起了些，凌空急转不休。因先上来，黄光初出，看得逼真，益发断定是件异宝，更欲取走。因想此宝既能自行上下，又与瀑布收发相连，定是通灵之物。如不及早下手，一被警觉，定必逃入泉眼之内，再想它出现，便是难事。

念头一转，更不寻思，立往岩石龙口内飞去。纵时，黑摩勒已然闻到飞剑破空之声往下飞坠，只为时机匆促，稍纵即逝，一举不得，黄光受惊遁回，定难再现。自己身有要事，又无暇在此久候，似此奇珍异宝，失之交臂，岂不可惜？所以去势极快，既未寻思，也未向空仰视。

也是机缘凑巧，黑摩勒该当有此佳遇。那泉眼内本藏伏着一个凶恶无比的怪物，那黄光便是怪物腹中内丹，潜伏泉眼之内已数百年。因那怪物性喜静卧，动辄经年，深山荒寂，崖又高峻，下临危涧，向无人兽惊扰，除却每二三年一次探头出来，仰首向空吸取飞鸟大嚼外，从未离穴一次。身又庞大，泉眼以内怪石嵯峨，下宽上窄，先还能够伸出长颈，探头口外取食，年时一久，长颈日缩，后半身越发粗大，渐渐连颗怪头都伸不出来，积久相安，也就不以为意。这次原因近日铁船头峡谷中封锁的毒物出世，所喷出来的毒雾腥香随风吹到。这类恶毒之物气机牵引，所有近山毒虫猛兽全被吸引了去。势强凶猛、各不相下的，见面立成恶斗，互决存亡，不死不休；力有不敌的，便俯首听命供其吞噬，哪怕为数太多，对方当日吞吃不尽，暂时逃生，退了回来，次日再闻到那股怪味，依然争先赶往，甘心送死。物类相制相引，实有好些令人难解之理。

泉眼中怪物便是那头一类，前日闻到腥毒香气，野性暴发，大动馋吻，恨不得当时赶往，得而甘心。无奈身太长大，石质太坚，上半出口尤为狭隘，中间一段被它长颈上下多年磨擦，成了一个

圆桶。由泉眼到中段约长两丈，怪物颈长一丈七八，粗仅尺许，后半身满布软鳞，形如一个丈许大小的鸭卵，又肥又大，一蹿上来，那肥蠢的身子便将中段通路堵住，头隔上面还差二尺，上半颈身将通路恰好填满，下半身却紧紧吸附在中段桶形石洞之下，凌空孤悬，四围皆水，无从着力。长颈虽能鼓气，无如颈外一圈俱是极坚厚的山石，一任气力多大，其势不能将之强行撑裂，硬挤出来。一面又受了腥毒之气引诱，不肯罢休，此外又别无出路，于是拼命往上硬蹿。接连数日均无用处，万分暴躁，情急之余，意欲反客为主，便将内丹吐出，想诱对方自行投到。等了一会无效，又退下去，在泉眼内乱冲乱撞，等皮鳞受了点伤，火性稍煞。安静不多一会，贪欲又动，二次重又上蹿。似这样起落不停，也不知有多少次。瀑布突然中断，便是泉眼被它堵塞之故。

那怪物虽极机灵凶恶，目力敏锐，但自出生以来，从未见过人类，身又夹在泉眼之下，目光不能看到龙口前半。那内丹刚刚吐出，猛闻到生人气味，只当是那放毒香的怪物自行上门送死，暗喜得计，自恃内丹与本身气机相连，再放出远些，也能随意收回，对头只一挨近，便可乘机吸住，供它嚼吃，因此并未收转。却不料黑摩勒来势绝快，人又异常灵警机智，知道凡是深山之中埋藏的异宝灵药，多有毒蛇猛兽怪物之类在旁守护，先虽误认宝物，身一飞近崖口，便看出那黄光只是寸许大小，质类鱼睛，并非宝珠一类，外面却围着一层凝聚不散的黄色烟光，通体大约三寸，外围烟光也是晶辉流射，常人目力决难看出。最可怪是，黄光是在危崖龙口边上徐徐流转跳动，后面却拖有一条极淡薄的灰色烟气，与光相连，直达泉眼之下；前半也随着黄光起落不停，好似一根轻纱套索将那黄光兜住。

黑摩勒立时警觉，已料出黄光必是怪物的内丹，怪物定在下面藏伏。那泉眼上半洞口极大，看去黑洞洞，冷气森森，阴森之

气逼人，甚是可怕。由不得生出戒心，想起头一次纵上时被瀑布寒气大力冲回，情知不是善地，无如这次来势更猛，身已将到，收退不住。仗着艺高人胆大，心思又来得极快，一见情势不佳，随着下落之势，早打好了主意。因见黄光是怪物内丹，不知有毒与否，不敢遽伸手拾取。心想：无论是什精灵怪物，内丹一去，便要减少一半凶威。此时身入虎口，已与对面，不容回避，且先将它内丹去掉再说。本意想将黄光劈碎，不料灵辰剑神物奇珍，每遇妖邪便能自生威力，剑尖上发出来的芒毫甚长，黑摩勒骤出不意发现怪物，未免有些心慌，又自左侧飞来，剑未下落，芒尾先自扫向地上，恰巧将黄光后面拖着的烟气一下扫中，无意中断了怪物与内丹的联系。那内丹立顺崖口下滚，同时怪物发觉口中真气斩断，一时情急暴怒，猛运真力往里一吸，想将内丹吸回。一面，黑摩勒剑已砍向地上，黄光正似脱了线的绒球，顺坡外滚，没有砍中。剑光落处，龙口以内山石立被砍裂了一大片。

碎石纷飞中，黑摩勒见自己一剑砍空，黄光外滚，心疑怪物就要追出，慌不迭刚把剑扬起，待要二次朝那黄光砍去，猛觉泉眼内有一股极大力量吸来，不禁大惊。一眼瞥见上侧悬有几块怪石，本心是想纵起用脚抵住，以免被那吸力吸向前去，不料纵时力猛，龙口崖洞宽而不高，他手中又握着一口芒尾极长的宝剑，怪物吸力又大，纵时身子失了平衡，人虽勉力跃起，贴在一块怪石之上，剑光扫处，却将孤悬当顶、类似石钟乳的一根倒生石笋斩断了二尺来长一段，往下坠去。那危崖龙口，前半形势往外倾斜，怪物内丹质体甚轻，真气联系一断，再被黑摩勒剑风一逼，顺坡溜去，到了坡下，中部口内地势高突，怪物身在泉眼之下，适被突石阻住，不能随势弯下。

就这样，黄光仍被吸动。无巧不巧，崖口边上偏又有一处突起，形成下凹之势。黄光猛被真气吸了上升，恰被嵌在石凹以内，

于是怪物吸力越大，嵌得愈紧，再也不能动转。怪物未将内丹吸回，怒发如狂，吸力愈猛。黑摩勒无心中斩断的这根石笋，正好也是尺许粗细，落时怪物正张大口朝上猛吸，石笋还未着地，刚落到中间，倏地往里一歪，立似箭一般往泉眼黑洞中投下。黑摩勒附身在顶侧所悬怪石之上，看得逼真，见怪物吸力如此猛烈，知道厉害，如非见机纵身得快，自己也难保不被其吸入肚内，好生骇异。乍着胆子探头石后一看，刚瞥见泉眼黑洞下面有两三点蓝光一闪，忽听克叹乱响，跟着一声怒吼，那石笋已断作大小两截，弹丸一般激射上来，正撞在那对泉眼的崖顶，撞得碎石星飞，火光四溅。

原来那怪物正在张口狂吸，不料误将断石笋吸落，势猛且急。那洞穴除近上面处泉眼之外，下面俱是直桶，本就无从闪避。怪物百忙中又误认为对头被它吸落，张口便嚼，石笋虽被嚼成两截，门牙也自断折。怪物多么凶猛，这等硬伤也是不堪承受，何况牙和上颚又吃断石打了一下重的。出生以来，几曾吃过这大苦头？又是情急，又是愤怒，不由凶野之性大发，怪吼一声，将两截断石笋喷将上来。无奈这是直上直下之势，上势越猛，下击之力越大，连着崖顶撞落的碎石一齐下击，怪物满头满脸都是零伤。一任多么皮厚鳞坚，似此猛击，躲又无处去躲，到底难于禁受。接连四五次过去，石笋已被撞裂，成了碎块。怪物久了也似知道太不合算，必须改变方法。无如那粒内丹是它性命相连之物，不舍丢弃，只得一面狂喷落口乱石，一面还须用力猛吸那粒内丹。大约那小一点的碎石，被它吸吞入腹的已有不少，正在有力难使、郁怒莫宣之际。

黑摩勒渐渐看出怪物困身泉眼之下，欲出不能，无什伎俩，胆子愈大。又见怪物狂喷乱石，自找挨打，虽然隔远看不真切，狼狈情形可想而知，不禁失声哈哈一笑。怪物本是怒极，一闻笑声，

猛想起上面还有对头，自己身受一切均由对头而起，不禁怒火中烧，凶威大发，宛如疯狂，仗着石笋已然碎裂，有的被它随口吞下，有的激射向外，不似先前吃苦，心恨对头切骨，竟想不顾性命，硬冲出来拼个死活，因而不住在下面用力猛挣。

黑摩勒并不知道危机已迫，还当怪物势衰力弱。因料怪物长大力猛，口中吸力尤为厉害，方欲试探着近前往下刺它一剑，忽然想起那黄光不知何往。暗忖：那黄光虽是怪物内丹，看那光华晶莹，想必有用。怪物既未将它收回，何不趁此时机试取到手？等见了清缘，请她查看是否有用，再定去留。念头一转，觉出吸力已住，怪物却在下面闷声怒吼，全崖都似受了震撼，也未在意，便轻轻纵将下来，照着适才黄光滚落之处一看，龙口中部崖石已被剑光砍裂了丈许方圆一道，四边也有好些震裂之处，靠外斜坡上有一处石已震裂散落，陷下二尺大小一道裂缝，黄光已无踪影。心疑黄光滚落下去，又见裂缝甚深，欲以剑光照看，便把剑伸下去。剑光照处，下面好似又深又多曲折，估量自己落下，不知滚落何处。

哪知这片地方受怪物以前性发欲出时长年激撞震撼和怒瀑激荡，只外层石皮看去坚滑，内里石质已酥，再经宝剑用力一砍，外层破裂，内里大半碎散。这时黑摩勒寻那黄光不见，却觉着宝剑神奇，触石如腐，随手粉碎，一时兴起，便用剑在裂缝中一阵乱搅。不多一会，那裂缝便越搅越大，成了一个五六尺大的深坑，剑光到处又砍裂了一大片，所有下面曲折隔断之处全被打通，仍未发现黄光影子。这时怪物在泉眼内吼声越厉，四壁摇摇，地底也在震动。黑摩勒仍以为是应有之状，不加理睬。又想怪物困在下面，不能为害，姑且由上面给它一剑试试。忽听清缘大喝道："黑师弟，你还不快走，崖要倒了！"

黑摩勒闻声，猛觉地底震动有异，知道不好，不及细看，好

在人离崖口不远，连忙应声跃起，往右侧涧崖上纵去。身未落地，又听清缘急喊："那地方不好，快往我这里来！"黑摩勒也真机警，不等说完，就空中"鹞子翻身"，一个大翻转，紧接着提气运力，身才侧平，就着斜行向上之势，双足一蹬，一个"鱼游顺水"之势，平空又多蹿出去五六丈，落到涧崖上面。脚才沾地，又是一个"蜻蜓点水"的身法，朝清缘发话的一方纵去。

说时迟，那时快！当他头次飞纵还未凌空翻转时，已闻来路危崖之上有了山石崩落之声，与怪物怒啸相应。等第二次方由涧岸上纵起，脚才着地，刚看到清缘手握一团黄光迎将上来，未及开口，猛听身后吧叹巨响中，轰隆一声大震。忙回头一看，那危崖上半的崖壁已然崩裂了三丈大小一片，往涧中倒落下来。下面涧水被无数大小碎石一压，激得涧水四下飞溅，骇浪惊涛，高涌如山。同时上半近崖口一带，平添了数十百道瀑布，银箭玉帘一般，纷纷由石裂缝中激射出来。那凹陷之处，里面已成龟裂，外面崖壁虽然崩塌，内里碎裂之声反倒密如贯珠，有的地方还附着好些碎石灰砾，飞泉乱射中，隐隐似在波动。晃眼之间，龙口里面未倒完的崖石又崩坠了一大块。这次是两大块整石，下面涧底又有先坠落的崖石占据，两下一压一撞，震得山摇地动，山风陡起，涧水横飞，声势越发惊人。因为震势猛恶，怪物吼声已为所掩，口内泉眼虽已现出，又被数十百道飞瀑水光遮住，看不真切，形势更是匆遽非常。

黑摩勒目光刚看到龙口内崖石二次大片崩落，猛瞥见水雾迷蒙中，忽隆克叹一阵乱响，突然冒起一大片无数碎石残砾，雪崩也似，随着大小瀑布顺流飞舞而下。随有一个形如怪蟒的怪物，由瀑布下面碎石堆中冒将出来。那怪物生得头圆如球，粗约一尺以上，五只龙眼般大的怪眼凸出在头顶当中，发出暗蓝色的凶光，闪闭不停。口长尺许，横生在五只怪眼之上，每一开张，直似一个

撑圆了的口袋。嘴皮甚厚，不住颤动，好似大小伸缩皆可如意。身子只现出七八尺长一段，底下尚隐在瀑布乱石之中，看不出是什形相。通体一色暗蓝，紧皮细鳞，前半除头稍大外，自头以下圆如木柱。目光极敏，才一现身便似发见两个敌人，怪口连连张闭，凶睛遥注二人，怒吼不休。看去又似负嵎发威，又似被什东西阻住、挣扎不脱光景。

黑摩勒对清缘道："你看这东西多么凶恶，我们还不把它除了去！"清缘道："你说得倒容易，可知这东西力气有多大么？前面危崖已被它年久撞酥，我们如若近前，崖石再要崩塌下一大片，就许防备不及，受到误伤。我用飞剑由上面去杀它，未始不能，但是这类东西多半机警，我们不知它那巢穴有多么深，并加上那么大的瀑布，若一下杀不死，将它惊走，逃退回洞，便难搜杀。我们立时要起来，不能在此久候。此怪平日封闭泉眼之下，本难出来，今日被你激怒，又将崖石用剑斩裂，加上它一阵发威猛撞，崖石崩裂，门户已开，出入任便。我们走后，无人能制。这等凶恶的怪物留在这里，势必出来害人。照此时情势，不似崖内有什法力封禁。怪物后半身子必定肥大，急切间钻不出来。我们为防崖塌，又不宜过去，所幸它那内丹被你无意中斩断它的真气联系，如在别人手内，必被它吸收回去。现在我手拿住，便可无虑。凑巧去年冬天，又听师叔说过此怪来历，适才被我忽然想起。此怪刚刚猛撞裂石而出，且容它缓一缓气。我拿这粒内丹一激，它必拼命想夺回去。等它全身出现，再下手去除它。一则免却此时邻近崖石骤然崩裂，受了误伤；二则这东西我虽听说名叫芋蜓，还未见过，可借此看它是何形相，开开眼界。省得全身未出就一剑杀死，下半身烂在里面，使泉水中永远流毒害人，不是更好么？"

黑摩勒一面把干衣穿上，一面答道："那么坚厚的崖石，虽然崩裂了一些，只是外面皮层，内里想必更厚。此时上半身已出，再

如是悬空在内，用不得力，如何能够出来？铁船头那边的怪物想已出来，听雷姑婆口气，我们五人五方，缺一不可。我们已然耽延了这一会，去迟保不误事，哪有闲空在此久候呢？”清缘答道：“无妨。我适在空中遥望，那怪物也许是因洞外还有强敌，或是本来就未到它全数脱困之期，只管放出毒香，引来无数猛兽蛇虫，本身并未钻出。此时师姊和江、童二人似在洞侧高崖之上守候，先前奔集的那许多猛兽蛇虫，各和同类整整齐齐分聚在洞外林野之间，恶斗吞食均还未开头。我们乐得以毒攻毒，等它自相残杀，再行除它。反正此怪跑不脱，忙什么呢？”

说时，对壁怪物已然发觉内丹在敌人手上拿着，越发急怒暴躁，头和长身不住摇晃，怪口如囊，翕翕开张，口中毒牙巉巉，长舌吞吐，腥涎四流，看去暴躁已极。崖石也随着怪身晃动，叹叹作响，碎石纷纷碎裂，崩雪也似往涧中堕落下去。只是崖壁太厚，龙口崩裂之处相隔怪物现身的泉眼厚达一丈以外，大体尚是完整，不似就要破崖而出光景。黑摩勒道：“师姊你看，怪物这样哪能出来？你把飞剑放出，代它裂石开路，不是可以快些么？”

清缘道：“呆子！我们原料它里面巢穴太深，另有道路，恐防滑脱了难于搜索。此时放出飞剑，不怕惊走了么？这东西上身笔直，头和口都向着天，它高我低，气吸不到这里。你如嫌缓，待我将这粒内丹抛起，引它一下试试。如若不行，我再偷偷绕过去，另想法子使它出来。”说罢，便朝涧侧高崖纵去。到了上面，便将手中内丹抛向空中。猛觉一股极大力量对面吸来，那内丹便飞也似急往怪物那一面飞去。清缘知道立处地势与对崖略微相平，怪物腹中真气立可吸到，内丹再一脱手，去必更快。故意抛出引逗，暗中早有准备。见状忙运玄功将手一招，内丹立即停止，不再前进。可是怪物吸力绝大，如非清缘功力颇深，几乎收它不转。知道厉害，不敢再试，一手夺下握紧，朝怪物晃了几晃，藏入身侧

皮袋以内。戟指大喝:“无知妖孽,你内丹已失,还不出来纳命!”

怪物见内丹没有吸回,始而暴躁,通身乱摇乱晃,口中怒吼了两声,忽然静止,挺立泉眼之中,五只怪眼频频闪动,身却丝毫未再摇晃,也未再张口狂吸。黑摩勒见怪物仍难钻出,势子仿佛有点衰退,正想令清缘绕向崖侧下手,怪物忽又五眼齐闭,瞑然若死,远看便似一根半截树桩,植立崖口以内。崖石震裂之声也自停止,只剩残碎石沙零落下坠。二人俱料它决不如此甘心,必有用意,清缘便没绕去,仍在观测。二人目力本强,渐觉怪物神态虽似安静,身子却渐由粗转细,缩小了些。细一注视,竟似往里吸气情景,情知有异。

果然,不消半盏茶时,五只怪眼倏地齐射凶光,怪物身子猛的暴涨。这次摇晃也换了方法,并不似先前那么浑身摇撼,只把长身挺得又直又硬,先往右一摇,再往左一摇,那崖石龟裂之处,立时凸起了好些处,碎石灰沙又复碎落如雨。口内外石面全都散裂,连泉眼四围也似起了波动。二人知道时机将熟,忙加戒备。怪物又是左右两三摇摆,身子向前一俯,紧跟着一声怪啸,往起一挺,一片克叹轰隆声中,怪物竟将身外崖石震裂,拔地而起,带着崩山也似大堆碎石沙砾,由龙口内蹿将出来。一时石水相搏,风涛啸飞,杂着广崖崩坠之声,震动天地,势更惊人。二人均是初次遇到这等怪物,清缘以前虽听师长说过,也只知此怪名为芋蜒,力大凶猛,形态奇诡,口中吸力尤强,能发以击物,又能隔老远将物吸进口去。无论飞得多快的山禽,只要经过它的头上,吃它张口一喷一吸,绝少幸免。相隔十丈以内的人和鸟兽,一喷即倒,不死必伤,详情却未听说。知道此怪猛恶非常,又有那长身子,行动也必矫捷,再见出时石破崖崩,声势极大,恐其警觉逃遁,暗中虽在戒备,表面却不露出,欲待怪物离巢稍远再行下手。

那怪物后身重大,由高崖上蹿出,势子既猛且沉,加上那大

一片崩崖坠石一齐下压，本已击得涧水齐飞，浪头高起。崖上原来那道瀑布水势甚大，因怪物上升，身子恰将出口堵得紧紧。上面涓滴不流，下面的水却被压住，无从宣泄。后来前崖崩塌了一片，虽得由上下石隙中激射了些出来，泉眼正路仍被怪身堵死，不能畅流。又以泉脉极旺，怪物性懒喜静，往时不轻出洞，就出，也只探头泉眼之上，吸取一些飞鸟，便自退回。及至年久，身越粗大，泉眼中段窄小，将后半身阻住，只有前半勉强可以穿洞而上，头离泉眼上面地皮还有尺许，休说钻向崖口，连外面的景物都看不见，于是越来越懒，上来之时更少，如非偶然闻到腥香气味，动了贪馋之欲，往往终月不上一次。

本来瀑布洪流长年往外喷注，哪经得起怪身长久堵塞？水量愈来愈洪，势愈猛急。这时堵塞之物一去，崖石一崩，泉眼再吃怪物神力挣破，出口平空加大了数十倍，下面郁积的水一齐往上怒涌，直似海闸初开、雪山倒塌一般。那大一片崩崖立被撑满，只剩口外四边一些碎裂痕迹。洪流直激喷出老远，方始银河倒挂，飞舞而下，往涧底泻去。先被怪物带出的大片沙石，受了水力冲荡，满空乱飞，激射出一二十丈以外。晃眼之间，点尘不扬，只剩瀑声雷吼，四山回应，水雾汹漫，涧底骇浪弥涌翻腾，继长增高。怪物落处正在瀑布后面，只是初蹿出时二人看了一眼，其形仿佛一个极大的长锤，后面带起一条白龙也似的飞瀑，往下飞落。怪物随被飞瀑遮住前面，不见形影。

正留心观看间，飞瀑下半的水忽然往外激射，紧跟着，水云泱莽中，又是一股碗口粗细的横瀑，水龙也似朝二人立处斜射过来，来势猛急非常。二人幸是眼快身轻，一见不好，连忙飞身纵开。脚才离地，猛觉寒风凛凛，轰的一声，那股长约两丈的笔直水龙已擦身而过。随听嚓嚓连声。二人心惊回顾，见水花四溅中，正对立处的身后，一株半抱粗细的柏树已被撞折，倒断下来，旁

边两三枝山茶小树也被波及，枝柯撞折了大片。知是怪物口中所喷水箭，必已穿瀑追来。忙再回身向前一看，怪物果然现出全身，五目齐射凶光，怪声厉啸，顺流驶来。二人这次方得看清下半段形像。

原来那怪物活似一根去了上叶、带着苗干的芋头。通体高约两丈六七，上身长逾两丈，约占全体十之七八，形如圆柱，紧皮细鳞，蓝光油油，甚是柔韧。下半芋形粗达丈许，鳞片密叠，层次分明，看去十分坚厚。近长干处却和上面一样。底盘下面生着六个怪足，胫甚粗壮，长只尺半，掌却肥大如扇；前两对生近中部，后面一对分列两边，浮力甚大。那么沉重长大的身子并不下沉，只凭这六只怪足踏波而来，其行如飞。近头丈许，笔直挺硬，只中间有尺许软处可以折转，却似灵活已极。那怪物头对天生，直秃无颈，不能弯折。此刻急怒交加，怨毒又深，恨不得一口便将敌人咬碎，先前所喷水箭便是落时张口欲吸灌进的瀑布，因恨极仇敌，无从发泄，刚由瀑布中钻出，亟欲喷气伤人，无意中连水一齐喷出。怪物颇为灵狡，一下没有将人喷倒，见相去尚远，又在涧岸之上，也恐仇敌惊走，暂时反倒住口，打算追上再用全力。无如情急太甚，身还未到，前半直干先自折倒，目中凶光直注二人，飞驰过去。两下相隔不过二十多丈，晃眼即到。

清缘欲先试怪物口中吸力到底有多大，方用飞剑削下半段树桩，一见怪物相去只十余丈，怪口直对自己，下身不住鼓动，知是运气欲吸，忙令黑摩勒避开正面，退向一株大树后面。手虽搭在断树桩上，猛觉一股极大的力量迎面吸来，身便不由自己，顺势往前扑去，才知怪物口中吸力大得出奇。心中一惊，忙运玄功将身定住，跟手捧起木桩，还未十分用力，只把手一松，木桩便似弹丸脱手，朝前飞去。这时怪物已自临近，只因身太长大沉重，涧岸又陡，上来比较费事。以为两三丈之差，一举便可复仇，又

见黑摩勒闪避，仇人逃走了一个，恐清缘跟着逃走，张口往上便吸。眼看清缘人已前扑，忽又定立不动，心中着忙，用力越猛。不曾想仇人会有这恶作剧，又是初次出世，好些东西俱未见过，势更急遽，木桩一下撞在圆头上面，不特不曾躲闪，反误认着是仇敌，脸上又着了一下重的，越发暴怒，怪口紧紧吸住，一阵发威乱咬。及至嚼了几口，目光到处，仇人仍立原处未动，方知上当。当下一声怒啸，昂首一喷，于是连木桩带满嘴碎木块，立似雨雹一般朝上打来。

清缘见怪物的嘴唇甚厚，里唇皮上下生有不少隆起的肉圈，并还大小伸缩，无不如意，灵活非常。上下颚骨也似可以伸缩。东西无论大小，先用独具的真气猛吸，到了口边，上下里唇皮立翻向外，由上面肉圈吸盘将其紧紧吸住，和粘住一样。上下利齿随即前伸，一齐啃咬。无论人兽，只被吸去，绝无幸免。正觉凶恶奇怪，向树后的黑摩勒指点述说。不料怪物竟会还敬，相隔既近，来势又急又准。清缘正在侧脸说话，一时疏忽，没防到有这等猛恶。如非幼得仙传，耳目灵警，一听轰的一声，不及回看，先自飞起，几被那木桩打个正着。就这样，腿上还中了两下碎屑，打得生疼，换了常人，必是骨折筋断。这番形势比刚才躲那怪物所喷水柱还险得多。那木桩由清缘脚底擦着一列矮树枝梢向上斜飞，直撞到右侧山石上去。只听刷的一片急音，跟着砰嚓两声大震，所撞之处立被撞裂了一大片，碎石纷飞，火星四溅。那木桩也被震裂，散成了好几块。

清缘不由怒起，戟指喝道："我本心还想容你多活一会，谁想孽畜如此凶恶!"说时，怪物也是怒无可泄，恨到急处，竟由涧底沿壁走来。这一离水，势子虽然较慢，却也不在寻常陆地生物以下。尤其是涧岸皆石，形势陡峻，怪物长大身重，看去有点费劲，竟能用脚掌踏壁而驰，好似掌心也有极大吸力。六足同驰，晃眼

便近岸上。清缘说完前言，方要下手，黑摩勒看那形相滑稽可笑，一面握剑纵身闪避，口喊："小师姊，容它上来！看它陆地上还有什花样，再杀不晚。"话未说完，怪物前身已冒出涧岸一丈五六，只下半身尚附壁上，身上鳞皮乱动，又在蓄力运气。

清缘知它厉害，又见两下相隔太近，前半身往前一搭，便可与人挨上。有了前车之鉴，恐防疏失，扬手一道青光飞将出去。那怪物前半身既直且硬，只用力时可以略弯，非到中段不能折转。此时它身附涧壁之上，头已冒出老高，无如未当中段可以转折之处，加之涧壁上半土多石少，且又松软，满生苔草，不似岸石可以吸住。身重力猛，连上连滑，眼看仇人就在前面，头却弯不下，急得六只脚底乱蹬，不住运气提力。好容易将那一片壁土蹬落，后足吸到实处，正准备用那前半长身摆向涧岸，支住身子再往上蹿，只稍微冒起二尺，便可报仇雪恨。哪知死星照命。它这里身方高起数尺，大树干也似的前半硬长身子刚待下压，还未及与仇敌对面，清缘手中的剑恰也飞到，朝怪物拦腰一绕，立作两段分家。怪物力大绝伦，势子又猛，加以痛极恨深，一心认准前面仇人，身子一断，立随下压之势，连甩带蹿，奋力朝前，成一弧形，往清缘飞射出去。

清缘早看出怪物虽极猛恶，气候未成，内丹又失，伎俩有限。已然诱离巢穴，上了涧岸，不怕它再逃走。凭着师传飞剑，一下便可了账。又知怪物已然诱离巢穴，上了涧岸，前身僵直，只要不与怪头直对，便无足为患，心中拿得颇稳。却没防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怪物临死余威尚有如此凶猛。眼见来势万分急骤，两下相隔太近，本来多快身法也难躲闪，这一下休说被怪物的头撞向胸前，一口吸住，咬紧不放，万无幸理，便被那重逾千斤、又坚又韧、满布密鳞的怪身当头压下，以清缘的功力，纵不一定打成肉饼，也是凶多吉少，受伤决所难免。总算五行有救，怪物被

飞剑拦腰斩断以后，痛急神昏，只顾朝前拼命，用力急蹿，去势本就太猛，加以后半身过于沉重，这一中断，前半身立轻了十倍，用力再猛，越发轻急，没有准头，竟由清缘头上越过。

清缘立处，正当弧形之中，不特未被压倒，就连怪物断身后面带起的一股瀑布似的碧血，也因飞剑神奇，一绕即断。怪物蹿起太急，快过头时，血方喷发，再吃断身一带，一点不曾沾上。清缘刚指剑光将怪物斩为两段，猛觉腥风压顶，面前蓝光乱闪，知道不好，再招飞剑回来护身已是无及。百忙中刚把身子往下一矮，赶即往侧一闪，猛运内功，将全身真气贯向右臂，准备万不得已挡它一下时，耳听呼的一声急响，怪身已自头上飞过，不禁心惊，暗道“好险”。黑摩勒本照清缘所嘱，闪向崖侧一块山石后面，二人相隔只得三五丈，为防万一，手中灵辰剑并未还匣。旁观者清，目力又好，一见怪身斩断，照清缘头上飞压下来，知道不妙，偏巧身立较后，迎御较难，一时情急无计，纵向前去，举剑往上一撩。不料怪身来势比他快得多，不等纵起，已由人头上飞过，只剑上芒尾伸处，撩中了一点后梢。且喜清缘已然脱险，好生欣慰。

怪物目光甚锐，前半段长身本作弧形下射，空中瞥见仇人已在下面飞过，知道扑空，偏又收不住势，不能回头反噬。情急暴怒，神志更昏，凌空奋力一挺，同时断身后梢又吃黑摩勒剑尾光芒撩中，斜断了一片下去，痛上加痛，身不由己，这一挺愈发加了力量，立由垂虹下射之势，变弯为直。怪头往起一昂，笔直往前射去，去势越发加急。断梢上面暗蓝色的碧血沿途飞洒，所过之处，洒成了一条血路。怪身直蹿出去三四十丈。二人恐其灵性未失，忙同赶将过去一看，对面恰有一片平削山崖，怪物正撞其上，崖石被撞裂了一个大坑。怪口如筒，紧紧将石面吸住，宛如钉在上面，又似横生着一株断树干，丝毫不稍弯斜。后梢血水仍和涌泉一般突突乱喷。五只怪眼全都怒凸，依然闪光四射，狞厉

怖人。口边残石粉裂，已然死去，失了知觉。知是适才痛晕神昏，急怒攻心，见物猛吸乱咬，误把崖石认作仇敌，紧紧吸住，伸出利牙紧咬，以致石面也被咬碎好些，可是势太猛急，身已斩断，只剩一点残余本能，任凭头皮多么坚强，经此崖石猛撞也禁不住，虽得紧吸其上，心气一散，咬啃不了几口，随即毕命身死。

二人见状，也自骇然，各用仙剑一阵乱斩，成了一堆肉泥，连石面也一齐削下，由清缘用飞剑就地掘一深坑，将残尸埋入，上压巨石。重又赶回涧旁，见怪物下半身断桩冒出涧岸尚有三尺，六只富有吸力的怪脚掌依然载着那芋形重躯，紧吸涧岸削壁之上，那中腰转折之处尚在断桩之下尺许，正搭紧在岸上，甚是坚牢。黑摩勒为试怪身皮鳞到底有多坚强，随手拾起一块碗大石头，用力照准断桩打去，只听搭的一声，竟未摇动，石块反被激掷出老远。怪物后半身子重大，又未移动，腔内鲜血的量更多，只管骨朵朵往上乱冒，喷发不已。血作暗蓝，微带一点紫色，见风落地，立变翠绿。二人当时只觉血色鲜明，翠绿好看，也未在意，又忙着要走，仍由清缘用飞剑将尸身斩落。好在下面涧水甚深，水势猛急，深山无人，任其击消化，连埋也未顾得埋。

事完，清缘又将那粒内丹取出，递与黑摩勒道：“此是芋蜓真灵之气孕育成的内丹，我听师叔说大有用处，尤其是辟毒具有奇效，莫要轻觑了它。我们耽延时候不少，无暇详谈，铁船头事完，上路再说吧。”黑摩勒因怪物乃清缘所杀，还欲相让。清缘执意不收，说道：“物各有主，此宝是你发现。再者，我拿它无什用处，你却用处甚大。情如一家，无须客套。”黑摩勒只得接过一看，黄光浮泛，甚是晶莹，捏去微软，比前已坚硬许多，轻飘飘的，另具一种从未闻到过的异香，知是异宝，随口谢了，揣向怀中。二人随即上路，往铁船头赶去。

还未走到铁船头，二人便由谷口树隙中，远远望见谷尽头处

烟尘溶溶，彩霞弥漫。风向是由谷里面吹来。谷口一带时见一缕缕的彩烟摇曳空中，夕阳影里，五色鲜妍，甚是好看。清缘知是各类虫蟒所喷毒气，便对黑摩勒道："这些烟雾多是奇毒无比，你虽持有辟毒之宝，仍以小心为是。大师姊他们三人，想必是在崖上等候，我们还是由崖上面绕走进去吧。"

说罢，二人便由谷口纵跃上崖，沿崖顶行近中部，往前一看，那条峡谷竟有十几里深，当中一片盆地，尽头处是个死谷。近底十数丈处，两边崖势突然往里束紧，改成一条直弄。两边崖顶齐平相向，渐渐往前高起，直到谷底横壁，极似两条船舷。那谷底便是船头，怪物巢穴似在船头下面谷底崖洞之中。远望一大黑洞，四外山石狼藉星列，好似怪物新近才裂山穿穴而出情景。中部盆地大有二三百亩方圆，这时已被蛇虫猛兽布满其上。乍看烟尘浮动，腥血四溢，细一注视，都是各依其类。有的各自盘作一堆，有的各自踞伏地上，行列分明，一齐头向谷底一面。最前面是蛇蟒和蜈蚣、蟾、蝎之类毒物，野兽行列最后，丝毫不见混淆杂乱，为数之多，直不以数计。越近中心一带越密，中心和来去两条直路却是空的。最奇怪的是那么成千累万、平日彼此单独相遇便立起恶斗残杀的虫蛇猛兽，同聚集在一个广场之上，竟会互不相扰，全都静悄悄的，有如泥塑木雕般，呆列如死。见兽群里，因为数多，还微闻到一种咻咻鼻息之音，余下竟听不到一点别的声息。中间地上虽无蛇兽盘踞，却红红绿绿散流着好几滩鲜血，也见不到怪物藏伏何处。玄玉、江、童三人也无踪迹。

二人心想：这许多蛇虫猛兽俱都救死不遑，看神气只是甘心送死，已不会自相残杀，再起争斗。似此静寂战栗情景，怪物当已出现，怎会不见踪影？如说未出，中间地上怎有许多污血？方自四顾疑怪，猛觉身后微微有人呼唤。回头一看，正是玄玉藏在身后一株大树后面，朝着二人直打手势，令其速往相就。忙同赶

过，正要开口询问，玄玉摇手止住，领了二人一路掩藏着，往附近不远一块兀立崖上的怪石后面走去。到后一看，江、童二人也都在彼，面色都成了铁青，好像大病初愈情景。二人悄问："怎会在此？怪物出来了么？"

玄玉悄声答道："出是业已出来过。这东西想是以前吃过人的大亏，成了惊弓之鸟，端的灵警非常。刚才出来残杀生物，我们先在对崖朝下观看，正看在热闹头上，因为童师弟不留神，无意出声，怪物抬头看见崖上有人，立即向上作势，似要对我们扑来。我一时疏忽，看出怪物行动矫捷，疾如飘风，事出预料；它那惟一对头断尾怪蛇尚未寻来，既想等它们两下拼命恶斗，坐收渔人之利，又以下面恶兽虫蛇太多，欲借它的暴力除去一些，便不想当时下手，更恐打草惊蛇，难于搜戮，忙把江、童二弟一手一个挟起，纵遁光往谷口一面暂且逃退。哪知这东西真个诡诈阴毒，想是知道常人不会来此，它那上扑之势竟是假的，并未真起，并还似认得我的来历。我刚纵遁光飞退，它不但没追，反先逃回洞去。

"这还不说，最可恶是它一逃退，我们自然停住。正观察间，它突由穴口里面把那口中毒气，泼风暴雨一般朝我三人喷来。变生仓猝，我们尽管躲避得快，仍然沾染了一些。我虽无事，江、童二弟却几乎吃了大亏。先前只觉口中烦渴，头晕心烦，甚是难耐，后把雷姑婆所赠梅子含在口中，才把毒解去多半。人虽清宁，渴也止住，但面色尚未复原。我料怪物一时不会出来，不肯冒失深入它的巢穴。知它目力极为敏锐，便借着江、童二弟中了点毒、各喊头晕烦渴的题目，口中含上梅子，随即将计就计，令其假装毒重晕倒。我也装着惊惶，双手挟起江、童二弟，假作二次逃退出谷。到了谷外，再由这面崖上偷偷绕回，在此埋伏。等已好大一会，怪物虽未再走出，但它多年封禁，初次出头，贪馋之欲未曾满足，此时正在里面狂喷腥香毒气，怒啸发威。洞外只稍微有点

响动，便在里面暴跳如雷，吓得崖下环守着的这许多毒虫蛇兽，连个大气也不敢喘。

“又待了一会，那条断尾怪蛇忽然赶到，先由谷口飞入，和箭一般凌空笔直射进来，更不见有丝毫停顿，隔老远便吐着极长的信子，一到便往怪物洞中投去。过时，只听下面呼的一声，一条红影便自眼底一瞥而过，未及看真，便飞入怪物洞内。现在二怪似正在洞中恶斗方酣。你二人来时不曾被它看见，否则它料定我们为了除它而来，更不会出现了。以我观察，我以前几次搜杀未得如愿的那条断尾怪蛇，尚非洞中怪物之敌，再隔一会，不是被杀，便是两败俱伤，一轻一重。这两毒物均极狡猾，看情势怪蛇今日应该恶满伏诛，尚不知我来此。也许洞中怪物得胜之后，故意放它逃走，以试有无敌人在外伏伺。我们见了怪蛇如若追截，它必潜伏不出。好在我已在它归途设下埋伏，怪蛇自会入网送死，不妨由它自去。洞中怪物待了一会，不见动静，必以为适才三人中毒甚重，均已逃走，安心适意出来吞噬洞外这些蛇兽毒物。你们请看，洞外这些猛兽，常人遇上已难活命，更有那多毒蛇大蟒，平日为害地方太大，要想扫除是极难的事。好容易远近数百里内的穷凶恶毒之物，被怪物引了来聚在一起，又是自甘送死，决不逃退，正可假手怪物将其除去。纵不能全数消灭，内中一些最厉害的决被怪物先行杀死，难逃活命。我们一面设法断了怪物归路，一面等它们残杀得差不多时再行下手，岂非一举两便？”

说时，众人遥闻谷尽头怪物洞中，腾扑之声时起时歇，势甚激烈。中间杂以两种极凄厉猛恶的异声，十分刺耳，令人闻之心悸。似这样叫啸腾扑了五六次，最后一次声势较前愈发猛烈。始而闻得尖锐的厉啸，到了后来，好似双方纠结在一起，互肆毒吻啃咬仇敌，由厉啸又变成一种急遽惨厉的哼声。那腾扑之声也自停歇，不时听到形似有什重物在洞底滚转撞击，隆隆作响。每响

一次，哼声也越发惨厉急锐。洞外排列守伺的蛇兽中，有几条特大的蛇蟒之类，身长几达十丈以上，看去猛恶无比，听了二怪相并恶斗之声，竟会吓得乱抖。别的毒虫猛兽更不必说，看去都是战兢兢、胆寒身颤情景，为数太多，互相皮鳞爪牙一起颤动，无形中又起了一片窸窸窣窣的骚音，与洞中斗声遥遥相应，山谷回音，大是聒耳。加以毒雾如云，弥漫谷中，腥风阵阵，刺鼻难闻，衬得形势分外险恶。

众人正看之间，猛听洞中一声厉吼，跟着又是一声惨嗥，由洞口内蹿出一条怪蛇，想系重创惨败之余，筋力乏疲，已没来时迅急。洞中怪物并未追出。那怪蛇周身作红紫色，粗约七寸，长约两丈，比洞外蟠的两条大蟒要小得多。尾梢早已被人斩断，伤愈以后，由那断处长出一个菌形肉球，颜色红鲜鲜的，隐隐泛光，似曾被仇敌抓伤，上有两条暗黑影子凸起，一处已破，沿途留着粉红色的毒血，十分鲜艳。蛇身中部粗壮，往上渐细。蛇头独大，作鸡口形，顶上有一鲜红芒形肉冠。蛇颈两旁各凸起一个碗大肉包，行动之间，气鼓鼓起伏不已，口里发出虎虎之声，生相狞恶非常。出时，怪首高昂，目光如电，凶芒四射，全身只近尾部有两三尺着地，两头上翘，一高一低，略似乙字形，向前疾驰。洞外所有毒虫蛇兽，见怪蛇出现，好似害怕已极，抖颤之势愈烈。

怪蛇始而理也未理，等快过完那片盆地，倏的旋转蛇身，仍是前形，停立地上，朝着那些成群排列的蛇蟒毒虫张开毒吻，红信焰焰，呱呱叫了两声。众蛇虫立即噤伏地上，不再动转。怪蛇似觉自己斗败失势，无什答理，益发暴怒，顶上芒形肉冠突然挺高尺许，又怪叫了两声，二目凶光便往蛇虫队里射去。内中只一队蜈蚣伏处较近，内有几条大的，其长竟达五尺以上，先是身子缩短，由大而小排成行列，伏在地上，随同众蛇虫一齐抖颤；自从怪蛇一回身怒吼，便停了抖颤，身旁两行短足，连同前后钩钳

同时伸开，舞爪张牙，大有蓄势待发之状。

及至怪蛇二次发声怒吼，目光一扫向蜈蚣队里，内中一条首被触怒，腾身暴起，两行短足一齐划动，由相隔两丈以外平空飞起，箭也似直向怪蛇颈间飞去。双方天性原本相克，照例十与一之比，蜈蚣身长只在九寸以上，丈许长蛇遇上便少有幸免，不死必伤。这条蜈蚣长逾四尺，宽也尺许，如以双方长短来计，怪蛇非死不可，万无生理。那蜈蚣周身赤红如火，飞在空中，身上又闪动着一片紫蓝色的燐光，前面毒吻怒张，毒牙森利，口中狂喷着墨绿色的毒烟，舞着火一般的钩钳，目中凶光映日生辉，看去形相十分威猛，凶恶可怖，势又急如飘风。

众人伏身石树后面往谷中偷看，多以为物性各有克制，照此情形，蜈蚣所畏乃洞中怪物，并非畏蛇。这时怪物未出，蜈蚣一经激怒，突发凶威，怪蛇就算不为所杀，也必落个两败俱伤。哪知事竟不然，眼看蜈蚣身子腾空，朝怪蛇夹颈飞来；怪蛇见状，一毫不动声色，等快相接时，忽将长身往下一矮，看似退避情景，紧跟着将头一低，又猛迎将上去。双方势子都是迅疾非常。蜈蚣原是想咬怪蛇七寸致命所在，已然飞临切近，张口要咬，见怪蛇往后退缩，不禁暴怒，两列短足一划，身子一面往前猛蹿，一面乘着前扑之势，觑准蛇颈便咬，其势甚急，满拟万无一失；不知怪蛇故意诱它上当，不但不是真躲，反倒迎上前去，可是头已低下，将蛇颈要害避过。

蜈蚣收不住势，这一口正咬紧在蛇头芒形肉冠上面，乍看仿佛将蛇头咬住，占了上风，再一细看，那么长大凶毒的蜈蚣，竟中了蛇毒，紧紧咬附在蛇头肉冠上面，不能自拔，两排密层层铁钩一般的短足还在乱抓，抱紧蛇身似欲拼命，晃眼工夫便自昏迷如死，两排短足忽然无故纷纷脱卸，落了一地。待不一会，蛇头往起一甩，蜈蚣立被甩脱，两边短足已全脱落，只剩一个光身子

仰面朝天，斜搭地上，肚腹当中有一茶杯大小的洞，血似被蛇吸尽，微流沁着紫色血水。

那第二条蜈蚣与头一条好似一对，又似众中之主，老早便在发威，脚钳齐动，窸窣乱响，觑准怪蛇，作势欲起，同类一死，愈发暴怒。怪蛇头上肉冠自被蜈蚣一咬，越发肥壮鲜明，得胜之后，态更安舒，不时低头，用那鸡形毒吻向地上啄那蜈蚣断足。每啄一节，只在口边略衔，口中红信略一伸缩，便即甩向一边，并未真个嚼吃。似这样啄了七八下，第二条蜈蚣见同类惨死，仇敌还在饱啄残肢，好似忍耐不住，想要上前报仇，只是方法不同，不似头一条飞身蹿起，朝前猛扑，而是临敌以前先将头左右连摆，口中发出极低厉的怪声，然后目注仇敌，缓缓前进。下余千百成群的大小蜈蚣，跟着纷纷移动，一齐紧随在后，行动均缓，如临大敌，甚是齐整。等到行近怪蛇约有两丈，一齐停住。为首一条又急叫了两声，全体目中齐射凶光，注定蛇头，身子频频伸缩，双钳连挥，两边密足不住舞弄。

怪蛇似知仇敌势众难侮，也颇持重，把个长颈往后一弯缩，先把颈间要害护住，再把满蕴凶光的毒眼注定那群蜈蚣。两下相持不到半盏茶时，为首蜈蚣倏地将口一张，首先喷出一股黑气。身侧身后一些次大的同类，也各相继由口里喷出紫黑二色的毒气，共有二三十股，箭也似疾，齐朝蛇头射去。怪蛇见状，身子益发缩紧，也把口一张，喷出一股浓绿色的毒气，将那黑气抵住。双方都是狂喷不已，两不相下。正相持间，为首蜈蚣忽将身上环节一曲一伸，毒吻微一开合之间，猛又喷出了一粒酒杯大小的红丸，奇光四射，火球也似，由黑烟中朝怪蛇打去。怪蛇好似此举正合心意，口中一声怪叫，突然往里一吸。

本来双方势均力敌，互相抵御，用力甚巨，稍微疏懈便易被仇敌攻进，其势甚急。这一改进为退，蜈蚣这面阻力忽去，再加

蛇的猛力吸收，去势急上加急。蜈蚣所喷那粒内丹宛如弹丸飞射，往蛇口投去。等到蜈蚣觉出此举上当，已自无及。蛇口张处，那粒内丹连带那二三十股黑气，业被全数吸入腹内。蜈蚣见状，似是情急万分，为首一条首先不顾性命蹿起，老远便张着鲜红血口，伸出口边毒钳，照准蛇的头部扑去。无如这次怪蛇防御更紧，颈部向后弯曲，头再往下一缩，恰似一个缩了颈的公鸡，将蛇颈要害护住，一面早安排好杀敌之策。待把仇敌内丹一收，益发操了胜算，一见为首蜈蚣迎头扑来，似知仇敌伎俩已穷，连身子也未动。后面大群蜈蚣也随着为首一条，相继纷纷飞起。眼看双方就要接触，那蛇忽然把口一张，喷出一股箭也似激的毒气，正喷在为首一条的头上。那么长大凶恶、来势猛急的蜈蚣，竟和中了弹丸相似，当时打落下来，激撞出两丈多远，仰翻身子落在地上，只头和两排脚爪略一舞动，便自僵死，不再动弹。

毕竟蜈蚣对蛇天性克制，尽管为首两条最大的遭了惨死，不特不稍畏惧，同仇敌忾之心反而更加炽烈，连后面随来那些只有七八寸、尺许不等的大群小蜈蚣也齐发动，为数何止千百！一条条和疯了一般，爬的爬，蹿的蹿，纷纷毒吻齐张，毒钳伸举，朝着怪蛇飞驰上去。这一展开阵势，越显众多，把当中一片土地全都布满。一时毒烟滚滚，腥风怒鸣，蓝紫色的百脚环节映在阳光中，闪动起千层彩浪，其密如织。当头一排二三十条次大的，身子也有二三尺长短，已和飞蝗一般扑在怪蛇身上。有的张口紧咬，有的通体附紧在蛇身上，爪牙齐施，粘在上面。因数太多，蛇只一条，任多灵活凶猛，也是照顾不到，身又不甚长大，除却几条扑向头部的被蛇仍用前法喷出毒气打落出去，跌翻地上死掉以外，晃眼工夫，上半身全被蜈蚣布满，后面的仍在来之不已。由上下视，宛如一根蟠龙彩柱，映日生辉，甚是好看。

这些蜈蚣俱是立意拼命，上来咬钳极为猛烈，大有与蛇同归

于尽之势。那蛇仍似不怎在意，只把一对凶睛注定后来那些飞蜈蚣，见一个喷一个，虽然一喷蜈蚣必死，始终全神贯注，不稍松懈。对于身上粘附、钳咬不放的，却如未觉一般，一直未加理会。蛇身渐渐越附越多，看去身上已无隙地。后来的无可咬附，便往后半断尾肉球一带咬扑上去。那蛇到此方似难耐，突然凶威暴发，两腮怒鼓，身子立即暴涨，粗出约有半倍以上。紧跟着通身颤动，微微一振，上半身粘附的许多大小蜈蚣立被振落，纷纷离体，倒翻着飞舞出去。蛇身附近两三丈方圆以内，纵横狼藉，遍地都是蜈蚣。这些被振落甩跌出去的，也和为首两条一样，落在地上稍微挣扎，迸了两迸，十九都是未曾落地先已毒发身死，只身上精血未被怪蛇吸去，不似头两条身子变成空壳罢了。蛇虽占了上风，身上被蜈蚣口咬钳夹之处，也立时肿起了许多大小长短不等的肉包肉岗，周身都是，体无完肤；有的还有紫黑色的血水涔涔外溢，通体花花绿绿，甚是难看。众人虽在高处，又是上风，兀自觉着腥秽之气刺鼻难闻。

那蛇身受鳞伤，反倒精神焕发，凶威较前愈盛。这时凡在二尺以上的蜈蚣已然死尽，剩下许多尺许内外的小蜈蚣，对同类纷纷惨死直如未见，依旧发威急进，争先扑噬，前仆后继，丝毫不见畏缩。怪蛇始终将头贴紧颈间要害，任其扑噬，只两腮不时怒鼓，上下身挨次频频振动。这些小蜈蚣气候自更有限，多半刚扑到蛇身上咬了一两口，两列短脚还未得抱紧，便被振跌出去，死于就地。甚而还未飞近蛇身，便吃由蛇身振落出来的那些同类迎头一撞，互相扭抱跌落，连带也中了蛇毒。而这些同类大都毒重昏迷，痛痒难禁，撞上便拼命抱紧，乱钳乱咬，更分不出是敌是我，想要挣脱直是万难，在地上翻腾滚转了一阵，便同归于尽。内有好些似乎比较狡猾，见同类争先挤撞，满空满地乱飞，挤不上前，便舍了正面，由两旁绕将过去，不往上蹿，却朝蛇的尾部咬

去。哪知此蛇通身皆蕴奇毒，最毒之处就是蛇头肉冠毒吻，尤厉害是那尾梢上面的肉球，先又吃洞中怪物抓伤，伤口正流着奇毒无比的血水，不论虫兽，沾上就死。这些蜈蚣原也志在拼命，凡是往尾部进攻的，往肉球上扑噬的居多，于是上一条死一条，越附越多，渐成了蜈蚣包没的一个大彩球。

众人在山上见此凶毒残酷的景象，方在相顾惊奇。那洞中怪物生性多疑，尤恐洞外伏有克星，故放仇敌逃走，没有追赶，自在洞口潜伏窥伺。及见洞外无人出现，仇敌竟在肘腋之下大肆凶威，吞食自送上门就要到口的美味，不禁暴怒起来。怪物刁狡异常，就这样仍不甚放心，先在洞中怪声怒啸了几声，意在试探洞外到底有人没有，然后突然追出，致敌于死。说时迟，那时快！那些先前排列最后、尚在途中、还未得扑近蛇身的小蜈蚣，尚有好几百条残余未死，正在纷纷前驰之际，忽听怪物在洞中连声吼啸，由不得骨软筋酥，不能转动，全数停伏就地，又和先前一样，吓得索索乱抖。

蛇听怪物啸声，知道强仇大敌晃眼追出。先前逃走本非甘伏，这一饱餐之后，精力大加，心胆立壮，不特没有逃意，反倒激起复仇之念，当时暴怒起来。长尾甩处，尾梢上许多粘附着的蜈蚣，先似暴雨一般洒向前去。再一眼瞥见面前聚着许多蜈蚣，俱都僵伏地上，不禁又发凶残天性。鸡形蛇头倏地往起一昂，呱的一声怪叫，长信伸处，立由口里喷出一片毒气，直向蜈蚣群中射去。这些都是残余的小蜈蚣，最大的还没二尺长，气候有限，如何禁受得住？加之又受洞中怪物镇吓，胆落身僵，一条也未逃跑，全被喷中，当时中毒晕死。腥雾迷蒙中，怪蛇行动至快，长身一摆，便即驰近前去。蛇头往下一低，立似饿鸡啄米一般，往众蜈蚣头腹等处一阵乱啄乱咬，专吃蜈蚣的脑子和腹中膏血，都是咬啄上一口随即弃去，那蜈蚣便只剩了一个空壳。只见蛇头乱点，不住起

落，死蜈蚣的躯壳随同四外飞掷，遍地狼藉；凶饕已极，晃眼工夫，二三百条蜈蚣便去了一半。

此时洞中怪啸之声忽然停止，怪蛇啄咬愈急。童兴悄告清缘道："怪物还不出来。这等腥秽之气，久了实是难耐。"玄玉方在摇手示意，不令出声，以防怪物警觉。忽听谷尽头危崖之下呼的一声，同时下面一亮，由那石土杂乱的暗洞之中，飞也似蹿出一个怪物。众人中清缘与黑摩勒因来得晚，尚是初见。

那怪物远看形如一条海产星鱼，行动矫捷，其疾如风，身上发着好几处绿黝黝的亮光，互相明灭闪变，看不甚真。及至临近，才看出怪物身作五角星形，只前面凹里突出一个半边扁馒头形的怪头，上生血盆也似的阔口、一排茶杯大小的怪眼和一个凸出如坟的三孔大鼻。周身漆黑，上面密压压叠满宽约尺许、长还不足一寸的坚鳞，每片俱能翕张自如，每一走动，闪起千万片水也似的波纹。中间体盘约有七八尺方圆，那五条星角分向五方突出，由身到角尖约长一丈三四；前面两角因夹着一颗怪头，看去仿佛稍短。每条近身之处宽约二三尺，往前渐渐缩细，上下两面各生着许多大小吸口；近尖一段稍微展开，宽约尺许，边上生着五根钩爪，甚是坚利；当中并有一个星形口眼，发出绿色暗光；互相挥舞，起落不停。没有腿足，走起路来便用这五条上附钩爪、长鞭也似的星角挨次着地，此起彼落，在地上翻滚过去，又似能飞，看去灵活已极。未出现前，那等小心迟疑；等一出动，那来势之猛恶迅速，真是少有！在地上滚转起来，也辨不清头尾脚爪，只是亮光闪闪一大圈墨绿色的影子，电驰星飞，往蛇前照直飞去。

那蛇也似早有准备，未等怪物出现，先就停了啄食，把上下身盘作了一堆，只怪头露出二尺。头上肉冠高昂，两腮越发怒鼓，凸出老大两半团。那条长着肉球断了后梢的秃尾，却伸出身盘以外约有三尺，将肉球拄向地上，通身皮鳞一齐颤动，起伏不停。一

对凶睛光如电射，远远注定怪物所居洞口，作出以静御动、蓄势待发之状。

它这里刚摆好阵势，怪物也突由洞中蹿出，泼风也似急滚而来。因是一动一静，两下相去颇远，蛇始终目注仇敌来势，毫未动转，身子却是缩得紧紧。眼看怪物驰临切近，两下相去只得两丈，转瞬就要扑上蛇身之际，怪物突把来势一收，看那意思，仿佛也另具有制敌之策。怪物刚将势停住，五条星形肉角同时向外舒展之际，说时迟，那时快！蛇先在洞中想是吃过怪物苦头，这次已换了方法。不等仇敌停住，断尾肉球猛就地上一拄的劲，全身立似一条长鞭，斜着向上往前暴伸出去，紧跟着尾梢也自离地蹿起，朝那怪物蹿将过去。两下本是迎头相对，蛇蹿却高，蛇头离地竟达四五丈，到了空中，忽把身子一弯，改作头下尾上，往下射来，意思似要越过怪物前面扁头，去咬身后那条似尾非尾的星形肉角。其势迅速绝伦，疾如电掣！

哪知它快，对方也自不弱，前面两条肉角尖梢微微往地上一沾，立即腾身而起。两下势子都极猛快，谁也不及收势。蛇见弄巧成拙，知道不妙，呱的一声怒啸，迎头一口毒气喷下，同时蛇头往上一抬，欲要避过，已自无及。就这全身凌空、略一蜿蜒腾挪之际，怪物已自仰面朝天猛迎上来，恰好接个正着，两边四条星形肉角合抱拢来，将蛇身上半段抱住，上面大小吸口立生威力，吸紧蛇身，同时身后一角也搭向蛇的下半段，同样由角上肉盘吸紧。那么力大无比、厉害猛恶的毒蛇，竟被这五条星形肉角扯了一个挺直，只剩蛇的一头一尾，前后左右乱摇乱摆，挣扎不脱，吧哒一声，一同落向地上。

蛇力原大，无如怪物更猛，蛇身偶然挣弯了些，晃眼又被怪物挺直。最怪是蛇自喷过一口毒气之后，竟不敢和怪物的头相对，却把蛇头抵向怪物颚下，芒形肉冠搭向怪物口边，一面伸出长信，

往怪物颈间乱点，双方抵得紧紧。怪物落势太急，身已翻转，也不作理会，两下几乎合为一体，就地相持。双方好似各有短处，全都不敢放松，急切间也看不出是什用意，都是在使足全力，拼命相持。约有半盏茶光景，那蛇看去渐渐势萎，暗中却潜运气力，倏地身子一弯，猛又一挺。怪物骤不及防，虽未被它挣脱，竟吃带着连身腾起，翻转过来，由此便满地滚转起来。似这样苦斗了一会，那蛇终敌不过怪物的神力，一下吃怪物翻在上面，经此一来，益发失势，休说腾起，再想翻转都难，只急得呱呱乱哼。

众人见怪物将蛇吸紧，制伏在地，一声未出，通身皮肉不住鼓动起伏，知是时候。玄玉便令众人按照预计行事，由自己去断怪物归路，清缘、黑摩勒、江明、童兴四人，仍守崖上。各人先认好了下手方向，以便到时一齐发动。玄玉分配停当，刚刚飞走。忽听下面怪物一声怒吼，五条星形肉角立即鼓胀，比前大了半倍，一齐作势，用力往外一分。

那蛇被怪物肉角上面吸盘将身吸紧，压在底下，暗中原在打算脱身之策。一听怪物发威怒吼，自知无幸，正用力猛抵怪物颈颚，一面暗中运力想要脱卸时，只听嚓的一声厉响，怪物五条肉角扬处，蛇皮立被分裂，全数分为好几片，连那半段带有肉球的尾梢也揭将起来，甩向四面。同时那蛇只剩了火也似红、鲜血淋淋一条血身，带着近颈二三尺长、两三片未断的残皮，一声惨叫，乘隙往前面仰着身子，斜行向上猛蹿出去。那蛇也真猛恶性长，身上皮鳞除头部外，全被怪物撕揭了去，势子依然未衰，迅急异常。这一蹿约有五六丈高，凌空一挺，身子先自翻转，就势箭一般又猛蹿出十来丈远近，正往下落。

怪物原意一举将蛇扯裂数段，不料蛇会脱壳，而那五条星形肉角俱正用力外甩，胸前门户大开，竟被蛇乘隙遁走。怪物也真矫捷，一见蛇逃，一声怒吼，就着五角外甩之势，往下一搭，略

微沾地，立即腾空而起，追上前去。众人见怪物五条肉角一齐展开，飞在空中宛如一只怪鸟振翼急飞，蛇身还未着地便被追上，当头罩下，前面两条肉角往下一抄，便将蛇的尾部捞住。那蛇头下尾上正往下落，见落敌手，自是情急，前半身立即避开怪物后面三角，就势昂头反卷而上，一面猛喷着毒气，照准那怪物口内蹿去。哪知怪物对于自送入口之食竟不领情，后两条肉角往外一招展，突然高起数丈，同时前两角紧持蛇身，凌空一抖一甩。蛇当重创之余，尾部被仇敌擒住，早落下风，又是往上仰翻，自然种种吃亏。并且怪物吸口紧附擒处，还在猛吸它的精血，哪禁得住这一抖一甩！当时前半身往下一垂，怪物后面一条肉角跟着捞将过来，一下捞住蛇颈，挽了个结实。这次更不往下坠落，就用前后三角吸紧蛇身，在谷中心那大片盆地上面，招展着另两条肉角，飞翔起来，吓得下面群伏待命的各类毒虫猛兽，全都战栗瑟缩，不敢仰视。

那蛇皮鳞已去，仅剩肉身，吃怪物肉角吸口一阵猛吸，便把精血吸尽。初被擒时还在不住惨哼，奋力打挺挣扎，不消片刻，身便酥融无力，渐渐绵软，腹部下垂。怪物见蛇已死，把后角往前一递，一颗蛇头便到口边，好似忌那蛇头上面芒形肉冠，凶睛略微注视，忽把后角一松，只剩前两角抓紧蛇尾，蛇头带前半身便直垂下。这一来，下面虫兽却遭了殃。怪物也不知是何心意，一面仍就飞翔，一面把那蛇身长鞭也似向地上乱甩乱打。蛇鞭所到之处，地上虫兽立成了一片肉泥。有的残肢坠骨还被带将起来，满空飞舞，可是一个敢逃的也没有，俱是战战兢兢，甘心待死。兽群聚伏之处，多在两边山崖之下，死得还少一些。各类蛇蝎毒虫多在中间一片，排得又密，遭祸尤惨，不过一二十下过去，便死了一多半。怪物凶残嗜杀似是天性，越打越起劲。那蛇身也特坚韧，连打了三数十下尚未打断。一时腥风呼呼，毒雾飞扬，血肉

模糊，遍地狼藉。落山红日正向谷中斜照，赤血昏黄合成一片，光景格外凄厉惨淡，无殊地狱。

玄玉原欲假手怪物残杀蛇蝎虫兽，及见这等凶残，渐渐看不下去，天又渐晚，加以最恶毒的蛇蝎已被怪物残杀十之八九，兽类中除了二三十只虎豹狼猪等猛兽，下余多是羊、鹿等不害人的兽类，已有好些惨死，怪物仍肆凶残不止；照此下去，这些无辜生物非全成了肉泥不可，不禁心生恻隐。正待发令下手，事有凑巧，蛇身连遭猛击，前半头部一带残皮碎肉早已脱落殆尽，内里筋骨任多坚硬，也禁不住这等猛烈甩打。时候一多，蛇骨环节渐渐破碎，只蛇头上芒形肉冠坚韧得出奇，经此猛恶打击，依然完好无伤。怪物见蛇头竟打不破，似乎情急，口中怒啸连声，势子越猛，忽然一下甩在近崖根两丈多高、五六尺粗的石笋上面。只听克嚓一响，跟着轰隆一声巨震，蛇鞭到处，那根石笋竟齐中心打断，倒落地上，同时蛇身前半着石之处也断裂成三截。因这一下用力特猛，连蛇头带两段蛇环骨，宛如弹丸激射，其势又高又远，竟由下面飞上崖来，分作三起，内中两段蛇环骨落在众人立处前面十余丈处一片杂草丛中，蛇头自重得多，又是齐颈断落，成了圆形，甩落时又最得势，竟由崖上越过去三十多丈，方始势衰落下地。

在众人所立的右侧崖后，乃是一片十多亩大小、满生野麻的草地。怪物正当野性暴发之际，只顾拿下面虫兽生物煞火出气，用蛇鞭乱甩乱打。目中凶光，却注定下面那些坐候残杀的生物。因打了一阵未能如志，没想到断得这快，这一蛇鞭原朝崖侧噤伏的鹿群打去，照例蛇鞭到处血肉乱飞，至少也有七八只野鹿被打得乱滚乱飞，血似泉涌，绝无完体。怪物天性凶残，喜看群鹿死时惨状，竟忘了那根石笋碍事，用力既猛，恰又过了点头，一下打空，只扫中了一只鹿角，连头都未挨上。可是那鹿也被打了个犄

角粉碎，身子蹿出好几丈，跌晕过去。

怪物意自不足，怒吼一声，待要扬鞭再打，跟着往回一收势，谁知打向石笋之上，蛇头已断，因此身在石上缠了一缠，石又中断下落，没打中群鹿，再发威往回一收，匆促之间，先未警觉，及至蛇鞭一轻，瞥见一点影子，方知蛇头断落。无如那一带危崖虽比别处较低，也有十丈以上高下。怪物飞离地面才只两三丈高，发觉又晚，自看不见蛇头下落之处。当时一声怪叫，将前面无头蛇身一松，五条肉角一齐展动，凌空一翻，捷如飞鸟，随带起一路腥风，星驰电射，照准那点余影往崖上飞来。想似闻得那气味，方向一毫未错，晃眼便由众人身侧飞过，先朝那两段蛇环骨坠落之处扑去，落向深草之中，用肉角一阵乱捞，捞起一看，不是蛇头，立即怒吼弃去。跟着又把另一段蛇骨找到，见仍不是，益发激怒，啸声更是凄厉。急切间，似没想到蛇头会飞那远，已然越向崖后。当时凶性大发，怒吼连连，五角齐施，不住在地上乱抓乱捞。那一带草木便遭了殃，一会工夫，蹂躏了个狼藉满地。

那蛇头落处原是一个山顶，三面俱是怪石峥嵘，形势险峻。中间空出一片野麻丛生的浅凹，一面连着众人潜伏的危崖，地势较高。铁船头峡谷原在半山之上，崖离谷底虽只二三十丈高下，如由平地起算，却要高出好多倍，因此，那山离地甚高，向着谷口的一面山边沿上，更有怪石林立，挡着目光，山下和对面景物全看不见。玄玉见怪物离巢愈远，怎么也不易遁逃回去，忙即乘隙施展法力，将怪物所居洞口先行封闭，就便再在谷中设下埋伏，连那残余虫兽一齐禁制，然后隐去身形，暗回原立之处，与清缘等四人会合。因怪物离谷上山，换了下手地方，刚用手势指点四人，仍照预计分头埋伏，把预计略变，改由自己先上前去挑战。

忽听隔山下面一阵怪风，声势劲急异常。怪物也好似觉出有异，头方往起一昂，猛瞥见一片绿色怪云中有两团酒杯大小的金

光，挨着那阵疾风，由对面山下斜飞上来，来势比电还快。众人刚认出那是初来时在谷外所遇狗头怪鸟,已然飞向蛇头落处上面，略一注视，突如席云飞坠，只见绿云影里，有两只箕形鸟爪往深草里一闪，跟着抓了蛇头腾空而起，便要冲霄飞去。怪物见了怪鸟，也似遇上夙仇大敌，再见鸟爪上抓着蛇头，越发情急，早和弹丸一般飞射上去。怪鸟乃东海荒岛所产恶鸟犬鹫，此番突然掩来，原本欲得怪物而甘心，不过目光敏锐，嗅觉又灵，上来闻到奇腥，发现蛇头，就势先捡了个现成便宜。本非畏怯，一见怪物追上，一面两翼一招，向上疾升，避开来势；同时拳起利爪，将蛇头下半断处就口啄了一下，便自扬爪掷落。玄玉见两恶又要相拼，便令众人暂缓下手，相机而进。

众人见那犬鹫飞腾神速，动作敏捷，俱疑怪物必要扑空。哪知怪物先前飞翔并未施展全力，这时强敌相对，又将它到口美食乘隙夺去，愤怒万分，全力猛扑过去。犬鹫也似知道仇敌厉害，不大好斗，不合心贪口馋，不舍抛弃到手之物，就在啄食蛇脑，势子微微一缓之际，怪物已自飞近。因平日猛恶，残暴已惯，自恃生具神力，一身铁翎钢羽，爪喙利若刀剑，又加上两分轻敌之念，百忙中仍欲吃完蛇脑，再制怪物死命，竟忘了自身所带的弱点。当蛇头正往下抛落之际，一眼瞥见仇敌仰飞上来，正在身下。心还以为必胜，便用那平日残杀生物的惯伎，不但不往上躲，反而猛的往下一压，伸开那大约三尺的箕形钢爪，当胸抓下。

也是二恶俱该数尽。一个是向无敌手，轻敌凶猛太甚；一个是痛惜美食被夺，急怒交加，知道对头飞得极快，惟恐滑落，追赶不上，拼命飞起急追，万没料到回来这快，两下势子俱都猛急万分，一下撞个正着。彼此一声厉啸，怪物前胸首先被犬鹫利爪抓住，只管皮鳞坚厚，这一下也禁不住。怪物一负痛，五条长鞭也似的星形肉角立即同时往上搭去，犬鹫翼长身短，两肩和尾、背

全被搭抱了个结实。犬鹫两肩和尾背三处被怪物肉角搭抱了个结实，只两翼毛羽紧密如鳞，又滑又硬，不曾搭上。于是一个乱扑乱抓，一个乱甩乱打，双方都是愤极拼命，成了死仇。各自拥抱成一团，扭结不开，在空中上下翻腾，滚转不休。只听互相扭打的叭叭之声，连同双方阔翼、长角一起招展，激起来的狂风，宛如连珠巨霆当空暴发，轰轰呼呼，震得山摇地动。一时飞沙石舞，天昏云暗，惨雾蒙蒙，又当斜日西匿之际，声势越发骇人。比起先前怪物在谷底残杀生物的惨厉景象，又自不同。

犬鹫身子吃怪物三条长的肉角抱紧，挣扎不脱，又愤又急，两爪越发用力抓紧怪物前胸。一面扬着犬形铁喙，觑准怪物的头部，凶睛如电，便要啄下怪物前胸。怪物被利爪抓紧，深陷入骨，本是负痛急怒，知道仇敌的嘴厉害，一被啄中，伤便不轻；一面施展全力抵御，待要制敌死命，也把凶睛怒突，注定仇敌的嘴，一张血盆大口不住开张，喷气如云。双方一面翻飞扑打，一面蓄势待发，相持不多一会，犬鹫身上满是极紧密的鳞形硬毛，本不怕怪物肉角上面吸口，偏巧先在谷外吃黑摩勒灵辰仙剑芒尾将后股砍了一剑，伤口甚长，斗时又恃强疏忽，只顾猛扑仇敌求胜，没防到会被仇敌占了胜算，这伤处成为制命所在。上来正当凶威暴发之际，本身又极健强，还不怎觉得，及至当空恶斗，翻飞了一阵，才觉不对。

那伤口原是剑光芒尾擦过，是个狭长口子，并不甚深。怪物肉角先只搭中寸许大一块，后来发觉仇敌通身皮毛坚厚如铁，全不能伤，只这一条见肉之处，便顺势移将过去，紧紧附在那条伤口上面，施展全力，一面由吸口内放出毒汁，一面猛吸。不消片刻，犬鹫便觉又麻又胀，又痛又痒，由伤口起传布全身，万分难耐，挣又挣不脱，万分情急之下，无计可施，不禁凶性暴炽，再也忍耐不住，猛的一嘴往怪物头上啄去。原意想啄怪眼泄忿，哪

知怪物气候较深，只胸前被抓一处硬伤，加以皮厚肉坚，并未洞穿腑脏，除却负痛颇巨，并无大害，加以心性又较灵警沉着，虽然暴怒，章法未乱，凶睛睒睒，注定仇敌，一丝不瞬，早防到有这一手。一见啄到，故意缩头避开来势，紧跟着猛张血盆大口，突然往上迎去。犬鹫心乱神慌，啄势又急，百忙中还当仇敌畏它铁喙，不知竟是假的。刚吃避开准头，便猛迎上来。

怪物嘴大得多，又是两下迎凑，一个猛劲虽未将整个犬形鸟头咬下，却将前半自鼻以下连那扁长鸟嘴紧紧咬住，死也不放。急得犬鹫连鼻子带嘴，在怪口里不住乱哼，闷声厉啸不已，双爪用力更猛，两翼腾飞更急。怪物自知占了上风，胜算必得，也不再去理它，只管咬紧，一面猛力吸血，随同满天乱飞。

这时天色已然入夜，月光渐渐升出东山。除当地狂风尘雾滚滚升扬，乱成一团灰山外，四山仍是云白天青，清澈如画。玄玉见是时候，把手一挥。各人刚刚分开，站好地位，玄玉还未出手，怪物早已警觉，口咬鸟头，不能出声，急切间又放不得，急得喉中不住哇哇乱吼，鼻中发出虎虎怪响，同时，紧附鸟身的三条肉角首先放开，似欲弃了仇敌遁回穴去。无如犬鹫性烈且长，自知难活，立意拼命，只管身上被怪物肉角缠紧，仗着双翼铁爪仍在外面，鸟头铁喙又极坚硬长大，怪物咬它不断，一面猛力挣扎，一面用双爪抓紧怪物前胸肉包，死也不放。它先被怪物吸血，通体麻痒胀痛，力量还自稍差，这附骨之疽一去，益发加了威力。怪物本想张嘴放开鸟头，一见敌势甚强，前胸又吃抓紧，于是闹了个进退两难。匆迫无计，便将五条肉角一齐弯转，将角尖抵紧鸟身，欲待挣脱。不曾想怪鸟血中受毒，渐渐发作，神志已然昏乱，凶野性气益发猛烈，一心与敌拼死，怎么也是不肯放开。

说时迟，那时快！两下在空中不过两个翻滚，玄玉已由地上纵遁光当先飞起，到了怪鸟头上，大喝一声：“无知妖孽，还不纳

命!”随手指处，一道白光朝下飞去，只一绕，剑光再一掣动，便将一鸟一怪拦腰围住。当时毛羽翻飞，鲜血四溢，鸟身立被断作两段。后半身带着一股瀑布也似的血水翻滚下坠；那有鸟爪的前半身，依然抓紧怪物前胸不放，并还带有两大半片残翼。血水由腹腔里带着脏腑突突往外乱涌。怪物情知不妙，将头一甩，一颗大鸟头首先甩去老远，带了半只残鸟尸，又打算招展肉角，逃回洞去。

玄玉知道怪物身坚如铁，通体只有胸前一处致命所在，除非破了它的皮内精气，急切间飞剑也难伤它。怪物飞行极迅速，怪鸟身长力大，正是怪物一个大累。上来斩断一半鸟身已然失计，若再将这半只残鸟尸去掉，一则怪物易于逃遁，再吃它用五条肉角护住前胸，更难除它。一念及此，便把剑光一指。怪物顿觉身上一紧，沉重异常，知难逃脱，便连鸟尸往下坠去。到了地上把头一缩，五条肉角一齐舒开，平伸地上，一任剑光缠身，也不挣扎，通身皮鳞一起怒凸膨胀，身子立即粗壮了多半倍。剑光恰似一条银链，勒紧当中，两边的皮凸起有二尺高下，兀自奈何它不得。

玄玉忙喝：“众人留意!”语声才住，怪物猛由口里喷出一股腥香浓烈的黄雾，中杂无数暗绿色的火星，往四外上空飞射出去，同时，那上下均有吸口的五角一齐紧紧贴地，身形也越发膨胀起来。玄玉知怪物情急逃死，凶威暴发，不惜把千百年炼就的丹黄毒气狂喷出来，下手稍失机宜，不待那粒元珠喷出，固是伤它不了，如被尽量喷出毒气，散布开来，休说常人和生物闻之必死，便是江、童诸人，如非身有灵药，也是禁受不住。但不到事完，又不能过于施展法术，以免将左近隐居的那伙恶人引出作梗。想了想，一面招呼众人戒备，一面飞向怪物头前引逗，使其专注一处。怪物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头缩颈中，凶睛觑定玄玉，狂喷不已。玄玉恐毒气散布为害，便施禁法，将那黄雾绿星一齐逼住。怪物

见状越发暴怒，满口怪牙连挫了两挫，倏地头由腔中猛伸出来，立有茶碗大一团深黄色、通体晶莹、四外裹住好些血丝的光华随口喷出，朝玄玉打去。玄玉见怪物情急拼命，竟不惜把那性命相连的内丹至宝喷将出来，知道成功在即，不禁大喜，忙即诈败，往旁飞遁。

怪物心性凶毒，自从成形出世以来，不知残害了多少生物。除被人禁制在铁船头前峡谷地底多年外，直没吃过什亏。因为禁闭年久，郁怒莫宣，二次出世，凶焰益炽。先和怪鸟犬鹫对敌受伤，已是愤怒万分，眼看可以得胜出气，不料又有强仇大敌突然乘隙来攻，与昔年禁制它的仇人恰又同一路数。身被死鸟铁爪抓紧胸前厚肉包，成了一个大累赘。仇敌飞剑神速厉害，难以脱逃。又急又怕之下，只得咬牙切齿，与敌一拼。心中实已愤毒，恨不能把仇人嚼成肉泥才称心意。嗣见喷毒无效，恶气难消，又觉身虽被剑光困住，竟把多年苦炼、不久即可完成功候的内丹至宝冒险喷出。怪物本极机警，此举原是出于无奈，初次发动时意尚踌躇，不肯猛进，只把凶睛注定那团黄光，准备情势稍弱立即回收。及见仇敌望即退避，心胆一壮，顿忘厉害。一声怒吼，怪口连张两张，运用真气催动那团黄光，疾如流星，朝斜刺里仇敌退路打去。

玄玉退出约有三四十丈，侧面黄光追来，知到时候，左手一扬，立有一道白光飞出，将黄光后面的真气隔断。同时，右手把先准备好的法宝往外一掷，立有千百道其细如丝的青光朝黄光迎去，一下网个正着。口里一声“请吧”，再把来时雷姑婆分赠玄玉、清缘和黑、江、童三人的小铁叉，照定怪物打去。清缘、黑摩勒、江明、童兴四人分立四面，伺机夹攻。怪物也明知四外有人，因要全神对付当前强敌，无力兼顾，因此四人不致有什大凶险。但是怪物所喷毒气已然布满当地上空，聚而不散，四人立处已被笼罩其下，幸有雷姑婆所赠灵药梅实含在口里。

怪物志在玄玉一人，毒气大部俱浮空中，未全下沉，但那股带有异香的腥毒之气也煞是厉害。黑摩勒身有避毒之宝，尚不惧怕。清缘是深知厉害，一见毒雾弥漫，老早便把气屏住，也不觉怎样。江、童二人先已吃过怪物喷毒的亏，这次虽在服药之后，不过人不至于中毒晕倒，仍觉着奇腥刺鼻，有些头脑昏眩。偏生人怪相持，玄玉迟不下手，多觉难耐。方欲以手势催促，忽见怪物喷出黄光，玄玉略一飞身退避，便即下手，不禁精神一振。四人原是虎视眈眈，全神同注在这一人一怪身上，一接号令，各将手中铁叉各占一面，觑定怪物那星形肉角梢尖的血红色小洞打去。五人恰好不先不后，同时发动。那五柄小铁叉拿在手上并看不出什异处，这一出手，只听轰的一声会合的大震，各有一溜叉形火焰，分向怪物肉角尖上猛射了去。

事有凑巧，怪物正运用那团黄光追敌，得意之间，猛瞥见青光白光由仇敌手上电也似疾飞起，真气立被斩断，惊遽亡魂之下，忙运真气往回猛吸。因是急怒交加达于极点，通身都在不顾命般用力，那平伸地上的五条肉角上面的大小吸口，随着自然开张，角梢血也似红的小洞也自暴张。待要暴起，角尖还未离地，飞叉急逾电掣，已夹雷火飞到，立将五角一齐钉住。玄玉先用法宝去收怪物内丹，不肯发放神雷，原恐惊动当地主人出来作梗，没想到飞叉声威如此猛烈。一听雷声大震，暗道："不好"，且喜怪物已被飞叉钉住，内丹一失，身上皮鳞便失去抗御之力。杀它容易，但须防到那粒内丹被人强索了去，以为济恶之助。

玄玉知道下手愈快愈妙，时机稍纵即逝，口喝："你们四人速往谷口去路相待同行，不可迟延!"话未说完，手往地上连指，那横绕怪物腰间的剑光威力大增，空中那道白光便如长虹飞坠，直向怪物口中穿去。两道剑光一齐夹攻，怪身先被头道青光斩为两段。当玄玉发话时，清缘一心惦着怪鸟犬鹫脑中所藏宝珠，早往

鸟头落处飞去。黑摩勒也因身有异宝，不畏毒侵，叉一脱手，便持手中灵辰仙剑飞舞而上，朝着怪物头上远远挥下。神物灵异，果是不同，人怪相去好几丈，剑上芒尾也随着暴涨。怪物性异，身虽被叉钉住，尚还未死，又吃腰斩，方自负痛怒吼，白光已穿口而入，同时黑摩勒剑上芒尾也自扫到。怪头受惊，忍不住往颈腔里回缩，正好齐脑斩落下半个头来。另一面，清缘刚把鸟头用飞剑斩开，取出宝珠，玄玉所说的话也自听清，猛想起来时雷姑婆之言，忙纵遁光回飞，正待招呼黑、江、童三人先退，瞥见地上怪物震天价几声惨嗥厉吼过处，已被斩成大小数块，残体皮鳞仍在飞叉之下不住颤动，顺手又指飞剑一路乱穿乱搅，益发将残尸剁成了碎块，血肉淋漓，狼藉满地。

玄玉见清缘、黑摩勒上前相助，匆匆不暇分说，回手向空一扬，便有一大团雷火朝空中所网黄光打去。那黄光见火立燃，一声大震过处，化为一团烈火熊熊上升。空中毒雾也被引燃，化为红黄紫绿四色彩光烈焰，凌虚而焚，宛如半空中浮着一层火浪，逐渐往上升起，映得远近山石林木齐幻华彩，顿成奇观，腥香之气甚是浓烈。

玄玉见怪物内丹已毁，火灭毒净，去了后患，对头也必就要寻来。防生枝节，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管黄山斗法之事完场尚早，再晚两日也能参与，终以早到为是。好在毒气一会便消，虽剩怪物残尸在地，一则荒山危崖，四面峻削，常人足迹不至；二则那五柄飞叉乃地主之物，尚留钉在怪物肉角上面，对头少时来此收叉，自必将尸消灭掩去，何不乘他未到以前，赶即退去？便不再顾怪物残尸，喝道：“快走！由我断后。”这时江、童二人因飞叉已发，更无神物利器在手，先听玄玉一说，早当先纵上崖顶，沿崖往谷外来路急驰而去；只清缘和黑摩勒在侧，闻言刚要起身。玄玉忽想起除恶务尽，谷底尚有好些恶毒虫蛇，俱吃

自己先用法力禁制。反正主人已被惊动，为何不就手便中除去？念头一转，一面挥手令清缘、黑摩勒从速先行，一面发动谷底禁制，再发连珠神雷往下打去。

这一来，谷底除各种不甚猛恶的野兽外，凡是凶毒之物所聚之处，全都整片地皮下陷，身子全受禁制，不能转动，上面再有数十团雷火往下一打，自然全都了账。

玄玉动手原快，一片迅雷过处，知谷底毒物差不多除尽，忙纵遁光，待要追上前行四人，速离当地。身刚飞起空中，猛听身侧身后有人远远同声怒喝："何方贱婢，敢在本山骚扰！"玄玉知口舌已躲不脱，忙按遁光回看，由后崖和右侧相隔二三里的一片危壁上，同时各飞来一黄一青两道光华。晃眼飞近，现出两个身带邪气装束诡异的少年男女，都是身围一片豹皮短裙，两腿裸露，赤着一双白足；上身披着大小树叶结成的鱼鳞短蓑衣，长只齐腰，露出两肘。男的手持一柄长叉，银光射目，生得修眉大眼，猿臂鸢肩，身材高大雄健，看去威风凛凛，十分英武，只是目射凶光，一脸煞气，不似正经修道之士。女的却是长身玉立，貌相美艳，常带笑容，刚健之中含以婀娜。这男女两人原是一东一南，分两面同时飞来。

玄玉早知来历，胸有成竹，忙即举手为礼，道声："二位道友，请同下降一叙。"随说随即下降，三人同落地上。男的似已看出玄玉不是庸流，到地未开口，先朝女的看了一眼。女的仍是带着满面笑容，戟指问道："你是何人？怎敢在本山大胆放肆？"话未说完，男的忽朝怪物死处回看了一眼，失惊大怒道："贱婢胆子不小！非但敢在我们门前卖弄，把新出世的星蜍杀死，用的法宝竟是师父当年失落的五雷叉，无怪乎起初雷火之声听去那么耳熟。你先看住贱婢，待我去将那些同党追回，一齐处死。"女的闻言微笑道："我早看见了，还用你说！那几个同党已被我将去路隔断，决跑不

脱。这贱婢是为首的一个，同来那些全是废物。且先向她一人究问好了。”

玄玉听二人口出不逊，强忍着气，正要答话，忽听身后有人答话道：“你们两个野男女有话好说，莫要出口伤人。我们不过尊敬你师父黄神姑，不值与你们计较罢了，谁还希罕谁不成！”玄玉听是清缘口音，忙喝道：“师妹不许开口！待我和他们讲理。”那女的倏地一声冷笑，两道柳眉往起一扬，左手跟着往上一撒，先飞出大片黄光，似电一般在空中闪了一闪。忽然星月无光，阴风四起。暗雾弥漫中，瞥见青红黄白各色光华不住闪动，天低得快要压到头上，男女二敌人已不知去向。这原是瞬息间事，清缘等四人因是步行疾驰，原未走远。对头一出现，清缘机智，知道双方真要破脸，黑、江、童三人决难逃脱，还不如聚在一起。好便好，不好也可合力抵挡，至少也可由自己和玄玉二人，加上黑摩勒一口灵辰剑，将江、童二人护住，突围逃走，免得分开势孤，难于兼顾。一听对头出声喝骂，立令黑、江、童三人止步。三小侠俱是胆大好奇，年轻气盛，闻得对头喝骂，俱都忿怒，一见清缘回身赶去，也忙跟在后面急追。那少年男女刚刚发作，三人也恰先后赶到。

玄玉见对方不容分说便下毒手，虽较清缘持重，也自有气，三人这一赶到，正对心思。忙和清缘先把飞剑放起，化作青白二色的长虹，将五人全身先行护住，然后高声喝道：“二位道友怎的不容人开口，便自恃强欺人！这五雷叉并非我们五人之物，否则除去妖物之后早已收去，怎会还留地上？此乃日前有人路过西崆峒，看见有人用此叉生事伤人，代令师黄神姑收回，因而想起叉主人十五年前玉女峰月夜之约。知我五人有事黄山，经过这里，命将此叉带来，就便将妖物除去，以践前约。”玄玉正说之间，忽听有一半哑的口音喝问道：“你既代人送叉，如何不交本人？那人叫什

名字？何处相遇？从实说来，或许能免你们一死。如有支吾，休想活命！”

清缘闻言，气往上撞，方要答话。玄玉忙一把拉住，答道："那位前辈女仙是个丑胖老太婆，身侧还同有一个麻面白衣女子，原是日前在紫盖峰下与我五人不期而遇。交我五人叉时，我曾请问姓名。这位老前辈坚不肯说，只说主人知道此事，无须详说，也无须请见。只把妖物杀死，将叉留下，主人自会料理。却不许误事并过今日限期。说完不等我再回问，这两人便破空飞去，行踪异常神速，晃眼不知去向，详情一概未说。我们看出那老婆子是位前辈女仙，随行白衣麻面女子也非庸流。虽知此谷与老前辈仙府相隔甚近，一则不敢违背她的意旨，况又答应在先，所说十五年前旧约之言必不会错；二则修道人原以积功行善、诛恶救灾为念，照她所说妖物如此凶毒，便是无心相值，也应尽力杀死，为世除害，况又有人指点，借与宝物，自更义不容辞。反正就便的事，今日路过，还未入谷，便见许多毒虫大蟒猛兽之类，为怪物腥毒之气所诱，千百成群，往此飞驰；此外还有一只怪鸟、一条将成气候的妖蛇与怪物恶斗，互相残杀。初意仍恐惊动主人，因而见怪，先遇前辈女仙又嘱无庸进谒，即使登门，也难赐见，所以上来未敢造次，只作旁观，以为仙府密迩，必不容妖物在此扰闹，互相火并残杀，欲待门下高弟出来再相机行事，除此大害。哪知一直候到日落黄昏，怪物已将妖蛇杀死，又肆凶焰，残害了数千蛇虫猛兽。那等猛恶的声势，始终不见有人寻来。因料主人必是闭洞清修仙业，不轻易开杀戒，对于这些妖物恶怪，任其数尽，自行灭亡；也许还是先机烛照，知我五人要来，欲令代效微劳除此凶顽，俱在情理之中。怪物如此凶暴猛恶的声势，主人尚置不问，对于我等自更宽容，纵有不知，误干禁忌，也必能邀原宥，于是渐渐胆大。正赶上怪鸟飞来，两下恶斗，纠缠一起，恰是时候，

才照预计下手，将怪鸟一同杀死。当时因料定主人默许，至少也是不加嗔责，又不料飞叉有那大的威力妙用，再见怪物所喷毒气弥漫空中，怪物伏诛，失了主持，势必随风飘散。防其流毒生灵，为祸人间，匆匆未暇寻思，便发雷火将其消灭，遂致惊动。适才二位道友突然追出，始而不问青红皂白便以恶语相加，继而不听分辩便施法力将我五人困住。老前辈仙居咫尺，神目如电，当已鉴谅。我等也并不是畏势，只缘双方素无嫌怨，事情又出于误会，宁甘退屈，不愿相争。现承明问，业已据实奉告。望恕冒犯由于无知。此次虽说为世除害，实缘送还法宝而来；未先进谒，有人叮嘱。所说止此，不知其他。”

清缘也道：“二道友将仙法收去，容我五人上路如何？”黑、江、童三人听玄玉说了这一大套，俱觉不耐。清缘却知玄玉是因带着三个不会飞行的人，不得不加慎重，意欲借此拖延，稳住对方，暗中准备下脱身之策，好便罢，稍见不妙，立即突围遁走，因此也在暗中戒备，觑准玄玉眼色行事。那发话的女子未再言动，直等玄玉把话说完，才二次喝道：“果如你所言，自可宽容。如有虚言，异日相逢，须知我的厉害！叉我收回。从今以后不许再来此地，去吧！”

玄玉说时，黑、江、童三人本紧在一起并肩同立，清缘也早准备停当。一听语声口气已然缓和，知道对方一干门人太恶，夜长梦多，时机稍纵即逝，枝节随生，二人不约而同，闻言先对看了一眼，互相示意，听到末句，立照预计一同行法，催动遁光，连黑、江、童三人摄起，随口应得一声：“我等怎敢妄言？遵命便了。”声随人起，五人同在剑光法宝卫护之下，破空急驶，往谷外飞去。对方收法也是真快，“去吧”二字才一脱口，四处烟雾齐收，法术全撤，月色立转清明。五人也恰飞起。玄玉是早有成竹在胸。清缘先还担心黑、江、童三人均是凡人，尤其江、童二人未必能有

黑摩勒那等身轻。虽都是好根器，自己和玄玉连带三人同飞，恐飞不快。对头法力乃旁门中能手，不追便罢，真要追来，恐难脱逃，结局仍是徒劳，白用心力，此外又实无善策，见玄玉独为坦然，只得尽力相助。及一飞起，三人全是轻极，毫不费力。

二人原是得了对方的话，未容第二人开口，立即突然飞起，一分一秒也未耽延，遁光迅速，晃眼飞出谷外，心方暗幸，忽听先遇少年大喝道："贱婢诡诈难信，可将同来小贼那口宝剑留下为质。等我们日后查明真情，然后还他不晚！"清缘与黑摩勒一听对方有人反覆，不禁大怒，一面相随同飞，一面就要反唇相讥。玄玉忙即摇手止住，并把遁光放缓，随笑道："此非主人之意，由他说去。我们去到前面落下，安心上路好了。"话未说完，果听后面喝道："没出息的孽障！有话早怎不说？还不收叉回来！"底下便听一片风雷之声由来路谷口上空往回退去，转眼之间，万籁皆寂。

众人又飞出了好几里，玄玉随按遁光落下。清缘笑问："师姊，三位师弟俱是极好根骨，带了同飞并不费事，况又脱险不远，为何降落？"玄玉低声笑道："你知什么？难关只在当地。只能冲出谷口，休说主人平生言出必行，永无更改。就她先说的话活动，已然放行，为门人所惑生了疑心，忽又中变反覆，那也只在她的境内方肯下手。照她近十余年的惯例，人一离境，多大的事也只留俟异日，当时决不再有阻难。何况我们本是实话实说，毫无虚假。日前路遇的两位女仙，想必是她旧友，迟早相见，自会说出就里。我们问心无愧，所防的就是人在境内，主人门下弟子大都不容人分说，有他没我，所以走得这等快法。现已出境，就无碍了。我们既非有意冒犯，是闻命才行，不过防人纠缠作梗，走得快些，怕她何来？三位师弟虽然身轻，但高空急飞，迎面大风尚吃不住；如若慢飞，比起步行快得了多少呢？你看上空转眼变天，暴风雨就要降临。反正不忙，心急作什？"

清缘等四人听出玄玉语有虚实，料含深意，俱各领会，正在随口附和，忽见前途有一长几百丈、作半轮新月形的大半圈彩虹，在月边密云之中微闪即隐。跟着便听谷中一片怪啸和悲风怒号之声，由近而远，往对头来路峰崖后退去，重又寂然。玄玉朝众人看了一眼，只作未见，仍就步行说笑，往前驰去。

这时夜色已深，白云蔽空，大半轮明月不时出没于密云层里。走了一阵，山风渐作，四山云雾渐渐升起，一望弥漫。众人仗着炼就目力，雾中穿行。遇到云密阴暗之处，玄玉便将剑光放出照路，虽然一样行进，山路险峻，黑、江、童三人更要防到蛇虺猛兽突起相侵，自然较前走得慢些。童兴忍不住道："二位师姊法力高强，适才带我三人空中飞行，并没觉到有什为难之处。现在云雾阴暗，必有大风雨降落。山路如此崎岖难行，何不仍带我们飞行前往？早点赶到，岂不是好？"玄玉微笑道："带你们走，实是有点费事。好在前途已不甚远，天明以前，准可赶到鳌鱼背。真要是嫌难走，且等走过一程，我再想法吧。"清缘正要开口，吃玄玉摇手示意止住。众人俱不知玄玉是何心意。又走了二三十里，天空阴云四合，夜色如漆，剑光所照以外，已不能见物。雨也渐降下来。

玄玉忽令众人止步，仍和先前一样并立，施展遁法，将手一挥，五人便在青白二色遁光环拥之下，向空腾起，穿云而上。等把云层冲过，到了高空一看，下面那么雨云密布，暗雾冥冥，云层上面却是月明星皎，万里清光分外澄鲜，天空弥望青苍，更无一点尘滓。俯视下界，大地山川、峰峦林泉均被云雾遮满，不见一点影迹，月光照在上面，幻出无限华彩。时见密云堆中，电光金蛇也似乱窜，随听轰轰雷震之声起自四外。云涛起伏，波澜壮阔，无边无涯。只远方有三四高峰透出一点角尖，宛如一片极大的云海，疏落落矗立着几座小岛屿，好看已极。黑、江、童三人

凌虚御风，绝迹飞行，不由起了天际真人之想，俱都喜笑，称妙不置。

玄玉见三人小小年纪，武功虽好，剑术直未入门，随同飞行于太空高云之上，毫无胆怯，并还不畏风寒，大出意料之外。虽然飞得不算甚高，但已与罡风接近；竟能兴高采烈，不以为意，如非夙根深厚，天赋异禀，怎能有此境地？知道再飞快些也不妨事，便催动遁光，加急往前驶去。本来相隔不远，因始信、天都两峰正邪双方正在斗剑斗法，相持不下，恐有疏失，不能径直飞往，须要避开战场，由空中绕上大半圈，到鳌鱼口下降，无形中多出百十里空路。仗着飞遁神速，玄玉再一行法，加急催行，不消片刻便自到达。山中阴晴瞬息百变，只来路铁船头一带雨势甚大，再往前去雨势便小，挨近后海，仍是好天，月色清皎，只是云多。众人到时，鳌鱼口上空恰被云层遮满。玄玉随把遁光按落，率领众人往左侧峰崖旁边下降。

众人刚同落地，便见鳌鱼口跃出一个少年，迎面飞来。黑摩勒当先迎上，方要喝问。江明已抢前喊道：“这是我师兄申林，大家快来相见！”话才脱口，申林忙喝道：“师弟噤声！诸位道友快随我来。”边说边把手朝上空一扬，立有一片青蒙蒙的微光由众人头上飞过，升向天半密云之中，一闪即灭。玄玉见申林神色匆遽，又向空中发动灵符，掩蔽下面地形人迹，知有原因，匆匆不等众人起步，手掐灵诀，向众一挥。众人立觉眼前一暗，脚底微微一软，定睛注视，人已全数进了洞口。申林低声喜道：“想不到这位师姊法力如此神妙。这就无妨了。”江明方要答话，申林正侧耳向外查听，把手一摆，不令开口；随探头往外，借着洞口上面突石掩覆，向空中查看。众人已然闻得来路遥空传来一种极尖锐的破空之声，少年人俱都好奇，也相继探头往空中观望。申林又要打手势拦阻，玄玉悄说：“无妨。上空已施移形换影之法，我又略施

小技。所来妖人，除是预先知晓，急切间决看不出。只不大声说笑，便可无妨。”话未说完，那破空异声已由远而近，到了鳌鱼口上空并未下落，只在附近空中环飞。其意似在寻查，但无一定所在。因有禁法和密云掩蔽，看不出什影迹。听那声音却是迅速异常，晃眼便绕行了三大匝。飞到第三匝上，仿佛发现可疑情景，猛自高空下射，地方似在众人先降落的峰崖后面。

玄玉暗道：“不好！”方打手势令众戒备，猛又听天都峰那里起了雷声。同时那异声将要及地，忽又改下为上，往斜刺里天都峰一面急飞而去。跟着便听始信峰上也是雷声大作，与天都雷声相应，轰隆砰訇之声震撼山岳，势甚惊人。

众人来时本就遥望后山烟火浮动，邪雾蒸腾，内有两三座突出云海的高峰上，时见各色光华，闪电也似在云影中掣动，知道双方相持正急，未敢挨近。借着密云掩身，绕往鳌鱼口。快降落时，再望后山一带，烟光依旧浮涌，形势已然安静得多，直不像是双方正在斗法斗剑情景。及听雷声如此剧烈，料知恶斗开始，多想前往观战。江明一面忙着和众人通名引见，一面催走。申林道：“师弟，你说得倒容易。你不知这里的事，如若随意可以前往，我也不来接你们了。”江明道：“这里不是有一山洞可以直通始信峰下洞里么？我们由地底山腹中穿行，难道还怕妖人加害不成？”

申林道：“你哪知道！这次事情已然闹大，正邪双方成了不能并立之势。自从那日比剑斗法开始，先是我们大胜，对方几不成军，除老秃贼恼羞成怒，立意拼死，和两个同党妖道还在勉强支持，作那困兽之斗，下余的不是惨死伏诛，便是重伤逃亡。眼看敌人力绌势穷，快要消灭，忽然来了两个邪法高强的生力军，俱是当年三次峨眉斗剑，受人指点，接了五台派传知，临期借故观星没有上场，因而漏网的强敌，不知由何得信赶来，一见我们势盛，还未动手，先用信火神光召集了不少党羽。内有十几个均是

盘踞小南极和陷空岛附近多年的旁门中能手，各有极厉害的邪法异宝。师父昔年早料及此，原有准备，却没料到发作这快，又是同恶相济，如此凑巧，便和诸位师伯师叔商议，乘木尊者和另两位得信赶来的老前辈在此，索性拼着三数十天纠缠，给他全数除净，一劳永逸。但是此事说来容易，行起却难。第一，师父近年和诸位前辈师伯叔分头秘炼的乾坤六合旗门虽早炼成，但中央法坛上尚差一主镇之宝和一位法力高深、长于玄功变化的主持人物；另外还有六种护身神光尚差一点功候。现在一面炼法，一面等那位主持全局的老前辈到来，而妖党又是诡计百出，邪法阴毒，随时随地均须严密防御，丝毫不可懈怠。如今敌人日夜用妖法攻打始信峰，师父和秦岭三老、李镇川师伯正炼神光，不能分身，全仗木尊者和诸、叶、王、吕、司空各位师伯叔相机应敌。只管时占上风，始信、天都两峰一带全在妖雾笼罩之下，已被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能够随意出入敌阵的，除炼神光和六合旗门的五位师长外，只木尊者与诸平、王鹿子二位师伯。这三位师伯和妖人对手时，因想乘此良机，把以前峨眉漏网的各派余孽齐引了来一网打尽，特意把对方几个首要妖人留下，俱都不肯施展杀手。那几个首恶又各有一两件极厉害的邪法异宝。故此每次出战，均无结果。表面看来仿佛败在敌人手内，实则三位师伯是故意如此，并非真败。尤妙的是每一出阵，必要使妖党受些伤害。那对敌情景尤为滑稽，有时叫人看了笑得肚疼。妖党枉自是恨得咬牙切齿，终于无可如何，真有一个看头。不过双方斗时情势十分险恶，旁观并非不可，必须在双方未交手以前暗中前往，先到下洞，向木尊者要了护身隐形灵符，由木师伯指定一地藏好，在侧观战，始可无碍。

“此时双方恶斗正急，三位师伯想正忙于应敌，无暇兼顾，却去不得。妖僧和众妖党差不多每早天明前后，必有些时停止攻打，

双方罢战。此时前往最妥。固然我们可由这里地道穿行，直投始信峰下洞以内，洞外已有木尊者和诸、王、叶四位师伯的仙法禁制，多厉害险毒邪法也伤害不了我们，但在双方斗时前往，只能守在洞里，除听雷火之声震耳外，什么也看不见，行动还受拘束，有什意思？再者，快到下洞一段地道离地面甚近，万一被妖党警觉，乱发阴雷，照地乱打，或是另下别的毒手，就许为他所算，那是何苦？昨日有一位奉了师命先来送信的同辈道友，为了性急，又自恃法力颇高，不肯听我的劝，正赶双方恶斗之时赶去，行抵峰前便吃妖党看破，一阴雷钻把地面震裂，打穿了一个大洞。如非木、王二位师伯神通广大，应变神速，将他接引入洞，便几乎吃了大亏。所以今日我奉命来此接人时，诸位师伯叔再三叮嘱，不令诸位造次，并给了一道灵符，吩咐去时留意。这条通始信峰的地道，前一多半相隔地面甚深，行近峰前约有十余丈，突然往上高起，最高之处离地还不足两丈，极易被妖人看破。有了此符，便可隐去形迹，只不要在地底说笑，妖党便不会警觉。我们反正去了在彼枯坐相候，反不如在此还可随便说笑。候到天明以前再行起身，到了正是时候。诸位以为如何？”

玄玉闻言，知道形势险恶，不是寻常，便即应诺，准定快天明以前起身前往。鳌鱼口外洞已经申林先用灵符掩蔽，议定之后，便引众人往里走去。那通始信、天都两峰的地道，就在鳌鱼口中间右壁之下，乃是一个五尺大的石穴。入口之处甚是曲折，暗不透光，原是江明前些年与众同门无心之中发现。平日口内有石块堵塞，地极隐秘，外人不知，决寻不到。内里只入口三数丈狭窄，余者多半宽大，途中并有好几处天然石室。末段有一歧路可通天都峰前危壁之下，地势较低，险窄难行，只发现时探行了一次，便无人去。

众人到了口外，玄玉见那地洞黑暗异常，便将双手一搓一扬，

放出一片白光，正待照路前进。申林笑道："来时诸师伯知道洞中黑暗，向叶师伯代借了一面宝镜，在我这里。只顾说话，还未及用呢。"说时早由怀中取出一面古铜镜，照叶神翁所传用法，手向镜纽上一按，立有一片银光放出，照耀前路，明逾白昼。玄玉见镜省事，便将白光收起。申林引了众人将入口难行的一段走完，到一石室之内停住，说道："我们就在这里小坐，等候天明妖人住了攻打，再去始信峰与各位师伯相见如何?"众人见那石室虽是地道中的一处洞穴，但极高大整洁，并有大石数方，平滑如玉，可供坐卧，以及食物用具之类。黑摩勒笑问："石头自是原有。这些东西是申师兄带进来的么?"

申林道："我两日前便奉命来此守候，为防妖人警觉，除照木师伯算定人来时刻去往口外守候接引外，平时便在此室隐藏食宿。昨夜闻说江师弟和诸位师姊师弟要来，恐有耽延，又回洞去偷运了些酒食在此。我师徒山居清苦，本无什好吃的，这些酒食俱是木师伯和司空叔弄来的。因木师伯和秦岭三老是老酒友，又是多年未见的至交，木师伯又是天生滑稽性情，只管是三次峨眉斗剑以后的第一场恶斗，并没当是一回事，由金华起身，绕道白雁峰，把何师叔家藏的三十年陈酿要了四大坛，先用法力运到文殊院附近一位高僧的茅棚以内，然后削了一根细竹竿，挑了两坛，和司空叔步行往始信峰战场上走来。到时，敌我双方正在斗剑，有两个不睁眼的妖党认不得木尊者，却认得司空叔是北山会上敌人，只当他是司空叔雇来挑酒的山民，上前拦阻，先吃木尊者戏侮了个够，然后一剑杀死。偏巧诸、王、吕三位师伯俱在洞中，又是极好酒量，性情喜好俱都相近，诸位老前辈虽已辟谷多年，却不禁酒食。这一聚在一起，除却对敌便是聚饮为乐。前夜诸、王二位师伯说妥还请，又特意冲出阵去，购运了好些珍奇味美的酒食回来，有时还在洞前或是峰顶向敌对饮。众妖党只干看着急，无可

如何。如今洞中美酒佳肴甚多。仗着妖党只发觉过一次地底有人通行，未容下手便吃木师伯将人接引入洞，只当来人通晓地行之术，并不知有这地道，往始信峰这条路又是直通下洞以内，只要不在双方恶斗正烈之时往来，便不致有险。现在这里食物足供十余人吃的。食物无奇，最难得是那几葫芦酒，多是千里外的名产。诸位师姊师弟可随意饮食，一面闲谈，一晃天就亮了。”

说时，江明已把旁边大石上放着的酒葫芦和些腌腊食物全取过来，请众饮食。众人本已一日夜未食，又闻酒肴香美，各动食指，便围坐在大石上大吃起来。申林见玄玉美艳如仙，清标独绝，也随意进点饮食，并不崖岸自高，人甚谦和大方，举止尤为端静娴雅，不禁心生敬佩，暗忖：老母高年，抱孙之急甚切。自己虽幸得遇仙师，并以成道之器，为了身是单传，老母日望成家，竟不敢作求仙之想。自来神仙眷属甚多，传为佳话。倘能得一志同道合的淑女为妻，等生下儿子，使宗祧不坠，慰了老母之望，等得百年以后，立即携手入山，同修仙业，岂不是好？心中想着事，不由看了玄玉一眼。哪知玄玉见申林骨秀神清，气宇超逸，觉着此人根骨丰神甚好，如若修道，定有成就，他又是陶老前辈门下弟子，按理应是道术之士，照初见时情景，怎也和江明一样，武功似有根底，飞剑法术均未通晓？这等美质，单学一点内家武功岂不可惜？想到这里，也由不得多看了申林两眼。

这一来，二人目光恰好相对。申林觉着对方是个少女，不应如此看她，不禁面上一红，只得饰辞说道：“山居无什美味，师姊请随意用一点吧。”玄玉含笑应了，并未觉察。申林因恐失礼，遭人轻视，不敢再作相顾平视，言动神情便多矜持。无如二人对坐，相隔甚近，玄玉又是磊落大方惯了的人，申林这一刻意庄敬，心有成见，言动均不自然。清缘和黑、江、童四人只顾说笑饮啖，尚无所觉，玄玉心细，又在留意考察申林的人品根骨，目光常注在

申林身上。申林本想不再看她，偏生玄玉常有话问，由不得要抬头对面。每次答话，玄玉都在看他，二人目光老是相对。申林素来老成，又读了多年的书，把男女界限分得甚清，与少女环坐言笑尚是初次，再为对方容光所慑，虽然心中只有敬赞，并无遐想，也说不出是什原故，可是每与对方目光相对，便由不得面红心跳起来。妙在是越不想看，那眼睛竟不听制止，隔不一会，目光又与对方相接，于是心情越来越窘，渐失常态。

玄玉见他先前神态言谈甚是从容端庄，忽然拘束起来，头老低着，目注石上，偶因答话抬头，目光一接，立即避去，其状甚窘，对于别人却不如此，始而不解，嗣一推详，忽然省悟，不禁面上微热，见申林始终一脸正气，知他是个读书守礼之士，便笑说道："申师兄，你不是说要详谈这次妖人攻打始信峰，与诸位老前辈斗法斗剑的经过吗？现隔天明尚早，我们已吃了不少酒食，请把这几日妖人猖獗情形说与我们一听如何？"众人闻言，随声应和。申林正窘得想不起主意，闻言恰可解围，忙接口道："我先就想说，因诸位师姊师弟正在畅饮，还没顾得说。三次峨眉斗剑，只听传说，不曾眼见。照着连日见闻，双方对敌险恶情景，却也使人胆寒心悸呢。"

众人问故，方知原来日前金华北山会上，末后到来向西台诸老侠叫阵，约往黄山始信峰比剑斗法的两僧一道，乃昔年第三次峨眉斗剑漏网逃走的西崆峒派中有名人物。为首发话的老和尚，以前真名叫七级神陀法镜。同来的僧道二人，一名铁帚禅师，一名五雷真人牛清虚。当初峨眉、青城诸正派因崆峒派虽是左道旁门，但与五台、华山诸异派不同，为首诸人知道群仙劫运将临，法力飞剑又非诸正派中首要之敌，因此多在山中闭户静修，想将劫运躲过，并无十分恶迹，只所收门人多非善类，已然剪除将尽；念其多年修为不易，当峨眉掌教妙一真人用六合微尘阵将各派妖人

困住时，故意网开一面，放走了好几个，事后也未前去寻他。不久群仙相继成道飞升，就此放过。彼时法镜较明邪正之分，又知不是峨眉对手，只管受五台、华山两派妖人怂恿，口里勉强答应，暗中却设法规避，并未到场。铁帚禅师和牛清虚因爱徒多人俱为诸正派所杀，恶气难消，竟不听劝，如约赶往，不料一交手便吃了大亏。如非对头手下留情，早已遭劫惨死。逃回以后本可无事。

这一年，秦岭三老中的娄公明偶由西崆峒经过。法镜有一爱徒申波，因乃师禁阻，未往峨眉应约，保得一命。娄公明过时，发现山谷中有一本灵草，下来采取。申波也正在附近闲立，见有外人在本山采药，又是正教中家数，想起以前诸同门被杀之事以及本门师长所受屈辱，不禁怒从心起，口出不逊，上前怒喝阻止。申波自不是娄公明的对手，晃眼便将飞剑失去。法镜等僧道三人正在洞中，闻报赶来。三人打一人，也只斗个平手，还丧了两件心爱法宝。双方连斗了二日一夜，正相持不下，恰值娄公明的同道至交、青城派剑仙五岳行者陈太真由左近空中飞过，发现有人斗剑，以众暴寡，本就不平，况又有邪正之分，这一面更是自家好友，如何能容？当即上前助战。青城派两位教主矮叟朱梅及伏魔真人姜庶创立教宗时，收徒取材甚严，门下共只十九个弟子，彼时多半成就仙业，只陈太真和裘元、虞南绮三人奉命承继道统，暂缓飞升，均是地仙一流人物，法镜等三人如何能敌？结果牛清虚见机先逃，法镜和铁帚禅师被陈、娄二人用法力禁住，着实教训了一顿，才放脱身。

法镜生平未曾受什挫折，认为奇耻大辱，当时斗敌人不过，只得忍受。自觉无颜再在西崆峒居住，两个残余徒弟又为娄公明飞剑所杀，便将门人尸首掩埋，离开西崆峒故居，另觅名山隐迹修炼。先是独自一人，辗转寻到浙江东天目深山之中，觅一荒废寺院略微兴建，隐去真名，掩了本来行藏，在内苦心修炼，立誓要

寻秦岭三老等报仇。过了几年，铁帚禅师和牛清虚也寻了去。

法镜本想炼一旁门中的厉害阵法，名为玄阴灭阳仙阵。因知陈太真近虽仙去，像娄公明等一干正教中剑仙法力均高，仍是难于抵敌。除所炼阴雷外，阵中暗藏十二都天神煞。但是这种邪法最是阴毒，并还需两个能手相助。二人来得正是凑巧，当下议定，一同祭炼阵法。为防事机不密，被仇人警觉，一有失闪，全功尽弃，又在附近深山荒僻之处，与两同党各觅一个洞穴居住，将阵法分成三处祭炼。一面暗中勾结旧日同党，准备时机一到立即发难，可以一呼而集。去年便将阵法炼成，早想寻仇，终以仇敌近年功力大进，又有好些有力同道，是否一举成功，尚难拿稳，心中迟疑，未敢遽发。延到今年，忽然结识了几个隐居海外的左道之士。这些人以前全吃过峨眉、青城两派的大亏，怀仇至今，闻着敌党首要近年逐渐仙去，所余能手无多，俱思蠢动，见有人提头报复，同仇敌忾，自然一拍即合，各告奋勇，到时赶来相助。法镜等三人认为时机已熟，便无北山之会，也要赶往秦岭，上门寻仇。

这日正在盘算行期，恰值昆仑派剑仙小髯客向善的门徒夏云翔等三人，因受花四姑卑礼延请，前往相劝。刚到便遇见老少年马玄子夜闹花村。看出形势不佳，凭花四姑所约的人，决非对方敌手。对方又有几位师执在内，便斗得过也没法上场，何况未必。再见花家所约道术之士，俱是一干异教余孽，难与同流合污。自己以前欠过主人的情，急难求助，受人之托，已然到来，其势不能虎头蛇尾，袖手而去。料定花家必败，三人商议，对方能人甚多，敌是敌不过，只有代她另请两位法力高强的人相助，即便不胜，只盼打个平手，花四姑不致家败人亡，还了人情，于愿已足。但是本派长老虽与峨眉有隙，后已和好，这等局面，万不会与花四姑一气。本心是想约请两位与峨眉、青城曾有嫌怨的前辈散仙，

不料行至中途被法镜看见招将下去。崆峒派虽是旁门，除纵容门人是其所短，一干长老尚知自爱，与昆仑派长老以前往还颇密，算是夏云翔的前辈师执。

夏云翔因近年本门法规颇严，此行本非得已，所请的人也拿不稳是不是肯到，一见法镜，正合心意，便把金华北山之事一说。法镜一想，正是机会，立允到时前往。只是近年久已不愿与闻人间世事，所炼阵法又太厉害，如在花村施为，必有许多凡人遭受误伤，便道：“你且先回，到时我必前往，相机行事。对方所有一干有法力的人，全交与我。底下的事，主人自去料理好了。”夏云翔只想这两僧一道是对方诸能手的仇人，既允前往，必定出手相助，也未问明法镜用意，便即回转。法镜跟着行法召集诸同党商计，觉着自己近年因知所习道法不是玄门正宗，一心报仇以外，已决计不再凭借法力伤害凡人。再者对方能手颇多，如不一网打尽，仍有后患。如欲大举，花村决非所宜。偏巧内有两个有力同党，与化名萧隐君、隐居黄山始信峰的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曜有仇，主张自己这一面阵法既操必胜，索性明张旗鼓，把斗法地点定在黄山始信峰，图个一劳永逸。

法镜败军之将，深知敌人厉害，也颇慎重。一面分人前往觅地相待，自和两同党去往北山；一面行法点起信香，约请海外诸同党即日来会。初意花家不能抵敌对方，是为道术之士太多，只将这些人引去，自然转败为胜。自己这一面早有成竹，更可必操胜算。哪知花家竟遭惨败，自己和诸同党也身败名裂，几乎被人一网打尽。当日说完大话，高高兴兴飞往黄山。去时还以为事出突然，陶无曜一向独居山中，偶然出入，也只一人，至多洞中有两个徒弟，行事这等机密，当无事前觉察之理。此行不特必胜，并还可以由那先去的同党，假作借地斗法为由，作出光明磊落的势派，先礼后兵。一面向陶元曜挑衅，先交上手，等自己把所有仇

敌一起引往黄山，再行大举合攻。

法镜好胜心高，自来谋定而动。为防敌人讥议，这次约人虽多，那打前阵的同党只得三人，均与陶元曜无仇，早在前半日起身。那有仇的两个和一干有力同党，俱在后面陆续赶去。一面相机行事，或是接应先去两人，一面分成四五路，带了应用法物，先将地势占好，暗中布置埋伏停当，以便自己到后，只将所炼旗门一施展，立可发难。预计先后赶去的人必已动手，先占上风，甚或将陶元曜困住。哪知行近黄山一看，始信峰上下静悄悄的，不见一点杀气。自己这面已早有多人到来，并还来有两个徒弟，似此情形大出意料之外。如说敌人已被消灭，峰顶应有多人伫立守候，或是迎将上来报信，不应如此清静。

心方奇怪，忽听雷声殷殷，细一注视，原来天都峰那一面已被云雾遮满，只剩峰尖现露在外，云涛弥漫、一片混茫之下，隐隐烟光浮动，雷声颇烈。尤怪的是始信峰那么清静，转似敌人那面占了上风，好生惊疑，连忙赶去。见下面云雾太密，剑光宝光挟着无数雷火，纵横交织，难于透视。匆匆未暇仔细查看，以为黄山云海常有的事。那云起自峰上，敌我双方是在峰脚，各用剑光法宝相持苦斗，人在云下，并未飞起。心想这云遮蔽目光，无论何方，驱散均易，为何任其浮蔽上空？难道双方斗势激烈，连驱散云雾这点闲空都没有么？

念头一转，未容深思，人已飞近。为想观看双方斗法详情，先把口一张，一股真气朝云中吹去，那密压压的云层立被吹穿了一个大洞。接着又使驱云之法，待将满空云雾散尽时，不料那云暗有敌人法力禁制，与寻常不同。云层厚密而又坚凝，上层虽被吹穿一洞，并未直透到底。法镜由远处飞来，没看清下面情景，敌人对他却已警觉，云隙才现，立由下面云影中飞起一团淡黄色云光。法镜犹幸久经大敌，一眼瞥见，便知有人暗算，赶忙纵身退

避。无如来势特急，其速如电，那黄色云光又是件极厉害神奇的法宝，饶是逃遁神速，也自无及。云光才一照面，便似正月里火花一般，当空爆炸，化作朵朵金花散裂开来，一窝蜂般打到，沾身之后，化成无数针芒，直穿皮肉。法镜已然遁出圈外，觉着左肩臂腿等处微微一痛，仿佛有针刺入情景，知道不妙，慌不迭运用玄功将真气闭住，使肌肉坚硬如铁，以免深入，并防匆促无知，中了法宝之毒，一面随手扬处，发出一大团赤阴阴的雷火，朝旁打去。那黄色云光每发只是一次，遇物即炸。双方势均猛烈，立随雷火一同爆散，化为无数金花红星，飞扬满空，晃眼没入云涛之中，无影无迹。

法镜未见到一个敌人，身上先负着好些伤，还不知法宝来历，当时又急又怒，不暇飞降，咬牙切齿退向一旁。伤处只是针尖般大一个个的小孔，微有一丝紫黑色血水渗出，觉着又痒又疼，又麻又胀，所中之物已随血水化去，知是毒物所炼。幸喜防御得早，将气血毛孔闭塞，未使深入，如易一人，创重还不止此。心虽忿极，但是毒质已然入体，其势不可听其自然，必须当时去净。偏生全身的伤共有十好几处，甚为零星。没奈何，只得强忍仇恨，运用真气，依次将其一一吸出。这一来自然耽延了些时候，秦岭三老、丐仙吕瑄、李镇川、马玄子以及樊、简诸仙已然赶到，敌人那面声势大盛，威力更增。

法镜这里尚在一旁用法力去毒，不曾知悉那同来的一僧一道已遭惨败。原来他二人先因法镜心急，遁光较速，稍微落后了些。一见云隙下面有黄色云光突然冒起，化为金花，四散爆射。法镜随手发出一雷，立往附近山谷中遁去，便知此宝厉害，忙纵遁光先行避退。正待施展法宝抵御时，满空金花已与雷火同灭。二人功力虽比法镜稍差，但各炼有不少法宝，觉出敌人此宝全以冷不防出手伤人，只要事前防备，便可无害。又看出下面敌势颇为强

盛，准知法镜骤中暗算，无什大碍，便不以为意，欲往下面助战，先给敌人一个厉害，等法镜来了再施所炼阵法。二人都是一样心意，不约而同，各用飞剑法宝护身，意欲冲云直下。

就在这略一停顿，退而复进之际，忽见脚底密云似开了锅的沸水一般，往四外滚滚飞散，晃眼都净。同时目光到处，下面飞起三道遁光，正是敌人想要飞走；另外云层下面还有两道遁光，正由峰前战场上往峰腰山洞内退去；先来的一些同伴已有四五人尸横地上，剩下八九人正纵遁光追将上来。二人见状，又惊又怒，铁帚禅师在前，首先扬起生平不轻使用的异宝三光帚，待要往外甩去。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双方对面瞬息之间，猛由对面遁光中发出一片红霞，先将三光帚的宝光闭住。铁帚禅师心方一惊，知道不妙，觉出彩霞力大异常，惟恐手中法宝有失，赶即退避。身后牛清虚匆卒之间不知就里，更是冒失，一眼瞥见敌人飞上，自己人多在后紧追，也没看这下面胜败情势，误以为敌人众寡不支，力竭败逃，随同妖僧三光帚挥动，忙把飞刀飞上前去阻挡。刀光刚一脱手，便吃迎头两道白如银电、长只数尺的光华接住，略一掣动便吃绞紧。敌人也未停顿，竟自带了同飞。

铁帚禅师已然知机，收回法宝，纵遁光退向一旁。牛清虚骤出不意，觉着飞刀一紧，被敌人剑光裹住，收不回来。心自不舍，一面运用全力回收，一面又想另施法宝取胜。情急之下，忘了身当敌人去路，这几个敌人均非寻常，内中一个早扬手一团黄云打来。牛清虚先见金花消散甚速，未免有些轻敌，对方来势又极神速，黄云所带金花飞针既细且密，得隙即入；尽管身上还有一道刀光防护，但并不周密，又不合以身外刀光去挡，竟吃打中了一大片。当时疼痒交加，方始惊慌，不敢恋战，连忙闭气遁退；先发的飞刀已吃敌人银光裹走，往始信峰那面飞去。牛清虚一时疏忽，被由刀光隙里散扑过来的飞针打中了好些，伤处比法镜多了

不止一倍，有的还中在脸上，侥幸不曾伤了双目。医伤去毒要紧，只得咬牙忍痛，追随法镜飞去。

铁帚禅师虽未受伤，见此情形，一则敌忾心盛，因牛清虚是一双飞刀，恐被敌人夺去一口；二则见后面追的几个俱是同党中的能手，内并有两个外人，三人同来，一照面便败了两个，若就此退避，情面难堪。二次又由斜刺里追截上去，还未与敌人遁光相接，忽听远远有极轻微的破空之声。循声一看，乃是十余道敌党遁光，由适才金华来路破空飞来，宛如星飞电掣，目光到处，便自相继飞近。忙将身剑合一，迎上前去。猛见剑光丛中红光一亮，随听震天价一声大震，一道霹雳挟着千重雷火，由斜对面往后追的几个同党打去。当时便见自己这面遁光散乱，打落了两人下去。那一震之威，委实厉害非常。身还在侧，不曾首当其冲，也被震撼得连闪两闪，暗忖：敌人如此厉害，刚一交手便自吃亏，就算所约能手尽来，又预先炼有阵法，也未必能占上风。

方自胆寒吃惊，猛又听东南方天空中异声大作，十分凄厉。抬头一看，一片乌云电也似疾飞驰而至，认出是法镜所约能手之一南海小神山散仙鱼象。知道此人法术高强，又与正教中剑仙有仇，是个极有力的帮手，胆方一壮，同时左侧山谷中又飞起十多团赤阴阴的雷火。原来法镜没想到当日陶元曜洞中会有几个高人在彼，先来同党恰巧相遇，早就吃了大亏。到时不合自不小心，又受挫折，只顾忙着医伤，以为随来还有两个膀臂，自己没顾得下去接应。为想看清情势，一网打尽，又未将所炼阵法先行施为。就这一会工夫，金华敌党全数赶到，与陶元曜等敌人两下夹攻。上来先遭了一场惨败，容到伤毒刚刚去净，见牛清虚也受伤落下。正待助他医好了伤，同去报仇，忽听破空之声有异，接着迅雷大震，才知敌人势盛。不暇再顾牛清虚，忙即飞起，同党和门人已有数名受伤坠落，不禁急怒攻心。一面发出连珠雷火，一面取出旗门

施展阵法，鱼象也自飞到。方欲合力下手，与敌人拼个死活存亡时，晃眼之间，先飞走的敌人已与北山赶来诸敌会合，又是一道震天价的霹雳自对面发出，与那十数团雷火一撞，连声大震。只见地撼峰摇，山石惊飞，满空雷火，弥漫纷飞。敌人已掉转遁光，往始信峰飞去。

法镜怒火中烧，不顾招呼鱼象，忙率同党急追。遥望敌人已然相继飞入洞内，内有一道遁光在后，快进洞时，忽由遁光中飞出一片五色烟霞，晃眼舒展开来。全峰上下立似笼上了一层轻纱。洞外空空，敌人一个未出，只峰顶一株老松树上蹲着一只苍猿，仿佛本来就在树上，态甚闲逸，那么电掣星飞、雷火弥空的险恶景象，竟一毫不现惊恐之状。知道适才敌人正占上风，并无败相，不知何以如此，好生不解。心中猜疑，飞遁神速，已率众同党飞抵峰前。因急切间看不出那五色烟霞威力大小，先已受了挫折，料定敌人如此作为，必有机谋，恐又上当，不敢造次。决计先将阵法布开，再作计较。忙唤住众同党，在斜对面一座高崖上停落。随将布阵用的旗门取出，交与预定同党，如法施为。偏生天都、始信两峰相隔颇远，明知敌人故意把人分作两地，以为犄角策应之计，但是敌势强盛，人数又多，出于意料，稍微疏忽便要受算，必须统筹兼顾。再则自己又是刚到不久，敌情虚实深浅未及详询，虽然阵地太广，不免有许多弊害，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豁出多耗心神，将两峰一起围困阵内，然后相机行事。这一来，天都、始信两峰全被围在旗门以内，占了很大一片地面。

法镜乃崆峒派中能手，本就怀仇多年，处心积虑，立意报复来。加以才一上场便为仇敌所伤，又伤亡了几个同党，益发仇深恨重，恨不能把所有法力全使出来，将仇敌消灭净尽，才能消忿，故此开场情势十分猛恶。那阵法早经炼就，飞行又快，发动异常神速。众同党领了旗门，连同法镜的中央主位，共是六座旗门。晃

眼工夫，便各按去向方位，分别在当空立定，将旗门往下一撒。先只是一片烟光，略闪即隐。法镜见旗门列好，将手一扬，一声迅雷过处，环绕始信、天都二峰的五个方位上，半悬空中突然各涌现出一座大旗门，高约数十百丈，上出峰头只十余丈，植立五色烟云之中，全阵地共占有十里以上方圆。旗门现后，法镜随又手掐灵诀，如法施为。手指处，各旗门上烟云暴涌，五色光华接连闪动，晃眼烟光布散开来，弥漫当空，宛如一片极大的五色烟幕，将两座峰头团团罩住，但离峰头甚高，却未下压。

法镜紧跟着由怀中取出一面上悬金镜的小幡，朝五座旗门上一阵展动，同时左手扬处又是一声雷震。幡顶金镜突放出一片昏惨惨的乌光，照向五方旗门之上。镜光到处，只闪得两闪，旗门倏地隐去。等五座旗门相继隐去，先前烟光全都无迹，阵地以外仍和平常一样。天色只在先现旗门的界限以内，昏蒙蒙，下雾也似，峰外景物全被遮没，什么也看不见。法镜手中小幡已然脱手飞起，植立在阵中心主位之上，即化一幢乌云涌住。一面金镜已放大丈许，虚悬当空，乌光惨惨，风车也似，时缓时疾，不住向四外翻转。法镜同了一干党羽便立在镜的下面，立处略微靠后一些，每当镜光转向前面，人便隐去。似此昏沉景象，一干妖僧妖道又是时隐时现，出没无常，越显得阴森愁惨，若有鬼气。

法镜先疑敌人以退为进，故意避入洞中，待机而动，突然发难，布阵之时颇存戒心。一面严加防范，并令诸同党暗中戒备，甚是谨畏。及见阵已布就，并无丝毫阻滞，心气不禁为之一壮。又料敌人知道此阵厉害，不是对手，不得已闭门暂保，意欲易攻为守，以待外援。暗忖：此阵本极神妙，自己为了敌人法力甚高，不是庸手，并在阵中藏有十二都天神煞。休说敌人，便将这两座山峰一齐毁灭也非难事。此来攻阵，固是送死，便是敌人闭门不出，洞外设有禁制或是法宝防御，也禁不住阴雷攻打和煞焰神火长久

祭炼。此时我且容你苟活些时，等一切施为俱已停当，罗网周密，教你知道厉害！心中打着如意算盘，一面暗中行法，欲俟十二都天神煞埋伏停当，立即发动阴雷煞火攻山，准备连峰带敌一齐化为劫灰。

这前后经过，已是三个时辰过去。法镜先前怒火头上，只见金华北山诸敌赶来，匆匆遥望，既未看清人数，又值忙于布阵，仇敌方面许久未动，渐渐志得意满，一心想使敌到全灭，毫未留意阵外去。不料正在阵中施为，都天神煞刚刚设好，待要向敌厉声挑战之际，忽听空中一声大喝，随见一道红光彩雾拥着一人冲入阵来。法镜巴不得此时有人攻阵，施展他阵法威力，又以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立阵以后的第一次来敌，必须先给仇敌看个榜样。匆促之间未暇寻思，来人又在极浓烈的光雾环绕之中，看不真切，照着来时行径声势，分明是个强仇大敌。不问青红皂白，忙将阵法转动，放敌入网。第一次出手便施全力。一面催动阵法，一面施展十二都天神煞，手指处，当空宝镜首散出百丈乌光惨雾，将来人罩住，同时五座旗门一齐涌现，阴雷似雹雨一般打到。镜光照处，红色光雾立即消散，光中人影随同坠落。无数阴雷再往下打，来人立被震成粉碎。法镜因在主持阵法，没想到来人会虎头蛇尾，死得如此容易，并未看清敌人形貌。

铁帚禅师虽与法镜一路，因为上来受挫，看出敌人并非易与，始终存有戒心。这时因牛清虚自为敌人法宝所伤，遁入左近山谷之中，不曾随来，此时阵已布好，仍未见到，自己人均有法镜所给灵符，可以出入无阻，牛清虚和自己并还是随同炼法之人，万无被阻在外之理。他法力固不如法镜，似此寻常伤势，不碍大体，有了这些时的医治，早该到来，虽然所去山谷恰巧偏在天都左侧，不在阵地以内，这里布阵也断无不见之理。按说应该早来，为何阵已布好，人还没有见到？心中好生奇怪，但仍以为两峰敌人俱

已入洞，并未见出，那山谷地势隐僻，仇敌事前想不到会有人入内医伤，早早派人埋伏在彼。牛清虚法力颇高，身有不少法宝，并非庸手。强自宽解，有心去与法镜商量，着人往探。无如布阵正在紧要的当儿，自身所掌旗门又是最重要的一面，急切间不能分身。及见法镜都天神煞已将布好，牛清虚人还未到，心正悬念，忽见红光冲入，有人攻阵，虽也和法镜一样认定来了强敌，可是心有所注，又不似法镜正以全力应敌，处于旁观地位，红光一散，瞥见落下一个道人，甚是眼熟，不禁大惊。当时五门上阴雷已朝来人集中打下，满空满地，碧阴阴雷火横飞，形势酷烈异常，除了中央主持人，万难阻止。情急万分之下，一面大声疾呼："是牛道兄!"同时人便急飞过去。

牛清虚人已化为灰烬了，法镜尚未觉察，见铁帚禅师忽离守地，于雷火光中急飞过来，心方惊疑，未容喝问，猛又听空中喝："老秃驴！你这阵法果然厉害。且教你先发一个利市，如何?"语声未歇，随瞥见一道红线般的电光射向始信峰上，落地现出一个瘦小枯干、状如雷公的道装少年。法镜见状，已知中了敌人算计，再听铁帚禅师满面悲愤飞来，大喝："红光中人是牛道兄，我们中了敌人借刀杀人诡计!"不禁又急又痛，愧忿交加之下，怒火如焚，不等双方话完，把镜光一转，照向对峰上，咬牙切齿，两掌往外一扬，随手大片阴雷碧焰朝那少年照直打去。只见对峰洞外起了一片云烟，就在这神光离合之间，洞门倏地大开，少年业已飞入，所发阴雷也似雹雨一般打到。洞口内忽飞出一蓬光霞，那大片阴雷正与迎面，纷纷爆裂，化为云烟四散。洞口随又隐去，光霞散布开来，仿佛在洞外加上一层彩绡，看似一片轻烟，一任万千阴雷连连攻打，震撼得山摇地动，兀自不能损伤分毫。

法镜最伤心是牛清虚惨死，不特同道至交，并还去了一条膀臂。当时恨如切骨，怒火难消，一面发动阴雷攻山，与众同党一

齐厉声喝骂；一面发挥威力。因天都峰一面为防敌人诡谋，不能移动，便把前左右三面旗门移动，齐往始信峰紧逼上去。这一来，变作四面阴雷齐注一处。始信峰上半齐被猛烈雷火包围，远望活似一座碧绿火山。空中妖烟邪雾跟着压下，眼看相去峰顶不过丈许，忽见洞又出现，一片烟光明灭闪变，飞出一个身材瘦小的道装老者。法镜定睛一看，正是秦岭三老中的娄公明，只把手掌往上一扬，口中骂了句："老秃驴！我看完老友，再寻你算账！"说罢，忽又隐去。洞外光霞随似一座穹顶蓬起将烟雾挡住。先前老松树上蹲伏的一只老苍猿始终不曾离开原处。雷火只管猛恶，因那松树斜生洞壁之下，外有轻云彩光阻隔，苍猿并未受伤，也无惧色。

娄公明一出，苍猿手指前面叫了几声。法镜仇人相见，正在眼红，及听苍猿一叫，这才看出猿爪上持有五寸多长一面铁牌，牌上光华隐隐，若有华云流走。再定睛仔细一看，竟是越看越深，知是一件具有威力妙用的法宝。暗忖：峨眉、青城两派敌人，昔年曾在紫云宫、幻波池连同元江取宝、三次金蛛吸金船，得有不少古仙人遗留的至宝奇珍。后来三次峨眉斗剑，五台、华山诸派道友同遭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是到场的人，十九不能幸免，伤亡之多，为近千年来修道人稀有之劫，一半便由于对方法宝飞剑威力太大之故。此次原是处心积虑准备多年方行发难，初意敌党一干长老均已仙去，虽然其中还有不少能者，但决非所炼阵法与十二都天神煞之敌。只管心有成竹，仍然未敢轻忽。表面明张旗鼓，实则是想出敌不意，先把秦岭三老等几个切心大仇除去，再作计较。满拟以前形迹隐秘，事出仓猝，敌人决无警觉。为防万一，另外还约来好些有力同党，断无不胜之理。哪知敌人竟有不少厉害同党在此，上来先就被他挫了锐气。最可恶是得胜以后立即退回洞内，闭门不出，又把人分作两处，以为牵制之计，减去此阵威

力，一面施展法力将两峰护住，分明又是早已前知。看去仿佛畏怯退守，如照眼前形势观察，敌人均在洞内，却令一只老猿手持法宝，守在洞外松树之上，不特内中怀有诡谋，并还隐寓相轻之意。适才来那小贼法力颇高，牛师弟也非庸流，竟会被他制得失去知觉，借刀杀人，死于非命。行动尤为神速，那么强烈的阴雷竟伤他不了。都天神煞也未及使上，便被逃进洞去。跟着洞外又加上了一层光霞，急切间，连都天神煞都破他不了，也不知是什法宝。久闻峨眉有两面铁牌，均是前古奇珍。一名神禹令，一名三才烈火鉴，与天遁镜有异曲同工之妙，俱是专一克制各种阵法和阴雷煞光的法宝。这老猿所持虽与传闻形式小异，未必便是二牌之一，但是一个老猿纵使通灵，能有多大气候，敢于如此大胆？在雷火横飞之下，安然自若，毫无惧色。自己也实疏忽，明见此猿先就伏身松上，不合轻看，只顾观察敌人动静，没有留意到它。那洞外光霞突涌，先并未见敌人现身施为，只老猿独在洞外，没看出那面铁牌与洞外光霞有无关联，洞中敌党不在少数，何以独派老猿在外守候？越想越觉可疑，暗中便留了意。

这时，雷火攻打已有半个时辰，休说将洞震塌，连峰上草木也未损伤分毫。那光霞只是两三层轻纱也似，淡蒙蒙护住全峰，既未见长也未见消。苍猿好似防人知它手中有宝，先前现露出于无心，老是用另一手掩住，目光注定对阵，不时又叫啸两声，大有鄙夷之相。如换旁人，既看出猿手有宝，早已突出不意飞身往夺。法镜终是久经大敌的人物，心虽不免觊觎，因老猿、娄公明又是现而忽隐，神态暇逸，大有举重若轻之势，因此未肯造次。时久无功，愤极之下，方欲移动十二都天神煞，改由峰脚进攻，将始信峰整个揭去，猛又见对峰烟光涌动中，先前计杀牛清虚的道装少年飞将出来，似见阴雷攻打太急，有了惧意，在烟光中微一停顿。同时苍猿忽由松隙里将那铁牌扬起，立有一股极淡薄的青气

射向光霞之外。青气射处，阴雷便被冲开了一个小弄，跟着烟光微一分合，少年已由雷火当中冲了出去，随手扬处，发出大片霹雳红光，一声长啸，疾若闪电，冲开上空阵网烟雾，破空飞去。那四外防守的妖党见有敌人冲阵而出，赶即催动阵法，包围上来。人已凌霄飞去。想起先前牛清虚惨死，空自咬牙切齿不提。

法镜较有识见，敌人一出现，便知拦阻不住。虽然施展法术，并未穷追，却看出那铁牌的威力妙用，不禁大为惊异。一时利令智昏，也不细想，这等奇珍异宝，对方如无把握，怎肯付与一个猿猴执掌？只料对方骄敌，故示不屑之状；区区畜生，决难禁己一击。贪念一动，见对峰苍猿仍然隐身松梢，将所持铁牌照向当空雷火，仿佛儿童新得玩物，心中好奇，只管摆弄试之不已神气。自恃法力高强，又想就势运用十二都天神煞去撞一下试试，看看敌人封护洞府法宝的深浅强弱。主意打定，尚恐苍猿通灵警觉，打草惊蛇，上来先把阵势一转，连人带中央主位上的旗门和神幡宝镜一齐隐去，四面阴雷邪火仍旧集中一处，整齐向始信峰上攻打。自己隐了身形，运用都天神煞暗向峰洞冲去。满拟一到准将苍猿杀死，就手夺宝攻山，即或洞攻不开，苍猿也必无幸免。飞遁神速，相隔又近，晃眼即至。眼看身在煞气潜伏之中，已然冲入敌人光霞层内，并无阻隔，手中苦炼多年而成的那面宝镜，已然照向松梢苍猿身上。照说苍猿生死已在掌握，只一弹指之间便可了账。哪知所隐煞光正要放出，制猿于死，就在瞬息之间，猛觉手心微震，苍猿并未晕死，目光仍注别处，看神情好似毫未警觉，可是所持铁牌忽然下垂，正与自己迎面，立有青蒙蒙一股宝气直射过来。手心一震之后，遁光便似有了阻力，心中一惊，猛又觉手中运用神煞的宝镜似被什真力吸住，进退艰难，跟着便连连震撼起来。

这时，煞光已然发射出去，吃那青气接住，方暗道一声“不

好”，忽听洞中有人大喝道：“老秃驴！只管在此探头探脑作什？你数限将到，且进洞来，先支给你一杯倒头酒吃如何？”法镜一看，洞口烟光变灭间，秦岭三老中的娄公明二次出现，和先前一样，并未持有法宝飞剑，只手里多了一个尺许长的大红葫芦。同时觉着四外光霞齐向身上紧逼过来，平添了无限力量。那四外雨雹一般的阴雷依旧原样，被其隔断在外，分毫未被打进。暗忖：敌人封锁峰洞的神光，适才曾被十二都天神煞光冲开一条光弄，并非幻景。如是禁法已被破去，如是法宝也必毁伤，怎会晃眼之间现出这等景相？心中奇怪，断定上了敌人的当。正想收法抽身，冲出光网以外，再作计较。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娄公明二次出现，四外光霞威力暴涨，法镜微一惊顾寻思之际，忽觉手中宝镜光芒遽掩，隐闻爆音甚密，起自镜中，苍猿铁牌青气吸力加大了好多倍，宝镜被它越吸越紧，震撼甚急，几乎把握不住。法镜为炼十二都天神煞，曾对此镜用了多年心力，自是不舍，又见娄公明虽然二次出现，劲敌当前，说完了话，仍立洞口，笑嘻嘻并未出手来攻。百忙中定睛往镜中一看，那股青气已然冲入镜内，青光煞气交混中，隐隐有无数金星正在纷纷爆散。知道镜中都天神煞已为太乙乾罡真气所克，如不见机，晃眼之间就要炸成粉粹。心中痛惜万分，情急之下，自恃法力高强，虽陷重围，不致冲不出去，恶狠狠注视苍猿，把牙一挫，正待运用玄功，施展全力将青气挣脱，冲出光围外去，就势再给苍猿一下毒手，稍出胸中恶气。

猛又听娄公明戟指笑骂道：“老秃驴！枉活了这大年岁，你连死活轻重都不知道么？你自有眼无珠，此是当年幻波池镇山九宝之一的如意五云锦，岂是邪教中的这类阴雷所能攻破？苍猿手持铁牌，你眼浅皮薄没见识过，自不认得，但那乾天太乙青罡真气总该明白。此宝比峨眉天遁镜不在以下，你所炼十二都天神煞本

来就不到家，如何能与本命克星相对？现时煞光已为真气所制，弹指化成灰烬。我们此次虽想借你的手，将一干左道余孽全数消灭，但念在你以前虽出旁门，尚无大恶，近年匿迹荒山，颇知敛迹，只管数限将终，却不愿使你形神俱灭，为此给你一线生机，未下毒手。你这面破镜子藏有凶邪煞光，下贱阴毒，却是容它不得！如若见机急速舍镜退去，尚可苟免一死；如不服气，尽可多召同类前来报仇。再如迟延，你连人带镜齐化灰烟，即便我们不为已甚，放你元神逃走，真气也必受了重伤，再去转世重修，不知要炼多少年才能复原。好话说完，听否在你。时机瞬息，稍纵即逝，悔恨无及了！”说时，法镜所持金镜爆音越发猛而且急，密如串珠。情知不是路，无如生来好胜，就此舍宝一走，众目之下委实难堪。

刚一迟疑，娄公明倏地双眉微耸，手指苍猿道：“这老秃驴不知好歹香臭，懒得和他多说。他们还等我喝酒去呢。照你主人交派，就下手吧。”苍猿闻言，一声长啸，倏地由松梢上立起，往左近崖石上纵去，手中铁牌与法镜手持金镜几乎连成一体，吸得紧紧。苍猿这里一纵，法镜便觉身子随同一歪，连镜带人一齐受了震撼。照着娄公明所说语气，自知再不见机速退，必无幸理。万般无奈，咬牙切齿把心一横，准备二次运用玄功，施展全力再试一下。如能强行挣脱，或是将敌人真气切断更好，不然便拼舍此宝，再打报仇主意。好在所约能手甚多，法力无不高强，至多变了初计，豁出全阵被仇敌破去，有这多同道至交相助，报仇雪恨也非无望。

心中寻思，一面正运玄功往回猛挣，一面取出轻不使用的镇山之宝伏伽神刀，待要与敌人一拼时，猛瞥见苍猿瞪着两只金睛大眼怒视自己，又是一声长啸，跟着一手扬起那面铁牌，另一手伸向牌后，似在背面上按了一下。牌上忽有弹丸般大一红一白两粒火星互相旋绕着，直向手中金镜射来。法镜知道红白二丸乃阴

阳两极真气所萃，厉害非常，手中金镜已被太乙乾罡真气吸住，无法闪避，情势万分危急，已是无法再延。只得把脚一顿，将手一松，舍了手中金镜凌空而起，就这样依然晚了一步。人刚舍宝飞起，那红白二丸已然打向镜上，只听震天价一声霹雳过处，雷火金光宛如无数飞花星火满空迸射。法镜外层还有光霞隔断，尚未遁出圈外，相隔颇近。眼看千万道金星火花似暴雨一般往身上射来，遁光已被震荡出去老远，虽有伏伽刀护身，也难禁受。

百忙中，忽又瞥见娄公明扬手一道光华飞将过来，将雷火金光隔断，口中笑骂道："老秃驴不听好话，你看如何？我们还要借你号召一干妖邪前来授首，特意放你一条生路。再如不知死活，别人出来，却没我这好说话呢。还不快滚！"话还未了，前面光霞突现出丈许大一个空洞。法镜知难与争，忍辱负愧，急纵遁光，飞身穿将出去。人刚穿过，又听一声雷震，回顾来路，光霞已然封合，那面金镜早已化为乌有，自己多年苦炼的十二都天神煞已被震裂，成了无数浓烟，似潮水一般，纷纷争先往苍猿所持铁牌上射去，晃眼吸收大半。惊魂乍定，益发愧忿交加。再看本阵，把守各旗门诸同党想似看出自己被困，又见敌人方面神雷发动，情势不妙，俱各守住各人阵地，住了攻打。敌人虽占上风，将都天神煞破去，并未乘胜出击，仍用光霞封山，守在洞内。等回到中央主位，对峰煞气全收，洞口已隐，连娄公明和苍猿俱都不见。一问同党，说是对峰雷火煞气才消，跟着起了一片金霞，人猿立即失踪。现在连洞口带洞外崖石老松一齐隐去，只是一片光霞将全峰罩住，别的什么也看不见。

法镜连运慧目注视，也是如此。不知敌人是何用意，只得传令众同党仍用本阵将全峰围困，每日施展阴雷攻打，相机应付；一面发动信符，焚烧信香，催请海外有力同党到来，再作计较。似这样相持到了半夜。

黄山本多云雾，这晚是碧空澄霁，月色鲜明，月光之下，照得四外峰峦林石清澈如昼，除了始信、天都两峰是在沉沉烟雾笼罩之下，简直成了光明世界。云也不是没有，偶然挨着峰腰挂上两片，或是顺着微风，由远方天空中或大或小冉冉飞来，两三成簇，因为天色苍碧，月光极亮，格外显得白而皎洁。有的由月旁擦过，受了月华反映，云边幻起一层层的华彩，或是浮起一痕金霞，端的清旷明丽，美景无边。置身其间，使人生天际真人之想。

法镜同了一干左道中的党羽，见上场不久，便吃敌人突出不意，将数年心血苦炼而成的十二都天神煞破去，并还连伤了几个有力同党，始而恶气难消，不住发挥阵法威力，想和仇敌拼个死活存亡。及至攻打多时，历久无功，对方一任阴雷攻打，始终置之不理，只娄公明在洞前略微现身，破了都天神煞，便和苍猿一同隐退，更无一人再出。知道负气无用，再攻下去也是徒劳，平白糟蹋许多阴雷，只得停了阴雷攻打，命众同党守住各面旗门阵地，以防仇敌又有诡谋突然行使。待了一会，对方仍是金霞封山，毫无动静，测不透是何用意。这时信香信符早已点发，海外援兵又未见一人赶到，法镜在中央主位上目注对方，不由心烦意乱，后悔枉自十年薪胆，行事仍是疏忽意气，只顾炼了几件法宝和阵法，便自以为无敌，也没看透仇人虚实深浅，即行轻举妄动。事前本还结了好些有力帮手，如等同来也好，偏又好胜自恃，认准眼前几个敌人，无须如此大举。哪知对方能手颇多，更有极厉害的法宝，都出预计之外。吃了许多亏，结局仍不免求人相助。虽说双方尚未正式交手，照敌人闭洞自守这等情形，也必有他的短处，自己这面有几件厉害法宝尚未出手，海外几个有大力的助手尚还未到，不能说是就败得不可收拾，但自己一上来总是损兵折宝，落在下风，岂非始谋不藏，咎由自取！

正在越想越悔恨，说不出的懊丧惭忿时，忽见静沉沉的始信

峰上，震天价一声雷震过处，一蓬金霞突然冒起，晃眼暴长数十百丈，那紧压在峰头的阴云邪雾立被荡开。法镜和众同党料有仇敌出斗，忙即催动阵法，待要合围上去，忽听对峰有人笑道："大好月色，闹得如此乌烟瘴气，岂不是煞风景！我想老和尚也未必肯听老朽忠言劝告。我还山在即，也无暇与他们纠缠，且将这峰上烟云打扫干净了再走吧。"

法镜定睛一看，金霞光中对峰洞门重现，缓步走出一伙仇敌，那发话的是个须发如银的长身老者，烟光缭乱中，貌相认不太真切。说时迟，那时快！法镜这面话还没有听完，阵法也就立时催动。为了先前阴雷无功，打了半日，连对峰一草一木均未伤折，意欲诱敌现身出斗，因此未以阴雷攻打。那老者声如洪钟，所说的话却是句句入耳。法镜和众同党俱是久经大敌之人，知道敌人如此说法，乃是故示从容。许久不见人出，既出必有杀着。心念才动，老者已说到末句，手忽往外一扬，大袖口内立有一团青光飞出。

法镜认得那是乙木真气凝炼而成的乙木神雷，正是所炼阵法的克星。若稍微疏忽，自己费了多年辛苦炼成的这几座旗门又要不保，不禁大吃一惊。偏生阵法业已催动，正向敌人进攻，四外上空烟光邪雾，电驰云飞般往始信峰上压去，势甚猛速，撤退万来不及。当时闹了个手忙脚乱，一面急发号令，命众同党速停施为，一面赶即收势，心方暗道"不好"，忽又听老者笑道："和尚不要慌。我老头子近年轻易不管人闲事，如要破你这点伎俩，早下手了。因我还山在即，闻说好些老友俱在金华北山，便道前往相会，就便来此与陶道友作别。承主人与诸位道友盛意置酒相款，我们叙阔情长，诸道友又想借你把昔日峨眉一干漏网余孽扫除尽净，免留世上害人，因此一任你在洞外捣鬼，懒得理睬。现我就要回去，诸位道友兴犹未尽。本来我走我的，无须理你，只为今

夜月明如昼，云海安澜，大好情景，却被你们闹得乌烟瘴气，未免可惜。我的用意只是把陶道友仙居四外的邪烟妖气扫荡干净，不教掩蔽清光，并非特意与你为难。你心慌作什？”

法镜和众同党没想到敌人只是志在奚落，有这几句话的耽搁，首先早各把旗门撤退。那先发出去的烟光邪雾仍然包围峰上，有此余暇，本可收退，但为顾旗门根本，无暇及此。闻言又羞又忿，欲待撤去峰上封锁，又觉敌人才一出手便全数解消，不战而退，太已难堪；如若不撤，神雷一震也是消灭，一样丢人。又觉着根本已可无害，无关大局，好歹先与一拼，就便试探对方法力深浅，好作准备，纵令小有损害，也比被敌人几句话吓退要强一些。就这心念微动略一迟疑之际，猛听波的一声巨响，那团青光便似吹足了的气泡一般，暴长了千百倍，倏地爆炸开来。紧压峰头的烟光邪雾，立似崩雪投火，急雨流空，化作千万残烟流星，满空发射，晃眼消灭无踪。跟着又听老者回顾身后诸人笑道：“素魄流光，良宵可爱。好在一干余孽尚还未来，诸位道友不妨再续长夜之饮。我尚须往东海一行，异日再图良晤吧。”说罢，往四外看了一看，袍袖展处，一道白光破空便起，往东南方飞去。

法镜所约诸同党多非庸手，尤其相助代掌各面旗门的，均是异教中有名人物，上场连遭挫败，俱觉面上无光，只为敌人闭洞自守，无计可施。始而干看着敌人洞府生闷气，俱盼敌人出来，决一胜负，一见这等情势，多半俱觉相形见绌，心虽痛忿，却不敢冒失出手。

事有凑巧，那镇守东南方旗门的，乃小南极四十七岛漏网妖人甘雨岛主黑星真人袁全，为人阴险狡诈，平日无恶不作，炼就一种极恶毒的黑星神砂。为了以前吃过正教中的大亏，衔恨切骨。法镜虽是旁门中人，颇能分别善恶，这次原未约他相助，因袁全也是怀仇多年，闻得法镜炼了好些法宝和都天神煞大举复仇，正

合心愿，闻风赶来。法镜因正需人之际，又知他邪法颇高，其势不能拒却，只得允诺。袁全何等奸猾，看出法镜辞色勉强，大是不悦，本就想遇着机会给法镜一个难堪，加以一向僻居海外，中土正教中一班能手的来历路数多不知悉。刚才一见乙木神雷威力不如意想之甚，而法镜却如此怯敌，本就在暗中冷笑，心想：敌人既然出面，不是暂撤旗门可了，法镜是领头人，终要出手，等他斗败，自己再行上前乱发神砂伤敌，使他看点颜色，稍出日前轻慢的恶气。

正在心中盘算，哪知敌人已向自己飞来。袁全不知老者姓名来历，暗笑法镜日前初会时妄自尊傲，神气何等可恶！今日临敌如此脓包，被敌人将他奚落了一顿，还破了他的阵法，结局从容而去，休说挡阻，连话都未还出一句。我且叫他见识见识黑星神砂的威力，看我是否非要附和你才能报仇。心念动处，老者遁光已然飞临切近。这时峰上烟云尽扫，各面旗门均行远撤，当空已无烟光封蔽。老者飞起时，法镜等正在心慌意乱，各谋应敌之计，没想到他真个就走，而且起得这快。众人多知乙木神雷厉害，无人拦阻，老者本无须直冲旗门阵地，无论从何方均可破空而去，但他偏向袁全迎面飞来，看似有意寻敌，又似无意，飞行也缓，神情似颇托大。袁全不知这位老者近年虽不轻与人事，却是天性疾恶，专为寻他晦气而来。他如能知机引避，尚未必能保无事，这一逞能出众，以为神砂厉害，休说出手必胜，就不能胜，凭自己的神通也必无害，何况敌人的乙木神雷和那遁光来势并不十分高明，自己直操必胜之券，乐得人前卖弄，事后奚落法镜一场，见敌人已快要穿阵而过，匆匆不暇细想，厉声怒喝：“无知老贼，敢来送死！我却不似别人，容你猖狂！”

一言未毕，左肩摇处，身背黑葫芦内，早有一蓬黑绿色的星光随着大片腥黑之气飞出，晃眼散饰，向白光包围上去。老者好

似骤出不意，难于闪退，又似不知对方法宝厉害，依旧行若无事，朝前飞行，当时便被那黑绿色的烟光包没。法镜在中央主位上看得逼真，先见老者似有意似无意般直向袁全旗门上飞去，知道袁全以前在海外仗着邪法毒砂，无恶不作，伤人太众，便疑老者放着空隙不走，难免不是有心寻事。袁全虽平时狂傲，自从初见便不投机，只为别的道友情面，加以他又自告奋勇独当一面，情不可却，多不好总是自己这面一个有力助手，看神情许还未知敌人深浅，固然所练神砂阴毒，也未必能是敌人对手。照眼前形势，在预约的几个能手未到以前，除了忍气，便只有豁出许多损害与敌对拼，已成败多胜少之局，如何可以分毫大意？无如众同党中，只袁全与己貌合神离。自己来时不合说了大话，上场连遭挫折，已吃他轻笑。这等夜郎自大，不知轻重的人，好意劝诫必不肯听，弄巧还吃当面抢白，不特面上难堪，还闹一个家屋不和，那是何苦！

心正迟疑，忽听袁全借题发挥，讥笑自己，不禁愧忿交加。暗骂："无知妖道！我修道多年，平生谨慎，尚有失挫，难道还比不过你？好在我已另约能手，俱是多年至交，本来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就仗你邪法将此强敌除去，日后必受你奚落。既然不知自量，我倒看看你能把敌人怎样？"念头才转，遥见前面毒砂发出，老者并未闪退，晃眼便被包围。烟光笼绕中，似见老者袖口内有一点豆大般的金红色火星，电也似疾，直投袁全身后葫芦口内。猛想起敌人既能炼有乾罡神雷，决非妖道毒砂邪法所能伤害。并且那毒砂只一沾身，休说寻常修道之士，便正教中次一流的人物也不能当，老者却依然如故，此已可虑。那小火星必是一件厉害法宝，故作入伏，想将葫芦毁去。妖道死活无关，那旗门却是多年心血，只管都天神煞已毁，阵法并未失效。敌党至今不肯出门，虽任口说大话，意有所待，未始不是心存顾虑，不敢骤然大举发难。当时一着急，忙纵遁光往袁全旗门上飞去，意欲相机行事。袁全

如胜，便作赶往相助，如败，便将旗门抢救回来，免为敌人所毁。

哪知他这里看出不妙，袁全也有了警觉，一见敌人已被神砂包围，并无所伤，大是惊疑，方欲相机进止，老者在所御白光护身之下戟指笑道："无知妖孽！我自由峨眉回转昔年故乡以来，久已未开杀戒，本心不欲再管闲事。无如你这孽障在小南极作恶太多，昔年侥幸漏网，依旧横行。适才我见你在此，本心还不想再开杀戒，只故意试你一试。不想你果然故态依然，倚仗毒砂邪法，妄想暗算老夫。你自犯我，要寻死路，还有何说？"袁全一心欲以全力制敌死命，目注老者面上神情，并没想到敌人身手未动，却由袖口内放出一件厉害法宝。及至敌人说到中间，那粒金火星已然攻入要害。方始觉出身后葫芦微微震了一下，当时因听对方口气不善，法宝又是无功，适才不合口吐狂言，未便遽然退却。方欲一面反唇相讥，一面收回毒砂，另使别法。

说时迟，那时快！袁全话还没有答出，刚喝了声"老狗"，瞥见老者手扬处，惊天动地一声霹雳，袁全身后葫芦立被炸成粉碎，葫芦里面立有万千金红火星纷纷爆裂激射。内中未发完的毒砂，连同先发出来包围老者全身的墨绿烟光，着火即燃，燃势绝迅，比薄纸投火还快，霎眼无踪。袁全虽极机警奸猾，一则变生仓猝，事出意料，容到觉出有点警兆，势已无及；二则更没想到难发这快，具有如此惊人威力。当时随着葫芦震裂，只觉心神同受从未经过的剧震，人已重创，不由吓得亡魂皆冒。慌不迭待运玄功逃遁时，老者一声冷笑，手指处，那千万金红色的火星，立似万流归壑，由散复聚，齐往袁全包围上去。袁全经此一震之后，肉身先已随同葫芦粉裂，仗着邪法颇高，元神虽是受创不轻，尚未震散。自知凶多吉少，昏悖情急之下，还以为肉身虽失，元神总可逃脱。哪知对头克星，恨他积恶刁狡，从一上来，预先早打好除他之策，一切均有防备，如何容他逃生？那散布空中的金火真精合炼而成的

神雷，立即包围上去。只听一串极猛的繁密爆音急急响过，霎眼之间，妖道元神便自消灭，连残烟剩缕都不见一丝。这等厉害猛恶的威势，那座旗门就在近侧，依然凌空悬立，不见伤毁。

法镜本心是想相机下手，抢救旗门，也没料到敌人威力如此之大。袁全伏诛时他恰好赶到。两下相去不过十丈远近，人已几被神雷所发火星击中。总算知机，一见这等厉害，忙即避开正面，闪向一旁。情知袁全已无生理，敌人比己强得太多，如与交锋，非败不可，那旗门丢了太觉可惜，上前抢救，又非敌手，微一迟疑内怯之间，神雷已然合围，袁全形神皆灭。眼见敌人如此手辣，越发惊心，以为旗门必为敌人所毁，少此一面，全阵便要失去许多效用，心中正叫不迭的苦。忽见满天金红火星重又合为一体，仍似一点豆大星光，投入敌人袖内，那座旗门却健在未动，好生惊疑，觉着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这原是瞬息间事，法镜这里方自进退两难，老者倏地转身笑道："老夫本与此间诸友叙别，不愿管什闲事。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也是这妖孽恶贯满盈，自取灭亡。你如不服，只管施为，否则你们自有因果交代。诸道友还要借你召聚一干漏网余孽和那恶满数尽的妖邪。老夫还山去了。"

法镜闻言，当着敌我众目之下，羞得满面通红，然事已不可力争，只得强忍忿愧答道："贫僧轻不与人结怨，本是娄矮贼他们上门欺人，才有今日之事。目前只凭强弱，是非暂且不论。既承见教，贫僧一息尚存，料有相逢之日。只是一向山中清修，见闻孤陋，道友素昧平生，虽有所疑，不敢妄定。不知姓名仙居能见示么?"老者笑道："我也知你平日除纵容恶徒外，尚无大恶。此次原是峨眉劫后余波应由你来终了。我隐东海多年，虽以子孙求请，回转俗家住了些年，从未到处走动，难怪你不相识。过了这场争杀，你也不会寻我，问他作什。"法镜惊道："如此说来，你

是昔年苦行禅师所收俗家记名高弟蒲居士了?”话未说完，老者微微一笑，一片金红光华似电一般闪过，空中既无影迹，也未听有破空之声，人便不知去向。

法镜和众同党见此情景，俱都面面相觑，做声不得。法镜明知敌强我弱，所说借此消灭余孽的话多半不假。无奈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只得先命同党接替袁全之任，再看对面始信峰上一干敌人，只有当地主人陶元曜和有限两三人不在其内，全都围着一块大山石，盛设酒菜，正在对月痛饮。苍猿和两三少年在侧侍立斟酒，状甚暇逸。峰头烟光虽消，天都、始信两峰仍在阵法包围之下，随时均可发挥威力催动阵法上前进攻，竟似一无所觉，不禁把怒火重又勾发。偏生适才连连吃亏，伤人损宝，强敌刚走重又发威，岂不更受敌人嘲笑?正在急不得恼不得之际，猛听东南方遥空中隐隐传来一丝极轻微的破空之声，因那声音细微，相隔尚远，仓猝之间听不出是敌是友。法镜暗忖：上来便遭失挫，跟着又遇强敌，虽有几件法宝不曾施展，但是目前敌人虚实深浅尚未尽悉，身是主体，剩此孤注，再如大败，势须瓦解，不能成军。为此勉维残局，忍辱待援，非得能手齐至，一发便能重创敌人，不宜妄动。现时敌人故意饮酒赏月，当面嘲侮，内中必有作用。相形之下已是难堪，来的这人再要是敌党一面，逼得自己这面非动手不可，那也无法，只好与他一拼了!边想边和同党暗打招呼，令其准备。忽见对峰娄公明手擎巨杯，面向自己笑道：“老秃驴，今天怪难为你的。你干看着我们对月畅饮，不嘴馋么?我们酒兴将阑，所余无多，你所约同党也将赶来送死。快到你们的时候了，你到这里来，我预先奠你一杯送行酒如何?”

法镜见娄公明口中嘲笑，右手擎着一个大玉杯，酒作红紫色，映着月光闪闪生辉，左手却缩在袖里。情知其中有诈，杯中所盛必不是酒，袖中必掐有灵诀，欲借嘲笑为由，骤然发难。正想给

他叫破，猛想起飞行迅速，有这一会，空中来人怎还未到？难道敌党预约能手，两下夹攻，矮贼故意嘲弄，来分自己心神不成？念头一动，姑忍怒火，侧耳一听，那破空之声本由东南遥空飞来，隔了一会未到，此时已自来路远远绕向东北。说是与此无干的人空中路过，但又不应如此绕越，并且飞行之声甚是迅疾，暂时来历虽未查听出来，决非庸手。既与双方无干，何须如此绕避？正寻思间，那破空之声又由东北往西北方绕回来，好似有意绕黄山飞行一转情景。心越奇怪，断定不是无因。如是敌党，来者不善。对峰敌人尚在嘲笑不休，也顾不得再答理。

方在留神观察，忽听西北旗门上一个得力同党传声喜道："想不到散花青童竟如约而至了。"说话这同党名叫尹凡，也是海外旁门中能手，与法镜至交，所约海外诸妖人，多半由他代约而来。所说散花青童祝灵，法力颇高，炼有两件厉害法宝。虽是旁门中人，除了骄狂任性，并不十分为恶，也不在小南极四十七岛漏网诸邪以内，法镜与尹凡先往约助，并未十分应诺，只给了一支信香，令到急时焚香，自己到时如若无暇，也必代约能手往援。彼时法镜自信前仇能报，多约帮手只作万一之备。不知祝灵不喜他话太自信，又知敌人虽无昔年极盛时声势，能手尚有几个，不是易与，故意拿他一下。觉着对方骄狂，口虽未说，心中老大不快，回山便想把所赠信香弃去。还是尹凡深知祝灵法力性情，不愿因此生隙，劝说他留备缓急也好。及至此来形势不妙，法镜把所约各妖邪的符号信香一齐发出，并未想到此人。又是尹凡把先要过来的那支信香暗中点发。如在平日，法镜想起祝灵去年对他那种傲慢神气，必还不快。此时一则事急求人之际；二则久闻此人威名，照那先见时口气，自必有惊人法力，并且一请即来，比谁都快，也可见出他的义气。

闻言忙运法眼，循着来声往空中细一注视。那破空之声业已

飞完一转，渐渐飞近当地，同时，四面现出一圈青黄二色的彩气。月正当空，绝似那月亮起了个极大的圆晕。晃眼工夫便见圆圈由大而小，往当中缩拢，可是圈边却越来越往宽里展开，彩气中已现出无数的青黄星花，开锅水泡一般不住翻滚，齐往中央潮涌而来，宛如满天花雨缤纷，簇涌着一轮明月，顿成奇观。不禁喜出望外，前嫌冰释。因敌人嘲骂了一阵，一句话未答，意欲就势还上几句，一面催动阵法接应来人，略遮羞脸，口方大喝："矮贼鼠辈！无须卖弄诡计。你们已在我包围之下，祝道友一到，更成袋鼠网鱼，一个也休想逃跑！"

这时空中星花光气已渐合拢，当中高起，四边下垂，直似一口奇大无比的彩钟往下方罩来。法镜一面口中还骂，右手一挥，发出号令，催动阵法。四外虚悬着的旗门重又发生威力，发出大片烟光邪雾，与空中压下来的彩钟呼应，较起第一次发阵攻山，看去势盛得多。只是法镜屡败之余，想看一看祝灵的法力，并示谦退，由他一人先行出手，阴雷暂未发动。只和同党待机大举。时机一至，再行大举合围，以便重创敌人，报复前仇，心中正打着如意算盘。

散花青童祝灵及青黄二气和无数星花结成的彩钟已快压向对峰众人头上，眼看就要生出妙用，忽听娄公明笑道："老秃驴想是只会背地偷嘴，当着人前还要装腔作态，不动荤酒，不肯领我的情。我今日酒饮太多，不能再用。小娃儿大都馋嘴，这杯送终酒你代老秃驴受用了吧！"说时右手起处，把那一杯酒往空泼去，左手往上一扬，发出灵诀。这时彩钟离峰不过两丈来高。祝灵初来时虽然有些轻敌，毕竟修炼多年，也是一个久经大敌的人物。先见敌人聚坐峰顶磐石四周，对月举杯，目中无人之状，虽料对方不弱，法镜这面必已大败。因见阵法未破，敌人尚在旗门包围以内，仗恃法宝威力，心仍自信，不以为意。及在空中飞完一匝，布

好罗网，准备一举成功，敌人已在宝气星花笼罩之下。按说对方如是高明之士，决不会不知自己来路和此宝威力，纵不惊惶逃遁，也必急起抵御，以免措手不及，玉石俱焚，才是正理。哪知仍是行若无事，仿佛未见。除有一个老头站在石前，手持巨杯面向法镜等嘲骂外，余人俱坐原处，一个未动。事出意外，方觉敌人情景可疑，娄公明已自发动，举杯往上泼来。

当时只听噗的一声，杯中的酒化作大片红紫色的烈焰，电也似疾，迎着彩钟往上飞来。祝灵百忙中，猛认出那紫红火焰正是所用法宝的惟一克星丙灵砂。分明敌人事前算就自己要来助阵，知道厉害，先向对头那里要来此宝，并恐自己警觉，有了防备，不肯上套。又用法力将它化成一杯酒，故意先向法镜等嘲骂迁延，使己不疑。直等法宝发出全副威力，快要临头，方始冷不防骤起发难，好使自己无法收势，一举全灭。手段端的恶辣，又稳又狠，不禁又惊又怒。心中寻思，一面急收法宝。无奈敌人得有高明人的暗助，不特借了两粒丙灵神砂，并还详告机宜，一经发难，便没法挽救。那丙灵砂本就是个克星，加上那一道神符的妙用，威力大增，火势早被反兜上来。只听一片嘶嘶之声，彩钟已被烈焰点燃，残雪向火一般，万分神速。祝灵又深知此火厉害，当时未及将宝抢救回来，一被点燃，便无法办，再不见机收手，还要引火烧身，只得咬牙切齿住手。说也真快，那大一片彩网，只一霎眼工夫便全部燃化，好似满空烟光星火在空中发出奇亮无比的彩光，闪了一下，便自消灭无踪。

祝灵只一照面，便将多年保有的镇山之宝化为乌有，痛定思痛，愧忿交加，怒吼一声，随由身后法宝囊内取出两件带柄的银钹，往前一晃，立有两股一青一白的烟光彩气射向对峰。一面法镜见祝灵出手便自失利，把一件仗以成名的异宝葬送，此时再不发动，彼此面上都不好看。祝灵这高法力尚遭挫败，再来助手也

未必能操全胜。反正势成骑虎，胜败存亡在此一举，不拼已是不行。急怒悔恨之下把心一横，一面施展全力，号令众同党催动阵势，一面把这些年来所炼邪法异宝尽量施为，全发出去，想和敌人拼个死活。法镜素极谨慎，向例对敌不肯尽出全力，总留一点后手。这次因是愧忿难当，情急拼命，不惜把所有伎俩倾囊而出，作一孤注。加以祝灵相助，是一能手，法宝法力均具有大威力，比较先前第一次围困两峰的声势还要猛烈得多。当出手时心想：这次仇敌因胜而骄，只顾得了便宜卖乖，一味奚落嘲侮，始信峰上光霞已收，好似全无防备，人又现在洞外。照此夹攻情势，纵不能一举成功，全数伤亡，多少也可伤他几个，出口恶气。哪知念头还未想完，祝灵双手两道烟光彩气刚射过去，忽由对峰洞门内飞出一片五色光霞，恰好接到，将一干仇敌拦住。同时四外旗门展动，光华电掣，烟雾激涌，也如潮水一般，争先往对峰压涌上去。再加上大片阴雷也似暴雨一般打到。晃眼之间，一座矗立天半的始信峰，便在烟光雷火浓雾包围笼罩之下。只见星花激射，雷火横飞，黑雾弥空，碧萤如雨，霹雳之声震撼得山摇地动。旁列诸峰受此猛震，似欲崩塌。

风火声中，又听对峰洞内有人发话道："一干余孽尚未到齐，难得有此良机，何必多费两回手？娄道友性急，已然多此一举。再如打草惊蛇，这些妖孽一害怕，不敢出面，日后再想除他便费事了。诸位道友既已兴阑，请进洞来，由这些无知妖孽闹去，理他则甚！"底下便听娄公明接口答道："老化头的话说得有理？便宜小妖童多活几天。谁要不耐久候，过了今天，明早各人单独出场，逗他一个鸡飞狗跳，一阵开心。且先进去与陶道友商计以前的话吧。"

那么空前猛烈的声势，本人听去竟十分清晰。听完再看对峰，烟光火雾重压影里，又和先前一样，全峰上下都被一层薄薄的五

色光霞笼住，离峰面也不甚高，只得两三丈，直似一个极大的五色纱罩将全峰罩住。天都峰上光霞先就未撤，自是原影。雷火烟光全被挡住，一任如何厉害，不能伤它分毫。敌人就在护峰光霞起后，答完洞中人语，便自无踪无影，一人未留，洞门也同时隐去。接连攻打到了天色将明，终是纹风不动。法镜等自然早与祝灵相见，同病同仇，彼此倒反消了许多骄气。祝灵谈起敌人刁恶，明是只有两粒丙灵神砂和那护峰之宝，此外无什伎俩。缩头不敢出门，偏说大话气人。自己反正不与甘休。休看有宝防护，常用阴雷法宝攻打，久了一样也能破去。囊中尚有法宝未用，威力甚大，只对方稍有空隙，便可攻入。法镜闻言，觉着对方尚有诸平、王鹿子、叶神翁、李镇川等高人不曾出手，闭洞不出，必有诡谋。祝灵法宝虽颇神妙，此言未免轻敌。知他好胜，不便直说，只暗中留意，表面仍然附和。

正在互相愤恨咒骂间，所约海外同党忽有数人联袂飞来。那来的共是三人，一名铁焰真人秦焯，一名五行灯黄翼，一名木笛道人姚半风，俱是小南极四十七岛比较有名的左道之士。自从一音大师叶缤和小寒山二女谢氏姊妹大破小南极四十七岛，当日凡在岛上的妖邪，几乎全数消灭，逃脱的共总不到十人，大都法宝丧失殆尽，仅以身免。这三人命不该绝，远游在外，法力法宝幸得保全，没有伤损。闻信之后，知道仇人金钟岛主叶缤，自从皈依佛门、改名一音以后，法力神通益发广大，不久又把川边倚天崖西双杉坪，东晋时神僧绝尊者的一部《灭魔宝箓》得到手中，威力更是不可思议。加上小寒山二女，法力之高还在其次，并还持有佛门至宝七宝金幢，更是厉害。这三人已早声言，要把四十七岛一班同道全数消灭。照此情形，非但此仇万不能报，一旦遇上便无幸理，一同逃往南海一座极隐僻的无人岛上销声匿迹，藏头不出。隔了些年，才听人说一音大师听了天蒙禅师与神尼芬陀之

劝，已不再为已甚。小寒山二女以乃师神尼忍大师功行圆满，证果在即，近在山中勤修佛法，功力日高，也是轻易不肯再开杀戒。加以那岛荒寒僻陋，终年海气弥漫，浓雾如晦，早已不耐久居。始而只试探着移返小南极岛故居，还不敢任性胡为。又过数年，见仇人已知他们潜回旧日巢穴，并未赶尽杀绝上门问罪，心越放定，不由故态复萌，对于前仇本未忘怀，只是无可奈何而已。近年闻得一班正教中的有名人物相继飞升仙去，存留下的只是一些后进门人，渐渐生出邪念，觉着自己修炼多年，法力甚高，为打万一报仇之计，又炼了些法宝。眼前强敌已然功成仙去，中土各异教又早被正教中人诛夷将尽，大可乘此时机去往中土，相机行事，创立教宗。兹事体大，不是容易，于是一面广收徒类，一面勾结海内外的异派余孽，以备待时而动。

这次法镜约他，觉着一向都顾忌着正教中这些残存的后辈门人，均有法力和几件本门师长遗传的法宝飞剑，不大好惹。难得有此机会，正可借此一试双方深浅。事如可行，就势便另觅名山，全数迁往中土，建立教宗。如见敌势仍强，完了这一局便偃旗息鼓，退将回来，仍在海外称雄。因想看看法镜等异派法力强弱，乘其危难之际方始来助，以便到时独自称尊，为所欲为。敌人不说，连这些残余的异教余孽也一体吞并，乘机消灭，没安着好心，所以接到信符以后，不但自身迟迟其行，连法镜在海外另约下的一班帮手，也早在事前托好，授以机宜，均令随着前去，并照预计，非再接到自己信符不往。这一来，除却祝灵一人与这班妖人素不合流，也无成约，是先来外，凡是法镜海外所约的人，全被阻止。

事有凑巧，尹凡所约的五台、华山两派余孽，因为法镜上来自恃心骄，觉着自己准备多年，当无败理，尽管约的人多，只作万一之备，以为上来必胜，就需人相助，也在仇人败逃，约人报复之际。前些日，闻说北山之会恰有一预约帮手在座，又不合说

多几句自满的话。这班妖人与他本非同派，只不过同仇敌忾，赞同此举而已，一听说他妄自尊大，俱都不悦，也多想掂他的斤两，暂时聚合在九华绝顶，遥为观望，不到他人穷事蹙，或是真占上风，来趁顺风打死老虎，决不出手。这两类助手接到信符信香，全都是故意延宕，不肯即行。法镜与虎谋皮，哪知这班妖人与他同床异梦，眼巴巴盼望援兵，一个不来。如非祝灵赶到接了阵，白受对方奚落嘲骂，闹得进退两难，无法下台，还更难堪。

这三人其实早离海外，就在五百里外山顶观望。本来到得还晚，因接到齐云崖上隐伏的同党信符传知，说是祝灵虽然丧了神砂至宝，却将敌人一齐困入洞内。知道祝灵厉害，再如不来，被他独成此功，不特违约树怨，面子也不好看，这才一同赶来。

（编校者按：本书到此结束，后事请看续集《兵书峡》。）

山西人民出版社
社长　宋富盛　总编　崔元和

北岳文艺出版社
社长　总编　马森彪

责任编辑　张彦彬　姚军
装帧设计　谢成
责任印制　董建设

